

郭嵩燾等著

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

主編 錢鍾書

執行主編 朱維錚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

主編 錢鍾書 執行主編 朱維鈺·王立誠 編校

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

郭嵩燾 劉錫鴻
薛福成 宋育仁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郭嵩焘等使西記六種/郭嵩焘等著;王立誠編校.-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8.6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錢鍾書主編)

ISBN 7-108-01146-8

I. 郭… II. ①郭… ②王… III. ①郭嵩焘-文集-清后
期②中外關係-史料-清后期 IV. Z429.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98) 第 16013 號

著者	郭嵩焘
責任編輯	潘振平
封面設計	寧成春
版式設計	陸智白
出版發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京市東城區美術館東街二十二號)
郵 編	100001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新華印刷廠
版 次	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開 本	六三五×九六〇毫米 1/16開
印 數	三千册
字 數	二十五萬二千字
定 價	四十八元
	印張二十四·二五

郭嵩焘等使西記六種

編者說明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的晚清編，主要輯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中國人文學者的代表性論著，以期展現中國學術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變異過程。

遴選的學者和論著，着眼於學說有新意，有己見，在思想的文化或政治的領域，發生過深遠的歷史影響。

結集則不拘一格，以專題為主，每種或收一人一書，或輯一人多篇，或合不同作者的同題論著為一編。

編者對每種都做以下工作：選擇底本，取原校較精的刊本；異本互勘，不偏信通行本或整理本；覆核引文，凡原著約引節引而與出典差異較大者均出校記；重施標點，包括分段；編製索引，分人名、書名兩類。

編者對每種都撰有導言，附於篇前。導言既重可讀性，以助讀者瞭解相關專題的歷史實相；也重學術性，當然屬於導言作者的一得之見。為行文簡明，諸導言凡引證出處、攷訂史實或商榷

疑義，均以附注形式陳述。

限於編校出版的條件，晚清編擬分輯刊行，初定每輯十種，先成先印。如可按設想出齊，當能略見系統性。

這套選編，設計始於一九八八年，由當時主持香港三聯書店的董秀玉創議。編輯設想、編纂方案和擬選目錄，均經主編錢鍾書先生審訂，交由執行主編朱維錚組織實施。

全編原定由兩岸三地同時出版，因而版式定為繁體字直排。第一輯早已編成發排，由於種種緣故，長期不克面世。現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和香港三聯書店同時推出。

編者感謝復旦大學歷史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處參預編纂的年輕同仁、感謝三聯書店辛勤校勘的諸位編輯，同時期待高明指正。

編例

、本叢書選輯十九世紀初至辛亥革命前的部分思想學說名著，每種均由編者予以校勘整理：

底本。以原刊為主，有不同版本者擇善而從。

校勘。正底本排校舛誤，兼正原作者明顯筆誤，並以他校核查原著引據正誤。一般不作理校。

除對校諸本擇善而從者外，凡校勘改動處均出校記，以頂注形式見於同頁。他校所得亦以校記出之，於正文不作改動。

節錄。於篇題下注明，並於篇末注明節錄出處。

標點。原刊本無標點或僅有舊式斷句者，概施以新式標點。

分段。文言文論著均重分段落，以便讀者。

注釋。作者原注概從原刊。編者增注限於指出原著有關之人物年里仕宦著述等明顯謬誤，以頂注出之。

譯名。中文譯名及譯文概從原刊。如原刊注有外文並有謬誤，則由編者逕予改正。為方便閱讀，若干種書末附有新舊譯名對照表。新譯名均依中國大陸出版物的通行譯名。

版式。概用繁體字，直排式。除涉及語言文字學說外，凡原刊古體字異體字，均改為通行繁體字。原作或有雙行夾注，現均改為單行夾注。

索引。所選諸種均增編人名、書名兩種索引，以便通檢。

二、本叢書所選諸種，專著原作者序跋及他人序跋有參考價值者，予以保留，並移作附錄。每種前均冠以導言一篇。

一九九六年五月

導言

朱維鈔

壹

在技術不發達的中世紀，使節、旅行家和商人的域外遊歷見聞，向來是人們知天下事的信息來源。且不說作為同時代世界性帝國的漢唐元明諸王朝，有作為的君主都何等關注域外情形，被宗教的或凡俗的激情所驅使的僧侶、官員和平民，都何等具有冒險精神。就說清帝國的頭兩代君主，順治帝和康熙帝，仍然沒有喪失關注西方現狀的熱情。康熙帝敢於起用西方傳教士充當外交顧問和測繪全國版圖的主持人，便是顯例。

使清帝國與近代西方出現隔膜的，是在十八世紀相繼君臨中國的雍正、乾隆父子兩代統治時期。這個時期長達七十七年。從雍正起厲禁西方教士人華，也切斷了來自西方世界的信息源。而乾隆晚年一再傲慢地拒斥英、荷等國的通使要求，更使清帝國喪失了同西方國家建立平等的正式關係的良機。那時歐洲北美正處在民主革命和工業革命的進程中，還無力跑到遠東進行大規模的軍事的商業的競爭。

當半世紀後清帝國再度考慮要不要同西方使節打交道，那時的外交態勢已非復昔比。帝國給

西方人的印象，不再是如拿破侖所說的東方睡獅，而是如馬克思所形容的「陳腐世界的代表」【一】。

在長時間的躲閃、推宕、敷衍、爭執之後，清帝國當局終於無可奈何地同意，各國公使可以「覲見」皇帝而不行跪拜禮，這已是在後者強行駐京以後十三年的事。【二】再過兩年，即一八七五年，仍然迫於外來壓力，帝國當局才不得不派遣常駐外國使節【三】。「中國官府全不知外國之政事」的蒙昧狀態【四】，總算由此有了較大改變。

雖說駐外使節的揀選，駐外使館的組建，以及使領等官員的活動方式，都經常散發着晚清官場的腐敗氣息，但派遣常駐外國使節這一事實，除了意味着「來而不往」式外交體制的結束，至少還溝通了帝國政府與外國政府直接交往的渠道。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王公大臣們覺察到這一渠道的重要，因而從開始起便規定出使各國大臣，必須以日記形式，定期向政府報告駐在國情形，並及時翻譯咨送有關中外交涉事宜的書報議論。【五】這項規定，以後沒有得到恪守，但在初期還是有效的。

據統計，自一八二一年道光帝嗣位至一八六一年咸豐帝病死的四十年間，中國學者撰著的域外地理圖書共二十種，而那以後至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的四十年間，國人所撰著的外國情輿地著作，便約有一百五十一種。【六】就是說，後四十年較諸前四十年增多了七倍半。而後四十年百五十餘種的六十一名作者，其中大半是駐外使領參隨等外交官員。可見晚清與外國通使以後，至少在獲得「天下萬國」的直接知識方面，中國的學者文士得益匪淺。

不待說，如果以爲曾經任職於駐外使領館，便必定通曉外國情形乃至國際形勢，那將如咸、同間旗人到過廣東者「即視爲通洋務」〔七〕的說法一樣可笑。事實上，從清帝國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起，到一九〇〇年在位的七名公使止，二十多年間清朝派駐外國的三十餘名使節，通外文的可能只有曾紀澤、伍廷芳數人。非但使領館首長不懂駐在國語言，連他們的隨使人員也多半不懂外文並缺乏外交常識。〔八〕正如曾任駐美駐俄公使的楊儒，在一九〇〇年的一通奏疏中所抨擊的，「如謂曾辦外交，而舉凡所謂西學西法者遂無所不曉，不亦左乎！」〔九〕

然而人們仍然重視這班使節及其參贊隨員的遊歷見聞。他們的記敘未必可靠，議論或許膚淺，甚至曲學阿世，以挑剔攻訐異域政治文化爲能事。但重要的不是他們的陳述的客觀性，重要的是他們都是出現在工業革命和民主革命以後的西方世界的首批中國使者。帝國外交官員的身份，使他們得以貼近觀察歐美諸國的權力運作狀況，得以連續俯瞰工業化世界的社會生活概貌，得以經常接觸具有不同影響力的政客、官僚、貴族、財閥以及學者、文士等等。中西社會文化的差異，又使他們的觀察的敏感度，感受的對比度，較諸久客異域者更爲強烈，尤其是因爲他們總在雙方政治衝突的前哨位置上。所以，他們的遊歷見聞，便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展現出晚清中外文化學術的互相衝突，在飽受傳統薰染的上層士大夫中間，可能激發的種種反應。

貳

這部《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選輯的便是晚清四名外交官員所留下的六種日記或筆記。

這四名外交官員，就是首任欽差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和他的副使劉錫鴻，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薛福成，以及薛福成後任龔照瑗的駐英使館二等參贊宋育仁。

在一九〇〇年前留下的成百種使西記載中間，我們選取這四人的六種日記或筆記，輯為一冊，乃出於如下考慮：第一，他們首先都是駐英外交官，所記也都以在英倫的見聞為主，而英國非但是率先用武力打破清帝國大門的國家，並且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在當時仍居西方列強之首。第二，他們在英國的時間雖有先後，但活動範圍和觀察對象大致相同，而且都不通任何一種西方語言，就是說見聞所受主觀限制相同。【一〇】第三，他們都屬於晚清「正途」出身的漢族士大夫【一一】，有的還是同治、光緒年間主張「新政」的所謂知洋務人物，並且顯然都屬於如後來張之洞所說「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的那種「知本」人物【一二】。

不待說，基於以上理由，這四人遵照清政府的同一規定，在出使期間所撰寫的同類記載，對於同期同國的社會狀況的描述和評議，便足以引起後人的研究比較的興味。何況他們的日記或筆記，已明白昭示各人的眼光不同，見解亦異，甚至相互牴牾，如郭嵩燾與劉錫鴻。因此，將這四人的六種使西記載合為一編，無疑更便於我們從矛盾的歷史陳述中，了解晚清中外政治文化交往的這特殊的一頁。

叁

作爲「出使英國欽差大臣」的首膺人選，郭嵩燾（一八一八——一八九一）在五十七歲那年受命前後，便一直是有爭議的政治人物。【二三】

這位湖南湘陰的舊式商人家族的子弟，當初棄賈業儒，原來只求以文章名世。【二四】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他中了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即皇家學院研究生，幾乎接近實現夢想。但太平天國起義，迫使他走上違反初衷的道路。據說曾國藩終於同意出面倡辦團練，左宗棠終於同意投身反太平軍行列，都是接受他的勸說【二五】。他本人也成爲湘軍的一名謀士。但他內心又對「官逼民反」的起義懷着某種同情，居然在日記中寫道：「今致亂之原，官耳，吏耳」；「未有官吏之路不清，而能勘（戡）定亂離者也。」【二六】他爲人爽直，「好危言激論」【二七】。作爲他的姻親的曾、左，自然都深知他這種思出其位的想頭。加以曾、左有矛盾。因而他對湘軍雖有運籌帷幄之功，但在太平天國被鎮壓後，曾國藩却不同意保舉他擔任地方大吏，左宗棠更在他任廣東代理巡撫與總督因公爭議時踢了他一腳。【二八】此後他就罷官閑居。

直到一八七五年二月，光緒初元，郭嵩燾才被恩准復出，授福建按察使。就在這時，馬嘉理案發生，清英關係緊張，似乎又要進行戰爭。垂簾聽政的太后趕緊發揚「臣主」，要求各省大吏就海防問題各抒己見。據總理衙門報告，收到的條議中「有以擇交儲才出使爲要者」，於是擬訂了一份堪備任使的九人名單。【二九】郭嵩燾本來不在其列，但他應詔所上的一份條陳【三〇】，令

當軸想起了他早有「知洋務」的名聲，於是突然成了使英大臣的首選【二二】。

這份差使顯然不值得羨慕，非但首要任務是就馬嘉理被戕事代表四歲的「大皇帝」向英王道歉，而且旅程需歷七萬里風濤，令安土重遷的士大夫們無不聞之色變。然而在等待出使的十三個月裏，郭嵩燾却成了「公論」的抨擊對象，鼓噪最烈的是他的湖南同鄉。面對「舉世嘩笑」，他曾想稱病躺倒不幹。他的副使許鈐身便曾藉此理由脫身，甚至連一衣帶水之隔的東鄰日本都不肯去【二二】。然而頂不住太上女皇親自出面說服動員，他還是「包羞忍詬」，赴英上任了【二三】。豈知「竄身七萬里之外，未及兩月，一參再參」【二四】，使他剛抵異國，便不想再說話。

惹禍的原因，似乎是他赴英途中所記的日記，即本書全錄的《使西紀程》。梁啟超就持此看法【二五】。

確實的，《使西紀程》才刊行便「有詔毀板」，時在光緒三年六月【二六】。據說是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對此書的彈劾所致。但清廷禁止它刊行的時間，已在郭嵩燾抵倫敦近半年之後。因而郭嵩燾自述赴任「未及兩月，一參再參」，不可能指這一事件【二七】。

顯而易見，參奏郭嵩燾的，另有人在，而且此人必定就在他的卧榻之旁。那是誰呢？當時的各種記載，一致證明清帝國首次派駐英帝國的使館成員，從參贊官黎庶昌以下，包括翻譯官、隨員等，都是由郭嵩燾遴選奏派的。其中有漢人、旗人，還有洋人，雖與郭嵩燾有親有疏，却都不可能打小報告中傷他。這非但由官場慣例可知，而且由清代「祖制」早已規定非有君主認可的特殊身份便不得享有密摺奏事特權的成例可知【二八】。而在郭嵩燾身傍並唯一享有這種特權的，只

有同被「欽命」的副使劉錫鴻。而事實早已表明，甫抵英倫便「一參再參」郭嵩燾的，也正是這位劉錫鴻。應該說，劉錫鴻並不諱言自己肩負的特殊使命，相反却引以為榮。他的《英輻日記》，便是明證。

肆

郭嵩燾屬於學者型的政治家。他不滿意清代漢學，以為研究經史而專注名物訓詁，是捨本逐末，但他觀察域外情形，事物鉅細都好刨根尋底，頗有漢學家的精神。他的《使西紀程》的記載之精審，曾讓實地驗證後的曾紀澤為之嘆服（二九）。但他更不滿意清代理學，以為尊崇程朱而不去實踐「聖賢修己治人」之大法，危害世道人心更甚。因而他特別推崇王夫之，以為從朱熹以後，唯有王夫之才真能稱作理學家，懂得「踐履體驗」的道學精微。

看來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宋論》等著作，曾對郭嵩燾起過很大影響。他的會心之處，自然不是王夫之那些仇夷狄、賤商賈的議論，而是王夫之所謂「無其器則無其道」，強調治道只存在於時變之中的基本歷史觀念。王夫之痛詆「孤秦陋宋」的言論，對於正受「清議」攻擊的郭嵩燾，印象似也極深，因為他對當時「公論」的回擊，恰如《宋論》批判南宋、晚明士風的回聲。

「竊以為方今治國之要，其應行者多端，而莫急於倣照西法，以立富強之基。」「雖使堯舜生於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緩也。」[三〇]

如此見利忘義，主張用夷變夏，已夠令衛道君子們憤慨了。更讓他們切齒的，是此公甫離父母之邦，便接連上疏主張「禁鴉片煙以清理學校爲先」，還居然列舉必須首先戒毒的對象，包括督撫大吏、文武職官、舉貢士紳和駐防八旗。「三」這不僅是指斥舉國官紳都已腐化透頂，而且公然藐視特權者行爲不受法律檢束的成例。尤可惡的，是他的以下說法：

「竊謂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爲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爲構釁中國之具也，力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爲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竭財力，毒害民生，無一人引爲疚心。鐘錶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遍及窮鄉僻壤；江浙風俗，至於捨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價；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羣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爲公憤者。曾劄剛以家諱乘坐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嘩，數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腹吾之脂膏，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其愚不可謬矣！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無知曉，而以挾持朝廷曰『公論』；朝廷亦因而獎飾之，曰『公論』。嗚呼！天下之民氣，鬱塞壅遏，無能上達，久矣。一二鴉張無識之士大夫，鼓動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從而導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鴉張無識者爲之也，今且下移於羣不逞之頑民。無有能考覽史事，體察民情，以知其所以然者。」

雖說這段議論，明顯帶有當年王夫之指責宋明末季士風的痕迹，並不新鮮，但仍大大刺痛了那班以「清流」自命的士大夫。於是就在「上諭」將郭嵩燾疏批轉各省官員討論之後不久，何金壽彈劾郭嵩燾的奏章便上呈了，罪名是「有貳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罪證便是《使西紀

程》。【三二】

《使西紀程》不過是旅途實錄，單憑其中幾則稱道西洋「政教修明」的簡單觀感，實不足以定罪。例如，較諸當時正被士大夫重新記起的《海國圖志》作者魏源，在三十年前所寫的香港紀遊詩將這塊殖民地比作蓬萊仙境，郭嵩燾的香港觀感便平實得多。因此，慈禧太后對於何金壽劾章的答覆，便只是下詔將《使西紀程》的刻板銷燬。

應該說，罪其書而不罪其人，在清代文網史上已屬破例。這當然不是由於慈禧太后心地慈善，而是因為郭嵩燾背後站着辦外交的實力派的緣故。然而發出的信息是清楚的，「文母」對於彈劾此人是持鼓勵態度的。於是，劉錫鴻又該起作用了。他以目擊者身份，向朝廷舉報郭嵩燾「三大罪」，外出參觀因天寒而「披洋人衣」，出席英宮音樂會「屢取閱音樂單，倣效洋人所為」，另附密摺彈劾郭氏另有十罪。郭嵩燾被迫申辯，反受「上諭」申斥。【三三】

在這種情形下，一貫把辦洋務、講外交視作辱國喪權，並把對外強硬乃至不惜一戰視作維護「我大清」體統的不二法門的「清流」主角，如不出場，那倒是怪事。果不其然，張佩綸以經筵講官的身份上疏了，題目便是《請撤回駐英使臣郭嵩燾片》，彈劾的依據還是《使西紀程》。疏中暗示慈禧太后，說是「禁其書而姑用其人」，原已不合祖宗成例，但更可怕的是這種「權宜之計」的相反效應，「愚民不測機權，將謂於郭嵩燾者將蒙大用，則人心之患，直恐有無從維持者，非特損國體而已。」【三四】

慈禧太后顯然被嚇住了。她臨朝稱制，擅立光緒，在清代都屬史無前例，況且那時她與恭親

王之間的叔嫂鬥法正在加劇。因而她一怕非議其言行不合祖制，二怕民心由不穩而再度造反。同、光間以敢言著稱的所謂清流派，正是利用她的僭主心態，用支持她擅權固位做代價，博取「極論時事」的說話特權的。既然清流領袖張佩綸都如此警告，正中她的心病，那麼她在清流與洋務兩派明爭暗鬥中間，迅即向不利於洋務派的一邊傾斜，當然合乎邏輯。

於是郭嵩燾便活該充當犧牲了。還在《使西紀程》被禁後，他便緘口不言，甚至對劉錫鴻在駐英使館內部日益跋扈，視他若無物，也「一切含忍」〔三五〕。他雖然照樣作日記，却不再循例報送總理衙門，而且秘不示人，直到死後近百年才公諸於世。那態度包含着怨憤，但並沒有妨礙他執行公務，在英在法的公眾場合都努力維護帝國體面〔三六〕，並在劉錫鴻離英赴德的當晚便着手整頓使館內部風紀〔三七〕。可是，那樣的昏闇朝廷，那樣的腐朽體制，區區一名被褫奪說真話權利的駐外公使，又能有什麼作為呢？於是他的前程理當終結。

這裏不擬詳述郭嵩燾關於晚清社會政治的總體見解。本書選輯的內容，着眼於體現郭嵩燾等，作為晚清不同類型的專職外交人員，同在西歐，更其同在英國，對於近代西方文化，所作出的異樣反映。郭嵩燾無疑是堅定的「洋務」派，堅定到只願學西方以圖富強而不願可能危及帝國祖宗成法的地步。他的觀感未免膚淺，他的見解未免謬誤。但和同時同地同任的劉錫鴻的《英輶日記》相比照，他們關於同事同物同制的相異記載，讀起來却頗有趣味。

伍

劉錫鴻，字雲生，廣東番禺的一名魚販之子。清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中舉後，以佐幕爲生。也許由於出身底層而特別熟悉黑社會的緣故，在對付鋌而走險的「盜匪」時很有才幹，先後被清廷獎給內閣中書、刑部員外郎等官職。正在同捻軍作戰的督辦河南團練大臣毛昶熙，對他賞識，又保舉他加道員銜。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他在籍服喪，被署廣東巡撫郭嵩燾聘爲省團練總局的董理之一，在家鄉偵緝昔日哥們更有辦法，「屢獲劇盜」。^{〔三八〕}這大約給郭嵩燾留下頗深印象，使英前使「力舉」此人充當隨員，豈知賚命出京，忽聞「樞府遽以副使任之」^{〔三九〕}。郭嵩燾大吃驚，又力陳「劉錫鴻出洋有三不可」^{〔四〇〕}。但從慈禧太后到執政大臣，本來對郭嵩燾出使使不放心，設副使就是爲了對他在國外的言行進行監督，這也是清廷的祖制。因而郭嵩燾愈說不可，深受慈禧太后寵信的軍機大臣李鴻藻，以及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毛昶熙等，自然愈覺此人可信。

或許真應了「小人得志」的俗諺，出身卑賤的劉錫鴻乍膺副欽差大臣的榮銜，頓時忘形，在供軍機、總署的重臣們備覽的日記中，就郭嵩燾攜呈英女王的國書裏沒有他的名銜一事寫道：「余意以滇案關係重大，此行能左右郭公，善爲修好弭釁，私願即畢，不必定著己名，爲三年駐紮計，故遂置之。」但緊接着又援引「洋例」，說是國書沒他的姓名，「爲奉使無據」，「則鴻固無由自效其職」，因而立即擬奏摺「自請撤回」。^{〔四一〕}這一鬧，既給了郭嵩燾一個下馬威，

又給了國內主子以顧全大體的好印象，却也自行招認了他果真負有無關外交的特殊使命。

由於劉錫鴻對待他的「左右郭公」的使命過度熱心，由於國內清流藉《使西紀程》大做文章，因而駐英使館開張不久，正副使之間的衝突，已到館務廢弛的程度。清廷不得不出面干預。那辦法，便是裁撤駐英副使一職，然而却以首設出使德國欽差大臣一職，作為對劉錫鴻忠於特殊使命的嘉獎。固然爲了內外平衡，隨後又任命郭嵩燾兼任出使法國欽差大臣，但這種貌似息事寧人的措施，給專靠謠言密語過日子的清京官場發出的信息，是很清楚的。隨着張佩綸的出場，慈禧太后終於不得不決定犧牲她也承認「是個好人」的郭嵩燾（四二），便毫不奇怪。

可憐的是劉錫鴻。他自命「衛道」，但大約沒讀過清代桐城派崇拜的唐宋八家之一的柳宗元的《敵戒》，居然不知「敵存滅禍，敵去召過」的拳經。既然郭嵩燾已被擊倒，那麼他的特殊使命不就最終結束了嗎？按照中世紀權力遊戲的傳統規則，他能免於免死狗烹的命運嗎？何況李鴻章、劉坤一、曾紀澤等洋務大員，都以爲郭嵩燾非罪遭冤，何況李鴻藻、毛昶熙又恰好相繼丁憂。於是慈禧太后在「恩准」郭嵩燾病休的同一天，又發佈「上諭」命令劉錫鴻免職回國，便同樣不以爲奇。雖然劉錫鴻在駐德「欽使」的交椅上還沒有坐滿一年。

可悲的還是劉錫鴻。他回國後以原品改官通政使司參議，充當內閣收轉地方公文大臣的助理，較諸「投散置閑」的郭嵩燾，官運強多了。豈知他仍感寂寞，總在懷戀「駐劄西洋時」的風光，因而總是思出其位，以通達洋務自命，不斷上奏提醒當軸記住他曾任欽差大臣的經歷。他的奏章屢蒙太后交部核議，但沒有帶來他朝思暮想的陞遷。他顯然認定阻力來自李鴻章，因而在光

緒七年正月左宗棠被任命爲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通商事務大臣的同時，便急不可耐地奏上「海防章程」，說是唯令左宗棠「出駐天津，經略七省海防」，或者退而求其次，任命左宗棠「妥定畫一章程，保舉大員，分辦南北洋防務」，則他的宏偉藍圖方可實現。誰都知道，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駐在天津。劉錫鴻此摺命意，不問可知。不幸他竟以爲此計必售，唯恐別人搶功，因而同摺內又提出購置海防需要的大礮，用華官必有浮冒諸弊，「莫如選擇洋人爲之」。選誰呢？他指名道姓，說是在英結納的洋稅務司和在德依仗的洋翻譯官可用，「凡在英在德購取之物，可各統歸其手」。**【四三】**不待說，此策若行，還缺一名在華經紀人，那當然非他劉錫鴻莫屬。他似乎已忘記昔在倫敦使館中曾當衆咒罵郭嵩燾是「京師所同指目爲漢奸之人」**【四四】**，而此時他獻策把事關七省防務的軍火交易都委諸洋人，恰好暴露他的「衛道」面具下的真「漢奸」本相。幸而慈禧太后是滿人，沒有受過多少中國歷史教育，不明白此人引經據典的含意。然而劉錫鴻自售心切，接着又上奏章，直劾李鴻章「跋扈不臣，儼然帝制」**【四五】**。這回慈禧太后明白了，原來劉錫鴻逼她在左、李間作出抉擇。那時左宗棠才入朝，正遭滿漢同僚的戲弄而不安其位，倒是李鴻章雖在外而舉足輕重。於是慈禧太后大怒，厲斥劉錫鴻參劾疆臣，「信口誣讒，不可不予以懲處」。交部嚴加議處的結果，不過革職，從中可窺知復任軍機大臣的李鴻藻的作用。然而劉錫鴻終究「由是坐廢」，不久死去**【四六】**。

《英軹日記》是劉錫鴻的唯一著作**【四七】**。前述奏摺內有「臣所撰使英日記」云云，可見他以爲這是一部了不起的傑作。豈知其中若干段落，讀後總使我感到似曾相識。後來重閱張德彝的

《四述奇》，又給我這種感覺。張德彝是當時駐英使館的首席翻譯官，每逢郭嵩燾、劉錫鴻同時出現的場合，總由他充當舌人。【四八】他也常隨劉錫鴻活動。接觸同一的人或事，分別筆之於紙，所記情形相似，本不足奇。奇就奇在劉錫鴻與張德彝同記一事，往往行文雷同，語氣也雷同；要說有不同的話，那就是張文欠修飾，劉文似經點竄，而張文近於白描，劉文則每附評論。【四九】難道日記也有鈔襲？可能的。既然兩人的日記，都意在發表，更要隨時準備上官查閱，那就不同於純屬自娛的私記。誰是鈔襲者？我隨手對勘了若干雷同記載，發現只能說是劉錫鴻鈔襲張德彝，而且可能是事隔頗久後的補鈔，譬如張記波斯公使關於興辦鐵路的談話，在劉記中居然嫁接入日本大臣之口。【五〇】

不過倘說《英輶日記》有剽竊嫌疑，那也只限於涉及洋務洋情的若干段落。劉錫鴻雖不通英語，鄙視洋文，到底長着眼睛，而且愛看熱鬧。他的日記時時詳記茶會、舞會情景，確屬目擊後的創作。同樣記載這類社交活動，郭嵩燾留心的是異域禮儀，張德彝注意的是樂舞關係，而劉錫鴻呢？却總是盯住洋女的胸脯，洋男的下體，甚至出現如此富有想像力的精煉描寫：「女袒其上，男裸其下，身首相貼，緊摟而舞。」【五一】真是道學家的眼睛，所見無非是「淫」。但這或許可稱純屬劉錫鴻本人的洞見。

陸

「自中外交涉以來，中國士大夫拘於成見，往往高談氣節，鄙棄洋務而不屑道，一臨事變，如瞽者之無所適從；其號為熟悉洋務者，則又惟通事之流與市井之雄，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此異才所以難得也。今欲人才之奮起，必使聰明才傑之士研求時務而後可。」【五二】

這是對一八六一年清政府正式辦洋務以來爭論不休的雙方的直率批評。它只是題作《應詔陳言疏》中的一段。這份萬言書，共提出「中國自治之方」六策，「自強之道」十議。稱作《海防密議》的後十條，奏上不過十五天，便由清廷交付各省督撫討論。因此引發了光緒初元關於帝國內外政策的一次總檢討，而第一個效應便是把派駐外交使臣，正式提上政府的議事日程。不待說，萬言書作者本人便是個「異才」，因而剛人總理衙門的郭嵩燾、山東巡撫丁寶楨，都保薦他堪充出使人才。而此人的功名不過是同治六年副貢，官銜不過是候補同知、直隸州知州，實際身份是已故的曾國藩的幕僚。【五三】所謂命運捉弄人吧，他雖因這份萬言書而名噪海內，接着仍然是充當李鴻章的幕僚。直到十四年後，才由偶然的機遇，被帝國政府派充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得以在外交領域顯示才幹。【五四】

此人就是籍屬江蘇無錫縣的薛福成。

薛福成生於清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字叔耘，號庸齋。他年輕時好王學，屢應鄉試不中，却在二十八歲時給曾國藩上了一通論時事的萬言書，獲得曾國藩奇賞並被聘入幕府。得曾國

藩的薰陶，他的學識文章都大有長進，與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同稱「曾門四子」。但他的志向不是做古文家，而是做改革家。光緒元年那通奏疏，在他只是牛刀小試。他渴望有實踐機會。同治八年山東巡撫丁寶楨殺太監安得海，光緒八年署直隸總督張樹聲搶先發兵平定朝鮮內亂而挫敗了日本侵佔朝鮮的圖謀，都是越過清朝腐敗機制的震動中外事件，而畫策者都是薛福成。當他在中法戰爭吃緊之際被授浙江寧紹台道，充任他四十八年生涯中第一個實缺，又在位卑權輕的情形下，成功地組織了對法國艦隊的抵抗，同反洋務的「清流」領袖張佩綸指揮的馬江戰役遭到的慘敗，恰成鮮明對比。那以後，他的辦洋務經驗總結《籌洋芻議》，不脛而走，成爲從李鴻章到曾紀澤等洋務官僚的必讀書【五五】，就是不奇怪的。

薛福成終於成爲清廷派駐英倫的第五任使臣時，已有五十二歲。在百年前的中國，這把年紀就算老人。但他却勤奮有加。在四年半的駐外期間，處理涉及四國的外交公務，從事往來四京的外事活動，已夠忙的。更其由於他與前任劉瑞芬的作風相反。劉瑞芬相信「無爲即無不爲」的哲學，唯恐多事。薛福成却似乎唯恐少事。他力主廢除康熙初以來視僑民爲叛逆的所謂「通海」的祖宗成法，他堅持在新嘉坡等地設置領館以保護華僑權益，他不屈不撓地同英國進行外交爭議以收回本屬中國雲南的領土，如此等等都足以使他成爲可與曾紀澤並提的晚清最佳使臣【五六】。令人驚異的是他居然不忘著述，除了《出使四國奏疏》、《出使四國公牘》，以及記遊考史諸文外，還堅持寫作出使日記。四年的日記，頭一年編作《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六卷，後三年合編爲《出使日記續刻》十卷，這就是本書選輯的薛福成兩種的原型。【五七】

當初清廷規定出使大臣報送個人日記，有兩點效應似非始料所及：有的使臣竟把這種日記作爲寫作政論的形式；這類政論的作者每每「思出其位」，由外交論及內政，乃至指斥時事，呼籲變政。郭嵩燾的《使西紀程》，引出軒然大波，便是例證。可是「欽使」既是帝國代表，面外交本是內政的延伸，要他們在海外不談國內政治是不可能的，要他們在毫無臨機應變的自主權的情形下辦交涉，却對帝國的權力機制沒有異議，也是不可能的。所以，郭嵩燾的書雖被禁，先例猶存。

薛福成本來就擅長「經世議論之作」〔五八〕。他在曾、李幕府十餘年，時時參預事關全局的策劃，養成的政治洞察能力和思辯兼優的才幹，用於中外交涉，原可以有更大作爲。但他在出使期間，辦成的中英交涉事件，不過是在英屬殖民地設置中國領事，在不太吃虧前提下劃定中緬邊界而已。就這二事，在談判過程中，薛福成爲說服本國政府同意他的方案，較諸依據「萬國公法」迫使英國政府作出讓步，更加困難。這由他的出使奏疏和公牘，已可窺見彷彿。對於清帝國來說，前一事是通過保護華僑利益而保障外匯來源，後一事是在英國蠶食雲南的徵兆已見的情形下爭回中緬通道要津，都屬於近利。然而清政府的權貴們，或懼違背祖制，或恐開啟外釁，自然更怕的是授人以柄，給自己帶來不利，因此觀望、敷衍、推宕、遲疑，令薛福成用在說服本國中樞方面，比用在駁難英國對手方面，費的力氣更多。難怪他的日記的政論色彩日趨濃烈。

還在出使前十年，薛福成在《籌洋芻議》便呼喚「變法」。它也是那十四篇論文的終篇題目。這篇論文顯然沒有越出龔自珍的「自改革」的思路，但劈頭就提出「世變之亟」，說是有人類以來，中國已三變其天下，世變的程度大小與時間長短恰成反比。如今「華夷隔絕之天下，一變爲

中外聯屬之天下」，雖堯舜復生，也不能閉關獨治，何況西方列強早將中國逼人禦變無能的地步。「今天下之變亟矣！竊謂不變之道，宜變今以復古；迭變之法，宜變古以就今。」總而言之，現存的道和法，都應該變，雖說變的方向應該相反。【五九】

就在這篇《變法》中，薛福成駁斥效法西人是「用夷變夏」的說法，提出了饒有趣味的否定性意見：「夫衣冠、語言、風俗，中外所異也；假造化之靈，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風氣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將泄之秘，而謂西人獨擅之乎？又安知百數十年後，中國不更駕其上乎？」他認為，西方薈萃才力，耗盡金錢，窮年累世，創造出的致富強的器數之學，本屬人類可以共享的宇宙奧秘，為什麼中國人不能學？為什麼學了就不能「相勝」？【六〇】

彷彿爲了用事實論證以上見解，薛福成的兩種出使日記，再三回到歐美的學問實業「乃天地間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這個主題【六一】。他雖以「本理學而談洋務」著稱【六二】，却特別愛用漢學家強調的「實事求是」四字，來概括西學西藝【六三】。他也真不像理學家，跑到西方，並不關心人家的道心人心，却總在注意人家如何安民養民教民，還時時回首東方，比較中日異同。結論呢？「知西國所以坐致富強者，全在養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談西法者，僅曰精製造、利軍火、廣船械，抑末矣！」【六四】這種否定唯科技富國的議論，表明他的識見已脫出所謂洋務的窠臼。他對於人才的強調，對於日本「維新之政」的考察，更使他以爲英德美諸國成功的秘密在於「文教」，在於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他不敢直接抨擊君主專制，却又忍不住在日記中時時比較所謂君主、民主和「君民共主」三種體制的利弊，並以爲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度，「無

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爲斟酌得中」【六五】。

但薛福成的《籌洋芻議》，雖正式刊行於清流君子被中法戰爭打得顏面掃地之後，而他的出使，又恰在慈禧太后宣稱「歸政」光緒皇帝之際；同時他的故鄉蘇南不是湖南，士紳已不以說洋務、言逐利爲恥，不必擔憂回鄉受到如郭嵩燾、曾紀澤那樣被鄉官劣紳唾罵圍攻。但薛福成是聰明的。他儘管讚賞這兩位前任是光緒初年以來出洋星使中數一數二的人物，却決不想貽譏「清議」，尤其不想學郭嵩燾。【六六】那辦法，便是在極力稱道西法西學的同時，又時時強調那都是「西人因中國聖人之製作而踵事增華」，包括民主及君主立憲制度在內。【六七】因而，當他造作「不變之道宜變今以復古」這類怪論的時候，無論他是否意識到對後人將發生怎樣的影響，但事實上却替「格致古微」到「托古改制」諸說，提供了養料。

只是薛福成已經來不及見到他的言論效應了。一八九四年五月他卸職回國，抵上海不久便在七月中突然病故，享年五十六歲。【六八】

柒

繼薛福成任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的龔照瑗，沒有任何事蹟可說，但他遴選的使館參贊官宋育仁（一八五七——一九三一），在近代學術史上則頗有名聲。

這位矮小乾瘦的四川富順人，字芸子，又字芸巖。因爲聰明好學，十八九歲時便受到四川學

政張之洞的賞識，被選人尊經書院就讀，與楊銳、廖平等同稱山長王闈運門下的高材生。二十九歲（光緒十二年）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一八九四年隨使英倫，時年三十七。〔六九〕由於次年清廷便專設出使法國大臣，而駐意大利、比利時的使職只是兼領，因而宋育仁的《泰西各國采風記》，考察的主要對象，其實就是英倫三島的政情民俗和文化教育。

宋育仁在英期間，可述的政績，就是初到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發生，「密謀購英艦以襲長崎」〔七〇〕。此策雖因馬關條約簽訂而作罷，但顯然提高了他在國內維新人士中間的知名度。因而在任滿後於一八九七年回國，便被推為強學會都講，不久又被保舉回四川辦商務局，但隨着戊戌八月政變的發生而遭罷職。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他是隨慈禧、光緒兩宮倉惶西逃的扈從小臣之一，在西安曾奏請改革學務、財政，沒被理睬。沉淪多年，才因清廷假立憲而風光起來，一九〇八年冬進入署直隸總督楊士驤的幕府，接着先後兼任政府五部的差使，得意非凡，「方期引經術以圖治，興新法以利民」〔七一〕，可惜辛亥革命打破了他的好夢。於是跑入茅山，想做辦農墾謀利的隱士。袁世凱做了總統，任命王闈運為國史館長，他即應召出山入京，「至則端衣說周公反政事」。袁世凱聞報大怒，又與他在清末投靠的楊士驤有宿怨，於是將他關進步軍統領衙門。以後獲釋回川，他便以當代箕子自居，在洪憲帝制時佯狂以拒勸進。此後改號「道復」，把辮子盤成高髻，主講於四川國學院，兼四川通志局總纂。

此人晚年治經學，同廖平一樣好發奇談怪論。曾做《洪範》作《經術政治述論》，又攪和《周禮》、《孝經》作《後宏道篇》。主修《四川通志》，歷十餘年稿成即死，終年七十四歲。晚年

經學小學著作頗多，有十二種於一九二四年刊爲《問琴閣叢書》。但在近代學術史上有些影響的，還是他早年所著《時務論》和《泰西各國采風記》。

《采風記》五卷，與所附《時務論》一卷，刊行於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七二〕。兩書是姊妹篇。不同的是《采風記》屬於隨感性的筆記，而《時務論》則較系統地申述作者要求變革現狀的具體主張。

從總體來看，宋育仁在西方注意的方面，得出的見解，都同薛福成相近。但他是傾向今文學的經學家，尤邃於禮學，以爲古聖前修的治國良法美意，在三《禮》中已體現無遺。因而他在觀察西方的社會政治制度的時候，比薛福成更頻繁地拿來同中國古制進行比較。善於穿鑿經典字裏行間的所謂微言大義，不顧不同時代不同空間的異質文化有沒有可比性，附會經義而發表政見，原是經今文學家的拿手技巧。倘說薛福成將西法與經義相比附的生硬，顯露他強調西學中源是一種策略，那麼宋育仁的比附，便更少斧鑿痕迹，令一般讀者很難懷疑他的西學中源說，到底出於真心還是故意。或許兩者兼而有之，猶如他的老師王闈運總以爲自己的言行乃率性而非做作一樣。

也與薛福成不同，宋育仁在出洋前從來沒有辦洋務的實際經驗。他對清帝國時弊的感受，很大程度來自於用經義作尺度裁量現狀的結果。當他用同一理想化的尺度裁量西政西學，實際所做的是中西兩種現狀的比較。他從自己最熟悉的教育，比到自己所陌生的法律財政，不得不承認中世紀式的中國體制，實在不如近代化的西方體制。然而尺度本身已決定了他必須崇拜尺度。因而

他以為，按照「禮失而求諸野」的古老說法，學習西法，變法圖強，正是復興在中國早已失落的名教傳統的捷徑。他讚美西方的學校和議院，抨擊清朝的科舉和理財，無不是在恢復古禮的籲求中申述的。如此強調西學中源，在維新運動高漲中，竟被呼喊變法的年輕知識分子，看作通曉時務的理論家，那奧秘顯然不在理論本身。

然而宋育仁却以為他的理論是正確的。他在義和團失敗後的表現，說明他越來越沉溺於孔子那種「得君行道」的幻想。在辛丑和約逼迫清廷作出若干維新姿態之後，他居然以為這艘正在下沉的破船已改正航道，極力表示願意同舟共濟，最終反而怨恨革命中斷了帝國實行憲政的進程，成為民國初期的復辟論者。這看起來頗奇怪，但從他的主觀邏輯考察，並不難索解。

本書選輯的《采風記》，底本據清光緒二十三年文瑞樓石印本，參考《小方壺輿地叢鈔》再補編本。

捌

本書的輯校和索引編製，都由王立誠君擔任。但輯校方案和全書定稿，都由我負責。因而倘有錯誤不當之處，自當由我承咎。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初稿，一九九二年六月修改。

【注一】《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頁二六。

【注二】一八六一年三月（清咸豐十一年二月），根據清政府與英、法、俄簽訂的北京條約，外國公使開始常駐北京。但直到一八七三年二月（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俄、德、英、美、法五國公使，才乘清廷宣佈同治帝「親政」之機，迫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同意各國公使與皇帝相見，並因此在朝廷內引起軒然大波。參見王立誠《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頁七一、七四。

【注三】清政府於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已派斌椿並同文館學生等「遊歷外洋」，是為清帝國派至西方的非正式的首批使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又派原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為首席出使大臣，率代表團出使歐美諸國，團員四人中有清朝官員志剛、孫家毅，是為清帝國派往西方有約各國辦理外交事務的首批使團。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又派崇厚為出使法欽差大臣，是為清帝國派往西方的首名級別最高的外交代表（時任三口通商大臣），但使命却是專門為天津教案事向法國「謝罪」。此段歷史的概括陳述，可參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八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載朱壽朋編《東華續錄》（《光緒朝東華錄》）第十一卷。以上三次派出外交使節，都是臨時性的，如李鴻章所說「此次權宜試辦，以開風氣之先」，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五。一八七五年二月（清光緒元年正月）雲南發生殺死英國外交人員馬嘉理事件，經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藉機要挾，清政府被迫同意遣使往英國道歉，並任命該使為常駐英國使節。同年八月，清政府任命郭嵩燾為出使英國欽差大臣，由此開始了清帝國正式派遣常駐外國使節的先例。事見前揭《東華續錄》第五卷。

【注四】魏源《海國圖志》卷五一，引《澳門月報》語。

【注五】《皇朝政典類纂》，卷四七四，通使。參前揭王立誠《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頁一三〇。

- 【注六】參見王爾敏《十九世紀中國士大夫對中西關係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觀念》，《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華世出版社，一九七七，頁八、二四、六一註⑬、六八註⑭。
- 【注七】參見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崇綸」條，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頁一八。
- 【注八】據《清史稿》卷二二二《交聘年表上》，中國遣駐使表所列晚清駐十八國使節表。
- 【注九】《工部左侍郎楊儒變法條議》。節本原載王彥威編《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卷一四九。此據鈔本，見《楊儒庚辛存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近代史資料專刊》本，一九八〇，頁二一四。同疏：「中國談洋務已七十稔，而西學僅得皮毛；設總署垂四十年，而外交終多隔膜。」
- 【注一〇】郭嵩燾、劉錫鴻、薛福成和宋育仁，都不懂任何一種外文，由他們的出使記載中均可考見。晚清駐英公使凡十一任，除第二任曾紀澤、第八任張德彝外，餘均不通英語。而使館參贊、隨員懂英語的似亦罕見。宋育仁為第六任駐英公使龔照瑗所辟使館二等參贊，但不通任何外語。為使本書所選輯的使英紀聞，保持在記載者同一水準上，我們沒有選錄曾紀澤的《出使英法日記》，也沒有選錄由郭嵩燾譯員而終於陞任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的張德彝的《隨使日記》、《使英雜記》等書。
- 【注一一】郭嵩燾為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進士。劉錫鴻為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舉人。薛福成為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副貢。宋育仁為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進士。
- 【注一二】《勸學篇·序》。張之洞此序曾將他這部著作的要點概括為「五知」，第五項即「知本」，所指顯然是當時的出使和留學人員。參看本叢書所收《勸學篇》一書的編校者導言。
- 【注一三】參看鍾叔河《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頁一八一—二三三。在這篇為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所撰的敘論中，作者以飽蘊同情的筆墨，詳述了郭嵩燾的生平，尤其是郭氏關於向西方學習

的見解及因此而受的誤解。然而作爲此論集中的第一長文，讀後也令人感到作者難免有辯護論傾向。例如郭嵩燾在沙俄侵略新疆而挑起的邊界領土爭端上所持主張，即主張放棄中國對於喀什噶爾的主權，便是錯誤的，而左宗棠是正確的。鍾文對此便沒有提及，屬於不應有的忽略。

【注一四】前揭鍾叔河書，頁一八七—一八九。但郭嵩燾年青時特重詞翰，目的似不在以美文顯。他的好友朱克敬評曰：郭氏「讀書能精思，研貫經史，尤邃於禮。」「喜讀王夫之書，學行皆以爲歸」。見朱撰《儒林瑣記》附記郭嵩燾則，〈近代湘人筆記叢刊〉本，岳麓書社，一九八三，頁六〇。揆以郭氏本人著作百餘卷中考訂古禮者佔大半，而又是湖南士紳中首先提倡表彰王夫之者，可信朱克敬謂「嵩燾學務有用，不屑文藝」，近事實。而曾國藩以「筠公芬芳悱惻，然著述之材」爲由，拒絕李鴻章要他聯名保舉郭嵩燾任江蘇長吏的要求（見曾國藩覆李鴻章函，〈曾文正公書札〉卷一八），乃託辭。

【注一五】參《清史稿》卷四四六郭氏本傳。又，前揭鍾叔河書，頁一九二。

【注一六】《郭嵩燾日記》咸豐六年丙辰四月廿九，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

【注一七】朱克敬《雨窗消息錄》甲部卷三「郭侍郎嵩燾家居時」則，前揭朱書，頁一五九。

【注一八】參看《清史稿》卷四四六。郭、左本爲姻戚。左宗棠早先曾獲罪於官文，險些遭不測，賴郭嵩燾向肅順求情得免。同治二年郭署廣東巡撫後，因堅持反對先後兩任總督縱容幕僚擅權，違反國際公法向港英當局挑釁，而上疏劾奏。事下南洋大臣左宗棠審查。左氏覆奏郭嵩燾「迹近負氣」，迫使郭氏獲譴辭職，時在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前引鍾叔河書（頁一九三）謂郭氏於同治二年署粵撫時，「又與總督不合，被左宗棠糾參而丢了官」，同上舉時間事由有出入。

【注一九】《東華續錄》，光緒元年五月庚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此奏保舉堪供出使的九人，爲陳蘭彬、李鳳苞、何如璋、徐建寅、許鈴身、葉源濬、許景澄、區諤良、徐同善。內大半以後曾充駐外使領。

【注二〇】《條議海防事宜》，《洋務運動》第一冊，上海，一九六一，頁一三六一—一四四。

【注二一】郭嵩燾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曾佐僧格林沁幕，以爲「戰未必勝，不如姑與之和，徐謀自強」。據說僧格林沁不聽其議，終有天津北塘大敗。「後十餘年，邊事益棘，朝廷思前事，復召嵩燾，以禮部侍郎出使英國。」見朱克敬《雨窗消息錄》，《近代湘人筆記叢刊》本，岳麓書社，一九八三，頁一一九。朱克敬爲郭嵩燾的摯友，所言當有據。

【注二二】許鈴身原爲直隸候補道，光緒元年五月被總理衙門遴選人「儲才任使」的九人名單。同年八月被賞二品頂戴，派充駐英副使。光緒二年八月即由「候補五品京堂劉錫鴻」代替，而被改派「出使日本國欽差大臣」。但臨期又稱病，被改派「往福建船政局差委」，而以何如璋頂替。參見《東華續錄》光緒元、二年有關記載。按《東華續錄》「改派駐英副使許鈴身爲出使日本國欽差大臣」一事，繫於光緒元年八月，誤，應繫於光緒二年八月。

【注二三】郭嵩燾於光緒元年八月壬申以候補侍郎被派充出使英國欽差大臣，十一月丁酉爲署兵部左侍郎，並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即俗謂總理衙門大臣）。光緒二年四月癸亥上諭：「郭嵩燾奏因病懇請賞假回籍調理一摺，郭嵩燾著賞假一箇月調理，毋庸回籍。」同年七月乙亥上諭：「郭嵩燾久病未痊，著准開兵部左侍郎署缺，其原派出使大臣差使，著仍屆時前往。」以上均見前揭《東華續錄》。然而被撤掉署兵部左侍郎兩天之後，西太后忽然召見郭嵩燾，道是「旁人說汝閑話，你不要管他」，迫使郭嵩燾面允按期出洋。見《郭嵩燾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光緒二年七月十九。郭嵩燾當然懂得先撤差後召見的用意。爲保住腦袋，只好當面表示將抱病放洋，因而又獲得署禮部左侍郎缺。但他的朋友，湖北漢陽人黃文琛却在覆詩中吟道：「憤論不恤遭抵牾，迂抱誰其諒誠讜？包羞忍詬力本計，興復昇平可覆掌。」詩見前揭《雨窗消息錄》甲部卷二，前引書，頁一一三。

【注二四】《上合肥伯相書》，鄭振鐸編《晚清文選》，上海生活書店，一九三七，頁一五八。

【注二五】 據本文，這是郭嵩燾出國後致李鴻章的第四封信，時當在光緒三年三、四月間。一九二二年梁啟超爲《申報》五十周年紀念著文，題爲《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說到郭嵩燾在光緒二年（實爲光緒三年初鈔寄）做了一部遊記，「裏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噯，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日日奏參，鬧到奉旨燬板才算完事。」此文收入《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見《飲冰室合集》，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三六，第五冊。

【注二六】 王闈運：《湘綺樓日記》，光緒三年六月十二日。

【注二七】 前引《湘綺樓日記》及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均謂郭著《使西紀程》，爲何金壽劾奏燬板。按何金壽，字鐵生，湖北江夏人，同治元年榜眼，歷官翰林院編修，河南學政，終揚州知府。傳見《湖北通志》，並見閔爾昌《碑傳集補》卷二五。按何傳未言及劾《使西紀程》事。郭嵩燾騰清赴英旅程日記，並寄總署，時在光緒三年春。以倫敦轉上海至北京郵程最快兩個半月計，則郭的旅途日記抵北京的時間最早在光緒三年四月。而前引郭致李鴻章函，謂出國後「未及兩月」，即以抵英之日算起，也在光緒三年二月內，此時被「一參再參」，而未見記載有國內參疏，則參者在外可知。

【注二八】 關於清帝國統治者鼓勵官員互相告密及派遣特務搜集官員隱私，詳細研究見楊啟樵《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香港三聯書店。簡略論述，可參朱維錚《走出中世紀》，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頁八四—九〇。

【注二九】 曾紀澤赴任途中，曾至香港監獄參觀，事後表示對《使西紀程》的記述評論道：「遍觀輕重罪犯監禁之處、作工之所，郭筠仙文所記，無一字不符合者。」前揭《使西日記》，光緒四年十一月初三。

【注三〇】 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光緒十八年刊本，卷二八。其實這是重申他在十年前的見解。

【注三一】 郭嵩燾奏鴉片爲害中國擬請設法禁止摺，前揭《東華續錄》，光緒三年四月丁亥。按此摺大意與稍前的致李鴻章函（參前注【二四】）相同，而本文下引的一段文字更與致李函全同。但此摺由於「上諭」令各地官員議奏，因而在當時已傳播於全國，引起強烈回應。

【注三二】 同前注【二六】。

【注三三】 以上情形，前揭鍾叔河書，頁二二三—二二五有頗詳考證。

【注三四】 見張佩綸《澗于集》卷一「奏議」。參看前揭鍾叔河書，頁二二四。

【注三五】 隨郭嵩燾使英、任三等翻譯官的張德彝，在他的日記《四述奇》光緒三年十月初九，記述當日送劉錫鴻赴德後，郭嵩燾設晚宴，約留下的五名官員敘談，宴畢「發下一帖示衆」。其中譴責劉錫鴻「日肆鴟張，立異樹敵」，「又時以受命軍機大臣誇示諸位，是以此間惟知有劉副使氣餒，而於嵩燾交辦事件，玩視常多」；「茲幸劉副使前赴德國，此間氣象，稍獲更始」。以下便是重申使館風紀，要求各盡職守，同守法度云云。帖中還透露他已「決計求請銷差」。此帖實爲晚清外交史的一份有趣文獻。全文可參《隨使英俄記》（即《四述奇》改題），《走向世界叢書》本，岳麓書社，長沙，一九八六，頁四九七。

【注三六】 參看前揭鍾叔河書，頁二三三。又，前揭曾紀澤《使西日記》光緒四年九月初三記：「郭筠仙文在歐洲，甚得西人敬重，承乏其後，深恐相形見絀。」

【注三七】 同前注【三五】。

【注三八】 關於劉錫鴻的生平，我僅見原載《番禺縣續志》的《劉錫鴻傳》。此傳收入汪兆鏞編《碑傳集三編》卷一七。據此傳，劉死後，「粵東駐防人潘文鐸刻有《劉光祿遺稿》」；但未見。前揭鍾叔河書收劉錫鴻《英輅私記》敘論，引述劉錫鴻出使前與郭嵩燾辯論事頗詳，可參看。

【注三九】 郭嵩燾致黎庶昌（蕓齋）書，前揭《養知書屋文集》卷一三。前揭鍾叔河書頁三四七，謂任命劉錫鴻爲駐英副使，「主其謀者，是軍機兼總署大臣李鴻藻（蘭

葆)和沈桂芬(經筵)；引據是《花隨人聖盦摭憶》所錄郭嵩燾致沈桂芬書。此說有兩點不可解。一是李鴻藻兼總理各國通商事務大臣，時在光緒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而郭、劉等已在八天前即十八日由上海啟程赴任。見前揭《東華續錄》。依清代慣例，李在未兼總署職前，似不得插手外交事務。郭氏指責任命劉錫鴻乃出李鴻藻意，未知何據？二是郭氏指責李氏，即見他致沈桂芬書。倘說李、沈同謀任命劉為副使，則郭氏的行為也不可解。姑存疑。

【注四〇】 引文參看前揭鍾叔河書，頁二五一。

【注四一】 見《英報日記》光緒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注四二】 曾紀澤記慈禧太后語，前揭《使西日記》光緒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注四三】 前揭《劉錫鴻傳》。

【注四四】 《郭嵩燾日記》，光緒四年十一月初一。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

【注四五】 前揭《東華續錄》光緒七年二月辛卯諭內引劉語。

【注四六】 參看前注引上諭及前揭《劉錫鴻傳》。按劉錫鴻生卒年俱不詳。依據他由中舉至罷官共歷三十三年(一八四八—一八八一)估算，他的生年可能與郭嵩燾相近。

本傳說他革職後「仍居京師，數年卒」，則死時可能已六十餘歲。

【注四七】 見前揭《劉錫鴻傳》，但題作「《星報日記》一卷」。按此書初刻於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據本書編校者王立誠君查考，它有清光緒年間鉛印本、袖珍石印本，均分上下二卷，也均無印行時間及出版者可考；又有光緒十七年刊行的《小方壺輿地叢鈔》本；這三種本子都題作《英報日記》。另一種題作《英報私記》，有光緒乙未(一八九五)三月江標於長沙刊行的「寫錄正本」，此本即收人江標輯《靈鶴閣叢書》第三集的同三板本，它是《英報日記》的摘編，每則加一節題，最後兩則(西人厭有家之拘束、克來斯麥司衣符)錄自《日耳曼紀事》；這個節本，文字僅及《英報日記》原書的七分之一；此後商務印書館的《叢書集成》本，即據江標節本排印，現存《日耳曼紀事》凡九則，附見於黎庶昌著《西洋雜誌》。

因此，原書名稱，似宜仍從初刻。

【注四八】張德彝，原名德明，字在初，漢軍鑲黃旗人，京師同文館首屆學生。從同治四年起，相繼隨斌椿、蒲安臣、崇厚所率使團出洋。此次以兵部員外郎任駐英使館三等翻譯官，已是四赴西歐。他每次出國，均記日記，均題「述奇」，故此番日記稱《四述奇》。前揭《走向世界叢書》本題作《隨使英俄記》，有與《英軻私記》合刊本。

【注四九】例證不詳舉，《走向世界叢書》本《英軻私記》均有節題，不妨將其中「倫敦監獄」、「一西人不重後嗣」、「安友會」等則，與《隨使英俄記》的相應記載比照。

【注五〇】參看前揭《走向世界叢書》的兩種合刊本，岳麓書社，長沙，一九八六。對照以下諸頁：頁一一九—一二〇，頁三七二，頁四三二。

【注五一】前注書，頁一五三。參看頁一〇〇、一〇一、一五一—一五三、二一九等。

【注五二】丁寶楨奏上候補同知直隸州知州薛福成應詔陳言疏，前揭《東華續錄》，光緒元年四月己卯。又，可參看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頁七七。此集乃據《庸齋文編》選錄。王欣之乃王守稼君的筆名，已於此集編成後患癌症去世，時年方逾不惑。王君年輕時就讀復旦大學歷史系，後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是位有前途的學者。不幸英年早逝，附書於此誌悼。

【注五三】薛福成曾任曾國藩幕僚八年，於曾國藩去世後曾參與其全集編纂。參看薛福成《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收入鄭振鐸編《晚清文選》卷中，生活書店，上海，一九三七，頁二二二—二三四；夏寅官《薛福成傳》、錢基博《薛福成傳》，均見閔爾昌纂錄《碑傳集補》卷一三。又，可參看《清史稿》卷四四六本傳。

【注五四】同前注引諸書。又，前揭鍾叔河書，頁三八〇—四一七，有關於薛福成出使日記的長篇論述。惜鍾書引用史料時有偶誤，引文又多不注明出處，有損其學術價值。

【注五五】參看《籌洋筭議》自序，前揭《薛福成選集》，頁五二六。

【注五六】見前注【五二】引錢基博《薛福成傳》。

【注五七】薛福成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記抵英第一年見聞，在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已有無錫薛氏自刊本，上海鴻寶齋石印本和吳俊書齋石印本三種版本，此後又有光緒二十年孫谿校經堂校本，《庸齋全集》本，《小方壺輿地叢鈔》本。《出使日記續刻》，有光緒二十三年無錫薛氏自刊本，光緒戊戌季夏刻本，辛丑中秋蔣元慶重校石印本，以及《庸齋全集》本。本書選輯，《出使四國日記》以光緒壬辰刊本，《出使日記續刻》以光緒戊戌刻本作為底本，而以前揭諸本參校。又，目前國內較通行的是《走向世界叢書》本，惜校點均有可議處。前揭《薛福成選集》收入兩種，校點頗審，但均屬選錄，角度也稍偏。

【注五八】《書刺寇石達開就禽事》文末蕭穆評語。按，薛福成善作政論文，尤擅長寓說理於敘事之中。他的這手功夫，深受同輩古文家讚賞。黎庶昌說：「並世不乏才人學人，若論經世之文，當於作者首屈一指。」（《書合肥伯相李公用滬平吳》後評）今存《庸齋文外編》、《續編》諸文後，有黎、蕭及方宗誠、薛福辰、薛福保等評語多則，可以看到時人對他這個特色的肯定。

【注五九】前揭《薛福成選集》，錄有《籌洋芻議》全書，校點頗審。按，薛福成的《變法》篇，乃近代思想史、政治史研究者屢屢引用的名文。但薛福成受龔自珍的啟迪，又給後來的維新變法論者的啟迪，似尚鮮受注意。例如此文論「世變之亟」的命題，論古今天下凡三變的見解，以及對「生今之世，泥古之法」的駁辯，對於嚴復、康有為、章炳麟等人的不同影響，以前便未見有論著提及。

【注六〇】前揭《薛福成選集》，頁五五四—五五七。

【注六一】例如《出使四國日記》光緒十六年四月庚子朔記，便重複了《籌洋芻議·變法》的見解。參看該書《走向世界叢書》本，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頁六七—六八。

【注六二】「近世士大夫謂本理學而談洋務者，先生一人而已。」見前揭夏寅官《薛福成

傳》。按此說不盡瑤。同傳即謂「先生初私淑姚江王氏，以收斂身心爲主；自師事曾文正，學識日大，凡歷史掌故，山川險要，以至兵機、天文、陰陽、奇遁之書，靡不鉤稽講貫，洞然於心」。可知他的理學，實指王學，即從曾國藩後，也沒有改宗朱學。這與其兄薛福辰治學由《近思錄》入手不同。參看薛福成卒前爲薛福辰所撰《薛公家傳》，見薛瑩中纂輯《庸齋文別集》卷六，施宣圓、郭志坤標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頁二四〇。

【注六三】或許由於其兄薛福辰曾任慈禧太后的御醫的緣故，薛福成初至西歐，便留意中西醫學比較，而斷言「西醫所長，在實事求是」。那時他用此四字，似尚謹慎，讚賞西方軍事制度，便用「不尚空談，貴乎實練」八字來代替。但三年後，日記內却已稱道西方「各國君相，亦能實事求是，力圖自強」。參前揭《薛福成選集》，頁五八三、六一五等。

【注六四】《出使日記續刻》，光緒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記。參前揭《選集》，頁六一七。

【注六五】《出使日記續刻》，光緒十八年四月己丑朔記。按薛福成對於西方各國的政治體制十分注意，尤其對於西歐各國的議會民主和政黨內閣制度感興趣。他早注意到英法雖有元首世襲或選舉的不同，但無論英國的君主、法國的伯里璽天德（總統），都沒有實權，而權在「宰相」，但內閣首腦都由議會多數黨領袖擔任。因此他雖讚賞英、意各國的君主立憲制，却強調那正合孟子所謂「民貴君輕」的古意，並說內閣衆大臣隨宰相進退，「亦稍有中國古風」，可知他對中國的君主專制持怎樣的看法。參看前揭《選集》頁五八六、六〇三、六〇四、六〇五、六〇六等。又，其中日比較，見同書頁五九四—五九六諸日記。

【注六六】參看《出使日記續刻》，光緒十九年八月初三日記。這篇日記，評論了光緒二年設置專任駐外使臣以後，曾任出使大臣的十七人，以業績和品格、識見作爲排名尺度，以爲曾紀澤敷第一，郭嵩燾居第二，以下依次爲鄭藻如、黎庶昌、陳蘭彬、許景澄、洪鈞、劉瑞芬、汪鳳藻，而第十名以下基本都被否定，故日記刊出

時多隱其名。他評郭嵩燾，「雖力戰清議，以至聲名敗壞，然其心實矢公忠，且他人必無此毅力，無此慧氣，故居第二」。見前揭《選集》頁六二七。不待說，薛福成也自居在「他人」之列。

【注六七】同前注【六·一】引。

【注六八】據前揭夏寅官《薛福成傳》，薛福成卒於清光緒二十年六月十九，當公曆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他死後四天，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半年後英國乘勢逼迫清政府訂立中緬界約附款，「致將福成收回各地，割棄泰半」。見《清史稿》卷四四六本傳。他死後，李鴻章曾說他「奉使績效，亞於曾紀澤，過於洪鈞、劉瑞芬」。見前揭錢基博《薛福成傳》。又，薛福成於回國前撰有《西輶日知錄序》，謂：「余之初創日記也，稍變舊體，務裨實用。凡尋常事，悉擯不錄，即交涉要務，既有奏疏公牘，亦不盡筆之於書。此書用意，在備遺忘，資考證，研古今之變，究事物之窮，體例於亭林顧氏《日知錄》為近。卷帙稍多，乃併前後日記，汰其冗瑣無關宏旨，刺取要最，以類相從，顏曰《西輶日知錄》云。」見前揭《庸齋文集》卷六，頁二二六。於此可知，薛福成有將日記兩種重編自選集的計劃。此序作於光緒二十年三月巴黎使館，但次月即東返，不久病死，因而未知是否成書。否則他自行篩選分類，當更可看出他這幾年的實際政見。

【注六九】見蕭月高《宋芸子先生傳》，載汪兆銘纂輯《碑傳集三編》，卷三五「儒林」四。

【注七〇】同右注。

【注七一】同右注。

【注七二】據王立誠君查考，《泰西各國采風記》，今見較早的有清光緒丙申（一八九六）五月袖海山房石印本，署「駐英二等參贊官翰林院檢討宋育仁編」，凡四冊。前三冊為《采風記》，分五門：第一、政術；第二、學校，附與英國麻博士議修各國通行字典說例；第三、禮俗；第四、教門；第五、公法；末附紀程感事詩。第四冊為《時務論》。據我所見，又有光緒二十三年文瑞樓石印本，以五門為五卷，

附錄同；後附《時務論》一卷。此後《小方壺輿地叢鈔》再補編第十一帙收入《采風記》一卷，分門與袖海山房本同，但無附錄，也無《時務論》。另據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後附「徵引書目」，列舉《時務論》、《采風記》，均謂據光緒二十一年刊本。見該書，台北華世出版社，一九七七，頁五五八、五五九。然此本在滬、京諸圖書館遍搜不得，王氏亦未注明刊印出處。按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宋育仁抵英甫及一年，而《采風記》有光緒二十一年末、二十二年初事。疑王氏所記版本偶誤。

目錄

編例

導言

朱維幹 1

使西紀程

郭嵩燾 1

倫敦與巴黎日記（節選）

郭嵩燾 75

英報日記（節選）

劉錫鴻 229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節選）

薛福成 273

出使日記續刻（節選）

薛福成 298

泰西各國采風記（節選）

宋育仁 337

附錄

新舊譯名對照表

411

中國人名索引

453

外國人名新舊譯對照（附持考人名）

463

書名索引

501

使西紀程

郭嵩燾

【注一】稿本「拜發」後有一奏報」二字。

【注二】稿本「臣」作「員」。

【注三】「其」字訛，疑爲「因」。

光緒二年十月十七日甲辰。麥華陀告知，所定大響廓爾公司船十八日子刻開行，二點鐘開至洪口，屬早登舟。適賓客空集，公私料理，備極愆皇。管才叔、周瀛士數百里枉送，竟不及一答拜。未刻，由驛四百里拜發【二】出洋日期一摺，并開用關防及派招商局員黃惠和轉遞文報二片，咨總理衙門、南北洋大臣【二】。風雨並作，至晚尤甚。李勉林、鄭玉軒派小火輪船送至洪口，賓客送者十餘人，時已十點鐘矣。船主名巴拉得。

十七日，雨。致總署及恭邸、寶珮、沈經笙兩相國、董韞卿、毛煦初、崇地山、成竹坪、夏伯英、合肥相國、沈幼丹各信。拜發奏摺三件。又其【三】楊瑞堂回南之便，寄裴越岑、黃海華、朱香蓀各信。又復朱宇恬、秦鹿笙各信。精力亦憊矣。晚爲洋人所促，冒雨登舟。李勉林派小輪船相送。是夕開行。船主栢里斯。

十八日。雨。子正開行。過浙江境。大風顛頓，隨行人等皆至嘔吐。其能支持者，劉雲生、黎純齋、德在初、劉和伯四人而已。予雖勉強起坐，而頭昏眼痛，鼻端作痛尤甚，亦極狼狽矣。

十八日。雨，風。舟行甚顛簸。家人皆嘔吐。吾亦不能安食，勉強一坐而已。是日過浙江境舟山。

十九日。過福建境。遠望廈門諸山，知台灣已過。風力逾勁，困臥竟日，不能起。間從風浪中開窗一望，微辨山色而已。

十九日。風力逾勁，終日不能起坐。五十餘日之程，甫一二日而已狼狽至此。是日過福建境台灣、廈門。

二十日。過廣東境汕頭、碣石。數百里間，山勢綿互相屬。有英國鐵甲兵船尾追而至。船主云，水師提督賴得船也。我船升旗，來船見，亦升旗。我船隨下旗。來船漸趨而近。兩船並行，相距可十餘丈。來船船人皆升桅，舟中樂作。我船復升旗。來船橫掠船首而過，我船停輪候之，遂揚帆駛去。【四】因詢船主：

【注四】稿本「駛」作「馳」。

「升旗何也？」

曰：「所以告也。」

「彼亦升旗何也？」

曰：「報也。猶曰公使在船，已謹知矣。」

「下旗何也？」

曰：「既告，則可以下矣。」

「彼船人升桅而立，何也？」

曰：「示敬也，猶之列隊也。升桅而後可以示遠。樂，所以作軍樂也，以爲列隊之節也。」

「掠船首而過，何也？」

曰：「趨而迎也。停輪者，以示讓也。」

彬彬然見禮讓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強之基非苟然也。

二十日。行次汕頭、碣石。遙望諸山橫互。見有大鐵甲船尾追而至。船主云，水師提督賴得船也。我船升旗，來船見，亦升旗。我船隨下旗。來船漸趨而近，兩船並行，相距可十餘丈。來船船人皆升桅，舟中樂作。我船復升旗。來船橫掠船首而過，我船停輪俟之，遂揚帆馳去。因詢船主：

「升旗何也？」

曰：「所以告也。」

「彼亦升旗『五』何也？」

曰：「報也。猶曰欽差在船，已謹知矣。」

「下旗何也？」

曰：「既告，則可以下矣。」

「彼船人升桅而立，何也？」

曰：「示敬也，猶之列隊也。升桅而後可以示遠。樂，所以作軍樂也，以爲列隊之節也。」

「掠船首而過，何也？」

曰：「趨而迎也。停輪者，以示讓也。」

彬彬焉見禮之行焉。中國之不能及，遠矣。

【注五】

「船」字訛，當作「旗」。

二十一日。至香港。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十二分，視上海近九度有奇，而寒燠迥異，皆改著薄棉衣。

英國水師總兵藍博爾得來晤，曾至總署一見，所部飛遊營兵船當回國，留候予至即行矣。香港總督鏗爾狄遣其中軍阿克那亨以四人輿來迎，偕劉副使、黎參贊及翻譯官乘坐所派十槳小船登岸。炮台聲炮十五，大列隊伍，作軍樂以迎。廣東領事羅伯遜，舊識也，亦迎於岸次，為叙寒暄。遂乘輿至總督署。文武官集者二十餘人，通名姓者：水師提督賴德、副提督閣倫布、按察司斯美爾斯。詢及學館，適其地大學館總教習斯爵爾得在坐，約陪同一遊。

【注六】「鏗而」，稿本作「鏗爾」。

酒罷，遂適學館，并見其副教習法那、鏗而【六】兩君，皆總司學事者也。凡分五堂：課中國《五經》、《四書》及時文三堂，課洋文一堂，洋人子弟課《五經》、《四書》者一堂。每堂百人，一教習主之。課《五經》、《四書》者，中國教習也；課洋文者，西洋教習也。堂分十列而空其前。每列設長案，容坐十許人，以次向後，層累而高。其前，則教習正坐相對。亦有教習中坐，而左右各分五列者。要使耳目所及，無一能遁飾。其課《五經》、《四書》，皆有期限。而於詩文五日一課，謂之小課，猶曰此術之小者，五日一及之可也。其規條整齊嚴肅，而所見宏遠，猶得古人陶養人才之遺意【七】。聞別有一化學館，方擬往視，而阿克那亨告言：「岸次列隊相送，已候久矣。」因即回船。鐵甲兵船復聲炮十五，作軍樂相款接。法國兵船亦作樂以和之。

【注七】「遺意」，稿本後有「中國師儒之失教有愧多矣為之慨然」十五字。

【注八】「遂成」，稿本下後有「西洋」二字。

記咸豐癸亥由海道赴廣東巡撫之任，所見香港房屋，僅及今三分之一。十數年間，街衢縱橫，樓閣相望，遂成【八】一大都會。居民十三萬餘人，西洋人戶六千。東西炮台各一。鐵甲兵船

〔注九〕

〔丈許〕，稿本作「一」。

二：一曰奧大喜阿斯；一曰飛多爾日曼奴爾，意大利君名也，英人尊之，取以名船。

是夕，有英商輪船入泊，直撞船艙，聲如震霆。壞後窗丈許〔九〕。有小船懸掛船尾，遂成兩橛。後窗稍高，不及水，使當船身，危矣。

廿一日。早至香港。上海，赤道北三十一度三十分；香港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十二分；京師，赤道北卅九度五十四分。香港總督鏗爾狄遣其中軍阿克那亨來迎，且請至署相見。約以二點鐘往。水師總兵藍博爾得來晤，曾於總署見之。所部飛遊營炮台二所兵船六隻當回國，候予至一見即行矣。

午刻，偕劉雲生、黎蕤齋、德在初、鳳夔九乘坐鏗總督所派十樂小船登岸。至則大列隊伍以迎。廣東領事羅伯遜亦迎於江次，爲叙寒暄。遂乘四人輿至總督署。水師提督賴得、副提督關倫布、按察司斯美爾斯皆集，其餘大小文武官約二十餘人。鏗總督述及學館訓課凡四百餘人，因請一往視之。斯按察又述及化學館之盛。

洒罷，遂詣學館。總教習斯爵爾得，副教習法那、鏗爾陪同周歷學堂五處。每堂可坐百人，一教習主之。課中國《五經》、《四書》及時文者三堂，課洋文者一堂，洋人子弟課《五經》、《四書》者一堂。課《五經》、《四書》者，中國教習也；課洋文者，西洋教習也。其課詩文，則名爲小課。皆限有期日，規模固宏遠矣。以江次列隊相候已久，不及一赴化學館。中軍阿克那亨又陪送舟次。

致丁禹生、馮竹儒、唐景星、徐雨之及上海稅司吉羅福信凡四緘。附寄家信二函，一托

之馮竹儒，一托之唐景星。附寄朱香蓀及志城二信，又寄笙陔叔一信。

是夕，有英商輪船人泊，直撞船艏，聲如雷霆。尾窗多壞。一小船懸掛船尾，遂成兩橛。夢中驚醒，移時神始定也。香港居民十三萬餘人，西洋約六千人，在中國居住人數，以此為最多。

二十二日。以修船耽延一日。香港總督經爾狄及羅伯遜來報見。語及學館規模之盛，嘆曰：「是皆貧人子弟，學習二三年，粗能有得，往往自出謀生，所以能有成者少也。」因論西洋法度，務在公平，無所歧視；此間監牢收繫各國人民之有罪者，亦一體視之。問：「可一往觀乎？」欣然曰：「可。」即顧阿克那亨以肩輿來迎，而屬羅伯遜陪行。

其監牢設正副監督。至則副監督達摩森導以人。屋凡三層，罪犯重者在上層。下層一人一房，上層三人一房。禁錮者扃其門。每屋一區，或自為一行，或相對兩行，皆設鐵柵扇鑰之。房設小木榻當中，如人數。衾褥、氈毯、巾帚、盤盂畢具。日疊衾毯榻上，整齊如一，不如式者減其食。其所收繫，有西洋人，有呂宋人及印度人，【注一〇】通計三十餘名；中國至五百一十四人。別有罰款二百圓至四五圓不等。收繫久者五年、七年，少或五日【注一一】，亦有禁錮終身者。辦法亦略分三等：有錮閉者，有久羈課以織氈毯者，有運石及鐵彈者。運鐵彈者三處：一西洋人，一呂宋人，一中國人。皆以兵法部勒之，或五人為隊，或十人為隊，每日以兩時為度。運石者一處，則所犯較重者也。其禁錮者，房設一鐵軸，令手運之，每日萬四千轉，有表為記，不如數者減其食。人日兩食，飯一盂，小魚四頭。收繫久者，肉食，飯亦精。別有女囚一處，皆人一房。

【注一〇】「呂宋」，稿本後無「人」字。

【注一一】「或」稿本作「至」。

【注一二】「鐵彈」，稿本前無「運」字。

達摩森導令遍遊各監牢及運石及運鐵彈處。【一二】有至百餘人環立一院中，舉手示之，皆趨

【注一三】

「爲禮」，稿本前有一「以」字。

就行列，或三列四列，立處截然齊一，舉手加額爲禮【一三】。即禁錮室中，啟外牢揚聲喝之，皆起立，當門垂手向外，節度整齊可觀。牢外設浴室一，人日一就浴。中設禮拜堂一，七日禮拜，囚人環立聽講。病館一，以處病者，一醫士掌之。又收斂病故人犯堂一。所至灑濯精潔，以松香塗地，不獨無穢惡之氣，即人氣亦清淡，忘其爲錄囚處也。禧在明云：「從前人犯皆督令工作，築垣牆，修補道路。鏗總督乃始禁錮之，不令工作。運石若鐵彈及轉鐵軸，皆所以苦之，亦以勞其筋骨，導其血脈，使不至積鬱生病。」其刑具有鎖有杻，皆以械足者；有鞭，用繩爲之，五十鞭即皮裂矣。其變詐反復亂風俗者，則刺其頸爲「○」，驅而逐之，不准留香港。亦有用刀削其「○」，以膏塗之，瘡愈而成斑，亦經巡捕查獲，執而囚禁之。在罰當其罪【一四】，而法有所必行而已。

【注一四】「在罰當其罪」，稿本前有一「所以不可及」五字。

廿二日。以修船耽延一日。香港總督鏗爾狄及羅伯遜、阿克那亨來船回拜。因語及學館，云皆國家經費也，嫌其規模尚小，尚欲另立一館，擴而大之。此皆爲各人讀書識字自贖身家之計，學習一二年，粗能有得，往往自出謀生，所以能有成立者少也。英國學館通計所教課者三百餘萬人。語及出使，曰：「此邦交之常。待人與所以自處，無所歧視。此間監牢收繫各國人民之有罪者皆然，惜不得一往觀。」因告以今日不能開行，儘思一往觀也。乃仍約派肩輿來接。台灣領事栢卓安來見，京居十餘年，習華語言，略似中國人。

申刻，羅伯遜、阿克那亨陪遊監牢。設正副監督。正督以事他適，出迎者監牢副監督達摩森也。屋凡三層，皆有鐵柵肩鎖之，罪犯重者在上層。下層一人一房，上層三人一房。被

褥、盥盆之屬畢具。氈毯日疊板上，整齊如一，不如式者減其食。所收繫有西洋人，有呂宋及印度人，通計三十餘名，而中國至四百七十四人，當日犯賭博者又四十人。另有罰款二百圓至四五圓不等。人飯一盂，小魚四頭。收繫久者，肉食，飯亦精。收繫久者七年、五年，少或五日，亦有終身禁錮者。辦法亦略分三等：有錮閉者，有久羈課以織氈毯者，有運石及鐵球者。運鐵球者三處：一西洋人，一呂宋人，一中國人。皆以兵法部勒之，或五人為隊，或十人為隊，每日以兩時為度。運石者一處，則所犯較重者也。別有女囚一處，皆人一房。

達摩森導令遍遊各監牢及運石及鐵球處。有至百餘人佈列一處者，舉手示之，皆趨就行列，或至三列，立處截然齊一，皆舉手頰角以為禮。即禁錮室中，啟外牢門揚聲喝之，皆起立，當門垂手外向，節度整齊可觀。牢外設浴室一。中設禮拜堂一，囚人環立聽講。設病犯就醫牢一，又收斂病故人犯堂一。所至皆以松香塗地板，不獨無穢惡之氣，並人氣亦清淡，不使人作逆也。禧在明云：「從前人犯皆課令出外工作，如築垣、修路之屬。鏗總督乃始禁錮之，不令工作，運石、運鐵球，皆所以苦之。」其禁閉者，房設一鐵軸，令手運之，日萬餘周日運萬四千轉，有表為記，不如數者減其食。亦所以勞其筋骨，導其血脈，使不至積鬱生病，規模尤可觀也。其刑具有鎖有杻，皆以械足者；有鞭，用繩為之，五十鞭則皮裂矣。其變詐反復亂風俗者，則刺其頸為「○」，驅而逐之，不得至香港。亦有用刀削其「○」，以膏塗之，瘡愈而成斑，亦經巡捕查獲，執而囚禁之者。所以不可及，在罰當其罪，而法有所必行而已。

香港英國鐵甲兵船二，提督賴得、副提督闊倫布領之，亦以駐筭三年爲期，一名奧大喜阿斯，一名飛多爾日曼奴爾。飛多爾日曼奴爾爲意大利皇帝之名，英人尊之，取以名船。法國鐵甲兵船一，美國兵船一，又有英國小兵船一。馬格里言，英國副提督名窪爾尊，屬往拜之。比回拜，則仍闊倫布也。所坐公司船名大響廓爾，船主名拍羅巴拉得。前云栢里斯，誤。

王春曉鎮軍、楊春林、宋△△、李香陔、丁子俊、蔡默齋均來見。俞吉甫亦遣其門人劉子垣來見，亦一書復之。

【注一五】

「九」，據原本同日所記，前脫一「百」字。

【注一六】

「尺丈」，稿本作「丈尺」。

二十三日。卯刻開行。午正，行九十五里，【一五】在赤道北二十一度二十二分。船主以沙漏定每時分數，而繫尖木板於繩，用轆轤轉繩而投尖木板海中，計繩之尺丈。【一六】每沙漏盡，則引繩覘其丈尺，以辨所行之里數。據云：每一點鐘行三十四里。日以午正總計所行之里數，而以量日機器測赤道遠近，每日一牌示。遙見捕魚船數十，張帆一葉，隨波上下，知距瓊南萬州一帶爲近也。

廿三日。早開行。至午行百九十五里。在赤道北二十一度二十二分，倫敦東一百十三度二十七分。船主以沙漏定每時分數，而繫尖木板於繩，則轆轤轉繩而投尖木板海中，計繩之丈尺。每沙漏盡，則引繩覘其丈尺，以辨所行之里數。據云：每一點鐘行三十四里。日以午正總計所行之里數。

海中遙見捕魚船數十，張帆一葉，隨波上下。過驢耳山，知距廣東北海一帶爲近也。

二十四日。午正，行八百三十一里，在赤道北十七度三十分。計當在瓊南二三百里，船人名

【注一七】稿本作「拍得斯里西得里」。

之「齋納細」，猶言中國海也。海多飛魚，約長數尺，躍而上騰，至丈許乃下。左近拍拉蘇島，出海淺，亦產珊瑚，而不甚佳，中國屬島也。係荒島，無居民。同舟英人拍得斯里西得【一七】，方繞地球一周，附船回國。詢知專為遊歷，蓋亦英國之富民也。是夕雨，而熱如盛夏，不能蓋被。

廿四日。午刻，共行八百三十一里。船主云在赤道北十七度半倫敦之東百一十度零四十九分，計當在瓊州南百餘里，船人名之「齋納細」，猶言中國海也。海多飛魚，約長尺計【一八】，躍而上騰，至丈許乃下。左近拍拉蘇島，出海淺，亦產珊瑚，而不甚佳，中國屬島也。係荒島，無居民。

馬格里為予書片紙繫簾几上，云：「二客思倫喜」。詢其名義，云：「尊稱之辭，亦可譯作『大臣』字，使見者不敢妄坐也。」

英人有名拍得斯里西得里者，方繞地球一周，附船回國。詢知專為遊歷，蓋亦英國之富民也。

是夕雨，而熱如夏，竟不能蓋被。煩躁萬狀，不能成寐。

二十五日。雨。午正，行八百五十二里，在赤道北一十三度。過瓦蕾拉山，安南東南境也。海名七洲洋。馬格里出示英國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經制所入，中曆之乙亥年也；倫敦約二萬一千餘萬；印度約一萬六千餘萬；澳大利洲約一千餘萬，英人謂之新金山也；新嘉坡三處所入約百餘萬；惟香港所入十八萬餘，而用費至十九萬餘。

廿五日。微雨。午正，行八百五十二里，在赤道北一十三度倫敦東一百零九度三十五分，計當安南北境。過瓦雷拉山，安南東南境也。

馬格里出示英國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經制所人，即中國之乙亥年也；倫敦約二萬一千餘萬；印度約一萬六千餘萬；澳洲約一千餘萬，英人謂之新金山也；新嘉坡三處所人約百餘萬；惟香港所人十八萬餘，而用費十九萬餘。

二十六日。雨。午正，行九百三十九里，在赤道北八度十分，距西貢南四百五十里。西貢者，法人所踞安南埔頭，隸安南之嘉定府，爲瀾滄江入海口，古真臘地也。

自香港南行，天氣日熱，而雨亦多。上海寒暑表五十三分，至香港六十五分，今則入熱度八十一分矣。不能著棉，舟人皆單衣。

廿六日。微雨。午正，行九百三十九里，在赤道北八度十分倫敦東一百零八度二十四分，距西貢南四百五十里。西貢者，法人所踞安南大埔頭也。

自香港南行，天氣日熱，而雨亦多。上海寒暑表在熱度五十三分，至香港六十五分，今則八十一分矣。不能著棉，舟人皆單衣，食案懸風扇，視湖南五月杪天氣爲近。

二十七日。雨。午正，行八百三十五里，在赤道北四度三分，計當暹羅外海。

意大里人阿拉多尼同舟，詢知在倫敦開設洋行，亦由美利加至日本，歷中國各海口，繞地球一周。其在本國爲世爵，得受一等寶星。西洋風俗以營商爲重，即此可見。同行英拿吉哥，亦意大里人。

【注一九】

「五」後脫「里」字。

廿七日。微雨。午正，行八百三十五，【一九】在赤道北四度三分倫敦東百零五度三十九分，計當暹羅外海。

意大里人阿拉多尼同舟，詢知在倫敦開設洋行，由美利加至日本，歷中國各海口，復回倫敦。其在本國爲世爵，得受一等寶星。西洋風俗以營商爲重，即此可見。其同行人英拿吉哥，亦意大里人，蓋先至中國，而相約同回倫敦。

【注二〇】

「在」，稿本作「至」。

二十八日。雨。午初，行七百二十里，至新嘉坡，在【二〇】赤道北一度二十分。早過一島，曰浩斯白爾，有燈樓。浩斯白爾，大西洋始尋地來中土者也。馬格里告言：揚武輪船已前至新嘉

【注二一】

「黃浦」，當爲「黃埔」。

坡。甫至，而蔡提督國祥與其弟國喜偕黃浦【二一】人胡璇澤來見。黎召民有信致胡君，遂以交之。英國總督哲威里【二二】遣兵官以二馬車來迎，且請稍遲至四點鐘，以憑傳令各營列隊。

【注二二】

「哲威里」，當從後爲

「哲威斯」（William

Jewois）。

乃約先詣胡氏園。奇花異草，珍禽怪獸，及所陳設，多未經見。玻璃鉅匣函羚羊頭一，雙角並存，皆向下三盤，乃伸而上。野牛角、犀牛角、鹿角各二。鹿角長三尺許。魚鬚一，長七尺許，色如象牙，盤結堅瘦。魚腮一。白蟻二，用玻璃瓶貯水養之，長約二寸。有兩石卵藏之，上鑿一孔通飲食，剖卵乃得之，謂之白蟻王也。駝鳥卵十餘，大如斗。蛇卵如鵝卵者四。駝鳥二，綵鸞四，青鸞二。六腳龜一，長逾三尺。白殼龜二，紫花斑文，背中高如峯，頭足色俱白。狗熊一，豪狗【二三】一。袋鼠一，頭及前二足似兔，自腹至後二足則大逾數倍，後足膝後折，著地不能伸，然視前足猶高逾倍，尾長二尺，行則躍起如飛。腹下有袋，故謂之袋鼠。京師德國公使署曾見鳥獸異種圖有此。

【注二三】

「狗」字訛，當爲「豬」字。

【注二四】「治養病兵房」，稿本作「治養病兵堂」。

隨偕劉副使、黎參贊至總督署見哲威里與其夫人并其二女。其意氣視鏗爾狄尤相親也。夫人亦賢明，慰問甚勤。其領隊兵官名摩里雅斯。歸過其炮台，蓋因山爲壘，凡二重。其中將台一，兵房四，每房可容百餘人。家眷房二列，以處官及兵之有家眷者。兵房後爲廚房。藏兵器房二，飯堂一，習書堂一，治養病兵房【二四】一。大炮十尊，皆有炮台，有火藥庫。小炮置之牆端，皆有架。大千里鏡一，具將台前牆最高處，別爲一屋，以便瞭望。其制度規模，與中國炮台絕異。兵有炮兵，有步隊。步隊習洋槍，以輔炮兵。帶炮兵者曰米噶爾斯，帶步隊者曰林芝，其職皆視游擊。兵分二等：上者三日一洋圓，合銀二錢四分；次者四日一洋圓，合銀一錢八分。將官有家眷者，俸薪足以養之。兵人家眷，洗衣縫紉，自食其力。此爲山北炮台，下臨市肆。山南尚有炮台一。

廿八日。雨。午至新嘉坡，行七里（百）二十里，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過一島曰好斯白爾，有燈樓。好斯白爾，大西洋始尋地來中土之人名也。蔡瑞菴國祥、月卿國喜兄弟管駕揚武兵船適先數日至，偕黃浦人胡璇澤來見。其地英國總督哲威里遣兵官就問何時上岸。示以三點鐘。該兵官傳總督之命，言上岸必派隊迎接，請改訂四點鐘。而所派馬車四輛已至，乃約先至胡璇澤處，相其花園風景。

因偕雲生、純齋、在初、夔九及馬格里先至胡氏花園。奇花異草，珍禽怪獸，及所陳設器物，多所未見。所陳設有鸛鶴卵十餘，皆大如盃，有染成灰藍色，用銀匣之，作供具者。蛇卵四，皆大如鵝卵。羚羊頭一，雙角並存，皆向下三盤，乃伸而上。外羚羊角、野牛角、

犀牛角、鹿角各一對。鹿角長幾三尺。又魚鬚一，長七尺許，色如象牙骨，而盤結瘦削。魚腮一。白馬蟻二，用玻璃瓶貯水養之，長約二寸。有兩石卵藏之，上鑿一孔通飲食，剖卵乃得之，謂之白蟻王也。其餘東洋石器爲多。有石山一，云爲日本富紫山。鳥有綠鸞四，青鸞二。六腳龜一，長逾三尺。白殼龜二，背中高，紫花斑文，首足色亦白。狗熊一，豪豬一。袋鼠一，頭及前二足似兔而大，腹及後身則大逾數倍，後二足膝向前跪，不能伸，然視前足猶長逾倍，尾長二尺，行則躍起如飛。云其腹下有袋，故謂之袋鼠，此其略可記者也。

旋至總督哲威斯署內。其意氣視鏗爾狄尤相親也。因見其夫人及其二女。夫人亦賢明，慰問甚勤。其領隊迎接者名摩里雅斯。歸過其炮台，蓋因山爲壘，凡二重。其中將台一，兵房四，云可容五百人，現止一百三十人。家眷房二排以居官及兵之有家眷者。兵房後皆爲廚房。藏兵器房二，飯堂一，習書堂一，治養病人堂一。大炮五六尊，皆有炮台，有火藥庫。小炮皆有架，置之牆端。千里鏡一具，別爲一屋，以便瞭望。其制度規模，與中國所名爲洋炮台者絕異。盡南處一山，尚有炮台一所。兵頭帶炮兵者曰米噶爾斯，帶步隊者曰林芝，皆遊擊也。步隊習洋槍，以輔炮兵。洋兵上等三日一洋圓，每日三角三分，合銀二錢四分；次者四日一洋圓，每日二角五分，合銀一錢八分。將弁有家眷者，俸薪足以養之。兵有家眷者，洗衣縫紉，自食其力。

【注二六】此句稿本爲「始知司教習者英官拉克斯摩也」。

【注二七】「相送」，稿本後有「皆英官主之」五字。

二十九日。雨，雷。哲總督又遣馬車來迎，并派其翻譯必麒麟陪同遊歷。先至揚武船，兵皆升桅聲炮。比登舟【二五】，司教習英官拉克斯摩【二六】，指示一切甚詳。并引至其學堂，訓練學生二十人。又爲演試炮兵，指授陣法。仍升桅開炮以相送。【二七】

【注一八】「雀鳥」，稿本作「鳥雀」。

必麒麟導至洪家花園，閩廣人公地也。花木成林，有水一溪，極清幽之致。有虎圈一，豹圈二，并張鐵網爲外障。狗熊二，山狗三。猿九，有灰色者，有紅面者，身臂或長或短，其種各異。其一甚鉅而瘠，用鐵圈籠之，黃毛長四寸許，則所謂金絲狢也。其豺狸、黃鼠、松鼠、山獺之屬，則製鐵網爲屋，周環約三十餘所，與雀鳥相間。【一八】中植花木，五色繽紛。鸚鵡四種：一白、一灰色、一紅、一綠。又有綠色而兩羽紅者。鷹三種：一白、一蒼、一灰色。雉三種：一綵文，一蒼，一椶黑色相間。鴿種甚繁，最奇者翠鴿。異鳥如青鸞、山雀、水雀。一種山雞、綵文而頭藍色或紅色，善鳴。一種似水鳥，頭有毛一叢，甚長而細。

而吾於其中得奇景三：一，羅漢松高數丈，覆地如鐘；披視其中，松身合抱，枝皆盤曲而中空，條葉外護，乃極繁密。一，藤蘿障天如巨屏，凡數所；有曲折如九疊屏風者；皆拔地直起，高數仞，四無憑倚，花葉周環掃地。一，長松高人雲際，凡十餘株；距地尺許，橫出五枝，懸鉞周匝如盤；每尺許輒出數小枝，遠望如數十級浮圖，羅列深林中。皆奇景也。又製鐵盤如傘，引藤絡其上，蓋新種者，十年後必復成一奇景。始知以上數者，皆人力爲之，究不知何以能然也。至蒲葵張葉如巨扇植立，則此間所在有之。其諸花木來自各國及諸番者，皆插牌標記，足見此園魄力之大矣。前至香港，有導遊花園者，謂當觀覽其實政，不以遊賞爲娛。今無意中得此奇景，亦殊愜心。

回過按察司署。任是官者斐甲布，方踞堂皇聽事。吾與雲生列坐其旁。堂高五尺，如月台。其下列長案，如弓曲抱。兩造訟師及錄供者、傳語者環坐向上。兩旁設木闌二，云爲詞證者立其

中。設小几八，待訊者坐候。外施蘭干，待人觀聽。無刑撲之威，而規模整齊嚴肅，不聞喧囂。尚有大學館一，小學館五，內有女學館一，以總督哲威里約三點鐘答拜，不及往觀。

新嘉坡約二十萬人；西洋人二千，番人及印度人盈萬，餘皆閩廣人也，而粵人較多。據胡璇澤云，廣屬人已至七萬之多。總督所轄凡三處：西為麻刺甲；再西為檳榔嶼，則海中之一島也；麻刺甲之西，與檳榔嶼隔海相望，為威諾斯里，並歸其所轄屬。新嘉坡有英國兵船二：一名儒那，總兵波蘭管帶；一名馬古稗，副將安生管帶。

哲總督申初枉過，即時開行。

廿九日。雨，雷。哲總督又派車來迎，并派其翻譯必麒麟陪同遊歷。因先至揚武船回拜蔡瑞菴。兵皆升桅開炮。比登舟，始知司訓練者，英兵官拉克斯摩也。指示一切甚詳，並引至其學堂，訓練閩廣學生二十人。又為操試炮兵，轉動至捷。又升桅開炮以相送。皆英兵官主之。

旋至洪家花園，蓋閩廣人公地也。花木鳥獸，尤多而奇。有虎一，豹二，一花文豹，一金錢豹，用鐵圈籠之，外施鐵網步障。狗熊一，山狗三。其豺狸、黃鼠、松鼠、山獺之屬，各以鐵網為屋，與烏雀相間，周環約二十餘間。鸚鵡四種：一白，一灰色，一綠，一紅。又有綠色而兩羽紅者。鷹三種：一白，一蒼，一灰色。雉三種：一綵文，一蒼，一櫻黑色相間。鴿種甚多，最奇者翠鴿。異鳥如青鸞、山雞大冠，似家雞、山雀、水雀。一種綵文而頭藍色或紅色者，善鳴；一種似水鳧，頭有毛一叢，甚長而細。猿屬多種，有紅面者，有灰色者，甚

馴，長短皆各不同。其一甚鉅而瘠，用鐵圈籠之，黃毛長四寸許，則所謂金絲絨也，最不易得。

花木多不知名。開花或紅或黃，有大如盃者，有小如蛾者，亦全不知爲冬日也。葵蒲數十如張扇。羅漢松高數仞，蓋地如鐘，絕奇。藤蘿如牆拔地立，或如九折屏風。巨松高人雲際，距地尺許，橫出五枝，懸鉞周匝如盤，每尺許輒出數小枝，遠望如數十級浮圖羅列深林中。皆奇景也。又製鐵盤如傘，引藤絡其上，十年後必復成一奇景。始知以上數者，皆人力爲之，究不知何以能如此也。園基大，有積水一泓極清。小舟四五，游泳其中。然並無一坐基，豈有待耶？

回過按察司署。任是官者斐里布，方踞堂皇聽事。吾與雲生列坐其旁，餘人皆立。堂高五六尺，如月台。其下列長案如弓，兩造訟師及錄供者，傳語者環坐向上。兩旁設木蘭二。云爲詞證者立其中。設小几八，待訊者坐候。外施蘭干，以待人觀聽。規模亦甚清整。總督哲威斯約三點鐘枉過，尚有大學館一，小學館五內有女學館一，不及一往觀也。

【注二九】
「餘萬閩廣人也」之
「萬」字訛，當作「皆」。

【注三〇】
「再四爲麻刺甲」之
「四」字訛，當作「西」。

新嘉坡約二十萬人：西洋人不過二千，番人及印度人盈萬，餘萬【二九】閩廣人也，而粵人較多。據胡璇澤云，廣屬人已約七萬之多。總督所轄凡三處：再四爲麻刺甲【三〇】；再西爲檳榔嶼，則海中之一島也；由麻刺甲而西，稍北爲威諾斯里，與檳榔嶼相對，亦英埔頭也，并歸其所轄屬。新嘉坡有英國兵船二：一名儒那，總兵波蘭管帶；一名馬古稗，副將安生管帶。

是日申刻開行。

三十日。新嘉坡西北行二百一十里，過麻刺甲，即西行出印度海。英國公司輪船取道檳榔嶼，稍折而北，遠至百餘里。船主以非西行正路，不牌示。

禧在明見示倫敦代謨斯日報，爲西曆十一月初十日，中曆之九月二十五日也，正當京師啟程之期。屬德在初、鳳夔九譯出申論滇案一段。其中叙英總兵勒爾斯探北極事，以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四月起爲中國之甲戌年，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七月回國。言至北極之八十二度尚見地土，過此皆冰海矣。其始舟行積冰中，測度冰之厚薄，有至十六丈者。再上則舟不能行，鑿冰爲道。凡兩船三百餘人，牽倚以北，每日約行三里許，至北極高八十三度二十五分。【三二】凡行兩月餘，不見日者一百四十餘日。【三三】死者四人，凍折足者數人。至是不復能前進，乃循來徑而返。其初議尋北極，募能同行者，得七百餘人，遣醫視其筋骨血脈強固能任寒者三百餘人，挈之以行，歷二歲餘。君主下詔褒美，賞給勒爾斯頭等寶星。

三十日。過麻刺甲，距新嘉坡二百一十里。以須一至檳榔嶼，稍繞出西北。

【注三二】
當以日記手稿所云二十餘日爲是。一百四十餘日者，疑指其地常年不見日出之日數。

禧在明見示倫敦戴模斯日報爲西曆十一月初十日，中曆之九月廿五日也，爲譯出論滇案始末一

段。其中叙英總兵勒爾斯探北極事，以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四月起爲中國之甲戌年，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七月內回國。言至北極之八十二度尚見土地，過此則皆冰海矣。其始舟行積冰中，測度冰之厚薄，有至十六丈者。再上則舟不能行，鑿冰爲道。凡兩船三百餘人，牽倚以北，每日約行三里許，至北極八十三度二十五分。凡行兩月餘，不見日者二十餘日。死者四人，因

凍折足者數人。至是不復能前進，乃循來徑而返。其初議尋北極，募能同行者，告奮勇七百餘人，遣醫視其筋骨血脈強固能任寒者三百餘人，挈之以行，歷二歲餘。君主下書褒嘉之，賞給勒爾斯頭等寶星。

十一月初一日戊午。已刻至檳榔嶼洋人名之碧瀾，距麻刺甲九百三十三里，在赤道北六度。有副總督駐此，亦名安生。胡璇澤語知閩人王文慶經商檳榔嶼，兼司招商局事。遣人問之，則挈其鄉人六七輩來見。皆短衣番語，居此已數世矣。以停船片時即開行，未暇一登岸。

詢知居民十四萬，閩廣人十萬有奇，餘皆番人。其地山水明秀，迤南皆高山，樹木叢密。聞有瀑布，高十餘丈，惜未一往觀也。北岸爲威諾斯里，其地表長而狹，沿海約九百餘里。

有兵官段熙奕，由威諾斯里附船歸國，居民鼓樂駕小舟十餘，送之登舟。必稍有惠愛留貽者。

申刻開行。是夕風。

【注三三】

「道」前脫「赤」字。

【注三四】

「倫敦」後脫「東」字。

十一月初一日戊午。已刻至檳榔嶼洋人名之碧瀾，距麻刺甲九百三十三里，在【三三】道北六度倫敦【三四】一百度零二十分。居民約十四萬閩廣人十萬有奇，餘爲番人。有副總督駐此，亦名安生。胡璇澤見示，王文慶閩人兼司招商局事。遣人問之，則挈其鄉人七八輩來見。皆短衣番語，內有雲南大理人江姓，以販珠寶爲業。以停船片時即開行，未暇一上岸。

北岸爲威諾斯里。約詢地勢，檳榔嶼得見方英里一百零六英里當中國三里。見方英里當中國九里，新嘉坡得見方英里二百三十六，麻刺甲得見方英里六百餘，至廣大矣。威諾斯里地遠長

而狹，得英里三百零五。其地山水明秀，南岸皆高山也。樹木叢密。聞有瀑布，高十六丈，惜未一往觀也。

檳榔嶼兵官段熙奕附船歸國，登舟時，居民鼓樂架小舟十餘相送。必稍有惠愛貽留者。申刻開行。是夕風。

【注三五】「萬」字訛，當從稿本作「千」。

【注三六】

「荷官」，稿本作「酋長」。

初二日。午正，行六百八十四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七分。南望蘇門答臘，相距約四十里，見大山綿亙如畫，即所謂萬古魯山也。蘇門答臘遠長二萬【三五】餘里，起息力之南，橫出檳榔嶼西千餘里，中間小島不可紀數。荷蘭踞此數百年。近年荷蘭衰弱，荷官【三六】之居蘇門答臘者，撫綏無術【三七】，方相與攻戰未已也。

是夕風雨【三八】大。

【注三七】「撫綏無術」，稿本後有「遂至畔亂，荷蘭不能以兵力勝之，」十三字。

【注三八】

「雨」，稿本作「逾」。

初二日。午正，行六百八十四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七分，由檳榔嶼折而南，相距赤道【三九】約計九里倫敦東九十六度三十五分。南望蘇門答臘，相距約四十里，見大山綿亙，即所謂萬古魯山也。蘇門答臘遠長二千餘里，起息力之南，橫出檳榔嶼西千餘里，中間小島尚不可以數計。《瀛寰志略》圖載檳榔嶼於蘇門答臘之西北，非也。近年荷蘭衰弱，酋長之居蘇門答臘者，撫綏無術，遂至畔亂。荷蘭又不能以兵力勝之，方相與攻戰未已也。是夕風逾大。

【注三九】

「度」字訛，當作「道」。

初三日。大風雨，雷。午正，行七百七十四里，在赤道北六度十六分。至是始出大海，所謂印度洋也，俗名之小西洋。

是夕風逾勁，船主見旋風起，急停輪避之，而方張帆以收風力，帆急不可下，船人上桅拽帆，墜傷者三人。旋風者，閩廣人謂之颶風，洋人謂之賽格樂。風勢盤旋而上，陸地亦有之，所謂羊角風也。巨海盤旋，或逾千里，或數百里，舟入其中，掀騰回薄，常至傾覆。洋船見旋風起，急以寒暑表之輕重制船之進退。氣重而上升，則去風漸遠，可以免患。

馬格里言：西洋諸大國皆設密的阿羅奇格阿非司以覘風力。凡風起處，一點鐘疾者行八十英里每一英里當中國三里，凡二百四十里，而電報頃刻千里。如英國風起，即由電報通知德、法各國，俄國風起亦然。得電報即通知各海口洋船準備，以爲出人之節。阿非司者，譯言官署也。

初三日。大風雨，雷。午正，行七百七十四里，在赤道北六度十六分倫敦東九十二度十七分。至是始出大海，所謂印度海也，俗名之小西洋。舟行向西微北。是日入南風，可以張帆。至晚，風逾勁，而帆不可收。船人上桅拽帆，墜傷者三人。

【注四〇】
「風雨」，稿本作「雨，風」。
初四日。風雨【四〇】。午正，行五百四十六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四分。以先夕旋風停輪，又值逆風，不能依時計里。船主云：「行海三十年，未遇旋風如此，亦無若此行之多風者。」予笑曰：「以吾薄德，累及諸同行者。」船主改容謝之。

從行諸君嘔吐困憊，多至廢食。而鬱熱加劇，夜臥顛頓，揮汗如雨，不能成寐者，十餘日矣。

初四日。大北風，雨。午正，行五百四十六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四分倫敦東八十九度十六分。顛簸不可名狀，同行諸君皆至困憊。是日稍涼，然稍加夾衣，便至揮汗如雨。自香港

南行，日加鬱熱，夜不能寢者，十餘日矣。

初五日。雨，大風。午正，行六百六十三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四分。廚夫柳樹仁患病數日，手、面忽見紅顛，召洋醫視之，曰痘也。洋船最忌病症，而痘尤甚。有患此者，懸黃旗，禁舟人往來、上岸。醫院延病者別居，必留二十日，俟其無傳染也，而後舟人得上下自由。此去錫蘭兩日程，當換船，舟人皆恐。船頭一小房，爲予日間看書之所，船主令病者遷居，而閉其艙內所居之房，禁同艙人不得出入。受累者多矣〔四一〕。

〔注四一〕
稿本此下有「蹇運所值，宜有然也」八字。

初五日。大風，雨。午正，行六百六十三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四分倫敦東八十六度五分。柳樹仁忽患病，頭、手俱生紅顛。洋人最忌痘症，相與驚疑。於是以我平日在船頭小坐之房使之遷居，不令雜居艙內，以防傳染，且約至錫蘭送赴醫館。此船亦須停泊二十日，俟其無傳染也，面後開行，舉舟皆歸怨鄙人一身矣。運蹇時乖，致受僕夫之累，此行顛沛，直不堪設想。而一風至數日不息，助之以雨，此景亦實使人難受也。詢之德在初、鳳夔九，云三次出洋，未嘗有此。豈非天耶？

初六日。午正，行八百六十四里，在赤道北五度四十分。又行二百一十九里，抵錫蘭。其地按察司路斯馬力闊、總兵克拉爾克傳總督格雷夏理之命，約至公館小住。以舟中一切須檢理，辭之。泊船〔四二〕錫蘭之南盡西處一海汊，地名高諾。總督駐紮科倫布，相距二百四十里。

〔注四二〕
稿本無「船」字。

醫院遣醫來視柳樹仁，即令前赴醫館，并遞送茶水之陳炳祥一體扣留，以防傳染。僕從無多，乃留二人。錫蘭一應用費，議定由公司行墊付，俟抵倫敦歸還。受累無可言者。

錫蘭渡船，皆刳木爲舟。有至四五間者。每間僅容一人，納足其中，而身坐其上。旁施橫木，首尾各繫樹株，束之舟上，巨浪中亦無欹側。蓋猶上古刳舟之遺制也。

初六日。午正，行八百六十四里，在赤道北五度四十分倫敦東八十一度十五分。風力稍平。而洋醫斷柳樹仁爲痘症，禁錮極嚴。僕輩住中艙者，皆不得至後大艙照應伺候。僅留龔振之一人在後大艙照料，又不得至中艙及廚房照料飯食，并茶水一切亦不得自由矣。當懸黃旗，以聽錫蘭處分。不謂全船受此一人之累，抑何運蹇至此！

是日又行二百一十九里，抵錫蘭。有小舟來引路者，皆用圓木刳其中爲舟。或刳成三四間不等，每間僅容一人，納雙足其中而坐其上。旁施橫木，首尾各繫樹株，束之舟上，巨浪中亦無欹側。

其地按察司路司馬力闊、總兵克拉爾克來舟，傳總督之命，屬預備公館，已早部署完備，邀至岸小住。而船主巴拉得約明日大早換船，十二鐘後即日開行。乃辭路司馬力闊，告以明日開船稍晚，即當一走候。

醫院亦派醫生來視柳樹仁，即令前赴醫館，并陳裁縫遞送茶水者亦應留此，候過兩禮拜乃能放行。使劉和伯等爲之解說，不能允從。尚賴欽使不能扣留，否則并船上須扣留兩禮拜，船人齊受累矣。乃婉諭陳裁縫，令其寬心居此，亦甚費調處也。

錫蘭出寶石，登舟索買者甚衆，製造亦頗精也。

初七日。辰刻過船，名北夏窩爾，視原船大逾倍，而新造成甫二年。船主懷德言：「北夏窩

爾、大警廓爾，皆印度省名。一在極北，一在極南。」西洋名船多此類。

船務監督布萊司放船來迎，路斯馬力闊、克拉爾克迎於岸次。炮台聲炮十五，西洋所以待頭等公使也【四三二】。至按察司寓處，總督派中軍談布來此迎候，因陪遊近地佛寺及按察司所管監牢，並派土司狄習拉瓦爲之前導。

監牢不及香港規模，而精潔則同。大監八所，每所監十七人，日間督使工作。罪犯重者禁錮，別爲一院，每房一人。女牢二所，亦爲一院，每所亦十七人。亦有病館。

佛寺二所，一在山阜，稍盤而上，一在沙地。屋皆卑狹，中帷塑臥佛一尊，侍者二尊。僧施黃布以帷其身，而偏袒右臂。索經觀之，皆貝葉文，以繩貫其中，而用錦袱裹之。文皆作連「○」式。令寺僧誦之，微近刺麻梵音，而「南無」二字極明顯。殿旁皆有白塔，前列石幢，樹旛其旁。西洋並以釋迦生長錫蘭疑，釋迦弟子文殊、普賢皆謂別生一世界。或此島文殊、普賢所生，而釋迦自生東印度。今安額河，東南流出孟加拉，即佛書所謂恆河也。如來生長固當在東印度。錫蘭崇信佛教，自是佛門弟子流傳如此。

椰子遍地成林。寺僧剖椰子爲茶以供客，云椰子充飲，饅頭樹結果充食，得此無憂飢渴。其沙地者，問其寺名，曰「瓦路喀拉馬。」問其何義？曰：「謂此沙地僧人建寺耳。」

旋至按察司處午飯。有利如洋行商人毛里遜來見。

錫蘭島周迴千餘里，高諾當其西盡處。有炮台一所，兵四百人，克拉爾克所轄也。至此，行遊半日，不見中國一人矣。

狄習拉瓦指示一樓房曰：「此故王宮也，近已鬻之商人。」問王宮何爲出鬻？曰：「以貧故耳。」「何以與民居錯雜？」曰：「英官管轄此地，其王無權，寄寓而已。」問其王安在？曰：「不知所往。」

西洋之開闢藩部，意在坐收其利。一切以智力經營，囊括席卷，而不必覆人之宗以滅其國，故無專以兵力取者。此實前古未有之局也。

是日酉刻開行。大風。

光緒二年十一月初七日甲子。寄家信，并致馮竹儒、唐景星、朱宇恬及志城四信。辰刻過船，船名北夏窠爾云爲印度極北省名，前船大響廓爾則印度極南省名，西人名船多類此，船主懷得。視前船較大，而新造成甫二年也。

十一點鐘上岸，戶部司布萊司放船來迎。炮台響炮十五，西洋所以待一等公使者也。按察司路司馬力闕、總兵克拉爾克並迎於海次。詢知地名高諾，總督格蕾曼理駐紮科倫布，距此二百四十里。錫蘭島周回千餘里，泊船處其形如臼。上岸不出透南一角，至按察司寓處小坐。總督派中軍談布來此迎迓，因陪遊近地佛寺及按察司所管監牢，并派土司狄習拉瓦爲之前導。

【注四四】「寺佛」當爲「佛寺」。

監牢不及香港規模，而清潔則同。大監八所，每所監十七人，日間督使工作。罪犯重者禁錮，別爲一院，每房一人。女牢一院，凡二所，每所亦十七人。亦有病館。

【注四五】「槩」當爲「塑」。

寺佛【四四】二所，一在山阜，稍盤而上，一則沙地。屋皆卑狹，中惟槩【四五】臥佛一

尊、侍者二尊。僧施黃布以帷其身，而偏袒右臂。索經觀之，皆貝葉爲文，以繩貫其中，而用錦袱囊之。字皆作連「○」式。令寺僧誦之，微近刺麻梵音，而「南無」二字極明顯。殿旁皆有白塔，前列石幢，樹旛其旁。西洋並以釋迦生長錫蘭疑，釋迦弟子迦葉、文殊、普賢皆謂別生一世界。或此島迦葉所生，釋迦自生印度。今東印度安額河，南東流出孟加拉，即佛書所謂恆河也。如來生長自當在東印度。而錫蘭之崇信佛教，自是佛門弟子傳流如此。

椰子遍地成林，寺僧剖椰子爲茶以供客，云椰子充飲，饅頭樹結果充食，得此無憂飢渴。婆羅樹、貝葉樹所在有之。其沙地者，詢其寺名，曰「瓦路喀拉馬」。問此何義，曰：「此謂沙地僧人建寺耳。」至此，行遊半日，不見中國一人矣。聞島中亦尚有粵人貿易於此。

旋至按察司處午飯。有利如洋行商人毛里遜來見。路司馬力闊亦告知其家住倫敦之堪普屯坊南威拉巷第十五號，其子方習訟師，可以往覓之。炮台一所，即克拉爾克所轄，兵凡四百人。泊高諾者，僅夾板商船十餘，無兵船。法國兵船一，云往來西貢者也。

是日酉刻開行，大風。

初八日。午正，行六百二十四里，在赤道北六度四十九分。與禧在明談及荷蘭在蘇門答臘交戰情形：其酋塞勒敦苦荷蘭之徵求，稱兵拒之。因論及荷蘭所踞南洋各埔頭，專事苛斂，以濟國用。英國不然，地租稅課取之其地，即於其地用之。即印度、澳大利洲，歲入至逾萬萬，亦只備用地方而已，如開河、修路及添設學館。以本地之財，濟本地之用，而使其人民共之，故無怨者。蘇門答臘各小國，樂以其地獻之英人，而不願附屬荷蘭，亦以此故。

〔注四六〕
稿本「荷蘭」後有「小國」二字。

吾謂西洋賦斂繁重，十倍中國，惟務通商賈之利，營立埔頭，使其人民有居積之資，交易數萬里，損益盈虛，皆與國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氣常固。荷蘭〔四六〕度支常苦不給，塞勒敦一畔，無能張皇大舉，至久而不能定。視英人戡定印度德列諸部，固遠遜焉，則亦國家強弱之勢然也。

初八日。午正，行六百二十四里，在赤道北六度四十九分倫敦東七十六度四十八分。自錫蘭至亞丁，計程六千四百零二里，漸自南而趨西北，距赤道視錫蘭一日程略遠至度許。

與禧在明談，詢及荷蘭在蘇門答臘交戰情形，云其酋塞勒敦苦荷蘭之徵求，稱兵拒之耳。因論及荷蘭所據南洋各埔頭，課稅以濟國用。英國不然，地租稅課取之其地，即於其地用之。即印度、澳大利洲，歲入至千百萬，亦只備用地方而已，如開河、修路及添設學館。以本地之財，濟本地之用，而使其人民共之，故無怨者。蘇門答臘各小國，有樂以其地獻之英人，而不願附屬荷蘭，亦以此故。

同舟段熙奕，爲威諾斯里兵官，乞假回國。送者如雲，鼓樂喧闐，製旗以旌之，題曰「忠勤正直」，蓋皆華商之流寓者。南洋自檳榔嶼以東，閩廣人率居十之七八，錫蘭以北則寥寥矣。段熙奕在官亦一佳士也。又有俄里瓦者，在福建南台開設洋行，曾充俄國領事官，早知予名，亦相就通懇懃。

初九日。午正，行七百五十里，在赤道北七度五十五分。是日禮拜，聽講者二十餘人，彈洋琴作歌以禮天神。洋婦韋理勤，歌聲清越，婉轉悠揚。歷一時許始散。

德國水師兵官拍森及格爾里默及發拍爾三人就談。詢知凡二十一人遊歷南洋，推測天文、海

道及行船之宜。兵頭一人督率之，名阿爾阿塔。船費皆出自國家，仍月給辛力銀三磅。香港、廈門及澳大利洲各住一月或兩月，星度、海程，所至推驗。回國須一過考，乃授官。因問其國君威烈雅摩第一，年八十；丞相畢士馬，年六十四；將軍莫爾克，年七十五；兵部路得，年六十五。富國強兵，皆此四人爲之。

初九日。午正，行七百五十里，在赤道北七度五十五分倫敦東七十二度四十六分。已入俾路芝回部地，在印度河之西，其地正當印度海也。是日禮拜，聽講者二十餘人，彈洋琴作歌以禮天神。洋婦韋理勤，歌聲清越，婉轉悠揚。歷一時許始散。

德國水師兵官拍森、格爾里默斯相就談。詢知凡二十一人遊歷南洋，推測天文、海道及行船之宜。兵頭一人督率之，名阿爾阿塔。船費皆出自國家，仍月給脩金三磅。中國香港、閩廣及澳大利亞一洲，各住至一月或兩月。回國尚須過考，乃授官。因問其國君威烈雅摩第一，年八十；丞相畢士馬，年六十四；將軍穆爾克，年七十五；兵部路得，年六十五。富國強兵，皆此四人爲之。

錫蘭有山名阿倫畢克，相傳釋迦從迦藍嶼來登此山。山下有寺，藏釋迦涅槃真身及舍利子。明永樂中，太監鄭和至其地，於此寺建立石碑，距高諾當在二百里外。

初十日。大雨。午正，行八百二十八里，在赤道北九度五秒。其地當值俾路芝回部，在印度河之西。是日爲西曆十二月二十五日，相傳爲耶穌降生日也。誦經禮拜，亦彈洋琴作歌，爲西洋大節日，飲饌加豐。

禧在明得日報於錫蘭，中論煙台條約一段，令與劉和伯翻譯。

初十日。大雨。午正，行八百二十八里，在赤道北九度五秒倫敦東六十八度十五分。俾路芝回部，地在印度河之西。是日爲西曆十二月廿五日，相傳耶穌降生日也。誦經與禮拜同，亦彈洋琴作歌。馬格里以中土歌調屬韋理勤依琴度之，尤清婉可聽。德國兵官發柏爾就談，亦廿一人中之人也。

禧在明得西報於錫蘭，令與劉和伯翻譯之。中論煙台條約，所言利病，與當事所見絕遠。非深悉洋情者，不能辨知其得失也。

十一日。午正，行八百一十四里半，在赤道北十度一分十二秒。姚彥嘉見示美國林樂知所著《中國關係論略》〔四七〕四卷。內載總署照會各國教案章程八條，亦嚴切，亦詳明，讀之慨歎。往與文文忠公論天主教爲禍之烈，黔、蜀尤甚，實由地方官辦理參差，動爲所持，積久而風習成，遂至無可施治。承天津教案之後，會商各國妥議章程，以爲善後之計，或猶可稍圖補救。文忠公言：「曾議數條，會商各國，皆置不理。」即此章程也。

查天主教創自摩西，耶穌基督始立教名。數百年而阿刺伯回教興。又千餘年，路得演立西教，而耶穌教興。希臘爲西洋文字之祖，亦緣飾基督之教爲希臘教。其原皆出於摩西。而天主與西教同祖耶穌，互相爭勝。於是羅馬教主闡明天主之原〔四八〕，專以行教爲業，以示廣大。積久而奉耶穌教者亦仿而行焉。

西洋主教，或君民共守之，或君民異教，各有所宗尚，不相僥越。獨中國聖人之教，廣大精

【注四八】
稿本「原」後有「始」字。

【注四九】

「拂菻」當爲「拂菻」。

《唐書·高仙芝傳》：

「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降附。」

【注五〇】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僅有一「判」字以定四方」。

【注五一】

稿本「庇」字前有

「縱」字。

【注五二】

稿本「矣」作「焉」。

【注五三】

稿本無「也」字，其後有「此可合各國之公論，以屈法人，使聽從者也。惜乎所議各條，通各國爲言，防禁多端，以強其所

微，不立疆域。是以佛教、天主教、回教流行中國，禮信奉行，皆所不禁。唐初已有景教流行碑，所奉天神，僧景淨釋以爲天神，謂其教起於拂菻【四九】，則正摩西之遺也。碑言「懸十字以建極」。【五〇】天主教建立十字架，其原如此。明萬曆中，利瑪竇東來，徐光啟捨家爲天主堂，而其教遍行於天下，未爲害也。

雍正初，立法禁之，則亦禁之矣。近三十年，天主教之禁既開，而法蘭西實祖天主教，以護教爲名，恃其權力以庇【五一】之。於是剽賊奸民窟身其中，遂可以抗拒官法，而教士之勢始張。道光、咸豐間，黔、蜀吏治敗壞已甚，奸民執法者衆，教士乘之以逞，是以二省之爲禍尤烈焉。宜及天津教案之後，會商各國，示以教堂縱庇教民，各省皆然，川、黔之民遂至困於水火，是以聞教士之名，莫不懷憤詬譏，乘便以求一逞。即各處教堂收納奸民，作姦犯科，良民引以爲恥，不獨有失立教之本意，亦恐以此傳示各國，辱莫甚矣【五二】。急宜出示曉諭，無論所習何教，但涉官事，即與平民一體處斷。嚴飭各督撫責成州縣，稍有出入，立與參辦。但能一平教民之勢，諸事自不勞而理也【五三】。

十一日。午正，行八百一十四【五四】半，在赤道北十度十一分十二秒倫敦東六十三度四十八分三十秒。姚彥嘉見示美國林樂知所著《中西關係論略》四卷。內載總署照會各國教案章程八條。承天津教案之後，正當會商各國，妥議章程，以爲善後之計，乃其所議混合各國言之，而之所以示禁之意又無一扼要語，是非互殺，輕重倒置。美使鑣斐迪已逐款駁之。川、黔教案爲禍之烈，久而益甚。失此機會，極爲可惜。

難而自樹之敵。美使鑲斐迪已遂條駁之。失此機會，良爲可惜。」六十

【注五四】

「四」字後脫「里」字。

【注五五】

稿本「土耳其」作「上爾其」。

【注五六】

稿本「事」作「事事」。

馬格里述及紅海口外英國新置一島，名薩克敦禮在明謂之蘇克得拉，即《瀛寰志略》之索哥德拉，距亞丁一千五百里。過亞丁，入紅海口二百五十四里，有島曰栢林禮在明謂之畢爾伶。法使有至亞丁者，言其本國謀踞栢林島，本海中荒土。英兵官駐亞丁，聞其語，夤夜遣所部將官率兵十餘，先至其地樹旗。逾兩日，法使乃至，已先爲英有矣。新開河亦以四百萬餘英磅得之埃及。於是徑西直抵新嘉坡，口岸埔頭一屬之英，控有西洋全勢。英人謀國之利，上下一心，宜其沛然以興也。

十二日。午正，行八百七里，在赤道北十度五十五分。其地當略涉波斯。印度海泛人之海汊名阿勒富海，土耳其【五五】兩河之水注焉。波斯、阿刺伯夾海爲國，亦名東紅海。

與馬格里論及船主測量之精。因言西洋各國有商部大臣，有船政學館。學既成，商部試之，得高等，乃令充當船主，其次分司各職。事【五六】皆有等第，以次歷試之，或至再三。充船主者，必高等也。造船之家，無敢私請船主者。凡船出海，商部大臣視其所載之貨、所坐之人不至逾量否。貨逾其船之數，人逾其房榻之數，皆禁制之，違者罰。凡造船，商部大臣亦視其工程堅固與所用之木良楛何如，必皆如式，而後定其行海年限，或十年，或二十年。不如式者，禁不得行海，違者罰。其行海所募水手、所帶食米，必使足數。以船身丈尺定人數多寡，不如數者，禁不得行海。人日給米、鹽、肉食，皆有程式，不如式者罰。船主出海，則船人賞罰皆假以行，一切聽命焉。而日記其所行於冊，其有辨爭，商部大臣據其所記處分之。

西洋以行商爲制國之本，其經理商政，整齊嚴肅，條理秩然。即在中國往來【五七】，船主皆

【注五七】

稿本「來」字後有「內江」二字。

能舉其職，而權亦重。所以能致富強，非無本也。

連日風，是日風尤大。

十二日。午正，行八百零七里，在赤道北十度五十五分倫敦東五十九度十八分。是日當略涉波斯里【五八】。印度海泛人之海汊名阿勒富海，東土耳其兩河之水注焉。

【注五八】

「里」字訛，當作「地」。

與馬格里論船主測量之精。因言西洋各國有商部大臣，有船政學館。學既成，商部試之，得高等，乃令充當船主。其次分司各執事，皆有等第。以次歷試之，或至再三。充船主者，必高等也。造船之家，無敢私請船主者。凡船出海口，商政大臣必視其船所載之貨、所坐之人不至逾量否。貨逾其船之數，人逾其房舖之數，皆禁制之，違者罰。凡造船，商政大臣亦視其工程堅固否，與所用之木良楛何如，必皆如式，而後定其行海年限，或十年至二十年。不如式者，禁不得行海，違者罰。其行海所僱水手、所帶食米，必使足數。以船身丈尺定人數多寡，不如數者，禁不得出海。人日給米、鹽、肉食，皆有程式，不如式者罰。船主出海，則船人賞罰皆假以行，一切聽命焉。而日記其所行於冊，其有辨爭，商部大臣據其所記處分之。

西洋以行商為制國之本。其經理商政，整齊嚴密，條理秩然。即在中國，往來內江，船主皆能舉其職，而權亦重，優於內地官人遠矣。宜其富強莫與京也。

連日風，在船極不能適。是日風尤大。

十三日。午正，行七百九十二里，在赤道北十一度二十六分。其地當屬阿刺伯。馬格里言：

「紅海口外英國屬島名蘇克得拉，距亞丁一千五百里，計程距此二百餘里。海道廣闊，不能望見。」又言：「入紅海三百五十四里，有島曰畢爾林。法使有至亞丁者，言其國人尋得此島，猶荒土也。方謀踞其地開墾。亞丁以聞於孟買總督，馳檄所部將官，領兵十餘，夤夜至其地樹旗。逾兩日，法使至，見英國旗幟，廢然而返。」英人謀國之利，上下一心，宜其沛然以興也。

船主懷德見示船單。西曆本年正月，英船出海口，按期排定。北夏窪爾船以西曆十二月二十五日由錫蘭開行，今初七日，當西曆十二月二十二日，蓋先二日程矣。船凡數百，往來各國海口。其行度皆有期限，歲首彙次而標識之。以何月往何處，當附某船以往，按冊稽之，無或爽者。條理之繁密乃至如此。

是日大風，天氣稍涼，可以著小棉襖。

十三日。午正，行七百九十二里，在赤道北十一度二十六分倫敦東五十四度五十一分。地屬阿刺伯回部，正當薩克敦島之東境，相距約百里，不能望見。印度海至此分注阿勒富海、勒爾西海即紅海，與阿非利加之亞德爾相望，漸次入紅海外口矣。

船主懷德見示船單。自西曆本年正月，英船出海口，按期排定。北夏窪爾船以西曆十二月廿五日自錫蘭開行，今初七日，當西曆十二月廿二日，蓋先三日程矣。

劉和伯言：京師談洋務者，只見得一面道理。吾謂：道理須是面面俱到。凡只見得一面者，皆私見也，不可謂之道理。南宋以來，邊患日深，而言邊事者峭急褊迫，至無以自容。不獨漢唐以上規模不一討論，直舉國勢之強弱、事機之得失，皆無足關其意。惟一意矜張，

【注五九】

「忘」字訛，當作「亡」。

以攘夷狄爲義，而置君父於不顧；必使覆國忘【五九】家，以自快其議論而爲名高。數百年竟無有能省悟者，則宋儒之樂持虛論而不務求實際，有以階之厲也。鏟除此等議論，而後人心風俗可幾於古。其去道理固遠矣。所謂道理，無他，以之處己，以之處人，行焉而宜，施焉而當，推而放之而心理得，舉而措之而天下安。未有若南宋以來之議論，蠲棄天下國家而取快紛紛之口，若是之烈者也。宋之所以弱，明之所以亡，諸君子賢焉無所得於其心，烏足與言道理哉！

是日大風，天氣稍涼，可以著小棉襖。

【注六〇】

稿本無「洲」字。

十四日。午正，行八百六十四里，在赤道北十二度十六分。早見亞得非山，已入阿非利加洲【六〇】北境矣。至是爲亞細亞、阿非利加海道交界【六一】處，由此一折而入紅海。

【注六一】

稿本「界」作「分」。

馬格里言：西洋交兵，不殺俘虜。其在官者，皆有文憑佩之身；被俘出示文憑，則以官禮處之。飲食居處，以官爲差。或與約不任戰事，即縱遣之。被俘者不允所約，則禁制之，使不得逃，俟戰事畢釋歸。或允不任戰，及歸，又請領兵，主兵者責其失信，常至罷黜。蓋各國常視彼此所以相處之厚薄以爲報，不欲失信於敵。既允不任戰而又遣之戰，則以後被俘者，敵人皆引爲前鑒而不復縱遣之，而承其害者多矣，而又有失信負約之名，故於此常不敢違。亦見西洋各【六一】國敦信明義之近古也。

【注六二】

稿本「各」作「列」。

英國教士法林斯，以病卒於舟次，船主爲加棺斂而投之海。其妻以距亞丁近，乞葬之亞丁，船主不允，曰：「故事惟裹以衾，棺斂以示厚也。葬之土與葬之水，均也。」爲持經誦讚而投

之。

十四日。午正，行八百六十四里，在赤道北十二度十六分倫敦東五十度一分。英國教士法林斯，以病卒於舟次。船政應斂而投諸海。其妻以距亞丁近，乞葬之亞丁。船主以所居不在亞丁，則與投海無異，而徒爲半日之耽延，不肯從其請，於是斂以棺而投之。

早，見亞得非山，已入阿非利加北境矣。其北爲阿刺伯，猶亞細亞地也。至是爲亞細亞、阿非利加海道交分處。由此一折而入紅海，已非復印度大洋矣。

馬格里言：西洋交兵，不殺俘虜。其在官者，皆有文憑佩之身；被俘出示文憑，則以官禮處之。飲食居處，以官爲差。或與約不再任戰，即縱遣之。被俘者不允所約，則禁制之，使不得逃，俟戰事畢而後釋歸。或允不任戰，及歸，又請領兵，主兵者責其失信，常至罷黜。蓋各國常視彼此所以相處之厚薄以爲報，不欲失信於敵。既允不任戰而又遣之戰，則以後被俘者，敵人皆引爲前鑒而不復縱遣之，而受其害者多矣。故於此常守信，不敢有違焉。即此足見西洋列國敦信明義之近古也。

十五日。午正，行七百七十七里，在赤道北十二度三十八分。又行一百四十五里半，抵亞丁。亞丁與阿刺伯地勢相連（瀛寰志略）誤爲一島，瀕海一山皆石，英人建炮台山盡處。東西各爲一山，橫出海面，中廣十餘里，可以泊舟。英人踞此，以爲紅海口外一形勝地也。洋人環東山爲居。山後海水泛入，成一小瀆，亦建炮台。凡炮台三座，海岸亦皆列炮。

兵官亨德來舟，宣述孟買總督之意，此地亦孟買所轄也。居民阿刺伯八千餘人，印度六千餘

【注六三】

稿本「爲」作「皆」。

【注六四】

「斗」字訛，當從日記稿本爲「升」字。

人，阿非利加亦三四千人，西洋各國百餘人，粵民在此任工作者十人。而設兵至二千人，有炮兵、馬兵、步兵之別，大率爲【六三】印度人。此地本隸阿刺伯，英人踞之，爲往來海道停泊之所。阿刺伯回教剽悍劫殺不可測，故設兵宜多。有兵船一，名伯爾德。管帶兵船者，阿爾本也。亞丁雨少晴多，詢之亨德，居此六年，僅三見雨。沿山爲小池，導山流納而瀆之，以供飲。每雨，涓滴無遺棄者。地產駝鳥，伸頸可長丈六尺，卵容一斗【六四】，羽毛供西洋婦人冠飾。

十五日。午正，行七百七十七里，在赤道北十二度三十八分倫敦東四十五度三十五分。又行一百四十五里半，抵亞丁。船主云百十七里，與前六千四百二里，總數尚短廿八里。亞丁與阿刺伯地相連。瀕海一山皆石，英人建炮台山盡處。東西各爲一山，橫出海面相望，中廣約十餘里，可以泊船。英人踞此，以爲紅海口外一形勝地也。洋人環東山爲居。山後瀕海設炮台，與海岸一炮台并山盡處凡炮台三座。

兵官亨德來舟，宣述孟買總督施乃德之意，知此亦轄於孟買總督。居民阿刺伯本籍八千餘人，印度六千餘人，阿非利加亦三四千人，西洋各國百餘人，粵民在此任工作者不過十人。而設兵至二千人，有炮兵及步兵、馬兵之別，大率皆印度人。此地本隸阿刺伯，與其疆界相連。阿刺伯回教剽悍劫殺不可測，故設兵宜多。有兵船一，名伯爾德。管帶兵船者，阿爾本也。外法國兵船一、土爾其兵船一，皆暫泊者。英國別有一小兵船，則由印度以公事來往者也。

亞丁雨少晴多，詢之亨德，居此六年，僅三見雨。沿山爲小池，導山流納而瀆之，以供

飲。每雨，涓滴無遺棄者。地產駝鳥，伸頸可長丈六尺，卵容一升，羽毛供西洋婦人冠飾。十六日。丑刻開行。午正，行四百二里，在赤道北十三度十分，正當阿刺伯之木甲，爲東岸海口最繁盛處。地產加非，販運英美諸國。兩岸山皆赭色，故以紅海爲名。阿刺伯都城曰麥加，回教所由起也，亦瀕紅海。

是日禮拜，誦經作歌禮天神。西曆以是日爲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歲盡日，中土謂之除日也。

十六日。丑刻開行。入紅海，兩岸見山皆赭色。過畢爾伶島。午正，行四百二里，在赤道北十三度十分倫敦東四十三度十一分。正當阿刺伯之木甲，爲東岸海口最繁盛處。地產以加非爲著，運販英美諸國。其都城曰麥加，亦瀕紅海。

其日禮拜，誦經作歌禮天神。西曆以是日爲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歲盡日，中土謂之除日也。

十七日。雨。午正，行七百七十一里，在赤道北十六度四十六分。阿刺伯所屬，時見高山。隔海爲阿伯西尼亞，蓋番土〔六五〕也。紅海兩岸皆回教，惟阿伯西尼亞奉洋教，自爲部落，亦不與各國通市。頃年以擄禁英人，英人發兵征之，人其滿克得林都城，其王博戰死，爲別立王而還。主兵者勒比耳，即今奇巴答答總督也。

是日爲西洋元旦，亦無慶賀禮，惟聞印度以是日推崇英主爲印度皇帝。印度諸王皆集會北印度之德列城行慶賀禮。遠至西域諸回部及布達拉、廓爾喀、布魯克巴、克什米爾之奉佛教者，及南洋之暹羅，并遣使稱賀，而布達拉王親至，爲印度一盛會。列象至千餘，所轄地皆施放大炮，

〔注六五〕

稿本「番土」作「土番」。

歌萬年曲，放煙火。

同舟英商斯諦文生言：在印度種茶三千餘畝。中國茶種每畝收二〔六六〕百斤，印度可至三倍。生植歲益加多，近二十年歲出茶三千萬磅。詢知種茶之地，即孟加拉東北之阿薩密也。《瀛寰志略》稱其歲時得茶二十餘萬斤，今已逾百倍之多矣。

十七日。微雨。午正，行七百七十一里，在赤道北十六度四十六分倫敦東四十度四十八分。阿刺伯所屬，時見高山。海之西南爲阿北西尼亞，蓋土番也。紅海西岸皆回教，惟阿北西尼亞奉洋教，自爲部落，亦不與各國通市。

是日爲西洋元旦，亦無慶賀禮，惟聞印度以是日推崇英主爲印度皇帝，各國或王或遣使，皆集會德列城行慶賀禮。所轄地皆施放大炮，歌萬年曲，放煙火。

同舟英商斯諦文生言：在印度種茶三千餘畝。中國茶種每畝收百斤，印度茶種可至三倍。產茶處在北印度黑摩來里山南。去歲出茶三千萬磅。生植歲益加多，此近二十年事也。

地名阿三細，詢知即孟加拉東北之阿薩密也。《瀛寰志略》稱其產茶歲得二十餘萬斤，今已逾百倍之多矣。

禧在明言：英國日報凡四：曰《代謨斯》，曰《得令紐斯》，曰《斯丹得》，曰《得勒格納福》。《代謨斯》爲國政公議，《得令紐斯》則民政議院之旨也。《斯丹得》主守常，《得勒格納福》主持異論。四者各有所持議論，而《代謨斯》爲最要。又有七日新聞報凡三：曰《斯伯格對得》，曰《撒得對爾日溜》，曰《貝勒墨勒太至得》。

十八日。午正，行七百二十三里，在赤道北二十度二十三分。船主云紅海闊約五百里，時見

〔注六六〕
稿本無「二」字。

【注六七】

稿本「英人」後有一「復」字。

島嶼而不著之圖經。《瀛寰志略》僅著馬蘇阿一島，阿刺伯屬地也。近年英人【六七】得畢爾林一島。其間小島未開墾者甚多，地無所屬，西洋圖說亦無從列其名也。

過亞丁後，天氣漸涼，以距赤道日遠之故。紅海所以多熱者，以南界阿非利加，皆沙漠，無人居，日炙沙石燥烈，爲南風所煽，薰蒸之氣逼人紅海。秋冬北風，其熱自減。崇地山宮保以紅海酷熱、深冬不解爲言，似稍失考。

新嘉坡得《代謨斯》日報二紙，錫蘭得日報一紙，論中西交涉事宜各數則，以屬德在初、夙夔九與禧在明翻譯。洋情、國勢、事理三者，均有關繫，即此可以推知洋務情形，而得其辦理之法。乃令劉和伯、張聽帆、黃玉屏稍節其有犯忌諱者，錄成三摺。

【注六八】

稿本「故」作「固」。

南宋以後，邊患日深，而言邊事者峭急褊迫，至無以自容。程子大儒論本朝五不可及，一曰至誠待夷狄。北宋以前規模廣博，猶可想見。孟子故【六八】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而引「湯事葛、文王事昆夷」以爲樂天。漢高祖一困平城而遣使和親，唐太宗至屈尊突厥，開國英主，不以爲諱。終唐之世，周旋回紇、吐番，隱忍含垢。王者保國安民，其道故【六九】應如此。以夷狄爲大忌，以和爲大辱，實自南宋始。然而宋、明兩朝之季，其效亦可睹矣。

【注六九】

稿本「故」作「固」。

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其至中國，惟務通商而已，而窟穴已深，逼處憑陵，智力兼勝。所以應付處理之方，豈能不一講求？并不得以和論。無故懸一「和」字以爲劫持朝廷之資，哆口張目以自快其議論，至有謂「寧可覆國

亡家，不可言和」者，京師已屢聞此言。召公之戒成王曰：「祈天永命。」祈天者，兢兢業業，克抑貶損，以安民保國爲心。誠不意宋、明諸儒，議論流傳，爲害之烈一至於斯也！

劉和伯言：談洋務者只見得一面道理。吾謂：道理須是面面俱到，凡只得一面者，皆私見也，不可謂之道理。所謂道理，無他，以之處己，以之處人，行焉而宜，施焉而當，推而放之而心理得，舉而措之而天下安。得位者效其職，身任焉而不疑；不得位者明其理，心知焉而亦不敢恃。尊主庇民，大臣之責，胥天下而務氣矜何爲者？凡爲氣矜者，妄人也；匹夫挾以人世而人怒之，鬼神亦從而譴之，此足與言國事乎？如是而去道理滋遠矣。區區愚忱，不惜大聲爭之，苦口言之，以求其一悟。願與讀書明理之君子，一共證之。

十八日。午正，行七百二十三里，在赤道北二十度二十三分倫敦東二十八度五十八分。阿非利加東北爲阿伯西尼亞番部，計長二千三百餘里，面入努北阿回部，麥西兼轄之屬國也。計此時已抵努伯阿境。海面闊五百餘里，時見島嶼。《瀛寰志略》於紅海僅著馬蘇阿一島，阿刺伯屬地也。其間小島未開墾者甚多，如畢爾伶島，英人近年始得之。地無所屬，西洋圖說亦無從列其名也。

新嘉坡得《代謨斯》日報二紙，一，西曆十一月初三日，實中國九月十八日；一，西曆十一月初十，

實中國九月二十五日也。錫蘭得日報一紙西曆十一月廿五日，實中國十月十一日也，中論滇案事宜各數則。洋情、國勢、事理三者，均有聯繫。乃屬德在初、夔夔九、劉和伯與禧在明翻譯，節其有犯忌諱者，錄成三摺，謂即此可以推知洋務情形，而求得其辦理之法。環顧京師，知者掩

飾，不知者狂迷，竟無可以告語者。中國無人久矣！此可爲太息流涕者也。

德在初開載各國旗式，略錄其大概。如：

美利堅旗，長方，橫分十三層，六白七紅，近桿處藍地繡金星三十七，蓋其國分三十七部，所以爲旗識也；其合會同心旗，長方正藍，周列二十七星；水師提督長方正藍，中列四金星；副將三金星，作鈍角形，其下或藍、或紅、或白，中列二星或一星以爲等差；水師船主四角列四金星，惟旗色正白者星色藍；航海旗，常掛者銳角長條，前半正藍十一金星，後半上紅下白。

俄羅斯旗，長方，前半正白，斜橫藍十字，後半橫分白、藍、紅三色；水師提督正方白旗，橫斜藍十字。

【注七〇】「一」字訛，當爲「十」字。
瑞典旗，正藍，黃十字，右角近桿處另十字，橫黃、豎藍、鑲白邊，「一七〇」字中空處又各分紅、藍二色；水師提督銳角形，下黃上藍，近桿亦有花十字。

日耳曼旗，長方，正白，中橫黑十字，每畫又分五行，三黑二白，十字中心黑圍內一金
【注七一】，十字右邊上半近桿處另橫分黑、白、紅三色，中心又一白邊黑十字。

丹國旗，長方，正紅，白十字；水師旗同，惟近桿處加一小白十字；其水師提督旗，十字中心又畫金王帽一、黃王帽三。

法蘭西旗，長方，豎分三行，前藍、後紅、中白；水師提督平方；航海者三角長條。
英吉利旗，長方，正藍，四分之一近桿上半加紅色白邊橫斜二十字，如六出花；水師旗

長方正白，紅十字，近桿上半角藍地二紅十字；其駐守各口者長方正白，中藍，橫斜二白邊紅十字。

西班牙旗，長方，橫分五行，三黃二紅；水師提督正方，上下紅，中黃，近桿畫一金王帽，帽下徑圓，左白右紅，紅邊一金塔，白邊一紅獅。

奧地利亞旗，長方，橫分三行，上下紅，中白，上行正中一金王帽，圍以十二銀星，中行正中另一方旗，亦上下紅，中白，圍以黃邊；水師提督平方，近桿上角另添三橫，二黑一黃。

意大利旗，長方，豎分三行，中白、左紅、右綠，中心另一紅方，藍邊白十字；水師提督，近桿綠色邊加三白圓光；副將二圓光，參將一圓光。

葡萄牙旗，長方，左白右藍，中一紅地，畫金王帽，帽下一小紅方，黃邊，上及左右七座小黃塔，當中又一小白方，中列五小藍方，作十字形。

比利時〔七二〕，長方，豎分三行，中黃、左紅、右黑；水師提督平方，於黑行近桿處加四白小圓方〔七三〕；副將三白圓光，參將二白圓光。

荷蘭旗，長方，橫分三行，中白，上黃，下藍；水師提督於上行橫四白圓光；副將三白光，參將二白光。

希臘旗，長方，橫分九行，四白五藍，其上半近桿另成一方，藍地白十字；水師船，十字中心加一金王帽。

〔注七二〕

「比利時」後脫「旗」字。

〔注七三〕

「方」字訛，當作「光」。

土耳其旗，長方，正紅，近桿上半另一長方，紅地白邊，中一白星；水師船中一星，旁立一月牙，皆白色。

墨西哥旗，長方，豎分三行，中白，左紅，右綠；水師提督平方，中一飛鷹，口含一蛇，爪踏枝葉。

秘魯旗，長方，豎分三行，中白、左右紅。

埃及旗，長方，正綠，中立白月牙。

波斯旗，長方，中白鑲綠，中畫一獅，黃色，前左爪舉刀，藍色，背荷日帶金光。

日本旗，長方，正白，中一紅日；海船，長條魚尾，前後白，中黑。

暹羅旗，長方，正紅，中一白象。

瑞士旗，長方，正紅，中一粗白十字。

羅馬教皇旗，長方，正白，中一大花，狀如兩鑰匙交成十字；上架一藍地金花帽，下一橢圓，金邊，內分四鈍角，二藍地，金獅二，紅白各二行，上下左右相錯；又下二枝花葉上

【注七四】

「灣」字訛，當爲「彎」字。

此外，商旗時有不同，諸小國及各國所屬之部落，亦有旗幟異色者，以難於別晰，不詳錄。然要皆長方，橫寬七八尺，豎長四五尺。其桅頂常掛之旗，或寬一尺，長至八九尺。桿豎則旗橫，故以幅之長短爲橫寬，而以其正幅爲直長。桅頂受風，寬一尺者僅用一幅布繫之於桿，使不至爲風纏繞也。

【注七五】【注七六】

「盆」字訛，當爲「岔」字。

各國兵船旗，有用長幅，末作兩岔【七五】如魚尾式者，有銳角者，有三角者，有三角之尖仍作兩岔【七六】者。商船旗尤多用長幅，無用尖角旗者。有惡病則豎黃旗，各口候之，即以醫至，相戒禁舟人不令往來，行海各國皆同此例。

中國旗式於此太爲失考，其用尖角旗，亦自古無此制也。

十九日。午正，行七百五十六里，在赤道北二十三度五十七分。早過麥加，距海尚程，即阿刺伯都城也。南岸阿非利加已入努伯亞境，亦回部也，爲麥西兼轄之屬國。自新嘉坡近距赤道，日長如春、秋二分時。入紅海北行，日長如故，子、午二時相爲贏縮，視中國爭差一時許。倫敦則差至兩時有奇，蓋當地球極西，見日宜稍遲也。

德在初查開各國旗式，略錄其大概，如：美利堅旗，長方，橫分十三層，六白七紅，近桿處藍地繡金星三十七，其國分三十七部，所以爲旗識也；其會同合【七七】心旗，長方正藍，周列三十七星。俄羅斯旗，長方，前半正白，斜橫藍十字，後半橫分白、藍、紅三色。瑞典旗，正藍，黃十字，右角近桿處另一十字，橫黃、豎藍、鑲白邊，十字中空處又各分紅藍二色。日耳曼旗，長方，正白，中橫黑十字，每畫又分五行，三黑二白，十字中心黑圍內一金鸞【七八】，十字右邊上半近桿處，另橫分黑、白、紅三色，中心又一白邊黑十字。丹國旗，長方，正紅，白十字。法蘭西旗【七九】，長方，豎分三行，前藍、后紅、中白。英吉利旗，長方，正藍，四分之一近桿上半加紅色白邊橫斜兩十字，如六出花。西班牙旗，長方，橫分五行，三黃二紅。奧地利亞旗，長方，橫分三行，上下紅，中白，上行正中一金王帽，圍以十二銀星，中行正中另一方旗，亦上下

【注七八】

「鸞」字訛，當爲「鷹」字。

【注七九】

稿本「蘭」字作「藍」字。

【注八〇】

稿本無「一」字。

紅，中白，圍以黃邊。意大利旗，長方，豎分三行，中白、左紅、右綠，中方另一紅方，藍邊白十字。葡萄牙旗，長方，左白右藍，中一紅地，畫一【八〇】金王帽，帽下一小紅方，黃邊，上及左右七座小黃塔，當中又一白小方，中列五藍小方，作十字形。比利時旗，長方，豎分三行，中黃、左紅、右黑。荷蘭旗，長方，橫分三行，中白、上黃、下藍。希臘旗，長方，橫分九行，四白五藍，其上半近桿另成一，藍地白十字。土耳其旗，長方，正紅，近桿上半另一長方，紅地白邊，中一白星。墨西哥旗，長方，豎分三行，中白、左紅、右綠。秘魯旗，長方，豎分三行，中白、左右紅。埃及旗，長方，正綠，中立白月牙。波斯旗，長方，中白鑲綠，中畫一獅，黃色，前左爪舉刀，藍色，背荷日，帶金光。日本旗，長方，正白，中一紅日。暹羅旗，長方，正紅，中一白象。瑞士旗，長方，正紅，中一粗白十字。羅馬教皇旗，長方，正白，中一大花，狀如兩鑰匙交成十字，上架一藍地金花帽；下一橢圓，金邊，內分四鈍角，二藍地，金獅二，紅白各兩行，上下左右相錯；又下二枝花葉上灣【八一】，長及鑰頭，鑰下有穗；帽與枝下亦有飄帶，皆紅色。

【注八一】

「灣」字訛，當爲「彎」字。

其各國水師船旗、商船旗又各不同。水師亦視官品崇卑，爲畫色多寡之等。諸小國及各國屬部旗幟，亦時有異同，以難於辨晰，不詳錄。然要皆長方。其長處爲橫，以桿豎則旗橫，故橫當幅之長短，而以其正幅爲豎。橫長約七八尺，豎四五尺。其桅頂常掛之旗，豎長而橫縮，以桅頂受風，其長處繫之於桿，使不至爲風纏繞也。兵船旗或用長幅，末作兩盆【八二】，如魚尾式，亦有銳角者，有三角者，有三角之尖仍作兩盆【八三】者。旗身皆方，未嘗用斜幅作尖角式。有惡病

【注八二】【注八三】

「盆」字訛，當爲「盆」字。

則豎黃旗，所至之海口候之，即以醫至，禁舟人不得上下，行海各國皆同此例。

因考《周禮》九旗，有通帛者，則一色者是也；有雜帛者，則錯五色者是也。《爾雅》曰：

【注八四】「一」字訛，當爲「盆」字。

「長尋曰旒，繼旒曰旒。」鄭康成謂旒末爲燕尾，則長幅末作兩盆【八四】者是也。西洋不必師古，而天地自然之文，無中外一也。九旗之等，以丈尺爲差，其制皆長方。古旗無用斜幅者。

惟【八五】令旗尖角，以便卷舒。國旗尖角，似不足式觀瞻。竊意古旗皆有旒，而今無之。旒，即所以爲鑲也。出使西洋，自當避其所忌。宜加紅帛爲旒，而仿古制爲升龍降龍，繪二龍於旗。存此以備他日考定旗式之一助。

【注八五】

稿本「惟」前有「今」字。

十九日。午正，行七百五十六里，在赤道北二十三度五十七分倫敦東三十六度三十五分。過

亞丁後，天氣漸涼，以距赤道日遠之故。紅海所以多熱者，以南界阿非利加，皆沙漠，無人居，日炙沙石燥烈，爲南風所逼，薰蒸之氣皆入紅海。秋冬北風，其熱自減。崇地山乃以紅海酷熱深冬不解爲言，亦太失考。

數日服劉雲生所帶丸藥，如理中丸、十全大補丸，乃反得怔忡，飲食少減。是夕又服煖腎丸，夜半頸背作麻，知所製丸附片浸洗未透，能毒人，當以陳茶解之，而苦不可得。已乃怔忡大作，幾至昏眩。起坐呼家人輩取甘草橄欖二顆嚼食，竟夜爲之不適。

是早過麥加海濱，爲阿刺伯都城，回教摩哈麥所從出也。

【注八六】稿本「埃及」作「埃及」，下同。

二十日。午正，行七百六十二里，在赤道北二十七度三十二分。至此海道漸狹，兩岸山勢羅列，時見島嶼，距岸咫尺，知已入麥西境，西洋人謂之埃及【八六】。海盡處分兩汊：東出曰阿喀

【注八七】

「竊」當爲「蒜」字。

【注八八】

「椽」字訛，稿本作「椽」字。

【注八九】

甘英使大秦事非載諸《班超傳》，乃《後漢書·西域傳》：「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人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注九〇】

「竊」當爲「蒜」。

巴，地屬阿剌伯；西出曰蘇爾士灣，地屬麥西。兩灣歧分，各廣數十里，中有大山曰西奈山，相傳爲摩西以「十誡」立教之地。稍東即土耳其之猶太，《唐書》所謂拂菻【八七】也，爲摩西生長之地。

西洋文物創始麥西，猶太又教祖所從出。東漢《班超傳》：遣椽【八八】甘英往通大秦，抵條支，臨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以海水廣大止之。【八九】大秦即羅馬國，今屬意大利；安息，今波斯；條支，今阿剌伯也。所臨之海，即今地中海。是漢時此地屬條支，而波斯西境直抵地中海。漢唐以前，西洋通中國者極羅馬而止，而安息、條支自西漢初已通中土，文教開闢最先，聲息之所及，其機先動，而文物隨之以啟。厄日多爲西土文字之原，亦天地自然之機歟？

二十日。午正，行七百六十二里，在赤道北二十七度三十一分倫敦東三十四度二分。海中島嶼三四，兩岸山勢羅列，知已入麥西境。紅海盡處分兩汊：東出曰阿喀巴，地屬阿剌伯；西出曰蘇爾士灣，地屬麥西。兩灣歧分，并寬數十里，中有大山曰賽乃，《瀛寰志略》謂之西奈山，相傳爲摩西以「十誡」立教之地，耶穌及摩哈麥立教源流皆出於此。稍東即土耳其之猶太，《唐書》所謂拂菻【九〇】國也，爲摩西生長之地。

西洋文物創始麥西，猶太又教祖所從出。東漢班超遣椽甘英往通大秦，抵條支，臨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以海水廣大止之。大秦即羅馬國，今屬意大利；安息，今波斯；條支，今阿剌伯也。所臨之海，當即今地中海。是此地爲亞細亞洲盡處。自西漢時安息、條支已通中國。文教之興於西土，造端在此，殆有得於中土文物之遺歟？

二十一日。卯刻，行五百一十三里，抵蘇爾士灣口。地爲亞細亞、阿非利加兩洲一綫相連處，廣約三百里，介紅海、地中海之間。同治三年，法人賴賽樸以機器開河通舟楫，廣六丈，深不逾三丈，凡七年始成。費至七八千萬，各國商人釀金爲之。以地屬埃及，獨與三分之一，往來徵船稅，按成分收其利。同治十三年，埃及以千二百萬金贖之英人。於是英人合官民所出公費，約得全股之半。

適有輪車赴蘇爾士，爲埃及一市鎮，距灣口八里。借劉雲生、黎純齋、劉和伯、張聽帆、德在初、鳳夔九一往試之。至蘇爾士洋行小坐。行主特爾勒，亦英人也。洋樓及民居多土築，屋皆平頂，遠不逮西洋各口埔頭之繁盛也〔九二〕。居民長衣，無前襟，自下籠其首而衣之。婦人則冒其首，以前領當鼻，用藤組合之，著於鼻端，惟露兩眼於外，即乞丐亦然。飲水僅一井。法人於其地開造花園，而用機器引水，相距五里，未能一往。

〔注九二〕
稿本「小舟一前有一」字。

隨雇小舟〔九二〕回灣口，見開河機器二具，登視之。其一，兩船相並，設機器其中，高三丈許。中爲鐵橋，廣六七尺。兩船相距，適足容橋。引橋上下，可入水丈許。取泥鐵筐三十餘，環橋輓轆周轉，如水車之龍骨。橋頂承以鐵櫃，旁設鐵溝，約五六丈，橫出，承以鐵柱。兩旁爲鐵條，交午若疏眼籬。取泥轉至橋頂，傾入鐵櫃，即從鐵溝流出。亦取土機器之鉅觀也。其一，一船中設機器，亦高三丈許，旁設鐵棍，極寬而短。馬格里云此專取沙，恐未然。疑兩旁土不必遠出者用之，蓋兩船相濟以爲用也。

〔注九三〕
稿本「遠一作「地」」。

左近立一石人，高丈許，云二百年前法人名瓦琛漢者，始通兩海相距之遠〔九三〕，立石以記

之也。紅海以兩岸皆紅土爲名。夕陽返照，見山色紅紫輝映，如胭脂圖畫，亦一奇景也。

廿一日。卯刻，行五百一十三里，抵蘇爾士灣口，距蘇爾士八里，距蘇賽江口六里。蘇賽江即埃及之新開河也。地爲亞細亞、阿非利加兩洲一綫相連處，廣約三百里，介紅海、地中海之間。同治初，法人刺賽樸以機器開河通舟楫，寬六丈，深不逾三丈，費至七八千萬同治三年興工，九年始竣，計七年之久，皆由各國商人鑿金爲之。以地屬埃及，獨與三分之一，來往徵船稅，按成分收其利。同治十三年，埃及以千二百萬金鬻之英人，於是英人合前所出公費，約得全股之半。

適有輪車赴蘇爾士，偕劉雲生、黎蕪齋、劉和伯、張聽帆、德在初、鳳夔九諸君一試之。至蘇爾士洋行小坐。行主特爾勒，亦英人也。洋樓及民居多土築，屋皆平頂，遠不如西洋各口埔頭之繁盛。居民衣皆長衫而無襟，自下籠其首而衣之。婦人則冒其首，以前領當鼻，用藤聯合之，著於鼻端，惟露兩眼於外，沿街趨走，即乞丐亦然。飲水僅一井。法人於其地開造花園，而用機器引水，相距五里，未能一往。

因雇一小舟回灣口，見開河機器船二具，一登視之。其一，兩船相並，設機器其中，高三丈許。中爲鐵橋，廣六七尺。兩船相距，適足容橋。引橋上下，可人水丈許。取泥鐵筐三十餘，環橋上下，轆轤轉運，狀如水車之龍骨。橋頂承以鐵櫃，旁設鐵溝，約五六丈許，橫出，承以鐵柱。兩旁爲鐵條，交午若疏眼籬。取泥轉至橋頂，傾入鐵櫃，即從鐵溝流出。亦取土機器之鉅觀也。其一，一船中設機器，亦高三丈許，旁設鐵規，極寬而短。馬格里云此

專取沙，恐未然。疑兩旁土不必遠出者用之，蓋兩船相濟以爲用也。機器多已損壞，仍有數十人守之。

左近立一石人，高丈許，云二百年前法人名瓦琛漢者，始通兩海相距之路，立石以記之也。紅海以兩岸皆紅土，山無草木得名。夕陽返照，見山色紅紫輝映，如胭脂圖畫，亦一奇景也。

【注九四】
稿本「限期」作「期限」。

二十二日。船主守候孟買衛尼哈船，已刻始至。蓋輪船行程皆有限期【九四】，衛尼哈船由孟買至亞勒散得，其附船至倫敦者於此過載，故須一守候。禧在明由輪車赴亞勒散得海口，附船渡海至意大利之伯林的西，由輪車三日程可抵倫敦，即時辭去。接倫敦公司船局電報：金登幹得赫總稅司信，已租定波克倫伯里司房屋一所，需用器具皆備。當付一信，交禧在明持遞。

酉刻開行。由蘇賽江口入新開河。僅容一船，中有湖數所，來往船於此交互取道以相避。沿江置計里牌以知行路之遠近，而於江南岸設電報。每十里許設一木板屋，以處司電報者。江路側處，或數里，或數十里，並於出人兩口懸球於桿，大如瓜，以爲表識。船東至，則報知西口，懸球以示東行者，擇地便處，停輪跋之；船西至，亦報如前。禁止夜行。是以江僅容船，而無擁塞喧嚷。人夜停輪，必於湖蕩寬處。皆依成例以行，無敢違者。是日行三十六里，泊小苦水湖。

【注九五】
「韋里勒」當作「韋理勒」。

廿二日。孟買有船名衛尼哈船，十六日開行，與此北夏窩爾船自亞丁開行同日，約同抵蘇爾士灣口過載。以孟買船但至阿勒山喀（瀛寰志略）謂之亞勒散得，赴倫敦者須過載也。昨日守候竟日，至今日已刻始到。禧在明與段熙奕、俄里瓦及洋婦韋理勒【九五】并須由火輪車路

赴倫敦，皆各辭去。接倫敦公司船局電報：金登幹得赫樂賓信，已爲租定波克倫伯里斯房屋一所，需用器具一切皆備。當致一謝信，交禧在明而遞。

酉刻開行，入新開河。僅容一船，中有湖數所，來往船於此交互取道以行。沿江置計里牌以知行路之遠近，而於江南岸安設電報。每十里設木房一二間，皆司電報者。船東至，則報知西局，樹牌江岸，以示東行者懸球於桿，大於瓜，以爲表識，船過則落牌而轉報前局，各擇地便處以相避。船西至，亦報東局如前。是以江僅容船，而無擁塞喧嚷。是日行三十六里，泊小苦水湖。以新開江至夜必停船，停船必於湖蕩稍寬處。皆依成例以行，無敢違者。

二十三日。卯初開行，人大苦水湖，亦名鹽湖。適報有船名那木坦已入西口，停輪待之。又過阿美大、賽拉賓二湖。入剔木薩湖，又遇二船交首而過，一名阿瑪諾爾林，一名提格。湖旁亦有開河機器船一具。

午過日斯麥里亞，適當新開河之中，輪車赴亞勒散得亦由此道，市肆頗繁。人蘇賽江口，募一引水者，至日斯麥里亞，當換一人，而不停輪。甫望見市肆，有小輪船迎面至，即公司行所募之引水人也。

又入小江口，有法王后宮。同治九年，新開河成，埃及王傳報各國臨視，意大利王、奧王皆至。法王遣其后至，而設行宮江次，今尚完好。江路愈狹，兩岸沙山高十餘丈，舟行距岸不過數尺，又多作灣迴之勢。再過巴拉小湖，至滿薩磊湖停舟。

是日禮拜，行二百二十里。

廿三日。卯初開行，人大苦水湖，亦名鹽湖。適報有船西至，船名那木坦，停輪待之。又過阿美大、塞拉賓諸湖，人剔木薩湖，又遇二船，一船名阿瑪諾爾林，一名提格，湖次交首而過。湖旁亦有開河機器船停泊。

至日斯麥里亞，適當新開江之中，輪車赴阿勒山喀牙亦由此道，市肆頗繁。又入小江口，有法王后宮。同治九年，新開河成，埃及王傳報各國臨視，意大利王、奧王皆至。法王遣其后至，而設行宮江次，今尚完好。江路愈狹，兩岸沙山高十餘丈，舟行距岸不逾數尺，又多作灣迴之勢。再過巴拉小湖，至滿薩磊湖停舟。是日記「九六」行二百二十里。

【注九六】
「記」當作「計」。

馬格里及劉雲生各購得埃及古蹟圖數幅，中有克里阿卑得拿尼得爾圖兩幅，蓋一石柱，高七八丈，四方，方各七尺許。馬格里得其前方，雲生得其後、左二方。上有尖頂，每方各為鳥形三，平列，其下為字三行，每行十餘字。字體大逾二尺，絕類鐘鼎文及古篆籀。屬黃玉屏摹出之。其中為「□」而中畫繁重者頗多，有作囹者，有作囹者，有作囹者，有作囹者；而作囹之字，正方至四五見。又有似鳥者，作𪗇；有似馬者，作𪗈，亦有竟作馬首者；有似眉眼者，作𪗉，或作𪗊，或作𪗋，或作𪗌；有似爪者，作𪗍。其竟類今篆者，如𪗎、𪗏、𪗐、𪗑、𪗒、𪗓、𪗔、𪗕、𪗖、𪗗、𪗘、𪗙、𪗚、𪗛。其柱不知始何時。埃及自古有賢后克里阿卑拿。以此石柱頂尖，遂相頌讚，以為克里阿卑拿所用之鍼。尼得爾者，譯言鍼也。乃知文字之始，不越象形、會意。麥西始制文字，與中國正同。中國正文行而六書之意隱；西洋二十六字母立，知有諧聲，而象形、會意之學亡矣。聞此石柱之文，植於阿勒山喀牙海岸者尚多。

有之。

是日禮拜。

二十四日。卯初開行。五十四里至波賽。北岸有開河機器一、壓沙機器一；南岸有開河機器二具、取重機器一。新開河故沙漠，下游尼羅江積沙上壅，歲淤數尺。船主云：海岸燈樓臨海，今海潮積沙已至七百餘步。故於新開河入海處兩岸累石爲長隄，橫截海面以攔沙。北岸約二百餘丈，南岸又數倍之，如連長橋，遠浮海濤之中。以沙地不可得石，乃用機器積沙壓成之，長方約七八尺，寬、厚二尺餘，並摹英文其上，以記累石里數，一皆以人力奪天工。






































波賽市洋樓鱗次，詢知開河以後所新造。江邊引水機器一，南引尼羅江水以供民食者；煤氣機器以「九七」，市樓夜燈取給於此。並爲圓墩，置圓木紅桶其上，圍數丈，而煤氣桶另製鐵架覆之。市東山頭見風磨一具，隨風旋轉如飛輪。市盡瀕海處置燈樓一，高五六丈，形如方柱，夜燃燈以引海船。

【注九七】

「以」字訛，當從稿本爲「一」字。

【注九八】

稿本「尖頭」作「尖頂」。

有鸞埃及古蹟圖者，得數幅。中有克里阿卑得拿尼得爾圖兩幅，蓋一石柱，高七八丈，四方，方各七尺許。馬格里得其前方，劉雲生得其後、左一方。上有尖頭「九八」。每方上層刻爲鳥形者三，其下爲文三行，行十餘字。字體大逾二尺，絕類鐘鼎文及古篆籀。屬黃玉屏摹出之。其中爲筐圍若石鼓文者頗多，如、、、之類。而作之字，一方中至四五見。又有似鳥者，作；有似馬者，作，亦有竟作馬首者；有似眉眼者，作，或作，或作，或作，或作，或作，或作。其柱或作；有似爪者，作。其竟類今篆者，如、、、、、、、、、、、、、、、、、、、、。其柱

〔注九九〕

稿本「加意羅」作「加義羅」。

不知始何時。埃及流傳古有賢后克里阿卑拏。以此石柱頂尖，相與頌讚，以爲克里阿卑拏所用之鍼。尼得爾者，譯言鍼也。乃知文字之始，不越象形、會意。麥西始制之文字，與中國正同。中國正文行而六書之意隱；西洋二十六字母立，但知有諧聲，而象形、會意之學亡矣。此石柱距埃及加意羅〔九九〕都城不遠。聞亞勒散得海口尚多有之，字體略同。

未初開行，入地中海，爲亞細亞、歐羅巴、阿非利加三土交界處。自此盡地中海之境，北界歐羅巴，南界阿非利加，而土耳其中東二土透西北二千里，遙與亞細亞西境相望。歐羅巴人於此一海析分三洲之地，亦天地之一大區限矣。晚見南岸燈樓者再。尼羅江凡分三口入海，曰達密也得，曰羅塞得，曰阿勒散得。船主云：阿勒散得相距尚百餘里。

廿四日。卯初開行。五十四里至波賽。北岸有開河機器船一、壓沙機器一。以須用石攔水，海岸不可得石，乃積沙壓成之。長方約五六尺，攔出海口百餘丈，以防海潮湧沙，填塞新開江口。兩岸如連長橋，遠浮海面，而南岸長逾倍。南岸又有開河機器船二，共見開河機器五架、取重機器一。

波賽市洋樓鱗次，詢知皆開河以後所新造者。江邊見引水機器一，蓋引尼羅江之水以供民食者；煤氣機器一，市房夜燈取給於此。並爲圓墩，置圓木紅桶其上，圍數丈，而煤氣桶另造鐵架覆其上。市盡瀕海處，置燈樓一，高五六丈，形如方柱，夜燃燈以引海船。船主云：燈樓初建，直臨海岸，今海潮積沙已至七百餘步，皆尼羅江流出之沙爲海潮所擁上者，南岸攔潮沙石隄所以不可少。

停輪逾一時許，至未初開行，始入地中海，爲亞細亞、阿非利加與歐羅巴三土交界處。自是盡地中海之地，北界歐羅巴，南界阿非利加，而土耳其中東二土透西北二千里，遙與亞細亞西境相望。歐羅巴人於此一海分析三洲之地，亦天地之一大區限矣。晚見南岸海燈，知已抵阿勒散得海口，尼羅河所從入海也，爲埃及第一埔頭。尼羅江分數口入海，薄暮已見燈房，口達密也得，曰羅塞得。

二十五日。午正，行七百八十九里，在赤道北三十二度五十一分。雨，鬱熱，亦時見日。日西而虹東見，長數丈。地距赤道視上海遠至一度許，而了無冬意。

船主見示波賽日報，中言英、俄各國公使爲土耳其會商塞也維兵事。土主不允分國，而大改國政，一準西洋法度行之。如設立民會，置議政院，及官有專責，及民訟刻期聽斷，凡數條。尤要者，用官不分別回人、土人；而民間習教，或土教，或耶穌、天主等教，一聽其便，不爲禁制。予謂：「土國蘇爾丹能有悔禍之心，亂其有多乎？」馬格里曰：「亦視所行何如耳！非徒出一示、下一令以求悅於民，而遂可以已亂也。」其言亦殊有味。

自波賽西行，北界土耳其；南界的黎波里，亦土耳其屬國。

廿五日。午正，行七百八十九里，在赤道北三十二度五十一分倫敦東二十七度三十九分。雨，鬱熱，亦時見日。日西而虹東見，長數丈。距赤道視上海遠至一度許，而了無冬意。北界土耳其，南界的黎波里，亦土耳其屬國也。

船主見示波賽日報，中言英、俄各國公使爲土耳其會商塞也維兵事。土主不允分國，而

大改國政，一準西洋法度行之。如設立上下議政院，及官有專司，及民訟不准逾日，凡數條。尤要者，用官不分別回人、土人；而民間習教，或回教，或耶穌、天主，一聽其便，不爲禁制。予謂：「土國蘇爾丹能有悔禍之心，亂其有豸乎？」馬格里曰：「亦視所行何如耳！非徒出一示，下一令以求悅於民，而遂足以已亂也。」其言亦殊可味。

二十六日。午正，行八百四十里，在赤道北三十四度四分。大風顛頓，至不可耐。地中海島嶼回環，風浪相激薄洄漩而力逾勁也。

船主懷德言：英總兵勒爾斯尋北極至八十三度，鑿冰行一千二百里，遇冰山矗立，無路可通。或「一〇〇」崎嶇行一里許。凡一百四十餘日不見日。隨行兵多病者，計窮而返。始知致病之由，以無從得水菓，而營兵部不多儲水菓汁以行。仍決計再往探之，以窮盡冰海爲期。言冰上亦有居民，鑿冰爲屋，以雪爲門，人則封之。獵魚獸爲衣食，衣以鹿皮，亦薦其皮以寢。其獵魚，鎚冰深至十餘丈，魚得冰窟以噓其氣，則羣聚於穴中；製鐵爲刃，累長竿鉤取之。用魚油爲薪，夜則燃以爲燈。其居逐冰窟遷徙，以憑獵取魚獸，若蒙古之遊牧然。亦窮荒之異聞矣。

是日徑希臘而西。東土耳其之馬海，爲亞細亞分界地，希臘橫出當其衝。至是始抵歐羅巴境。

廿六日。午正，行八百四十里，在赤道北三十四度四分倫敦東二十二度十九分。風不甚大，而波浪較巨，顛簸不可耐。以地中海島嶼回環，風浪相激薄洄漩而力逾勁也。

船主懷德言：英總兵勒爾斯尋北極至八十三度，鑿冰行一千二百里，遇冰山矗立，無路

【注一〇〇】
從日記稿本「或」字前當
有「日」字。

可行。日或崎嶇行一里許，凡二十餘日不見日。隨行兵多病者，計窮而返。始知致病之由，以無從得水菓，而營兵部不多儲水菓汁瓶以行。仍定計再往探之，以窮竟冰海爲期。言冰上亦有居民，鑿冰爲屋，以雪爲門，人則封之，獵魚獸爲食，衣以鹿皮，亦薦其皮以寢。其獵魚，鎚冰深至十餘丈，魚得冰窟以噓氣，則羣聚穴中；製鐵爲刃，累長竿鉤取之。用魚油爲薪，夜則燃以爲燈。其居逐冰窟遷徙，以憑獵取魚獸，若蒙古之遊牧然。亦窮荒之異聞矣。

【注（〇一）】

「歐羅」後脫「一巴」字。

是日徑希臘而西。東土耳其之馬海，爲亞細亞分界地。至是始抵歐羅「〇一」境。

二十七日。午正，行八百四里，在赤道北三十五度二十四分。希臘之西以阿尼羣島爲英人所踞。其時希臘方屬土耳其，困於土政，畔而交兵，英人乘間取之。其後英、法、俄三國保護希臘，聽其自立爲國。又歷數年，以阿尼羣島逼近希臘，炮台皆內向，希臘不能安也。其地固非衝要，英人亦所不爭，因並以還之希臘。

是日歷諸島而西，至意大利境。

廿七日。午正，行八百四里，在赤道北三十五度二十四分倫敦東十七度二分。希臘之西以阿尼羣島爲英人所踞。其時希臘方屬土耳其，困於土政，畔而交兵，英人乘間取之。其後英、法、俄三國保護希臘，聽其自立爲國。而以阿尼羣島逼近希臘，炮台環列，希臘不能安也。其地故非衝要，英人亦所不爭，因並以還之希臘。

是日歷諸島而西，至意大利境。禧在明由阿勒散得而至意大利之柏林的西，由輪車至法都。柏林的西爲那不勒斯之東埔頭，計此時已由車路開行矣。

【注：〇二】

「四十五里」，當從原始口記爲「五十四里」。

二十八日。丑刻，行三百八十四里，抵馬爾他島，在赤道北三十七度。北界意大利之西治里島，其南與的黎波里都城正相值。地形如臼，中出一山，四周環拱之。長四十五里【一〇二】，縱三十里，橫出枝腳泊船灣曲四五。中設機器局，環列炮台十一所，英國地中海第一重鎮也。初屬法蘭西，英人踞而有之，各口兵船并於此修治。

其地總督思得洛班喜遣其中軍訥爾泗、多遜二人以馬車來迎。炮台聲炮十五，過二重炮城，至總督署。局勢雄闊，街市整齊潔淨，樓房高至五層六層，櫛比相望，迥非錫蘭、亞丁等處氣象。

至則各官皆集，水師提督魯阿得、總兵葛蘭達二人官爲尊。思總督久處廣東，年六十餘，鬚髮皓白。其夫人亦賢，爲留飯。陪遊左近一炮台，共炮一百二十門，重十八噸者六尊，每噸千八百斤，計重三萬二千四百斤，身圍逾丈許。其中高炮台一座踞山頂，尚有巨炮三尊，不及往看一重三十六噸，其二各重二十五噸。每炮一尊，前置炮子數百，若將臨敵者。防兵共六千人。鐵甲船三：一曰得法思得深，一曰合得思泊爾，一曰陸拍爾得。近因土耳其之亂，調兵防俄羅斯，鐵甲船駐希臘之腦比里亞者二十有五。

總督署盤旋而上，規模絕大。有議事廳二：其一張鏡；其一懸綫製洋畫，巨幅十六，每幅丈餘，繡獅象異獸皆如生。又一長廳藏古軍器刀、劍、槍、杵之屬，懸掛四壁。有始製大炮一尊，鐵質而中有銅胎，用繩絡之，加漆其上。餘小炮數十尊。其架槍四枝，狀如抬槍，長丈許，熟鐵爲之，後門納子，爲軍器之稍近者，然亦三百餘年矣，知西洋後膛槍已起於明之中葉。又有古石

【注一〇三】

據日記稿，「古石炮」後當有一「子」字。

【注一〇四】

「槩」字訛，當爲「塑」字。

炮一〇三圖如斗者十餘。而中置玻璃罩五：一爲阿刺伯回部初強時與馬爾他番人戰敗所得刀斧；一爲回人所用喇叭，可回旋者；一爲七百年前教師所誦經；一爲馬爾他王印綬及冊文。其餘古瓷器若瓶，若捲筒，若甕者無數，皆作花紋，質粗而輕。自石級盤旋，歷數廳，狀如甬道，兩旁槩一〇四古軍士被甲執兵而立。藏軍械廳亦然。中有石象，爲方柱而鑿人首其上，法君拿破侖第一之像也。

詢問島間大學館二所，小學館三十四所。監牢二，其一專拘繫兵人，以兵六千餘與士人錯居，不能無爭訟也。船主催促甚急，不能往觀。思總督云：此間古蹟甚多，而無緣強留一二日相與一縱觀爲歉然也。

未刻開行。

廿八日。丑刻，行三百八十四里，至馬里他島，在赤道北三十七度倫敦東十四度。北爲意大里所屬之西治里島，其南正與的黎波里都城相值。

是早，總督思得洛班喜遣其中軍訥耳泗、多遜二人來請登岸，並遣馬車來迎。過二重炮城，至總督署。局勢雄闊，街市整齊潔淨，樓房高至五層六層，櫛比相望，迥非錫蘭、亞丁等處氣象。

至則各官皆集，水師提督魯阿得、總兵葛蘭達二人官爲尊。思總督曾用兵廣東，久處中國，其夫人亦賢。飯畢，陪遊左近一炮台，共炮一百二十門每炮一尊，前置炮子數百。重十八噸者六尊每噸千八百斤，計重三萬二千四百斤，身圍逾丈許。其中高炮台一座踞山頂，尚有巨炮三

尊，不及往看一重三十六噸，其二各重二十五噸。

馬里他島形如白字，其中別出一山，環列炮台十一所。所見者，左枝守口一炮台也。防兵共六千人。鐵甲船三：一曰得法思得深，一曰合得思伯爾，一曰陸泊耳得。島長五十四里，縱三十里，而橫出枝腳泊船灣曲四五。其中設有機器局並船廠，洋船修整皆於此島，為英國地中海第一重鎮。其島初屬法蘭西，英人踞而有之。近因土耳其之亂，調兵防俄羅斯，鐵甲船駐希臘之腦比里亞者凡二十有五。

總督署盤旋而上，規模絕大。有議事廳二：其一張鏡；其一懸綫製洋畫，巨幅十六，每幅丈餘，繡獅象異獸皆如生。又一長廳，藏古軍器刀、劍、槍、杵之屬，懸掛四壁。有始製大炮一尊，鐵質而中有銅胎，用繩絡之，加漆其上。餘小炮數十尊。其架槍四枝，狀如抬槍，長丈許，熟鐵為之，後門納子，為軍器之稍近者，然亦三百餘年矣，知西洋後膛槍已起於明之中葉。又古石炮子圓如斗者十餘。而中置玻璃罩五：一為阿刺伯回部初強時與馬里他番人戰敗所得刀斧；一為回人所用喇叭，可回旋者；一為七百年前教師所誦經；一為馬里他王印綬及冊文。其餘古磁器若瓶，若捲筒，若甕者無數，皆作花紋，質粗而輕。自石級盤旋而上，歷數廳，狀如甬道，兩旁架「一〇五」古軍士被甲執兵而立。藏軍械廳亦然。中有石像，蓋方柱而鑿人首其上，法君拿破侖第一之像也。

詢問島間大學館二所，小學館三十四所。監牢二所，其一專拘繫兵人，以兵六千餘與土人錯居，不能無爭訟也。以船主催促甚急，不能往觀。思總督云：此間古蹟甚多，而無緣強

「注」(一〇五)

「架」字訛，當為「塑」字。

留一二日相與一縱觀爲歉然也。

未刻開行。

二十九日。雨，風。午正，行六百九十九里，在赤道北三十七度二十八分。南岸山勢疊起，爲突尼斯國，亦土耳其屬國也。地勢突出地中海，境內一山橫列海面。下有伏洲，僅中路可通巨艦。洋船過此，亦稱險境。過此，北岸已近接法蘭西矣。

廿九日。雨，風。午正，行六百九十九里，在赤道北三十七度二十八分倫敦東十度十四分。南岸山勢迭起，爲突尼斯國，亦土耳其屬國也。地勢突出地中海，境內一山橫列海面。下有伏洲，僅中路可通巨艦。洋船過此，亦稱險境。過此，北岸已近接佛郎西矣。

【注一〇六】【注一〇八】
「一」字訛，當爲「七」字，因按其航綫，此時當位於北緯三十七度二十分。

十二月初一日丁亥。午正，行七百二十里，在赤道北三十一度二十分。大風顛頓，夜不能寐，而鬱熱乃近春三月。船主言：土耳其與所屬之塞也維構兵，俄人意在挑釁而坐收其利。英、法、德各國不利俄人之通海峽也，力謀所以保護之。蓋恃君士但丁都城扼黑海之衝，足以抗拒俄人。英人尤所屬心，撥調【一〇七】鐵甲兵船至馬海者二十餘。俄人心懾英人之助，亦不敢求逞。近亦定議共平土耳其之亂，當不至使各國交兵。

自突尼斯以西，地勢北出，連山相屬，或遠或近。海中亦時見島嶼。以地道求之，北界法蘭西，南岸當已入阿爾及耳境，亦回國也，今爲法蘭西屬部。是日禮拜。

十二月初一日丁亥。午正，行七百二十里，在赤道北三十一度二十分倫敦東五度十五分。大風顛簸，夜不能寐，而鬱熱近春三月，視紅海天氣遠遜。

【注一〇七】
稿本「撥調」作「調撥」。

船主言：土耳其與所屬之塞也維搆兵，俄人意在挑釁而坐收其利。英、法、德各國不利俄人之通海峽也，力謀所以保護之。英人尤所屬心，調撥鐵甲船至馬海者二十五。俄人心憐英人之助，亦不敢求逞。近亦定議共平土耳其之亂，當不至使各國交戰。

自突尼斯以西，地勢北出，連山相屬，或遠或近。海中亦時見島嶼。以地道求之，北界法蘭西，南岸當已入阿爾及耳境，亦回國也，今爲佛郎西屬部。是日禮拜。

初二日。午正，行七百二十三里，在赤道北三十六度五十一分。以經度計之，此地正與倫敦相值，中隔西班牙、葡萄牙二國，地勢暗出大西洋海，倫敦轉在其東。故由法國馬賽車路赴倫敦，非獨取道徑直，實亦近數千里程也。大風昏眩，日苦不支。上海十日，勞動過甚，登舟後與病相守。頃忽患牙齦腫痛，牽及兩耳。又胃脘氣痛，頭昏怔忡，百不能適。

遠望一山隱約，船主指爲西班牙。馬格里云：山名西艾臘尼瓦大。其山尖峯疊起如鋸，而積雪終年不消。西艾臘者，譯言鋸也；尼瓦大者，譯言雪也。

同舟葡萄牙人墨克里阿附船回國，人頗文雅。詢之，官阿非利加東土之莫三鼻給按察司。葡人於此分立七部，而設大酋莫三鼻給統轄之。

【注一〇九】
稿本「馬里牙」作「馬拉牙」。

晚見北岸燈樓忽明忽暗。所過西班牙之加拉拿大，有二埔頭：曰亞爾美里牙，曰馬里牙【一〇九】。馬格里云：燈樓之設有二義，一爲海口引船，一爲避險。避險率用紅燈。其引船之燈，四面周轉，或隨暗隨明，或稍停，皆以分數計之，使人辨知其爲何口。海口相連者，各爲定式，以示區別【一一〇】。

【注一一〇】
稿本「以示區別」作「以示別也」。

【注一一】

「緯」字訛，當從刊本爲「經」字。

初二日。午正，行七百二十三里，在赤道北三十六度五十一分倫敦東三十分。以緯【一一】度計之，正與倫敦相值，中隔西班牙、葡萄牙二國，地橫出大西洋海。大風晝夜不息。遠望一山隱約，船主指爲西班牙，馬格里譯云西艾臘尼瓦大。其山尖峯疊起如鋸，而積雪終年不消。西艾臘者，譯言鋸也；尼瓦大者，譯言雪也。

同舟葡萄牙國人墨克里阿附船回國，人頗文雅。詢之，官阿非利加東土之莫三鼻給按察司。葡人於此分立七部，而設大酋莫三鼻給統轄之。

晚見北岸燈樓忽明忽暗。所過西班牙之加拉拿大，有二埔頭：曰亞爾美里牙，曰馬拉牙。馬格里云：燈樓之設有二義，一爲海口引船，一爲避險。避險率用紅燈。其引船之燈，四面周轉，或隨暗隨明，或稍停，皆以分數計之，使人辨知其爲何口。海口相連者，各爲定式，以示別也。

初三日。午刻，行八百三十七里，抵奇巴答答，在赤道北三十六度七分。有石山崛起，高一千四百餘丈，長七里有奇。英人名之「諾」，譯言大石也，與西班牙之詭美【一二】阿非斯卑陰山相望咫尺。中隔一洲，海水泛，則別爲一島。瓜達爾幾河繞其右，南與阿非利加之珥布斯赫德並橫出海中，對峙成海峽，爲地中海之門戶。珥布斯赫德者，譯言猴子頭也。英人踞有其地【二三】，因山爲炮台，號稱奇構。

其地總督勒比耳近年攻阿伯西尼亞，人其都城曰滿克得林，因封滿克得林男爵。遣其中軍卑勒斯以馬車來迎。列隊岸次，炮台聲炮十五并如前。提督薩馬斯德亦至。詢其額兵五千，分七營：炮兵五

【注一二】

「美」字訛，當從日記稿作「英」字。

【注一三】

稿本「英人踞有其地」作「英人踞有奇巴臘答山地」。

營；又有守炮台兵五百，皆工匠爲之；洋槍隊千五百人，別爲步兵營。營各立學館。又有大學館一，藏書四萬冊。環山內一面建城，臨瓜達爾幾河。居民萬九千人。

總督勒比耳遣其統將狄隆陪遊炮城。皆石爲之，中加三合土。外護小城二重，以洋槍隊拒敵之近攻者。炮城環護山麓，上施炮，下列兵房。每兵房一連，皆於其旁依山建樓房，以處兵人家屬。炮大者十八噸，子重至四百磅。每噸一千八百斤，每磅十二兩。由炮城繞至奇巴答答山西一角，觀所謂山炮台者。蓋穿石爲炮洞，上下凡三層，所置炮各重五千四百斤，子彈畢具。環山三面曲折爲街石【二一四】，圍繞上下。其南面臨海，壁立千仞，不設炮。所至山西一隅而已。聞其中鑿石爲議事廳，寬廣十餘丈。又爲石池一，收山雨滴之，足支炮兵一年汲飲。合炮城列炮千數百，今皆改製新式後膛炮不用，已安設者五百三十五尊，爲英國地中海口重鎮。《瀛寰志略》名海口曰巴拉爾大，亦曰直布羅陀，名英人所建之城曰義人答答，皆此奇巴臘答四字一音之轉。引遊炮城者，將官莫爾幹；引遊山炮台者，炮兵官非爾丁也。非爾丁指西艾臘山缺處曰樂陀，有古營壘，爲加非達額踞西班牙時，與羅馬大將奔標力戰於此。蓋當西漢之初，距今二千餘年矣。

西艾臘山橫亘如垣，彌望數百里。所見山勢之雄闊，無及此者。有德國兵船停泊海口，其兵官喀伯來見。

西刻開行。出海口，有燈樓。船主云：此海名得拉法爾根，英官威得林以兵船與法王拿破侖第三【二一五】鏖戰處也。

【注二一五】「拿破侖第三」誤，當爲拿破侖一世。

初三日。午刻，行八百三十七里，抵奇巴答臘（瀛寰志略）名海口曰巴拉爾大，亦曰直布羅陀，

而名英人所建之城曰義人答答，皆此四字一音之轉，在赤道北三十六度七分，倫敦西五度二十一分。至是又繞出大西洋而越倫敦而西。有石山英人謂之「諾」，譯言大石也崛起，高一千四百餘丈，長約三里許，與西班牙之詭英阿非斯卑陰山相望咫尺。中隔一洲爲石山過脈處，海水泛，則別爲一島。瓜達爾幾河繞其右，南與阿非利加之珥布斯赫德譯言猴子頭也並橫出海中，對峙成海峽，爲地中海之門戶。英人踞有其地，因山爲炮台，號稱奇構。

其地總督勒比耳近年攻阿北西尼亞，入其都城口滿克得林，因封滿克得林男爵遣其中軍卑勒斯以馬車來迎升炮十五及兵列隊並如前。因並晤其提督薩馬斯惠。詢其額兵五千，分七營：炮兵五營；又有守炮台兵五百，皆工匠爲之；洋槍隊步兵千五百。營各立學館。又有大學館一，藏書四萬冊。環山建城，臨瓜達爾幾河。居民萬九千人。

勒比耳總督遣其統將狄隆陪遊炮城，皆石爲之，中加三合土，外護小城二重，以洋槍隊拒敵之近攻者。炮城皆上施炮，下列兵房。每兵房一連，皆於其旁依山建樓房，以處兵人家屬。炮大者亦十八噸，炮子重至四百磅。由炮城繞至奇巴答臘山西，觀所謂山炮台者。蓋穿石山爲炮洞，上下凡三層，安炮皆三噸，各重五千四百斤。環山東西及北面曲折爲石街，圍繞上下。其南面臨海，壁立千仞，不設炮。所至山西一隅而已。聞其中鑿石爲議事廳，寬廣十餘丈。又爲石池一，收山雨瀋之，足支炮兵一年汲飲。合炮城共千餘尊，今皆改製後膛炮，已安設者五百三十五尊而已，爲地中海口重鎮。陪遊炮城者，將官莫爾幹；陪遊山炮台者，炮兵官非爾丁也。

西艾臘山橫亘如垣，彌望數百里。非爾丁指山闕處云巒陀，有古營壘，爲加爾達額踞西班牙時，與羅馬大將奔標力戰於此。海灣泊有德國兵船一隻。回船，其官喀伯來見。

酉刻開行。出海口，有燈樓。船主云：此海名得拉法爾根，英官威得林以兵船與法王拿破侖鏖戰處也。

初四日。午正，行五百九十四里，在赤道北三十七度十四分。過奇巴臘答海口，人葡萄牙境。南對阿非利加之摩洛哥，亦回部也。其地猶屬地中海。至是抵星子文生，是爲葡萄牙南境盡處，始出大西洋海。洋人以山盡處爲岌，水流當岌，兩相激蕩，浪益洶湧。星子文生山石嵯峨，橫截海面，舟行極爲顛簸。而西班牙西境地勢微削而向北，海方南趨，爲地勢所遮遏，數百里間，澎湃騰沸，洋船以爲至險。

晚見海口燈樓。船主云里斯坡亞海口，葡萄牙國都也，爲德人河入海之口。

是日鬱熱尤甚。初聞紅海炎酷，隆冬一如盛夏，心甚畏之。此行亞丁至蘇爾士，盡紅海六日程，天氣晴和，風恬浪息，爲海行最佳之景。其餘三萬餘里，多在風濤震撼之中。至出大西洋，而鬱蒸之氣轉甚。紅海天時地氣，固有不可意測者歟？

初四日。午正，行五百九十四里，在赤道北三十七度十四分倫敦西六度四分。過奇巴臘海口，即屬葡萄牙地。至是抵星子文生，是爲葡萄牙南境，約計五百里。西洋人以山盡處爲岌，水流當岌，兩相激蕩，浪益洶湧。星子文生當山盡處，過是則轉而北，乃正人西洋大海矣。山石嵯峨，橫截海面，舟行極爲顛簸。而葡萄牙西境地勢微削而向北，海水方南趨，爲

地勢所遮遏，數百里間騰湧洶沸，洋船以爲至險。

出屋子文生大海，至英倫敦尚有五日程。洋人赴倫敦者，皆由法國之馬賽，由車站西行，不獨省五六日之程，亦圖免西洋海之險也。

是日鬱熱過於紅海。

初五日。午正，行七百八十里，在赤道北四十一度三十分。北過斗羅、米虛〔一·六〕二河，

〔注一·六〕
稿本「米虛」作「米
虛」。當從稿本。

爲葡萄牙西北都會，兼兩河爲名。再北，又入西班牙西境。晚過蓋潑非尼士特，遠見燈樓。波濤洶湧倍甚。蓋西班牙向北盡處，地勢深入，匯成一大瀉，與法蘭西壤地相接；至羅亞爾江口又表〔一·七〕伸而出，中廣千餘里，海水奔騰而下，驅入瀉中，回薄湊激，乃始折出南趨。故此海

〔注一·七〕
稿本「表」作「斜」。

湊千餘里，稍一見風，則洶濤激浪相助飛騰，尤以蓋潑非尼士特爲至險。蓋潑者，譯言尖處也；非尼士者，盡也；特者，地也。

風雨暝冥，顛危傾險，鬱熱尤劇，心氣痛甚。此行上海患眼珠痛，登舟而鼻準〔一·八〕痛至二十餘日，已而牙齦痛、耳痛，又苦心痛。盡五官之用而皆受患若此，異哉！

〔注一·八〕
稿本「準」作「隼」。

初五日。雨。午正，行七百八十里，在赤道北四十一度三十分倫敦西九度五十二分。晝夜顛簸，至不可耐。先夕見海口燈樓，船主云里斯玻亞海口，葡萄牙之國都也，爲德人河入海之口。至是當近斗羅河，與西班牙西境相接。再北米盧河，則又入西班牙境矣。

計此行所歷之國十八。曰安南，曰暹羅，曰俾路芝，曰波斯，曰阿刺伯；凡五國隸亞細亞；安南儒教，暹羅佛教，餘皆回教也。曰土耳其，曰希臘，曰意大利亞，曰佛蘭西，曰西

班牙，曰葡萄牙；凡六國隸歐羅巴；佛蘭西、西班牙則地中海徑其東南，出大西洋海又徑其西一面；土耳其，回教；餘皆天主教也；而希臘自爲希臘教，又天主教別派。曰阿北西尼亞，曰努北亞，曰埃及，曰的黎波里，曰突尼斯，曰阿爾及耳，曰摩洛哥；凡七國隸阿非利加，皆回教；阿爾及耳近爲佛蘭西屬部。

所歷英國屬部十四。在南洋者五：曰香港，曰新嘉坡，曰麻刺甲，曰威諾斯里，曰檳榔嶼。麻刺甲與新嘉坡相連，威諾斯里與檳榔嶼一島相對，皆不停船。在印度洋者五：英人踞有印度全土，而瀕海埔頭凡三，皆所隸之大部也，曰孟加拉，曰麻打拉薩，曰孟買；島二，曰錫蘭，曰蘇克得拉，停船者錫蘭而已。麻打拉薩與錫蘭島相對，餘皆相距遠，而一海徑達，其地可指望也。在紅海者二：曰亞丁，曰畢爾林；畢爾林亦不停船。在地中海者二：曰馬里他，曰奇巴答臘。所在建耶穌堂，番民皆從其教。印度佛國，乃習回教。而孟加拉之訶利薩與錫蘭皆宗佛教，以合掌爲禮。孟買則波斯火教之遺猶有流傳。

南洋羣島分隸西洋各國者：過瓊州七洲洋與呂宋相望，地屬西班牙；再南過廣南灣，西與西貢相望，佛蘭西所踞安南海口也；東與文萊島相望，地屬荷蘭；再南透西過蘇門答臘，地屬荷蘭。其附近小島不記，相距遠亦不記，各國海島歸所屬者不記。

初六日。雨，風。午正，行八百四十六里，在赤道北四十六度一分，經度距倫敦偏西至九度五十二分。出大西洋折而北，稍透東行，至是益東。

西洋以智力相勝，垂二千年。麥西、羅馬、麥加迭爲盛衰，而建國如故。近年英、法、俄、

【注一九】

稿本其後有「使其爲五胡之亂晉、遼金之構宋，則亦終爲其瞞噬而已」二十二字。

【注二〇】

稿本此三語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

【注二二】

稿本此三語作「未聞處夷狄必務以氣陵之，使曲在我而後已也。以強臨弱，以全盛制邊防，猶競競焉稱情以處之，權量事勢以慎行之，無敢或肆；又況逼處環伺，內據要害，所以挾持者尤大，而其謀尤深者乎！」

美、德諸大國角立稱雄，創爲萬國公法，以信義相先，尤重邦交之誼。致情盡禮，質有其文，視春秋列國殆遠勝之。而俄羅斯盡北漠之地，由興安嶺出黑龍江，悉括其東北地以達松花江，與日本相接。英吉利起極西，通地中海以收印度諸部，盡有南洋之利，而建藩部香港，設重兵駐之。比地度力，足稱二霸。而環中國逼處以相窺伺，高掌遠蹠，鷹揚虎視，以日廓其富強之基，而絕不一逞兵縱暴，以掠奪爲心。其構兵中國，猶展轉據理爭辨，持重而後發。此豈中國高談闊論，虛驕以自張大時哉？【二一九】輕重緩急，無足深論，而西洋立國自有本末。誠得其道，則相輔以致富強，由此而保國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禍亦反是。

班固《匈奴傳贊》有曰：來則以禮接之，畔則以兵威之，而常使曲在彼。【二二〇】處爭奪猶然，而況其所挾持者尤大，而其謀尤深者乎！【二二二】劉雲生自謂能處洋務，至是亦自證其所知之淺，而曰處今日之勢，惟有傾誠以與各國相接，捨是無能自立者。

鄙人爲時詬病多矣。姚彥嘉謬以爲【二二三】學識過人，吾何足言學識哉？宋、明史冊具在，世人心思耳目爲數百年虛驕之議論所奪，不一考求其事實耳。往聞何願船談洋務深中窺要，怪而問之，答曰：「六經周秦古書，下逮儒先論著，準以歷代之史，參考互證，顯然明白。世俗議論，只自豪耳，何足爲據！」此之謂學識。

初六日。雨。午正，行八百四十六里，在赤道北四十六度一分倫敦西七度四十二分。先夕過蓋潑非尼士特，遠見燈樓，洶湧倍甚。蓋西班牙向北盡處，地勢深入爲佛蘭西，又邪伸而出，中成大蕩，寬廣千餘里。蓋潑者，譯言尖處也；非尼士，盡也；特者，地也。海浪至

【注一·三二】

稿本「以爲」作「謂」。

此，奔騰瀆激，舟行尤以爲險。約歷十六時乃越此蕩，即爲英、佛兩國對峙之海岸。

一海茫茫，風雨晦冥，顛簸萬狀，而鬱熱加劇，蓋風兆也。西洋地氣，乃與中國東大海乖異如此。

初七日。午正，行七百三十一里，在赤道北四十九度十一分。過法蘭西羅亞爾部，正當地勢斜【二三】伸入海處，波濤激蕩尤甚。西人名之曰珥勝，有引路燈樓，過此即與倫敦之哥爾奴瓦里斯部隔海相望。至是始稍有寒意。

【注一·三三】

稿本「斜」作「邪」。

是日晚餐，坐間十餘人，捶胡桃爲戲。有以額觸之而碎者，於是羣引額撞之，或碎或不碎，而皆轟擊有聲，或橫一指其上，引拳擊之立碎，或納胡桃肘下，伸腕舒掌，拳一手拍掌上立碎。見之咋舌。日間常十餘人爲投石超距之戲。一人曲腰立，其餘諸人相距十餘步，以次疾趨，按其腰，張兩足，一躍而過。繼乃量地三尺，投石爲記，不准納足其中。漸增至五尺，則飛躍而過者兩人而已，餘皆納一足石限內。已而六七人曲腰立，相距各五尺，十餘人連躍而過，無一虛步。從容嬉笑，沛然有餘。大率德國兵官也。其人白皙文雅，終日讀書不輟。彼土人才，可畏哉！可畏哉！

船主出示船單：北夏窪爾船以西曆十二月二十五日自錫蘭開行，正月二十一日抵蘇士阿母敦海口。此次錫蘭開行實先三日程，而云明日午正準至海口，以日計之，則正西曆正月二十一日也。蓋自人紅海後，稍減機輪之力，以待孟買衛尼哈船。兩船行度相值，中間稍有參差，而其終仍合也。

計此行所歷之國十八。曰安南，曰暹羅，曰俾路芝，曰波斯，曰阿剌伯；凡五國隸亞細亞；安南儒教，暹羅佛教，餘皆回教也。曰土耳其，曰希臘，曰意大利亞，曰法蘭西，曰西班牙，曰葡萄牙；凡六國隸歐羅巴，法蘭西、西班牙則地中海徑其東南，出大洋海又徑其西一面；土耳其回教，餘皆天主教也，希臘又自爲教，爲天主教別派。曰阿伯西尼亞，曰努伯亞，曰埃及，曰的黎波里，曰突尼斯，曰阿爾及耳，曰摩洛哥；凡七國隸阿非利加，皆回教；阿伯西尼亞又自奉天主教；近年法蘭西踞阿爾及耳爲屬部。

【注二四】
稿本「四」作「五」，當從稿本。

所歷英國屬部十四【二四】。在南洋者六：曰香港，曰拉布灣，曰新嘉坡，曰麻刺甲，曰威諾斯里，曰檳榔嶼。拉布灣在七星洲南，麻刺甲與新嘉坡相連，威諾斯里與檳榔嶼一島相對，皆不停船。在印度者五：英人踞有印度全土，而瀕海大部凡三，曰孟加拉，曰麻打拉薩，曰孟買；島二，曰錫蘭，曰蘇克得拉，停船者錫蘭而已。麻打拉薩與錫蘭島相對，餘皆相距遠，而一海徑達，其地可指望也。在紅海者二：曰亞丁，曰畢爾林；畢爾林亦不停船。在地中海者二：曰馬爾他，曰奇巴臘答。所在建耶穌堂，番民皆習其教。印度佛國，乃習回教。而孟加拉之訶利薩與錫蘭皆宗佛教，以合掌爲禮。孟買則波斯火教之遺猶有流傳。西洋習教，各有宗主。波斯爲回部所踞，禁其本教，於是習火教者皆避至孟買。

南洋羣島分隸各國者：過瓊州七洲洋與呂宋相望，地屬西班牙；再南過廣南灣，西與西貢相望，法蘭西所踞安南嘉定省海口也。東與文萊島相望，地屬荷蘭；再南透西過蘇門答臘，亦屬荷蘭。其附近小島不記，相距遠不記，各國海島歸所屬者不記。

初七日。午正，行七百三十一里，在赤道北四十九度十一分倫敦西四度五十九分。先夕過法蘭西之羅亞爾，正當地勢之邪伸入海處，波濤激蕩尤甚。西人名之曰珥勝，有引路燈樓，過此即與倫敦之哥爾奴瓦里斯部隔海相望。至是始有寒意。

是日晚餐，坐間十餘人，捶胡桃爲戲。有以額觸之而碎者，於是羣引額撞之，或碎或不碎，而皆轟擊有聲；或橫一指其上，拳手擊之立碎；或納胡桃肘下，伸腕舒掌，拳一手拍掌上立碎。見之咋舌。日間常十餘人爲投石超距之戲。一人曲腰立，其餘諸人相距十餘步，以次疾趨，按其腰，張兩足，一躍而過。繼乃量地三尺，投石爲記，不准納足其中。漸增至五尺，則飛躍而過者兩人而已，餘皆納一足石限內。已而六七人曲腰立，相距各五尺，十餘人連躍而過，無一虛步。從容嬉笑，沛然有餘。其人皆白皙文雅，終日讀書不輟。彼土人才，可畏哉！可畏哉！

初八日。未正，行四百九十五里，抵蘇士阿母敦。過波子倫敦，有兩燈樓，極奇麗，爲英水師屯泊之地。入尼羅司海口，有島曰阿路威得，爲君主消寒地，有行宮曰阿思本。舟行擱淺，又值大霧，潮信稍晚，故後一時許始至。

禧在明、金登幹枉接舟次。稅務司費力樸來傳外部德爾比丞相之意，云早奉德丞相檄飭：中國公使本日即到，應免查稅。又秘【二二五】魯國領事計羅慕、船務監督那坦、上海管理《字林日報》【二二六】慕斯滿均來見。前天津領事屠邁倫，則所素識也。

酉刻，上輪車開行。以是日禮拜，僅早夜兩次開行。歷栢性思多喀及窩多兩處市鎮。所過燈

【注二二五】

稿本「秘」作「必」。

【注二二六】

《字林日報》當爲《字林

西報》。

燭輝煌，光明如晝，近倫敦處尤盛。金登幹早爲雇備馬車相候道右。街市燈如明星萬點，車馬滔滔，氣成煙霧。闐闐之盛，宮室之美，殆無復加矣。換馬車，歷一時許，抵波克倫伯里斯寓宅。留金登幹晚酌。

詢知君主前赴溫則行宮，尚須由溫則前赴阿思本行宮。其倫敦所居有二：一曰聖全恩燮斯巴雷司，是爲正朝。巴雷司者，譯言宮殿也。一曰栢金葛恩巴雷司，是爲便殿。正朝必禮服，私朝常服可也。各國公使駐倫敦者三等，凡三十國。頭等：俄國書瓦洛菲，法國達拉固，德國閔斯達爾，奧國傅斯達，土耳其國莫拉射司巴沙，凡五國。二等：美國必洛爾【二二七】，日本國烏葉那歐夏真吶立，西班牙國夏薩類各來西亞，瑞典國賀什尺拉達，荷蘭國德必蘭，波斯國那賽木麻拉克木可汗王，比利時國索拉宛，丹國畢婁，葡萄牙國薩拉達哈，秘魯國嘎拉衛司，巴西國佩吶兜，餘爲南美利加及阿非利加諸小國，凡十八國。其署公使者七國，意大利國馬梯那歐，亦以參贊署理者也。參贊或一員，或至三員四員，有以伯爵、男爵充參贊者。其外部，德爾比丞相總理，副以侍郎四人：一定得敦，一旁斯弗得，一立斯德，一得拉。而英國大政一總之丞相畢根士非爾得【二二八】。其權勢視漢之丞相，而上下議政院亦微分黨相攻。居丞相之任曰特勒洵里【二二九】，必議政院附和者多，乃能安其位云。

【注二二八】「畢根士非爾得」本地名（Beaconsfield），時英首相 Benjamin Disraeli 受封畢根士非爾得伯爵，故有此稱。

【注二二九】「特勒洵里」（Treasury）意爲財政部，英首相習稱 The First Lord of the Treasury，即首席財政大臣。

上海兌銀三萬，得八千九百二十九磅。金洋一枚重二錢二分曰磅。磅易小銀洋重一錢四分曰施令者二十枚，值銀二兩八錢而已，而所兌金洋抵庫銀三兩三錢有奇，是已明耗二成矣。略記其等：金洋一磅，曰色伍倫；易小金洋二枚，曰哈夫色伍倫；又易銀洋一枚，曰克洛恩另有一克洛恩

【注一三〇】
「洛福倫」當作「福洛倫」(Florin)。

易二枚者，曰哈夫克洛恩，不甚用；又易小洋五枚，曰施令另有重二錢四分曰洛福倫【一三〇】者，易施令二枚；又易次小洋二枚，曰西盤司；又易極小洋二枚，曰薩力西盤司；又易銅洋二枚，曰佩泥；又易中銅洋二枚，曰海佩泥；又易小銅洋二枚，曰發爾英。凡金洋二等，銀洋六等，銅洋三等。其鈔票頒自國家，起金洋五枚，至千百萬，曰班克比拉。

初八日。禮拜。船主議泊蘇士阿母敦，計水路四百九十五里，距倫敦尚二百五里倫敦在赤道北五十一度三十分，可免一日水程。過波子倫敦，有兩燈房，極奇麗，為英水師屯泊之地。又入尼羅司海口距蘇士安母敦埔頭六十里，有島曰阿路威得，為君主消寒地，有行宮宮名阿思本在焉。適當海口，舟行攔淺，又值大霧，停輪。

馬格里從船主處得新聞報一紙，具載欽差隨從人等廿一日抵蘇士敦。西曆廿一日，即中曆之臘八日也。中述滇案一段，極有難處之勢，鄙心固早憂之矣。

申刻，至蘇士敦，禧在明、金登幹、屠邁倫均來接。稅務司費力樸來傳外務府德爾比丞相之意，云早奉德丞相檄飭：中國欽差即到，須免查稅等語，特來告知。又必嚕國領事計羅慕、船務監督那坦、上海管理《字林日報》慕斯滿次第來見。

酉初登火輪車，歷栢幸思多喀、窩多兩處市鎮。所至燈燭輝煌，光耀如晝。至倫敦換馬車，僅歷一時之久，戌刻至波克倫伯里斯寓宅亦曰波兒得蘭達栢來斯第四十五號。行李車至丑刻始到。

倫敦與巴黎日記

(節選)

郭嵩焘

〔光緒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此間國事分黨甚於中國。現分兩黨，新執政畢根士非爾得亦作比幹思福義，舊執政噶拉斯敦。下議政院人畢黨者四百餘人，人噶黨者亦三百餘人，互相攻擊爭勝。而視執政者出自何黨，則所任事各部一皆用其黨人，一切更張。其負氣求勝，挈權比勢，殆視中國尤甚矣。……

十九日。劉和伯家人聞喜、張聽帆家人張錫九同行於道，有洋人以杖擊張錫九之首，亦不敢與校也。途人怒其無禮，執而交諸巡捕。遂有一紳士致刑院書曰：「中國人初至，無故而受欺凌，必得一示懲辦。此事吾親見之，可以爲作見證。」於是刑院擬從重懲，吾尚不知也。比詢得之，致威妥瑪，至屬其轉託從輕辦理，而寓書總理，以請免科罪爲言。此間以禮自處如此，吾甚愧之。……

廿六日。爲西曆二月初八日開會堂之期。午正，偕雲生、蕪齋、和伯三人同往。雲生與予坐右上層，三十餘國公使咸在。蕪齋、和伯坐樓上左方。凡三方。樓上下皆婦人。其世爵等坐院中。中設長案，青長衣三人朝上據案坐。世爵集者皆披長毡，色紅，用白羔皮鑲其中，或二橫，或三橫、四橫，亦有上半全披白羔皮者。（詢知四橫者公爵，三橫者侯爵，二橫者伯爵，一橫者子爵，其紅

衣無橫者男爵也。）上設寶座，前設大紅墩一。少頃，太子與其妻至，坐寶座旁，其妻坐紅墩向上。又少頃，君主至，侍衛兵數隊，有捧磁瓶、杖、杵前導者。女侍衛二人。執長戟旁立者二人。坐定，啟前門，宣下議政院人人，至前廊下，排立鞠躬。

於是宣讀勅詞宣讀者為總恩司，亦伯爵，主君主册寶，分位最尊，大略言：土耳其與其屬部塞也維戰爭未息，各國能不至動兵，乃所至望。而聞五印度去歲大荒，民食不足，心實憂之。其印度地方諸王子及民庶等，尊我為后帝，極所歡悅。又阿非利加之南亦有兵警，英國附近屬部亦須防備，以保全其民人。現飭執政大臣料簡一年用度，應得幾何，應從何取辦，再行宣佈，與國人共議之。誦畢，君主出。

晤塞挪伯及威斯密斯侯之妻，極款曲。禧在明持其君主手冊，起西曆正月初一，每日所見之人皆令親書於冊，按各人生日書名其下。如我生三月初七日，為西曆四月廿日，則書於廿日之下。其君主之細密周到，亦可想見。

是日開會堂，其執政畢根士立而不坐，詢知始封伯爵，此次初入上議政院，尚不得遽就坐也。其律法之嚴如此。……

〔光緒三年正月〕初三日。為其君主召見各國公使及文武諸臣之期，遣其冢嗣行禮，在聖全姆變司正朝。未刻，偕雲生、蕪齋、和伯、在初、夔九、聽帆及馬格里同往。先至其御前大臣宣摩斯處投遞名帖，再轉人數重門。各國公使咸集。詢其次第，與美使皮蓄盤相次，因相隨以進。

【注】「帆」字訛，當作「帖」字。

人右角門，直上有寶座。其冢嗣立寶座下，旁侍數人。至其前一鞠躬，其相識者執手爲禮。予以宣摩耳屬令報此次初見者之名其隨同遞國書者即爲已見，不報名，多此一重曲折，轉至其前立，候本國文武諸臣皆相見畢，其冢嗣相向鞠躬，退出左角門回寓。其文武諸臣見者一不以官次，皆至其前投遞名帆【二】，旁一人接收而唱其名。唯其品級尊者得轉至其前立，餘則一鞠躬後即趨左角門出。其各部尚書先人，候冢嗣出，乃傳各國公使人，而後文武官次之，世爵亦相參雜以人。亦其國之盛典也。……

初九日乙丑。以公事須與外部丞相德爾比一商，至是得其復書，約禮拜五日，中曆之十一日也。此間富强之基，與其政教精實嚴密，斐然可觀；而文章禮樂，不逮中華遠甚。其謹守例案，與辦事者循資按序，委曲遲難，視中華亦有過之。如與外部約相見，必展至三日之久，其遲難如此。……

初十日。……土耳其黜其丞相密得巴沙於意大利。得《代謨斯》新聞錄畢得巴沙上土王書，爲其獲咎之由。書稱：「近改定章程，原期君民上下各依分量行之。即此三十年來所下號令，連章累牘，曾實行一二事否？吾固未之有也。其弊由於驕矜粉飾，上下相蒙，但有貢諛之言，未聞有一逆耳之語。凡所事事，全不一依分量行之。我於今直是要做到盡處，不爾，即甘求黜退，毋爲混蹟於此也。」土王怒而黜之。觀其所言，深中中華自明以來五百餘年之弊。無怪威妥瑪言：「土國弊政無他，止是一切皆成具文，與中國如出一轍。」諒哉言也！可爲三嘆。

十四日。爲西曆二月廿六日。君主令其冢嗣再引見各國公使并其百官，禮節一如初三日。本

國官員見者僅及其三分之一。所見各國公使及沙爾斯百里侯及旁思密魁英，略與一談。久立一廳候見，既見，又轉至前北向，候引見畢乃退，各國公使無敢先歸者。此邦一切禮儀從簡，獨此爲虐政。中國朝賀，亦無如此久立者。……

十九日。……便過由乃的色爾維斯克勒普，亦英國會館之一也。由乃的，譯言兩相併，此會館爲武員公立，水陸兩軍相併也；色爾維斯，譯言公司；克勒爾二者，會館也。會館司事樂賓生函告馬格里，邀入會，因一往視之。其會館尚書一人總司會館事，謂之尚書道北尼水師提督，曾至南京議約；又水師總兵墨得、副將葛拉哈木年老矣，亦曾至中國，陪款甚懇。詢其原始，已開館六十一年。其初五百人，立會館後，漸增至一千五百五十人。房屋兩層，極寬大。看書寫字及擊球爲戲，皆有專地。又每日集新聞紙，聽從觀看，亦別爲一堂。而看書寫字凡六七處，縱橫雜坐。每日約七十餘人集此，謂之會友。日供兩餐，酒菜有定價，惟取便而已。英國家嗣阿拉伯爾艾達倭爾亦在會中，蓋亦曾任武員也。詢問此等會堂，尚多有之；或文，或武，或文武兼之。朋友講習談論，規模氣象，無不闊大。

廿三日。雪。往觀《代模斯》新報館。館主馬克敦羅陪同遊歷。日收新報編次之，而檢字機器爲多。初用機器製出鉛字廿六字母，送校對處校之，凡歷數次，乃合編人大鐵板中，用機器壓之，其字皆影入紙上。再置一圓機器中，鎔鉛貫之，隨紙高下成字。合四鉛板成新聞報一張，置印文機器中。卷紙逾數百丈，若洋布然。印車動，隨轉隨印，至前截斷其紙，而用扇板前後扇之。每車印兩鉛板，前後分異，無相混者。再轉入一機器，折成四疊。大約檢鉛字及檢二三對之

【注一】

「檢」當作「校」。

【注二】
「爾」字訛，當作「普」字。

〔注四〕
「佩宜」一誤，當爲「施令」。

力爲多。合成鉛板以後，每日印刷新聞報七萬紙，不過一點鐘可以竣事。三佩宜得新聞報一紙，每紙兩大張，表裡兩面各得四板，計十六板。凡一施令得新聞報四紙，七萬紙抵一萬七千五百佩宜〔四〕，合金洋八百七十五磅。所用工力三百餘人，日間不過數十人，爲英國報館之最巨者。其俄、法、美、德新聞，用電報傳遞，旁設檢字機器，隨傳隨檢成文句，用機器壓成字，送校對處校勘。……

〔二月〕初一日。……是夕，至客來斯阿士布洛學館觀其晚餐。掌館者阿刺博得。初謂小學生七百人，堂餐靜肅，止矣。至則男婦觀者數百人。阿刺博得正坐，旁立持綠桿者十餘人。前設食案十六，凡七百人，分列十六堂，堂共一食案。計設食案四行，每行相連四案，左右環坐三四十人。教士宣講，鼓琴作歌以應之。歌三終，皆跽而持經，乃起坐就食。食畢，教士復宣講，鼓琴作歌如前，乃分堂而出。每堂一童子兩手持二燭前導，一負食筐者繼之，而後兩兩相並行。其前二人，一卷桌布挾之，一肘食籃，次第至掌館前鞠躬爲禮。皆著長衣，束腿，云此衣古制也。

此館已設三百五十年，衣服禮制相傳未改。持綠桿者，皆捐戶也。五百磅以上給與一桿，得薦人人館。并年十五以下者，大率世家貧無資、孤苦，則學館收而教之。日三餐，衣服皆學館給之。其學亦分天文、數學、兵法諸事。高等者給銀印，縫之左肩，詢之皆習兵法者。年十五以上，送人大學館，衣食猶館中資給。可謂盛舉矣。每年用七千餘磅。

持樂器者數十百人，亦兩兩相並，別爲一隊。詢其所歌之辭，則先祝君主天祐，次及大太子，次及諸子及公主，次及百官，次及紳士，又次則云始創建此館者，爲渠等就學之源，其德不

可忘也，願天佑之。中國聖人所以教人，必先之以樂歌，所以宣志道情，以和人之心性。聞此歌辭，亦足使人忠愛之意油然而生。三代禮樂，無加於此矣。……

初四日。禮拜。美國金山截止華人不准至其地。聞其地工夫以華人身價太廉，防【五】其生計，至於械鬥，華民死者四人，遂有此令。英國議堂謂之曰：「美政衰矣，不足以制服其民，與土政等耳。」聞此，回念中國，只益慚然。

初六日。梁姬爲威妥瑪夫人邀人織繡館。蓋皆世族之不能自給者，以織繡爲業。凡三百餘人，所織皆大幅花卉。馬爾他總督署所張織繡屏十六幅，皆出之此館。此邦魄力之大，亦無奇不備矣。……

初八日。……日本上野景範、西德二郎來見。西郎能漢文，兼通俄、法、英諸國文字。東西洋人才之盛，百倍中國，豈國運然耶？抑使人才各盡其用，而遂勃然以興也？……

初九日。克羅斯約遊布利來斯妙西阿姆書館。克羅斯以事不至，遣其侍郎珥白尊、幕府密斯蕓得照料。陪遊者白爾叱、德羅巴斯、其管鳥獸者阿姆客刺得斯。威妥瑪言，阿姆博物通神，得鳥獸一骨，可以揣知其情狀。初時人不信，既而得其全骨合之，信然。

其書館藏書數十萬冊，皆分貯之。古書有在羅馬先者，有刻本，有寫本，分別各貯一屋。其餘書籍，列屋藏庋。有專論樂器者，有專爲藏書目錄者。其藏書目錄，或新收人，或移置他處，輒改記，亦十餘人司之。最後一圓屋，四圍藏書六萬卷。中高爲圓座，司事者處其中。兩旁爲巨案曲抱，凡三。外皆設長橫案，約可容千餘人。每日來此觀書者六七百人。四圍藏書分三層，下

【注五】
「防」字訛，當作「妨」字。

一層皆常用之書，聽人自往取觀；上二層則開具一條授司事者，司事者書其所取書於牌，分別門類，各向所掌取之。

其餘藏廢古器數十院，亦各分別門類。金石刻皆來自麥西，羅馬、希臘次之。所刻石像與石碑所刻像，與漢石闕刻像正同，其文亦與埃及石柱文同。有全取古墓左右石及上石刻文，并墓門嵌之壁上者。古碑有作刺丁文者，有作希臘文者，皆各為一院，英國博古之士多能辨識。又有石方柱，高尺許，四面各寬六尺許，皆有字，若中國篆文，可辨者甚多，如「王」字、「卜」字之類，則篆文與楷書并同。而白爾叱獨云此石柱字極難辨識。細閱之，似其石四面皆合成，不知其何用也。羅馬石碑一方，字體又別。所刻石像，或高丈許，或高尺許，分別各國羅列，不可以數計。有為人首長髯而獸身者，高丈許，長亦稱之，云羅馬國王官前所置也。石棺數具，皆有刻文，有裏、面并刻文者。其上蓋為人形僵臥，傲其屍。刻石有絕精者。有為兩婦人，一坐，一斜臥而倚其身，衣紋摺疊并曲肖，而遺其首，亦自羅馬來，皆數千年物也。

其他金石、竹木、鳥獸蟲魚螺蚌，以及古磁瓦器，羅列數萬種，各分數院貯之。中國玉器、磁器及古劍之屬，亦多至數百件。石品奇者尤多，五色斑斕奪目。有粗石中忽含小寶石一枚，或紅或綠或異色；有一小石中含至三四枚者。或石中含樹葉，有肖枇杷葉者，有肖海棠葉者，有肖芭蕉、櫻欄及他竹木，及各種魚及大蝦、龍龜，長或丈餘，蓋海底遺骨，沙石淘蕩，積久而凝結為石，含骨其中，與他小石之肖形者又異也。又有巨大粗石二，用玻璃罩之，館人尤珍視，云此二石自天墜下。其旁碎石無算，皆收貯之。或曰火山爆石飛墮；或曰此星月中山崩，近距地球、

受而承之。

【注六】「冒」字訛，當作「日」字。

【注七】「毛」字訛，當作「牛」字。

其鳥、獸、蟲、魚，皆取其皮冒【六】之而塞絮其中，一皆如生，大者盈丈，小者徑寸。海獅、海馬、犀牛、旄牛旄毛【七】出北冰海，皮毛皆作腥氣，野牛、野豕皆大逾丈；其若羊，若馬，若犬，有小至二三寸者。小鳥若翠鷓，或長不及寸；鷓鷯有二三寸，張翅如蝴蝶者。蝴蝶、猿猴種類尤多而奇。有鳥如鴉而花文，人夏兩翅旁生毛若蘆荻，高六七寸，以洋文求之，多至六七字，不暇譯其名也。

【注八】「限」字訛，當作「陷」字。

尤奇者，一獸骨高逾丈，嘴尖若橐駝，四蹄有爪，長七八寸，身旁巨骨，與石無異，云地中掘得之，不辨為何物。疑盤古未開闢時所有，限【八】人地中近萬年，骨皆化石。象牙並頭骨無數，有長至八尺五寸者，倫敦城外二十里掘土得之。又印度掘得一具，南美利加掘得一具，牙皆變石，色灰黑。又一具上下齒俱全，如覆鐘然，下脣垂二尺。兩牙貼脣邊下垂，長尺許，形尤異。阿姆云：「倫敦、印度、南美利加，考之古籍，從未云產象。象牙長八九尺，尤所未聞。而牙骨皆與石黏合，必開闢以前有此，淪入土中。」其穿山甲一具，狀如石缸，尾長二尺許，鱗甲皆已化石，則竟疑為盤古以前物矣。

竹木或根或葉，或截成板片。有長二三寸而枝葉盤擎如千年古幹，有巨板大數圍而木心堅細有文，較紫檀、花梨尤潤，形色各異，不能辨其名。其一木板中起文如水波，疊至四百五十層。館人云：「一歲一層，木生四百五十年矣。」其小長方板或如象牙，或如紫漆，用以供紙鎮絕佳。更有一板片，外包粗皮，中細文如黃楊，形近車輪，而盤旋如雲之散佈，并寬寸許，形狀絕

【注九】
「又」當作「大」。

奇。又一種圓木而中心方，色黃，又一種中空，有節如竹，皆生平所未見。楓球及松球有又【九】如斗者。松球尤多異形。又一種狀如松球，外作包，每包中含子一顆，大如李，色黑，剖其中，得象牙一圓，可斷爲小葫蘆及盃、瓶以盛物。此皆《爾雅》所不載。西洋自爲之名，無能得其義，未暇譯也。

古銅、古器，碎片亦收貯之。有銅人一尊，高尺許，價三千磅。有銅人首一具，甚巨，價七千磅。又小黑玉一件，大不逾寸，斲爲人首，價五百。館人云：「非玉，乃玻璃也。」問此物有何異，云：「底面有字，爲羅馬古字，已逾二千年矣。」中國官審磁器最多。有古劍一口，青玉柄，劍端刻字二行，一云「彘室掌宮之劍」，一云「宮【一〇】光」。疑「玄光」爲劍名，「彘」爲古「黃」字。「黃室」之名，或漢武帝時用公玉帶之言建明堂，其中爲太室，因有「黃室」之名耳。

凡歷三時許，未能遍遊。每至一院，亦但流覽及之。其藏中國書籍，別爲一屋。竟不及往觀。

其地禮拜二、禮拜四兩日禁止遊人，餘日縱民人人觀，以資其考覽。博文稽古之士，亦可於所藏各古器，考知其年代遠近，與其物流傳本末，以知其所出之地。而所藏遍及四大部洲。巨石古銅，不憚數萬里致之。魄力之大，亦實他國所不能及也。尤奇者，埃及掘得古石棺十餘具，中有屍骨完具者，皆用冒韜而襲之，頭足俱可辨。蓋歲久，練帛與骸骨相爲黏合，略具人形而已，皆用玻璃盛之，列置左右爲古玩。亦見古人襲屍之具，所用緇質經殺，遠至麥西，其制亦略同。

也。又意大利掘得古城一座，由數千年前地陷所致，其中器具尚多完備。有玻璃鏡十餘方，模糊斑駁，而人物形質如生。較之埃及石刻，絕有往古近今之別，知此城失陷在周秦以後也。其諸瓦器所模人形，則皆古制，以瓦器流傳，較之玻璃及磁器尤遠。

館藏書籍及鑿石及古碑刻在樓下，餘皆在樓上。德克倫斯云：每年開支金洋十萬磅，供此館之用。蓋收買各種古器，至今亦尚未已也。

十三日。日本公使上野景範邀酌。同席波斯王那賽木麻拉克木、丹國公使畢婁、荷國公使德必蘭、法國參贊夏瓦達外，所知者佛斯得議政院紳士及本館英人費音，書記鈴木金藏、西德二郎。酒罷，上野夫人淪茗相款，略如武夷工夫茶，以小盃爲飲具，意極珍重。又外部管理中國事務哈維，以科里調辦土耳其事，新接辦也。其非力勒斯、非士來夫夫人均相就問訊，而諦盤生母女尤慇懃。以是夕仿照洋禮，兼邀茶會。其戶部派官至倫敦考求理財之政，勇於取倣如此。吾甚愧之。

十五日。……次至盤喀阿甫英蘭，即銀局也，主洋票出入。其造票別爲一紙局。造紙成，送局。由百萬至五磅，各爲機器印之。銀數及圖記及號數，凡歷四五機器乃成一票。其機器與中國所用織布機具略同。而式較長。每機器一具，兩端交互用四小兒司之，每端左右，一下票，一收票，皆有數。機旁置錶一盤，中分四盤計數，累十而得百則百鍼移，累百而得千則千鍼移，累千而得萬則萬鍼移。閱其錶鍼，即得所印票萬千百十若干之數，一票二票不能隱匿也。

發票及收票皆分櫃司之，而所收票日或萬餘。詢之，是日發去金磅至一兆六萬餘磅。收票即

裂角，并鑿一孔收藏之，逾五年乃銷毀。凡有遺失，皆可查考，以所收票皆注明經手來歷也。日置一箱而標記其數，凡用四大屋儲之，深黑不可辨識。其已印成之票及金磅共存一屋，小櫃百數十層累置之，凡存六十餘萬兆。所收之錢，并人機器稱其輕重，凡機器十餘具。輕者別人一機器剪裂之，廢不用；以年分稍久，分量漸輕，出入參差，不使民用也。所至金錢狼藉滿室，從無盜取者。

入其金銀二庫。金爲長方片，每片造金洋八百五十磅；二百片爲一車，凡二十車。而德、法、俄、美及意大利、土耳其所用金錢，各爲布袋盛之。分別各國，多者至五六十袋，每袋可數千磅。銀庫則木箱縱橫羅列，尤若不甚經意。所製票及金洋、大小銀洋，各處行使不同。如印度、新金山及香港等處，一皆分別製造。利權操之國家，遠近權衡，略無旁溢。所用稱有前置羅盤，專視盤鍼所指以知其輕重者。其古今錢式，別爲一屋儲之。中國錢、刀、貨、貝之屬，亦至十餘種，皆用玻璃罩盛之。四旁爲高櫃，置其國千百年所用錢模，可謂好古不忘本矣。……

回過日本公使，詢知戶部官來倫敦考求人經制之宜，以制國用，名曰恩婁葉歐姆，就與一談，甚暢。詢其所讀洋書，一種曰阿達格斯密斯，一種曰長斯覺爾密羅。所言經國事宜，多可聽者。中國人才相距何止萬里，爲愧爲愧。

十六日。爲西曆三月三十日，傳爲耶穌十字架被刑之日，名曰哥弗來兌。是月三十一日至四月初一日耶穌復蘇，名曰依斯德生兌。兩日並西洋大節，而耶穌【一】蘇之日，必值禮拜之時，尤爲慶典。

【注一】
「蘇」字前脫「復」字。

【注一二】「槩」字訛，當作「壑」字。

【注一三】「卜」字訛，當作「尺」字。

是夕，阿什伯里約赴羅亞爾阿刺伯哈納樂器館聽音樂。阿刺伯者，君主之夫。君主爲建亭海德園之旁，槩【一二】銅像其中。阿刺伯梅摩里那爾。梅摩里那爾，譯言思念不忘也。樂館正與此亭相對，亦借阿刺伯爲名。是夕歌者數百人，聚聽者萬人。爲圓堂，四重樓，樓上每八【一三】許爲一間，上下數百間。院中正面爲樂，正當四層樓之一面。中爲屋置琴，爲天下琴之最巨者，外旁列管數千，爲門三，用機器吸氣其中，其聲如鼙鼓鯨鐘相雜，殷殷然洋溢充塞庭院之中，亦樂歌之一巨觀也。其列管名阿爾賡。

詢知此樂館亦英都之一會。凡會皆名蘇賽意地。前斯博得斯伍得處觀電氣燈，亦立一會，講求實學，名羅亞爾蘇賽意地，其倡首主持亦名尚書。羅亞爾蘇賽意地尚書亦名和伯，是日曾一見之。

布妥瑪來談，語及土耳其政教與中國正同，而其兵力固強矣。問其弊安在，布妥瑪言：「居土國久，其政刑一切廢弛。百官俸祿不足以養廉，皆務爲貪私，恬然不以爲非。雖有一二廉者，不勝其風俗之敝也。」聞此彷彿中國情形，相與慨嘆無已。

廿二日。出門回拜，便過畫樓一觀，洋語曰納慎阿爾畢覺爾嘎刺里。納慎者，國家也；阿爾，語辭；畢覺爾，畫也；嘎刺里，樓也。廳堂相接十餘所，莫辨東西。其中玻璃高廳四達，用意大里石爲柱，圍三尺許，高丈許，用三尺相接。上下皆四柱，方者二，圍約五尺。共圓柱八、方柱四，色若于滇菜玉。畫皆裝鏡，張挂四壁。所收各國畫，若意大里、荷蘭、希臘、日士巴尼亞、法蘭西，皆各分屋懸挂，多至數千幅。縱百姓男婦臨摹，所見亦數十百人，臨摹皆工。

英國畫師得拿、格英斯伯刺二人，荷蘭婁班斯，意大利非爾、買格爾安吉羅二人，皆數百年人物，聲名絕著，各得大幅畫廿餘，目不暇給。其他知名者尚多。即一術藝之微，國家爲收藏名蹟，使習畫者相就爲模本，以各盡所長。人才之盛，有自來矣！……

廿三日。克羅斯遣其侍郎溜意斯，及其幕府密得弗斯得，陪視并敦威拉監牢。主監官色拉文伊畢遜，所收繫一千一百六十五人。凡屋四區，上下五層，其下一層爲黑獄。梗法不聽約束者閉之黑獄中，減其食。自平地起爲四層，如花瓣四出，每區左右得屋七十二間（依地勢爲之，亦有多出數間者）。第一層織布，屋各置機一張，或成幅爲衾，或度長短爲巾而空其隙，或粗疎爲綌。凡犯人褻衣、巾、被之屬，皆自織之。第一二四層織毯，屋各置一木架，張毯其上。第三層製造皮鞣、釘、鑽、繩、板之屬畢具。第四層析樑與毛分之，以供製毯之用。毯有供臥者，有供當門鋪地者，其制皆粗。各署當門鋪地皆取給於此。每層置一獄吏監之。

自工具外，屋各一床、一被、一毯、一几、一案。案小，倚門角張之，上置書數帙。而架板於壁，支諸器俱。盤盂大者，則置諸地。黎明起，樹床於門背，疊衾毯於架，盥洗畢，就工。辰正飯，赴禮堂誦經。復就工，未初飯。每區後各有隙地，鋪石爲圓圈。午飯畢，就圓圈逞步，宣導其鬱氣。圓圈或二或三，中爲短牆間之。每圈三層，層各逾三倍，間五六尺一人。約一點鐘，復入就工，至夜復飯。日三飯，就工以六時爲率。再後隙地右爲圓屋一區，鐵柵環之，築牆爲甬道，約甬道十餘。兇強不服約束，則令食後逞步其中，而獄吏坐圓屋中監之。

中爲數廠：一鐵廠，鐵工十餘人，冶鐵爲鍋及大鐵板（每區四層，鋪地用之）；一白鐵器具

【注一四】

「」字訛，當作「二」字。

【注一五】

「木」字訛，疑爲「十」字。

廠（即洋鐵，製爲壺、瓶、箱、匣）；一木廠，各有工木【一五】餘製造器具，皆犯人也。蓋凡人監，必考知其工藝，分廠充役。其無藝者，就其心力所能爲，課使習之。製布、製毯及諸工作，入獄後學習，十常逾九。又有洗衣廠，犯人衣服分區記數，洗而烘之疊之，皆分派供役，亦有吏監之。

左爲病館，醫士一人經理，每房一人。衾被之屬皆溫潔。病重者置之樓上，亦每房一人。其一大廳，設臥榻十，則以處病重不能生者。

四區最下一層，中爲廚房，置飯鍋十座，引水氣以治飯。前設大鐵櫃二，每櫃四間，可容番薯數石，亦引水氣蒸之。治麵食一屋，則設一火櫃，列麵食烘之。犯人三飯皆麵食。早佐以阿非茶。午爲正餐：肉一方，湯一盃，番薯五枚。晚佐以小麵粥。日治千五六百人食，亦皆犯人爲之，而精潔無煙火氣。惟別一屋置大木水溝洗滌盤盂，地磚稍見水濕而已。廚後水氣機屋凡三：一火門，一機器，一汲水機器。井深四十尺，汲而上之。煮飯及沐浴、茶水，或引水氣，或取水，皆以機氣【一六】運用。每房一間，皆設響鈴，以備犯人或有急傳喚。而響鈴分區記數，每房門旁懸一牌，編列字號，鈴響則牌自張，即知某房傳喚。精妙微至，一至於此。

主監官居前楹，右旁爲禮拜堂。犯人日一誦經，禮拜日則再誦。以耶穌立教，專示改過，務使犯人領解此義。堂分左右二間，間有長几五十，凡容十人，兩堂千人。前爲教師誦經案，旁設琴一張，上施銅管十餘。因屬一鼓之，始知琴旁皆設機器，鼓琴引其機器納氣管中，若笙若笛，若鐘若鐃，赴聲應節，鏗鏘滿屋。惟旁一人推引風箱，納氣人之琴房，以供其嘯吸。前十六夜阿

【注一六】

「氣」字訛，當作「器」字。

刺伯哈納樂器館聽琴，未能就視，尚不知其用之巧也。前設浴室。犯人始至，先就堂澡浴，更換衣服衣袴襪色，即以所製毯爲之，可以一望而別，知其爲犯人也，其故衣服并發回其家。

色拉文伊畢遜云，倫敦監牢九處據馬格里所開監名：一曰每他妻拍歐立田，即京城監也，與此異名；二曰牛該；三曰西笛，華語謂之城中監也；四曰色力考安的；五曰句巴斯非拉達；六曰米拉班克；七曰盤島威拉；八曰毫司敦伍靠雷克慎；九曰毫司敦伍狄坦慎。國家所設，此與密爾邦二監而已。收繫五年以上，乃入其中。餘七處皆民建而設官司之，以繫輕犯及須斷遣者。內毫司敦伍靠雷克慎，收繫幼童犯罪者；毫司敦伍狄坦慎，收繫待審犯，則別一規模也。二監犯人有需發往波斯莫波〔一七〕、波爾蘭兩處海口充工作者，以滿九月爲期乃發行。行則須械繫之，以防逃越。

【注一七】
「波斯莫波」，當爲「波斯莫斯」。

其械具別置一屋，槍刀羅列，云防犯人或謀聚逞，即用以繫之。有九尾鞭，用繩爲之，凡九。犯人有毆辱所管獄官者，鞭之，鞭輒皮裂；非是，不輕用刑也。前楹上設望樓，四區屋道畢見，以憑瞭望，自第四層起凡百餘級乃上達。詢知監牢一切工作皆犯人爲之，亦一奇也。觀其區處犯人，仁至義盡，勤施不倦，而議政院猶時尋思其得失，有所規正，此其規模氣象，固宏遠矣。凡在其室工作，皆反鍵其門，臨食乃啟門。食畢，誦經及後院散步畢，仍返室工作而鍵其門。其在廠十餘人任工作，則一獄吏監之，散步亦監之，在廚司食皆監之，終無敢交一言。一監中獄吏數十人，詢其職，當兵逾十年，誠實知事理，選充獄吏。主監官色拉文伊畢遜，頭等寶星，亦充下會堂紳士。西洋官職，有等威、有階級，而無所爲資格也。

廿四日。接斯諦文森信，力陳中國鐵路宜開，爲獻三策：其一，宜邀立一會，須費二百萬或

三百萬，以股份承之。國家爲定息五分或三分，所得歲息不如數，賠補以公款。或招洋人承辦，紳士立公會，耽延其息，辦法亦同。一，估費若干，動用國家公款，招洋人承辦。一，由中國自行辦理，招用洋人，給以薪水，以三年爲期，俟中國能興造鐵路及自購辦機器，漸次退除洋人。總之，中國鐵路必得及早興辦，尤莫如多遣少年子弟赴西洋學習。往昔埃及興造鐵路，亦遣人學習有成，然後開辦，并不用西洋人，此尤計之善者。其言至爲明切，惜乎中國之不足以語此也。

廿七日。日本恩婁葉歐姆一曰井上馨來談，曾官戶部尚書，言其國經制，歲入五千萬圓，取之商稅者三百萬，餘皆地稅。西洋各國皆然，經制所入，皆地稅也。英國課稅惟茶、菸、酒三事，餘則聽商人營運，無稅則，而歲計各家所入，每金洋一磅納佩宜三約八十分之一。或用兵，量加稅則，以次遞增至佩宜八約三十分之一。其用所得寶星及他表記泐之用器者有稅，畜犬以上有稅，并加入常稅之內通計之。歲入二百磅以下不稅，亦不得用表記。百官俸人三百磅以上，亦一例輸稅，蓋皆計所餘爲之稅。茶、菸、酒非所恃以爲生，及畜犬非必需，亦爲之稅。劉雲生云：「此法誠善，然非民主之國，則勢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國長久，君民兼主國政故也。」此論至允。

【注一八】

「具」字訛，當作「巨」。

【注一九】

「病」字訛，當作「疾」。

廿九日。斯博德斯武得函約赴羅亞得英斯諦士申，聽定大論熱學。亦諸學者公建，專務實學。定大頃定禮拜四日一會講，因往觀之。集者數百人，坐次高下相環，而缺其前一面，設具（一八）案，左右遮護如櫃。定大立其中，論火輪機器以熱生力，亦可由力生熱。設木上下相關，而貫曲鐵圓柱其中，以手轉之。上爲圓孔，傾鉛末其內，鐵轉愈病（一九），則上孔熱發而鉛

鎔如汞。傾水其內，加蓋則騰沸，其氣上衝，蓋僂起二三尺。又粗鐵綫一根，持鐵椎疾椎之，鐵綫熱發，可以引火。鐵鑽一具，引木板疾鑽之，即火發。玻璃瓶貯水，頸粗盈握，握固而引機疾轉之，其水內沸，上加木蓋，亦僂起數尺。皆以力生熱之意也。又用玻璃罩置錶其中，上安一巨鍼，若指南鍼然，置之櫃外而繫電氣線。其旁用銅器一具，上有圓圈，中安小銅板，亦納電氣，而引電氣綫貫其端。另用一木杵，上施銅板，磨令熱，引就銅器圓圈中小銅板，則鍼右轉。磨冰引冷氣就之，則鍼左轉。此則不知其何義也。亦有光鏡一具，用小玻璃管灌水其中，色紅，反射之。引入熱氣，則水上升，引入冰氣，則水下墜，與指南鍼左右轉同義。又用光學以明熱學。

此邦學問日新不已，實因勤求而樂施以告人，鼓舞振興，使人不倦，可謂難矣。……

三十日。阿什百里邀赴下議院聽會議事件，多研詰政府及各部。堂設正坐，若各署堂皇然。前有巨案，上方列坐三人，主記載。左右列長榻五行，上下施榻，容十許人。前廊亦設榻三行。是日集者四百餘人。有致詰各部院事，先指名知會，至則相與詰辨，而以土耳其一案為最著。有議院紳阿定敦，先知會政府畢根士由畢根士由係上議院紳，是日亦至坐聽，發論凡數千言。每有中肯繁處，則羣高聲讚諾。其兵部尚書哈爾諦辨駁其誤，亦數千言，語尤暢朗。次議紳阿葛爾得復申阿定敦之說，亦數千言，徒詰政府因循坐視，不能出一計、定一謀，其言頗強坐以無能。

大抵英政分立兩黨，一主時政，為新政府畢根士由一黨；一專攻駁時政，為舊政府格南斯敦一黨。其議政院坐位竟亦分列左右，右為新政府黨，左為舊政府黨。而列入新黨者常多，亦權勢所趨故也。其主議院事者，謂之斯畢格，坐正中堂皇。始就坐，斯畢格讚稱靜。坐止言談，即有

應稱起立，論所詰事。答者跌其語畢，起立申辨。其有要緊事件，斯畢格起傳其名，令早自陳說。凡有言皆起立，其餘皆坐，語畢退就坐，乃繼起應之，無敢僥言者。下議院，洋語曰好斯曷甫格門斯；上議院，洋語曰好斯曷甫樂爾知。上議院斯畢格為克爾恩斯；下議院斯畢格為伯蘭得。……

〔三月〕初一日。……詢問日本在英國者約二百餘人，倫敦九十人，學律法者為多。此外栗溫浦、蘇士阿摩登及各海口皆有之。是日通名姓者：長岡良之助，前為諸侯，自治一國，今猶世爵也，亦在英國學律法；一領事南保；一伊賀陽太郎，亦學律法者。凡日本二十餘人，皆通英國語言，中國不如遠矣。

十一日。鏗爾斯邀觀顯微鏡及論天文。其言四十七倍月當一地球，一千三百地球當一土星，七十萬兆地球當一太陽。月中兩火山，山皆中空成洞，以火發石出故也。其中空處廣四十里，深三里，山高九里，以用千里鏡向明處照之，其一面暗，則山影也，以是測其高。又有山無水，亦無氣。以水氣蒸而為雲，月中無雲，故無水，無水則亦無氣，以是測其寒。知凡星皆有人，惟月中無人，以寒不能生故也。其月〔二〇〕中懸五星圖。又懸測光氣各圖，黃者為鉛，青者為鐵，向日照之，知日中所產與地球略同，以與其氣相應也。

又言日本近年開設電報信局，發信至廿五兆。英國一千零八兆為最多，法國次之，美國又次之，德國又次之，俄國又次之，日本第六。即此足見其貿易之廣，事務之繁，與其人才學問之

〔注一〇〕

「月」字訛，當作「室」字。

盛。惜不能通知語言，惟從馬格里考求一二語而已，餘多不能悉也。……

十三日。禧在明友人哈栗斯邀觀審案堂。凡四處，一曰林廣新，其官曰羅爾覺斯諦斯。覺斯諦斯者，譯言公道也。承審四人：曰佔模斯，曰噶里斯，曰結色拉，曰巴格里，而佔模斯爲之長。其幕府曰金鏗斯，陪同指示。是日噶里斯以病未至，虛承審一席，佔模斯即延予人坐。張案如弓，外抱稍高。其下列坐三四人，亦張案外抱，則小官之錄供者。又下則小訟師之刺取案由者，坐皆外向，無案。再下列長案向上，其前三四層，皆訟師也。後爲民人，亦列案數層。小坐即辭去。

其右爲律堂，總管名司吉訥爾，藏書四萬帙，學律者集處其中七百人。司吉訥爾告言：伍廷芳即在此學律，哈栗斯亦學律者。中有飯堂，有治事堂，有燕坐堂。過街爲存案處其名爲豪事阿甫黎頗布力喀雷爾爾斯。豪事，屋也；頗布力喀，譯言公也；雷爾爾斯，譯言案也。猶謂房屋所盛之公案也，主者結色拉，其副曰哈爾諦。列屋四層，層二十二屋，凡存舊案八十八屋，分地分年列號記之，而聽人相就抄案，亦分數堂列坐其中。最後一層藏諸古蹟，有巨冊二，盛以琉璃匣，一千零八十五年所記英國田土冊也，字皆刺丁文，相距八百年矣。又顯理第七蓋造宮殿與工人立約包工一冊。又與法國立約一冊，法王繫以金印，大約五寸，厚八分許。又羅馬教主給顯理第八文冊，繫以金印，大約寸許。又今君主維多利亞始即位受戒教師文冊。其文首列教師問：「須發一誓，願否？」答曰：「願。」因示戒曰：「即位後一切按照英國法律，能否？」曰：「能。」曰：「一切當依公道以仁義行之，能否？」曰：「能。」曰：「宜保護耶穌，能否？」曰：「能。」曰：「凡教師、世爵應享之利，并宜照舊，能否？」曰：

「能。」於是畫押其下，而載當時所授官名於冊，而以誓單黏其上。

又登車至米達拉坦布拉、應勒爾坦布拉。米達拉者，中堂；應勒爾者，內堂；坦布拉，譯言堂也。總管名安得森。中堂、內堂學律者各三四百人。而中堂由與西班牙戰，海中擄得其船無數，取以建此堂也。其中一禮拜堂，圓屋可坐千餘人。又有一堂名格雷新，相距二里許，亦有學律生。凡學律四處，悉統於林廣新。

二曰魁英斯班遲，三曰艾克斯才克爾，四曰闊爾大阿甫鏗門普力斯。三處審案堂別為一屋。所至魁英斯班遲一處，承審三人：曰科本恩，為律師之有名者，其官為羅爾基甫覺斯諦斯基甫者，猶言總理也；曰海洛爾；曰勒什哈栗斯。云此三堂皆依律斷案者，律文與案情不能相準，迺移送林廣新以理準之。覺斯諦斯雖亦統於鏗恩斯，而不歸其管轄，歲時分巡各處，以平其訟。

晚至上議政院聽其議論教堂葬地誦經事晤吏部侍郎塞爾得意畢尊，亦舊識也。亦有中坐一人，名曰羅爾得丈西洛，為議院一堂之主，猶下議院之斯畢格。左右列坐，亦分兩黨。格蘭斯敦黨曰格蘭非爾，畢根士由黨曰沙乃斯白里。兩人各持論數萬言，而後教師鏗得白里起立言之。視下議院稍靜謐。……

十六日。禮拜。雨。與德在初步至金登幹處。出示去歲辦理美國百年大會，中國貨物無慮數百千種，彙成鉅冊，如絲緞種類，異色已至百餘，藥品尤多。即有考求博物者，盡收買其藥品，分別種類，研考性情，以辨知中外用藥異同之故。西洋人品學問，蒸蒸日上，非無故也。

金登幹并約至英蘭敦類非紐觀製造各票。云其中略分三局：一信票，一稅票，一存款票。信

票以傳遞書信，稅票以完稅，存款票者即票本也，若鹽務之有根窩。是以所造票由直一銅錢至累萬萬，國家別設一局製造，金登幹亦其中司事之一也。總辦名克生，而統於戶部尚書羅斯噶得。

廿六日。麥華陀、盤爾邀遊鏗新登博物院。……隨至鏗新登，其尚書名三菲，亦世爵，陪遊廳院十餘處凡院皆爲玻璃罩以取明。其前數院，凡各國所建之坊俗謂之牌樓，若石幢，若門樓，若亭，若石樓形似塔，高峻有樓房，奇麗宏壯者，皆仿爲之。一火爐狀如巨屋，上有飛簷，左右護爐亦如巨壁，云意大利國王宮式也。一禮拜堂，石門樓，左右三門彫刻精奇。一銅門，框及門高廣皆逾丈，鏤刻繁密，別一禮拜堂門也。一石幢，圍丈餘，高十餘丈，皆琢爲花卉人物，分造兩段植院中。一麥西古王塚，亦仿其式爲墳，皆磚爲之，四面爲牌樓，而別爲牌樓植其旁，則依其丈尺爲之。又爲樓房一區，中爲巨屋，四隅爲飛橋，用闌圍之，云阿非利加一國王聽政所，屋四隅皆勳爵侍立處也。其他銅坊、鐵樓及諸奇制，不可勝述。巨壁張畫一幅，極四大部洲最高房屋羅繪其中，以禮拜堂爲最，倫敦已有高至五十丈者。南京琉璃報恩塔，其高得半而已。

其金器、銀器多君主宮中所用。金盤有大至六七尺者。銀桌、銀盆，云皆印度國王器也，滅印度時得之，皆存於此，古銅器、玉器、磁器，分屋貯之，所見已數萬種。銅佛一尊，高丈許。銅鐘四具，形制相同，上環乳五層，製造頗精，云皆購之日本者。其一鐘刻有金剛經，云正德辛卯製，并僧銜署「臨濟正宗」，與三鐘之爲日本物同一形式，絕奇。銅鷹一具，作搏擊勢，羽毛皆張。亦云日本物，以千磅購得之。

其他磁盤一具，僅及五寸，購之百磅；磁塔一具，購之五百磅。其地博古者，能辨其爲千餘

年物也。按中國磁器始自南唐，不及千年。佛塔緣自唐時，印度諸國已前有之，西洋無有也。印度磁器必不先於中國，此可疑。磁器大小尤多，自中國、東洋以至泰西各國，并及阿非利加，所有新舊磁器皆羅致之。即中國磁器，若巨盤、若瓶，大或數尺，小或二三寸玩具，皆絕精。其珍奇若琥珀缸及花樹、瑪瑙池缸、藍晶紫晶瓶盤，參錯玉器中，用玻璃巨罩盛之，所見已不下十餘處。

各國古樂器爲一屋，大小刀、劍、矛、戟爲一屋，錯繡、鍼券爲一屋中國蟒服亦皆有之，略亦流覽，不能遍及。飯堂三處，遊人飲食皆便；其堂壁柱，皆磁爲之。最後樓上，貯藏磁器尤多。花草五色及翎毛，其光外浮者，皆英國所製也。磁質不能及中國，而此則過之。各國磁器推中國第一。

【注二二】再入則畫院。張畫數屋，亦相就臨摹。書屋二區，亦多相就讀。而後設畫館二堂，一畫師主人【二二】。男女各爲一堂，堂分十餘屋，屋皆列長案，亦有散置小几，縱橫列架臨摹者。其一堂爲台，畫師立台上，就台壁以青石爲壁以粉筆縱橫界之，爲遠近向背高下之勢，以開示畫理。而後列坐一屋，四壁懸挂泥槩【二二】人首，或一手一足，或花朵，亦有張鏡畫一草或一盤或一山，各隨其心意所向摹之。凡數日，得其向背之勢，乃分屋習之。水山【二三】則兼水石樹木；人物則

【注二二】【注二四】「槩」當作「塑」。

【注二三】「水山」當作「山水」。

泥槩【二四】男女，或立或坐，或手持器具張望，或曲立回顧，亦各隨其所好臨摹之。數日得其形似，而後令習山水花卉者臨摹古畫；人物則僱一人高坐其中，諸畫者或正向或側向摹之，必肖其人之神，乃爲有得。男婦學畫者皆然。大率每日十點鐘起，三點鐘止，不逮三時之久，而各以其全神注之。是以西洋寫真及山水，遠近向背，曲盡其妙。詢之三蕭，此院歲支用款三十萬磅，而

【注二五】

「盛」後疑脫「」字。

畫院教習男女三百人，及他學館歸此館管屬者尚有數處，歲消約二百萬磅，其中三十萬磅則專支銷此館用費也。西洋專以教養人才爲急務，安得不日盛【二五】日？

是夕，老儒會招飲。主持者德爾比。歲定會辦八十人，威妥瑪其一也，以是不能不一赴。其名曰類得拿里芬。類得拿里者，譯言有學問也；芬者，積存之款。蓋專爲積學者年老無以爲生，釀金養之。會者二百人，公使六人：一奧使博斯達，一法使薩威尼葉，一意大利使美那布里亞，一波斯使那賽木麻拉克木，一日本使上野景範，一危地馬拉使尼格雷達。先數日傳知簽派說話者，令鄙人言各國學問。乃擬數語，丐威妥瑪翻譯，交給馬格里。酒畢，一人傳呼止喧。德爾比起立，頌揚君主，兼及其塚嗣并其親屬。於是列坐二百人皆起，高聲贊諾，滿飲一觸【二六】。

【注二六】

「觸」字訛，當作「觸」字。

次世爵豕木登起立，言英國兵法。凡誦言者，皆先定一人揭其端，若相問答然，而其詞意亦不必相貫屬。大率簽定某人說話，則誦言者未必及其人，稍加贊語。而提督戈得林敦及水師提督海，次第起立，各言水陸軍政大略。又次，德爾比起立，言各國欽差略言在座公使在本國爲大官者三人：一奧使，一法使，一中國公使。未乃歸重奧使，言與爲久交，亦所以揭其端也，而奧使博斯達起立酬答。次頭等寶星安得森起立，言上下會堂亦所以揭其端也，而上議院哈爾德維兌、下議院伯利斯弗爾斯何拍次第起立，各言上下議院大略。凡誦言者多雜以談諧及瑣語。伯利斯弗爾斯何拍談諧尤甚，聞者皆大笑。又次德爾比起立，言類得拿里芬老儒會略言此會起已八十八年，君主每年捐百磅，在位四十年，足捐四千磅也。亦頗著有一書，是亦需也，頌君主及言本會事，無酬答，惟羣起贊諾，滿飲，呼聲震天。

【注二七】

衍「次」字。

次次【二七】羅得威爾起立，言英國學問，而勒格斯起立酬答。勒格斯者，英國之宿學也，能

熟知古今事要與定大等學問又別。又次，里弗斯言各國學問，而鄙人起立酬答。又次，世爵達爾博德諦馬拉赫的言遊人學問，而德國石利曼起立酬答。石利曼能通金石之學，所得古碑碣，能辨知其爲何代，久居英國，最有名。又次，頭等寶里斯得爾林墨克斯威諾起立，讚揚德爾比以結之，又羣起贊諾滿飲。凡三飲乃畢。

其設席，列長案一，德爾比踞中，左右列坐三十六人。公使分列左右，而頭等公使居首，以下稍相間。世爵居右爲多，寶星居左爲多。前方相接直下列案八，左右坐二十許人。凡起立誦言皆正坐。其坐下方直案者，勒格、羅得威爾、里弗三人而已。其誦言抑揚反復，輒至數刻，以文辭周旋相尚，頗有春秋列國之風。

【注二八】

「人」字訛，當作「年」字。

鄙人始及中國學問流傳三千餘人【二八】，聖人立身行己、治民治國之方，備具於書，此所以崇尚至今。計數地球四大洲，講求實在學問，無有能及太西各國者。二三百年前利馬竇、南懷仁、湯若望先後來中國，最爲有名。此次至倫敦，所見定大、諦拿婁、阿文、虎克、斯博得斯武得，談論電學、化學、光學、熱學之精微，益見英國學問人人講求云云。起立數語已畢。馬格里以洋文譯而誦之，亦不逮諸君所言四五分之一也。……

【注一九】

「齣」字訛，當作「劇」字。

廿九日。……是夕，烏葉婁夏真阿里邀至意大里阿伯拉觀齣【一九】。生平不喜戲局，三十年未一臨觀。至倫敦以友朋邀請，五至戲館。此邦君民相爲嬉遊，借此酬應，不能相拒，意甚苦之。……

〔四月〕初二日。金登幹約遊英蘭得類非紐。類非紐者，譯言稅務也。尚書斯諦文森，其副

【注：一〇】
風，在此當通「瘋」，謂精神病。

赫里斯，幕府夏爾勒得。斯諦文森以病，遣其副與幕府陪行。所造凡三種：一稅單，一信票，一產業及製造器物憑約，而各處匯單、匯票亦附焉。凡稅課交納於此，惟海關各就關所完納。非但歲課而已，家業轉付子孫及親友，皆有約據，由國家頒給，而視其產之多少納稅，大約二十而取一分。或以風疾人風館【三〇】，亦簡料其家，由官存貯而給契以埃其瘡，按所存數還之。或製造新法，得專司其貿易，署名為記，亦由國家頒給而納稅焉。其造稅票有地，完稅有地，蓋印有地，其蓋印處列櫃為之，各以數多寡分列。納稅蓋印至五點鐘止，則有一人就櫃旁小木櫥開鑰視之，即得所蓋印數。蓋櫥內四小孔，孔皆有牌記，凡四字周轉，近櫃一孔十轉而第二孔始一轉，以次為千百十之數。先日一千二百三十四，本日一千五百六十七，即知用印三百三十三顆，而得其所收稅數，不爽錙銖。

別有一院，專試各物之真偽，則所講皆化學也。其地總辦名比爾羅。菸、酒、茶、鉛、錫、顏料，下至牛乳皆送至，驗其真偽而後消售。如水菓汁中有酸漿，所尚酸也，以水入之，化成藍色。再以碱入之，化成赭色，則味轉鹹而酸失矣。再加水，又成藍色，其味仍酸。以此辨其加酸多寡之數。顏料各色，分合驗之，本質若干，可以推測，無或爽者。菸末、茶葉，各以顯微鏡試之而得其本質，偽造者莫能混也。故凡化學自格物始。所用七百餘人，而幼學為多，亦天下之鉅觀也。……

英國行政務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餘以濟國用。故其所設各官，皆以為民治事也，而委曲繁密；所以利國者，即寓於便民之中。如信票，遠至數萬里，近至同居一城，但黏信票其上，信局即為遞送。每歲所入千數百萬磅，可云利

國矣，而民實便之。頃見製造信票，每紙印票百餘，四周空處，一童子量其分秒，截齊其邊幅，送至一機器處。每票不逾八分，四周鑿成小孔，五紙一連，不失毫杪。為取用信票，必須剪截，得此四周小孔，隨手即下，不待刀剪之力。相傳數十年前，一人想得此法，獻之朝廷，即時賞給二千磅，依其法行之。此專為便民也，而其實國家之利即具於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強也。……

初五日。……刊克里甫陳論五條：一，禁止販運鴉片煙；二，西洋待中國人應求公平；三，西洋人在中國者應各歸地方約束，不宜專歸領事；四，火輪車路應聽中國人自辦，不宜西人勉強，而引吳淞鐵路為大戒，責以不可如此橫行；五，西洋傳教者，不宜過為保護，其有被戕，亦自取耳；中國聖人之道，道理完足，不應以他教亂之。其言全似中國人自張大，亦不測其為何意也。

初十日。……提督賀拉函約茶會，云有利音者悟出一法，可以用太陽光傳遞書信，并約至其家試之。此邦術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學問思力得之，人心固無不有也。

十九日。刊克里甫呈遞所議五條（初五日先經寄示），列名者十餘人，其下刊頡斯、哈利森二人，英國名有學問者。又比斯里，曾充下議院紳士，多持異議，人皆苦之。詢知其來意，蓋法人有名剛莫特者，專闢教書，遂相沿以為剛莫特學問。刊克里甫亦以闢耶穌天主教為名者也。卜刊頡斯曾著一書曰《瓜得利類非有》。瓜得利者，言每三月一著論；類非有，考究已事為能通習古今者。其學專喜詆毀朝政、貶斥教士，亦處士之橫議者也。此間苦少翻譯，不能即時譯。……

【注三】「意」字訛，當作「利」字。

〔光緒三年丁丑四月〕廿八日癸丑，爲西曆六月初九日。爲上海設立博物院，詣盤與商。盤言一千八百五十一年阿洛伯獻議開設賽奇會，集萬國人民器物，設玻璃院海德巴園，以六閱月爲期。於是各國珍奇畢至，房稅已多。而所造玻璃屋，英人聚資購之，就城外隙地建置遊觀之所，即今水晶宮是也，國家獲利甚厚。嗣是奧大意〔三二〕、美利堅相踵爲之。明年法國復開此會。上海博物院略仿其意，不獨有益中國學問，即國家亦必稍有所利。

因詢問農田機器幾種？答云百餘種。問不應如是之多，曰：英國於農事頗勤心，如犁田一項，機器已多至數種。孟子所謂深耕，蓋常至二三尺外，力省功多。每得善法，輒更製之。……

〔五月〕初二日。赴阿西拉會堂，以威密斯得爲此堂塞克斯得里猶言參贊，奉其科密的猶言總辦之命，邀請人會也。威妥瑪亦此堂會友。所晤弗里蘭得、馬格類廓爾二人，及教士師丹雷諦音。馬格類廓爾曾製小機輪船，遍歷歐羅巴各江。此間考求山川源流，皆親歷得之，所云實學類如此。會友定一千二百人，歲由科密的保薦九人，并以積學著論一書爲率，缺額缺補人之。各國公使仍以邀至十五人爲止。其堂藏書甚富。每月集各國新報，恣會中人觀覽。〔代模斯〕自一千八百一十一年起，距今六十七年，皆完備。其初起新報，與今絕異。觀書發信，聽從其便。飲饌皆有定值，日就食者常六七十人，非會友不得與。威妥瑪云：阿西拉爲希臘舊學最有名者，會堂用此爲名。馬格里云「阿森尼恩」。西洋語言文字皆借音，無常字，故互異如此。弗里蘭得并導觀廚屋、飯堂及內外諸室。

初三日。蘇格蘭學館公會名喀里多尼亞阿賽倫，伯克魯公爲之主，而馬克斯威諾固邀人會，

勉應之。伯克魯公起頌君主及太子以下，因問水陸兩軍及民勇。賓門、阿賓折、馬格林三人次第作答。次及中國欽差，嵩燾起作答。而學館男女兩班約數十人從外人，排列伯克魯公後，伯克魯公又起致祝禱之意。夏拉威伯起頌伯克魯公。而後馬克里格起詢衆賓，赫里得起答。羅頓斯繼詢衆賓夫人，法國費洛里斯侯起答。是日奏蘇格蘭樂，音調又別。每一次語畢，樂歌並奏，亦盛會也。據所開會單，爲第六十二次。……

初十日。……晚赴羅亞爾科里叱阿甫非西昇斯茶會，譯言御醫館也。羅亞爾，御也；科里叱，猶言大學館；非西昇斯者，醫士也。尚書奔爾特陪視。各器具絕奇。有用木器如機，上爲橫木可低昂，其中懸絲，更繫一橫木，端豎鉛筆，其末縱橫交互。左右兩足安鐵餅其下，機動則左右兩足交相推蕩。用手按橫木使低，懸絲隨左右兩足擺動，而鉛筆就紙作圈，千態萬狀，如紗如穀，如回文錦。詢其故，則以驗音樂之調否也。鐵餅勻則音調，一上一下則圈有疎密而音不調。又有銅架一具，尤小，中僅一足，其用則同。其五色寶石多不知名。有色似白石，向光處則中紅綠點如粟，其光射目。金剛鑽或大如棗，或小如粟，堆積滿案。有淡白花文瑙瑪〔三二〕缸一具，高二丈〔三三〕許，大尺許，下有柱承之。皆鉅觀也。折光顯微鏡數十具，形製各異。所照皮血，皆醫術也。足皮、肺膜及所患瘡血，無數小蟲，大二分許，用水養之，蓋水蛆之屬也，四足，腹下有肉皺如懸乳。映水照之，血注如漿，濺洄不息；水草長數分，映水照之，隨其筋脈有血灌輸，如珠走隙中。體察入微而探討人神，直窮于思議矣。

有一瞽目者，讀書觀圖，用手捫之，知其所讀何書、所觀圖何地。又用銅尺壓板作書，皆取

【注三二】

「瑙瑪」當作「瑪瑙」。

【注三三】

「丈」當作「尺」。

二十六字母，以點畫橫斜多少相別識。圖則以起伏爲山水之分。其學堂，阿密里叱主之，亦英國之善士也。言此法可行之中國，雖瞽而讀書辦事之功皆可不廢。此邦格致之學，無奇不備，可以彌天地之憾矣。

十二日。……晚赴栢金宮殿看跳舞會。鏗伯叱年七十總督軍政、哈定敦及大太子及俄國公使及太子妃及各公主，各挾所知，相與跳躍而不爲非。使中國有此，昏亂何如矣！

十三日。馬里森送窩里恩達克羅伯章程邀請人會。窩里恩達，譯言日出也。日人處名窩克希敦達爾。此蓋爲印度以東在官有名蹟者之會堂。其塞克斯得里猶言參贊名赫爾伯爾得菲來。會友定額八百人，各國公使則邀請人會者也。至是三人會堂矣。一曰猶乃的塞爾維斯，一曰阿西拉，一曰窩里恩達，而喀里多尼亞蘇格蘭舊名公會亦列入其中。惟菲里蘭得邀人里菲爾門克羅伯則謹辭之，以聞此會專與國家相抵牾，未宜入也。土耳其故相密達得巴沙黜官寓居英國，其會堂乃邀之人會。……

十八日。……法國公使邀陪巴西國主聽音樂。坐定，始見門隙數人側席而坐，巴西國主夫婦在焉，或時起就婦人談。西洋君民尊卑之分本無區別，巴西國主至捨其國遨遊萬餘里外，與齊民往還嬉戲，品花聽樂，流蕩忘返，亦中國聖人之教所必不容矣。

二十日。赴斯丹雷談，并回答所問回教名。因詢回教不食豬肉何義？云：「此摩西已前言之：凡獸，蹄不分者不食，不反食者不食。牛羊食草後臥地，常若有所嚼嚙者，反食也。馬蹄不分，故不食。豬不反食，故亦不食。謨汗默立教，禁食者尚多：水族無鱗魚若鱔鱻不食，出水常活若蝦蟹之屬不食，鳥以足攫食若鷹鱷三四不食，獸食肉若犬若狸不食。以豬所常食者，故獨

【注三四】
「鱷」字訛，當作「鰐」

字。

著聞耳。」問耶穌教、回教孰勝？曰：「回教勝。」問曰：「何以言之？」曰：「回教，一天而已；耶穌教有天父、天兄，是三也。回教終日守之；耶穌教七日禮拜誦經，是餘日皆在教外也。且耶穌陳義過高，如人有怨及我，回教言如此能恕之，能不記存於心，則天必佑之；耶穌則直言須更喜愛，則陳義過高之說也。」問禮堂【三五】上耶穌堂否？曰：「倫敦不上，鄉居則上。以鄉居爲一鄉耳目所屬，人將效之，故不能立異也。」其言亦皆有見。

……晤阿爾得爾曼諦根，略談阿得曼事，頗可聽。倫敦一城，梅爾一人，阿得曼二十人。諦根亦管監獄二。歲收稅二十萬，凡三事：一煤，一酒，一牛羊市。凡梅爾所管街道一切事宜，用費取給於此。擬往一詢其詳也。

廿一日。爲西曆七月初一日，禮拜，雨。日意格言，是日法國大閱，與黎莼齋往觀。天主教禮拜，往往舉行盛典，稍停日行常事，而不廢盛舉。耶穌教始一例停止，此路得創立耶穌教之勝處。既云七日禮拜，一與休息，而大事輒復行之，此何爲也？謨汗默教則以耶穌禮拜五日爲禮拜之期，其餘大抵多同。

廿六日。……晚赴栢金宮殿音樂會，男婦歌者百餘人，凡歌十三闕，聚者四五百人。男女錯雜而皆朝服聽樂，酣歌沉湎，俾夜作晝，不知何所取義也。……

廿八日。禮拜，雨。詣日本、波斯、土耳其三國公使。其人皆有學識，久習各國情形。俱言歐羅巴製器之精，不能不以爲法，而尤以電報爲首務。三國所行竟皆同。土使言：「五十年前，土國一無所知。電學始行，土國即仿爲之，而後及機器局，而後及學館，及兵法，而後及鐵路，

【注三五】

「堂」字訛，當作「拜」

字

近更及其政教，是以猶能與俄人一戰。使非此二十餘年之功力，則惟束手聽命而已。今日與俄人逼處，爲所覷覷者，獨中國與土耳其耳。願常存俄羅斯三字於心，不可一日有忘。」聞此悚然。

〔六月〕初四日。雨。歡格立夫（世爵，如伯）約赴溫薄爾登看賽洋槍會，翟拿所爲導意者也。地廣十餘里，支帳房架百餘座，歡格立夫亦支帳房如巨宅。又有辦事廳屋一，飯堂屋一，皆廣數畝，用玻璃爲之，亦巨觀也。歡格立夫及武員費勒布斯，陪同觀看演槍數處：一，削木爲鹿，用機器推使左右用〔三六〕。兩旁各設大木白鹿一，兩人坐地門槍法，各以十槍爲度，以中當心紅圈者爲上。鹿左行則舉紅旗當左白鹿，以示所中處。凡門槍，正〔三七〕當心紅圈以四成論，稍偏三成，中外輪二成，再遠當一成。鹿右行則指示右白鹿。一，臥地，四百步中垛，每發一人由三百步至一千步，以次試之。一，十垛平列，每發一人。一，三垛平列，每垛中黑，上下白，十人攢聚一處演放，每發三十人。詢知賽槍者皆民兵也。

〔注二六〕
「用」字訛，當作「行」字。

英國兵分三等：正兵九萬餘人，團兵三四十萬，民兵二十萬。團兵者，鄉村市鎮各自爲團，每歲官操三十日，給予口糧，一歸武員管轄。民兵無官操，不歸武員管轄，而軍火一頒之官。翟拿管民兵千人，則官信局送信力夫之願充民兵者送信力夫四五千人，願充民兵者千人。自西曆七月初

起，以賽至十五日爲度。其君主頒賞銀瓶一座，各商及各鎮亦製造銀器充賞，每值二三百磅。分類給賞，則尚書主之。通以成數計之。或成數一二人適均，則加賽三次，又均，又加賽。而觀格立夫伯爲賽槍會尚書。詢知賽會者不過七八百人，十餘日汰存六七十人。而經費所出，一以槍數計之，每槍一響捐一施令，而給予子藥。通計收得二萬餘磅。子藥及蓋造棚廠，外施木牆，內曳繩

【注三八】

「界」字訛，當作「居」字。

圍，凡費萬六千磅。所餘儲以備下界【三八】之不足。此間魄力之大，他處所未有也。……

初十日。日本烏葉公使來談，因詢其設官。近十年所定，凡分三院：一曰正院，政所以出也。設大政大臣一人，左大臣一人，右大臣一人，參議一人，皆一等官。二曰元老院，以議政者。其君選擇致仕官及有聲望者爲之，凡二十人，亦名議官。三曰大審院，亦名法官，若中國之刑部，古廷尉職也。其正院所屬凡分十省：一曰大藏省，二曰外務省，三曰內務省，四曰陸軍省，五曰海軍省，六曰司法省，七曰工部省，八曰宮內省，九曰文部省，十曰教部省。每省設卿一人，亦一等官；大輔一人，二等官；少輔一人，三等官。各省所屬曰局，或七八局，或四五局。如大藏卿，猶唐尚書省之戶部尚書，所屬局曰出納局，曰租稅局，曰造幣局。凡分七八局，略記其三而已。局設一官司之，司出納者即名出納頭，四等官也。其宮內省管禮儀，所屬有式部頭，即專司儀式者也。惟教部以神道爲言，略仿西洋牧師、神甫之例，最尊曰阿叱畢灼。所司教則開關東洋主教之人，其名曰天照皇大神，則全屬渺茫無稽矣。所設學館，則統於文部。大率官職皆仿西洋而略異其制。如西洋上下議院皆民舉，東洋議官則君延舉者也；西洋按察司官不甚尊而無統屬，東洋別設一院尊之。其戶部、工部及水陸兵政皆統於正院，又與西洋當國者一人、其餘部院各有專職而統歸於當國者之黨，制異而用意實用【三九】。其司法官亦分三等：曰大審院，一等官；曰上等裁判所，凡六人，二等官，亦謂之總理，如中國各省設立按察使司是也；曰中等裁判所，二十餘人，是爲三等官，如國初之有各府司理官是也。各處設立管轄官，亦曰縣令，其副曰參事，皆朝命爲之，又與西洋設立梅爾及哈得門一出民政者稍異。其分職曰官，曰位。位猶中國

【注三九】

「用」字訛，當作「同」字。

之品，〈唐書〉所謂階級是也。此則尚援舊例，爲西洋所無。

十七日。赫得內里約四點鐘在顧，面卜拉西約看其「生皮恩」船，十一、十四兩日皆未赴。至是專函來約，因詣車林葛羅斯，而輪車已開行。葛林海司江口相距約六十里，云兩點鐘可到，乃乘馬車一往。過卜來克赫斯一山，凡過三點鐘始至。坐客皆告歸，僅卜拉西內里留候，是日又須赴席，令其兩女相陪。閱視所購各國器俱，並赴「氣接斯得爾」兵船看操。蓋皆收養幼童之無歸者，使司管駕之法。凡二船，每船一百八十九人，總辦窪爾得斯，幫辦計意斯。詢知每日五點半鐘起梳洗，六點鐘用飯。飯畢誦經，分段掃洗艙板。九點鐘分班讀書操演，所演上桅曳繩及飛躍擊刺之法，船旁用木架浮水面，四周以板欄之，以練習泅水。十二點鐘午飯。一點鐘分班讀書操演如前，四點鐘畢，或讀書，或跳躍，聽其自便。皆紳民集資爲之。所坐兵船給自國家，仍幫給管教官薪水。不獨以備水師之需，即民船水手亦皆出其中。舟中衣屨皆自爲之，皮工、縫工擇使學習。逾二十，藝成，當出受僱，仍給以衣服及粗布袋一具。此邦陶成人才，無微不至，國勢方興未艾也。

十八日。瑞典、挪威公使愛達華達懼栢函稱：「整理萬國刑法監牢會，前在比利時白魯賽爾都城會議，定於明年八月在瑞典斯多克火恩都城會議。先告知各國國家來赴此會，願中國亦遣官赴此會。」聞英國數十年前有名侯爾得，獻議創修監獄以處罪人，無專困苦之。英國監牢立法之善，自侯爾得始。於是次第赴法、意、德、俄諸國，皆依其言行之，卒於俄國之南克爾生。諸國守其法至今。瑞典公使所云整理刑獄會者，當即侯爾得之遺也。……

二十日。……隨至施密斯意斯宅，園地亦勝。設廠佈席其中，會者三四百人，而中爲台，以坐吾與劉雲生數人，執禮甚恭。設音樂，琴工達摩生，其君主樂部中之選也。施密斯意斯饋書數種，作歌祝禱中國萬年安樂，意尤厚也。卜雷斯威林亦饋《約》書，托施密斯轉交。

至是，始知其會名安友會，洋語曰蘇賽爾得阿甫費林得斯蘇賽爾得，譯言會館也；費林得斯，譯言友也，一曰畢斯蘇賽爾得。畢斯者，平安無事之義。其會創自二百年前，專意勸其國安輯民人，無相侵奪。英主嘉樂士惡之，相與逃至北美利加，就野人買地置屋，以墾山爲生，所居曰奔色爾番意亞色爾番意亞者，希臘古音，林也；奔者，人名，勸其會友逃避者，又益開廣土地，今爲非拉得爾費亞部猶中國之一省。其後國人知其爲善也，乃稍歸。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俄土交爭，其會人徑詣俄國獻書，以侵奪爲戒。施密斯意斯、格爾尼、斯百里皆其會中人也。施密斯意斯開設新報局一，洋語曰《卜利諦斯威爾克曼》，蓋勸工人爲善。又使持此書勸之，以勸工作小民。另設一新報局，而於其家繪圖鏤板，連屋累櫃，一以勸善爲義，所饋書冊皆此類也。……

〔七月〕初三日。簡多馬約赴達克斯登塞爾里布來申會。達克斯登生於一千四百七十七年〔四〇〕，始以活字板印刷書籍，歷今四百年，國人創爲此會。塞爾里布來申，猶言相與表章光顯之也。活字板創自日耳曼人古登伯爾克，英國用其法印書，則自達爾斯登始也。其會彙集印刷書籍種種機器，及以前所用諸法，及各國印書之法。又彙集三數百年書籍及古今所刻刷人物山水諸圖書，及以前印書之著名者。斯博得斯武得，亦列置古書一櫃，約數十百種。詢知斯博得斯武得世爲其國家印工，至斯博得斯武得乃以學問著。

達克斯登（William Caxton，
今譯卡克斯頓）生於一四
一二年左右，卒於一四九

一年。

聞其最著名者，一爲舍色斯畢爾，爲英國二百年前善譜餉者，與希臘詩人何滿得齊名。（何滿得所著詩二種，一曰《諦雅得》，一曰《阿錫得》。）其時有買田契一紙，舍色斯畢爾簽名其上，亦裝飾懸挂之。其所譜餉一帙，以趕此會刻印五百本。一名畢爾庚，亦二百年前人，與舍色斯畢爾同時。英國講求實學自畢爾庚始。

其所列機器，有用煤氣，有用風力，有用水力，出奇無窮。其機器有刷書，有疊紙，有製造字模，有排字，亦出奇無窮，……各出新意爲之。亦有繪圖兼刻石者，皆奇。

初五日。偕薩齋、在初及馬格里觀紐該脫監牢，蓋隸之梅爾者。創建三百餘年，制度不甚宏敞，繫囚百五十人，女囚五十人。房樓四層。其下一層有浴室。囚始至就浴，即居下一層，遣醫視之，有無惡疾，以憑異居，一宿乃轉入上房。女囚別爲一院。囚房前有屋數間，間設兩椅。初至有所辨訴，准招訟師至，相對籌商，外人不能聞也。女囚亦然。旁設柵欄二重，親友來視者立外重，獄吏處中監視之。外設禮拜堂一，飯後散步院二，分別上下兩等人。罪重者縊之，輕者撲之，皆別爲一屋。撲有木柵，關其手足；縊有皮圈，鍵手於腰而錮其足。凡縊者斂而埋之一院中。問每歲錄重囚幾何，曰：「不過一二人。」拘禁一年以上者，錄送莽敦威拉監牢，或錮禁，或分遣各海口充工，猶中國之發遣也。

梅爾所管獄凡二，一紐開脫，一呵羅威。近議院以梅爾所管獄科罪輕重不能劃一，議歸併國家遣官經理，云以明年西曆二月爲期。倫敦梅爾所屬阿爾門二十六人，有理事廳二，梅爾、阿爾門日常就之聽斷。其下所屬科門刊色爾曼二百二十人，專理衙〔四二〕道，分別管轄。巡捕督辦斯

〔注四一〕

「衙」字訛，當作「街」字。

密斯出册求題，爲書：「此繫囚處隸之梅爾，創造已三百餘年，規制嚴謹，繫囚無多。觀其用心曲折，一主於勸戒，而若有甚不忍者，使人油然而生其仁愛之心，亦足以見留貽之遠且厚矣。」便過森波爾教堂，其禮拜堂樓高六百二十級，倫敦第一高處也。

初九日。兵部窪得生知照，十點鐘由維多里亞輪船行，往觀甲敦炮台。約行百四十里，至羅吉斯得，亦英京東南一部也。有耶穌堂，相傳已八百年。古城臨美得威江，過江爲甲敦。又南爲白羅莫敦，即舊所設炮台處也。炮台皆舊式，其地亦非衝要，今爲教練兵丁之所。駐軍四千，其爲英誠里亞一千六百人。英誠里亞者，充工役之兵，在炮兵上；百工之事皆精習之，如掘濠、開地道、造浮橋，大而建造一城，或廠屋，或攻城機器，或開修鐵道，咤嗟立辦，百物俱備。其地統兵者名珥斯敦，掌管學堂者名斯多克斯。學堂教習兵法及交戰、製造所需，及照相以察山川形勢。五里治製造軍器，亦有學堂。歲選學藝精者充甲敦學堂上舍生，大率皆兵官也，凡四五十人。亦擇將弁精練各事十二人，分堂教之。有會講堂一，可容二百餘人。書櫥一，分間藏各國圖，最下爲中國及東洋圖。隨取數幅觀之，有京城全圖，有京城以南圖，有由京城北達山海關圖，皆有經緯綫，圖畫頗極工細，凡數十百幅。

斯多克斯約先赴教場觀所練兵，令建造房屋營副總管克白登馬治陪同坐車，而自騎馬爲前導。至教場，遙見紅衣兵五隊，隊凡數百人，爲方陣，植立不動。已而聞螺鳴數聲，五隊分馳而下。總兵珥斯登與各兵官騎馬踞中隊前，軍樂數百人踞中隊後，鑼鐸並作，馳行數百武。又鳴螺數聲，軍樂各散分五隊後。又鳴螺，每隊分爲二，折而東趨。踞東者徐行，以次及踞西者，疾折

而環轉，整隊齊進至小轅門。軍樂趨踞前隊，皆散分四人爲一列，入轅門，乃分歸各營。

又至炮台對壘處。蓋築炮台爲濠以拒敵，其敵亦掘濠開地道以燬炮台。槍炮互施，攻者蓄意奪隘，守者盡力堵濠。濠寬二丈許，深八九尺；其下爲溝，深又數尺。每距丈許，壘土鋪樹枝，又壘土凡四五層，以防炸彈入濠中，僅傷及一段，不虞旁及。每歲秋練習月餘，攻守之具皆備，一若臨敵然。左旁爲大廠二，以備大雨時操習，其中亦各設攻守之具，而形式絕小，存其意而已。

又至炮城外濠，觀操綿花火藥。樹木爲柵，寬厚五六寸，近護兩旁若門楣，厚逾一尺。用綿花火藥九磅，倚門置之木板端，引電氣施放，轟然一聲，所樹木皆掀起，折成二三段。濠中安鐵路一段，用綿花火藥轟之，鐵路衝起數丈。寬凡三寸許，中爲溝，厚約五分，兩旁護鐵約寸五六分，折斷約八九寸。云九磅之力抵常藥五十磅。

斯多克斯邀至辦事廳一飯。隨坐小汽輪船至烏得防姆，相距約十六里，英誠里亞兵於此習造浮橋，亦每歲秋練習一月。舊式皆用圓鐵筒，長丈許，中空，浮水上，用鐵鍊繫其兩端，而上施木板，可以列隊渡江。其後造小木方船，鋪板其上，尤較平穩。船旁安兩輪，亦可附汽輪車載運軍裝。其後又製小皮船，中鋪篾蓆，兩端安板可坐。船設小槳二，重約三十餘磅，一人之力可以負兩皮船。收合置之車上，尤易運載。可以造浮橋，亦可四五人坐一舟飛渡。凡三式俱備。其兵官亦著皮靴，終日馳行水中。

西洋兵法一務實用，無以虛文演習者，所以政教修明，而人才因以日出也。……

十四日。……又容春圃自美國之哈富遞到一函。由美人那忒立送交，蓋奉鏗勸諦喀得（美國之東一部名）總領命，歷遊英、法、德、意諸國，求種植之方者。因問：「美國樹植最盛，尚待赴各國考求乎？」答曰：「美國樹植之盛，由地曠人稀，天地自然生成之力。數十年後，地產盡矣，必有實用之一日，急應先事謀之。種植之法有三利：一，備造船製器之用；一，公地不能開墾，無不可以種植；一，樹木茂盛，收納水氣，可以引雨，種植繁者無憂旱。」因問何國種植為最？曰：「二百十五年【四二】，英人有名塵珥費林者，著書言種植之利絕精，英國爭效之。今宰相畢士根由【四三】之父曰德塞拿爾力，著書言英國兵船之盛，其功當歸之塵爾費林，以講求種植之法自塵爾費林始也。英世爵有阿沙拉者，住蘇格蘭之北，手種樹二十七萬兆【四四】。其家三世講求種樹，合計凡六十兆。所種皆拿爾叱，法國及意大利之交有高山並產此，蓋松別種也。瑞士亦有之。阿沙拉專種此種松，云有三利：一，易長；一，堅結，即置之潮濕地亦不莓【四五】爛；一，隨地可以種植，不問土之礪瘠，可以栽插小本，亦可種子。美國西部近年亦種之，三年長高一丈，十八年而成樹，可以栽用。」西洋講求種樹之法，遍歷各國以求之，其勤如此。……

【注四二】

「畢士根由」當作「畢根上由」。

【注四三】

「兆」字訛，當作「株」字。

【注四五】

「莓」當作「毒」。

廿五日。禮拜。馬格里告言：先數日有嘎非爾者，由英浮海至法國，海峽寬六十里。去歲曾與喀布登威伯門勝。喀布登者，譯言船主也。威伯一浮而過，嘎非爾僅及半途而力已絕，凡浮海皆有一船隨行，力絕則船人曳出之，飲食亦置船中，半途給食，今歲乃浮過也。英人專意求勝乃如此。因又言：美人威斯登善走，與人鬥勝，輒連一月半月，無能及者。近與愛爾蘭人窩里烈賭勝行三千里，約每一點鐘行三里，計日行七十二里；每點鐘行三里畢，可以少息；不准多行，亦不准前後

挪移；約四十二日，乃滿三千里之數。其法開場丈量，中設一屋，約周幾轉乃得一里之數。兩人相並行滿三里，乃至屋一息，飲食偃息皆以三里之餘隙爲之，晝夜不輟。兩邊各置綵，國人亦多置綵相助者。晝夜派人輪守，必盡四十二晝夜之力乃獲綵，其不及者皆爲負也。其置綵亦有公私之分，公者爲勝者助喜，私者則兩邊親友互相鼓勵，勝以助之，不勝仍各取還。以兩人皆盡四十二晝夜之力，則兩勝也。國人踴躍爭勝，無所顧惜，竟成風俗矣。今歲窩里烈與威斯登賭行三千里，威斯登負屈。凡此小戲，亦奇聞也。

〔八月〕初三日。……又接里拿二信：一，思德里治、吉羅福、軒百里約禮拜三公送古巴工人公呈；一，廣東教師嘉木斯論禁煙事宜，首與英國約聽從禁止，次與約聽從加收煙土稅，次凡吸煙者不准赴考，凡三條。中叙議院有名基爾非蘭者，以販運煙土詆毀國家，各官呵禁之。而莫倫斯接言：中國能自示禁，當聽從禁止，不得阻難。各官始欣然允之。吾謂中國但能示禁，即有阻難何害，獨苦不能示禁耳。

初六日。……馬格里告言：蘇格蘭都城愛敦百里人曰貝爾，在沙爾推爾地方安設聲報，可及六十里遠，鼓絃縱談，六十里如在左近。特邀侯敦往視。於光報之外又悟出一聲報，此問心思之巧，安有窮極也。

新報載：印度災荒，英人議助賑，十餘日間已捐及十三萬磅。馬格里因言，英人最喜爲此等事，如土俄交戰，英人助土捐款至鉅，略分兩款：一，內里斯得朗菲思得捐養給婦女，親往料理，其夫故充君士坦丁公使，而英國婦女隨往者頗多，意在勇于爲善也；一，思達法得會，色喀

命公所居宅曰斯達法得，英人相就議助收養土國受傷兵勇，因名斯達法得會。而巴西告飢，乞捐助於栗溫浦。蓋英人好善樂捐之名，在歐羅巴為素著名也。

【注四六】
「九」字訛，當作「七」字。

初八日。……軒百里言：西曆一千八百五十九【四六】年即咸豐七年，葉相與英人相抵，議用兵。其宰相巴爾莫斯登已調發矣，而會紳不允，卜來得、科布登持之尤堅，於是闕然而散。及再舉，會紳仍從巴爾莫斯登之議。蓋英國舊制，會紳與宰相異議，宰相不從，則相與散會堂，再舉再議。如仍不從宰相，宰相不復安位矣。凡會堂必明分兩黨，有附宰相者，有與宰相持異議者。而嘗【四七】取二者之數以相準，從者多而事行，不從者多而事不行。遇大議不協，則會紳請退；再舉仍不協，則宰相請退。從前格蘭斯敦之退，亦以此也。……

十一日。鏗菲林斯法爾齊立法爾姆安得科諦費格林昇阿甫英得納昇爾那參贊詰生及立覺爾得，寄示在安多威爾伯地方會紳達摩生宣發一段議論。鏗菲林斯，譯言商量也；立法爾姆，譯言改也；科諦費格林昇，譯言分條論事之意；英得，譯言往來也；納昇爾，譯言國也；那者，律例也。此會為修改萬國公法，以臻妥善。法爾齊及安得及阿甫，并語助詞。其會尚書羅爾得窩赫庚。羅爾得者，世爵之稱也。達摩生之意，大抵言各國習教不同，不能以習教之同異分別輕重，一當準情度理行之。所以見示，亦自表其于中國無猜嫌也。

立覺爾得為威爾士所舉議紳，在此會中為考求各國公法得失總辦。又兼設一會保護美利加土人，以美利加初為英人所據，其後華盛頓自立一國，皆英國之貽留也。其地土人為英人所役屬，不得比並。於是英人為設會保護之，名曰阿博爾立真里斯卜羅得克昇蘇賽野得。阿博爾立真里

斯，譯言土中生出之人也；卜羅得克昇，譯言保護也；蘇賽野得，譯言會也。蓋亦好行其德者。「去歲，議院曾責印度部總督，遣馬加理由緬甸歷俾人境以達雲南，係屬何意？不能不自任咎。」其言多公平如此。在諸會中皆科密的之屬也。凡會中皆設科密的為辦事之主，人數多少不定。每年擇一地會議。……

十四日。蘇賽也得弗林斯文案喀伯生、白理斯威得、斯得爾治、羅布生、尼卜爾、斯白里、愛倫、鏗伯八人來見愛倫絕似定得敦、鏗伯絕似克羅斯，為舉禁煙及《煙台條約》不宜翻異二端語之，令鳳夔九譯誦其文。坐次，并語以愛惜字紙之意，竟無一人肯承允者，直謂自耶穌教書外，諸字書皆可聽從踐踏。人心已成積習，則非善言所能人也。問以兩國禁煙之法。白理斯威得應曰：「此事絕難。」羅布生曰：「凡事從心起，人心肯禁則禁矣。」斯白里曰：「吾此會合萬有三千人，無一不願禁者，然不能參與國家之權。會紳中實心倡言禁煙者頗多，吾輩附和贊成，固願盡力。」問會中亦有充議紳者否，曰：「共得五人，從前曾充議紳者十餘人，惟無一充武官者。」為武官主戰，必嗜殺人，此會所深戒也。

十九日。……英法兩國會議開海底汽輪車路，估工七兆磅合中國銀二千二百餘萬，兩國各修其半。英國海口曰多發，法國海口曰開里，海道相距廿二英里合中國六十六里。現在兩岸各已開深二十餘丈。云有可慮者二事：其一，海道淺深分段測量，以至深處為準，再下不過丈許，而海底或有裂文，為沙填塞其中，其淺深無可測，一穿透其裂文，則海水滲漏而前功盡棄。其一，道長六十餘里，恐氣填閉，無從宣洩。思於海中添造出氣管，其法用鐵管大可容人，插入海底，用吸水

機器吸出管中之水，而後納人一人，從管中取出其土，令可容管，則鐵管可以漸次插深，以透穿海底。每相距數里安一鐵管，令吸氣使上昇，乃可免悶閉壅塞之患。其故由英法兩國海口無泊船處，僅多發一處海口，瀕岸水淺，不能容大舟，而海道波浪為最巨，人皆憚其險。故謀從海底開通鐵路，以避風濤之險。其好奇造大，不憚艱苦如此。

廿一日。黃霧竟日，日赤如血而無光，可以平視。西洋創立電報，名特力克納菲。近數年有名曼斯者，又創為光報，可及三百里，名曰黑力阿克納菲。本年又有名卑爾者，創為聲報，可及六十里，皆備圍城之用。俄土交兵，並各購置光報。聲報則卑爾始創，其法尚未遠行也。與電報皆創自英人，豈亦天地之精華所集耶？

廿三日。瑞典公使斯狄印伯克函致各國刑律會長韋音斯三十七問，由瑞典國外部刊發。其言通主與會各國言之，而詢及斬、絞、凌遲諸律，則西洋各國所無者，殆專為中國言也。所問刑獄多寡及如何養贍、課以工藝，及所以勸善改過之方，及改過者幾人，及由何官管理，及民間公論何如，及一切經理所從出。凡西洋所極意考求者，皆中國所漠視者也。只此已窮於為答矣。瑞典都城名斯托莫夥，公議監牢會定於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八月二十日開辦。

廿七日。……基卜地方舉弁尼得充阿得曼，阿得曼不受。如是三舉矣。若仍不受，則阿得曼得自選定一人，不由百姓公舉。而弁尼得果自信無違德，可以控之刑院。亦英律然也。

勒里卜利治地方勒里，譯言蓮也；卜利治，譯言橋也。有格爾勒者，賭以千點鐘計四日【四八】，一天零八個時辰行一千五百英里計合中國三千里。計每點鐘行一里半計合中國四里有奇，按每點鐘以計里數，以

【注四八】

「口」字訛，當作「十」字。

其餘休息，不准逾越，晝夜並同。觀者數萬人，夜間亦分班守之，羣相賭綵以矜異之。見新報，格爾勒已行至一千四百英里，罷困不能支，然猶勉強起行。此邦人心，可云強狠矣。……

【注四九】

「極」當作「取」。

〔九月〕初六日。……秘魯有鐵甲兵船稱亂，不服調度，擅放出洋。船名胡阿斯喀。秘魯國主極〔四九〕報知各國領事，通報各國海船。逾日即在海面截英國船三隻，奪取其煤。其船主訴之英提督何爾希，乃發兩兵船伺之，一曰沙河，一曰阿美西斯達。遇之海。時何爾希已得領事報知秘魯國主知照情形，先派小舢板往，諭令下旗，逾五分時不下旗，即炮擊之。秘魯畔船不答，乃相與轟擊。秘魯叛船隨逸去，而以其船投歸秘魯，詭言海中擊沉英國兵船二隻投歸，兵官聞之甚喜。已而何爾希二船追至，則英兵船二隻並無損傷，而秘魯叛船受炮者三四處，斃三人。投歸之兵官因反據爲詞，謂英船無故擊損其船，應議罰。秘魯國主亦據以咨英國外部。由鏗恩斯準律法議交水師部。水師部復查何爾希並無違悖處。微有未合者，海中相遇，應邀令會議，使無爲叛，不應初見即以開炮脅之，此其語言稍過處，亦不能律以法也。於此亦見西法論事之平。

初九日。……在初又譯示《代模斯》新報二段，論吳淞鐵路燬，誚中國之愚，感慨繫之，因論及上海修造馬加理石像，用寧波花石，高三十六尺，以誌不忘；並及舟山一千八百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五年內官員兵丁死事者建造石牌【五〇】，多已損壞。石碑左右，民間起造房屋；謀設圍牆護之，當請命國家辦理，以保將來。舟山者，定海也，亦略見定海三鎮之功。洋兵被戕者立石，以表其功也，而於中國地方樹立，亦可爲疚心者矣。中國士大夫於此不知引爲恥，而多爲矜張無實之言以自豪。如劉雲生等輩，盈中國天下皆是也。雖有聖者，其如此冥頑不靈之士大夫何

【注五〇】

「牌」當作「碑」。

哉！

十一日。弗來明偕軒莫登來見。詢以埃及招工事從何與聞？云住埃及多年，阿里克三台海口為埃及一大都會，在彼賀年【五二】。埃及克里甫埃及以為人主之稱曾邀集歐洲各國在其地者，問以得失。弗來明因以荒工【五二】太多，宜募工開墾為對。克里甫問以招工之法，答曰：「中國工人最良，為其價廉而力勤也。」克里甫因請其先招致中國工人十二，一往相之。此其上書之原委也。因語以「墨西哥招工事，給予土田而資其農器與三年食用，吾猶不敢應之。為中國出洋者皆無藝之民，國家無從與聞。農民任耕作，而欲邀請國家諭之出洋，於事非宜。埃及以募工為名，尤非所願聞。古巴募工且有明禁矣，國家亦未宜遽弛此禁也。」軒莫登曾充船主，所言較為明曉。弗來明於此未免混人，無謂也。詢問埃及當千餘年前盛時，丁口千五百萬，今存者五百萬。田土七百萬畝（英畝，當中國三畝），今開墾者四百五十萬畝。問：「丁口何以僅及往時三問【五三】之一？」曰：「由不知節宣天地之氣，日以消耗。如阿里克三台，西洋通商才百年，往時八千人耳，百年生聚，遂得二十餘萬人。西洋開通溝道，廣植樹木，接引生氣，使人心自有欣欣向榮之機。」其言亦殊有理。

【注五二】
「年」字訛，當作「易」字。
【注五三】
「工」字訛，當作「土」字。

十二日。赴色爾菲爾敦電氣廠。與其參贊格里同至芬覺爾治，乘坐汽輪車至其地。向為荒野，色爾菲爾於此開創電氣局，如是工匠環居者數千戶，遂成一都會，其廠地亦自為街市。……格里之子尤精于電學。詢以電學書，云羅阿得、弗來明金根二種最佳，羅阿得專言其理，弗來明金根兼及用法。格里云：「凡電氣皆從煤力發出。煤者，太古以前自有生氣。日光不知生自何

【注五二】
「問」字訛，當作「分」字。

時，然固自生也。煤之發光亦自生，故功與日並。英人講求電學，日益求精，然其理終不能推求至盡處，亦如人力所至，終究有止境。要此一種電氣，其用最廣，直是取用日日生新。即如火輪車一事，比之馬車加速三倍。人人趨事赴功，以一倍計之，則是生四十年便做得八十年事業，何利如之？」其言頗多可聽者。指南鍼盤南指，引電氣過其上則鍼橫出，相距數分許，其吸力皆能及之。電氣在鍼盤上則鍼右旋，在鍼盤下則鍼左旋。格里云：「言電學者人人知之，而其理無人能辨知者。」

格里又言：英國三十年前茶、酒稅並重，近來茶稅大減。原初意茶、酒二者，均民食所不必需用。近知茶為有益，不可少，惟酒無益。是以酒一格倫抵十磅完稅，然實一格倫抵八磅，資本不逾三施令，而完稅至十三施令。茶稅初收每磅四施令，近收六佩宜而已。當時每茶葉一磅價值一吉尼，近不過二施令。收稅視舊八分之一，茶葉減價遂至十分之一。近三十年，規模視前又加勝也。

十三日。克爾路克爾曼來見，年七十八，凡行繞地球四周。言苦地球太小，致屢次周轉中國，至粵東三次、上海二次、北京一次。又往看萬里長城，出關至宣化府。言：「中國無汽輪車，行路大難。見古書所言，中國文教開創四千餘年，處萬國之先。獨一切使用西法，最處萬國之後，人皆笑之。」意謂此最不宜，宜及早施行，無再遲緩。詢以所蒞各國何處為勝？曰：「意大利及日思巴尼亞之南，水土最佳。」又，「苦人物無多可談者。」問人物何處為勝？曰：「法國最勝。」曰：「英國人物豈尚減法國耶？」曰：「英國多是淡漠相遭，不如法國友朋相聚歡笑。英國蘇格蘭拉思噶固為勝也。」……

廿三日。馬格里言：天主教多立會，名皆取立教人為名。其原起於日思巴尼亞人名意格納希

珥斯羅爾窩拉創立耶穌會，法人語曰熱索亦得（熱索者，耶穌之轉音）。於是紛起立名，有名森佛蘭錫斯堪者，有名拉薩立斯得者，有名多銘意堪者。其分赴各處傳教，皆請命教王，令某會傳教某處。明世利瑪竇、湯若望皆耶穌會人。其會尚通脫，初傳教京師，聽其立祖考、主奉祀。會有多銘意堪會人見而怪之，至相喧爭，訴之教王。教王以非立教本意，天主教原始禁不得祀祖考，凡人教者必先令燬棄粟主。京師頗不便之，是以雍正時嚴禁其教。道光之季，此禁始開。羅馬教王改派拉薩立斯得人主教京師，南京主教者仍熱索爾得會人。其會別立科條，與本教時有出人。每會中設統領、分領之屬，頗設為刑法治其教人，與中國教匪相近。初入教，先立誓奉其教主、統領之言，赴湯蹈火，皆不得辭。至今法人及日思巴尼牙人皆設厲禁，不准教會至其國。日、法皆尚天主教，而于教會禁之，足知其為害也。中國則凡傳習天主教者皆會人，為害安所底也！

近有意大里神甫古爾錫者，言教王主教，不當主土治民。以其時羅馬教王所轄地並為意大里所侵佔，聽其教王擁虛名居羅馬宮，仍設兵衛之。教王嘗慨然發憤，謂受拘禁，聞古爾錫之言大怒。嗣是古爾錫無見其面者，人謂為其主教、統領所拘繫，此其立意亦深矣。相傳謂教皇沒後，嗣為教皇者，當寄居英國所屬之馬爾他島，不復居羅馬宮也。

英國立法最廣大，一切不禁。近有法國伯爵名勾恩得拉里病沒倫敦，貧甚，或疑避地倫敦。以俄、法、奧、德諸國議毀朝政並坐罰，逃避至各國，得指名收繫。惟英國例，殺人、竊賊應聽指索，語言小過得相保。是以各國避地倫敦者為多。

天主教阿叱畢灼名滿寧，修造育嬰堂請助捐，擬稍資助之，聞馬格里「天主教各會動輒造冊相援引，列名其中」，竟不敢與之爲緣也。

廿五日。威妥瑪過談。十月初五爲西曆十一月初九，梅爾於此日交卸，遍請朝官及各國公使會讌。是日所行禮節，並數百年前程式也。有紐登者，製造電氣儀器，居老城旁。屬馬格里與商，借其樓房，觀新梅爾赴任儀仗。所談約有數事：所乘六馬金車，有金杆一，四百年前英王所賜也，名色爾得斯，賜之梅爾者名梅斯。一人執之以前導，過議政院，大法司洋語謂之羅爾得吉甫覺斯得斯在此相候。百姓聲言：「公舉某梅爾，願魁英許之！」大法司言：「奉魁英之命允許。」既人梅爾署，有數百年前捐給地畝者，猶各包穀數顆、鐵釘數具納稅。又有捐給林木者，束小樹條二十根，大如箸，獻之梅爾。梅爾持斧砍之，各書給收票爲信。若無收票，則官得以查覈其地若田，召人承耕。蓋數百年前相沿風俗如此，固未必實有其事也。紐登允爲預備，因並函約日使上野景範。

廿六日。……馬格里言：法國公會約分四黨：一伯理璽天德民主黨；一拿破侖黨；一普爾旁黨，法國一千餘年世傳之舊國主也；一阿林斯黨。阿林斯，故公爵。拿破侖第一廢居愛爾巴島，國人援而立之，而不爲民心所歸。拿破侖因乘間回國，國人歡迎，阿林斯避位去。已而拿破侖侵奪諸國地，爲英人所執，阿林斯復人襲位。是以言君主者凡三黨，今併合爲一。言者謂法國君民爭持之勢方長也。聞其外部篤喀爾斯已辭位，前相希滿、前民主堪伯達並入上議院，今相諱布洛斯與馬克薩之意亦難堅持也。……

廿八日。斯諦文生、密斯盤來見，以合肥伯相命徐雪村、傅蘭雅會議上海博物院辦法，意欲於此開立學館。傅蘭雅以告密斯盤，因會同斯諦文生來言：「如此則中國自行購辦一切，英國、阿薩密不得與聞。」乃復議從小開一局，以二萬磅為限，由中國購造。或多或少，依照增減，由英人承辦，即以二萬磅承息六釐。所有陳設機器，各自運往，中國一切不問。並約擬一章程見示。

適日使上野景範在坐，因問：「日本一切取用西法，亦設有博物院否？」因言：「東京近三年蓋造一院極宏麗，名博覽會。日本三島分三府三十五縣，各悉其物產分置院中外國亦聽人。按地段繳納租價，而官計其本利，為定一價，按所陳貨刊刻準單，視市價稍平。人觀者皆給錢，乃聽人。於是趨市貿易皆集院中，為東京第一繁盛之區。國家亦因而收其利，隸之內務省，所謂勸業博覽會者是也。此亦術奇會之一端，故名內國博覽會，專會聚本國物產。」

因問各國開設術奇會，日本赴會，國家公用幾何？曰：「每次出國幣三十萬圓，並約不可逾此數。」曰：「然則各國此會，間歲一開，所費不亦多乎？」曰：「奧國此會耗費極多，約略計之，至少亦二十萬圓。為各商人販運各物，出鬻者無多，其本大耗。去歲美國此會，出入兩足相抵。」問其章程何如？曰：「國家為租術奇會院房屋若干畝，轉租之商人。其物產有運之商人者，有運之國家者。如五金、土石及木質堅韌種類之別，國家為收聚以相比合，其運費皆國家承認。商力不足則貸之國家，各視所出鬻，得息幾何，按數輸之國家，以收其息，是以所鬻多則利厚。」曰：「三十萬圓用款，能盡收還乎？」曰：「所爭差無幾。大率國家遣派戶部侍郎一人經

理其事，亦有支消。在本國各處收集物產，亦有使費。所耗不過如此。」問：「西洋章程同否？」曰：「不同。西洋但需一官經理，承租房屋若干，而商民自向經理處定租若干丈地，經理者準所租地分給。大率請租二十丈，給至十五丈而止。以西洋商民自知其中利益而爭赴之，官但爲之經理而已。」

【注五四】

「經理」上當有「英國」一類字樣。

明年法國術奇會。經理【五四】者大太子，已三赴法國營度其地。西洋以商務爲本，君民相與崇尚如此。

廿九日。禮拜。屬張聽帆翻譯英蘭得類非紐稅局全書，所謂國內稅則也。約分四款：一曰食用項下之稅，二曰過印項下之稅，三曰產業項下之稅，四曰入息項下之稅。

就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計之，共收食用稅二千七百五十六萬九千三百二十二磅。其目曰酒稅，曰大麥稅，曰火輪車稅，曰執照稅，曰跑馬稅，曰浙哥梨稅英國土產，可以代加非，故有稅，曰糖稅英國土產，曰酒作坊內用糖稅（外來糖併入關稅，而凡酒作坊用糖另收稅，是亦重稅也）。而收酒稅至一千五百十五萬四千三百二十七磅，而外來之酒有儲棧行出賣者，亦歸內地稅款，分濃、淡二種。又收濃酒稅八十萬四千二十五磅二先令十佩宜，收淺【五五】酒稅十六萬八千九百七十四磅一先令十佩宜。此外大麥稅七百六十五萬四千六百八十一磅，火輪車稅七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九磅，執照稅三百五十一萬四千一百六十七磅，酒作坊糖稅五十萬六千七百九十磅，四者爲大宗。其執照稅內款目：曰男僕、曰四輪馬車，曰四輪以下馬車，曰兵級號記用之馬車，曰兵級號記佩之身及用之器具者內或世爵冠帶，或寶星，或世傳號記，或自立號記，佩之身者爲戒指，曰畜犬，曰出獵及

【注五五】

「淺」當作「淡」。

【注五六】

「給」當作「級」。

用槍執照，曰出售野物執照。家用男僕一名給照一張約十二先令，四輪馬車給照一張約二磅半，不及四輪馬車約十八先令，兵給【五六】用之馬車給照一張約二磅六先令，佩之身及用之器具約一磅三先令，畜犬一隻給照，張約六先令，出獵執照一張約三磅，用槍執照一張十先令，出售野物執照約二磅。惟出獵二項執照，年須一換。火輪車照車票之數，視所得車價每百抽五。此外又有製造秘方之藥，每一藥方收稅五先令。

【注五七】

「稅」當作「張」。

共收過印稅一千一百二萬三千三百七十四磅。其目曰遺書稅產業遺其子孫或親戚，皆以遺書為憑，計產以收其稅，曰屋地產業契卷等稅，曰匯銀單稅，曰銀行票稅，曰銀票稅，曰收單一本司印紙等稅，曰保洋險稅，曰秘製藥料稅，曰片紙稅，曰憑單、執照稅，曰金銀器具稅，曰創造新式機器稅，曰保房屋火險稅，曰過印費稅。其憑單、執照稅內款目：曰訟師每訟師憑單一稅【五七】納稅七磅有奇，曰銀行每銀行執照一張納稅三十磅，曰完婚每完婚執照一張納稅十先令。其過印費款目：曰兵部公堂，曰理例行事公堂，曰理無主產業公堂，曰打掃煙通憑單，曰愛爾蘭文票存儲處，曰各部探聽事情，曰尋常律例公堂，曰各公司過印，曰管鈔寫等事，曰成婚散婚等事，曰炸烈藥料，曰大印執照，曰愛耳爾【五八】審判註冊，曰審判案情公堂，曰英倫地基註冊，曰蘇格蘭律例公堂，曰愛爾蘭律例事存本，曰倫敦京報，曰尚書保薦，曰各國人人英國籍，曰負箱售物憑單，曰巡捕公堂，曰管理遺書等事，曰存儲各國案件衙門，曰火輪車用費，曰記錄大小官職衙門，曰註冊存案房，曰各契註冊。其片紙稅款目：曰薄印片，曰厚印片，曰包物印紙。

【注五八】

「愛耳爾」當作「愛爾蘭」。

共收產業稅二百五十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八磅。其目曰地稅一百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五磅，曰房屋稅一百四十二萬一千五百三十三磅店戶、棧行、皮酒房、農家房屋，每磅抽稅六佩宜；住屋每磅九佩宜，二十磅以下免

稅；國家公屋及公使免稅。

共收入息稅四百四萬一千八百九十二磅，每人息一磅抽稅二佩宜，其人息三百磅以下者免稅。其款目分列五字號：甲字號，曰地基產業，曰小房屋，曰大紳居屋，曰小稅，曰罰款，曰各項利息出自地產者；乙字號，曰地基產業，曰花木秧種；丙字號，曰各項利息；丁字號，曰客商及醫生、教師、訟師，曰開山取石公司，曰煤鐵各礦公司，曰煉鐵公司，曰煤氣燈公司，曰清水公司，曰開河道公司，曰捕魚公司，曰市鎮及路、橋收費公司，曰輪車公司，曰作中保等，曰各國輪車公司，曰正項之外利息，曰別種利息。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客商及醫生等利息一萬七千四百三十萬三千三十五磅，每利息一萬磅收稅八十三磅六施令八佩宜，共應收一百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七磅十二施令六佩宜；戊字號，曰各衙門薪水，曰各處人辛俸。其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每人息一磅收稅二佩宜為至少之額，以前並收三佩宜。每值用兵，常計所用數加增，並於開會堂時集議施行。

此國內馬爾勒所編年書載：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內地貨稅二千七百六十二萬六千磅，票稅一千一百萬二千磅，地畝房屋稅二百四十九萬六千磅，進項稅四百一十萬九千磅，信局五百九十五萬磅，電信局一百二十四萬五千磅，君主地畝三十九萬五千磅，雜款四百廿八萬八千六百九十三磅外關稅二千萬二萬磅。茶、絲、菸、酒、糖、加非各種稅則皆列入關稅。通計本國稅銀七千七百一十三萬一千六百九十三磅，合中國銀二萬三千一百餘萬。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出款：曰國債二千七百四十萬磅，曰地面借款利息四萬三千七百五十磅，曰官員祿薪養贍一百七十五萬七千九十磅，曰水陸各軍、海關、信局、信船四千七百三十四萬四

千二百六十七磅，曰買蘇爾士新開河股分四百七萬六千五百六十五磅，曰建造炮台等用二十五萬磅，通計出項八千八十七萬一千七百七十三磅，浮用一千一百餘萬。……

〔十月〕初五日。與張聽帆、馬格里同踐紐登之約。晤天文會參贊蘭雅爾德，詢其會堂，云白名〔五九〕林侯斯。諸言實學者各於其中分置一堂，其言天文之學凡四百餘人。並約一往遊。英國百餘年前有蓋布拉者，亦精占驗之術，以後無言此者。

紐登見示光氣車，用小玻璃瓶管中段如瓶式，上下皆細如管中置風輪，凡四分許方片四，用鐵絲交午爲輪式，中安小管，套入豎鍼內，見太陽光則旋轉如飛。是日雨，燃麥克西恩金照之，其光刺目如日。逼近瓶旁，輪轉愈急。考問其所以然，則用千層紙金爲方片，即光氣所由發也；亦石類，用刀剖之，狀如玻璃，杪許中尚可分析至數層。紐登云「此種中國土人亦有之」。聽帆謂中國呼之千層紙也。一面放光，一面用黑煤塗之，爲陽光所激，則自衝轉。

古城樓一座，在紐登店旁，其高僅及市屋三分之二，下門極寬，中設木牆枝柱之。上爲三甕門，中若門雙合，左右各肖像，左嘉樂士，右女王安即若爾日之緣始，並三百年前舊主也。梅爾儀仗極盛。前後騎馬者，皆巡捕也。音樂八九班，各以旗間之，五色雙龍，若中國旗式者爲多。各商會及各軍營奔走供給約千餘人。陸軍或紅衣，或青呢雨衣，或金盤衣，或皮冠，皆數十百人爲隊，奏軍樂。又有馬軍，有炮軍，有水軍，有初試水軍年十五以下者，又有鄉軍，各爲一班。車輛亦數十百乘。有舍利夫及幫辦，有阿得門。阿得門曾充梅爾者無表識，未充梅爾者旁一人執金棒護車。又有衆會尚書。兩橐駝，兩象，爲印度及阿非利加、阿刺伯裝束。又有古盔甲騎馬者數

十人。又有巨車二，一載埃及古碑此舊所無，今年因移埃及古碑，仿而效之，用紙爲碑柱，長八丈；一金車高五六層，各爲神像，旗幟羅列，上坐一女像名卜里丹尼亞。卜里丹，倫敦一島舊名也，因以爲國神，坐一大地球。車四角爲四洲神：曰亞細亞尼亞，曰歐羅巴尼亞，曰阿非利加尼亞，曰美利加尼亞。此外海神、風神及始爲舟車之神。車高數丈，長亦數丈，十馬駕之，亦一鉅觀也。舊梅爾坐六馬車踞前，新梅爾金車九馬，光耀奪目，並舊制也。中有愛彬樹林之族，用綠呢爲綵棚，十餘人枝張以行，並綠衣，其後皂衣數十人隨之；云倫敦千年以前皆荒地，樹木成林，以誌其緣始也。義存古制，而情同戲具。自其君主以下及民商，傾國人心目屬之，以爲光榮，則亦其風俗留貽之厚也。

晚爲梅爾邀赴吉爾得和爾會譙。梅爾衙門名。吉爾得，譯言會也；和爾，譯言堂也。會者八百餘人，爲曲長案，前設直案六，兩旁各設五案。梅爾姓葛登譯言棉花也。設音樂頌君主畢，問陸軍，哈爾諦回答；問水軍，施密斯回答；問鄉軍，羅倫諦爾回答羅倫諦爾，鄉軍總名，猶言心所願充；一名末里沙，則可以調發赴所屬地，其任尤重；次問公使，土使莫拉射司巴沙回答；次問羅爾得佔斯律例尚書之名，鏗恩斯回答；次問國政，畢根司由回答。畢根士問梅爾，梅爾回答。德爾比問前梅爾，前任懷德回答；次問上議院，立吉門公回答；次問次問【六〇】畢灼伯，倫敦畢灼回答；次問按刑司，羅爾得基甫覺爾得爾回答按司主首之名；次問下議院，羅斯鳴得回答；次問阿得門，細得尼回答；次問舍利夫，羅地叱回答；次問訟師，梭利斯多爾佔得洛爾回答梭利得，猶言刺事，佔斯洛斯，其總領也，亦訟師主首之名。德爾比又問內里梅爾勒斯，所以頌言梅爾夫人也，梅爾回答。畢，又設跳舞

【注六〇】
衍「次問」二字。

會，自宰相、尚書、各國公使、按刑司、阿得門、舍利夫舍利夫二名，為梅爾之副、兩議政院、牧師、訟師、下至紳商，並集於一堂，可云盛會矣。又兼男婦錯雜，音樂肆陳，而所問答之辭，率舉所管事務得失及今昔情形，反覆數千言相為質證。雖近諧戲，而道存焉，未可厚議也。

初六日。威妥瑪、禧在明來談，並交到翻譯文件，因言翻譯亦是緊要事件，應須酌添一員。語以近請銷差，威驚問故。曰：「在此無能裨益，分應銷差耳。」威因論俄土戰事：「意謂如何？」曰：「日見新報數則，極為土國危之。」威曰：「良然。強弱之勢本不敵，然所以致困者，坐無援耳。」「何以無援？」「以太少內修之功，其被侵伐，人皆快之，是以謂之無援。」語以莫射拉巴沙〔六〕言，「近三十年一切循用西洋法度」，似非無意內修者。威曰：「在官者黷貨，訟獄刑罰不一究心，百姓窮困無告，何謂內修？儘有一二才略能任事敢戰，而無一實政及民，其本已先拔，西洋於此謂之亂國。吾在中國久，略諳其情形，殆亦類此耳。」

吾謂中國有勝於土耳其者，亦尚有不及土耳其者。如仿行西洋兵制、設立議政院，此所不能及也；以禮自處，無勝人之心，亦不致遽攫強敵，此為勝之。威曰：「吾非謂俄人遽有覬覦之心。其用兵土國，財殫力竭，亦須數十年生聚乃能自強。但論中國，能內修，雖有強敵何害？其不能內修，東西兩洋皆敵國也。中國地利儘豐，人力儘足，要須從國政上實力考求，而後地利人才乃能為我用，以收其利益。購買西洋幾尊大炮、幾枝小槍，修造幾處炮台，請問有何益處？近年稍知講求交接矣，而於百姓身上仍是一切不管。西洋以此知其不能自立。土耳其可為殷鑒。」吾謂：「中國只是議論繁多，不求實際，在事諸公亦止為議論劫持。我在此實係無所裨益，是以

〔注六〕

「莫射拉巴沙」當為「莫拉射司巴沙」。

急請銷差。」威曰：「此却不可。在此極是有益，久後當自知也。」其言語可云聳切，因略記之。……

初八日。日使上野景範借其參贊金司歐、副領事葛辜機來談。問：「日本商人在英國幾何？」曰：「無有。」「然則設領事何爲？」曰：「是大有用處。日本在英國購買機器及船炮，歲款甚鉅，需有人經理。其借用英款在此料理，與在本國爭差甚遠。凡此，公使亦可任之。然須與商賈往來熟習，須住城內。公使住城內爲不宜，又不能時與商人往還交接。銀錢一切，領事經理，而公使爲之主持通報，庶兩相濟。又日本商人無住英國者，而每歲貨物交易亦常數百千萬，領事可以推考百貨盈虛，達知本國，權衡物價之輕重，以爲制國用之本。是以領事爲必不可少。一日本仿行西法，尤務使商情與其國家息息相通，君民上下，同心以求利益，此中國所不能及也。……

十五日。爲西曆十一月十九日。李丹崖及日意格、馬克理來見，言及法國議院亦分上下，而與英人異制。其國分八十六部，部所屬地亦分大小，猶中國之縣、鄉。各設立議院，部或三十人以下，或十餘人。於各議院推二人人上議院，紳主之。其人下議院者，民主之。是以上議院之權，得撤去下議院之不如律者。現君民兩黨，人上議院君黨百五十餘人，民黨百二十人；下議院君黨二百人，民黨三百數十人；合之八百人，民黨多至百人，而上議院君黨實多至三十人。其意在靖國而已，無固執之心。大率世爵、教師及從前立功者多主君黨，餘多主民黨。君黨又分爲三，所以其勢終不能勝也。……

十六日。……英國舊有阿百里佔宜斯會，蓋英人之在中國者。其會堂辨論事宜，有珥摩斯者，極論英人構難中國為失公正之義，皆英人在下者之公論也。……

十八日。馬格里言：二百年前意大利人格力里渥精天文，始推知五星及地球均繞日而行，太陽居中統攝之。時羅馬教皇、主教謂其與耶穌教書違背，繫之獄，而其說漸行於西洋，治天文者皆宗之。百餘年前英人瞻勒爾以痘證為害，頗窮其旨。因見取牛乳人出痘皆輕，推知牛亦出痘，取其漿試之，亦起類如痘，因推窮其脈絡而創為牛痘之說。英國醫者大嘩，其說竟不能行。瞻勒爾既沒，英人精醫理者乃推衍其說行之，其法遂遍及各國。故以為心得之理，晦於一時，而必顯於後世也。……

【注六二】

諦窩奢爾斯(Diogenes)當為紀元前數百年前之人(約前四〇四年至約前三二三年)。

廿一日。禮拜。希臘數百年前有名諦窩奢爾斯者【六二】，隱居一巖穴中，敝衣草履，負暄以為溫。希臘主聞其名，就見之，問曰：「先生窮若此，吾能為之援。」諦窩奢爾斯以手揮之曰：「若無當吾前，隔斷太陽光，使不得照我。我但求若早去，不望若援也。」其居止惟以一燈自隨，出則提以行。人問白晝以燈行何說？曰：「吾遍求一好人不可得，故引燈以求之耳。」希臘文學盛於西土，如詩人河滿，及諦窩奢爾斯，皆有高世之行，而安貧樂道，遺棄一世，有類古高士之所為。西洋人無此一種風骨。亦略見希臘文教盛時，與中土高人逸士相頡頏也。

廿四日。里格約為阿斯福之遊。英國大學館以阿斯福、堪百里治二處為最勝。由拍定登乘坐汽輪車一百五里至類丁，又七十五里至阿斯福，寓居蘭多甫客邸。詢知阿斯福學館凡二十有一：一曰由尼法希諦凡學館曰科里治，其總學館得主考試，曰由尼法希諦。此館建立最久，因以由尼法希諦為名，約已

千年，住館生一百九人；二曰巴里爾，住館生一百九十六人；三曰彌敦，住館七十六人；四曰林根，住館六十六人；五曰珥克斯得，住館一百七十二人；六曰阿里爾，住館八十三人；七曰魁英斯，住館一百人；八曰紐科里治紐者新也，此學館初起以新學館爲名，至今沿而不改，住館一百三十人；九曰阿勒蘇爾士，住館五人；十曰馬克得林，住館一百一人；十一曰巴里斯羅斯譯言銅鼻也，住館一百三十一人；十二曰科爾博斯克立斯諦，住館六十人；十三曰客來斯覺爾治，住館一百五十四人；十四曰得林意諦，住館九十六人；十五曰森約翰，住館一百一十人；十六曰基色斯，住館五十七人；十七曰哇單，住館五十二人；十八曰百爾倫白洛克，住館八十四人；十九曰烏爾斯得，住館九十八人；二十曰吉白里，住館一百四十二人；二十一曰哈爾得菲爾得，住館六十九人。

每住館生各一住房、一讀書房，二房相聯，極精潔。所學天文、地理、數學、律法及諸格致之學，皆擇其所藝已成者試之乃得人。各以類設師程督之，率十許人從一師。

每學館設一學正總理亦謂之尚書；又總設一尚書曰佔西洛爾，歲一更易。今年沙乃斯百里侯實爲阿思福學館尚書。又一副尚書名曰歪斯佔西洛爾，亦歲一更易。蘇愛爾爲紐科里治學正，兼任歪斯佔西洛爾，是以具名邀請。未刻，詣紐科里治赴蘇愛爾之召。會者二十餘人，並各學館學正及教師之著聞者。

是日凡遊學館三：一馬克得林，其學正曰武禮。學館建立三百年，而正樓柱石彫刻人物，形狀詭異，皆不能舉其名。一阿勒蘇爾士，其學正曰禮敦。有大書堂，藏書甚富，總管馬克斯木拉，註有印度佛經，名《非達經》，云尚在佛千年以前，其字略近西洋，與所見錫蘭梵經絕異，

殆猶西洋通印度後文字之變也。一克來斯覺爾治，其學正曰立得爾，陪遊禮拜堂及廚屋。

又遊大學堂一，名曰波里安，藏書五十餘萬帙。總辦葛立斯，言西洋藏書以法國巴黎為第一，倫敦妙西因次之，此又次之。所藏各國書皆各為院，中國書亦為一院。有鉅冊百餘，長方四尺許，為英國地圖，街市屋宇及鄉村民舍及田畝畦畛，方斜零畸皆具。詢之，近年所具，其工至今未竣也。各書手鈔未刷印者，別為一院。每日男婦相就觀書約五十人。其前別為圓屋一區，皆石為之，上下兩層，鐵樑鐵板，鋪泥沙尺許，蓋板其上以防火。緣學堂禁止燈燭，凡夜讀者就圓屋中，藏書亦數十櫥。葛克斯云：此所藏皆近人著述，凡書成必首納獻一部倫敦妙西因亦然，故此數十櫥無用價購者。

圓屋最上一層結頂，旁四周為飛簷，鋪以鉛板，外為石欄，可以望遠，阿福斯一城皆在眼中。其舊城尚餘一段，約數十丈，厚七八尺，整【六三】以磚，上為雉堞，在紐葛里治左旁。蘇愛爾云：「初建學館時，梅爾言：此段舊城古蹟，當責學館保護。是以三百年完好如故。」

又赴舍爾多里安西爾得，聽克格【六四】講《聖諭廣訓》。其地為聽講之所，前圓後方，方處為平台，中設巨椅，學館佔西洛爾坐其上。兩旁設椅三層以待上賓，坐予佔西洛爾之右一席，西洋所以示敬也。其前圓屋男婦環聽。里格云，《聖諭》十六條，分四次講畢，此四條特留候鄙人來遊，相與一觀。設案平台左旁右角。初言中國欽差第一次來此，以誌欣慶之意。次及《聖諭》十六條，尚有四條待講。於是宣漢文曰：「第十三條，戒匿逃以免株連；第十四條，完錢糧以省催科；第十五條，聯保甲以弭盜賊；第十六條，解仇忿以保身命。」而後用英語申講《聖諭廣

【注六三】

「鐵」字訛，當作「整」字。

【注六四】

「克格」當作「里格」。

訓》，男婦三百人，寂不聞聲。每講至佳處，則羣鼓掌唱諾，亦足見我聖祖德教流行之遠也。

是夕，里格邀茶會，所見皆各學館學正、教師。外數人，一名類音，云善詩；一名哥爾文施密斯，甚有文名而常與時忤，徙居美國，久亦不合而歸。聞所著書多嫉世之言，蓋亦古狂者流也。是夕仍不成寐。

廿五日。里格言，歪斯估希洛爾在波里安書堂給已試舉人冠服，兼考試秀才，約往一觀後陪遊各處。往則大堂設平台，蘇愛爾中坐，左右稍下各一人旁坐。舉人九人，前跪受戒。起著長衣後，披帛紅背兜巾，仍環跪受戒而退。英國此禮惟施之耶穌堂，考試給冠服乃施之歪斯估希洛爾，不能達其義也。

次則各學館教師領就試學生，多或四五人，少或一人，排立歪斯估希洛爾前，曲躬述就試名，數約四十餘人。退而歷口試、筆試二處，別有監試者。其口試則監試三人與就試一人對坐，問以古事。馬格里聽知問語，以羅馬幾世教皇，或云病歿，或云被刺死，畢竟何者爲是？見於何書可以證知其死狀？其答語不能詳。筆試則監試一人高坐，試者四十餘人，各以小案相向坐，隨所藝試之。

凡三試。初曰博秩洛爾猶秀才之意，次曰瑪斯達猶舉人之意，次曰多克多爾猶翰林之意。並歲一試，而試者各以年限，必歷三年乃得試翰林。翰林亦重前三名，首曰西尼爾朗克勒，次曰色根得朗克勒，又次曰色爾得朗克勒，統名曰得來波斯，猶中國之言鼎甲也。其三試並阿斯福學館生，外人不得與。學館佔希洛爾亦歲遣人周蒞各處學館，試其學藝高下而記錄之。其經遺試錄取，亦

與阿斯福學館一例歷試。所給執照，虛爲之名而已，並不一關白國家。而自初試博秩洛爾學藝勝人者，歲得給獎異銀一百磅。其試至翰林，得留學充當教士，曰卜魯，其稱曰卜魯非色，猶言先生也。三試章程，蓋亦略仿中國試法爲之。所學與仕進判分爲二。而仕進者各就其才質所長，入國家所立學館，如兵法、律法之屬，積資任能，終其身以所學自效。此實中國三代學校遺制，漢魏以後士大夫知此義者鮮矣！

其學館曰科爾治。總學館主試曰由尼法希諦，隸倫敦者三：曰阿斯福，曰刊百里治，曰得蘭莫。近年倫敦亦立由尼法希諦學堂，凡各學館藝生皆得試。隸蘇格蘭者四：曰愛敦白拉，曰阿白爾定，曰拉斯噶生，曰安得魯。隸愛爾蘭者一，曰得布倫。而阿斯福學館緣始，則自千數百年前天主教師創爲之。蓋其時通知學術能文者，惟教師爲能然也。如紐科里治，緣始威里姆阿甫堪摩，溫吉斯得之畢灼白也。其冠帽、約指、手套，猶存十餘事，用玻璃匣盛之。學館基產，皆其所留貽也。克來斯覺爾治譯言基督會也，緣始夏爾諦拉爾烏爾喜，天主教師也，當顯理第八時權勢最盛，建立學館約及四百年。至今各學館學正，亦多牧師爲之。

里格邀同蘇愛爾午膳。遂至格拉倫敦卜來斯印書局。格拉倫敦輯查爾斯第一被弑事爲一書，消行甚廣，厚積資產。臨卒盡燬所有，立一印書局。新舊印書機器凡數院。總管曰畢格爾得何爾，精勾股算術。西洋印書皆用檢字法，集各國文字印刷所有書籍，凡爲刺丁，爲希臘，爲印度，爲波斯，爲日本，爲阿刺伯，凡文字與歐羅巴所傳字母異者皆備，中國檢字法亦具焉。其書板分銅、鉛二種，並用檢字法，用厚紙浸水拓之，烘乾而字皆浮起。夾入鐵板中，三方界以銅而

【注六五】

「練」當作「鍊」。

虛其上，鎔鉛灌之，而板立成。然鉛板不受壓，故不能經久。因用薄銅片壓成板，浸強水中，引電氣練【六五】之，傅以鉛，厚薄惟所施，則成銅板。

局分東西兩廠。左廠專印福音書。積紙數屋，先灌水浸之，壓使乾而微帶潮濕，乃受印。連機器二三十座。印既成，分別整齊之，第其章數，又送人一院，次第合併之。婦女及童穉等所役亦數百人。畢格爾得何爾云：「每年所印福音書，紙寬六尺可鋪英里三千，若寬八寸可繞地球一周。」問：「福音書所在有之，安置此？」曰：「此遍行各國。」前遊印書會，格蘭斯敦陳列福音書一秩，而標識其上云：「此書無奇，却有一奇語：昨夜尚是整張紙，裁成數百葉，刷印裝潢成一巨冊，只用十二點鐘工夫，今早已成書矣。」即此廠所印也。

次至阿客難德妙西因，所歷視不過數種。管金石者曰布利諦斯為治，管鳥獸及蟲魚骨者曰羅里斯登。其金石與蟲魚化合及骨成石者，云皆得自阿斯福土中。石板中銜魚獸骨，所在有之，而此所見尤奇。有形若鯨魚而尾極長，狀如獅子尾，又復歧出。有頭頸如鵝而身尾皆魚，又生兩肢。有巨魚中含旋螺，大逾碗。有前半磅礮磊碗，而後身魚骨及尾皆俱。又龜魚上腿骨長逾丈，骨半為石，得之土中，凡十餘具，莫辨為何物。嗣得三丈餘龜魚，折視其骨，始知為龜魚上腿骨也。其長三丈餘，而腿骨不逾七寸。土中所得大至百倍，則龜身之長可知。象牙灣【六六】曲上抱，長丈許，毛長尺許，並從土中理出。推測得之，云皆在開闢以前。其諸角、骨，奇形詭狀，不可殫述。馬寶大如球者亦十餘。一球剖其半，皆淺毛長寸許者結成。

又轉至一蟲院，其司事曰韋斯武得。聚各國蟲類萬餘種，蝴蝶一種又至數千。最奇者翠蝶，

【注六六】

「灣」當作「彎」。

反復視之，五色皆具，云出印度。蝶子大逾尺，毛長數分。蝸子尺許，兩齒如角外抱。蜂窩大如巨東瓜。皆巨觀也。

又有阿克蘭者，引入一書堂，上下兩層。上層辨各國土性與色，以知其所宜及人民所以受病之由。下層各國動植物類圖冊。偶檢中國魚類圖冊，所畫皆金魚也，亦至數十種之多。

次至阿布色爾法多里天文堂。其總管曰畢灼爾得，天文士之最著聞者。入門登梯，兩壁畫日星行度。畢灼爾得指謂曰：「此百餘年前初見中國書，言春分日中見鳥星，秋分夜中見虛星。西洋不辨其爲何星，因上推四千年前春秋二分晝夜之中當見何星。推者不一，近已推得二星。」予笑曰：「西洋推測精微，其用心勤矣。然言理非也。《尚書》所記二十八宿之中星，羲氏司東南，和氏司西北，因二十八宿行度所次，以測四時之中氣也。並非謂春分日中獨見鳥星，秋分宵中獨見大火星也。」畢灼爾得亦以爲然。

凡爲面南顯遠鏡一具，爲圓屋測量顯遠鏡一具。其一具用反照法，諦拿婁所手製也，費至二千磅。諦拿婁以目力不給，不敢窺測天文，乃輸之阿斯福天文堂。其一具下置機器鐘，上爲圓屋，用機輪推轉，其遲速並與各星行度相應。每測一星可至數日夜，更替審伺之。

予問白日可以見星乎？曰：「惟金星易見。」乃屬司事尋審，久頃，走報曰：「得之矣。」急往窺之，正南見一半月，光色甚淡。金、水二星在地球環繞之內，距日爲近，其光皆有圓缺，以行度遠而光小，不如月之易辨也。畢灼爾得求手記之以爲信，乃書曰：「某以西曆十一月廿九日申初見金星大如半月，正當南。」此行得見金星於日未西時。徐雪村所謂金星多隨日，惟入日

度則光伏，其旁照處日間可以見之，信不虛也。

六點鐘回倫敦，計行四十二里，至地布角得換坐一車。

廿九日。英國講實學者，肇自比耕。始時，歐洲文字起於羅馬而盛於希臘，西土言學問皆宗之。比耕亦習刺丁、希臘之學。久之，悟其所學皆虛也，無適於用實〔六七〕，始講求格物致知之說，名之曰新學。當時亦無甚信從者。同時言天文有格力里渥，亦創爲新說，謂日不動而地繞之以動。比耕卒於一年六百二十五年〔六八〕，格力里渥卒於一千六百四十二年。至一千六百四十五年，始相與追求比耕之學，創設一會，名曰新學會。一千六百六十二年，查爾斯第二崇信其學，特加勅名其會曰羅亞爾蘇賽也得。羅亞爾，譯言御也；蘇賽也得，會也。而天文士紐登生於一千六百四十二年，與格力里渥之卒同時。英人謂天文竅奧由紐登開之。此英國實學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十四年間，歐洲各國日趨於富強，推求其源，皆學問考核之功也。……

三十日。……英人有名歪費爾達摩生者，遍歷各洋，查考海道之深淺，水流之緩疾，與赤道下熱海之行度，與水勢寒暖分數，及各海底淺石蟲魚，集聚數百種，凡歷三年乃竣事。國家以兵船資其行。至是乃就其行海所得，分別金石、蟲魚、沙草，集諸博求，考證其異同，與海水環流之勢，及四時風色方向之異，俾勒爲一書。以二萬五千磅資其用度，合中國七萬五千金，此亦足見英人勤求學問之本矣。……

〔十一月〕初四日。回拜麥華陀、阿里克。舍利曼以意大利人，往來希臘、埃及，掘土搜求古碑，所得數百種。亦云希臘古碑多近中國文字。又云元世祖初定中國，有意大利人馬爾克波羅

〔注六八〕

比耕（Bacon）卒於一六二六年。

隨世祖入中國，遣赴羅馬延請教師。回至哈什噶爾，適回人交爭，阻于兵，皆辭去。馬爾克波羅復由間道至中國，居二十二年，至河南見猶太人傳習摩西教，亦不詳其所始。然則元世人中國而回教以興，天主教亦於此肇其端。自黃帝以來五千年，由漠北入處中原成大一統之局，實創自元氏，而已開近時羅馬傳教之先聲。天地之氣機有所引，而發之各以其時，殆亦非偶然也。……

初六日。日本國鑄造錢幣，計一年中鑄造金錢五千一百六十九萬，銀錢二千二百九十四萬，銅錢三百萬，楮幣一萬六百五十七萬。日本貧國，又以薩司馬之亂，用兵經年，仿行西法機器，所費以鉅萬計。而於其時製造錢幣，合計所以應國用者，已至二萬萬之多。國之富強豈有常哉？惟人才勝而諸事俱舉，日新月盛，不自知耳。……

十二日。……以禮拜日，就波斯、日本二國公使談，適上野景範外出。波斯公使爲言其國初置電報，國人羣起阻難。乃由其家置電綫以答【六九】宮中，又達其外部，人皆以爲便，相與仿效，數年而佈滿國中矣。其電報用其回回三十字母爲文。中國無字母，仍借西洋字母爲用，是以其勢尚難通行。

晤比利時使索拉宛，詢及去年監牢會在其國會議，無有成書。答言：「當時亦見新報，所議多曲當，至今尚無成書刊行。」因言美國用刑寬，而監牢立法頗峻，有六七年不令見一人、不令說話。會友勸令以漸改之，於是稍減其年分，亦稍分別寬免。又言比利時創立監牢式優于各國：一人立其中，各所監牢上下皆在目中。予謂倫敦并敦威拉監牢即此式。索拉宛曰：「然，此式即仿比國制度爲之。」始知西洋各國互相仿效，會友考求之力居多。

【注六九】

「答」字訛，當作「達」字。

英國執政分二黨。今相畢根士、前相格蘭斯敦各爲之魁。其前二黨立名，一曰多里，一曰非克。今又易其名，一曰庚色爾法爾甫，猶言循守舊章之意，畢根士一黨主之；一曰類布拉爾，猶言遍行商議之意，格蘭斯敦一黨主之。大抵異同二者之辨而已。

十三日。……是日，途次見有肩披黑綬，若官吏朝服繫綬之式。詢之，爲科密遂爾。英國立有一局，皆士紳爲之。各街置一人，爲途次遞信，及有急需，可以供役。其人皆由保薦誠篤可倚信者，達其名於局，按地段分置，以示取便行人之意。大率曾充兵者爲多，以兵中規矩森嚴，一起一飯，皆有定刻。當兵一二十年可以求退，則凡輪車局、信局皆爭用之，爲其習勤而舉止皆有法度。前至拜敦威拉監牢，每一工廠設一管理，皆退休之兵也。西洋人才之盛，豈無自而然哉！……

十四日。……羅稷臣偕同密斯盤來議馬克敦那水雷事。蓋用火箭炸力裝入水雷，可以透穿鐵甲船，允以十萬金鬻其法于中國，並言明不更鬻之亞細亞諸國。鄙心竊獨笑之。亞細亞沿海諸國曰高麗，曰安南，曰暹羅，皆無侵擾中國之心。西北各邊，並無水道。日本之考求西法，志堅氣銳，二三十年後，其製造之精必可以方駕歐洲諸國。中國將獨特此水雷之用以稱強乎？抑何所見之不廣也？因與約，儘聽鬻之他國，中國但相與練習其法而已，不必據爲己私也。……

十六日。《戴模斯》新報極論正月十七日開會堂視常年早至三禮拜爲不宜：以云用兵，是驚衆也；不用兵，俄人得以議其後，謂其謀己也。《摩寧波斯》新政【七〇】則以事勢言之，宜及早用兵，謂俄人一得土國之利以開其端，德人必西侵比利時、荷蘭、丹國，意人必南侵突尼斯。二

【注七〇】
「政」字訛，當作「報」字。

國之助俄，非爲利俄也，亦自爲利耳。宜先截止俄人兼併之心，以保全諸國。所言亦皆有見。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報。議論得失，互相駁辨，皆資新報傳佈。執政亦稍據其所言之得失以資考證，而行止一由所隸衙門處分，不以人言爲進退也。所行或有違忤，議院羣起攻之，則亦無以自立，故無敢有恣意妄爲者。當事任其成敗，而議論是非則一付之公論。《周禮》之訊羣臣、訊萬民，亦此意也。……

光緒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己巳。冬至。……略考英國政教原始：議院之設在宋初英自漢時始立國，即有議會，多以教師操其權，歷久而規制益詳，距今八百餘年。至顯理第三而後有巴力門之稱一千二百一十五年，當宋理宗紹定五年【七二一】，即今之上議院也。一千二百六十四年，令諸部各擇二人，海口擇四人人巴力門會，爲今下議院所自始【七二二】。上院名羅爾德，世爵之稱也；下院名高曼。義德第三即位五年，一千三百三十一年始分上、下議院。軍國大事，先諮之高門士，以達上院，而後白行之。其長曰斯比格。買阿爾之設今稱梅爾，買阿二字之合音也，在一千一百八十年後當宋孝宗淳熙時，設立倫敦買阿爾衙門，令民自選。又越百餘年亦在義德瓦第三時，當元之中葉，始令聽訟者由如力代證枉直。如力者，地方良民也，爲今律師代質所自始。

【注七二】
下議院始於一二六五年。

一千四百年後，始用羅經定方向，用自鳴鐘定時刻，英人加斯敦始鑲版印書。其時考象緯者推驗災祥，由此而益勤于測候；言物化者講求黃白點化之術，由此而益明物之本質。以上諸法，皆由中土流傳西洋。一千四百八、九十年間，顯理第七時始造紙；開通東西海道，多造戰艦，置炮其上。顯理第八當明武宗正德時，造船容萬三千石，置炮百二十有二。一千五百四十七年義德第六

【注七三】
即東印度公司。成立於一六〇〇年，初名(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

即位，商人始立公會，以關地行賈爲事。一千五百八十三年女主以利沙伯時，實明神宗萬曆十一年也，商人立公會，通亞細亞東方，始至中國，周歷印度數部。於是地中海東方海口皆設領事官。置會館倫敦，曰「倫敦至東印度商人會館」【七三】，通商各國。亦於是時設立公使。英人有倍根者，著書考察象緯術數。一千六百二十三年，惹迷斯第一爲英蘭兩部合國之始始創造新聞紙。其後查爾斯第一即位，國變多故，而學藝始盛。哈爾非爲血絡周流之學，而醫術益精。哈略測水星過日，而推測之術益驗。觀象儀器，及格物家講求化學，實事求是，多異於其時。一千六百五十三年，當順治十年，格朗挖立，始運地中海東方棉花製造布疋，立倫敦大信局。又三年，禁止平民開信局，命大臣主之。一千六百七、八十年間，查爾斯第二時，修明律法。沙非斯伯烈創定哈別斯高伯斯之律，以除虐政。是時議院已分二黨，附和朝政者朝黨也，名曰多利；違異朝政者野黨也，名曰輝格。一千六百九十四年維廉第三時，立醫院於格林里治，養兵船軍士受傷及老病者。

又前，一千六百六十年，查爾斯第二建一會堂曰蔡爾娑塞也的，言王會也。集天文、算學之士其中，厚餼之。其著聞者曰包以爾，曰何格，曰瓦立斯，曰巴羅，曰哈力。始爲光學者曰紐敦。創作遠鏡者曰克勒格力。先爲反照之器，明行星、定星旋轉排列之理曰蕪蘭斯得。哈力考察彗星往還別一軌道，按時而見。一千六百七十五年始建觀星台。

一千七百二十年法王驅逐耶穌教，來英者五萬人。織作呢羽細布及諸奇巧由此始。一千七百三十五年若爾日第二時，當雍正十一年【七四】，瓦爾波立商稅之法，置藏貨之室，貨出始納稅。

【注七四】
應當雍正十三年。一千七百五十二年始行新曆舊曆以三月二十五日春分節爲歲首。有哈力生者，修正時辰錶，可測經

度，獻于朝，酌二萬金。塞耳寒斯倫家有博物院，朝廷出資購之，博物院肇始於此。斯米敦建一塔於以的斯敦海口，頂置燈，標識往來舟楫，海口引船燈桿肇始於此。

【注七五】
應為乾隆二十一年。
一千七百五十六年，當乾隆二十年【七五】，英商在印度加爾各搭為孟加拉所襲，執一百四十六人。麻德拉斯壘主格來弗敗孟加拉部長於伯拉西，遂據有孟加拉，為英人據有印度之始。

一千七百六十九年若爾日第三時，當乾隆三十四年，始開煤礦，以火輪器汲水。英人名瓦的者，始創火輪舟車之利。一千七百八十五年始用火輪器織布。一千七百八十一年，天文士黑爾舌測得新行星名于拉納士。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作大遠鏡，能測前所未見天空列宿。一千七百九十六年醫士日納爾立種牛痘法。一千七百九十年厚亞德修明囹圄之法。一千八百七年始用氣學，以煤【七六】氣代燭。一千八百十一年造火輪船行海，實嘉慶十六年也。是時火輪船惟行近海，至一千八百三十八年，當道光十八年，始開火輪船至美國紐約克。一千八百十六年，英人帶非製一燈球，入礦開採，免于引火。一千八百一十年始造人丁冊籍，每十年一修。國中各處立官塾。

一千八百二十九年造火輪車。一千八百三十八年由倫敦至北名罕東路始成，凡三百五十里。時造火輪器者勒尼，識草木者邦斯，考求物質者帶味，畫工空斯得菲西里，覓新地者格拉克。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始設電報法通綫。一千八百四十年，當道光二十年，立公司通信之法，由火輪舟車遞送。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始造博物玻璃院，名曰格勒得格西比申，綿互三里，各國方物依地球緯度陳列。

計英國之強，始自國朝。考求學問以為富強之基，亦在明季，後于法蘭西、日耳曼諸國。創立機器，備物製用，實在乾隆以後。其初國政亦甚乖亂。推原其立國本末，所以持久而國勢益張

【注七六】
「煤」字訛，當作「煤」字。

者，則在巴力門議政院有維持國是之義，設買阿爾治民有順從民願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與民交相維繫，迭盛迭衰，而立國千餘年終以不敝。人才學問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國之本也。而巴力門君民爭政，互相殘殺，數百年久而後定，買阿爾獨相安無事，亦可知爲君者之慾易逞而難戢，而小民之情難拂而易安也。中國秦漢以來二千餘年適得其反，能辨此者鮮矣！

十九日。……西洋尊事教主，委國以聽之。人心之所趨向，有不可以理解者。推求其故，知其固有自來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二者並尊。無君則人倫無所統屬，無師則聰明智慧者無所誘啟。西洋諸國開闢之初，人民風教，多原始東土。如英國初崇德雷教，亦主輪迴之說，實與佛教同源。希臘、羅馬，立國最早，其教皆原於摩西。而摩西以以色列族立國猶太，自衍其教，未嘗強諸國從之。是以希臘、羅馬各主教名。而希臘義納姑來自迦南，開文教之先，至今猶祖猶太教。羅馬當兩漢時兼併諸國，有大一統之勢。會是時耶穌興於猶太，爲其國人爲歿，羅馬王獨推崇其教，雄長諸部，督使從之。而教士專習文字科條，講說推行，遍及諸國。於是羅馬刺丁文字，遂爲西洋各國文教之祖。

英部當羅馬盛時，爲所踞者數百年，其教亦以大行。建造會堂，定立科條，凡建國立政之經，如農田水利、醫師方術、百工技藝，皆教士爲之創始。至唐之中葉，以格伯收合諸部，建立英國以前名比利教。其時教已盛行，而文章典制及諸興作，一操之教士。今阿斯弗、堪白里治兩處大學館，創建已逾千年，正當英人立國之初，皆教士爲之主持，至今猶然。其國之政俗科條，無一不出於教士。而自初創建會堂，統君民而約禁之，是以國家大權，教士得以操持歷千餘年。人

民心意之歸向，已素定矣。而羅馬又立教王以總攝之，以故其權久而不替。

教王既主各國教權而陰制其柄，因以肆志縱慾，諸國亦漸苦之。一千五百年間，當明之中葉，英人有味格里弗著，始著書闢之。日耳曼教士路別因之創立耶穌教，謂之波羅特士。波羅特士者，誓不從羅馬教之謂也。蓋羅馬教之積敝，而人民日思變計。路別之創立教名，誠亦末流補救之術也。

然自初羅馬教之行於諸國，皆有功蹟教化于民，導人以信從之。既分立兩教，於是怙權爭勝之心，日挾其術以求逞。乃各私立會名，分佈徒衆，蔓延於亞細亞諸國，以傳教爲【七七】民。諸從羅馬教者相與導揚之，以廣己而造大，而教王又實爲之主持。日思巴尼牙人意格納希珥斯羅爾窩拉，創立熱索亦得會法人語耶穌曰熱索，明季利瑪竇奉之以行於中國。嗣是會名繁興，傳教東土各國，率請命教王，奉其教會名目以行於其所適之國。中國重開天主教之禁，而傳教京師者，又爲拉薩立斯得會。教分，而其傳教亦愈切。英人名羅馬教曰加特力，名耶穌教曰波羅特士，但當時求去羅馬教積弊而已。羅馬教傳之東土，日益加廣，波羅特士教亦相與仿而效之，於是耶穌教會亦興。即倫敦三國，教會亦異。倫敦官教曰意畢斯哥裨里安，蘇格蘭官教曰卜來斯畢諦里安，皆食官祿。不食官祿曰英諦拜丹得。其間各私立會，名目繁多，有曰麥托的士，有巴比的士，近年教士四出傳衍，與加特力教爭勝東土。蓋不獨非路別立教之意，亦非耶穌推衍摩西立教之本旨矣。

二十日。……晚與彥嘉、湘甫、在初論劉雲生之兇悖。彼亦直率其性耳，而不知關繫大局，

無若劉雲生爲害之烈者。蓋自南宋以來，士大夫以議論爭勝，中外之勢相持，輒窮于所以自處。無論曲直、強弱、勝負、存亡，但一不主戰，則天下共罪之。七八百年，盡士大夫之心相率趨于愚妄，而莫知其所以然，則亦南宋諸儒議論繁多之過也。西洋之局，非復金、元之舊矣。而相與祖述南宋諸儒之議論以劫持朝廷，流極敗壞，至於今日而猶不悟。鄙心實獨憾之，不惜犯一時之大忌，侃侃焉謀舉國計邊防之大要正告之天下，外以服強鄰之心，內以尊朝廷而安百姓，而舉國無知者。乃至被京師一時之詬毀，使此心無所控訴。劉雲生皆親見之，亦既聞鄙人之議論，於洋務亦若粗有知曉。鄙心憐其窮困京師，進退狼顧，挈之出洋。一聞李蘭生議論，遽至反戈相攻，不遺餘力。然則鄙心終無以自明，而劉雲生屈身數萬里與洋人周旋，而其議論亦如此，亦終無復望有能省悟者矣。鄙人乃以是鬱鬱成病。彥嘉徒以劉雲生謬妄不足較，用相慰勉，豈有當于鄙人之心哉！

廿五日。日本公使上野景範以各國設立信局，一由其國家經營，通商口岸不得私設信局。日本通商口岸，英法兩國皆各設立公司輪船信局，收遞各國信書，非各國通例，應一切由本國信局收發。其實公司輪船，惟英法二國有之，不能不設立信局以司收發。若由日本收發信件，則遞信由公司輪船，而遞信之利歸之日本，亦屬未允。而彼此相持，各據所見，亦皆足以自成其說。上野景範辯論此節，已經年矣。頃鳳夔九詣日本參贊長崎道至，始知由日本派有專使一員來英會議，謀另定立條約。而所派者爲美國人，爲能通知各國律法，可以據事爭論也。日本勇于興事赴功，略無疑阻，其舉動議論，亦妙能應絃赴節，以求利益。其勃然以興，良有由也。……

【注七八】

「土耳其」後當脫「其」字。

廿七日。爲西曆十二月卅一日，爲中國爲除日。馬格里自克斯爾班客回，言正月十七日開會堂，以買歸埃及屬國爲初議。俄人志在通馬摩拿海峽以擅海西之利。東土耳其【七八】之安拿多尼亞、阿爾米尼亞，俄人所必爭。伯爾施亞格爾甫，爲印度孟買通商之地伯爾施亞，洋語謂波斯也；格爾甫，海泊之稱，可以停船，阿爾米尼亞相距近，英人不能不憂其爲患。惟埃及處適中之地，足以相制。而埃及固爲土耳其屬國，英人謀出資給土耳其，令埃及改屬英國，聽其號令，可以資之以控扼地中海之要衝，與俄人相持。即令俄人兼併土耳其，猶不至遽使覬覦印度。此亦英人長駕遠御之術也。

俄國之強，緣始畢德。其初尚未知舟車槍炮之利。畢德變姓名居英國三年，學習武里治鑄造之法，及德爾蒂斯得造船局，手自操作，與工役同寢處。又以荷蘭富盛，往觀其政教風俗。陰求奇技有智能者厚結之，約同赴俄國。歸而重任所偕者數十人，廣開製造局，講求練兵經國之計。以開墾地利所費多，乃兼募西洋各國富商，令其佔山開礦。與約二十年，自備機器人工，而令本國人充役。所帶人工以歲減一成爲率，本國人技藝有所得者，令充補一成之數。二十年期滿，所用皆本國人，礦務一切皆歸本國。任聽各國富商佔山，擅二十年之利，而本國利源於是大開，人工技藝，取用不窮，真豪傑之舉也。俄國故都曰摩思噶，畢德以其距海遠，不能通商賈之利，徙治都城波羅的海濱，曰森畢德百爾客。百爾客，譯言城也；森者，聖也。言聖者畢德之城。大變風俗，廣通商賈，兼立富強之基。往時俄人皆蓄髮，畢德下令仿各國剪髮。於是日使人持剪巡行，見長髮者輒與剪之。自是製造技藝之精，遂與諸國相埒【七九】。自畢德時即言君土但丁一城應歸俄國管

【注七九】

「將」字訛，當作「埒」字。

轄，蓋度馬摩拿海峽屬之土耳其，則黑海必不能暢行。自畢德至今二百年，一循用其法度而推擴之。所以注意土耳其，猶畢德之遺言也。

〔十二月〕初七日。俄人新報言：東境西皮里亞部與中國通商地方恰克圖昆連一帶，并沾染中國風氣，男婦相與吸食鴉片煙，窮民婦女尤多。或者中國有此嗜，使他邦畏而遠之，以不致有覬覦乎？……

初八日。李丹崖巴黎信：巴黎西南汕夕阿炮台，為陸路最大之新式炮台，曾往一遊。兼遊礦務博物院，為樓三層，各十二大間，每間縱橫五丈，羅列地質礦塊五十三萬餘種。左為化學院，院屋二十四間，以習各種化分之法。右為學堂，學生一百四十五人，各給憑人院學習，以三年為期，不具脩金。前年日本在院學習四十餘人，已陸續回國開礦，今存者二人。上層為各種開礦機器小樣，下層為試演烹煉大爐。取精用宏，足以為歐洲之冠矣。英法兩國製造學問，窮極推求。法國立國尤久，其學館書籍亦駕歐洲。以二千餘里之地，稱雄海外，非無因也。日本晚出，汲汲仿而效之。其向學之精且銳，日進無窮。中國乃一以虛驕之大言當之，吾真無如此蚩蚩之士大夫何矣！……

初九日。……法國《通律》，前已由禧在明寄送總署。聞意大利亦有此書。德國近年編纂成律，則尚未成書也。

西洋律法多門：有成律，謂曾辦過之成案也；有議律，上下議院所定也。例案參差，又時有更改，故勒為一書，亦不足據以行遠。聞有馬爾克敦《條約彙纂》一書，專取百餘年各國所訂條

約，分類編輯，爲通商各口所必不可少之書。已屬羅稷臣爲一購之。……

十四日。聞德爾比病，遣使往問。以明日開會堂，上下兩議院各分兩黨先日各自會集，私議其大概。畢根士由則集上院議紳於其家。羅斯噶得爲下院同黨之領袖，亦集下院議紳於其家。其異黨以前相格蘭斯敦爲宗主，上院則格蘭費爾，下院則哈定敦，亦各集其黨於家。兩黨之勢既定，議論同異，相持不下。大率當國者議論行事足以相服，則亦轉而從之。其初各以其黨持議，幾於一成而不可易。蓋軍國大事一歸議院，隨聲附和，并爲一談，則弊滋多。故自二百年前即設爲朝黨、野黨，使各以所見相持爭勝，而因劑之以平，其由來亦久矣。格蘭斯敦于俄土戰爭，謂不宜與聞。其意以土人據有亞細亞土地，俄人假手剪滅之，亦一快也。而于英國國勢，固不相宜。法國新報亦極議格蘭斯敦、卜來得所持之言，爲足貽誤英國大局。

十八日。……與李湘甫就李丹崖、羅稷臣談。丹崖言：「西洋人心風俗，有莫知其然者。法主麥馬韓欲援立拿破侖後，仍爲君主之國，於是盡罷以前執政，改舉兩議院爵紳，各部長亦多更置。已而爵紳力持從民主，麥馬韓知其不能勝也，悉復執政之舊。其各部長爲君主之黨者，上言君黨應避位，皆各受代以去。君主、民主截分兩黨，不相假借。平居周旋，往來相善也；一與議國政，兩黨各樹旗鼓，相持不能下。而以人數多者爲勝黨，亦遂斂然退聽，無挾氣以相難者，亦不知其何以能然也？」

吾謂：西洋君德，視中國三代令主，無有能庶幾者。即伊、周之相業，亦未有聞焉。而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爲私。其擇官治事，亦有階級資格，而所用必皆賢能，一與其臣民共之。

朝廷之愛憎無所施，臣民一有不愜，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設立議政院，即分同異二黨，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駁，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於其間迭起以爭勝。於是兩黨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問難酬答，直輸其情，無有隱避，積之久而亦習爲風俗。其民人周旋，一從其實，不爲謙退辭讓之虛文。國家設立科條，尤務禁欺去僞。自幼受學，即以此立之程，使踐履一歸誠實。而又嚴爲刑禁，語言文字一有詐僞，皆以法治之，雖貴不貸。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極論，無所忌諱。庶人上書，皆與酬答。其風俗之成，醞釀固已深矣。世安有無政治教化而能成風俗者哉？西洋一隅爲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

十九日。何滿安得科羅尼亞爾蘇塞也得斯古洛小學館教師得寧約往一遊，乃與訂是日未刻。至則簡多馬夫婦先至枉候。其總辦珥溫斯、幫辦佔生陪遊各學堂。四歲以下爲一堂，七歲以下爲一堂，十歲以下爲一堂，十五歲以下爲一堂，皆婦人教之。十五歲成童講求數學、化學、氣學，則皆有師。婦人之學有專精，亦司教事。得寧與科格蘭分教婦女之授讀爲童子師者。蓋凡婦女入學五年，粗有成，可以授讀，則就此學館課以授讀之方。如傳授某藝應如何入門，如何分別次序，如何立言開導，使童子易明。如是兩年。初年就科格蘭，專示以立言之方；次年就得寧，則于各藝又進言其理。兩年學成，國家遣人就試之，取中者記其名。乃令人各小學館授讀，試其能否，然後給以文憑，聽人延請課讀。凡共聚三齡以上童子千一百人，婦女學習課讀者二百餘人。

所見各堂規矩：四歲以下一堂約五十人，授字母者三十人，教手法者二十人。字母教以點畫，牌列二十六字指授之。先通其音，而後令審音以求其字。又散書小方紙擲於地，令檢求之。

皆列坐小台基，每指一人，則趨而下，檢字如法乃還坐。教手法，環坐一案，令舉左，則各樹左手；舉右，則各樹右手；雙手齊舉加於頂；各置一泥球於前，取球加於頂；又加於鼻；皆隨呼而二十人者應聲舉手，無或爽。

七八歲以下一堂二百人，爲台基者二，環坐者四。台基上下相向。一示以黃黑狸，一示以牛皮之用。狸能捕鼠，其頭圓，其尾能豎能曲；其足有爪無蹄，以肉行地，故無聲；其毛順至尾則滑，反抹則澀。每舉其端，使自思而得之。牛皮堅韌，用石灰水浸之以去其毛，而揉使軟，則可以製器物。爲履以便足，人水不濡，又堅耐久；亦可爲冠。皆先引其端，旁推交通，使之反隅。環坐者：一用方紙畫其中，析爲十二行，縱橫用兩色綫編製爲方紋錦；一裁長方紙使摺成匕；一和泥爲丸使按成盤、成碗，或圓如梨、如蘋菓，或疊數瓣如花；一爲小方木十，使記數。皆婦女一人分教之。又有總教習一人執短桿教之歌，以桿擊柱爲節；或舉手，或疊手，或拍掌，輕重疎數，皆視所持桿點畫相應。

十一二歲以下一堂約五六十人，教之算數。十四五歲以下一堂約二十餘人，教以寒暑錶之用。言二百年前意大利人製小管水銀其中，下虛三十寸，則水銀倒瀉之亦不傾，爲其吸力足以相攝也。人熱度則水銀漲而溢行，因以爲寒暑錶之用。詢以各種教法日當一易，曰：此其比例無窮。亦設立一妙西因（譯言博物院也），各緣其類，分日教之。因往視其博物院，各種土石、鳥獸、皮骨、絲帛、麻縷，爲櫥十餘貯之。

其十五六歲女子習鍼滌者二三百人，數女師教之。其習授讀者，則皆十八九女子也。

詢以此館創黎洛爾斯，距今四十二年。國家歲有資助，歲用可七千磅。其教法專取之博斯多洛機，專開誘童子耳目，使之聰明。其門人菲洛格又推廣為練習手法，如四歲以下童子檢字以誘其目，弄丸以便其手，皆其遺意也。西洋成就人才，使之為童子時嬉戲玩弄一以禮法，又羣萃而歆起之，以不至生其厭敷之心，殆亦盡善盡美矣。……

二十日。……栗溫甫對岸百爾京赫得為造船廠。南墨利加叛亂時，在此造一船，曰阿拿巴麻，剽掠北墨利加市鎮。美人百計捕之不能得。既平南墨利加，美人以阿拿巴麻所侵掠直五百萬磅，索價于英人。英相色勒〔八〇〕力拒之，美人持之益堅。已而美人邀同意大里、法蘭西請與英人會議於瑞士都城，諸國皆以為應償。適會格蘭斯敦繼相，乃償與五百萬磅。美人令諸被侵掠者估數領取，則實不過三百萬而已。因請以其餘還之英人，英人拒不納。即此見各國相持之公義，而亦見英人之能屈己以從理也。……

廿一日。……西洋用器，雖小品亦須過機器數處乃成，鋼筆亦然（鋼筆局每年用鋼至五百噸）。由鋼片成一筆尖，凡歷機器十餘，實亦不厭求精求詳。此西洋所以不可及也。……

廿四日。……屬部尚書嘎爾訥爾芬告退，以議阿非利加屬部番民滋事，因及俄土之戰英國不宜與聞，且謂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英俄兩國交戰，流極使然，恐此次又或流蕩而不可止也。諸執政責其不宜為此言，哈爾訥爾芬因求退，畢根士由留之。頃因土事日棘，畢根士由飭地中海水師進人馬摩拿海，戶部尚書羅斯鳴得又飭議院籌畫軍餉。哈爾訥爾芬謂戰事已成，非渠意，因力求退。英國執政十二人，軍國大事必會商。持議不合，則視其權力所趨而相從附和者之衆寡以為進

【注八〇】
「色勒」當作「勒色」。

退，無中立相持者，亦無願戀祿位遷池以求容者，此風俗之所以厚也。

廿七日。……外部刊報，日常有之。德在初譯其爲何事而已，其詳不及知也。本日適馬格里就談，出所得刊報七本示之，始稍知其事實。

其間與比利時議定交還罪犯增加五條，準情酌理，兩國均宜之。其與達和米國在阿非利加之西定立章程六條，則一船主色里珥斯與達和米國王議定者也。大率保護英商、禁止其國販買黑奴出口各事。又與埃及國定立禁止販買黑奴章程七條，准英國兵船在埃及各海口巡查，其船人交接及處辦，而所販黑奴聽從英國處置。又處置舊有黑奴章程，則責成埃及自行清理，所有黑奴及其子孫一以平民視之，聽從自營生理，并送其所生之子女入學讀書。

西洋大國以愛民之心推類以及異國無告之民，設法以維持之，其仁厚誠不易幾也。其勃然以興，又何疑哉？詢知埃及黑奴掠買自阿北西尼亞，達和米則黑奴所從出也。其國王歲殺人祀神，必強各國商民往觀其地出油，遍行西洋各國。船主不能禁止其弊俗，惟與約殺人祀神不得強各國商民往觀。

〔注八〕

「薩鼎茗」當作「薩鼎銘」，後同。

〔光緒四年戊寅歲正月〕初一日辛亥。元旦，爲西曆二月初二日。……格林里治肄業生六人來見。嚴又陵宗光談最暢。餘則方益堂伯謙、何鏡秋心川、葉桐侯祖珪、林鍾卿永叔、薩鼎茗〔八二〕鎮冰。詢問讀書章程：每日六點鐘分赴各館聽講。禮拜一上午九點鐘重學，十一點鐘化學，下午三點鐘畫炮台圖。禮拜二上午算學、格致學、電學賅括其中，下午畫海道圖。禮拜三上午重學，論德

法兩國交戰及俄土交戰事宜，下午無事。禮拜四與禮拜一同。禮拜五與禮拜三同。禮拜六上午論鐵甲船情形如克羅卜新造鐵甲船，繫勒炮口，使子出而炮身不後坐，以爲非宜，謂子出後坐之力最大，是使船身先受傷也。論炮彈情形如彈有平頂、尖頂之分。尖頂自能深透，而不如平頂者，以子出必斜飛，尖頂當掠鐵甲而過，不能深入。平頂斜飛則輪邊之力逾勁，且能入水不上激。以鐵甲船在水面者常厚，入水處常薄，尖頂入水則其尖向上，激而上衝，不如平頂之直行。而凡尖頂過三十五度，其力愈微故也；下午無事。在家讀書有疑義，聽講畢，就問所疑，日嘗十餘人。各堂教師皆專精一藝，質問指授，受益尤多。或聽講時無餘力質問，則錄所疑質之，以俟其還答。諸所習者并歸宿練習水師兵法。而水師船又分三等：一管駕，一掌炮，一製造，管駕以繪圖爲重，掌炮以下以化學、電學爲用，而數學一項實爲之本，凡在學者皆先習之。此西洋人才之所以日盛也。

嚴又陵又言：「西洋筋骨皆強，華人不能。一日，其教習令在學數十人同習築壘，皆短衣以從。至則勸鐵數十具並列，人執一勸，排列以進，掘土尺許，堆積土面又尺許。先爲之程，限一點鐘築成一堞，約通下坎凡三尺，可以屏身自蔽。至一點鐘而教師之壘先成，餘皆及半，惟中國學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極矣。此由西洋操練筋骨，自少已習成故也。」其言多可聽者。……

初九日。禮拜。回人密爾薩舉爾伯克什，邀同波斯、日本兩國公使及其參贊、隨員并馬格里、菲里蘭得晚酌，兼邀土國前相密爾得巴沙茶會。印度人畢至，大率皆亞細亞人也。密爾得巴沙厚重有智略，以直諫土王求退，寓居倫敦。其言云：「日本晚出，銳意求進，在亞細亞最有

名，甚喜其國日益昌大。中國爲天下第一大國，出名最久，諸國皆仰望之，甚喜其有富強之業，能早自奮發爲佳也。」予聞之甚慙。伯克什接言：「中國宜早醒，莫再鼾睡，早醒一日有一日之益。」其言尤切至矣！……

初十日。倫敦捐賑中國災荒，所見威妥瑪一信、達文波致阿里克一信，皆列新報。又教師斯多伯斯一信，爲廣勸親友捐助之計，又爲《戴模斯》、《摩寧波斯》、《倫敦安得佔拿》佛經呼中國爲支那，日本人亦用之，西洋轉音曰齊拿三處新報勤勤言之。乃具謝函一通，登列新報。密斯盤至，言倫敦已擬設立科密底專司其事，據稱威妥瑪、阿里克、斯蒂文生、威多爾斯、威烈斯、麥華陀均當爲科密底。所專「八二」錢項，由阿克拉班克銀局撥兌，密斯盤經手百五十鎊亦已送交。旋復告言，詢知阿克拉班克科密底現定二人：威妥瑪、弗斯得，餘尚未定也。

日本公使上野景範遣其隨員長崎相就解講所贈《驛遞寮郵便規則》，大率日本國文兼漢文釋之，文義尤難明曉。亦有兼用英、法二國文者，尚可翻譯。因詢其開辦六年之久，收入歲有增加，經費亦歲有增加，所不足者約當六分之一，歲支經費八十萬，則其賠墊二十三萬有奇，所耗亦多矣。長崎答言：「由每年添設分局日多，則支消日增。現今東京府四十六局，大坂府三十五局，京都府一局，橫濱三局，神戶一局，山城、和泉、下總各一局，皆逐漸增設者。」問與西洋有異同否？曰：「火輪車路修造未廣，其使用火輪車處並與西洋同。無火輪車，一以人力投送，是以所費較煩。」問以西洋信局爲籌餉一大宗，若歲有虧耗，于國何益？曰：「此須久乃見其利益。信局一開，即通國地方情形，操之掌握，纖細必知。酌盈劑虛，防微摘伏，惟所運用施行，

【注八二】
「專」字訛，當作「捐」字。

斯其益大矣。」

又見示《東京開成學校一覽》，凡分列三十九目，其中亦各有子目。略記其學科：曰普通科，曰法學科，曰化學科，曰工學科，曰物理學，曰製作學，曰史學、理學，曰數學，曰動物學、植物學，曰金石學科，曰地質學科，曰採礦學科，曰畫學科，曰冶金學，曰機械工學，曰土木工程。其間規制，分合繁多。大率以三年為程，一年或分二期，以試所業。一年曰初步，二年曰高等。其課程：一年下級，二年中級，三年上級。物理、化學二者，名類尤繁。重學、熱學、磁學、動電作用、磁電作用、聽學、視學，皆歸物理。其物理之學又有諸項考覈，歸入普通科者，曰天體運動，曰六合中引力，曰天體光，曰大氣中光綫現象，曰地上寒暖，曰大氣壓力及流動，曰水氣象學，曰大氣中電氣，曰大地磁氣力。化學分三科：曰普通化學，曰分析化學，曰製造化學。及其所論學科本末，條理俱極分明。其諸國之學。則惟英文學、法文學及漢學而已。大抵皆務實之學也。……

十九日。新報載：阿治畢灼伯大教師（名刊得爾白里）以賑濟中國災荒，會議訥莫北斯宮，派定科密底七人：一威妥瑪，二阿里克，三阿拉菲爾得，四布勞恩，五德克拉斯，六菲勞爾，七李格（與密斯盤所述稍異）。中叙阿治畢灼伯、威妥瑪、阿里克、李格四人之言，並《代模斯》新報申引其說。世爵金那爾德并陳謝，起讚其仁義之舉。所捐費收存阿克拉班克及高斯南申那拉布羅文沙拉克兩處銀行。

其叙巴拉菲爾之言云：「從前英國教士賑濟難民，羣相謂曰：『救難之人，乃係平昔所恨惡

之洋人。今後再不敢誹議洋人，亦不願聞官憲恨惡洋人之言。官憲置百姓餓死而不顧，而所教百姓怨憾之洋人，乃不顧己命以救我等之命。」此其待洋人之友誼，與其感我之誠心，當加惻隱之意以固結之。」李格之言曰：「以力服人，可以勝之，不能服之；以德服人，而無不服。英國曾以刀矛槍炮，抵禦華人。現值中國急難，捐資賑濟，比較鑄炮造矛，所費實少，而可以固華民之友誼，使之親密。」閱此且慙且懼。

仍不能不一詣謝。往拜阿治畢灼伯、阿里克、麥華陀及葡萄牙公使安達斯、戈登、密爾薩畢爾克伯什。阿里克爲言：「北五省災荒，其敝由栽植樹木太少。從前恭邸問救旱有術乎？曰：『有，首先下詔課農民種田一畝必藝樹數株。』蓋樹木繁密，能引天上之水氣以興雲作雨，亦能留地下之水氣以涵育萬物。旱久而陰陽之氣一交，乃結爲雲。雲者，水氣之積也。以爲日氣所炙，其質常熱。得樹木叢聚之涼氣以引之，雲氣爭趨就涼，即散而爲雨。如冬日呵氣就冷處即成水，亦熱氣就涼而凝之徵也。若遇山石暴烈，雲氣爲積熱之氣所衝激，一散而無餘矣。阿非利加西有島曰喀布諦非爾得。喀布者，譯言鼻也；諦非爾得，譯言緣也。謂其島形似鼻，突出而色蔥鬱。觀其命名之意，知其樹藝繁矣。後爲荷蘭所踞，盡伐其樹，遂成荒島。至今山色黝黑，常終歲不得一雨。紅海之亞丁亦猶是也。英人工部專設一官經理之，視樹木有傷，則急披去其枝以引生氣。其以事藝「八三」去樹一株，必更栽兩株以補之。工部官仍時加巡察。蓋數百年如此矣。」

廿八日。爲西曆三月初一日。粵人勒麻爾在拉塔克力弗地方開設客館，忽有粵人充水手者十餘輩，湧至叢毆之。巡捕不能禦，乃告知其長馬克端拿爾得，集各街巡捕，捕獲十三人。刑官研

【注八三】

「藝」字訛，當作「刈」字。

訊，以爲於案由頗鉅，令馬克端拿爾得相就，請派一人聽審。吾以據所言是此十三人者有應議之罪名，刑官按律治之有餘，亦料其必能公允。粵人語言侏離，亦非他省人所能辨，無埃聽審爲也。已而馬克端拿爾得呈閱刊刻訊詞，尚相持未決。而其刑官云：「必與中國欽差往來行文，期於合例完案。」亦略見此間慎刑之意。然固無可與會商之語，以其中並無疑似之情尚待復按也。已屬馬格里會同德在初埃復訊時一往聽之。

新報日載捐送中國賑項數目，而阿思弗各學院又議條款助賑，先二日由教長蘇爾主議，會者赫什爾、里格、羅爾斯登數十人，以其他【八四】倭爾得班克爲彙輯捐款之所。班克者，譯言銀行也。其施賑一由教師。竟以各省災荒，導使教師行惠以要結人心，其亦耶穌教盛行中國之徵乎？念之惘然而已。

廿九日。威妥瑪來談，自述病狀，謀將息二三月，不能告癒，即辭駐京公使之命。予因勸之行。威妥瑪嘆曰：「亦不敢料中國情形何如，度北五省災荒如此，恐民窮必至生亂。」因言近見新報，中國全無意求進，實是可慮。因問何事？曰：「吳淞鐵路已撤，已聞兩江督部照會丹國公使撤去上海電報。各國公請中國鑄造銀錢，廷議交南北洋轉商各省。羣起議駁，以爲不便於各官徵收折色也。看此種種，萬事廢惰。」吾謂：「君能諳知中國情事，而不能知其底蘊。」威妥瑪曰：「亦知之。聞兩宮甚厭薄洋人。」吾謂：「兩宮前苦無人能將利病得失告知。然大小事一付之政府，未嘗自主也。恭王能諳悉一切情形，而苦不能任事。」威問何故？吾曰：「直苦人言老雜，不敢任耳。」威曰：「亦知之。動輒怕說是漢奸。合肥伯相亦是半明半昧。」吾曰：「合肥

【注八四】

「他」字訛，當作「地」字。

盡透徹。」威言：「吾與辦事甚多，純是一種猜疑。」吾曰：「合滌直是不能主持，無從直切定議。但使恭王肯任事，外得合滌助之，天下事儘可爲。中國地利、人才原自不乏，勿輕視也。」威曰：「我持論亦如此。政府無人便無如何。」吾亦不能置對也。……

〔二月〕初二日。新報載：英廷遣世爵阿伯爾寬軒木爾登赴意大利致送新君寶星。詢知西洋各國製造寶星，制度各異。其君佩之，其與國之君亦常互相贈答。英人所製寶星名曰斯達爾，凡二種：一曰斯達爾嘎爾得爾，一曰斯達爾巴斯。巴斯者，譯言澡洗也。故事：賞給寶星必沐浴以朝，因以爲名。嘎爾得爾者，譯言繫腳帶也。實始於義德瓦第三，距今五百餘年矣。義德瓦爲太子時赴跳舞會，沙乃斯侯夫人腳帶忽墜於地，英人於此以爲大失顏面。方聘貽間，義德瓦第三代取，跪而繫之。旁有議其非禮者，義德瓦第三誓曰：「苟有異心，當得惡報。」及即位，乃專製爲寶星。其制爲雲帔圍前後膺，從左肩以加於右脅，而繫寶星當胸，別爲足帶繫於膝端。其君及賞給世爵以下有功者凡共二十有五，遂爲定制，有缺而後補之。以下乃有巴斯，凡三等，以賞諸有功者。

其贈送各國主，凡得恩伯臘四人恩伯臘者，譯言皇帝也，曰俄羅斯，曰普魯斯，曰奧大里，曰巴西。得京六人京者，譯言國主也，曰意大利，曰丹國，曰荷蘭，曰葡萄牙。凡贈送寶星，使臣加寶星於藻，捧而入。其君拱立發誓，以義德瓦第三誓言載在寶星，亦明兩國無異心之義。阿伯爾寬乃前進，取足帶跪繫之其君左膝。

近年波斯國主遊歷倫敦，君主亦贈以寶星。《代謨斯》新報頗嘗之曰：「哈甫色維來意斯

【注八五】「里」字訛，當作「得」字。

里【八五】，何足以當寶星也。」蓋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國曰色維來意斯得，歐洲諸國皆名之。其餘中國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維來意斯得。哈甫者，譯言得半也。意謂一半有教化，一半無之。其名阿非利加諸回國曰巴爾比里安，猶中國夷狄之稱也，西洋謂之無教化。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遠之於中國而名曰夷狄。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中國士大夫知此義者尚無其人，傷哉！

以粵人勒麻爾案，遭馬格里詢之巡捕官馬克端拿爾得，云以案端重大，已轉送倭爾比里。倭爾比里，即刑官也。詢其初審曰代模斯廓爾得。廓爾得，譯言堂也。分街道爲堂，當即阿得門聽斷處。西洋聽斷，兩造均有訟師代之陳辨事理，曰巴立西得爾。又有探事者曰梭立西多爾，以供奔走之役。凡投訟，先求得梭立西多爾，以情告之。梭立西多爾辨其曲直得失，曰若者宜據以爲言，若者宜隱之。其宜隱者不以告巴立西得爾。巴立西得爾代之質辨，惟告以近理之詞，使據以爲言。其投訊廓爾得，梭立西多爾亦可代之質辨。倭爾比里則必訟師經過考試乃聽上堂，即巴立西得爾是也。巡捕總司曰蘇伯爾英敦丹得阿甫波里斯。

倫敦凡事一任之巡捕。凡僱用馬車遺置什物其中，必由其馬車送繳巡捕總司，或由某處上車，或由某處下車，一并呈報。巡捕總司即行通知，并致送章程單四款：一，開明姓名里居；一，報明某月某日幾點鐘；一，報明地方；一，報明所失物樣式。其遺失箱篋者并送驗鑰匙。凡金銀珠寶之屬，十磅以下每磅給三施令，衣服雜物十磅以下每磅給二施令半，十磅以上由巡捕總

【注八六】

「移」字訛，當作「遺」字。

司估計給賞，不及磅者以一施令爲率。逾三月無索取者，准馬車領回使用。以昨得巡捕總司亨得生信，云馬車報稱：「有人至公館下，移【八六】傘車中，」屬往認取，後附章程單，爲錄其略於此。此皆英國之掌故也。……

初九日。嚴又陵指駁張力臣《瀛海論》凡四謬：謂鐵路數年爲之不足，一夫燬之有餘，非中國所宜造，是一謬；謂機器代人力，日趨淫侈，二謬；謂舟車機器之利，後來必轉薄而更廢，三謬；謂中國有各國互相牽制之勢，海防非所急，四謬。此皆《瀛海論》中篇語，謂之謬，良然。然力臣三論大旨，先舉歐洲各國形勢，次論西法之未易舉行，終詳與西洋交接之宜。立言之旨，固自有在。西洋制法，亦自有本末。中國大本全失，西法從何舉行？勉強行之，亦徒勞耳！力臣於此本有難言之隱，又方以是邀時譽，而於人言亦多有顧惜，其不能深知機器之用，則亦其所習本不在此也。嚴又陵知舟車機器之宜急行，亦未必遽爲特見，高出人人也。其闢力臣論十字架及天主之名乃特妙，以爲力臣之言「天主」二字流傳實始東土，不識所流傳者其字乎？其音乎？其字 Roman Catholic，其音則「羅孟克蘇力」也，何處覓「天主」二字之諧聲、會意乎？又引左季高之言：「東西有，中國不必傲以無；東西巧，中國不必傲以拙。人既跨駿，則我不得騎驢；人既操舟，則我不得結筏。」只此數語，掉罄【八七】已盡。

【注八七】

「罄」當作「罄」。

初十日。《得力克納萊》新報局以格蘭斯敦寓書希臘人尼克羅般得，令相助攻土耳其。格蘭斯敦謂此語傳自羅亞爾得，訴之德爾比。會紳阿什里亦據以詰羅亞爾得。於是議院諸紳又起而分黨，附阿什里者百八十人，駁之者二百餘人，於是乃止不詰。英廷議論，亦云囂矣。而每起一

議，又準人數多寡以定行止，亦恰無甚顛倒者。……

十二日。粵人勒麻爾一案，派馬格里會同哈里斯聽審。其刑司署曰倭爾比里，其官名曰利科爾得阿甫倫敦，其名曰達摩斯佔伯斯。曰「倫敦」者，仍倫敦公舉之刑司也。丹拿亦在彼。詢知勒麻爾開設煙燈，丹拿為禁煙會司事，欲乘此示禁，可謂能舉其職矣。其水手十二人以何沃生為通事，而語言都不分明。刑司可以被傷之勒麻爾現已就癒，此十三人指何人倡首不可得。以自犯案之日至此已逾月，是未定罪名之先已收繫一月，其罪足相抵。而恐倡首者或至寬縱，徒拘繫無辜，則為失輕重之平。凡罪疑，則從寬典，一併開釋之。西洋用刑之寬如此。

十三日。……以英國刑司質之克羅斯，云所管刑司二十三人，仍分上下兩刑院。利科爾得由民舉，與梅爾、阿得門理民訟者又別。蓋前數百年其國主允民人公舉一刑司，遂為定例，然其權仍在二十三人之下。凡由阿得門轉至刑司，先經利科爾得，亦各視其案情輕重為處分。其重者及其案情不能定奪者，仍轉至下刑院。其總持律例者曰鏗恩斯，而由上議院議定律例行之。其歸入詞訟者一統之內部尚書。殺人及盜重犯則由其國主科罪，而內部尚書權衡其犯罪情由，以為輕重之準，達之國主，以制其准駁從違。各地方均有刑司。而此二十三人者，歲中率一分巡各地。案情重者專候刑司分巡時處分。

【注八八】

「財理」當作「理財」。

以英國財理「八八」質之羅斯鳴得，云西洋每歲一製國用之經。有餘，則減稅以節之；不足，則加稅以補之。印度所入至豐，不惟無贏餘而已，積債亦極繁多。問何故？曰：「修城池，造房屋，開浚河道，治火輪車路，歲常接續為之，所人不能給也。」……

十四日。禮拜。羅斯噶得、威妥瑪、駱德次第來見。羅斯噶得見示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三月出人款目，與去秋九月廿九日所錄又有參差。而西洋製用之經，均先核計一年出入總數，何款應從減，何款應增，預爲之程。至年終視所核計者有無贏絀及意外之費，而籌所以彌增之。大率人息一款，常視以爲增減。每歲所餘多不過數十萬，而從無不足。據羅斯噶得所報，原估進款七千八百四十一萬二千磅，迨後稍增至七千八百五十六萬五千零三十六磅；原估出款七千八百零四萬三千八百四十五磅，迨後稍增用至七千八百一十二萬五千二十七磅。統計出入相抵餘存四十四萬磅。

其人款：曰關稅，約一千九百九十二萬二千；曰國內雜稅，約二千七百七十三萬六千；曰過印稅，約一千零八十九萬；曰房地稅，約二百五十三萬二千；曰俸薪稅，約五百二十六萬八千；曰信局人款，約六百萬；約電報人款，約一百三十萬四千；曰官地稅，約四十一萬官地稅本其國主私業，以交大農經理而加給其國主歲祿；曰雜款，四百四十九萬其雜款之中有理刑司人款，就質者奉刑官稟傳，例有捐費；曰水師器物變價，水師所用繩索等件，歲需更換，其舊者應變價；有收回印度船價，每歲更調印度防兵八萬人，由戶部發給船價用費，應由印度歸還，分列出入兩款內；有借項利銀。

其借項利銀又分數款：其一，印度各藩部歲有興造，貸之國家者；其一，各地方梅爾興造借貸；其一，本國人民田產或須疏通河道，或須別開溝洫，關繫生計，及可以修治菜田，俾成膏腴成熟之業，由民人自行呈報，國家遣官爲之相度而貸之經費。歲收利不過三釐，積三十年收至九成，以利息所積，準之所貸經費，均可相抵，即捐其息。其意若曰：川澮宜開通者、菜蕪之田宜

墾治者，國家所應經理者也。借民力爲之，又收其息三十年，使所費用經理，還入國庫足以相準。而其所治田歲收較豐，則地稅亦當較增，其利終在國家也。故用以紓民力而使勤於所業，則爲百姓經營生計亦至矣。

其出款：曰陸師，凡一千五百二十五萬一千三百五十五磅；曰水師，凡一千一百三十六萬四千三百八十三磅；曰俸薪養贍，凡一千三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零一磅；曰稅務用款，凡二百七十八萬三千八百三十四磅；曰信局用款，凡三百十五萬九千二百十八磅；曰電報用款，凡一百十四萬一千電報向皆民業，而苦聲息不能週通，乃由其國家收買歸併，幾及十年，出入相抵，所贏無幾，大率歲當漸增；曰公司火輪車傳遞文報費，凡八十五萬零八百八十九磅；曰國債，凡二千七百七十一【八九】磅；曰戶部票買蘇爾士新開河息銀，凡十四萬九千九百十二磅；曰雜項利銀，凡一百五十九萬五千零四十磅；曰裝運官兵至印度船價用費，凡十七萬磅；曰買回兵官出身，凡四十九萬八千三百六十二磅。

兵官出身，英國數百年前之弊政也。凡兵官進一階必捐繳數百磅。略與中國遊擊相當，捐費率在三千磅以上。年老求退，仍給還之，有過犯開除者不給。其後相承遷轉，兵官求進一階，輒代國家給還其上一階兵官捐款，使之告退而昇補其缺。於是相率承頂以爲例，而其出資承補者，必不肯革除此例，以成虛費。是以國家出資收買其出身，此亦持平之一義也。

羅斯噶得問言：「海得巴連日喧鬧，亦曾往聽者？」答以未往聽而頗問其略。蓋英人有名尼克羅般得者，格蘭斯登黨也，或謂前水師部尚書哈爾得爾芬之親屬，日集海得巴花園論俄土事，

【注八九】

此處疑脫「一萬」字。

意在助俄滅土。英民不服，乃相率大詬之，聽者日嘩，言者亦日求竟其說，不爲止息。其囂如此，亦異聞也。羅斯噶得言，此在他國必力禁之。英國一二百年來，於此獨示寬典，不禁人民之非議朝政，一恣其所爲，以爲不過踐踏一坪草、斷折數株樹枝而已，不能爲他害也。海得巴園，亦其國主之囿也。

【注九】新報載：印度呈報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人款五千六百零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磅，出款五千八百二十萬五千零五十五磅，浮用至二百十八萬二千七百七十八磅，合中國六百五十五萬【九〇】有奇。其中載鴉片煙稅六百萬磅，視常年短至二三百萬磅。印度災荒餉費三百四十五萬磅。又有一項工程三百八十萬九千二百八十八磅，以每年可以收還利銀，不列用款之內。印度一部，支消浩煩如此。英人務求其地久遠之計，開河及修造鐵路，日不暇計【九一】，略無顧惜，其規模固遠矣。

【注九二】「計」當作「給」。

蘇塞也得阿甫弗林得阿甫弗爾林爾斯參贊羅里固請赴譙。爲捐五磅五施令，屬馬格里爲書謝之。弗爾林爾，譯言他國也；弗林得，譯言朋友也；蘇塞也得，譯言會也。倒文曰「他國可憐的朋友」，設立此會周濟之也。……

十八日。栢金宮殿朝會。

日本公使上野景範見示倭亥庚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在俄京會議萬國公法章程。倭亥庚，愛爾蘭人，爲萬國公法會尚書。歲一集議。今年八月已議定在日耳曼會議，各國公使皆得與會。其尚書主持會事，則必精習律法者任之。各國交際，輕重得失，反覆較論，以求協人心之平，而符天理之宜。西洋諸國所以維持於不敝，皆由學士大夫酌理審義，相與挾持於其間，所以爲不可及也。

上野景範云：「中國與日本於此尤應考求，必應一往會議。」且據言其會欲推爲副尚書，方待請示其國主，未敢遽應也。……

十九日。……晚赴斯博得斯武得之召。同席意大利公使美那布里亞、格林里治教習赫爾斯得。兩君并精於數學。美那布里亞著有數學書多種。羅爾得來里精於聲學，亦從數學指出鳥獸生質大小厚薄，量其身口，以辨知其聲大小與所及遠近，剖析分秒之間，亦著有書一種。沙乃斯百里侯於聲學、光學多所考求。其一爲斯博得斯武得之弟，其一馬格里。同席男婦十二人，并學藝精造。在斯博得斯武得處觀費爾阿甫來甫，亦有趣。費爾，譯言車輪也；來甫者，活動之意，通謂活輪也。

酒罷，同至羅亞蘇塞也得會堂聽定得爾談聲學。諦拿婁爲之主。首觀電氣三四種。一種製白金綫長二尺許以通電氣，激水輪以發之，則白金全體俱紅，火灼人。輪停，火亦隨熄。一種發電氣圓如月，滿堂煤氣燈照如白晝，電氣一發，如日中天，煤氣燈光頓收，望之纔如火點而無焰。最後講引船燈樓激火發聲之理。蓋西洋各海口皆設燈樓引船，光照數十里。而每值海霧，燈光皆隱不見。西洋人相與設法，傳聲霧中以引船，而定得爾窮究此理尤精。英人各海口置燈多資其考證，而仿製其式，集男婦講習之。引煤氣爲燈，前銜鐵管，如喇叭形。煤氣上騰高尺許，旁有小管，一人鼓氣吹之，則光下縮，動蕩開合，以發其聲。燈柱立管不及寸，而聲已足震耳，而用喇叭式微收其聲而後放出之，故可以及遠。其喇叭前口，又製爲圓式及直綫式，以較其聲之抑揚與所及之遠近。西洋博物之學，窮極推求，誠不易及也。

據馬格里譯定得爾之言，稱英國以通商為務，其初洋船行海，朝廷亦未嘗經理。有善士指示礁石所在，燔柴以表之。已而築為墩房，燔柴其中。偶值風雨，則亦時至停罷。已而創置油燈，又周環為六燈以收養氣，而光愈明，製造精矣。已而改為煤氣。已而改用電氣。國家於此多方考求，近二三年乃盡電氣之用。然所能致者光也，而霧氣足以蔽光，即十日之明亦能隱之。於是又謀以聲學濟光學之窮。而聲莫巨於炮。炮身長短各有宜，長者力足以及遠，藥力助送之，其勢專，則其發聲不宏；愈短則聲愈震。國家因為行之武里治炮廠討論，定尺寸之式，使足以及遠，引船者辨聲而知所避就。又凡光氣專達之處，前有所蔽則光阻，聲學亦然。恐有蔽而聲阻也，乃復製為火箭，上衝則發聲及遠。

因論及回聲之說。如登山一呼，必有應者。聲出而為山所阻，則其聲回而相應。非獨山能阻也，天地之空氣有冷熱剛柔，冷氣常堅凝，而熱氣軟，聲益軟，而氣載之以及遠，忽為堅凝之冷氣所拒，其聲亦回。乃出煤油燈試之：引火高至尺許，旁通軟皮管，一人持吹之，則光閃灼，為之縮小。其前為玻璃開口筒，吹氣觸火，激蕩而成聲。其前為煤氣管數十，引火發其光。吹氣為火光所逼，不能發聲，而燈柱中火焰仍高尺許。以明冷熱氣堅軟不同，而熱氣大逼，則上能回聲也。西洋各國專設墩房衙門，名曰特倫里底候司。候司者，譯言屋也，謂司墩房屋也。

廿六日。……赴古里門、西法里爾兩畫師處。古里門為予作小照，中國畫家所不及也。西法里爾住波爾頓斯得爾得來斯，屋小而有邱壑，園景花木，佈置自然。專為其君主作繪，凡得十餘幅巨圖。其二太子完娶圖，今俄主之女也，在俄國禮拜堂，俄主及其大臣咸集，並圖其像。又於

俄主官殿大設跳舞會，集者千人，其前立數十人皆可指名。

兩人所作畫，并應送羅亞爾喀得密畫館，相約一往觀。畫館地名白林登侯史，蓋英前主若爾治第三所創始，專集畫師之有學問著名者於中講藝，得四十人。相沿至今爲永制，缺則補之，其名曰阿喀得密西安。又其副二十人，名曰阿瑣西安。阿喀得密西安，譯言喀得密畫館中人也，阿瑣西安則言與喀得密館中人同等也。凡補人四十人之缺，必於其副二十人四「九二」求之。因問西法里爾：「得與四十人數否乎？」曰：「承欲置我喀得密四十人中，一語之褒，榮幸已極，然而勞績未能及此也。」曰：「皇庭巨副『九三』，多至十餘，非勞績乎？」曰：「此非君主之力所能及也，須積資爲之，比求人二十人之數尚不可得。」曰：「若是其難乎？」曰：「英國以畫名家約五千人，而列名喀得密者四十人，是爲難也。」曰：「亦有出息乎？」曰：「無之，不過國家尊寵之以爲榮耳。」曰：「歲開畫館，得利幾何？」曰：「每年用款取給於此。凡人畫館給一施令，每年開報章程，購之亦一施令，歲收此費約一萬六千磅，館中用費及來館學習者擇師之費皆資以爲用。」

【注九三】

「副」字訛，當作「幅」字。

學習於此者，并精畫理之人，考覈推求，以致其精，古得門亦尚在學習之列也。本年尚書爲色爾弗蘭塞斯格南得。其間一人名密雷，亦畫中著聞有學問者。去歲阿爾皆爾公處見一畫師曰類登，又國家大畫局名拉聖拉爾格勒里，見一畫師曰阿爾馬塔諦馬，并列名阿瑣西安中。區區一畫學，而崇尚之、推廣教習之如此。西洋人才之盛，有由然矣。

廿七日。……往拜商部阿得里、學部山頓、信部滿刺斯及德爾比。以見新報，德爾比與畢根士由議不合，畢根士由議糾集民兵，德爾比意全英俄之交，以是求退，一往訊之。阿得里處晤克

【注九四】

「以」字訛，當作「」字。

夫，語俄事甚悉。山頓幕府卜來安得先出陪談。問山頓以學部章程，見給書二冊，以「九四」為議院增議學館章程，一為年報。西洋各國出政，官主之，而議政必於上下院議紳，無一定成式。故各部則例皆散見，一由主者酌行，不為成法以制其出入。

據山頓言，英國官學、民學，一統之官，歲常一查其功課。其學師及考試錄人等第，國家皆廉餼之，計歲費常三百餘萬磅。所在設立科密底總司其事，其名曰斯古洛波爾克，其長亦曰尚書。倫敦斯古洛波爾克則色爾嘉樂士堅得為之尚書。歲查功課大率科密底為之。四十年前國家於學校未嘗過問也，嗣見諸國人才輩出，恐英國或漸不能及，於是始議經理學校，增修考課之法。其議發自維廉第四時，至今君主即位乃始舉行。近十年更立章程：人民未及十歲不得習試技藝，無貧富皆納之學中；逾十歲習工事，須由學試其能通文字及開方、算學，給之文憑，非是不得習工事。國家皆歲時派人稽查。惟阿思弗、鏗白里治大學院得遣人考試各學館高等者，錄入大學院，歲一試之，給以名號，三試乃成，歲有廉餼。皆自為政，國家不能經理。蓋阿思弗、鏗百里治為大學由來久遠。其所在設立學館，教課弱冠以下，大率皆小學也。……

廿八日。……補陳禁煙章程六條，欲使各省紳士均任禁煙之責。不獨朝廷不能知此義，合淝及沈幼丹之賢，亦皆不知辨此。中國之不足與有為也，決矣！……

廿九日。……密斯盤信論中國要務在生財，宜以開採製造等事委之於民，而官徵其稅。英之稅於民者有二：一為國家水陸官軍及炮台、船械之費；一為巡捕、修路、點燈、監獄、病館之稅，皆歸民自理。稅之最大者為煙、酒及鈐印之稅。中國此等稅則并應加重。因舉二百年前俄主

名彼得者，微服至英國，人代弗船塢習木工，延訪人才回國，以蘇格蘭人啟士爲水師統領，又聘英國總監工司米吞布就繪船廠全圖、布國人依勒充算學總教習。數年之後，所教有成，一皆改用本國人。「學俄羅斯足以自強；學土耳其，終歸於自侮而已。」言之悚切，使人喟然。

三十日。外部德爾比告退。印度部沙乃斯白里轉補外部，兵部哈爾諦轉補印度部，庫部侍郎昇補兵部。沙乃斯白里甫接外部之任，通飭駐紮各國公使轉達各國外部，申明俄土和約無一條可以依行。……

【注九五】
此處疑脫「小」一字。

【注九六】
「明」字訛，當作「國」字。

【注九七】
「使」字訛，當作「法」字。

〔三月〕初二日。日本公使上野景範【九五】萬國公法會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在荷蘭安都伯爾城會議報單，內載：尚書羅爾得倭亥庚，愛爾蘭人，言此會起自美國買爾斯，才及數年。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在比利時都城名伯勒色爾斯會議；次年在瑞士都城名估宜法；又次年在荷蘭維哈爾克城，與會者八九十人；又次年在德明【九六】伯來明城會議，已三百餘人矣。其會議先定地方，而後選擇時候。凡會議五日，萬國公使【九七】利病得失皆得參贊，惟發議時須簡練詳明，不得過十分工夫。以其文宣述者，當衆誦之，不得過十五分工夫。其欲更改舊章，以書陳論，并列之報單中。五日所論，如匯票還賬，及科定罪名，及成丁年數，及條約久暫之宜，及兩國交戰、他國民船裝運軍火，各推論其得失，著而錄之。……

初三日。金登幹過談，以將往巴黎，就商一切應辦事宜。新報載戶部羅斯噶得閱報上年出人各款，每年以三月三十一日爲結報之期也。

人款十：日關稅，凡一千九百九十六萬九千磅；日酒稅，凡二千七百四十六萬四千磅；日印

稅，凡銀票及遺產等項一千零九十五萬六千磅；曰地畝及房租稅，凡二百六十七萬磅；曰人息稅，凡五百八十二萬磅；曰信局稅，凡六百十五萬磅；曰電報局稅，凡一百三十一萬磅；一地課，凡四十一萬磅；一國家借出債息，凡九十四萬九千八百八十三磅；曰雜稅，凡四百零六萬四千四百十五磅。共計入款七千九百七十六萬三千二百九十八磅。

出款四：曰國債息，凡三千零零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五磅；曰陸軍用款，凡一千六百一十一萬二千一百六十五磅；曰水師用款，凡一千零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九十二磅；曰俸薪及各關局用款，凡二千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四百零三磅。共計出款七千八百九十萬零三千四百九十五磅。餘存八十五萬九千八百零三磅，本年借用兵費五百萬磅在外。

【注九八】

以上二「五」字疑有一誤。

【注九九】

「定」字訛，當作「院」字。

因議籌款彌補之法：國家借出債息，每磅收息五佩宜，擬加為收息五佩宜【九八】，可加收三百萬磅；煙稅每煙重至一磅加收四佩宜，可加稅七十五萬磅。用以填補借用兵費。所餘虧欠之數，再下一年填補。西洋製國用，歲一校量出人各款，因其盈絀之數，以製輕重之宜，一交議定【九九】諸紳通議，而後下所司行之。三代製用之經，量人以爲出，西洋則量出以爲人，而後知其君民上下，并心一力，以求制治保邦之義。所以立國數千年而日臻強盛者，此也。

又論中國北五省災荒情形，咎及官員貪私營弊，國家又不務講求格致之方以開關利源。而論北五省黃沙土最宜稼穡，一年收成所出之穀，即可供應數年之需。惟土質輕鬆，中間孔隙滲漏，不能多受雨水，專恃天行雨水灌溉。德國有男爵理和道芬，曾經履視中國北省地方，言各處沙土平鋪，下厚五十丈。山間空罅，沙土則填補之；道路崎嶇，沙土則平易之。大地高低層疊，時有

水溜穿割，而水溜不能在沙土内存留，其勢下滲至硬處始止，是以沙土之內并無泉源，須下通至四丈及五十丈不等，乃可以得水源。因思最善灌溉之法，惟有用機器汲水上行以利用。中國此等技藝全不講求，國家又無可籌之款。通計北省地方，幅員約二十五萬方里所言洋里，每里當中國三里，地面居住之人不能引水上昇，一季無雨，即憂乾旱。則惟下臨近水之處，就沙地河岸間以資灌溉，地氣亦和暖無患也。

因思春秋時列國疆域盡於河南北，謂之中國。吳東界於淮，楚南極於江，於時謂之蠻夷。而物產地利之厚，乃皆在河北。西洋人以北五省土田最宜稼穡，自古已然，信不誣也。據《漢書·溝洫志》，禹疏九川，陂九澤，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於齊，則通淄、濟之間。至於他引水溉田溝渠甚多。魏史起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秦用鄭國，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并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兇年。漢武帝時，引渭穿漕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以轉漕，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得以溉。其後河東守番係，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漢中守楊子印穿褒斜道五百餘里。又發卒穿洛水，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自是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關中靈軹、成國、漳渠引諸川

《地理志》：靈軹渠在周至，成國渠在陳倉，漳水出漳谷，東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大始中，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名曰白渠。宣帝地節中，行河使郭昌以河分爲屯氏河，水勢北曲，皆邪直貝邱縣。恐水盛，堤防不能禁，乃各

【注一〇〇】

「西」字後脫一「南」字，見《魏書·刁雍傳》，下同。

【注一〇一】

「五十四里」訛，當作「四十五里」。

【注一〇二】

「今」字後脫一「日」字。

【注一〇三】

「侵」字訛，當作「浸」字。

【注一〇四】

此處脫「渠溉高懸」四字。

【注一〇五】

「中」字前脫一「河」字。

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行，渠以通利。是自武帝以來，經營西北水利勤矣。

後漢都洛陽二百餘年，惟明帝永明中王景修汴渠，起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遺漏之患。魏晉迭興，而西北州郡割據戰爭，皆為異域。後魏刁雍為薄骨律鎮將唐靈武郡，今之靈州，上言：「富平西三十里有艾山【一〇〇】，南北二十六里，東西五十四里【一〇一】，鑿以通河，似禹舊蹟。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今【一〇二】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河水侵【一〇三】射，往往崩頽，【一〇四】而水不得上。……艾山北，中有洲渚【一〇五】，水分為二。……請【一〇六】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鑿渠【一〇七】，廣十五步，深五尺，……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修【一〇八】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所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又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至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尺【一〇九】，絕斷小河。……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以【一一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裴延儻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延儻自度水形營造，溉田萬餘頃。知後魏立國之基，適於南北兩朝矣。然刁雍以艾山渠為禹舊蹟，非也。禹功在治水，引河使就下，未嘗開渠引河，使上行以為民利也。大抵皆漢武帝時言水利者所開造，班史固謂他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是以杜佑以河渠疏利美武帝之功。至唐時，關中猶號為沃野。而觀唐時轉漕京師，率由河入洛，以達於渭，而江、淮以南由汴入河。洛、渭至唐時猶為大川。禹之滌九川、陂九澤，悉九州之地皆為之陂以蓄水，而引而洩之於川。天時地脈疏洩動，則水潦之歸墟有所翕聚，而流行愈暢。

【注一〇六】「請」字原文作「臣今求人來年正月」。

【注一〇七】「平」字後脫「地」字。

【注一〇八】「修」字訛，當作「循」字。

【注一〇九】「尺」字訛，當作「丈」字。

【注一一〇】「以」字訛，當作「則」字。

【注一一一】《漢書·食貨志》：「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晦加三斗也。」）

河北水利之失，由南北朝割據紛爭，歷隋唐，無能一加修復，至五季而遂盡遺其故蹟。宋至南渡，倚東南數州之地經營兵食，而天時地利亦遂蘊聚於東南。元、明兩朝四百年，一循南宋之舊，號江淮財賦之邦，而北五省沃饒之區，一聽其化爲沙壤磽瘠。溝渠之利、耕耨之功，悉廢不講。善夫魏李悝之言曰：「理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一）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北五省方廣萬餘里，無與經營，國勢安得而不虛弱也。

羅斯噶得曾問：「中國禦旱亦有術乎？」曰：「東南備旱有湖池陂堰，西北無之。至於多植樹木以引水氣，使不爲旱，至西洋始知有此說，中國未聞也。」曰：「開河濟渠，平時預謀之，遇旱尤可用以代賑，中國亦行此乎？」予愧無以應也。

初四日。英國議院分兩黨，其持異議者格蘭斯登主之，上議院爲首者曰格蘭非爾，下議院爲首者曰哈定敦。安友會人卜來得與科布敦同詣議院之持異議者，屬阻止俄土用兵之議。凡會中人數衆多，而公舉一二人言事，名之曰德比爾得昇。及見，格蘭非爾曉之曰：「吾意不樂用兵與君同。雖然，言之無益也。一千八百五十七年用兵中國，兩議院爭持甚力，議紳波爾克畢得竟至請散會堂，戛然而去。其時議請不用兵者，人數多於用兵者，然終不能相勝。吾在議院久，國家定計用兵而能匡正者，實亦無幾。況其於國事本有關繫者乎？」

西洋議院之有異黨相與較難，以求一是，用意至美。而如格蘭斯登之助俄傾土，阻撓國計，亦云過矣。而其分黨有同有異，則亦始終不變其說。惟有大議，緩急輕重關繫稍巨，則亦常於集議之先更自分黨。凡持異議者，先起自陳，願附衆議；既畢，校其人數多寡以定行止。而其著名

爲首者，不樂變易其說以相附會，又念此事之不可以更持異議，則往往托故先行，若自示未經與議者。其負氣而不相下，又可笑也。……

初七日。早邀李湘甫、姚彥嘉、德在初、鳳夔九、張聽帆、黃玉屏、羅稷臣、馬格里、賀璧理爲麵食作生日。格林里治學館嚴又陵、方益堂、葉桐侯、何鏡秋、林鐘卿、薩鼎茗來賀，因留麵食。嚴又陵議論縱橫，因西洋光學、聲學尚在電學之前，初作指南鍼，即從光學悟出。又云光速而聲遲，如雷、電一物，先睹電光而後聞雷聲。西士用齒輪急轉，不能辨其能「一二二齒輪；引電氣射之，懸慢其前以辨影，則齒輪宛然，可悟光之速。西士論光與聲，射處皆成點。聲有上下，光有緩急，則點亦分輕重。凡所映之光影，皆積點而成者也。傳聲器之法，即從此悟出。又凡聲與光皆因動以致其用，其動處必成文。西士製方銅板，下用銅柱擊之，以旋螺合其樺；而合樺處必稍寬鬆，使含動勢。佈細沙其上。舒兩指按銅版邊，張絲爲弓絃，從右向銅板邊捋之，則上沙析分爲四方，每方皆有花紋，其形式并同。而每一捋則花紋必一變，以捋處及左方按處用力有輕重，沙之隨動而成聚散者必各異其狀，其機妙全視所動之數。西士於動力亦以分秒計之。又論地球赤道爲熱度，其南北皆爲溫度。西士測海，赤道以北皆東北風，赤道以南皆東南風。洋人未有輪船時，皆從南北緯度以斜取風力，因名之「通商風」。其故何也？由地球從西轉，與天空之氣相迎而成東風；赤道以北迎北方之氣，赤道以南迎南方之氣，故其風皆有常度。……

初八日。……密斯盤編次英國設立信局原由，因論：天下事只爲不知，便生怪惑。西洋所以致富強，中國無肯依行，惟不知故也。當明著其所以然，刊行之天下，使人人皆知其爲利益，則

得失利病較然於心，自然知所信從矣。凡事莫難於創始，非獨中國然也，西洋各國亦莫不然。英國初造信局，大抵傳遞軍報，歲費三千六百磅，不過人夫、馬車，遞送愛爾蘭等處都城而已。已而通民人書信皆得收送，以冀收還信資，彌補國家用款。漸次設立汽輪船公司及汽輪車行，傳遞書信遍天下。即汽輪船公司，國家歲給資至八十萬磅，而所收信費乃至六百餘萬。通計初次傳遞人民書信所收信資，視今幾二十倍，以次遞減，僅及二十分之一。而國家所得信費亦歲有增加，遂為籌餉之一大宗。

嚴又陵言：「中國切要之義有三：一曰除忌諱，二曰便人情，三曰專趨向。」可謂深切著明。鄙人生平所守，亦不去此三義，而似是犯一時大忌，朝廷亦加之賤簡，誰與知之而誰與言之？

密斯盤謀就鄙人見聞所及，刊刻新報，曉示中國士民。因告以前歲自上海開行沿途日記鈔送總署，以致被參，刊刻新報殆非鄙人所敢任之。密斯盤亦相與撫然，嘆息不已。

十五日。……貝克威斯言：「英國各會之設，起於二千年前。國君苛徵，頭會箕斂，家有蓋藏，必搜刮及之。是以百工技藝各立公會，凡有贏餘，納之公會中。其後設立議紳，蠲除苛斂，而各會相沿，仍而不廢。久而達官巨紳，皆籍名會中，非復原始命名之意矣。各會皆有存儲，其用有三：一修行善舉，一開立學堂，其一以為歲時酒食之費。然本會亦有應辦理事件，如所人之魚會，日常派三人周視魚行，有餒敗者，禁不得市買。」二三。予因語以去歲各會枉邀者約計四五：一魚會，一泥匠會，一製大呢會，一金工會，一商會。以各會皆有主名，中國公使無因與

【注一三】

「買」當作「賣」。

會，辭不往也。至是始聞知其本末。貝克威斯云：「今年甚望欽差來與此會。」因問以魚會監察魚行，各會想皆能有應辦事件。貝克威斯云：「不能盡知其詳。然如金工會，凡製造金器者必加蓋小印。今時辰金錶外殼內方有小圖記，即金工會所加蓋也。」

二十日。……《摩寧波斯》新報載：英國近派大鐵甲船一、大小兵船三前赴中國，以防俄船出黑龍江，擾及通商口岸也。中國土地人民大於土耳其四倍，而政教兵制尚遠不逮土耳其。土耳其以當黑海、地中海之衝，為歐洲形勢所必爭。英國處遠，不能兼併也。而俄人得之則足以制英，是以兩國互相持，猶春秋晉、楚之爭鄭也。中國跨有東土，於歐洲各國勢不相及也。而俄人既由興安嶺以東出黑龍江，英人又據有香港一島以控制東南各海口，相與睨視中國，交相為市。日本又於其間修明政教，練兵講武，與俄人深相結，犄角相臨，伺隙以收其利。

【注二一四】「政」字訛，當作「報」字。
《代模斯》新政【二一四】載：蘇格蘭拉斯噶勞爾德布婁德（為拉斯噶爾之稱），方聚會紳商助教中國北五省災荒，威妥瑪實主其議。教師克爾恩、佩帶寶星倭得遜、舍利福各城律法官名克拉爾格皆集，方謀急起佈惠施濟，以收中國之人心。中國一以虛驕之氣當之，通官民上下相與為憤憤，雖有聖者，亦無如之何也已矣！

廿一日。復劉鶴伯伯林一信，又寄馬眉叔、陳季同巴黎一信。英國當兵之例，向以十年為期，期滿罷之，仍與贍養。喀爾得威諾任兵部時，謂兵額無多，有事徵調恐不足。稍改定兵制，以五年為期。期滿與約：即有警仍歸隊伍，使各畫諾而籍其名於冊，歲亦給贍養；撤至而不歸隊伍，坐以逃兵之罪。此次謀定俄平【二一五】之約，撤歸隊伍者二萬人。

【注二一五】「平」字訛，當作「土」字。

而聞俄國近事有絕奇者：其都城統領名格力波菲，一日有婦人維爾拉者來見，格力波菲出見之，甫近前，維爾拉袖小洋槍擊之創。執就刑司質訊，問何冤，曰：「無冤。」「無冤何以謀致之死？」曰：「槍擊之而已，亦無意致之死也。」問何事，曰：「年十八時，無故捕繫之獄兩年，憤甚。比見新報有繫獄者，其事與少時所受略同，則格力波菲之所爲也。追思少年之憤，於此一發洩耳。」

西洋律法，凡死刑以上，刑司延請紳士十二人公議之。其所延紳士多少咸集，於中派十二人，以其名詔囚。囚曰：「某某與吾爲夙怨。」則隨改派，復詔之囚。乃集訟師具事狀，詳錄供詞以授之十二人，其名曰糾里。糾里會議有參差，出告刑司曰：「某某議不合，以某事疑。」刑司因復申論其所疑者，再交之。議畢，刑司始具狀上之內部，內部以告於其君，科定罪名，下之舍利福而行刑焉。刑重者縊之獄而已，醫者爲診其脈息，具結申報內部。

俄人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亦改用糾里議罪之例，而維爾拉婦人竟得釋。出獄時，民人數千萬人護之以行，大歡。或曰：俄人所以不敢施刑，爲民不服也。或曰：俄人實明釋之，隨捕而流之賽畢爾里亞。賽畢爾里亞近黑龍江，俄人於此放流罪犯。即此亦見俄國政刑，不及歐洲各國遠也。

〔光緒四年戊寅歲三月〕廿五日乙亥。爲西曆四月廿七日。偕李丹崖、姚彥嘉、李湘甫及馬格里至車林殼羅斯，附輪船至巴黎。……

廿九日。爲西曆五月初一日，於是日開設萬國珍奇會。外部瓦定敦致送與會票一紙，因偕李

湘甫、姚彥嘉、德在初、聯春卿、李丹崖、陳敬如、馬眉叔及馬格里、日意格、斯恭塞格、高氏亞同往。至門，有兵官導之人，至大圓屋一所，周回向外。各國公使坐位凡分三段：公使夫人居中，右爲公使，再右爲公使隨員。前爲平台，張設甚盛。適當公使夫人之前，即伯理璽天德坐位也。至二點鐘，伯理璽天德至。日思巴尼亞前王，及英太子、奧太子，及各官及兩議院紳，從者百餘人皆立。主會克朗斯宣誦辭，敘述伯理璽天德之意，又接宣頌美之辭。伯理璽天德亦有復辭。持杖兵周回甬道及左右經緯各道，侍立約萬餘人。聲炮百餘。乃從圓屋右趨下，出甬道，過橋，至陳設各國百貨玻璃屋。約七十八區【二一六】，縱橫爲軌道，每區中又自爲軌道。陳設約及十之六七，修理屋宇工程亦多未畢，而百物羅列，奇光異采，焜耀奪目。伯理璽天德循軌道環行一周，各官及公使皆步從。

【注二一六】

「七十八區」疑爲「七十八區」。

出正門，因便至中國陳設貨物處，晤赫德、赫政、吉羅福、金登幹諸人。……會廠跨森江（瀛寰志略）曰「時引」，兩音相比合，亦切韻也，百貨羅列，并在江南岸，北岸爲大花園。各國并擇地建造官廳，以爲議事遊宴之所。

是日爲法國大會，人夜並樹旗張燈爲慶。相偕至市肆一遊，馬車填壅，人民叢集。新報言出遊者約五十萬人。

〔四月〕初三日。……法人百年前有名華爾得爾者，著書駁斥教士。時教主之權方盛，欲以罪加之，華爾得爾聞而逃去。已而卒，教主乃焚其屍，當風揚塵。同時有樂蘇者，持論亦同，皆爲教士所深嫉。近年改爲民主之國，教士權力亦減。聞華爾得爾之卒距今恰及百年，法人爲開

會，重刻其書。歷百年而始追思其言，其名亦因以大顯，足見人心心理之同也。

初八日。……出拜……。俄國公使二子一侄皆出見，方延師講求印刷書籍各種學藝，因問此法傳自中國，距今若干年？予曰：「肇始南唐，在宋以前，距今約千年矣。當時中國已通行其法。今人言板刻至舊者曰宋板，以前書板亦久無存。」尼噶拉斯倭爾羅甫命其子記之。西洋各國究心古學，中國百不逮也。……

初九日。……日意格邀赴倭伯亥戲館觀戲。始普法交戰後，繼之以內亂，巴黎宮殿皆至殘毀。亂甫定，即修窪伯亥戲館，費至五千萬法郎，國家仍歲助經費八十萬法郎。去歲又開修直道爲經途，以廣容車馬，亦可謂豪華矣。……

初十日。過赫德談。偕李丹崖、黎蕪齋、聯春卿至巴羅喇馬，爲圓屋，四周畫德國攻巴黎時事。下層一方爲始被圍時人民細載輜重逃難之狀；合市皆閉門，炮彈着處，頹牆突火，有受傷伏地者。中有旋梯盤繞而上，上有圓蓋覆之，四壁着畫。彌望數百里，則被圍後一切摧毀情形；房屋所存無幾，四望煙火數十百堆，殘兵或數十人或數人，相聚運炮及守護軍械，不知其爲畫也。蓋圓頂四周皆用玻璃，透光射人外壁，其光自上下射，能因畫勢遠近而倒映之。巴羅喇馬者，及【二一七】四周着畫之義也。尤奇者，下方於畫旁置枯樹一株，上圓屋畫旁置炮一尊，與畫炮相比，竟莫能辨。左右諦視，畫者尺寸不移。置之畫旁者，左視則全炮俱見，右視而炮後兜爲炮架掩其一段，以此辨之而已。蓋爲此畫以示國人無忘「射鉤」之義。

回至拉克得諦來央斐，蓋拿破侖第一紀功碑也。正當桑山塞得街，高二尺【二一八】六十九

【注一七】

「及」字訛，當作「即」。

【注一八】

「尺」字訛，當作「百」字。

級，每級約計五寸，約高一百三十四尺有奇。四方各爲甕門，而題名於左右兩石壁。四方八壁，皆紀將帥有功者姓名。下皆有隱室，從東北隱室陟級上至頂，則桑山賽爾街正當其衝，縱橫四出爲十二軌道，車馬奔騰如蟻，亦極天下之巨觀也。

李丹崖又邀至舍得來戲園觀劇。戲園不及倭伯亥之半，而戲劇變化奇離，驚心動魄，不可端倪。

十一日。禮拜。與丹崖、蕤齋、敬如遊勒森發里得，蓋收養老兵及受傷者。其地又名妙舍達諦亥，亦博物院之名，而所收皆數百千年軍器，及各國製造之不同者，大率盔甲、刀劍、火槍各數百千種。新式軍器及一千二百年所得土中軍器，大率由粗而精。而近二百年所造槍桿及火門機器，歲有變更，羅列至數百種，亦足見西洋精進日新而未有已也。大率二百年以前，軍士皆有甲，製鋼爲之。二百年以來，火氣【二一九】日新，則臨敵接戰，專務便捷，漸至廢甲不用。各以其時爲軍士裝束，以表記之。而所製【二二〇】阿非利加、亞墨利加所屬土番及各海島番人，凡四十餘國，而赤體者居其半，文身彫題，及別爲額具、唇具、穿鼻裝齒，奇形詭狀，無一不具。中國及日本、印度亦錯雜其間。印度及日本二人，中國五人。對之浩嘆而已。

【注二二〇】
「槩」字訛，當作「塑」字。

【注二二二】
「幅」字訛，當作「副」字。

其收貯各國兵器，有中國萬二千斤銅炮二尊，咸豐九年惠親王監製，天津所用以辦防堵者也。圓明園所得黃金甲一幅【二二二】，黃緞製繡，兩肋爲黃金牌相比，動則成波文掩映，下爲金環若水波，即所謂瑣子甲也，兜鍪一，用東珠爲頂。旁置如意二具，其一滿綠，其一白玉。而白玉柄上方鐫云：「執中建極，調元化民，協年豐，大吉昌。」御製句。下方鐫云：「綿恩恭

【注二二二】「廂」字訛，當作「鑲」字。

【注二二三】「施」字訛，當作「旋」字。

進。」又有小插刀一柄，極精巧，皆用金鋼鑲廂【二二三】之，蓋猶高廟所得之西洋者也。其下左右懸刀劍、大小洋槍。所屬御用懸牌者二，鑄字者三。懸牌者一爲槍，題曰「葉鐵槍」；一爲刀，題曰「奇鋒」。鑄字者，一曰「虎神槍」，乾隆壬申年爲之記爲乾隆十七年。記文甚長，大致言：聖祖每獵遇虎，必發此槍擊之，百擊百中，因以「虎神槍」名之。壬申九秋獵塞上，左右云有虎。虎馳入穴，發槍擊之，虎負痛躍出，施【二二三】復咆嘯而入。再發，中之，殪。因記其事如此。後又三十三年丙午爲乾隆五十一年，復爲詩鑄之，云：

東入自伊遜，沙岡當圍始。西進由卜克，斯則圍未矣。

過閃節氣涼，北鹿向南徙。鹿多虎隨至，遂逐其常理。

一人報伏嶠，策馬率先已。峻坡按轡登，崎嶇陟廿里。

去歲叢薄中，今乃平岡屹。目中有全形，較去歲易耳。

神槍聖祖貽，兌戈和弓擬。百發必百中，一中萬人喜。

非我不辭勞，家法繩無弛。

乾隆丙午季秋月，永安莽喀墮虎作。

下兜正方鑄九字云：「萬年至寶，子孫永寶用。」其下兩小方圖章，一曰「八徵耄念」，一曰「自強不息」。又下鑄六【二二四】字云：「嘉慶御用。」槍身長四尺六寸，製造極精。一曰「威烈槍」，嘉慶十八年林清之亂，宣宗所用以擊賊者也。亦鑄一詩云：

不數當時突火槍，熙朝武備製尤良。

發機連覺踏垣賊，飛彈雙擒能語狼。

威烈嘉名恩榮錫，斗星妙用習無忘。

戰兵肄武俱佳話，合以奉比珍重藏。

嘉慶癸酉九月十五日連覺逆匪之槍家

恩賜名「威烈」。道光壬午錄舊作。

蓋道光二年鑄字者也。一曰銛鋒大刀，上刻清文：「張庫阿穆巴楞蒸，重六十五兩。」康熙年間內製。另行鑄云：「咸豐御用。」其餘軍器甚多，皆無鑄刻。旗三而：其一四方旗，其一尖角龍旗，其一八卦離卦旗。見此未嘗不咎當時諸臣誤國之深也。……

十三日。啟程回倫敦。……

十八日。禮拜。接李丹崖、聯春卿二信。英國織布機廠曰滿吉斯得，曰百蘭菲爾得。百蘭菲爾得工匠，數十年前糾眾滋鬧，減工加價。近年，機廠以貿易日漸消落，與工匠議仍照舊價，工匠不允，遂至停機。於是工匠大淘，毀機廠而熱廠主房屋。西洋政教以民為重，故一切取順民意。即諸君主之國，大政一出自議紳，民權常重於君。去年美國火輪車工匠毀壞鐵路，情形與此正同。蓋皆以工匠把持工價，動輒稱亂以劫持之，亦西洋之一弊俗也。則「二二五」用人行政一與民同，而議紳得制其柄，則又有可為程式者。……

廿一日。古得門陪同至羅亞爾卡得密畫館一遊，李丹崖、馬格里二人隨行。所張掛約一千六百餘幅，云送至之畫收藏其佳者尚三千餘幅。西洋於畫事考求至精，未易幾也。

【注二二五】

「則」字疑為「然」字。

晚赴栢金宮殿跳舞會，男女雜沓，連臂跳舞，而皆着朝服臨之。西洋風俗，有萬不可解者。自外宮門以達內廳，衛士植立，皆有常度，無攙越者。跳舞會動至達旦，嬉遊之中，規距仍自秩然。其諸太子及德國太子，皆與跳舞之列。以中國禮法論之，近於荒矣。而其風教實遠勝中國，從未聞越禮犯常，正坐猜嫌計較之私，實較少也。

廿三日。……晚赴愛里斯邀飲……蕪聶斯言：倫敦四馬車會於阿里克三台巴雷斯賭勝，車皆自御之，不用輿夫，亦巨觀也。愛里斯陳所得銀器，皆得之賽馬會、賽牛會者。西洋賭局，皆寓實用。

接赴羅特治（現充阿得門）、羅斯兩處茶會。羅特治跳舞會，男婦填湧，衣冠詭異，兼備各國之制，雜以番服及北墨利加野人。有一女子冠銳頭冠，高逾尺，詢之則英國百餘年前遺製也。又有一女子高冠切雲，為異色十餘疊，詢之，法國主路易第四製為此冠式。各家皆製備此種衣服，以待會集。此所謂兒戲耳，然數百年冠服之制，及五方異俗，下及番苗衣冠形狀，摹擬恍惚，亦可為覽古及考察各土服制之一助。五色斑斕，光怪陸離，照耀一室，視諸茶會為殊觀也。

廿八日。……舍非爾為購《各國金銀錢式圖》巨冊，歐羅巴各國俱備，然舊式為多。亞墨利加之開闢始於葡萄牙，西班牙次之，英人又次之，政教風俗一出於歐羅巴。即中墨利加六小國，錢法俱備。阿爾【二二六】利加僅得摩洛哥一國而已，而英、法諸屬國，皆別為錢式行之。亞細亞一洲則波斯、日本、暹羅、安南四國。中國顧反無之。洋人以意擬為中國錢餅，而注其下云：「中國并未使用金銀錢，而用銀以兩計，故為之兩式，以備一格。」久居西洋，始知中國人心不字。

【注二二六】

「爾」字訛，當作「非」字。

能自振發，而專爲大言自欺，其源由於無恥。若廣東生者，無恥之尤者也。

廿九日。偕李丹崖、羅稷臣、姚彥嘉、李湘甫、德在初、張聽帆及馬格里同遊格林里治學館。先至嚴又陵寓所，方益堂、葉桐侯、何鏡秋、林鐘卿、薩鼎茗諸人并迎於途次。又陵出示測量機器數種，又薄銅圓片二事，一大一小。大者有邊棱，嵌松香片其中。小者有柄，用相推蕩。再以獸皮毛指松香片，而用上小銅片貼其上，以一指按之，即持柄起銅片近下邊分許，即發電氣，云此爲陽電。用指按之，以陰感陽，而後電生。乾電、濕電二者，皆有陰陽之分。

又陵、益堂二人相陪至學館。尚書爲提督舍得威爾，總教習爲赫爾斯，皆故相識者也。其甲必丹管事之稱丹畢爾總司學館事，首出迎迓。舍得威爾、赫爾斯陪同遊歷各堂。算學教習羅登、格致學教習雷格爾、機器教習檣、炮台教習擬敦、駕駛教習阿爾本、海圖教習臧生，並又陵諸人所從受學者。

學館凡分四區。左上一區學堂。右上一區畫像，歷朝水師將領並懸像於此。最著名者義爾生，與西班牙、法蘭西前後百二十餘戰，卒以傷殞。繪其戰績至十餘圖。其下爲飯堂，前通客廳及擊球廳數所。右前爲教堂，其下即擊球廳也，中有甬道，伏地通行。左前爲妙西因，數百年所造船式皆在其中：由夾板而鐵皮，而輪船，而暗輪；由四五炮眼而炮平面炮台，由攔炮牆而用活板，其船式俱備。始爲鐵甲大船，駕炮百八十門，名「魁音」，則開長池蓄水，置船其中，實爲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也。又諸積學深思，謀所以避炮彈及水雷之險，而又堅利足以衝敵船，鑄鐵爲長蚌形，上爲圓平頂而不受炮，下淺而不及水雷。其式亦多種，而並未製造。凡屋數重，皆船式

也。

其地故爲王宮。若爾治第二時與法人戰，士卒受傷者多，乃置以爲留養傷病將弁院。維多利亞即位數十年，無甚兵事。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改爲教習水師學館，歲費國用二萬五千餘磅。所歷學堂，僅數學及炮台、機器、格致四處而已。嚴又陵等所受學者六處，餘皆不能詳。如炮台學堂凡二處，其一處以教數學之深人者，又陵等亦尚未能人也。又有意大利及德國語言文字學堂。曾一過德國學堂，受學者亦十餘人。舍得威爾邀至其家，瀟茗相款。行一二里，送至外柵門。

出學館之後，右爲製造機器小廠；左爲收養各國水手病館，蓋承收養傷病之遺，別爲一堂處之，乃推廣爲公病館。各國公使歲有捐款，亦皆以國家捐助爲名。中國亦允歲給捐款二十磅。其左爲教習水手學館，凡一千五六百人，地勢更較廣。以日已就夕，不能往遊。

嚴又陵語西洋學術之精深，而苦窮年莫能殫其業。近習音明對數表。意大利人洛布爾爲對數之學，英人音明立表以明之，近言對數者皆用之爲程式。所謂對數者，以加對乘，以減對除，以折半對開平方，以加倍對自乘，所謂算法捷訣也。因論洋人推測，尤莫精於重學。英人紐登偶坐蘋菓樹下，見蘋菓墜。初離樹，墜稍遲；已而漸疾；距地五尺許，益疾。因悟地之吸力。自是言天文之學者尤主吸力。物愈大，吸力亦大。地中之吸力，推測家皆知之，而終不能言其理之所由。紐登常言：「吾人學問，如拭〔二二七〕螺蚌海濱，各就所見拭〔二二八〕取之，滿抱盈筐，盡吾力之所取攜，而海中之螺蚌終無有盡時也。」中國牆壁欹側，亦有鍵法治之，西洋則用縮力。凡物熱則漲，冷則縮，而五金之屬縮漲尤甚。蓋其中皆微塵之聚也，而有動靜之分。動斯熱矣，熱則其本

【注一、七】【注二、八】

「拭」當作「拾」。

質隨之而漲。如鐵，靜質也，用手搓之，則微塵塵聚皆動，動則塵之聚者皆自離，動愈疾則離愈甚。是以凝質而可使化為流質，亦可使化為氣。其靜也，則復還其本質。如兩牆向外欹，用鐵槓蒸使紅，貫入外牆中，而鍵其兩端。既冷而縮，其力自然彌滿，莫之能拒。洋人於此測牆之欹處若干，用縮力若干，以為施槓加鍵輕重之準。吸力也，縮力也，皆重學之一隅也。惟水無漲縮之異。置水一盃中，寒氣結而成冰，則反高水上。凡物壓之則縮，而水不縮。惟不縮也，故洋人尤善用水為壓力。製鐵為筒，左右各出一管，左圍一寸，右圍百寸。貯水其中令滿，施鍵左寸管中，壓至一寸，則右管之圍百寸者即得百寸之壓力。壓力亦重學也。水性陰勢，故冰皆上浮，一二尺以下無冰。其性尤與他物異。金鐵之質堅矣，然金百鎰與水百鎰同入火爐中，金先化而水尚未沸也。其傳力、透力亦不如五金。如鐵燒其一端，其一端亦同時並熱，水則左端沸不及右端。玻璃之質明，水亦明也。日光透玻璃則氣加熱，隔以水則涼。是以洋人尤以水為用，亦天地之一奧秘也。格物致知之學，尋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知其用之無窮，其微妙處不可端倪，而其理實共喻也。

予極賞其言，屬其以所見聞日記之。凡光學、聲學、熱學、重學皆歸格致學館。所見傳聲機器數事，有傳小聲為大聲者：用小木板一片，上用炭精二小具，長寸許，浸水銀中。使水銀入炭精，以松香膠合之，豎立木板上。又橫貫炭精一具，用電綫通之，向炭精作聲，可以傳語。其用傳聲機器轉遞，通入炭精，即小聲可以化大。……

三十日。日本公使邀入萬國公法會。其會尚書倭亥耕，為愛爾蘭人。英國總辦特威斯來見，參贊繼克安先期函告。是午，特威斯至，詢知歲常以八月一會議，聚者二百餘人。其緣始不過五

年。去歲在比利時之安都伯爾，前歲在德國之布里門，又前歲在荷蘭之赫爾克。率於本年會議時定下年會議之所。今年在德國之菲爾菲爾得，期以八月二十日。其地近接法國，亦一都會也。大率會議必擇古地之有名者，又須商賈貿易繁盛處，以所議商務為多故也。以交涉各國，故無會堂，而各國亦自有辦事處。會始於英國，故英國為總辦事處。

略詢去年會議情事：一，各國錢票宜通行，以便商賈。一，洋船遇險，向無定章；船主與貨主應如何承認修補，以示公平。一，兩國交戰，例有禁貨，槍炮火藥是也；是以公會各國，皆不准接濟，而其用之尤大處在煤，戰船所需煤尤重，應並人禁貨。一，自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會議，兩國交戰，例得捕擄敵國商船。而準本國商船領票捕擄，是海盜也。因議非戰船不得捕擄，應禁止商船領票；近年俄土交戰時，欲違棄此約，宜重申前禁。凡此數條，均經各國嚴議。其船主、貨主按成修補遇險船隻，人尤以為便。粟溫浦商會約集多人至倫敦會議。本會所陳，事理而已；其由各國議行，本會亦不與聞也。其言多可聽者。

西洋考求政務，輒通各國言之，不分畛域。而其規模氣象之闊大，尤務胥天下而示之平。近年創立各會，孜孜考論。如所知者，會議刑罰監牢，本年聚會於瑞典國斯德哥爾摩；會議信局章程，本年聚議於葡國立斯本。其會并創自近數年。歲一集議，數千里爭往赴之。其議論并準刊刻，呈之各國政府與議紳會議。此西洋風氣所以蒸蒸日上也。……

〔五月〕初二日。禮拜。李丹崖見示各官學生日記，多可採錄者。……四人中，尤以吳德章向學為篤。自叙從洋人邁達受學，心得倍於曩昔：「閩廠數年，粗明格致算法，未睹厥奧也。驗

【注二一九】
「新」疑當作「新」。

之施用，已屬效不勝收。其微積編、新【二一九】學、重學、運動諸法，皆素所未讀，並得逐一推考，澈委知源，相與問難知新。視在閩時，不止事半功倍。」觀此，足徵出洋就學之為益多也。

初六日。閱巴黎新報，……又載德皇初二日為刺客槍傷，自頭面以下嵌入肌膚者三十八鉛丸。幸丸小，未中要害。德皇年八十，屢被行刺而無戒心，至是竟傷面頰，及腕、腿皆有傷。多至三十六鉛丸【二三〇】，恐亦未確。頃栢靈新報言德皇左臂受傷七處，右臂二十處，背六處，面頰八處，實四十一處之多。槍內皆小鉛字及鐵釘。云其刺客，前後皆撒克桑人。現獲者名羅爾林，先二日至栢林，語其主人婦曰：「日內當有人謀害德皇。」主人婦曰：「此有何益？德皇死，其子繼位，於刺者何有？」羅爾林曰：「繼位又刺之，十餘刺而其種類盡矣。」主人婦亦不度行刺者之即為羅爾林也。西洋立國，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權一操之議院，是以民氣為強，等威無辨，刑罰尤輕。其君屢遭刺擊而未嘗一懲辦，亦并不議及防豫之方，殆亦非所以立教也。……

十一日。瞻斯過談，居中國二十餘年，頗悉中國風土人情。自云生子十人，位置學業，使各有所托以成名，亦殊不易。吾謂西法學仕兩途相倚，不患無以自立，此較中國為勝。瞻斯言：「文武兩途缺有定制，而求仕進者日增。學成而待用，亦苦階級之不易攀躋，閑廢為多。惟律學為人民料理詞訟，可以自食其力。其仕進有階，其從容燕處亦足資以為生。」吾謂西洋律學、醫學皆可以求仕，學成亦可以治生，故托業者多。瞻斯言：「充武員至中國，知中國當兵者皆尚椎魯，無文學。西洋必使學成而後充兵。近乃知有文學者多浮猾，故凡充兵者皆試其力，不試以文

學。此亦中國所早見及者，西洋近始知之。」因論中國最輕視兵。吾謂中國尚文而賤武，凡橫暴者，相與以兵目之，言可畏悸也。正惟視之輕，是以爲兵者亦皆不自立，以成乎偷敝之習。此亦中國之弊也。……

十四日。見新報，始知克羅斯實兼理外部，乃偕馬格理一往見之。晤旁思菲得，又以補請茶會各名相屬，心竊異之。大抵西人好推求人世事理而不憚煩勞，宜有然也。便道回拜瞻斯。

丹拿見示英人《禁煙會錄》一書，論鴉片煙事宜。以爲中國官員以各口收稅爲言，不但無力禁止，且不欲示禁；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且有奉準東三省一例播種之文。屬將此二條達知中國。中國辦事之難，有非一二言所能盡者。去歲補陳禁煙事宜六條，尚至阻遏不行，他更何論也！丹拿勤勤之意，吾甚愧之，又不能與深論。耿耿此心，將誰訴也？

十九日。邀請茶會，至者五百餘人，所費蓋千四五百金。而凡客至皆以爲欣幸，西人之好尚固如此。……

杜夏見貽馬加國人坡多斯吉考定其地語言，與中國本出一派，即英人所據南洋之麻拉甲也。其地近接暹羅、安南，去中國爲近。今遵用洋文，遂據以爲其國語言，而引中國文以證之，以爲其文義同也，亦可謂自忘其本矣。

二十日。……晚詣李丹崖、羅稷臣談。三代以前，皆以中國之有道制夷狄之無道。秦漢以後，專以強弱相制，中國強則兼併夷狄，夷狄強則侵陵中國，相與爲無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餘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國之無道，故可危矣。

三代有道之聖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聖祖之仁聖，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無有能庶幾者。聖人以其一身爲天下任勞，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身之聖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聖，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無窮，愈久而人文愈盛。頗疑三代聖人之公天下，於此猶有歉者。

秦漢之世，竭天下以奉一人。李斯之言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三三」恣睢之慾逞，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於是乎窮。

聖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隨之以治亂。德者，專於己者也，故其責天下常寬。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已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繩之諸國，其責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國之受患亦日棘，殆將有窮於自立之勢矣。

【注一三三】據《孟子·盡心》，此二語乃孟軻「設利」意的表述。

【注一三三】

《孟子·盡心》：「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注一三四】

「內外」當作「外內」，見《禮記·中庸》。

中國聖人之教道，足於己而無責於人。即尼山誨人不倦，不過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三三」而已。佛氏之法，則捨身以度濟天下，下及鳥獸，皆所不遺。西洋基督之教，佛氏之遺也。孟子之攻楊墨，以楊墨者，佛老之先聲也。孟子獨知其爲害之烈，所以爲聖人也。而其言曰：「逃墨則歸於楊，逃楊則歸於儒。」「三三」以楊氏之爲己，尤近於儒也。《中庸》之言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三四」之道也。」必如此而後足以盡聖人之能事。聖賢不欲以兼愛亂人道之本，其道專於自守。而佛氏之流遺，至西洋而後暢其緒，其教且遍於天下，此又孔孟之聖所不能測之今日者也。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三代聖人所以不可及，兼君師任之。周之衰，而後孔孟興焉，

師道與君道固並立也。自六國爭雄，以訖於秦，而君道廢。自漢武帝廣厲學官，而師道亦廢。程朱崛起一時，幾近之矣。承風而起者，自宋至明數十人，而其教未能溉之天下，則以君道既廢，師道亦無獨立之勢也。西洋創始由於教士，至今尤分主朝權，不足爲師道也，而較之中國固差勝矣。

廿三日。禮拜。阿爾拉爾得爲捐助中國災荒會之參贊，寓書馬格里，以《代謨斯》新報刊刻書信三通，其中有「哲·紀」者以二十六字母衍出第一字以標識之，未全載其姓名也，痛詆天壇採辦巨木，合銀十餘萬兩，以爲虛糜款項，置民生疾苦不問。阿爾拉爾得謂此信大有礙於賑務，爲擬一稿辨論之，而於中國情事則固不能知也。因屬馬格里寄復一書，推論二事：一，國家頒賑山西一省已逾百萬；直隸、河南、山東、陝西各有賑款；官民捐輸，又在此外。而此五省錢糧豁免與緩徵，兩三年來又已數百萬。而以翫視民瘼譬之，此過也。天壇工程本屬要需，而其採辦木料，實在五六年前。巨木長十餘丈，皆出深山僻遠之區，運出大江，動需一兩載。而由各處採辦，以符工部所開丈尺，亦需一二年之功，實在以前數年，需用經費開支已久。而以虛糜款項責之，此尤過也。吾以中國人，目睹倫敦紳民捐助中國情形，不欲更加駁辨，仍屬阿爾拉爾得爲剖辨之。

而《代模斯》所刻上海來信，持論有極精透者：一論罪己詔書，謂天災流行，人力無從幹「三五」旋，而中國於此絕不一爲經畫預備之計，其責實無可辭。如開河濬川，引水灌輸，此預防之策也，中國一無經營。電報、汽輪車以通消息，以利轉輸，以臨事補救之方也，中國一無討論。至於鑄造銀錢，取便商民，外國之交易無阻，其利小，中國之居積有資，其利大，又一切

【注一三五】
「幹」字訛，當作「幹」字。

峻拒之，以爲中國錢法，外國不宜干與。以此一切莫常蹈故，自取坐困之勢，至是猶無省悟，爲患將何已也？一論中國人民禁使出洋，其弊終至於使人掠取爲奴僕，而無有正名挈眷謀生外洋者。英國既收取澳大利洲，凡有挈眷承往開墾，國家皆資助以行。中國坐聽人民數百萬日充餓殍，而出洋則嚴禁之。貧民私出外謀生，稍有贏餘，裹負以歸，各國尤深嫉之。是以美國之舊金山，與澳大利洲新金山，至有遏截華人前往之議。將來一切驅回中國，其隱患尤深。其他議論尚繁，俱切中中國情弊，閱之慨嘆而已。

〔六月〕初七日。遍歷拉海都城。街道側狹，房屋高不過三層，亦近樸實。市肆無多而整齊潔淨，所至如一。市中心立荷〔一三六〕蘭治石像，爲八達之衝，地極宏闊，樹木林立。阿蘭治者，明季荷蘭爲西班牙所併，阿蘭治力戰拒之，爲西班牙人刺死。荷蘭之得復立國，阿蘭治之力也，爲刻像以紀其功。兼遊荷蘭王后花園，及荷蘭國王市肆，及色亥斯、阿克得比兩畫館。荷蘭王后花園荷人云，都城名園可遊者七，此其一也，爲其王后所建。有屋一行，連爲六七廳，有名中國廳、日本廳者。中國廳四壁張中國織繡，高逾丈，其長通四壁，約四五長〔一三七〕，中國無此巨幅也。

〔注一三七〕
「長」疑爲「丈」。

下及几榻，皆中國織繡爲之。日本廳亦然，陳設漆具尤工麗。最後一跳舞廳，寬廣六七丈，四壁圖繪阿蘭治戰績，亦一巨觀也。國王市肆由其國主出資本，廣置珍奇百物，古銅古磁多至數千品，宣德、成化巨瓶亦陳列數具。此中國所必不爲者，西洋公行之，不爲異。油畫兩館：色亥斯爲國家所置；阿克得比則國中畫師收藏名筆，出以供國人賞玩。館僅一層，所張數百幅而已，然皆珍品。

其國王方遊阿克得比，民人男婦皆不避，惟相戒不陵越其前。予亦守此戒，相見亦不爲禮。詢知其王爲基央莫第三，形貌亦極魁梧。其王居前立阿蘭治銅像，前爲其太子花園。王有別宮，距都城百餘里。都城王居，間一至而已。其太子客居巴黎六七年不歸，亦不議婚。聞其意思爲徜徉之遊，不樂承襲王位。……

初九日。〔返巴黎〕……與李湘甫步詣李丹崖談。嚴又陵自大會廠回寓，帶示《亞維林修路汽機圖說》，內引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修理道路諸會所論事宜。西洋考求政治民俗事宜，皆設立公會，互相討論。自頃十餘年，考求益精，公會亦益多。即平治道路一節，周歷英、法、德、荷、比五國數千里之地，並平鋪沙石，明淨無塵。廣或數丈，狹或三四尺，雨水洩之兩旁低處，行者張蓋而已，無着履之煩也。火輪車、馬車道路，交互上下，不相悖害。城鎮行者如織，并出車路兩旁，鋪石高寸許以示別。長途因火輪車之利，無擔負者。《國語》言司空以時平易道路。〔二三八〕《月令》亦有「循行國邑，周視原野」，「道達溝瀆，開通道路」之文。是三代盛時，尤修此政，而未一詳其法。羅馬初興，兼併諸國，所至必開通道路。言凡道路一遵羅馬之式修治，方得爲羅馬屬地。西洋道路之平廣，由羅馬開之基也。迨今千餘年，火輪車行，而通山越澗，窮極工力。城村道路歲一修治，規模闊大。而猶設立公會，相與考求其實，期於利國便民，而益以彌縫其缺。天下之大寶三：天時也，地利也，人情也。西洋於此窮極推求，而國家不敢擅其威福，百官有司亦不敢求使其身家。即平治道途一節觀之，而知天維地絡、縱橫疆理，中國任其壞亂者，由周以來二千餘年無知討論，此亦天地之無如何者也。

【注二三八】

語本《國語·周語中》單襄子言官守謂「司空視塗」。與原意略有出人。

初十日。新報載俄土山諦斯法諾條約，經各國遣使會議，所割分俄者，嘎爾斯、阿爾達罕、巴魯目三地；而巴魯目海口作爲各國泊船公地，不收稅，不設炮台。割分奧國者，波斯里亞、赫爾斯戈非拉兩地。割分希臘者，德薩里、意稗勒斯兩地，惟截分近希臘疆界而已，不全割也。而英人坐收賽布拉斯一島。其地長五百里，廣一百七十里，中有倭倫伯斯山，舊稱名勝。山產金、鉛，而地土饒沃，產絲、棉、穀、麥。每歲麵麥運至他國，約直二百餘萬。其地緊接東土耳其，爲蘇爾士江之屏障。

先是會議栢靈都城，各國皆允行。畢根士密致駐土公使雷亞爾得書，屬其密告土主：「嘎爾斯、阿爾達罕、巴魯目三地不能不割與俄國，此外皆當力持之。惟俄人掠地無已，勢必今日侵一城，明日取一鎮，地不盡不止。爲今之計，英土當立約相與保護。能割賽布拉斯一島與英，俾爲駐兵之所，則此約可成，而英人之護土，於義無可辭矣。」時五月三十日也。六月初七日雷亞爾得復書，已與土主訂立條約。是以會議時，英人一切堅持。俄、奧各國甫經定議，英人乃宣示此約。其事甚密，訖無知者。羣服畢根士之能。德人至環集會堂外，得一望見畢根士爲幸。

其尤奇者，始赴會時，英人先聲言所議不出山諦斯法諾條約，自條約以外，英人皆不與各國會議。蓋逆度賽布拉斯一島，各國或有阻難，先爲此約以杜其口。而自初議駁俄土和約，首調印度兵八千駐紮馬爾他島。兩議院大嘩，以謂歐洲兵事，藉資印度，無以示武。至是，移印度之兵受地，瞬息而至。其賽布拉斯總督，即用倭勒里斯。始議用兵，調類比爾爲統領，調倭勒里斯爲副統領，並駐倫敦候進止。至是亦疾驅而至，一一應絃赴節，行所無事。土人資其保護之力，以

不至削減，劃分一島，自所甘心。各國但驚駭其經營之秘，操縱之神，心羨妬之，而無能出一語相難。俄人雖懷憤憤不平之思，而固無如何也。畢根士於此亦可謂雄略矣。……

十六日。高的亞陪遊比弗立若代葛安那學那爾，法國藏書處也，為西洋第一富藏之區。總辦諦理勒，亦最有名。所藏凡分四院。埃及、希臘古碑及二千年前房屋彫刻人物，到處陳列，與漢時禮堂圖及石闕遺像形式正同。

其四院，一曰古錢。法國二千餘年金、銀、銅三種大小錢式，遠及各國，如中國及安南、日本皆備。寶星、印信，變易多端，并存其式，雜及珍寶。并環列石刻、古銅、古磁、古瓦大小數千事。其爵、盃有為犀、象，首曲着案，後為環柄，斜抱枝拒，云此埃及古時酒缸也，亦有為角觚者。其瓦器尤多中國遺式。用此知埃及二千年前必與中國通，其文字亦古篆籀之遺。守者云：「古器物十萬餘，擇其尤者陳列，不過六千。」

二曰圖畫，亦兼及各國。平定兩金川鉅冊，云係西人用銅板為之，絕工細。又康熙二十五年圖書〔一三九〕帝王聖賢名臣像百數十幅，藏之興德寺，常軸為之題後。興德寺不知在何所，今人亦無知者。又有大天文地球二架，高約丈許，有機運動。其天文作四十八象，或如獅，或如魚，或如寶帶，以觀星氣。《梅氏叢書》亦言及之。

〔注一四〇〕二曰鈔書，九萬卷。各國書籍分屋貯之，凡五六廳，或兩層三層。其本國書籍則皆鈔寫無板者。中國書二萬四千帙，凡為目錄四巨冊，明板佳者甚多。

四曰刻板書，是為藏書。正屋有大圓廳，容三百餘人，設几案以趺相就觀書者。高約三丈。

〔注一三九〕「書」當作「畫」。

〔注一四〇〕「二」當作「三」。

四周設櫥貯書。後有平台，護以曲欄，為主書者坐處，旁設目錄數十巨冊。左旁高架四，用二十六字母編書名小片，寬廣二寸許。每架安小匣數十，依次盛貯其中。觀書者取以付主者，按號取付。向後一門，人則直望無極，左右各為小間，三面貯書，凡十四間，上下五層。其旁又有小木梯曲折而上，約百餘級。上則直視更遠，亦左右為小間，三面貯書，凡五十四間。當中兩巨屋，貯水龍救火器具。其右一門，云尚有一進，此與【一四二】五十四間者相並，可云宏富矣。凡藏書二百二十餘萬冊，分二十九類如化學、醫學、律學、史學之類，其名目甚煩，容再詳考之。

【注一四二】

「此與」當作「與此」：

據諦理勸言，院中每歲開支六十萬法蘭，修理屋宇不在其內。大率每年收買各種約二十餘萬法蘭，而各家著書及所畫圖冊，必送存底本，每歲率得二萬餘種。其近人著書論中國事宜，旁及土產礦務，檢查目錄亦得四百二十餘種。……

二十日。得那阿夫婦枉過，言：「平生治農事，考求各國情形，以中國農務為最。英國農田所入，僅支半年之食；法國歲計之，亦尚微有短乏。英國取給於美，法國取給於俄，由未盡地利之故也。中國人民衆廣而不虞乏食，則農事勤也。西洋事宜，中國有宜取效處；中國事宜，西洋亦儘有宜取效處。」因論西洋樹木之蔥茂，所至皆然，中國植蓄之方，蓋遠不如。得那阿曰：「但多派人赴西洋講求化學，則此其餘事也。」

英教師愛得捫斯，枉書自呈，年老不能有為，而生平以英國強行鴉片煙於中國為隱微之憾，現欲立一勸禁鴉片煙會，使人民自相禁制，未知可否？詢問馬格里，知英國百年前有創為禁酒會者，緣始天主教師花色爾馬希。有會凡二種：其一曰底多得爾蘇塞也得，當下即斷截，猶言口渴

可以飲茶，不得飲酒，即佛氏之頓法也；其一曰登白倫斯蘇塞也得，先示限制，徐徐禁除，猶言姑少飲之，無使損性，即佛氏之漸法也。愛得捫斯所云仿西洋禁酒法，勸令中國禁煙，蓋據此會言之。

廿四日。……弗來米言：「凡學問皆緣始中國。製造之精，亦未有能及中國者。如西洋用化學製造顏色，而施之染絲，終不逮中國之新艷。學問分門別派，中國亦最繁。」因論西洋用鋼日鉅，煉鋼亦日精。此時鋼價，較之二十年前僅及五分之一，將來必至一切皆煉鋼爲之，無復鐵器矣。

色勒布斯言：「居埃及久，聞其事最詳。近得古碑，有在萬年前者。而中國可紀不過六千年，故疑埃及學問尚先於中國。」吾謂：「埃及古碑文字，與中國三千年鐘鼎文相彷彿；其石刻人物，與中國二千年刻像相彷彿。泰西人記載謂埃及建國夏初，亦以中國至夏始有年代可稽。以中國之年，紀埃及之事，正以埃及之年無可推，而中國猶可推也。自夏以前，中國號稱聖人，由帝嚳上推至顓頊、黃帝，又上推至神農，又上推至伏羲。中國制度皆由此數聖人開其先，而不能紀其年號，想亦距萬年不遠。疑埃及二千年以前必與中國相通，文字制度尤可推見。而自漢通西域，僅及波斯、阿訥伯，又遠及意大利，而埃及獨無聞，則真缺典也。」……

廿八日。皇上萬壽，在公館行禮。

華塞梅爾巴爾得朱門，約往華塞遊歷議政院。偕李丹崖及日意格、馬格里及嚴又陵等六人赴華塞。過巴客布來得及賽布兩地，市鎮均極繁盛。而賽布爲製造磁器廠，是以貿易尤劇。巴爾得

朱門迎於車次，遂偕赴議政院，知為路易第十四舊宮。蓋故別殿也，路易第十四始治以為長居之所。至路易第十六被弑，改為民主之國，遂因其宮設立議政院。各廳均張油畫，大或數丈，小者一二丈，多為路易十四小像，及紀其戰功，兼及前後戰功，雄奇精妙，數百年名將精神會聚於此。所張不下數百幅，及石刻各像亦百餘事。有禮拜堂一，云路易第十四葬此。右為上議院，左為下議院。而上議院三廳，張挂油畫為巨觀。兩議事堂規模略同。惟英國議堂中設巨案，議者案旁立談，此間則立台上，為稍異。正中為路易第十四故居，前為長廳，後連數廳，為住屋。又後折而左，為皇后宮，連闔洞房，陳設俱極精潔。左前連二廳，有拿破侖坐像。所張畫，則拿破侖始即位及其戰蹟，皆名筆也。宮園極廣大，樹木蔥鬱，環水池無數，皆激水使噴薄高丈許，間以花草。宮地倚山，四周環抱如城郭，左右兩石階皆逾百級，形勢壯麗。賽布稍西，亦有巴來得華賽，譯言華賽王宮也。樹木山勢亦佳，而宮無存。旋至巴爾得朱門處午餐，上議政院坐辦得剛北為設酒相款。有名巴斯者，三十年前，屢議駁拿破侖第三，執而流之荒島。拿破侖既廢，釋歸，仍入上議院。又有名戈得里者，則武員掌官者也。

下午又西至三希學館。舊為女學館，路易十四集世家女子教之歌，時往聽之。其後廢為武學館。學館總辦為提督阿立庸。又有總查者，為一等提督格蘭商。陪遊者則甲必丹坤塞門也。來學者皆兵官也，試其所藝而後入，凡七百五十人。分設四堂，監學者環立中廳，則四堂皆可照料。每日五點鐘起洗沐，先習所藝而後早食，八點鐘入學。略見所肄書，有炮兵規制，有隊伍規制，有練習身法圖式，有意大里、日耳曼語音文字，及舊規、地圖諸書。十一點鐘午餐，一點鐘至四點鐘由教習講授。

〔注：四二〕
「妨」當作「防」。

凡分二堂，始入一年者一堂，二年以後一堂。人視，則始一年者教以舊新槍式，使辨其利鈍得失，及子炮功用。二年者，教以炮台建造之宜。凡爲教習六員、幫教習二十四員。六員各有專司：曰炮兵，曰炮台，曰隊伍，曰技藝，曰測量地勢，曰繪圖。此外學習意大利、日耳曼語音文字，及調養身體之法，則幫教習傳授之，不列入教習數目。其演試刀槍及跑馬，別有武員視參將、遊擊八人主之，各以時日演習。大約一點鐘至四點鐘功課，並分日由教習講授。爲演習刀劍廳一，四壁懸刀劍及手套、面具、恐刀劍縱橫，或至劃傷。教習兜胸分挂其中，以教習聽人刺其胸，以爲格拒之式，亦妨〔四二〕其有誤傷也。畫館一，病館一，飯堂二其一左右列案四十四，每案坐十二人，可坐五百二十八人，其一較小，臥房四每房橫設四床，直上至三十、四十不等。

提督阿立容邀請看試馬。一玻璃巨廳，用浮泥鋪地以防馬馳失足，上方樹鐵柱爲門以止馬。平列小几數十。有頃，一人騎馬前導，則教習也。後分二行隨人，左右各十二馬，左皆青馬，右皆白馬。人即平列，向上免冠爲禮。教習立馬左方傳令。左右馳騁，或分或合，縱橫交互。一聽教習傳令，立時改變。人馬相習，轉折變化，自然應節。已而向上免冠，乃馳出。次則教習自試其技。凡馬八疋，亦以一馬立左方傳令，皆教馬使之騰躍馳逐，或舉前足，或舉後足，或四足齊舉，亦左右縱橫，連番騰躍。令出，即七馬同時應聲轉換。已又免冠馳出。又有九馬排比而人，亦教習自試者也。並不傳令，九馬或連行，或分三行，由左橫行而右，又由右橫行而左，或時交互錯雜以行，變化隨意，從容中節。已而其中一人連聲傳令，馬或轉頭向上，或又折而向下，或周環疾馳，或跨越騰躍，或交互轉變，使人眼迷心懾。

旋又至二廳，一爲新舊炮台式，一爲新舊槍式。又爲相馬法，相其皮骨及蹄及齒，以知其老壯，各有教習司之。詢知三希向有學館三：一農田學館，一通商學館，一草木學館，竟不能一往。其武學館歲支經費二百萬法蘭。……

〔七月〕初二日。……金登幹示及議紳有力量者數人，曰弗斯得，曰哈爾格爾得，曰朗，曰佔摩斯。佔摩斯與金登幹同學，尤精于律法。徒苦不能通知西洋語言文字，無從與之傾結也。出拜日本及土耳其兩國公使、色尼國王金覺爾治、博布爾、覺爾治赫爾、嘎爾得爾。嘎爾得爾博通各國之學，與論孔孟佛老及耶穌異同之旨，其言多可聽，云：「推而言之，希臘、羅馬各種學問，皆歸本於心。心即天也，此天下各國心理之同然者也。」頗爲之服膺其言。……

初五日。……日來晤兩夫人：一，哈爾得夫人，言孔孟與老與佛與耶穌異同之旨，因論：「孟子之功不在孔子下，其言善啟發人，然孔孟立言旨趣亦微有不同處。孔子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直須尋個實落所在。非有實落，他便不說。孟子止管發明他的道理，儘許騰空說去。」竟解從大本大原處體貼，中國日讀孔孟書，有愧多矣！一，諦盤生夫人，言近得德國信，言劉欽差已撤回國。吾謂去冬已有此謠言，實無此事。因嘆息，言：「如此便不好。中國國家應早換人接辦，庶可保全交誼。」吾問劉欽差如何情形，答言：「亦不知其詳。惟初至德國，見新報畫中國欽差出遊，兒童相與指笑，甚懷憂念。以此等無理之事，有識者引以爲恥。公然列之新報，是必通國人皆心非之，因傳以取笑樂。其後詢之親友來倫敦者，并有煩言，大抵謂其過自尊大，所辦公事不如法，頗聞中國欽差衙門至無人跡往來。」吾謂劉欽差

平日脾氣甚壞，以爲充當公使，則客禮也，不應與人相嫉怨如此。答言：「原來平日脾氣本壞。德人不能知，以爲有意相侮。欽差何不一往德國，見監國太子稍解釋之？」吾謂：「恐無此辦法。」曰：「各國欽差相與遊歷，因謁見其君，事常有之。以爲德國與中國交誼不宜斷絕，得此亦屬解釋之一法。」因問駐華公使巴蘭德曾相識否？曰：「有親戚與相識，亦知其人。」告以：「現聞已回國，換約事辨論年餘，終竟未了。」答曰：「中國欽差不至如此抵牾，決無此事。」此二夫人，一能發明聖賢微旨，一解言國家大計，中國士大夫所不能逮也。

初六日。禮拜。西洋各國，議院皆分兩黨：同黨曰鏗色爾維諦甫，猶言大權當歸之君國也；異黨曰類白拉爾，猶言百姓持權。德國又別出一黨，曰克勒里喀爾，則教黨也。以德民分主耶穌、天主二教，而國家自主耶穌教，以是紳民習天主教者自立一黨以護之。近因節次行刺，畢斯瑪以持異議者多，足以惑亂人心，因令散會堂，飭百姓另舉。至是所舉類白拉爾一黨更多於前。其異黨之魁曰拉斯噶。畢斯瑪多方阻之，百姓仍以其名應。西洋民氣之昌如此，亦是一害。……

新報載：梅爾、阿得門公宴畢根斯、沙乃斯二人，授以金盒，賜之名曰菲里敦摩阿甫擠色底，譯言倫敦城內百姓也。云數百年前，倫敦城人輸金助國，皆復其家，不應徵調。於是梅爾有所寵異，輒授以此名，以免國家徭役。今此例久廢，乃存其制，以爲美名。俄國主及美國民主先後至倫敦，梅爾皆以其名授之，至是又以施之宰相執國政者。且須立誓詞，言當服從梅爾之教，有畔其君者，必以相告。亦一奇也。

初九日。英國下議院有窪得弗爾得所舉議紳名倭科里門，於兵部回答徵調民兵支給經費時，

輒揚聲以亂之。斯畢格乃起言：「窪得菲爾得紳士！應請止聲，勿擾亂人言。」倭科里門回言：「不能止聲。」羅斯鳴得為議院堂官之長，乃起言：「窪得菲爾得紳士不遵斯畢格分示，不敬，應自陳謝。」倭科里門益不服。羅斯鳴得乃言：「窪得菲爾得紳士不守法度，應議處。」於是斯畢格乃起言曰：「請窪得菲爾得暫出，聽候大衆議處。」坐中有為解說者，曰：「倭科里門本好人，今日適有他事觸其怒，應得寬恕。」羅斯鳴得言：「議院數百年章程，應遵守弗失。」衆紳羣起應曰：「然。」斯畢格乃言：「請倭科里門出，弗少留。」蓋議院章程，皆以所舉地方為名，遇有過犯議處，則名之。再有抗違，則令巡捕繫之獄。是以規模氣象，容止進退，皆有可觀。一不守禮而譴罰及之，相與以為恥。故錄存之。

勒色爾會堂科密的名克里，約赴茶會文案哈米坦亦在陪。克里為斯洛費爾斯魁爾克羅布總辦，故兵官之長也。勒色爾為婦女會聚處，屋宇亦極修潔，所張皆中國圖畫。克里言：「中國欽差至此，前後情形絕異。欽差未到之前，英國人民無不皆讚中國者。欽差到後，人人悅服。吾日與人談論，同聲一詞，莫肯相非，乃更相與重視中國，考求其學問。即吾頃年亦知考求。竊以為中國派欽差出使，為益甚大。」又論俄人逼處，中國不可不妨「一四三二」，方今惟英國可以敵俄，亦西洋均勢之義也。……

【注一四三二】「妨」字訛，當作「防」字。

初十日。……勒色爾會堂文案哈米坦馬格里譯曰斯麥而敦致書，邀同人會。西洋會堂，猶中國之有文社。漢魏六朝已有之。《周禮》有謂：「友，以任得民，」即其遺意也。得民者，民相與羣萃州處，聞風者亦起爭赴之，謂之「九兩」——兩，相比而交互聯屬之義。自漢諸賢注疏已失

其義，故知三代遺風之就泯也久矣。

【注一四四】
「里」字訛，當作「國」字。

十三日。禮拜。舍非爾得古得門來見。萬里【一四四】公法會文案貞庚奉其主會之邀，約西曆八月廿日爲中曆七月廿二日集會於德國法蘭弗爾得，蓋其會科秘底屠威斯所屬也。乃爲誦辭，函致貞庚，屬轉致屠威斯，并告以遣派隨員馬眉叔前往赴會。

十七日。偕馬格里由多發海口回巴黎。……

二十日。……遣馬眉叔赴法蘭弗爾德萬國公法會，並致屠威斯一信託之。晚與李湘甫、聯春卿一遊波窪得栢郎園。眉叔言：西洋徵實學問，起於法人嘎爾代希恩，其言以爲古人所言無可信者，當自信吾目之所及見，然後信之；當自信吾手足所涉歷捫摩，然後信之。既自信吾目矣，乃於目所不及見，以理推測之，使與所見同；既自信吾手足矣，乃於手足所未循習者，以理推測之，使與所循習同。於是英人紐敦因其言以悟動學，意大利人嘎里賴因其言以悟天文日統地不動而地自動，德人來意伯希克又有性理之學。此數人者，皆西洋學問之前導者也。

廿一日。……新報載：俄國總理巡捕提督梅藏鄒威被刺。乘馬車至，刺刃其胸，復乘馬車馳出，至今未查獲。西洋犯上作亂視爲固常，由民氣太驕故也。德皇兩次被刺，一曰書得爾，一曰羅畢林，均無供。法國國民黨、君黨狃狃相爭。而君黨之中又分爲三：一曰嘎里黨，千年以前之賢君也，猶中國漢唐之裔；二曰路易黨；三曰拿破侖黨。國民黨亦分爲三：一，擇統理【一四五】世爵之中；一，盡人擇之；一，統貧富無分，金帛皆公用之。又有中立一黨，惟賢之是從，君賢則從君黨，人民所擇之統領賢則從國民黨。人心之浮動，又甚于中國之求富貴利達者，亦豈非危道哉？

【注一四五】

「理」字訛，當作「領」字。

廿四日。高的亞言，西曆三十日爲立滄東方會集議之期，其參贊吉麥得來詢是日派員赴會。予亦允爲派員，以所詢商務、學問、教會三項，兼及中國，頗就中國情形逐端復之，故須一往。惟其會集議達七日之久，因飭馬格里就問情形，能否聽便集議一二日，所論東方各國事宜，亦不必定考求也。意大利之法羅倫斯亦有東方會，聞於九月十二日集議。西洋於此皆用以爲考求學問之資，非但用以爲名而已。而數會相連，集議多日，亦可謂之不憚煩矣。

【注一四六】
「公」字訛，當作「立」字。

廿六日。高的亞送公【一四六】滄東方會期，通禮拜日爲八日。以西曆八月三十一日起，當中曆八月初四日，是日所議者商務、製造。初一禮拜，遊巴里桑比爾妙西因，又遊紐非爾，以觀風景。初二論學問、手藝。初三論埃及古教，晚格蘭得諦那得爾戲館茶會，看埃及、印度、東洋照畫。初四論波斯及阿色里亞及印度學問，晚赴類加密茶會——曾遊歷東方，談所見聞。初五論中國學問，晚格蘭得諦那得爾戲館聽音樂。初六論東洋學問。初七論東洋學問，晚遊倭連恩達爾妙西因，譯言東方博物院，當即本會所創建者。大率每日所論，多足以廣益見聞，而去留亦可聽人之便，不必守候七日之久也。

廿七日。李丹崖、日意格過談，甫自西班牙之比赫尼山就浴溫泉回，溫泉所在地名哥德海。日意格述悉赴西班牙之桑塞卜斯填觀鬥牛。如馬戲之圈，圍四面，環而觀者萬餘人。每放一牛人，一人持鐵錐刺之，牛怒而相抵，奔騰如虎。人或從牛身超越，或從牛腹掠過，迅捷如猿。或騎馬與牛鬥，牛角抵馬腹，即腸出，人則騰躍而起。是日牛觸馬死者六，人斃牛者八。凡十餘人更替與牛鬥，而無一傷者。其刺牛必蹙其精竭力憊，乃一刺而斃，可爲神技。西洋戲具，無奇不

備如此。馬眉叔亦自菲蘭克菲爾回。

〔八月〕初五日。禮拜。哈爾得函稱，前在倫敦茶會晤得拿爾，當時即爲我摹一小像，吾不知也。

得拿爾二十年前爲駐紮印度巴得拿統領，會值印度全土俱叛，巴得拿蠢蠢慾動，且夕不自保。得拿爾募得巡捕數十人，及其地出力與爲謀者數人，日夜防護。忽一日，亂民四起，得拿爾急率巡捕揜捕之，得爲首者一人，亂民三十餘人。即其地訊之，戮十三人，縱其非首謀者二十餘人，民心大定。得拿爾探知回民習律法者三人，實誘民使爲亂。一日，會紳民集議，臨去，留此三人，曰：「願少間。」已而謂之曰：「聞君三人實導亂，吾不敢信也，亦不敢不信。請留住署中無歸，吾亦不爾苦也。」爲灑掃一潔室居之。而印度總督赫類底者，故與得拿爾有隙，據以爲罪，撤其任，令珊秀爾森往代，即日縱釋回民三人。已而反跡益著，復捕而流之荒島。而得拿爾坐是廢罷二十餘年。其時格蘭斯敦任戶部，羅斯噶得方爲幕府，知得拿爾之冤，屢言不省。有名色爾纏克爾者，亦官印度，習知印度舊事，著書論之，刊未畢而卒。其子以屬之馬立生，爲卒其業。馬立生知得拿爾於印度之巴得拿爲有大功，罷官二十餘年，能〔一四七〕白其冤者，爲痛切言之。其書始行，於是英人始知得拿爾之被屈也。以西洋民氣之通，下情無不上達者，而猶冤屈如此，豈非人事之可慨嘆者哉！

初八日。屠威斯約婁依狄倫街會議法蘭克菲爾公會各條。蓋凡公會所議者，至是討論以求盡善，乃以付刊，郵寄各國政府。正坐七人，則總辦及錄寫及宣示者；旁坐十八人，相與辨論。予

〔注一四七〕

「能」前疑脫「無」字。

與日本公使坐右手旁觀聽。凡論審訊他國詞訟，及各國互交人犯，及蘇士河，及著書家保護章程，各有論辨。每論一條畢，旁十八人齊舉手，即允付刊矣。中論保護新開河，屠威斯宣佈，言：當比較局外之國，即有兵爭，不得侵及蘇爾士河。有名來紐者言：「局外之地」四字未妥。凡立和條「四八」，有「局外」等字者，謂與兵事無相交涉也。即遇兵爭，其國不過問，亦不准交兵之國侵及其地。蘇爾士河則兵爭之船，兵船商船，皆聽來去，不得阻止。所重在保護此河而已，於人事無與也。故當言「保護」，不當云「局外」。又有名喀呂南者係法國有名律師言：「此等正須細酌，又須與尋常和約相符，無格外新奇之字。」於是總辦另派與會人數「一四九」再加考證，以求盡善。其議論之公平，規模之整肅，使人為之神遠。公會總辦為費爾得，美國人。此次定議總辦巴里右，法國人。又有一人來見，詢知為甲格模斯勒爾，比利時內部尚書也。惜中土列國時無此景象，雖使三代至今存可也。

【注一四九】
「人數」當為「數人」。

十四日。詣謝格呂南、上野景範酒食，并回拜羅頡斯、阮誠意及外部瓦定敦。菲里蘭得自倫敦來見，言菲蘭菲爾得公會建議三款，意為中國言之，馬叔眉「一五〇」竟不以告。問之，一為與亞細亞不同教之國相接，當另立章程，其中小有變更，亦當與亞細亞諸國會議，不宜專任歐洲之意為之；一，東方各口領事干與地方公事，為必不宜；一，從前論公法交際宜持平者數家，當使之盡意，條議其便利，以便推求。其所言亦皆列之新報，馬眉叔於此未免率意不留心。

【注一五〇】
「叔眉」當為「眉叔」。

十六日。……菲里蘭得邀往保護製造會。西洋以營造為本業，出一新式機器，得一營造方法，及所著書立說，則使獨享其利，他人不得仿效竊取之。然各國律法各別，英國保至三十年，

【注一五二】此當脫「會」字。

法國保至五十年，其他情形互有參差。而此國所保者不能保之彼國。是以近年來各國文學及講求製造者相與立公會議之，萬國公法【一五二】亦議及此。弗里蘭得所邀又專議此事者也。吾以不能通知語言文字，乃令馬眉叔、聯春秋【一五二】二人偕往。會名恭克乃巴當得。

【注一五二】廿三日。……新報載：英國水師部尚書派水師官學總辦巴那畢及水師官安其呢爾賴得，來赴巴黎大會，考核水師軍器，以求有益實用。各國人材政教如此之盛，而勤勤考求，集思廣益，不遺餘力。中國漠然處之，一論及西洋事宜，相與嘩然，以謂誇獎外人，得罪公議；至唐景星寓書李丹崖，切切焉以評論西人長處爲大戒。中國士大夫憤憤如此，雖有聖者，亦且奈之何哉！

【秋】字訛，當作「卿」。

廿五日。上野景範、格呂南、阿爾堵過談。格呂南問中國接待洋人情形，吾謂：此與西洋不同。西洋以遊歷交接爲義，已成風格，各國互相款接，不爲異也。中國關徽禁不許私人私行出入，無至外國遊歷者。是以一見衣冠非時制，即相與驚駭，攔截阻遏之，其勢萬不能相容。亦由其耳目見聞蔽於一隅，驟難開導。稍後一二十年，其見解自當稍異。格呂南言：「萬國公法新報專錄各國情事異同，此段議論亦當載上。」吾謂：「西洋接待賓客，致情盡理。載人此段議論，徒形中國氣局之小，於中國顏面亦不雅觀。請暫付之不論不議之列，正當徐徐開悟耳。」格南【一五三】呂南言：「欽差所言極平允，當謹誌之。所謀載之新報者，且作罷論可也。」

【南】字衍。

廿七日。……巴蘭德枉過，言：「聞栢靈欽差已撤回，代者李鳳苞，其人曾至栢靈，皆稱其謙雅。」吾謂：「去年七月見劉欽差爲人萬不足稱公使，請改派李鳳苞。總署以初派定，不肯驟換。吾自以衰病，求回京養病，乃並劉欽差撤回。」巴蘭德言：「既郭大人有此說，吾不妨直

言。栢靈中國欽差，真是遍三十國公使衙門，下及民人，皆懷厭惡之心。吾國外部告言：節次駐京公使報稱中國辦事之難，亦未能深知其故，及見中國欽差蓄意抵牾，其勢萬難與處，方悟駐京辦事之苦。」吾謂：「此却不然。劉欽差性情心術直是頑劣，中國亦無與比，未宜一概論之。德國諦盤生亦慮劉欽差之債事，勸我至栢靈見監國太子，一為解說。」巴蘭德笑言：「郭大人自當別論。吾在中國，已聞倫敦皆相傾服。如能一往栢靈，無不相見歡欣。諦盤生兩弟與吾至交，所慮正同，其平素議論載之日記，亦頗見過。」

因問：「從何見之？」曰：「總理衙門刻有一本，云專送朝廷大官，我亦得之。」問：「書卷幾多？」曰：「不多，大率所記皆在倫敦時，不及栢靈以後事。」問：「其中議論云何？」曰：「無他，一力攔阻人前進而已。亦不說壞西洋，止說中國萬不能行。於上海博物院指斥尤力，謂導使洋人操持中國利權。其心必不欲使中國窺見西洋好處，甚是怪奇。吾在中國已聞其人平素劣蹟甚多，居倫敦專造此等語言，尚無惡名，至栢靈乃盡發露。」

吾謂：「此最害事。中國人眼孔小，由未見西洋局面，閉門自尊大。公使涉歷各國，正當考求其有益處。不似劉欽差身行數萬里，見聞儘廣，一意反手關自己大門。」

巴蘭德言：「德國與中國交涉少，俄、法、英三大國環逼，鐵路、電報、汽機已開，其勢必難阻遏。中國不辦，各國必有自辦之一日。」吾謂：「一二十年後，此風漸開，必能仿行，今日尚難與言。」巴蘭德言：「此總須朝廷大官主之。吾視總理衙門，非為中國辦事，乃是千方百計為中國生事。俄國日久必有事故。」吾曰：「願聞其略。」曰：「俄使聞喀什噶爾事務極順，先

照會總署會議伊犁事，兩月無回信。遲之久，而蒙古西有劫掠俄商輜重一案，俄使請總理衙門趕催查辦，不應，忽於是時照復議伊犁事。俄使報曰：「候蒙古劫案辦理完畢乃能議此。」又不應，於是俄使遂行。逾數日，乃照復其署公使，允辦蒙古劫案，而俄使已早出京矣。此所謂無故生事，坐失事機者也。」

吾謂：「聞喀什噶爾諸酋，若白彥虎之屬，均逃往俄國，總理衙門照會俄使，轉達本國送交，議論不合。」巴蘭德言：「此說未聞。所聞皆係顛倒反覆，于我亦然。方議回國時先至總署，告以所議換約事，有已定議者、有允商辦者，作爲一起，未允者一起，今願先定其見允者。總理衙門允派參贊、翻譯二員前往會定。次日往，則辭不允。翻譯歸云：『中國實是反覆，請勿再議。』吾遂出京。其先議船鈔以四月爲期，吾意往來日本、新嘉坡一次，四月期內應免徵。總署允諾，且謂既免徵，聽從何往皆勿論。及往定議，乃復翻異。」吾謂：「此恐傳言之誤。總署『一五四』衙門不應輕易許人如此。」巴蘭德言：「當時實筆載之，並以爲質問。如此類事，我可以數至百起之多，何云傳言誤也？」

因論：「左中堂有意前進，購買西洋機器，招致工匠赴甘肅。」問：「何以知之？」曰：「由胡光鏞經手在德國購辦，是以知之。」問：「何等機器？」曰：「一製造綢緞，一開礦，一開河。李中堂亦開辦不少，近設立大沽電報。朝廷於此當縱使爲之，不必更加拘束。」吾謂：「朝廷于李、左二公尚不肯有牽掣。」巴蘭德曰：「不然。吾見李中堂云：所欲辦者甚多，往往爲朝議所持。」吾曰：「良然。朝廷議論太雜，所以李、左二公開辦大事乃一奏聞，其小處直自

【注一五四】

「署」當作「理」。

爲之，不敢招人議論。」巴問：「此何故？」吾謂：「中國幅員太廣，地大民殷，一切須有成法，遵行已三千餘年，本不易言變通。而自天津定約至今二十年，並值聖躬幼弱，大臣無敢主事者。此須候至十餘年親政後，能考求變通，始可望有前進之機。」

曰：「郭大人此時亦有辦法否？」吾曰：「有之。中國律例不能違也。軍機大臣主持朝政，儘容變通，一切不拘以成法，但責成督撫了事而已。朝廷以責督撫，督撫以責地方官，而尤以通民氣爲先。一切新政，皆鼓舞百姓爲之。其源尤在學校，學校章程必應變通。」巴言：「吾在中國久，粗諳其情狀。如郭大人所言，直是一字不能加，一字不能減。」吾謂：「舊歲函致總署：中國二三十年皆與外國爭強弱。西洋局面却是不同，其國勢皆極強，而無爭強之心，一意推行其長處，使天下皆知仿效。一切可以取益，而不必存猜嫌。所以與巴大人談論一切，坦直言之，亦無所庸其嫌疑。願巴大人深諒此等情形，稍竅之。皇上親政之後，從容勸導，勿遽以逼迫爲之，反致無益有損。」

〔九月〕十二日。李丹崖見示合澀摺件。論炮云：德國商廠克鹿卜專造後膛全鋼之炮，英國商廠曰阿弗士莊專造前膛熟鐵包鋼之炮，又有瓦瓦斯廠，兼造前膛後膛以鋼包鋼之炮。攻堅致遠，前膛不若後膛案此語未確，後膛專取其快便，攻堅致遠，攻〔一五五〕用並同；穩固經久，後膛不若前膛。行仗小炮宜用後膛，取其輕而及遠；輪船、炮台所用大炮，究以前膛〔一五六〕爲宜。論槍：

著名者英曰「馬梯尼」，美曰「林明敦」，德曰「茅塞」，法曰「沙賽卜」，近有「沙布」一種亦出美國，皆屬後門。天津機器局向製火藥、銅帽、水雷、「斯乃德」後門槍、後門槍子、前膛

〔注一五六〕

「腔」當作「膛」。

〔注一五五〕

「攻」當作「功」。

後膛炮子。上海機器局向製輪船、前膛洋炮、後門洋槍及槍子炮子。丁禹生譯刻前門槍炮口令、陣法，有圖有說。上海機器局譯刻克鹿卜後膛陣法。天津軍械所譯刻克鹿卜小炮筒本操法。合肥考求西洋軍火，可云精博。近於「飛霆」、「新曠」四船外，又復定製三十八噸炮船四隻，以備海防之用，合價十三萬磅，計銀四十四萬五千三百二十兩。蒙甚惜其徒能考求洋人末務而忘其本也。……

十五日。爲西曆十月初十日。往拜阿里克、馬克里。近聞法國信部尚書立恩聰以巴黎信局章程不如倫敦，因親至倫敦查考。倫敦各街皆設立信桶，每日以時遞送四城分局。分局專設收信送信車，寄遠者送總局，近者專差遞送。總局收得遠來之信，亦按四城分交分局遞送。以是由信桶發遞之信，即日可得回報。巴黎則今日發信，率遲一日乃得回報，每日收發信以兩次爲程，不如倫敦之快便也。行之各數十年，至是乃加查考，或亦有以是獻議者歟？

是晚，京斯科里治總教習特蘭邀往聽教習立倭宜里懷講論《栢靈條約》，遣馬格里與德在初偕往。其言以爲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巴黎條約》有益處，有無益處。有益者，色爾非亞、魯美里亞諸部皆準自立爲國。無益者，所定條約多不能推廣照行，如波斯里亞二部，應援照巴邦通例，俾自立國，不應割分與國；英國佔據賽布拉斯一島，尤爲違失條約，不能於此利人土地以自私也。大抵皆責備英國之辭。西洋之自張公道，無所忌避如此。……

十九日。……是夕，與李丹崖、馬格里爲蘇格蘭之遊，至遊斯登車棧附輪車，竟夕未嘗停輪。二十日。……七點鐘至愛登白拉。……旋至由理法斯諸學館。色爾阿里克三台格蘭引見數

人：一，色爾羅白爾格爾類斯諦生，年八十六，充當教習五十餘年，精神猶矍鑠也；一，色爾威諾達摩生；一，科侖伯婁恩，為化學教習。詢知館生二千四百人，分四十八堂；教習三十七人，以兼充者多也；其餘小教習，每堂二三人不等。皆各以時至學堂聽講。時當解學之期，學生無幾至者。

隨遊學館妙西因，所至不過三分之一，大率常見之物外，所新見者甚多。……色爾威諾達摩生言：一奉國家命環遊大海，考求所產物植。凡三年，得奇品一萬五千餘事，著書亦數十卷。」就視之，出玻璃瓶二十餘，並大洋海中或深至五里以外用鐵網網得之者，真奇聞也。……

【注一五七】
此處脫「一備」字。

廿一日。科里開示遊歷單，并請陪行。梅爾博意得為預「一五七」馬車。倫敦梅爾名羅爾得梅里，蘇格蘭名羅爾得拍洛萊克斯，蓋猶從其舊名也。阿得門名曰貝里，其職任并同。凡遊舊王宮一，名曰和里路得，向歸刊木登公照料。左旁天主堂，一千一百二十八年蘇王創造。後稍修葺行宮，以備遊幸，因相承為王居。佔摩斯第四以後遂長為宮殿。一千五百餘年，路得倡為耶穌教，蘇人瀧洛克生遙與相應，改習耶穌教，遂毀天主教堂。蘇女王馬利居此。其後查里第一兼王英地，為國人所殺。大將克郎莫爾實主兵，焚毀王宮，惟馬利所居宮獨存。其臥房及其梳妝及飲食處，相連數屋，皆極小。而臥房前後二間，其前間為國人相與謀殺馬利佞臣立吉若，血蹟猶存，用小牆間之，云馬利因其臣立吉若被惡「一五八」於此，令蔽以牆，不欲見也。皆在王宮之右。有長廳，極宏麗，王宮「一五九」之左，修飾完潔。君主每過，常宿此。所張畫並織綫巨幅，桌椅亦然，並三百年前蘇

【注一五八】
「惡」字訛，當作「殺」字。

【注一五九】
「王宮」前脫「一在」字。
主故物也。

一，故蘇格蘭議政院，今爲按察司訊刑地。凡設刑司十五人，以二人爲之長，名曰羅爾得貝西登凡十五人，所訊斷或有不公，經再具控，即令十五人會審，而以貝西登爲之主持定讞。是日兩貝西登均聽訟於此，並往一觀。其律師總辦陪同指示。其官名曰諦音。又有一人爲梅爾屬官，迎送照料，其名曰馬克蕭爾生。并導至其藏書處，上下兩層，長廳相連，云所藏三十萬帙，爲愛登白里第一藏書處。

一，科爾登山監牢。創建於一千七百九十二年，距今不及百年。左一所建於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右一所建於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總辦刊木登克斯諦陪遊。其初至待訊、未定罪者居前一層，并爲獄房，不課以工，而願治工作者亦聽之。其禮拜堂聽講，凡已定罪名，爲高台次第列坐；而下一層爲木間，前爲欄干，每人一間，敞其門可以外視，而外人皆不及見之，爲其罪名未定，故爲隱蔽之，以養其廉恥。其女監牢，最上一層準攜帶小兒，而斷自一歲以下需乳食者。如一歲以上，知識日開，不欲使見監牢情形，亦以養其廉恥也。男女皆課以工作。收繫約五百人。所製襪、綫毯、綫袋及手巾、綫襪，皆有常課。其工細者織花，男子則兼及木工及鉛鐵。泰西監牢皆此一例。

遊歷學館凡二：一曰覺爾治赫爾若得何士畢得爾。何士畢得爾者，謂學而兼養贖也。赫爾若得爲佔摩斯第六冶金之工，宮中所需器用及手飾皆使掌之，遂致巨富。一千六百二十四年遺屬以其家專建學館，專收蘇格蘭白頓斯。白頓斯者，猶言土著也。凡爲金三萬六千磅，以置房屋田產，而自二百餘年以來，地產日昂，歲人已至三萬六千。蘇格蘭此類學館甚多，所聞知者，曰赫里若得，曰窪得生，曰端羅森，曰格來斯比，曰斯究爾得，皆所謂何士畢得爾也。赫里若得學館凡收養童穉二百

十人。設立教習十人，五人居館中，五人日一至講授。自五歲至十四歲，以年為限，而在學久暫不論。過十四歲，試得優等，再留二年，即送人愛登白里猶里弗斯諦大學院，而仍資給其膏火，歲以十人為率。送人大學院時，其學問品行兼佳者，給與金牌而為之題名於壁端，以嘉寵之。所學曰算學，曰希臘、刺丁各種學問，曰英、法各種學問。又以其經費分置學館十九所。其總辦洛克多爾昇得菲爾，著書詳論其原委，並見贈一帙。

一曰類里斯科里治，收女子七歲以上至十八歲一千二百人，墨爾森昧登何士畢得爾所分之學館也。墨爾森楨伯里之名，蓋出自商人公會集資為之。凡分置學館三，此其一也。辦理洛克多爾卜來得引至各堂，每堂四壁張畫幾遍：有為輿地者，有為動植物者，有為器具者，有為製造機器者，有為畫學者，有為算學者，有為商學者其商學所張之畫，曰日記之式，曰銀錢出入之式，曰存錢之式，曰放錢之式，曰總記之式，皆為簿本張放壁，有教音樂及歌者。詢之，為堂四十，男女教習六十人。大抵教字及諸淺學，女人為之；算、樂及製造儀器，則宿儒專門之學為之。即其所以教女子子【一六〇】者，皆中國士大夫所未聞見者也。

【注一六〇】
衍一「子」字。

薄暮，循科爾登山御路而歸。御路者，君主車馬所經行。循山開路，不逾丈許。繞城北行約三四里，遠望弗斯江由蘇格蘭出東海，大江也。晚歸，舊梅爾華爾沙、提督密格尼，並來顧。密格尼為倫敦舊識，其家循弗爾江而東約二十里，約往一飯。以急切成行，屬馬格里以一函辭之。

蘇格蘭所屬大學院，愛登白里始於一千五百八十二年，估摩斯第六所創建也。再北森丹得魯，始於一千四百十二年森丹得魯為蘇格蘭主神。倫敦主神則森覺爾治也。距江北一府，即以主神為名；阿伯

定，始於一千四百九十四年；格喇斯噶，始於一千四百四十三年佔摩斯第二時；並在愛登伯里創建大學院之前。

廿二日。與李丹崖、馬格里步至拉什拉爾格拉里畫館。拉什拉爾譯言國家也，喀拉里者樓也，謂國家所建畫樓也。總辦羅伯遜引遊。畫廳六七所，皆古今名蹟。中有克恩斯波羅畫一美人如生，值萬磅。別有一館，專藏槩【二六一】像及舊石像，以待學畫者描摩。其前為埃及、羅馬及希臘舊時物事，磁、瓦、銅、石之屬，約數千萬種，埃及古碑尤多。亦有蘇格蘭二千年以前碑，其石橢圓，銳頂，字與今多異同。亦有數女子在其中摹寫古瓦器圖，蓋此二館專為學畫者計也。未刻，起程赴布類爾阿薩爾。……

廿四日。……至拉斯噶，寓居馬克立渝客棧。往拜拉斯噶伯洛弗斯得猶倫敦之梅爾，名科倫斯，相待頗殷勤。……

廿六日。伯洛法克斯科倫斯預備馬車，偕同瓦得生陪遊各廠局。……

一，英得斯得爾妙西因，所謂製造博物院也，云拉斯噶製造備具於此。大率絲、麻、毛綫，分配五色，供服飾之用者為多。製造總匯，兼備染工；羊毛工曰吳爾；棉花工曰考登；鐵工曰愛倫；造船工曰昔必得令；造藥材工曰開密克爾；油燭工曰帕力芬；陶冶工曰泡脫來。略分其類：一，機器；一，礦產；一，地產；一，化學造色之法；一，醫學配合之法。如海帶中煉出一種黑沙，亦六十二種專質之一，始於法國得拿爾即現治化學得拿爾之父；又煤氣用下煤渣，用化分之法，自生各種顏色，其用無窮。凡言製造，皆化學家為之經始。各種強水、各種火藥無一不備。云製漿皮樹煉火藥，其力更

【注二六一】

「槩」字訛，當作「塑」字。

大于棉花火藥。以爲時太速，不一細考，略詢一二而已。

一，拉斯噶猶尼法斯諦。始於一千四百四十三年，而新造者不及八年，費至一百二十萬磅。國家助費十二萬磅，民捐二十萬磅，愛爾登船廠亦捐五萬磅，餘皆學館存款爲之。集生徒二千，教師七十人，以醫學、化學二者爲尤勝。藏書廠上下兩層極寬，藏書萬五千帙。所觀威烈斯達摩生博物學館、電氣學館。試演光學，用玻璃影射成五彩。大抵五色皆自光生，無本質。其電報又用委宛文，不用點。詢之，拉斯噶通至美國之紐約，已改用此種電報矣。委宛文即曲綫也。云通遠處此法最捷。其曲綫用舊法，而電機則創新式，一用平鉸大電氣運機，一用多管小電氣通報。電器較繁，而却能省時。又製指南鍼一具，用活盤而安六鍼，左右排列，其鍼不動，定向爲準。法國大會以此鍼盤爲合用，賞給金牌。其旁亦有妙西因，鳥獸魚蟲金石皆備，僅一瀏覽而已。……

廿七日。……夜半抵紐開斯，寓居司得昇火堆爾客棧。

廿九日。羅卜爾陪同赴阿摩斯登處。由大北車路至馬爾伯斯，轉西本應換車，阿摩斯登特屬車棧用原車，四人曳之，以就西北小路。輪車至羅斯伯里，阿摩斯登在此枉候。換馬車至其克呂克賽爾山莊。從山右入其花園門，觀所種花。踰山左轉約里許，乃達其家。萬山環抱，重重羅列，極爲幽勝。而所居乃在山腰一突，巨石巉岩，鑿石爲居，而山右一峯橫攔其前，作爲近岸，山勢尤爲緊抱。同至者格里名色爾覺爾治格里，曾任內部尚書，格蘭斯敦黨也、博意斯、里菲來。酒罷，觀所藏畫樓，皆名蹟也。出示中國磁器數百事，大瓶高八尺許、大盤寬三尺許亦無數，大率成化青花窰、景泰法蘭窰二種。成化青花窰國初仿製以雍正窰爲最，爲青白二色分明，而不及成化窰

之細。乾隆中又變而爲淡青花，別具一種韻味。景泰法蘭分南北二窰。北窰專供宮庭之用，極工細；南窰多爲大花紋。有雙龍大盤二具，實明世宮禁中物也。桌面一張，尤古秀絕倫。日本仿製工細之品，較勝中國近製。

此間所藏無奇不備，而要無一近時物，所謂取精多而用物宏者也。案頭堆置畫冊，見所貼《鳳尾草》一冊，約百餘品，皆用機器壓人紙上。有整葉若蕉者，有碎葉者，有單莖着葉者，有分出小莖爲碎葉者，有歧分多莖爲碎葉者；有尖葉，有長葉，有圓葉；有若松，有若韭，有若薺菜，有若菘菜；要皆一莖旁出，皆如鳳尾之式。其異種有整葉旁分，有兩兩相銜，有左右相交錯蟬聯而下，狀如「孝」。其葉皆一串相承，有綠葉而尖紅，有每葉中含紅暈，有根成兜而抽莖或二或三，種皆不同。至有兩旁綠莖而中紅莖，抽葉如鍼。亦有大葉圓而缺其下曲者。李丹崖云：「泰西人近以鳳尾草及蝴蝶二種推求地壩，以辨知古今地產之異。印度阿薩密有英人得蝴蝶一種，以爲茶花中產也。遍求之山中，得茶樹數本於荆棘中，乃壑地種茶。今印度茶產之盛，皆由此也。嘗見英人著《鳳尾草》一書，凡五巨冊，排列鳳尾草數百種。原此種草野生，遍山皆有之，而其種又絕異，其高亦逾于衆草。因而推求何種地產所生鳳尾草應作何種式，又以考知地勢之寒暖，或有變異，草種亦隨而變。是以西洋言地壩者，別有考求鳳尾草一種學問。蓋亦無奇不探，無微不顯矣。」

三十日。回至馬爾伯斯，附輪車至紐開斯，換車至滿吉斯得。……

〔十月〕初一日丁丑。爲西曆十月廿六日。適值倫敦刑司巡行至滿吉斯得，同寓魁英斯克

棧。西洋例，秋冬遣刑司巡行，以理刑獄，所部遠近各以獄就訊。其刑司紅衣羽冠，結束如武員。兩律師陪行，四馬車，兩執棒者立車後，兩紅衣執鉞夾車行。出門亦奏樂。蓋所至有理刑所，常以九點鐘往臨也。

而所寓小客廳，正辦理弗利密森斯會。先運其箱椅至，有巨椅三筵。後筵一爲人眼，一爲日，一爲火。稍下，一爲測天儀器並星，一爲起造房屋，一爲測海儀器，如曲尺及三角尺。兩旁柱亦各不同，柱端一爲菜葉，一爲卷棚，一爲方基。馬格理云：「此皆上古希臘營造柱式也。」其箱五口封固，而三椅並大于常椅數倍，又各有大小次第所爭差亦不逾寸。詢知弗利密森斯會起於二千年前猶太國主沙洛門，尚在耶穌之前。其初以測量營造爲名，故至今仍爲石工會。積年既久，盡失其故，不知作何營幹。人會者禁不得外洩。每年擇地一會。曾有婦人大坐鐘內，置所會廳窺之。會中人知之，破鐘，邀此婦人明誓人會，其事終無有知者。亦猶今日中國之有哥老會也。而彰彰行之，一無顧忌，又絕不聞有犯禁作亂事，則亦奇也。……

初二日。回倫敦。過數山洞，循布里治瓦得河南行。此河由栗溫浦南通諸部，爲布里治瓦得公所開，因以爲名。所過克魯專造火輪車、斯達發得開煤鐵礦、利憩非爾得有大教師畢學伯駐紮、勒比、烏爾弗爾登、類登。類登、比爾、脫林均有大學館。脫林近溫則行宮，世爵大族子弟均就此三處讀書，竣有成，即分別人阿思萊、鏗百里治上學館。……

初九日。……泰西新製之器曰特累風，可以傳聲數百里。又益顯其聲而大之曰買格洛風，聆蠅行之聲如牛馬奔馳也。其傳語言機器曰方羅格納夫，則可由此而傳之彼，經數日其音不散。三

者皆起自近數年，因屬張聽帆為各覓一具。并屬購買雅伯洛廓夫電汽燈一座。雅伯洛廓夫者，俄人也。……

十一日。屬張聽帆至紐登處為購顯光鏡。屬德在初至特命得處為購礦產。羅稷臣前為覓礦產，云以賴額洛為佳，曾著有《地學》一書，上海已譯行之。西洋好古居奇，各會中多設立妙西因，收求古質。一砂一石中含生物質者，轉指目以為出自洪荒未闢以前，是以蓄此者多獲奇贏。中國于此不甚珍也。以旦夕告歸，借以發摠鄉人耳目，一砂一石，或至十數金。泰西人所以鑿山海，窮極蒐求，皆以此也。

十五日。……紐登云：凡為倫敦士著，凡先有產業，又須入先所謂會者。往時倫敦居民皆各私立會，如所知者魚會、銀工會、織呢會，皆各主工藝為名。久之，則紳民假以立會而已。凡人會為倫敦人，然後能派充議政院紳士。其舉紳士必先請畫約，在城外者不得與聞議政院事。凡有大名者，輒由各會邀約，俾為倫敦人。去歲美國舊伯理璽天德至倫敦，梅爾為行是禮。今年畢根士由、沙乃斯伯里自栢靈回，梅爾亦舉行是禮。此皆舊時俗尚，至今猶守之。泰西之好古，猶有餽羊之意，以名相飾而行之不倦，蓋相傳千有餘年矣。……

十六日。禮拜。李湘甫述及在巴黎遇摩敦特，語及中國房屋之式，因約至其家，見所藏書甚富。取閱之，為圖者逾半，大率門窗梯櫂皆有圖，始知其人一工匠也，藝此者數世。所藏書多出自先世留傳，亦有為其先人著論者，所言皆營法「一六二」之方也。云西洋房屋，牆厚者五寸，少或三四寸，即層累至十重樓房，歷數百千年無傾塌者。樓梯盤旋十數架，僅於牆壁生根，不容一

【注一六二】

「法」，疑作「造」。

【注一六三】

「字」，當作「學」。

級坳卸。其製造之法，探考推算，窮極微妙，未嘗稍有寬假也。吾謂西洋一切以數字【一六三】爲基。埃及古碑植之代謨斯江倫敦橋左近，爲石台高二丈許，樹碑柱其上，并不生根。怪而問之，曰：「風力猛者每見方一尺約重二十五磅。計碑柱之力，每見方一尺足抵九十磅，所受風力尚不逮三分之一，平立無嫌也。」始知法國桑山里塞所樹之埃及碑，亦屬平立，不安根。事事以數準之，無苟施造者，所以能堅固持久。工藝無大小，皆得學問之益，是豈中國所能幾哉？……

十八日。……夏弗斯百里論俄人殘虐土民：「不意二千年又見阿諦拿、阿拿立克之兇暴。」阿諦拿、阿拿立克並匈奴國主名，蓋匈奴殘害羅馬時事也。西洋用兵，非臨敵不得誅殺，又凡各國士民皆得與議其得失，此風最爲可尚。……

【注一六四】

「避」，當作「被」。

廿五日。送閩咨烏石山案外部照會，就便詣勞斯弗得及意大利公使美那布里亞，以聞意大利國主又有避【一六四】行刺者刃傷之案，一往慰問。自今年以來，德國主兩被行刺。日思巴尼亞主，又今意大利主，其一始婚而鏢，其一則新嗣位者也，皆無因而遭此難。而意大利【一六五】致被刃傷，其宰相凱魯理受傷尤重。蓋意主及其后及其子類布拉斯王及宰相凱魯理同車至類布拉斯，有數人攔輿遞書，內有一人手小紅旗，下銜短刀，直嚮車內，劃傷意主左臂。凱魯理立起格

【注一六五】

此處脫「主」字。

【注一六六】

「又」，當作「有」。

之，並手捉行刺者之髮，因劃傷凱魯理左腿。執訊之，其人名吉甌瓦尼巴薩蘭底，故窮民也，爲人司庖，無故解所着衣，易刀一柄，爲賊傷其國主之計。秘魯前任伯理璽天德及上議院巴爾兜，聞亦同時被刺。歐洲民氣驕橫無忌，亦一奇也。俄國亦又【一六六】屢次謀殺官吏之案。其立法既寬，君民上下之體亦相習爲簡易，其民亦遂敢于犯下【一六七】如此。足知治民之難也。……

【注一六七】

「下」，當作「上」。

廿六日。……禁買黑奴科密的遞呈吉樂菲論古巴招工條款，逐條指斥，切中事理。請示期準其會衆陳說，閱之惘然自失。中國士大夫可羞辱者多矣，而頑然不以爲愧，侈口張目以相訾議，吾且奈之何哉！

廿七日。合淝伯相致香港藥行窪得森安得高目博尼馬格里云瓦得生克里甫一書，猶用天津道及關道等申詳議禁鴉片煙原意，責令印度禁止販運，中國乃能議禁。吾甚笑之，以爲涂朗軒逐娼之故智也。朗軒有子宿娼，心憾之，自是蒞官以逐娼爲首政，猶不知其爲累也。而自此書刊刻新報，英國外部乃以中國謀禁印度煙土而專行內地之煙，意在爭利而已，持議乃益決。

久乃見貝爾爾遊歷川滇日記，言：「初至四川下府夔州、重慶一帶曰下府，見遍地所種皆罌粟也。至成都，越秋乃行，而收成畢矣，所見吸食鴉片煙者益多。至貴州而吸食者愈衆。大率一縣數千戶，每戶必有一槍；一村數十戶，亦每戶必有一槍。至雲南而吸食者愈衆，屋大者數十房，小者數房，每房必有一槍。又有一種水鴨，棲宿田間，啜食罌粟花，日常醉倦，不能高飛，可引手捕之。此種水鴨，食之亦能使人成癮。各處所產鴉片煙，幾佔農田之半，而皆無稅。中國外示禁而聽民種植，聽民吸食，又一切全無稅則，所以吸食日繁。」始悟此等遊記，早入外部心目中，得合淝伯國「一六八」之言爲證，乃直斷以爲爭利。馬克斯球爾得屢函爲中國申辨，外部置不理也。

【注一六八】

「國」字訛，當作「相」字。

此亦由外部討論各國情形無微不至，凡派充各國參贊者皆有專司，或考察商情，或查訪民情土俗、古蹟及金石碑板之文。各口領事官亦皆有月報，見聞所及，必詳錄之。而教士及紳民之遊

歷各國者，又各以所見聞著錄成書。其國人設立地理會總司之，稍有關係，必以達之政府。而於其所紀錄，通國男婦皆樂觀之，以廣異聞。是以中國山川道里、人情風俗無不周知，中國官吏於所轄地情形有不能知者矣。貝伯爾所叙川滇鴉片煙之盛，合滬固不知也。而吾區區所見，一貝伯爾遊記而已，此外尚繁有之。西洋安得面不日盛，中國安得而不日蹙也歟！

〔十一月〕十四日。……連日《代模斯》新報譏刺中國，深中湊理，直謂相沿制度及各衙門所辦事件及官人德行，相習為欺詐已數百年，所以招商局半官半商，無所主名，未見其利，先受其累，終無能求有益處也。閱之嘆息而已。

十七日。……中國人心日退，而洋人日進。去歲聞諸拿婁言近得新法，鏡中取影能具五色，然未見也。頃姚彥嘉、張聽帆見摩里照相館已用其法，於鏡面映取各種顏色。然但能映之鏡面，而不能攝其色以映之紙面。更蒞一二年，必又有法攝取之。又言電報局近有新法，能傳各種文英人員克歪斯所創造之法，即華文亦可傳遞數萬里外。其法尤奇妙，尚當一詣視之。

十九日。……晚為滿刺斯約赴信局看發信。其局總辦墨里時陪同指點。醫士斯諦得故與張聽帆交好，亦陪行，盡三點鐘之久。至八點鐘，收發信俱完畢。凡日發信百餘萬，用一千一百五十人，而條理完善精密，從無失誤。大率城內各街皆有分局，遞送本城各信。其遠信匯送總局，截至五點鐘止。六七點鐘，總局收之，按時加給信資，始收蓋印。凡設四長案齊信，遞送一處清檢之，分東、西、南、北四所。在本國者各分段匯輯，其遞送各國別歸一廠。并送發信處裝入麻袋，亦分四所，用溜梯裝入車箱，分送各路火車。其收外來之信，在本城者，亦按地段，由各分

【注一六九】
「防」，當作「妨」。

局遞送。俱扣定時候，無稍停留，逾時者有罰。又分立二所：一曰病所，凡封面破爛，概予修整，破爛者爲加封，若治病然；一曰死所，凡有臭惡者如魚、獸、蟲、鳥、有防【一六九】害者如水、火、菓皆不收。或外加封不知爲何物，而封破外露，即送人死所，另函傳知遞信處，使自取。又有二所尤奇：其一，信面有奇趣者或畫爲人物，奇形詭狀；其一，文字不可辨認者，有數人巧思能辨認之。又有新報書籍內私藏函信，亦清出之。墨里時云：「日收新報書籍凡數萬，而稽查者十二人，勢不能遍及。而每一禮拜約得罰款四五十金磅，蓋一有私藏，即並所寄書籍皆準信件輕重罰金給資。」凡諸百物不逾尺者皆可寄，另一處堆積之。極有意趣，而其條理之密，不誤遞一信，不差誤一時，亦足見其人事之精善矣。

廿一日。……英國議院兩黨，從國家者曰鏗色爾法諦甫，不從者曰類伯勒爾。議阿富汗事，異黨改而從議者五十餘人。下院有阿里克三台戈爾登爲威妥瑪妻兄，本鏗色爾法諦甫黨也，以宣論類比爾舊說，言黨【一七〇】築炮台印度河以爲界，山外事可置不理，人皆笑之，以爲此類比爾在印度時類比爾曾任印度提督舊議也。近數年復有一議，改易前說，謂治印度必經營山外以爲藩籬，何以尚守前說，並不一考求其後議？戈爾登大憤，乃直從右趨人左行。蓋議院異黨者坐左方，同黨者坐右方。亦有專持公論不歸黨者，坐中方嚮上。其黨皆素定，間議一事，關係國家大計，其中從違互異，則又時因議一事而別分黨，皆彰明較著爲之。……

【注一七一】
「街」字訛，當作「程」。

二十四日。（在巴黎）……新報載：法國巴黎都城每年所收雜稅，以備修理街道工街【一七二】，幾與國家正課相勦。本年開支公費已至二千五百四十萬之多，按照民數均攤，每人

約出一百一十法蘭。其地丁、關稅，每四口之家約出八百法蘭，其累可知。聞明年器具之稅增加二三倍；租稅每百徵收十一，明年又擬加至三十。雜稅如此任意增加，皆地方工程之用也。泰西富饒，與其民俗之樂于輸將，即此可見，然而財用亦太多矣。倫敦梅爾之下，有阿得門分管地段。巴黎則統歸一所經理，名之曰公會。所徵收即居民日用百貨之雜稅也，較之中國釐稅約加五倍，而無有言其苛擾者，亦一奇也。

廿六日。……與馬眉叔至馬嘎生祿弗爾大店置買事。馬嘎生猶中國之稱莊棧；其市肆名曰布的客，猶中國之云店鋪也。其店中役工千二百人，尊客至，輒有人導引。新報、茶、酒，飲食坐臥，惟客所便。樓三層，上下用壓力機器，左右列坐，並能由後樓下。其機器房旁有樞紐，開之能由鐵路馳行，又從前樓上。飛樓上下，凡客棧皆然，此又為僅見也。在此店竟日。晚復環遊舊皇宮，看珠寶。……

【注一七二】「學」字訛，當作「問」字。

〔十二月〕初六日。……吉樂福、德里問來見。德里學一七二漢學甚深，云研精於此二十三年矣。言《詩經》叶韻多與今異，中國古今音韻亦自不同。又言馬貴與《文獻通考·四裔考》

方位多殺亂，如扶南國名，至今莫詳其所在。其所引皆在史冊，往往取原文互校，亦時有異同。皆中國讀書者所不能及也。又言：「中國各種學問皆精，而苦後人不能推求。二十年前，法人精算學者推驗春秋以前日食見之經傳者無謬誤，知中國習天文由來久遠。近數十年來泰西研究光學，有得中國一古銅鏡者，背為龍文，用光學照之，龍文畢見。疑銅質厚，何以能透光？求其故不可得。乃用化學化分，則鑄龍之銅與餘銅各為一種。蓋先鑄龍，而後熔鏡銅納之範中，以銅龍

合之，磨淬使光，銅合而其本質自分，故各自爲光。始悟中國自古時已通光學。至中國醫家用烏鬚草，鬚髮白者服之可使反黑，然久服則指爪俱黑。鬚髮、指爪各一事，而皆與皮肉相連，何以皮肉不與俱黑？泰西化學家固謂指爪、鬚髮一物結成，又知中國醫家自古已諳化學也。」其言多足發人者。……

初九日。……各國公使下設立參贊，名曰恭贊乙，譯言參謀也，其職下公使一等，不常有。駐法三十餘國，惟俄國有之。次日塞克類推爾，譯言與聞機密事件，猶文案也，常分三等爲之。以其間常有世爵通職，自備資斧爲之，藉以遊歷考覽，不領俸薪。往往以能自見，遇公使缺出即可承充，是以虛爲之名，以示優異，因有三等之名。次日阿達什，譯言隨員也。不限員數，各以其才力分別職事，無有閑冗無所事事、虛領薪俸者。此中外本末之所以不同也。……

十四日。……劫剛隨出示劉生《英軻日記》，見者多驚其閱博，一二有識者亦頗能辨其矯誣。予取讀之，而後知其用心之狡詐。其所謂閱博者，多祖述馬格理、博郎之言，并無所謂心得。而其推衍人倫之旨、仁義之言，一皆以濟其逢迎詭合之術，是以識者能辨知之。然其所述，皆在英時事，朝夕與我偕，直是一用其變詐，無一可倚任之語。……

二十日。禮拜。新報載：德國畢斯馬克立法嚴禁私會，並及新報及議紳之詆毀朝政者，欲於兩議院專派三十人稽查，有詆及朝政即捕繫之。德人大嘩，謂如此不如此竟廢議紳。至是始知德國之立議政院，始於一千八百四十五年，蓋甫及三十二年之久也。西洋之設議院，實創自英國。各國以次仿行之，而德國爲最後。其間有利亦有病，民氣過昌則主權日替。德國謀收主

【注一七三】

「主謀」當作「主權」。

謀【一七三】，畢斯瑪克遂欲以一人之力，遮遏一國人之勢，使不得相抗。操之過急，則將潰而四決以成乎亂；操之緩，則終無濟也。蒙意德主於此當急下罪己之詔，勤問民疾苦而宣佈之，俾知君民所以相維繫之意，以冀相與感化，維持於不敝。縱不能遽如英國之闊大，一切包羅孕育之，要亦須有以固結民心，涵濡導化，未宜更激之使動。畢斯瑪克於此，儻亦所謂不學無術者哉？

廿二日。接沙乃斯百里信，示見君主之期，當以禮拜五赴阿斯本行宮。以梁氏隨行數萬里，一被參于劉錫鴻，再被參于張佩綸，不能為榮，而只為辱。乃決計令其一見君主，歸為子姓言之，足證數萬里之行，得與其君主相見，亦人生難得之際會也。……

廿七日。禮拜。貝爾治、羅伯遜、旁斯弗得次第過談。……貝爾治為博物院考求東方學問者，尤熟于埃及、巴比鸞古事。言：「巴比鸞字學皆用「△」，由一至七八，或橫或側，亦如中國字學之有橫、直、點、撇。往時刊洛費爾人日耳曼國名，今併于德格羅諦芬至波斯古都城名白爾塞波里斯，見石壁作「△」文字，今就其文推考波斯年代，至諸王名。波斯自古為大國，自稱「王中之王」，猶言各國中之最尊重。因推其文，推知其所自名，以得其歷代事蹟，始悟其時，用巴比鸞文以紀國事。蓋波斯、阿西里亞國近猶太、米里亞國近里海三國文字同出一源，而巴比鸞立國最久，諸國多用其文紀事。因又推求波斯古事，以通知巴比鸞之文也。」

予謂：「巴比鸞之文用「△」，印度梵書之文用「○」，文異而法實同，惟埃及古文與中國字書為近。」貝爾治曰：「良然。中國字兼會意、諧聲，其會意之字居左，而變化在右，一準其聲為義。如金、木旁各以其類從，是會意。金旁之右作「同」為銅，木旁之右作「同」為桐，音

同而因取聲以證其義。埃及古書亦多類此，所見「□」類字甚多。」

問：「埃及石柱鏡頂何義？」曰：「當時尊信火教，所祀太陽也。其神曰阿曼。如日光射處成一道光，而光盡處常有尾而銳，立碑以象此也。」

因論：「此來欲告欽差：中國宜急求自立。」問：「何以見教？」曰：「宜治兵事，以禦外侮。」曰：「中國重文輕武，武官常所賤簡，吾意宜先立學。」貝爾治曰：「此本計也，宜求太西武官上品，爲之講習。」予曰：「此不易致，且先分立學堂，從淺處求之。」貝爾治曰：「覺米尼兵法不可不考求。近德人響摩爾克論兵法尤詳，欽差當求其書，令中國肄習之。」且謂：「吾英國人，盼英國之日見昌盛，其次則盼望中國，以中英實有交相維繫之誼也。」聞之，深爲憮然。……

〔光緒五年正月〕初三日。……旋偕馬格里出門辭行，約分三起：一，各國公使；一，各衙門首領官；一，爵紳之素有往來者。所見法國、波斯、日本三國公使，均相與惘然。法使言：「倫敦官紳無不抱歉者，各國公使亦皆抱歉。」波斯公使言：「所識倫敦官紳，語及欽差將行，均忽忽如有所失。中國派來欽差無論是何等人，欲追蹤欽差，決知其不能。」日本公使言：「欽差此來，于中國大有益處。一答言：「才薄不能求益。」曰：「以所見告知中國人，是一大益；使倫敦通國人皆知欽差之爲人而信服之，更是一大益。」三君之言，吾甚愧之。

十三日。〔在巴黎〕……日意格借祿賚來見，福建船政局課讀者也，並著有《東遊日記》。

詢知數學、化學及格致之學均能諳習。在中國開立學館，無從求取名師，在西洋則遍地皆名師也，又皆歎中國之利而樂為之效力。而延請控御之方，又非人人所能任也。……

晚由力滄車行啟程，眷口及行李徑赴馬賽，吾與黎純齋、姚彥嘉、馬眉叔四人，同為瑞士之遊。劉開生、曾省齋、楊仁山、李敦甫、羅青亭、羅稷臣及日意格，並送至車行。

英輶日記

(節選)(二)

劉錫鴻

【注二】

原書爲日記體，今據所論事項節錄。小標題均爲編者所加。

中國舊曆可爲萬世法

西曆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仍分十二月。每月三十日者，惟四月、六月、九月、十一月，其餘皆三十一日，二月則二十八日，無所謂晦、朔、弦、望。四年則加一日於二月，如中曆之置閏焉。

夫一月之命名，繫乎天之月魄。月魄盡，則一月以終；月魄生，則一月以始。天顯其象於上，人遂因而名之。至於因餘置閏，而月魄之死生，仍適協其時而不稍舛。容成之造曆，所以可爲萬世法也。

西人測算之學，號稱最精，乃參差其日以爲月，致一月之終始日，與月魄絕不相符，命名曰月，其實則全乖矣。因言西人元旦，類記之。

洋人公司不可效

〔過蘇伊士運河〕……洋人每有創建，皆商民合湊股分，謂之曰公司。雖數千萬金，不難克期而辦。凡鑿山開河，窮天究地，製造奇器，創置新埠，罔不恃此，所謂衆擎易舉也。

中朝興建大事，輒須動用國帑，夫安得不自阻？然使欲效其公司所爲，則又有不可強致者。欺詐之風，流行日甚矣。數人合伴，以業商賈，資本或僅千百緡。苟非身親注睇其間，猶輒爲同夥攘竊以去。況數千萬金之重，誰則信之，而肯通力以合作哉？

火車不能行於中國

余之見火輪車，始諸此。車制：前後四輪，上蓋板屋數間，載貨則數間通而爲一，機器居前亦可倒行。屋高約六尺，深廣各如車之大小。一車不足，輒綴屬數車行，長亘百步，而行不滯。鐵路寬約四五尺，兩旁墳起如小埂，以承輪。程之慢者，一時亦百餘里，故常數晝夜而萬里可達。技之奇巧，逾乎縮地矣。

然以行諸中國，則裸股肱、執策綏、操舟挽轡，以度載人貨者，莫不盡廢其業。歷朝以騷動百姓爲戒。鑿山開礦，事難紛紛舉行，萬口嗷嗷，療窮何術？迫而爲盜者日衆，則華洋貿易，安堵無期，非恃強力以兵臨之，即可遏其飢焰也。

中國遊客之多、富商大賈之衆、懋遷獲利之厚，皆不如歐洲。火車開造鐵路，工費不貲，非厚取腳價，不足以償本息。然華俗尚儉，往來販運，類多日用樸素之需，估利實屬無幾。今粗貨百擔，運赴千里，動須千數百金。行程雖捷，誰甘割膏血以相飼者？故各省十數豪商而外，尋常販客，必不搭載火車。

我聖朝綏莫羣黎，同安樂土。農工百藝，莫肯輕去其鄉。豐裕之家，間有約伴遊觀者，亦第

馳跡近鄉，流瞬城市，即足以豁聞見。非若洋人遠志，一動行滕，輒越數萬里，然後可洗顛蒙。是即火車創行，樂其奇巧者，急一嘗試，絡繹奔赴以就駕。不及半載，勢將乘坐寥寥，求抵一日之煤費工需而不可必得，遑問本息？

況搏節愛養，國有常經，必不肯驚擾億萬衆生靈，傾輸千百兆銀幣，以舉此見利欲速之工程乎？是故火車之不能行於中國，猶清靜之治不能行於歐洲，道未可強同也。……

與馬格理談中國法度

余與馬格理燈下談及新金山事，馬君謂：「中國民人易鈐束，愈於洋人。今其在新金山者十五六萬，皆改裝從英服，驅駕毫不費力，從未有侍衆抗官者。然於本國，則動輒犯法，何也？」

答曰：「馭衆難於馭寡也。」

馬君曰：「不然，其故有三：中國法密而不果行，行之亦不一致，故人多倖免；心英則法簡而必行之，歷久不易，一也。中國待官吏寬，有罪未必皆獲譴，獲譴未必終廢棄，故敢於干冒典刑，以爲民倡，民視其所爲，不服於心，遂藐官並以藐法；英則犯法之官，永不錄用，亦不使有謀食之他途，故皆謹守其度以爲治，民之畏官者以此，二也。中國官各有界限，百姓非所管轄，雖目睹其惡，亦隱忍以避嫌，故官勢孤，而耳目難遍；英則犯法之民，凡官皆可斥治，若以非職而置度外，則人轉警其情，三也。

「今外洋欺侮中國，爲自強計者，先宜整飭法度，使之必行，然後可及船炮。法度修明，人

自敬畏，不生覬覦心。若船炮，則雖多且良，終出洋人技藝之下，不足震懾其志，徒多費錢耳。江南諸路，新築炮台，不堪禦外寇。置炮屋下，其煙難散，眯守卒目；臺高而薄，不實沙於腹，以藏炮子，又易為敵炮所摧。中國籌餉匪易，以此耗散，豈不可惜？」

余聞其言，相對默然久之。

華官洋服可羞

日本國政令改用西法，并做其衣冠禮俗，西人皆鄙之，謂摹倣求合，太自失其本來也。揚武船帶兵官蔡國祥言：宴會洋人，應自用中國器具。彼免冠，我應拱手答之。若捨我而效彼，且反為笑。容閱華官洋服，馬格理以為羞。中國之士有事於邦交者，當鑒此。

倫敦新聞紙無異中國之宮門抄

倫敦新聞紙，乃清議所繫，國主每視其臧否，為事之舉廢、弛張。有曰「戴唔士」者，才識特優之紳士主之，朝野所共覽者也。次則曰「地哩牛士」，次則曰「地利家其」。曰「司丹達」者，則官授之意者也。曰「磨梭卜士」者，則備載仕宦往來與其升黜，無異中國之宮門抄、轅門報者也。論政者之有所刺譏，與柄政者之有所伸辯，皆於是乎著。……

英人有敬讓之道

隨員張斯柸之跟役入市採買，路遇本土醉人，以肱戲擊其巔，落帽。巡捕共擒是人，送羅地美亞審辦羅地美亞者，鄉長也。英制，地方公事皆鄉長治之。美亞以中國使者懇駕甫數日，土人遽敢妄爲，從重羈管兩月示懲，並刊布新聞紙，令衆力同護使署隨從人等英國凡有號令，皆以新聞紙傳之。郭正使致書德爾秘，請以其醉戲寬之。凡各國使臣於地方官有所請，皆須函會外部總理大臣轉飭，不得逕行其下，亦不得遣屬官爲其下言之，西洋通例也，仍未得釋。

又前在北紹爾舟中，有附載洋客詞詈余僕，掌船者見之，到亞丁遽逐洋客於岸，亦經余爲之討免，乃罷。

向疑英人僻處海島，惟知逞強，無敬讓之道。乃上下同心，以禮自處，顧全國事如此。……

倫敦街道房舍

倫敦街道兩旁，白石平墊，通男女往來。中則沙土碎石築成，車馬所經也。道之廣者，可七八車並馳，狹者亦可四五車，皆潔淨，無稍垢穢。

民居、官署規模不甚懸異，結構類皆四層，併入地者計之，則五各屋皆有人地一層，爲下房，爲廚，爲屯煤所。白石爲牆，爲柱。鑄鐵爲護柵，爲欄杆，環於門外。其內糊壁以花錦，鋪地以細氈。嵌窗以玻璃數尺，亦鐵柵護之。估肆，則臨街大玻璃櫥，貨物咸鑿澈於外。惟耶穌堂、銀行、客店、信局、電報局、施醫院，制度獨崇闊。每遊躋道上觀之，左右房舍峻整華潔，數百街

如一式。問其房價，動須數十萬金錢，可以知其地之富足矣。

數街輒有廣園一區，蔭以雜樹，有池沼，而無亭台樓榭。沿路安長鐵几，以便遊者憩息。地由國主建置，百姓男女均往焉。蓋以其人所居層樓疊閣，無呼吸通天處民居，估肆皆無院子，慮以氣鬱生疾疫，故特闢此園，俾民人閑暇散步舒懷，以暢其氣，重育民也。

每夜九點鐘前，市肆猶開闢，男女絡繹。途間路燈，皆煤氣爲之。

倫敦禮拜日

昴、虛、星、房四宿值日之辰，即耶穌教禮拜日。廿二日，虛宿所值也。正使與余往拜德爾秘，未遇。道上車行稍遲，正使曰：「何不鞭之？」馬格理曰：「今日禮拜，不鞭馬。且不特禮拜而已，倫敦有仁心會，禁人虐使牲畜，鞭馬酷，則捕役執訊捕役爲羅地美亞所轄，猶中國之團練壯丁，工食由各行戶捐給，故以爲戒。」

查禮拜日，官不治事，民不力作，馬不効駕，牛不負犁，所以節羣勞也。屆期前一日其俗謂之禮拜六，過午，遂各遊息。閭左之奴隸，店肆之幫夥，莫不探視親屬，以遂其情；透迤園囿，以暢其志。張而弛之，七日一周，則復張時氣又一振，力必倍勁，無疲情偷安之患。

倫敦防範偷盜

馬格理云：倫敦昔多偷盜，最爲巧黠。過路者，囊金腰間，一假身已被摸去。鑄鐵爲室以儲

寶，環廬暹守終夕，比曉而寶已亡。故街衢分段置巡捕疏通道路，彈壓喧爭，皆捕役事，近宮數武一火槍兵，皆晝夜更替，堅立其地，不遠離。別有馬隊，二十人爲一班，頂盔披甲，挾槍周巡，日數輪轉。每竊盜發，一呼呵而巡捕已至。巡捕一鳴哨，而近街兵捕亦至，防範嚴緊。

倫敦不立城郭之故

倫敦無城，其鞏若城闕者，火車所經之橋梁也。民居稠密，不可以行火車，爰以巨石爲飛橋，於萬家煙戶之巔，架以鐵板，墊以沙土，俾往來焉。臥百尺樓，時聞其上雷轟，隱隱不斷，則火車過也。乘車眺望，遙見其下行人如織，街市閭巷渺若重淵，幾疑其穴地爲之，而不知身在橋上也。又或高凌寶塔之尖，俯拾帆檣之頂。初至其地，駭心驚目，無非異觀。聞人言：南至海口，北至蘇葛蘭，鐵路共數十道。每行百里，人納車價僅一息零，較之未有火車時，省費數倍。故商旅之車，有羣居之室，有別室，皆漆皮軟几，玻璃明窗，坐臥殊覺暢適。其貴者所乘，則錦壁繡簾、文榻查案，瓶添淨水，盤供鮮花。雖輪行如飛，風霆貫耳，終不改書齋閑憩之樂。車後廁腑澆器，亦極整潔。其價則百里一金錢，或不可少矣。

馬車式亦不一。有單馬車、雙馬車，以木夾漆布兩重爲車屋，可敞可蔽，尋常出遊以之。有四馬車，則富人以之行數十里內者。又有街道車，形如畫舫而卑其輪，兩馬駕之，上下兩層，可坐數十人。每人附載三里，僅給價一邊士。其高輪采畫大車亦然。

余嘗問不立城郭之故於英人，據云：前百餘年，固有之。自火炮盛行，城不足自衛。閉關以

守，傷人愈多，故毀去。今增固海口炮台，禦敵較可得力。即不幸被敵闖進，猶可出兵各路以驅逐之。外洋之無城郭，正不獨英。

觀英上議院會議

凡開會堂，官紳士庶各出所見，以議時政。辨論之久，常自晝達夜，自夜達旦，務適於理，當於事而後已。官政乖錯，則舍之以從紳民，故其處事恆力據上游，不稍假人以踐踏。而舉辦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成之。蓋合衆論以擇其長，斯美無不備；順衆志以行其令，斯力無不殫也。

聞此次紳民所詰駁，如上年印度海溢，漂溺丁口三十二萬，所宣詔書漏未及此，經當事以遺忘謝過，已無他言。惟調處土塞兩國事，衆議有非之者，辨難數日未已。惜翻譯人少，未由遍讀新聞紙。出使西洋，必須熟於翻譯者多員，遍觀其書報，乃有濟。向謂洋語洋文不必廣募人學習者，誤耳！

苛斂又將誰怨

每年度支出人，刊列細數，普示紳民，稍有虛濫，則人共詰駁之，此不惟見其公也。英稅至重，亦至煩瑣。犬馬之畜家畜一馬，歲稅金錢三；畜一犬，稅金錢一，珍異之佩指環、手釧非常用者，歲稅洋銀十元、五元不等，莫不有稅。而店肆則計其贏利之多寡以爲賦，住戶則計其進項之多寡以爲賦。隱曲細碎，剔抉殊不易易。苟非條列刊示，則瞞匿影射，豈其民獨愚？吞蝕侵挪，豈其官獨潔？

至於弊竇百出，然後立法以懲之，斯閭閻之被擾不堪，仕宦之藏奸日巧矣。衆耳衆目，故人不敢欺；公用公銷，故人不忍欺。以通國之財，治通國之事，而無所沾潤於上。不足，則衆分任之，苛斂又將誰怨？……

公舉賢能有利有弊

英國宰相之進退，視乎百姓之否臧。而衆官之進退，又視乎宰相之進退。持其失者多，則當國謝去，公舉賢能，告諸君而代之。相既易，則各曹長皆易，由代相者自置其人，以期呼應靈動。進必羣進，退必羣退，故常相傾軋，有一利必有一弊。

民命爲重

查英國制法最恕，無殊死刑，惟謀殺、叛逆者縊殺之；鬥殺擬流；誤殺、過失殺，賁賠家口終身養贍銀，或十年，或二十年，各如尸身生前歲人之數。官爲存放，按歲支給其親屬。親屬死，則餘銀充公。其他各罪犯，則第罰鍰與拘禁而已。拘禁之限，由數日、數十日以至十年、八年，皆因其罪之輕重，由司刑者臨時察例議之。瘋病者，禁錮終身，恆犯不改亦然。並優給以食，若香港監牢所見狀。但英國無予人以坐食者，必驅以勞役，如運石、負土、築城、造橋、除道、建舍諸事。男子二十一歲，女子十六歲，謂之成人，有犯乃科罪。未至成人，勿治也。鞭撻之刑，第施於兇狠較甚者，不數數見。以民命爲重，而懲誠從寬。

稽查戶口

英國年終稽查戶口，歲除日獻其冊於君。凡冊挨戶編號，男丁女口，均具實年若干歲。英人足三百六旬有五，日爲一歲，治何術業，按名書之，孩赤僕雇不遺。所管田廬店肆，歲人租息，亦一一開載。其君受冊，派員詳覈，編分老幼少壯各爲一類，士農工商各爲一類，以知其人之死生壽夭、勤惰貧富。死而夭者多，則究其所以然之故。令醫生察勘其地，或攘剔其障蔽，以通天氣；或疏濬其溝渠，以通地氣；或冀除其道路，以免疾疫。嘗有石匠羣處，因勞促壽，教以運力節勞之法，乃遂永年者。向來倫敦市肆，早開遲閉，今改定九點鐘開肆，八點鐘歇工，亦以人死稍多，特汰其工作之苦也。人無業而貧者，不令沿街乞丐，設養濟院居之，日給饔飧，驅以除道造橋諸役。故人知畏勞就逸，轉致自勞而自賤，莫不奮發以事工商。國之致富，亦由於此。

葬死之事，亦官主之。制地一區爲塋兆，有死者，概由醫生開具病由及藥治情形，報官詳核，乃令赴塋其地。不能私埋，亦不能他葬。所以憂民之死於凍餒，死於困鬱，死於視疾之無人也。醫生皆由官考試，不易中選。其中選者，國主輒召見之，廁諸朝班。故皆自愛，不至有徇情受賂，妄報捏報之事。

凡婦女產子，皆男醫爲之接生。其國患民之不庶，首以生齒爲重。故一孩赤死，必推求其致死之由，責其不善字善者。其俗，無論官民，皆以子女多爲累，子女少爲美。故立法督察之。接生以醫，猶是意耳。慮婦媼無知，誤傷其氣血，致不能育，爰以深明醫理者，葆之於脫胎之始。蓋意在繁衍，不以男女當別爲義也。第揆諸中國聖教，則募令婦女習醫，俾充接生，義固兩全矣。

印報何爲必用機器

「戴唔士」爲倫敦第一報館，日售新聞紙七萬份。……二十三日，接正使赴該館閱看。館人二演試。其先，以銅活字板填砌人銅格，壓印紙上，爲凸凹，形如其字。置諸小圓鐵匣，熨貼平，灌鉛液以成模，遂付諸司機器者。機器形類小瓜蔓架，前面橫貫小鐵軸二，大鐵軸一。小者以刷墨，大者以屬模。其下鐵長匣爲切刀。機器前，紙捲貼地，大如車輪。機動則紙飛過大鐵軸，即印成字。轉入鐵長匣下，即截而斷之。復飛上架，由後面墮落。每落皆兩紙，別一機器將紙各摺疊平整。電馳風掣，爲時僅及瞬息，新聞紙之堆案者，已纍纍然。故一點鐘而七萬份皆就。倫敦報事，閱一時而畢周者，以此。雖其館會計之手，送報之足，役人非不多，然就刷印新聞而論，則第司字模者二人，司機器者五六人，即敷用矣。

以余遲鈍之見籌之，若專用人力，當令每人自備活字板一份。凡新聞撰成，各限一時刷印百紙，力無不給也。計二十八萬紙，應得二千八百人刷印之。以每日所入洋銀四千三百七十五元，分給諸二千八百人，每人可得一元半有奇。雖英國澆裏費重，八口之家，亦足贍養。是二萬數千人之生命，託於此矣。何爲必用機器，以奪此數萬人之口食哉？

說者曰：此英之所以富也。英人願力至大，謀利輒以億兆計。今製一機器而獲巨貲，則側睨其旁者，必各出智計，以效爲營謀。夫心思之用，日出焉而不窮者也；貨產之精，並行焉而各當者也。心愈用愈巧，貨愈出愈多，商賈之攬巨貲者乃愈衆。豪富既衆，則百貨自易銷售，貧民自易爲生，國課自然充裕。倫敦之地，每有所購買，賞賜，動須金錢，不能以銅錢應買一糶物，賞一

微勞，亦費多金，在息零以下者絕少。而人不病爲過費者，以其得之易也。英國每歲度支，動言百十兆磅，一兆磅計中國銀三百三十餘萬兩。政教所係，溥澤無不周全。而國不憂其虛耗者，以其人之多也。假令斤斤然以一事之利，贍養數萬人，則此數萬人者安於蠱賤之役，不進而求厚獲，雖不至道殣相望，然蕪廢有用之心力，閉遏生物之根源爲不少矣。

英人技藝爭鳴，各樹一幟。苟可經營以立業者，雖毫髮之細，亦必推究其所以然；雖數萬里之遙，亦不憚跋涉以尋求之。男女子自幼成人學讀書，天文、輿圖、算法、雜學無不畢講。十二歲以上，即皆能殫竭智力，以就一藝。

英人宴客俗

廿三夜戌正，德爾秘宴中國使者於外部署。亥正，其婦復以茶會請。

英俗，凡宴客，必夫婦親之，赴宴者亦夫婦偕至。賓主坐次，皆先定而標識之，無遜讓禮。婦坐不與夫偕。男賓之貴者，扶挾主婦，就席並坐。餘皆以次挾客婦坐。主人分尊，則婦皆肉袒。宴將畢，婦人先起，男賓復酌，少頃乃散。

所謂茶會者，煮加非及茗，劑以白糖牛酪，佐以餅餌，布席堂側，以俟客至而飲之。客多，則皆立談。

是夜，德爾秘之婦所請客，凡二百餘人。婦女盛飾，袒露胸背之半，摩肩躡踵於堂，與男子見，輒握手。

遊英王宮

到倫敦後，兩人其柏金哈木宮。英人慮我恩恩進見，末由深觀其陳飾，無以炫華美也。廿四日，內大臣拔刺佛爾德來拜，約翼日往遊，並言是日無暇分身，惟令幫辦潘孫璧徽音爲導。廿五日未刻赴焉。

入其堂，凡六七所，以及客寢，以及國主燕見親臣之處，用膳之處，公主居息之處。惟國主寢室不可入。客寢者，俄羅斯、土耳其國王曠昔親聘，曾此信宿，距君寢咫尺耳。其堂室，皆以花錦段爲壁衣，有紅、綠、黃、藍四色。几榻鋪墊，各與壁色稱。藉地以雜采花毯，亦各異色。壁間懸玻璃鑲金格子洋畫，或方或長，以多爲貴，皆繪其今昔君臣、列國主狀貌，與蒞軍行樂之事。前庭一圃，維多里亞英國主名裸體而臥，玻璃明鏡，高輒丈餘，亦鑲金爲格。屋頂鑿花飛金，懸大小各式玻璃燈。几榻皆飾金，有全體象牙鑲花者十數具。煤爐亦飾金。

其陳設多花瓷瓶缸甌缶，輒金其口，鑲金爲座。遊廊夾道，皆遍間以古銅、瓷器。有象牙船三，如吳粵花船，雕刻人物，篙槳畢具。有九層寶塔數座，高盈丈，嵌空玲瓏，或銅、或象牙爲之。有雜寶攢成花卉，罩以玻璃。有白石琢成裸女子形，全體胥露，臥立不一，在於衆目交集之地。各處宮觀及富室大家，多以白石琢爲裸女子立於前庭，街道旁亦間有之，想由國主爲之倡也。其餘器具几案，爲玉、爲石，不能盡名。置身其間，惟覺金光燦爛，極人間之奢麗而已。……

英製造所以多乃因官爲經理

人知英人製造之巧，而不知其有所獎而成也。英人於物之不適於用，或適用而意猶未快足者，則竭其心思之力，廣其耳目之助，不惜貲本，不避況瘁，遍訪天下，歷試諸法，以務求其當。或數十年，或十數年。一旦有得，則以告諸白丁德亞非士官名也，專管人之創製新物者。驗之而果濟於用，則給以文據。凡夫人之效爲此者，皆納貲於創造之人焉。由是遍告鄰近諸國，亦官主持之。有私做其式而不納貲者，則倍罰。故一物既成，其利輒以億兆計。非然者，幾經求索以發斯秘，他人坐享其成，無所控訴，誰則甘虛費財力以創始一物者？

故英國之富，以製造之多也。其製造之所以多，則官爲經理以歸利，人人咸樂圖謀也。他國之人之不肯用心者，則反是也。火輪車之行，輪鐵迅激，輒生火燄，而車被焚。阿施伯利之父創爲新法，製油以涼之，行久而輪不熱，遂獲厚利，家以豪富。英之富家，如是致者比比。且不惟是，創製既成，告諸官而官不以爲異，猶可訟諸刑司，俾審斷之。近有妥瑪士者，籌得利炮新法，不獲見收於官，官中實陰用之。妥瑪士以控刑司，卒斷令國主賠給金錢六千。

人有一得之技，尊如朝廷，不能以勢相抑遏，夫安得不勸？

致書都中諸貴云出洋後所見大概

到倫敦兩月，細察其政俗，惟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全未之講，自貴至賤皆然，此外則無閑官，無遊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

宰相而下，各署皆總辦一人，幫辦四人，司事數人不等。每日自十二點鐘後，咸勤其職，至六點鐘乃散歸。庶僚固奔走維煩，即國相、曹長亦五官並運，有應接不暇之狀：是謂無閑官。

士農工商，各出心計，以殫力於所業。貧而無業者，驅之以就苦工。通國無賭館、煙寮，暇則賽船、賽馬、賭拳、賭跳，以寓練兵之意：是謂無遊民。

城鄉鎮埠，各舉議院紳一二人，隨時以民情達諸官。遠商於外者，於倫敦立總商會，亦以議院紳主之，爲上下樞紐。民之所欲，官或不以爲便，則據事理相詰駁，必至衆情胥洽，然後見諸施行：是謂無隔閡之情。

制治最恕，無殊死刑，亦不事鞭扑。犯罪者輒監禁，而仍優養之。牛馬之類，並戒箠楚。孤窮廢疾與異方難民，皆處以養濟院，國君時遣人查驗其寢食。每數里即有廣廈，爲病人調攝之所，亦由國君派太醫臨視之。凡搆兵，惟陣前相殺死者勿問，戮俘囚、傷百姓並嚴禁：是謂無殘暴不仁之政。

有職役則終其事而不惰，有約令則守其法而不渝。欺誑失信，等諸大辱。事之是非利害，推求務盡委折，辯論務期明晰，不肯稍有含糊。辭受取與，亦徑情直行，不僞爲殷勤，不姑作謙讓。男女盡人皆然，成爲風俗：是謂無虛文相應之事。

兩月來，拜客赴會，出門時多。街市往來，從未聞有人語喧囂，亦未見有形狀愁苦者。地方整齊肅穆，人民鼓舞歡欣，不徒以富強爲能事，誠未可以匈奴、回紇待之矣。觀其自直布羅陀以東、以南，如摩兒大，如印度，如亞丁，如錫蘭、檳嶼、新嘉坡、香港，如澳大利亞，沿海數萬

里，往來衝要，可以泊舟，可以成市者，皆纂取其口岸而布置之，獨無所蠶食於其內地，則其營謀只在商販可見。且西洋例，凡人萬國公會者，同盟之國不能無故加兵。俄羅斯謀併土耳其以通海道，執土政之亂為詞，英人約會各國夾持之，俄遂未敢公然用武。余於二月初七日，舉出洋後所見大概，致書都中諸貴暨直督李相國云然。

英國不知節用為治國之要

孔子言：治國之要，曰節用。用而無節，則罄天地之藏，不足以供之，英國是也。英之政治，無一不殫力講求。其於教民、養民、整軍、經武，尤能不惜重費。然常有不必用而用，不當用而用者。如今年印度上尊號，頒詔大赦，民之告貸被禁者，國君代償所欠，釋出萬數千人之多，此不必用者也。珍奇玩好，羅列紛綸，一木一石之異，越數萬里而舟車致之，此不當用者也。

維多里亞在位，而後構兵屢勝，國勢日強。迄今每歲所入，皆不敷出，積欠國債至八萬萬金錢，實中國銀二十六萬七千二百四十萬兩有奇。

初七日，張斯栒、姚嶽望至麗如銀行，司出納者為其言之。按每兩輸息三釐計，歲息已八千零十七萬餘兩。

觀大英博物院

……夫英之爲此，非徒誇其富有也。凡人限於方域，阻於時代，足跡不能遍歷五洲，耳目不能追及前古，雖讀書知有是物是名，究未得一睹形像，知之非真。故既遇是物而仍不知爲何者，往往皆然。今博採旁搜，綜萬彙而悉備之一廬。每禮拜一、三、五等日，放門縱令百姓男女往觀，所以佐讀書之不逮，而廣其識也。英人之多方求洗荒陋如此。……

造錢幣固不易易

錢幣必造自朝廷，然後可以富國，可以便民，可以一市價之低昂，可以杜奸商之欺僞。然造錢幣固不易易。錢過重，則患在私銷；錢過輕，則患在私鑄。一弊珥，而他弊輒隨之，愈變更，則害愈甚而已矣。

英制，錢幣三等，曰金，曰銀，曰紅銅。金錢之大者，重二錢二分，中雜以銀約數分，其值計銀三兩三錢五分所值隨時價爲低昂，然大致初不甚遠。銀錢之大者，重七錢，中雜以銅約數分，其值計銀一分四釐弱。錢輕而所值者多，銷之則無利，故私銷之弊泯。抑其造錢也，皆以機器。金、銀、銅之方質者，熾而紅之，一過機器而成薄片，再過機器而得錢形，三過機器而邊棱以彰，四過機器而王面圖字以顯。由是復以機器衡其輕重，輕重稍不如制者，機器剔出之，另付工匠鎔鑄。故其製造精工，非木模、土範、刀鑿、斧鑿所能彷彿，則私鑄之弊亦泯。無私銷，故錢不虞其乏；無私鑄，故錢不虞其壅。而錢身較輕，又非如中國元寶之重滯，數至累千，即難遠齎，須

貼腳費。此英倫制錢所以通行於屬地，雖程之遠如澳大利亞，俗之異如五印度，亦莫不遵而用之，而帑藏遂收無窮之利也。

倫敦有羅亞泯別者，譯言皇家鑄錢局也。羅亞譯言皇家，泯別譯言鑄錢局。十五日，禧在明導往觀之。其副總管曰非蠻得兒者，先與試驗其天平，雖加損寸髮，而輕重立見焉。繼令管機器之希勒，逐一試演其機器。碾鑿印刷迅捷，幾不及瞬。尤足異者，辨別金錢輕重之具，形制僅如小匣，罩以玻璃。入錢數十枚，其間輕僅杪忽者自歸一區，重僅杪忽者自歸一區，無稍輕重者亦自歸一區。錢之流於器，如蚓之行，其聲如草蟲之趨。時甫半刻，千錢早已衡遍。故不特千萬新鑄之錢分兩一式，即交納舊錢稍因磨刷而輕減者，亦不能欺其權衡，必令補交鑄費而銷之。錢之日新而不陳者，蓋以此。

嗣復往觀其彭克柯弗英葛蘭。彭克柯弗者，銀行之謂，英葛蘭則其國名也，猶言英國銀行也。英之文法輒倒置，故云。然銀行之票，地各異式如印度別有印度之票式。紙皆自造，堅韌殊常。每日所出銀，輒在一百數十萬以上。余往觀之前一日，出銀一兆零二萬六千，足見其流行之廣。

夫中國未嘗不知自鑄錢也。明時，洪武、嘉靖、萬曆均令各省鼓鑄。我朝康、雍、乾隆間，亦令各省鼓鑄。其始皆以爲便民便國之計，其後每因錢法壅滯，得不償失，輒復停止，則以爲民間慣用雜錢使然。然而廢古用今，王莽時嘗行之矣。盡銷古錢，隋時亦嘗爲之矣。卒之古錢廢而新錢仍不可用者，其病源蓋在上而不在下也。京省開一鑄錢局，凡大小官吏、書役、工頭之花銷澆裹，期盈期侈者，罔不出於其中。侵蝕視爲固然，得缺即以相慶。於是工本物料，層累尅減，

錢身攙雜，體粗質脆。市上用之，或隨手而破壞；民間蓄之，或未久而朽腐。雖禁令嚴密，率皆不以爲寶，廢格而不行。官中病其無以應朝廷之詔也，遂爲掩耳盜鈴之術，惟官放官收者，概用新錢，以符國制，不復強之於闕閤。此錢法所以壅滯，鼓鑄所以徒爲虛耗也。銅錢且如此，況其在銀，又況其在金哉？

今使中國開金銀礦，置辦機器，效爲英倫，錢幣私銷、私鑄之患，誠可免矣。而弊之在上者不除，則金錢之雜銀，銀錢之雜銅鉛，或幾及半。百姓知其所值本少，不以爲寶，卒亦不可以流通，勢必仍至官民異價，以成糊弄之局。且錢弊創行之始，須盡民間所蓄舊錢而繳銷之。民不繳銷，則顯違法令，固召吏胥訛索。民若繳銷，則舊錢一人官手，發還原值將不知何時。赴衙門以待給領，獲領之價，必不能彌補其待領之費。是便民之效未彰，擾民害民之禍已立見矣。

無已，則惟各省分設官銀號，召募誠實商賈司之，俾民得自與交易，庶乎其可。夫商賈之力能報名於官者，難期其果爲誠實也。就令誠實之選幸如所期，然銀號之設，將以官監之乎？抑不以官監之乎？如不監以官，則呼應不靈，賄賂有恃強以輕錢勒用者，必待訟諸公庭，批示審斷，然後息爭，則銀號不可以自立。如監以官，則索取規費，又無異鼓鑄之局，是粒米而蟲之攢集蛀蝕者凡再也，尚望其錢幣之能行哉！

觀倫敦奔敦維辣監獄

英制之待罪囚，如此其優，人猶不堪，至有墜樓求死之事此是近事。蓋拘苦爲素所未經，則

役作辛勞，已不如家居之優遊自適，不在乎重以懲之也。夫門狼由於悍戾，爲盜迫於飢寒，其人未嘗不知法而自禁。然忿之所起，貧之所逼，當時實無如何。不馴其勃發之氣，不予以謀生之技，則雖嚴刑示懲，卒難免再蹈於後。英人知此，故立爲規教以約之，制爲役限以課之，調適其身體，使不至以頹弱而自廢。然後其出獄也，可以忍性，可以效功，可以耐勞，不復爲門毆盜賊之行。倫敦百姓，類皆安靜勤奮，有由然矣。

又聞有侯士呵佛哥勒格神者，譯言改過房也。童子孤貧，無父兄之教，或父兄實不能教，致陷匪彝者，官中勾攝至其地，飲食馴誨之，蒞以師傅，慈以保姆，俟其成人，學藝既足，然後放歸。英之育成人材，用心爲良苦矣！

軍貨棄諸地亦戒改絃更張

廿七日，井上馨來，與正使並接晤之。井曰：「中國寶藏實多，何爲貨棄諸地，胡不效西法改絃而更張之？」正使未及答，余曰：「且君之綜司戶部，亦嘗革戶部之弊政否？」答曰：「甚願與革，衆不我從。」余曰：「此非衆之好爲疑沮也，祖宗制法皆有深意，歷年既久而不能無弊者，皆以私害法之人致之。爲大臣者，第能講求舊制之意，實力奉行，悉去其舊日之所無，盡還其舊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復治。若改絃而更張，則驚擾之甚，禍亂斯生，我中朝敢不以貴國爲戒乎？金、銀、煤、鐵等礦，利在焉，害亦存焉，非聖天子所貪求也。」井唯唯。其友談詩半晌而去。

中國之高一層辦法

馬格理每謂：「中國尚偽，不說實話，不做實事。每有所議，心不以爲然，口則許可之。及其見諸行事，又不如此辦理。洋人最以是爲憤恨。試思人各有真意，事各有真理。己非人是，固不可矯強相持；若既見人言爲非，何妨直陳其所以刺謬之處，明白曉暢，使人心服。倘既言之面仍不服，別出一解以相駁，亦不妨再細思量，或即立時伸辯，或訂異日重商，務令己之意、事之理，咸喻於人。洋人並非豺虎，安能遽肆吞噬，奈何含糊其詞也？」

答曰：「此高一層辦法也。辯論易致忿爭，維口興戎，故含忍優容，以息爭端而安天下。」

馬曰：「面從心違，既諾旋背，正足啟爭。若據理直言，人即不服氣，亦須服理。當辯論時，似是爭競，究竟兩心相喻，自各恬然，何爭之有？」

余聞言而姑頷之。今觀其會堂辯論得失，各不相假。迨事歸一是，衆遂俯首相從，不存勝負之見。

中國以不貪得爲富以不好勝爲強

電學者，以小筒盛兩金並硫磺水，人銅鐵綫於水中，但使其綫相接萬千里不斷，則電氣直及萬千里，可以裂金石，碎鋼鐵，可以擊人至斃；置之暗室，則其光閃爍，與天上之電無異是也。熱學者，金木之類互相磨歷，力重則生火，凡物閉鬱久亦生火是也。天文學者，日不動而地動，月與五星皆動，月爲地影所掩則有圓缺之類是也。氣學者，天地之氣最重，火氣最輕，人火氣於

皮球，人駕之可以凌空而起；人火氣於鋼鐵大鐘，以機器壓而實之，人坐其內，人水不濡倫敦有館，曰坡里提克呢克音司的究甚者，其鐵鐘可坐四人，曾令演試之以爲戲；凡物注氣既滿，其力足達遠而摧堅是也。光學說見前。

廿八至三十，連日觀藝師演此。惟力學、化學尚未及睹。此皆英人所謂實學，其於中國聖人之教，則以爲空談無用。中國士大夫惑溺其說者，往往附和之。

余爲之辯曰：彼之實學，皆雜技之小者。其用可製一器，而量有所限者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君子不爲。」非即謂此乎？

聖人之教，仁義而已。仁者，人心固有之純善。義者，處事自然之條理。仁義之道，矢之於口，則爲嘉言；踐之於身，則爲懿行；而其大用，則維持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五倫。君非臣則無手足，臣非君則無頭目，故君臣至親。子非父無以生其身，父非子無以傳其世，故父子至親。兄弟者，同稟父母之血氣以生，猶析一身而二之，非他人所能同，故兄弟至親。夫婦者，相與成家而育後嗣者也，故夫婦至親。朋者，吾之同類，友者，吾之輔助也，故朋友雖疏而亦親。惟親故相聯屬，惟親故相愛恤。此固有之善心也。仁也。

君所以治其臣，故君尊臣卑。有父而後有子，故父尊子卑，而凡與父同等者皆尊，與子同等者皆卑。有兄而後有弟，故兄尊弟卑，而凡與兄同齒者皆尊，與弟同齒者皆卑。夫婦者，陰陽也，陽天陰地，陽日陰月，天高而地下，日大而月小，故夫尊婦卑。朋友無尊卑，其道主於相敬，不自尊而卑人。夫自尊，卑自卑，無尊卑者自無尊卑，此自然之條理也，義也。

天下生民，日日相接，不外此五倫。果其治以仁而不相棄不相害，締以義而不相侵不相凌，一家如是則家安，一國如是則國安，天下如是則天下安。故聖人之教，所以奠安宇宙而助天地惠育萬物之功者也。非是，則情意乖忤，君與臣互爲殘賊，父與子互爲傷夷，兄與弟互爲摧剝，夫婦、朋友互爲戕殺，民物無以全其生，天地且爲之擾亂，而不能帖然於其位。教之爲用，孰大於是？孰實於是？

聖人慮人之違其教也，佐之以兵刑。兵刑者，不得已然後用之，所以驅不仁不義之人咸歸於仁義，而非以逞忿、非以恃強者也，故兵刑亦仁義也。中國自秦漢以迄元明，修其教則治，淪其教則亂。其治也，遐荒向德，重洋慕化，仁義之風遂漸及於四裔。其亂也，人多鷙利而尚力，海內糾紛。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嶮然猶存，非甚不肖，猶知顧畏仁義，不敢過肆其桀驚。故剝擊屠戮，較之聖化未被之地，其慘忍終殊。夫天地間含生負氣、具有耳目爪牙者，莫不知飲啄求多，攫搏求勝，非獨人而後能之。人之所以可貴者，爲其倫紀不紊，知有善而非惟尚力，知有理而非惟鷙利耳。

今西洋之俗，以濟貧拯難爲美舉，是即仁之一端；以仗義守信爲要圖，是即義之一端。誠因其所明推之，以率由五倫之教，君臣相愛而堂廉之分明，父子相愛而喬梓之道明，兄弟相愛而長幼之序明，夫婦相愛而內外之辨明，朋友相愛而敬讓之誼明。藹藹乎，秩秩乎，雍穆整齊，不因好勝而奮爭心，不恣貪欲而動殺機，生靈之禍，即於是乎息。非然者，一意講求雜技，使趨利之舟車、殺人之火器，爭多競巧，以爲富強，遽謂爲有用之實學哉。

中國自天開地闢以來，歷年最多。百數十大聖繼起其間，制作日加精備，其言理之深，有過於外洋數倍者。外洋以富爲富，中國以不貪得爲富；外洋以強爲強，中國以不好勝爲強。此其理非可驟語而明。究其禁奇技以防亂萌，揭仁義以立治本，道固萬世而不可易。彼之以爲無用者，殆無用之大用也夫。

保國之道惟治功

〔烏里治製造局〕綜計一局，執藝者共七千餘人，每歲經費金錢三百萬，實中國銀一千萬兩有零。今七萬六千斤炮鑄成八十八門，十六萬斤炮英語曰八十噸鑄成五門，其較小者則尤夥。炮子大細羅列道旁，不啻墉之崇、櫛之此。

然炮身過大，只宜於守城壘。若以備船戰，則船之小者，不足以多載；船之大者，能多載炮，又恐易爲敵炮所中。故英人之於船炮，務求至大至堅，以相誇尚。不及數年，必將嫌其鈍重，一切改爲之，徒浪費而已。即如後膛大炮，前數年以爲新式，今知其易炸，悉棄諸道途，惟手槍尚用後膛者。

易炸之炮，以賤值售諸中國。採買委員，利其可以冒報銀數，輒與收之。魚雷初製，亦多不可用，并爲中國購去美國人萊姓所造，以電氣鼓雷行水中，人在岸上執電氣總管，如執轡以馭馬者。然其雷輒露形水上，敵船易拒避之，絕不可用。亦有一種十放九不應手者。

彼人藉以稍償工料之本，然耗折固已多矣。以知保國之道，惟治功當日進而不已。戎器則第

在足用，無取過求。誇多、鬥巧之風一開，流弊不知胡底。

英國民間訟獄

民間訟獄之事隸於美亞。美亞所不能治，或既治之而仍不服者，則控諸議院以上聞，交刑司審斷焉。刑司之權，足以訊治其國主王公大臣。故英倫有「君主不尊，律例為尊」之語。

其推鞠之法，兩造各請律師六人代質。刑司據臺上坐，律師環臺下坐。臺上有所詰駁，則臺下檢案卷起立辨答，無跪審刑訊之事。

綜計通國大律師六百人，小律師一千二百人，皆考試其律學之差等而拔置之。蓋恐民愚不克自達其情，故代以律師也。……

英國以臻富強由久入中國得聖教所致

與波斯藩王相見。余聞本月十一日，喀什噶爾遣使來英，以該王同為回教，問其知彼來意否。答曰：「總未相見，不知之也。中國現與喀搆兵，徒利俄人。覽天下大勢，俄英之強，皆未有艾，而貴國與敝國乃以弱承之，將來必為所併，第不知歸英抑歸俄耳。」

余曰：「是必不然。天道禍盈而福謙。如俄之貪噬無厭，安知不奪其魄，使之驟致喪敗，若擊破命之滅亡？強弱勝敗，何常有之？大清威行四裔，殆二百年。自咸同間，蠱賊內訌，財力稍困。朝廷顧惜民命，不肯黷武於外洋，其勢遂似於弱。今掃平海內，漸靖西陲，武功既成，壹意

政教，不及數載，綱維大張，國威自可復振。貴國君臣苟能發憤，事亦如之，何至遽被鷺食於彼暫强者乎？」

王曰：「中國孔聖之教，禁人言利，戒人尚力，知斂退而不知奮進，故易弱其國也。」

余曰：「是更不然。孔聖之戒言利，為斂財害民者耳；其禁尚力，亦為恃強肆惡者耳。足食、足兵，治國何嘗不務富強？但所以致富強者，準繩乎仁義之中，故其教為萬古所不能易。中國歷朝強盛由此，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順，重洋慕化，亦由於此。今英國知仁義為本，以臻富強，未始非由久人中國，得聞聖教所致，奈何以為貽害也？」

王曰：「我兩國亦何嘗不求前進，但西人之前進也百步，我之前進僅數步，故覺瞠乎其後，勢利遠不及耳。」

余曰：「絕跡而奔者，人喜其捷，而不知有顛隕之虞。緩步而行者，人苦其遲，而不知無傾跌之患。水雷火炮，慘殺生靈，以此為雄，他日必反受其害，君何慕焉。」

王曰：「中國何以不製火輪車？」

余笑曰：「方今政府，謀於朝廷之上製造大火車。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數萬里，無待於煤火輪鐵者也。」

王聞之亦大笑。

余自到倫敦，凡出拜客，必正使與偕，未嘗向人稍伸辯論。此次每一答駁，波斯藩王必點頭不已。語畢辭去，王曰：「今日領教殊快，無怪是中國有名人。」

天下無奇巧事可以久行

英人創造火車，自謂致富之奇術，然業此者多至虧本。蓋鐵路之稅、煤火之值、工食之需、陳飾修理之費，皆出其中。度載人貨稍或減少，則用必不敷。加收腳價，殊非易易也。初四日劉孚翊以告。余謂天下無奇巧之事可以久行者，天道實然。

看跳舞

跳舞會者，男與女面相向，互爲攏持。男以一手攏女腰，女以一手握男膊，旋舞於中庭。每四五偶並舞，皆繞庭數匝而後止。女子袒露，男則衣襟整齊。然彼國男子禮服，下禪染成肉色，緊貼骸足，遠視之若裸其下體者然，殊不雅觀也。云此俗由來最古，西洋類皆爲之，國中大小衙門，莫不有跳舞庭，以備盛會，若以爲公事之要者。

四月以來，英人延請赴觀者，不下十餘家。余以病，皆未往。五月十二日晚，國主請茶會，乃一睹之於柏金哈木宮。是夜，各國公使畢集，官紳男女聚觀尤衆。前庭奏樂，以爲舞節。世子與其夫人亦在跳舞中。世子別與一婦爲偶，夫人又別與一男子爲偶，夫婦不相偶也。……

十五夜，赴蘇葛蘭公會看跳舞，巴西國王與其妻在焉。巴西國在亞美利加洲之南，衣禪猶洋人常服。民主之國，其式類如此。該國王遨遊阿非利加洲及歐羅巴，遍歷埃及、德、奧、法等國，以至於英。凡園池之勝，無不夫婦偕往觀覽，宴會無不並赴，殆地上遊行散仙而已。

是夜跳舞之鬧，較甚於柏金哈木宮。蘇葛蘭服式與倫敦殊，男女皆於左肩搭紅色棋盤紋絨

段，而束其餘於腰。男子不袴而鞞，有以紅帶繞膝以下抵足，如行膝然者。是夜女子有服希臘國裝者，裙裾大褂，甚似中國。以希臘之首被中國化也。女袒其上，男裸其下，身首相貼，緊摟而舞。

英風俗之累

十八日，博繙譯來。余問英國事，博曰：「英俗太奢，鋪陳享用，務極華侈，殊非久計。婦女浪費，尤中國所無。衣裙一襲，動須銀百餘兩，服之僅二次，即嫌不鮮，又換新製。每日往來酬應，車馬酒食，所費浩煩，月非三四百金不辦。故女子擇配，必以男家富有為期。而男子又病供應之難，必此女力能自給，方敢聘定。故男終身不娶，女至老不嫁者比比。華人以多男為慶，英人以多男為苦。近年此地育女，常倍於育男其言甚確，每赴紳商宴會，見有一家而三四女者，罕見一家而二男者。風俗之累，正不知何由矯正。今所恃者，貿易生財，周於四海。將來道路或梗，貨不流通，即恐易至困匱。」余深然之。

嗣論及火車，余謂，中國遊客較少，造鐵路、製火車，必至虧本，勢不可行。博曰：「不然。火車之利在載貨，不在度人。中國貨物最多，生理最大，若製火車，利息必倍，稅課亦增，實是足國裕民之道。且藉此可省兵力。各省或有變亂，聞報發兵，數日便至，疾風掃葉，摧落匪難。第於京師養兵十萬，選良將領之，天子親為校閱，以備征討，即可不設重鎮於外，每歲所節餉糈，當在千餘萬白金以上。」

「但天下事，有利必有弊。西洋以造輪船、火車為前進，究竟是進是退，我不敢知。然一國

創始是物，他國必漸皆踵爲之，若有天意其間，非可以人爲去取。即如輪船，華人始亦不願倣效，乃今忽而二三十艘矣。有輪船即必多用煤，鑄鐵炮即必多用鐵。煤鐵不能常假諸外洋，故開礦之事又起。他日有以運煤鐵工價之多、道路之難爲病者，自然商及製造火車。此是事之相因而至，欲終拒之，亦不可得。」

余曰：「賊奪火車以襲我，則奈何？」博曰：「此須司之以官。賊即能奪火車，不能盡佔鐵路。鐵路剝斷，則火車不可行。」

余曰：「一鐵路須銀六七千萬，因防寇而盡斷之，則他時不易修復。若僅剝去百數十步，巨寇何難填以度軍，此即有利亦有弊之說矣。且創造伊始，中國奚能有此巨款。」

博曰：「可借諸外國也。外國尚不借債，中國何懼而不爲？借之既多，則債主護惜中國，不肯加兵擾亂之，以自失本利，亦維繫交誼之一道也。」

余曰：「本利不償，則興兵勒索何。」

博曰：「討債以兵，外洋所無。土耳其負欠最鉅，各國咸寬假之，且代籌其國生財之方，即此可知其概。」

余曰：「此皆非治國正軌，恐未可恃。」

英以民制民之制與漢明略同

〔周禮·地官〕：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縣正以下，有鄙師、鄣長、里宰、

鄰長。管仲治齊，子產治鄭，莫不由是。秦漢因之。高帝二年，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者，置以爲三老，鄉一人。其時三老掌教化，耆夫聽獄訟，游徼巡盜賊。是鄉之民事，即以是鄉之耆老經理之。分不隔，則耳目胥真；事不煩，則精力易給。縣令、丞尉監視於上，而坐受其成，治法所以克舉也。

自隋開皇十五年，盡罷州郡鄉官。比及唐季，遂至節度、防禦、觀察等使，層累建置，而仍不可以治。明太祖復立里老，以理詞訟。然其人皆命自有司，故常有媚官求充、黨官肆虐者。洪熙以後，此選益衰，僕隸匪人，濫竽相繼，知有廉恥者，皆鄙之而不屑爲。於是訟獄繁興，賊盜四起。知牧令爲不可恃，乃增設總督、巡撫、兵備以監臨之。貴官愈多，牽掣愈甚，供億奔走亦愈煩，百姓之生路乃盡絕，而無可逃避。夫此貴官者，固第以空文相督責，而不能置身閭閻，周知其情僞者也，雖多奚以爲哉？

英制，酌城鄉大小，各設看司勒百數十員倫敦則二百零六員，奧德門數員或十數員倫敦則二十六員，以美亞一員統之。看司勒猶中國所謂里長也，奧德門猶所謂黨正也，美亞猶所謂鄉大夫也。奧德門分轄地段，看司勒又各按奧德門所分之地段而分理焉。由紳商士民產業多在其地者，公議舉充，非富民不得與選，皆不食薪俸。凡所轄地段，教養之政、詞訟之事，以及工程興作、商賈貿易，奧德門均得舉治，上諸美亞。歲收煤、酒、牛、羊市之稅，以爲經費其他賦稅，家部征收。

轄下巡役，謂之曰：「彪嚙士鬣」，人數多寡，視事繁簡爲衡倫敦一千二百名，口糧覈派於商賈富戶。凡遇盜賊、人命、喧爭、鬥毆一切不法，該役拏解美亞寓所訊問。寓所有暫押人犯之

屋，亦備鎖鑰。既訊得實，乃致請其署，集奧德門、看司勒而會辦焉。設獄以禁罪犯，與官獄章程不殊。罪之大者，該國刑司赴其署讞定。

倫敦美亞署，在基拉多兒司力特達英人謂街曰司力特達，有大小事會議公堂數處，有刑司讞事堂，其外陳古書、古器及例案數百卷，任人觀閱有三廳，爲列坐觀書處。余嘗至其署、其寓，遍遊覽也。

凡舉充奧德門，必與曾任看司勒一年以上者；舉充美亞，必於曾任奧德門七年以上者。美亞定限一年更替，賢能者或再留一年，然不數數觀。退位，則仍復奧德門之職。每歲十月，即新美亞接替之期，儀仗、扈從甚都。其公服長及足，遍簇金花，後裙曳地踰尺。袖底另綴小幅約尺，亦嵌金花。項上掛鑲金雜寶一串，無異中國朝珠。侍者左捧金冠，右捧寶劍。寶劍長三尺五寸，攢珠爲鈇。金冠以木桿承之，長四尺餘，遍飾以金。以其有地方之責，故崇重之。

此制與漢之三老、明之里老略同。然其所舉者富民，舉之者亦富民，官不復參預其事。惟所舉者富，故無貪黷之憂；惟舉之者富，故無賄囑之患。惟官不預其事，故無仰承俯注之難。以民治民，事歸公議。有不獲，則合紳耆之衆以圖之；有不當，則紳耆商諸美亞而改之。道路整潔，橋梁畢修。巡捕人役，勤於其職，而不敢惰。美亞所不能治，乃達諸家部，制以官法焉。官助紳力，而不掣紳之肘。

以機器代人工使人易爲惡

英國田畝皆歸富戶，而僱人佃耕。人之工食費重，故輒以機器代之。

……〔赴伊潑司外池觀農事機器〕觀畢而宴。詢其鄉義塾多寡，登納曰：此地向少義塾，今增至十所矣。義塾多則賊少，塾學皆工商之事，言人各就工商，則不爲盜也，故教規特嚴。凡童子自五歲至十三歲，皆令人塾。曠學則其師督催之，至再至三仍不改，則治以官法拘諸監牢作苦工。近年，人務工商，各執所業，不至羣爲鼠竊狗偷之行者，以是。

嗟乎！余之來此以閱耕也，而所聞乃治盜之說。夫農田之以機器，可爲人節勞，亦可使人習逸者也；可爲富民省雇耕之費，亦可使貧民失衣食之資者也。人逸，則多欲而易爲惡；失衣食，亦易爲惡。而憂時者，獨以義塾救之。塾多賊少之言，殆深明治道者所必建矣。……

機器之用教人逸樂而耗財

〔倫敦拜客而歸〕途中見有負牌而行者，以問馬格理，知爲戲館招客。夫倫敦周圍僅百里耳，大戲館三十餘所，小戲館無數。每夜九點鐘演唱，坐客常萬人，少亦二三千人。座價輒以金磅計。

此非徒富厚爲然也。機器之用，教之逸樂，而耗其財也。人之精神，不用諸此，則用諸彼。故聖王常勤其民，而不使逸。余初至倫敦，道上不見行乞。居既久，則乞者隨車求索，亦自不乏。且聞有乞之既獲，不以供饗殮，而以供飲蕩者。侈靡之溺人甚矣哉！然而馬格理猶謂勞逸相

問，乃所以養民，此則非余所知矣。

中國百姓聞英國稅課當謝皇恩

英國稅課，無人不徵，無物不徵，無事不徵。凡大小賈販、樹藝、畜牧、漁獵、匠作、當官、當商、律師、教師、婚嫁、雇役，皆須領取准票，然後能爲之，此准票之稅也。凡商賈合夥之券、出貨入貨之券、發銀收銀之券、析產領產之券、買地賣地之券、舟船保險之券，皆必由官驗明蓋印，然後能行之。此皆兩層分稅，如出貨發銀須驗，人貨收銀亦須驗，餘俱仿此，此蓋印之稅也。富貴家所乘車亦蓋印，其稅五金錢，遞年徵之。凡人每歲所入至一百磅以上，金錢爲一磅，每磅稅三邊士一邊士值銀一分四五釐，官俸、君祿亦所不免；惟佃戶則稅一邊士半，以恤其勞。房地、田畝按其初買受時蓋印之稅。歲以爲常。

每有一人一物而稅之三四重者。即如商賈，既稅之於合夥，又稅之於出人貨物，又稅之於發收錢銀，又稅之於每歲所贏之利，層層披剝，類此者甚多。而金銀器則尤重。店肆打造銀器重三十兩，金器不及二兩，其稅皆兩磅六息零一息零值銀一錢七八分。銀器過三十兩，金器過二兩，其稅皆五磅十五息零。買者，銀器每重一兩，稅一息零；金器每重一兩，稅十七息零。歲課如之。汰金銀之鑪匠，另有徵額，有來自他國、攜往他國者，則稅倍加焉。玩物、賭具、煙酒、茶葉稅之重，亦如之。近年有不徵茶之議。

每年國主祿地稅四十餘萬磅，海口稅二千餘萬磅，准票稅二三千萬磅，蓋印稅一千餘萬磅，

房地稅二百餘萬磅，人稅四百餘萬磅，林藪稅四十萬磅，信局稅一二百萬磅，電報局稅一百餘萬磅，官報稅六七千磅，總計一歲所入，約七千數百萬磅。出項逾乎是。大工程、大軍旅則增稅，尋常三邊士者，或增至四五邊士、七八邊士不等。

我中國百姓，戴天履地；而忘其高厚之恩，聞此當撫臆誓肌矣。

中國幽閉婦女猶如覆蓋小腹

〔遊西敏寺等地〕歸途，博郎與劉孚翊論中國闡教之嚴。博曰：「婦女亦人也，何獨幽諸室而不出？」劉無以答。

泊晚，余謂劉曰：「君何不云，胸吾體，背亦吾體，何為胸則前，而背則後乎？以胸陽而背陰也。頭吾皮膚，少腹以下亦吾皮膚，何為頭則露，而少腹則覆之乎？以頭陽而少腹陰也。」

他日劉君述之，博亦無以答。洋人性情，能於論辨間據理相駁，愈透澈則愈佩服。否則，自以為是，其談遂張。

西人不重後嗣其道殊近墨子

西人不重後嗣。積產數千百萬，臨終盡捨以建義塾及養老濟貧等院，措置既已，即自謂沒世無憾。詢以祀事何人？則曰：「吾捨吾貲，以成善舉，雖千百載猶奉吾像於其地，奚祀事足憂乎？」語以祖父血食之斬，則曰：「鬼猶求食，中國謬語也。人死，則氣散諸天地，仍毓而為

人，無所謂鬼。祖父之歿，相距數十載，氣散久矣，求食何云？且獨不思祖父生吾一人，養吾一人，吾乃以其財生千萬人，養千萬人，大孝不即在是乎？」其道殊近墨子，視私其子孫者，意量似相遠。抑以產業傳世，遇不肖者，輒易代亡之。即有賢子孫，亦不能保諸曾玄以降。故以是爲綿延血食者，皆指雪爲冰，指冰爲鐵之見也。第聖人教孝、教慈，義固有在，不能捨親親而惟言仁民耳。

英人獄制之善

英人獄制之善，余慮其有所飾以美觀也。二十三日，偕博郎出門，突至其他禁犯之所覘之，飼養、督教無異，房室之潔亦無異。該處禁犯一千八百人，據司獄云：每人工作所成毯布器物，均賞諸外。獲價至百息零，則給其人五息零，餘充公。歲人貨價，足敷獄所一切支應，或且贏焉。在獄者，禁不得言語，犯則減其食一次，通國例式也，此則曩赴奔敦維辣時所未詢及。

西人不知天地間應然之禮

男女婚配，皆自擇。女有所悅於男，則約男至家相款洽其俗女蕩而男貞，女有所悅，輒問其有妻否，無則狎而約之，男不敢先也，常避人密語，相將出遊，父母不之禁。款洽既久，兩意投合，告父母，互訪家私，家私不稱不爲配也。苟訪查不確而被欺，則雖既嫁，既娶後，女仍不以男爲婿，男仍不以女爲妻，等諸婢僕而已；稱，則以語男女，使自主焉。聘定之後以戒指爲定禮，約之使不他悅也，偕出人，益

惟其意。

迨過門男子三十而娶，女家赴耶穌堂，延教士誦經，大會賓客。供十字架於案，新婦偕婿人跪案前，伴親之女郎皆跪伴親人數不等，美亞嫁女之日，則十六人。教士亦跪，旋起立，向新婦與婿誦戒語。戒畢而祝，祝亦畢，導其夫婦入後堂，書名冊籍。又同赴鄉官署，各秉筆立案。遂任所之，恆相偕走數百里，宿客店成婚，見者初不知爲新婚也。

新婦衣白，蒙首以白紗婦女尋常出行，多以黑白紗蒙首，避塵也，不獨新婦爲然，婿常服，皆無異恆人。嫁女賸送良厚，衣服器用，纖悉畢備。男家戚友，亦添女妝，無爲男助冠婚費者。二十九日，余至倫敦美亞家親閱視之。

英俗，子婦向不與舅姑同居，年七八十亦無侍盤匱酒漿者。新婚後如何成婦禮、明婦順，均未之聞據禮在明言，已聘定後，女即常至舅姑家，過門無他禮節。

戴聖云：男女有別，然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此數語，直將天地間應然之禮，徹頭徹尾，全數揭出，至明顯亦至精深也。西人不知有父母，或謂耶穌教以天爲宗，掃滅一切。凡爲子者，自成人後，即各自謀生，不與父母相聞。聞有居官食祿之人，睽離膝下十數載，迨既歸，仍不一省視者。

英法酒害如鴉片

英法禁酒，而酒之銷售日多。倫敦之東，有巴爾格釐北爾堅士者，必酒釀房也。以大池爲釀

器，以深屋爲酒缸。每釀輒十數屋，揚其沫而涼之，然後注諸木桶，一桶盛酒四百磅十二兩日一磅。每年貫出六十萬桶以上，皆銷諸倫敦，無他出者。初七日，禧在明請往觀之。據釀家云：倫敦似此酒局凡四家，較小者尚衆，以是知英人之酒癖爲獨深也。

必酒以炒麥及恰士爲之恰士，木名，本土所植，其味頗苦，能充養血氣。官中病酒禁之不行，特令爲此，聽人沽飲，以默寓轉移之術。而其人乃遂狼吞鯨吸，益自迷於醉鄉。嘗見飲此者，往往挹注盈筒，一吸罄之，日非數瓶不足盡興。而奸僧復以鹽礬陰投其中，使之愈飲愈渴，愈渴愈沽。於是以杯中物棄其世業、奪其衣食者，比比矣。耶穌禮拜日，例須閉門靜坐。而飲酒肆之闢者，乃常百十成羣，不可拒阻。以致臨陣決戰，兩軍相持，病渴兵丁，猶若須臾之難忍，此則不可謂非大害矣。

博郎常以鴉片與酒並提，余意酒害可稍減，乃痛言其弊如此。今觀釀房貿易之大，始知博非過辭。

英倫養老院

野士凌墩距使寓十四里，有養老院焉。屋一千三百七十所，居男婦老者九百五十人。月抽其鄉房租以爲經費，每四十磅納五磅一金錢曰一磅，少者減，多者增。日三飯以爲常。晨飯一饅、一茶、一牛脂，間以醃粥，午飯加肉，晚飯有羹，皆豐潔。血氣衰者，醫士謂宜酒則酒之。一禮拜酒三百斛不能給。男外服以黑大呢，內以白布，女服雜色，衣裾無異充裕之家。禮拜一易而浣

濯，敝則改造。寢所寬舒，男女異處。衾褥隨四時爲厚薄，咸備自院中。夫婦偕，則共一室。周遭各有院落，可任遊憩。婦女未衰老，或令縫紉而貨之，所得值十畀以一。不願居於內，則飯時乃集，人亦數百。間有少壯者，皆責以鑿石苦工乃授食防其安於情逸，驅之以自圖生計也。僅投一宿，予一飯者別爲一所，亦令析舊繩二股，乃聽去。院事以四紳士督之。此倫敦養老院之一也。

倫敦周圍百里，設二十六奧德門。每奧德門轄四里有奇英人效中國官制，謂之爲一縣。轄內皆有養老、育嬰、濟貧等院，與瘖盲跛躄者以工餼食之所。經費所出，或商人獨捐，或抽租，或釀金，因地隨宜爲之。然其宮室之崇廣，衣食之充足，則大致無稍殊。各城鄉市鎮亦然。奧德門不親治其事。治院事者侵尅虐使，則赴控而董正之。國主時一臨觀倫敦外各處亦輒便道一覽，或遣子女與媳代查驗，以示鄭重之意。

十二日，余與劉孚翊、博郎偕至野士凌墩遊覽。不以公往而以私往者，公往則告董事預灑掃，慮不得其真耳。

英人愛君之故

初，余由天津赴滬，同舟有英人，年七十餘，與其鄉里談，謂西洋視君爲輕，至等諸小饅頭。今觀其國人，奏樂誦經，衆宴雜耍，皆先頌祝君主。畫影之戲開，場心出君主像，結局必出世子像。煙火之戲，亦以君主像終之。又聞前十餘年，世子疾病，舉國禱天；及愈，舉國酬天，至於外埠皆然，愛戴殊不爲輕。此間嘗推求其故，蓋以維多利亞在位而後，每戰必捷，國勢日

強，雖無獨斷之善舉，亦能不拂輿情，故咸以福德歸之也。

英本民政之國，不必其君治事，故繼世者苟自樂其樂，不與上下議院爲難，正國人所禱祀求。其心屬世子，當以是。

談中國海防

與博郎談及海防。博曰：「中國海面如此寬長，理宜有以守之。一余曰：「不守海而守岸，何如？」博曰：「炮臺守口岸，固不可少。但口岸多，不勝隄防。一處有失，則全局擾亂。且人之相攻者，即被岸兵擊退，猶可全軍以歸，無損分毫，以中國無輪船追之故也。相攻不勝亦無損，則人無所懼，而樂於嘗試。中國寇患，何自而消？以中國之大，不能制人，反安坐以聽人之制乎？」

余曰：「海口有要可握否？」博曰：「無之。北洋、南洋，一望浩淼，隨處可進敵軍，安能握截？」余曰：「審是，則雖有輪船，其可濟？」博曰：「備船非欲以握守也。平時與各國交馳，海外往來販運博之意謂，不籌販運，則第見洋人載銀以出，不見華人載銀以入，不數十年中國必盡困匱。有兵警，則麇集而戰。戰勝，則逐擊而殲人之師。不勝，則退守口岸，以炮臺護之，人亦莫奈其何。北路如盛京、大沽、煙臺，南路如上海、寧波、溫台、廈門、瓊州，皆有島嶼港汊，可以泊舟，與炮臺交相爲助。敵人慮我復出，截其運煤接濟之路，即亦不敢深入，是內地可保無恙矣。況輪船之多，既與各國等，則搆兵莫卜誰勝，人必潛消窺伺之心，固可不戰以相安也。」

余曰：「輪船當得若干？」博曰：「如阿木士湯所製較大者約二百號，每號約銀十萬兩，共銀二千萬。借諸外洋，每百兩以歲息四兩計，不過歲輸息銀八十萬耳。輪船既成後，裁減原設水師，可省銀三五百萬。裁減海防陸兵，可省銀三五百萬。各國不相欺凌，賠款可省數十萬。加以販貨外洋，往來收稅，又可增銀數百萬。中國何憚而不爲乎？由此更借三二千萬，停止捐輸，安插游民，遣散老兵，開墾田畝，中國治象可成也。」

余曰：「輪船駕駛，非華人所習，奈何？」博曰：「水手可擇師船少壯者學習充當，此非所難。惟司水火以保機器，覘天文以識方向，則華人不能驟爲之。三五年内，尚可借資英美各國，然非長策。當亟選聰慧子弟數百人，分赴各國，從根底學習，約四五年可有成。若惟在輪船中憑管船洋人指畫，僅得其皮毛，莫窺其奧竅，恐機器易壞，破耗不少也。每人出洋投師，歲需銀五百兩，即一切可以充裕。五百人則歲費二十五萬，合管領官薪水計，之亦三十萬而止，此項當易籌。」

余聞其言而心口熟商之，曰：事理無窮，因乎時勢。如人之一身，疾病未起，則補養元氣，自可退外邪，此一理也；疾病一起，不先祛外邪，而惟言補養，則其病終不可瘳，此又一理也。人之一家，平居無事，約束子弟，使不與匪爲伍，則凶讐無自相尋，此一理也；凶讐既至，則必先謀捍禦解散，然後可嚴申其家教，此又一理也。余素持治國務本之說，由今思之，未可偏執也。誠如博郎云，每年所得之利，不憂其難償所納之息。至鐵船大炮等項，以目前士習審之，自行製買，徒費財而無益。惟金登幹實心實力，可保無欺。若以此事責成赫德，督令金登幹在於各

國各局分投辦理，一年儘可造成百艘，暫募洋人管駕，遊歷海外。一面派人赴各國講求水戰，當難我欺矣。

雖然，法令不修，仍不足恃也。船炮雖備，司其事者不知料理，則損朽鏽蛀，不十年而廢諸無用，故職掌之令當嚴。臨敵退縮，不知效死，則有船炮而棄之，與無船炮同，故治軍之令當嚴。吏治不明，民多失所，市野之間，遍地窮乞，以及遊手匪類，從古無如此而可以自強者，故課治之法當嚴。查外官之制，督撫挈其綱領，司道布其教令，以倡知府，知府以倡州縣，原皆職有所司。自咸豐間，軍務繁興，州縣遇事逕稟督撫，不但知府視同虛設，即司道亦閑廢無事，等諸承轉過遞之官。夫以一人之精神，遙制一兩省而無分治於下者，以督察之耳目不及，思慮不周，州縣無所忌憚，何怪乎教養刑政，事事廢弛？今似宜查明國初定制，責令府道就近督率州縣，勸課農工，興舉廢墜，而藩臬兩司綜理之。督撫大吏，除整軍經武，慎固封守外，惟於用人行政，監視其得失，以別司道賢愚，州縣不得逕以公事上瀆。庶幾分猷効職，官無冗員，亦無偏累，庶政可以就理。司道苟非其人，廢黜較易，不如易置督撫之難擇才也。種殖畜牧、百工技藝，皆百姓生財之源，能令親民官督飭紳士，稽查遊民而安插董勸之，賦稅亦於是而出。

凡此諸大政聖祖、世宗、高宗實錄，及康、雍上諭，具有典型。若使翰林官隨時選擇數則，進呈御覽，自足備修舉政要之助，此則無待集益於外洋者矣。仕途太雜太冗，未得缺者虛費贍養，已得缺者貽害生靈；甄別加嚴，實為整飭官常、節省經費之要。治內與治外並舉，奚慮吾國威之不振哉？……

英人所戴地下之天故無事不與中國相反

英人無事不與中國相反。論國政則由民以及君，論家規則尊妻而卑夫家事皆妻倡夫隨，坐位皆妻上天下，出外赴宴亦然。平時夫事其妻，如中國孝子之事父母，否則衆譽之，論生育則重女而輕男，論宴會則貴主而賤客主人居中，客夾之，論文字則自右而之左語言文字皆顛倒其先後，如倫敦的套兒，則曰套兒的倫敦；父親的花園，則曰花園的父親，此繙譯之所以難也，論書卷則始底而終面凡書自末一頁讀起，論飲食則先飯而後酒。蓋其國居於地軸下，所戴者地下之天，故風俗制度咸顛而倒之也。晝夜亦然。倫敦時刻，較諸中國遲八點鐘，阿爾蘭又較倫敦遲二十五分。其晚也，乃吾中國之午也；其曉也，乃吾中國之夕也。英人每息於晝，忙於夜，毋亦夜時始陽盛歟？

與英人交際要在能持理能恤商

十四日，安友會紳來見郭星使。安友者，勸息兵爭，以安黎庶而聯諸邦之友誼也。同會萬餘人。據馬格理言，咸豐七年粵省之役，會紳建議止戈，丞相巴爾密士敦非之，告國主散其會，今乃其重結約者。司密利士即會中人，意專行善，與禁煙會相聯絡。

案英國之制，官不稱職，則輿論可以易其官；紳不審義，則官權可以去其紳，此交相維制之道也。然黜官易，黜紳難；黜官以就紳時多，黜紳以就官時少，故紳之權較足恃。

此時，英國官紳以行善爲志，息兵安民爲心者，十居六七。然其俗究以理之是非爲事之行止，非專恃強力者。苟理無不足，則明白暢快與之反覆辨駁，使知事理之所歸，彼外部亦不能以

數人之見，遽至決裂。蓋官主其謀，亦必紳允其議，然後能行之。下議院之論事，據理勢以互證，毫無避忌回護。我理既足，衆心相喻，則左袒者必多。紳不籌餉，官即不能發兵。西洋局面，多是如此。曩聞人謂：武員與公使合謀，即可奮動干戈者，傳訛耳。

然與洋人辨理，雖可揮灑自如，惟客氣之話則不可有，皆有事邦交所當共戒者。大約辨論之先，總須將理想到明透，臨時爽直出之洋人喜爽直，惡含混。或爲彼論所屈，則別謀所以伸己意者，重與頡頏。苟得其錯失所在，雖明斥之，亦所不妨，不必吐茹伸縮。洋人謂辨駁道理原非爭鬥，無論何人，道理至是，即當從之，說理不出，即是無理，尤不可陰持一意，而陽爲他論以抵之。

至於英人立國，首重商販，其求通於中國，亦只意在商販。商人一有所苦，則訴諸主持商會之紳。下議院即必衆口一詞，求爲伸理。我中國與英人交際，能持理，能恤商，斯盡之矣。

英國教人之法

英國教人之法，紳宦殷富或自延師，或公建學堂，以課子弟，皆不與貧兒混。貧而無力就學者，則收之以義塾焉。都會鄉鎮各有義塾，自數所以至數十所，每所延師數人以至十數人，均按其地大小酌行之。經費公捐、獨捐，亦視其地有無巨富爲斷。學徒皆居宿於塾，供其衣服、飲噉，不聽他出。人家生育子女，咸報鄉官。鄉官歲核戶籍，省知已屆五齡，即驅率人塾。初學教誦耶穌經，既長，學書算勾股開方之法，是之謂小學。小學成，則令就工以謀食。其資稟特優者，益使習天文、機器、畫工、醫術、光學、化學、電學、氣學、力學諸技藝，是之謂大學。大

學之處，刊卜吏治地名十書院，以光、化、電學爲主。岳斯笏地名三十餘書院，以各國語言文字爲主。又或捨巨舟爲學塾，教練航海各工。總之，不離乎工商之事者近是。

雖然，其教術則工商，其教規則禮樂也。塾中子弟，言語有時，趨步有方，飲食行立有班行，雖街市遨遊，不得踰越尺寸。歌聲樂節，孩而習之，無任差忒。每人其塾，規矩森肅。

抑不惟此，羣萃之地，有築宮儲冊籍，遍揭圖畫者；有羅致動植諸物狀，珍異諸名色，陳於庭者；有聚百獸而畜之，彙衆芳而蒔之，以爲園囿者；有輦木材藥料，別其名物功用，而燦列於室者；有構館舍，聘名師，主講光、化、電氣各學者。莫不遠近棋布，縱百姓男女觀覽摹效，以爲學識之助。其各種機器，亦時集一區，運用演試，使人得審視之。

夫喜逸而惡勞者，人之情也。難善而易惡者，人之習也。設學以訓子弟，人不志是，則姑聽之，未有皆馴然束身，以就吾範者。英人慮此，特爲官法督治之。不循其教令，雖三尺童子，猶拘諸改過房，俾習苦於布、麻、金、木諸匠作，以制爲有用之器，故監牢亦學塾焉。

英之衆庶，強半勤謹，不自懈廢。商賈周於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懸遷之需。國之致富，蓋本於此。非然者，火車輪船即能致遠，而可販之貨，國中無從造而成之，金幣究如人何哉？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

(節選)

薛福成

〔光緒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記。……余與同人談及，昨所經之香港、新嘉坡等埠，五六十年前皆荒島也。洋人藉經營商務，闢荒島爲巨埠，而英人尤擅能事，以英人於商務最精也。當締造之初，必審其地爲水陸要衝，又有泊船避風之澳，有險要可以扼守，有平地可以建屋；於是招致商民，創闢市廛。未幾而街衢、橋梁、闌閘、園林無不畢具；又未幾而電線、鐵路、炮台、船塢無不畢具。寢至商稅之旺，民物之殷，輒與中國之上海、漢口相頡頏。

夫商爲中國四民之殿，而西人則恃商爲創國造家、開物成務之命脈，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蓋有商，則士可行其所學，而學益精；農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綱者，商也！此其理爲從前四海之內所未知，六經之內所未講。而外洋創此規模，實有可操之券，不能執中國「崇本抑末」之舊說以難之。

因思神農氏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王天下；齊太公勸女紅，管子正鹽筴，而諸侯斂袂朝齊。是商政之足以奔走天下，古之聖賢有用之者矣。蓋在太古，民物未繁，原可閉關獨治，老死不相往來。若居今日地球萬國相通之世，雖聖人復生，豈能不以講求商務爲汲汲哉！

二十六日記。……余觀火輪舟車之迅捷，因念人心由拙而巧，風氣由樸而華，固係宇宙間自

然之理。自開關以後，不知幾何年，古聖人始創爲舟車，爲弧矢。乃閱四千數百年以迄於今，弓矢變而爲槍炮，舟車改駛以火輪。從前中國小說家言，有所謂騰雲者，有所謂千里眼、順風耳者，謂不過荒唐悠謬之言，斷難徵之實事。今則乘氣球者，非所謂騰雲乎？電線、德律風，傳數萬里之報於頃刻，不更捷於千里眼、順風耳乎？即輪船日行千餘里，輪車日行二千餘里，雖騰雲之速，當亦不過如是。蓋世事遞變而益奇，昔之幻者，今皆實矣。

夫古聖人制作以來，不過四千數百年，而世變已若是；若再設想四五千年或萬年以後，吾不知戰具之用槍炮，變而益猛者爲何物；行具之用火輪舟車，變而益速者爲何物；但就輕氣球而論，果能體製日精，升降順逆，使球如使舟車，吾知行師者水戰、陸戰之外，有添雲戰者矣！行路者水程、陸程之外，有改雲程者矣。此外，御風、御雲、御電、御火、御水之法，更當百出而不窮，殆未可以意計測也。

二十八日記。……自過香港以後，歷觀西貢、新嘉坡、錫蘭島諸埠，雖經洋人壟斷經營，閩閩雲連，環貨山積，而其土民皆形狀醜陋，與鹿豕無異，仍有榛狂氣象。即所見越南、緬甸之人，及印度、巫來由、阿刺伯各種之人，無不面目黝黑，短小粗蠢，以視中國人民之文秀，與歐洲各國人之白皙魁健者，相去奚啻霄壤！

余因思南洋諸島國，自古未聞有傑出之人才，無不受制於人，今乃爲歐洲諸國所蠶食。蓋地在赤道以下，有暑無寒，精氣發洩，終歲無收斂之時，所以人之筋力不能勤，神智不能生，頹散昏懦，無由自振。

即如五印度地方萬里，物產豐饒，在昔未聞有強盛之國。元明以後，蒙古翦之；近者，英人併之。至瞿曇氏之所生長，竊意當在中北兩印度離赤道稍遠之地。雖錫蘭亦有佛跡，恐係游蹤偶到，或曾到此住持而已。

大抵地球溫帶爲人物精華所萃。寒帶之極北，則人物不能生；熱帶之下，人物雖繁而不能精。而溫帶近寒帶之地，往往有鍾毓神靈、首出庶物者，則以精氣凝斂之故也。

〔三月〕十三日記。昔郭筠仙侍郎每歎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至爲清議之士所觝排。余亦稍訝其言之過當，以詢之陳荔秋中丞、黎莼齋觀察，皆謂其說不誣。此次來遊歐洲，由巴黎至倫敦，始信侍郎之說，當於議院、學堂、監獄、醫院、街道徵之。

同人有談美國風俗之純厚者，余謂泰西諸國，在今日正爲極盛之時，固由氣數使然；然開闢之初，戶口未繁，元氣未洩，則人心風俗自然純厚。蓋美洲之開闢後於歐洲，歐洲之開闢後於中國，而歐洲各國之中，開闢又有先後，故風俗亦有厚薄。美利堅猶中國之虞夏時也，俄羅斯猶中國之商周時也，英吉利、德意志猶中國之兩漢時也，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荷蘭，其猶中國之唐宋時乎？若法人之意氣囂張，朋黨爭勝，則幾似前明之世矣。

或曰美國之埃利士人，肆其伎忿，迫逐華民，古道何在？答之曰：三代之世，夷羿、寒浞、桀、紂、幽、厲，亦有亂時，豈必盡軌乎道？

十五日記。西人之恪守耶穌教者，其居心立品，克己愛人，頗與儒教無甚歧異。然觀教會中所刊新舊約等書，其假託附會，故神其說，雖中國之小說若《封神演義》、《西遊記》等書，尚

不至如此淺俚也。其言之不確，雖三尺童子皆知之。

余偶遇西國積學之士，與談耶穌教旨，似皆已覺之，而不肯明言；亦竟有言一二百年後，西國格致之學日精，必多鄙棄教會諸書者。及論孔子之教，則皆同聲推服，並無異言。雖西人亦雅善酬應，然余察其辭色，似出於中心之誠然。蓋聖人之道，不偏不易，深人人心，以耶穌之說比儒教，不僅如水晶之比玉，雖洋人未嘗不知。

從前中國之楊、墨、佛、老，非不鼓動一時，積久已自衰息，孔子之教，則如日月經天，閱萬古而益明。歐亞諸洲，不與中國相通則已，通則其教未有不互行者。余是以知耶穌教之將衰，儒教之將西也。

〔四月〕庚子朔記。歐美兩洲各國勃焉興起之機，在學問日新，工商日旺，而其絕大關鍵，皆在近百年中。至其所以橫絕地球而莫與抗者，不過恃火輪舟車及電線諸務，實皆創行於六七十年之內，其他概可知矣。

今之議者，或驚駭他人之強盛，而推之過當；或以堂堂中國何至效法西人，意在擯絕，而貶之過嚴。余以為皆所見之不廣也。

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製器及農、漁、牧、礦諸務，實無不精；而皆導其源於汽學光學電學化學，以得御水御火御電之法。斯殆造化之靈機無久而不洩之理，特假西人之專門名家以闡之，乃天地間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也。中國綴學之士，聰明才力豈遜西人？特無如少年精力，多糜於時文試帖小楷之中，非若西洋億兆人之奮其智慧，各以攻其專家之學，遂能直造精

微。斯固無庸自諱，亦何必自畫也！

上古之世，制作萃於中華。自神聖迭興，造耒耜，造舟車，造弧矢，造網罟，造衣裳，造書契。當鴻荒草昧，而忽有此文明，豈不較今日西人之所制作尤為神奇？特人皆習慣而不察耳。即如《堯典》之定四時，《周髀》之傳算術，西人星算之學，未始不權輿於此。其他有益國事民事者，安知其非取法於中華也？昔者宇宙尚無制作，中國聖人仰觀俯察，而西人漸效之；今者西人因中國聖人之制作，而踵事增華，中國又何嘗不可因之？若怵他人我先，而不欲自形其短，是諱疾忌醫也。若謂學步不易，而慮終不能勝人，是因噎廢食也。

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凝於水而寒於水。巫臣教吳而弱楚，武靈變服以滅胡。蓋相師者未必無相勝之機也。吾又安知數千年後，華人不因西人之學，再闢造化之靈機，俾西人色然以驚、凜然而企也？

初七日記。自中國航海至歐洲，凡海口緊要之地，若香港、新嘉坡、錫蘭、亞丁等島，無不為英人所扼據。蓋英人以通商為性命，而又善審地勢，有水師以為之先導；數十年間，瀕海要害之區，幾無不人其囊括者。

歐洲各國以地中海為門戶。英之所以能獨占地中海之形勢，縱橫出入而莫與抗者，則以其踞守毛爾塌一譯作馬拉島【一】及支伯勞登（瀛環志略）作日他拉爾大，亦作直布羅陀兩島也。【二】

毛爾塌東距新開河口，西距大西洋海口，輪船約各三日程。此島居地中海之中而稍近南岸，四面環海，周迴約可百里，地勢絕佳。嘉慶年間，與法王拿破崙戰，勝而得之。得此島，則地中

【注一】

馬拉島，《庸齋全集》本作「麻爾太」，或近通譯名。

【注二】

支伯勞登，《庸齋全集》本改作「日巴拉爾大峽」，下同。作峽是。

海全勢在其掌握，東道不至阻絕矣。

支伯勞登島長八十里，闊五十里。有一海港，寬約五六十里，狹處僅十餘里。從此而入，則爲地中海，出則爲大西洋。海兩岸皆有高山，儼然石柱對面雙峙。其地三面居海中，惟其迤北與西班牙國地相連。康熙年間，得之於西班牙屢敗之餘。厥後議和，盡歸侵地，而此島不返。山勢巒環迴抱，宛如天生城堞，水師停泊，可避風浪。英人三面築炮台多座，高峻鞏固，山麓鑿成街道，置兵數千守之。西班牙嘗與法蘭西會師來攻，大敗而去，英人遂扼地中海及大西洋之咽喉矣。

以上二島，英人累世營繕，不遺餘力。十餘年前，增建鐵甲炮台。又得土耳其之徐卜洛斯一譯作昔丕羅斯島，遴派大員築臺置戍。此島在毛爾塌之東南，距紅海口不遠，三島之中，惟斯爲大，有三千五百八十四英方里，居民十八萬六千有奇。然後知五大洲內，衝衝要津，名埠雄關，凡可以屯水師、保商路者，皆英人所注意經營者也。

初八日記。西洋各國，陸軍以德國爲最勝，水師以英國爲最精，固已然。不必英與德也，余觀各國營伍，無不步伐整齊，操練精熟，多有一定步驟，非可尺寸踰越。其所以驟勝中國之故，厥有兩端。

一則中國三代以前，文武原未嘗分途，漢唐猶存此意。宋明以來，右文輕武，自是文人不屑習武，而習武者皆係粗材。積弱不振，外侮迭侵，職此之由。泰西各國，選將練兵，皆出學校。武備一院，選聰穎子弟讀書十數年，再令人伍習練。雖王子之貴，皆視爲急務。歷練既深，又多

學問，故無不精嫻輜略。夫西人選擇精，讀書久，閱歷深，而始能當一兵，其所以制勝者在此。一隸營籍，則平日見重於閭里，如中國諸生之列膠庠。即年滿告退，亦有半餉以贖其老。所以能使樂於從事，不憚致其畢生之力，而將才亦因以輩出也。

一則兵事不尚空談，貴乎實練。中國兵法之有專家，始於戰國之時。厥後漢之韓信、唐之李靖，皆有兵法傳於世。蓋此中竅要，非可鹵莽，宜有心得也。宋明以後，漸失其傳，非烏合之衆僥倖於一勝，即疲弱之卒糜餉於平時耳。岳武穆不盡依古兵法，斯其天資卓絕，非可強幾。後惟戚南塘氏束伍練兵，著爲專書。曾文正公頗用其法，嚴定營制，而楚軍、淮軍相繼並起，懋著功績，然亦因與粵、捻諸寇相持稍久，故能練之益精也。歐洲各邦，以戰立國一二千年矣。上下一心，競智爭雄，目見耳聞，濡染已久，又復互相師法，舍短集長。凡陣法之變化，號令之疾徐，船械之良楛，槍炮之利鈍，無不罄其秘要，確有程度；非若中國之承平稍久，或並古所習之兵法而失其傳也。

以上二者，彼之所以獲此成效，本非易易。中國雖不必盡改舊章，專行西法，但能明其意而變通之，酌其宜而整頓之，未始非事半功倍之術也。

初十日記。西國博雅之士，論及創製，每推中國。如新報之做邱鈔，化學之本煉丹，信局則採孛羅之記，印書則爲馮道之遺，煤燈之本於四川火井，考試之本於歲科取士。至於南鍼、火藥、算學、天文之開於中國，更無論矣。惟西國日求其精，中國日失其傳耳。

十四日記。伯靈之約，非特使土耳其割地以封四國也，又割波森利牙及赫次戈偉納兩省，歸

之奧國。因土疆三面環海，惟北面與奧毗連。所有兩省及布加利亞諸國之地，均在土境，深恐俄人要求無厭，侵逼不已，土人無以禦之，故各公使會議，歸奧屯兵鎮守，而各國亦歸奧保護。又割徐卜羅斯島徐卜羅斯一譯作賽薄師歸之英國。此島在地中海極東，長五百里，廣百六十里，居民二十餘萬，距新開河不遠。俄人如有事於蘇彝士，水陸必經此島，故讓英屯兵守之。又割土屬特薩耳及矮皮魯斯兩地，圭利脫一島，歸之希臘，并立為自主之國。又割巴統一譯作罷邁及阿達亨、卡爾斯共三地，歸之俄國。惟德法兩國與土非接壤，並無所割。義國亦欲割土屬地以廣幅員，羅馬教王力為排解，乃止。

追溯前事，始知衰弱之國，一啟兵端，非特彼之仇敵不得利益不止也，即名為相助之國亦不得利益不止。識者於是歎公法之不足恃也。

〔五月〕二十四日記。中西醫理不同，大抵互有得失。西醫所長在實事求是。凡人之臟腑筋絡骨節，皆考驗極微，互相授受。又有顯微鏡以窺人所難見之物。或竟飲人以悶藥，用刀刺人之腹，視其臟腑之穢濁，為之洗刷，然後依舊安置，再用線縫其腹，敷以藥水，彌月即平復如常。如人腿腳得不可治之證或傾跌損折，則為截去一腳，而以木腳補之，驟視與常人無異。若兩眼有疾，則以筒取出眼珠，洗去其翳，但勿損其牽連之絲，徐徐裝人，眼疾自愈。此其技通造化，雖古之扁鵲、華陀，無以勝之。然亦間有不效者，如曾惠敏公之喪其一子，黎莼齋之損其一目，人頗咎其篤信西醫之過。

余謂西醫之精者，其治外證固十得七八，但於治內證之法，則得於實處者多，得於虛處者

少。其用藥，但有溫性而無寒涼斂散、升降補瀉之用。以視古醫書之精者，如張仲景、孫思邈、王叔和之方，金元四大家之論，近代喻嘉言、陳修園之說，其深妙之處，似猶未之得也。

惟中國名醫，數世之後往往失其真傳。外洋醫家得一良法，報明國家，考驗確實，給以憑照，即可傳授廣遠，一朝致富，斷無湮廢之虞，所以其醫學能漸推漸精，蒸蒸日上也。其他諸學之能造深際，率恃此道，又不僅醫學也。

二十八日記。余自香港以至倫敦，所觀博物院不下二十餘處。常有《詩經》所詠、《爾雅》所釋、《山經》所誌鳥獸草木之名，為近在中國所未見及，至外洋始見之者，頗足以資考證。

惟獅子一物，中國詫為難得，而外洋處處有之。其形狀不過與虎相等，非若中國舊圖所繪之雄猛。蓋西人豢養獅子演戲為業者，常取初生之獅飼之，必養之三代，而其性稍馴，然後可以演戲，可以鞭撻驅使。然皆其雌者耳，其色黃，其頭頂上無拳毛；若雄者，則頭頂皆有拳毛。波斯之種，有灰色，有青色，尤為威猛，殆非人間所能畜也。

至若鹿之有麀也，狼之有狽也，牛之有犀兕也，魚之有鯨也，鱷也，飛也，比目也，鳥之有鶡也，鷓也，爰居也，獸之有狒狒也，猩猩也，獾父也，均於博物院始見之。此外，殊形異狀，不可殫述。即以犬論，已不下數十百種。

惜外洋譯音詰屈，無從與古書印證。果使得暇，諦審其形聲，詳稽其種類，則《詩經》、《爾雅》、《山經》之名，當可十得五六。然余竊謂宇宙間之物，古無而今有者甚夥，即古有而今無者，當亦不尠也。

〔六月〕初五日記。近聽英法官紳議論，多有聯絡中國之意，不復如昔年之壹意輕藐。推原其故，厥有數端。一則越南一役，法人欲索賠償竟不可得，法人咸咎斐禮之開釁，恨其得不償失，各國始知中國之不受恫喝也。一則十餘年中，冠蓋聯翩，出駐各國，漸能諳其風俗，審其利弊，情意既浹，邦交益固也。一則中國於海防、海軍諸要政，逐漸整頓，風聲所播，收效無形。且近年出洋學生，試於書院，常列高等，彼亦知華人之才力不後西人也。乘此振興之際，遇有交涉事件，相機度勢，默轉潛移，庶幾有裨大局。

初十日記。余聞西士之精礦學者稱，地中之金、玉、銀、銅、鉛、鐵、錫、煤等物，多係太古以來所含孕，非若五穀草木之隨取隨產也。余於是知宇宙間開闢日久，人民日多，攻取日繁，千萬年後必有銷竭之時。

即就中國而論，古之諸侯營築宮室，椅桐梓漆皆可就地取材。今則中原千里濯濯，未聞有巨材可伐；東南數省民間營造，皆用江西、閩廣之木，遠者運自南洋諸島，足徵腹地之無材。漢蕭何造未央宮，規模宏麗，而終南山鉅木用之不窮，不過藉民力伐之運之而已。明代營造宮殿，始采木於黔、楚、川、滇諸省；迄今觀明舊殿，有歎其無從再得此巨材者。竊恐數百年後，川、滇、黔、楚以及江西、閩廣，采伐又將罄竭矣。

古者圭璧璜琥，禮數綦詳。雍州貢球琳琅玕，梁州貢瑇瑁，而大夫士皆佩玉；若不產於中國，豈能供用如此之廣？今遍稽十八行省，未聞有產玉之地；惟雲南尚出翠玉，此外玉料則須采之緬甸、和闐矣。

《禹貢》荆揚二州貢金三品，今則湖廣、江浙等省未聞有著名產金之地。戶部鑄錢，專恃滇銅、倭銅。而西洋鋼鐵之歲運中國者，至值銀六百餘萬兩。山西、湖南雖稍出鐵，其屬寥寥。昔漢惠帝娶宣平侯女，聘以黃金二萬斤。夫二萬斤，則今之三十二萬兩也，當時寶幣之充羨若此。迨平帝立配，一依孝惠故事，然黃金似已不足，以錢代之，錢至二萬萬。夫二萬萬，則今之二十萬緡也。若論近今三十二萬兩之金價，約可得錢一千萬緡，其價之高下懸殊又若此。竊意二千年來，中國出金甚寡，僅以前古所有，輾轉相嬗，而銷磨鎔鍊，日用日少，日少日貴，勢所必然。其尚不至於罄絕者，或以新舊金山及俄羅斯與南美洲諸國出金甚富，外洋時有流人也。

又如鶴之爲品，《易》與《詩》屢稱之，衛懿公好之，歷代高人逸士亦多畜之，殆非難致之物。江南之華亭、江北之葦蕩，古稱產鶴，今皆歇絕。余在寧波時，託友購鶴一雙，久之始得自朝鮮，用費白金，尚非佳者，古之時恐不如是也。

夫鶴固羽族之靈物，往來無常，或因今人好之者寡，不能多致，固未可知。若寶物之稀，蓋因中國開闢最早，取之愈盡，用之愈竭。雖西洋礦師謂中國寶藏甚富，然其上層，古法所能取者，殆已罄竭無餘。若用機器開挖之力，則中國未洩之寶氣，猶多於外洋。蓋因千餘年來，礦政不修，轉得藏富於地之道。邇來覬覦者多，勢難久閱，是礦務必將陸續興辦。再到四五千年後，當有告罄之勢，而外洋則必已先罄。彼時物產精華，外中並耗，又將如何？此余所以不能不爲地球抱杞人之憂也。

〔七月〕二十二日記。西洋各邦立國規模，以議院爲最良。然如美國則民權過重，法國則叫

驟之氣過重。其斟酌適中者，惟英、德兩國之制，頗稱盡善。德國議院章程，尚待詳考。英則於八百年前，其世爵或以大臣分封，或以戰功積封，聚而議政，謂之「巴力門」，即議院也。其後分而爲二：凡世爵大者、富者，輔君治事，謂之勞爾德士，一名比爾士，即上議院員紳也；其小者、貧者，謂之高門士，即下議院員紳也。宋度宗元年，英廷始令都邑公舉賢能，入下議院議事，而上議院之權漸替。

上議院人無常額，多寡之數因時損益。曰王，曰大教師，曰公侯伯子男。曰蘇格蘭世爵，每七年由其院之爵首以時更易。至阿爾蘭世爵，則任之終其身。世爵古有專職，今正存其名。上議院之讞獄，皆以律師之賢者封爵以充之，不得世襲。政府必有世爵數人，故上議院中皆有政府之人，宰相得舉百官之有才能者入上議院。

而下議院之人，皆由民舉。舉之之數，視地之大小、民之衆寡。其地昔寡而今衆，商務日興，則舉人之數可增；反是，則或減或廢。舉而不公，亦廢其例，使不得舉。英倫與威爾司，分五十二部，舉一百八十七人；大邑百九十七，舉二百九十五人；有國學之邑三，舉五人。蘇格蘭分三十一部，舉三十二人；大邑二十二，舉二十六人；有國學之邑四，舉二人。阿爾蘭分三十二部，舉六十四人；大邑三十三，舉三十九人；有國學之邑一，舉二人。

上議院世爵多世及，無賢愚皆得人，故其人多守舊，無故不建議。下議院所議，上諸上議院，允者七八，否者二三，其事簡。下議院爲政令之所出，其事繁。西例每七日一禮拜，則休沐；禮拜一二日、四五日，議事時長；禮拜三日，議時較短；禮拜六日，議否不定。每歲大暑前

後則散，議院議紳皆避暑居鄉，訂於立冬前後再議。然使國無大事，則常俟立春前後始再開議院云。議院人無早暮，皆得見君主。上議院人獨見，下議院人旅見。凡議院坐次，宰相、大臣及與宰相同心之官，皆居院長之右；其不同心者居左；其有不黨者，則居前橫坐。世爵不在議院及各國公使人聽議者，皆坐樓上。余於前月嘗往聽一次焉。

〔九月〕初九日記。英國上下議院，有公保兩黨，迭爲進退，互相維制。公黨者，主因時變通，裨益公務。保黨者，主保守舊章，勿使損壞。兩黨勝負之數，視宰相爲轉移。保黨爲宰相，則保黨在院皆居右，而公黨皆居左；公黨爲宰相，則公黨居右，亦如之。今之首相侯爵沙力斯伯里，實保黨也。沙侯若退，則公黨必有爲相者。一出一入，循環無窮，而國政適以劑於平云。

十四日記。英國富強之業，始自乾隆、嘉慶年間創造火輪舟車之後。當其初開鐵路時，國人亦相與疑阻，以倫敦蘇士阿摩登海口，往來車運用馬三萬餘匹，若用汽車，慮妨小民生計也。迨車路開通，用馬乃至六七萬匹，蓋以道途便利，貿易日繁，火輪車只行幹路，其枝路歧出不窮，相距百里內外來就火輪車者，用馬愈多也。迄於今日，鐵路六通四關，如蛛網之縱橫相接；乘汽車者益衆，而馬車之生意亦更旺。歐美諸洲各國皆然，人始知汽車、馬車之互相爲用也。

十八日記。閱王蘭泉侍郎《征緬紀略》：緬人致書求和，其書云暹羅國、得楞國、得懷國、白古國、一勘國、罕紀國、結夢國、大耳國，及金銀寶石廠、飛刀飛馬飛人，有福好善之王殿下掌事官，拜書領兵元帥等語。所叙各國雖不盡可考，然緬勢方強，各國爲緬所脅制，概可想見。蓋緬酋孟駁，於乾隆三十六年攻滅暹羅，國王詔氏窟跡他所。四十三年，暹羅遺民推其遺臣鄭昭

爲主起兵盡復舊封，進侵緬地。四十六年，航海來貢。緬酋孟雲懼不能支，乃東徙居蠻得，即今所謂莽達拉城也。

暹羅掣緬甸之肘，過其方張之猷，實有功於中國。自是列於朝貢之國，至今王暹羅者尚屬鄭氏，實華種也。咸豐年間，因道路阻塞，貢使遂絕。數十年來，暹羅宗尚西法，與英法諸國交誼頗親，國勢尚稱完固。蓋東洋諸國力摹西法者，日本也；南洋諸國力摹西法者，暹羅也。南洋各邦，若緬甸、若越南、若南掌，或亡或弱矣；而暹羅竟能自立，不失爲地球三等之國，殆西法有以輔之。然則今之立國，不能不講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勢使然也。

〔十月〕二十五日記。余常謂泰西耶穌之教，其原蓋出於墨子，雖體用不無異同，而大旨實最相近。偶與趙靜涵談及《墨子》一書導西學之先者甚多，因令檢出數條。如第九卷《經說下》篇，光學、重學之所自出也。第十三卷《魯問》、《公輸》數篇，機器船械之學之所自出也。第十五卷《旗幟》一篇，西人舉旗燈以達言語之法之所自出也。

又按《墨子》所云：「近中，則所見大，景亦大；遠中，則所見小，景亦小。」今之作千里鏡、顯微鏡者，皆不出此言範圍。

又檢《呂氏春秋·似順論》云：「溱、淖、水溱，一合兩溱則爲蹇，濕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此化學之所自出也。

《淮南子·主術訓》曰：「衆智所爲，則無不成也。」「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西國各學、各事之所以能勝人者，率用此術。即其用行政之有議院，工商諸務之有公

司，亦合衆智以爲智，衆能以爲能，所以鮮有敗事也。

《汜論訓》云：「老槐生火，久血爲燐。」此即西人所言原質化合之理，亦化學也。《說林訓》曰：「蔭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此即西人避電氣之說也。《墜形訓》云：「北方而不釋之冰。」^{〔三〕}蓋即今之北冰海云。

二十六日記。《管子》一書，以富國強兵爲宗主；然其時去三代未遠，其言之粹者，非盡失先王遺意也。余觀泰西各邦治國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則其擅強盛之勢亦較多。

【注四】「則無不成」，《管子》原作「則事無不成」，下同。

【注五】「有」前《管子》原文有「故」字。

【注六】「上有鉛者，下有銀」，《管子》原作「上有陵石者，下有松錫赤銅」。此引有誤。

「致材若何？」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來工若何？」三倍不遠千里。「彼之彈力於船械者，似之。又云：「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鉛者，下有銀；^{〔六〕}上有楛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彼之礦學、化學，所以日獻菁華也。又云：「關者，諸侯之陔隧也，而外財之門戶也。」「明道以重告之」，「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又云：「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滯。」彼之通商惠工，所以日臻豐阜也。

此外，指歸相同、措施相合者，尚未易以一二數。豈非開闢稍遲，天地之氣運有不期然而然者歟？若夫一二舊國，實已盛而復衰，及其他弱小諸國，皆不得與於此數。又有國勢外疆中乾者，亦已流弊潛滋矣。

二十七日記。《莊子》一書，寓言也，亦卮言也，而與近來泰西之學有相出入者。

《外物》篇云：「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此電學、化學之權輿也。《齊物論》篇云：「一與一爲二，【七】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秋水》篇云：「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也，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此天算之學、輿地之學之濫觴也。《逍遙遊》篇云：「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今之登輕氣球者，彷彿見此景象。《則陽》篇云：「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八】此與《列子》所謂「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者」大旨相符；今之窺顯微鏡者，彷彿見此景象。《養生主》篇云：「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按羅馬等處教門，好蓄古時之火，有傳之五六百年而不滅者，正即此意。又《天運》篇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此則啟西洋談天之士之先聲矣。

【注七】

「一與一爲二」，《莊子》原作「一與言爲二」。

「相」，《莊子》原文前有「時」字。

【注八】

夫莊子當時著書，不過汪洋自恣以適己意而已；豈知實驗其事者，在後世、在異域也？然則讀《莊子》者，安得概謂荒唐之辭而忽之？

二十九日記。歐洲德法等國水師，兵丁即係水手。惟英國水師船中，有兵丁，有水手，蓋以其所操之職不同，不能不各專其業。所以英之水師，尤勝於他國也。

中國六畜，惟牛馬之用爲最鉅。馬以行地，牛以耕田也。西國之馬，於御車、乘騎之外，並以耕田，實兼中國牛馬之用。而牛獨無事，不過加意牧養，待其肥碩而宰之耳。蓋與中國之豕豕相同。然牛之死也甚苦，不殺以刀，謂恐其味之不美也。每將宰牛，有力者以巨鐵椎擊牛之首，三四擊而牛始倒下。復連擊之，乃死。

西人養生之具，大半恃牛。苟非甚貧苦者，皆啖牛肉。嬰兒始生，多飲以牛乳，其顏色格外肥白。惟極貧者，始以人乳哺之。豕肉則謂其損人之處甚多，食者頗少云。

〔十二月〕初十日記。西洋各國經理學堂、醫院、監獄、街道，無不法良意美，綽有三代以前遺風。至其所奉耶穌之教，亦頗能以畏天克己、濟人利物爲心，不甚背乎聖人之道。所設上下議院，亦合古之刑賞與衆共之意。惟流弊所滋，間有一二權臣武將，覬竊魁柄，要結衆心，潛設異謀，迫令其君退位，如近日巴西、智利之事。而數十年前，則此等事尤多，頗如孔子未作《春秋》以前列邦情勢。此其君臣一倫，稍遠聖人之道者也。

子女年滿二十一歲，即謂有自主之權，婚嫁不請命於父母。子既娶婦，與父母別居異財，其者不相聞問。雖較之中國父子賊恩、婦姑勃谿者，轉覺稍愈，然以骨肉至親，不啻推遠之若途人。國家定律，庶民不得相毆。子毆父者，坐獄三月；父毆子者，亦坐獄三月。蓋本乎墨氏愛無差等之義，所以舛戾若此。此其父子一倫，稍違聖人之道者也。

西俗貴女賤男。男子在道，遇見婦女，則讓之先行。宴會諸禮，皆女先於男。婦人有外遇，雖公侯之夫人，往往棄其故夫而再醮，不以為異。夫有外遇，其妻可鳴官究治，正與古者扶陽抑陰之義相反。女子未嫁，每多男友，甚或生子，不以為嫌。所以女子頗多終身不嫁者，惡其受夫之拘束也。此其夫婦一倫，稍違聖人之道者也。

夫各國當勃興之際，一切政教均有可觀；獨三綱之訓，究遜於中國。即洋人亦或推中國為教化最先之邦，似未嘗不省悟及此；然一時未能遽改者，蓋因習俗相沿之故。余謂耶穌當西土鴻荒初關之時，啟其教化，魄力甚雄，然究竟生於絕域，其道不免偏駁。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不信然歟？

二十九日記。地球萬國內治之法，不外三端，有君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凡稱皇帝者，皆有君主之全權於其國者也。中國而外，有俄、德、奧、土、日本五國。巴西前亦稱皇帝，而今改為民主矣。美洲各國，及歐洲之瑞士與法國，皆民主之國也。其政權全在議院，而伯理璽天德譯作總統無權焉。歐洲之英、荷、義、比、西、葡、丹、瑞典諸國，君民共主之國也。其政權亦在議院，大約民權十之七八，君權十之二三。君主之勝於伯理璽天德者無幾，不過世襲君位而已。

英主在英倫三島稱君主，而又稱五印度后帝，則其君權在印度較重。其本國所以仍稱君主者，以數百年來為其民所限制，驟難更張也。法國前稱皇帝，而今改為民主，始稍安謐。夫法國人心好動惡靜，固多事之國也。既為民主，其權乃散而不一，佳兵驩武之風，其稍戢乎？

三十日記。今天下之製槍，則有前門、後門、單響、連響之殊；製炮則有前膛、後膛、銅鐵、純鋼之異；炮台則有明式、暗式、泥土、三合土、鐵鑄之分；戰艦，則有蚊船、雷船、碰船、快船、鐵甲船之異。其餘，水雷則伏雷、行雷、桿雷、魚雷，體製不窮；火藥則炸藥、棉藥、餅藥、栗藥，新奇疊出。研精如此，費財如此，造物幾無以供其雕鑄。然風氣盛開，即在此二三十年之內。而此二三十年中，攻守戰爭之事轉少於昔年者何也？各國皆憚於先發也。

蓋二三十年以前，泰西有三大戰：一曰英法助七攻俄之戰，一曰南北花旗之戰，一曰普法之戰。此三役者，或構兵連年，或震動大局。而拿破侖第一之佳兵好戰，動以全國為孤注，又無論矣。近年，則如俄土之釁，智利秘魯之爭，或鄰邦為之勸和，或構難而即講解，故烽塵之警稍靖焉，即兵民之禍亦稍紓焉。大抵昔之籌攻具、戰具、守具也較易，故其視攻戰守也亦較輕；今之籌攻具、戰具、守具也較難，故其視攻戰守也亦較重。且其費至繁，傾數十年之蓄積，以僥倖於勝負不可知之數，即使偶勝，尤覺得不償失，智者所不為。其術至酷，偶一設想，猶為之心悸而神驚，若一朝逞忿，一念喜爭，糜爛數百萬生靈之命，仁者所不為。是故今之時勢，善謀國者，常以精籌攻戰守具，為無形之攻戰守，初不必見之實事也。

竊嘗觀英、法、俄、德、美諸大國，不憚殫其物力，窮年累世，聚精會神，以求槍之靈、炮之猛、艦之精、臺之堅，迨各造乎其極，而又無所用之；非不用也，殆以不用為用也。

夫地球各國，平時互相考校於其槍炮艦臺之孰良孰楛，無不確有定評。一旦有事，則弱者讓於強者，強者讓於尤強者，殆必至之勢，固然之理。強者於攻戰守早有把握，則雖取千百里之

地，索千百萬之餉而不難。弱者於攻戰守尚無把握，則亦割地輸幣而有所不靳。且弱國即幸而偶勝，而弱固不足以敵強，於是慮大國有再舉之師，鄰邦有勒和之議，終於棄地受盟。如光緒戊寅、己卯之間，土耳其之於俄羅斯是也。是故與其爭勝於境外，不如制勝於國中。蓋必營度於平時，然後能操此無形之具。若不得已而用攻戰，則已出於下策矣。

然則居今之世而圖國是，雖伊、呂復出，管、葛復生，謂可勿致意於槍之靈、炮之猛、艦之精、臺之堅，吾不信也。若夫修內政、厚民生、濬財源、勵人才，則又籌此數者之本原也。

〔光緒十七年辛卯正月〕丙寅朔記。……歐美諸洲，從古與中國隔絕不通。歐洲近數百年來，稍稍能通中國；其往來通行無阻，不過在數十年之內。然觀各國設官之意，頗有與中國暗合者。如英、法、義、義比等國，辦事亦各分厥部，每部設一尚書。有內部、戶部、學部、兵部、刑部、工部、藩部等尚書。內部即吏部，學部即禮部，藩部即理藩院也。又有外部、海部，中國近亦仿照其意，已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矣。又戶部之外有農部，頗見重農之意。外部之外有商部，殆猶中國之通商大臣，惟在內在外之不同耳。印度部尚書、軍機處尚書，惟英國有之。又，英、法、義等國有郵部尚書，比國有所謂鐵路驛遞電報部者，核其義實即郵部；近年各國以此為要務，故特設專官也。

世襲之爵亦有五等，譯者即以公、侯、伯、子、男稱之。惟俄、德等國有君主之全權者，五等之上又有王爵。王有二等，無異親王、郡王之分。

丞相只有一人；往往有以首相而兼一部尚書者，或內部，或外部，或戶部，或兵部，各視其時所重而兼之，亦與中國相彷彿。

惟出使一途，係屬專門。隨員可升參贊或總領事，參贊、總領事可升公使。亦有由外部侍郎及總辦出爲頭、二等公使者；有由宰相、外部尚書出爲頭等公使者；有由侯、伯等爵簡授頭、二等公使者；必視其嫻習外務者而用之。亦間有以王爵、公爵而充參贊、隨員者，則以其自願借途，以資歷練也。蓋西人平時多好講求公法，揣摩各國形勢，故凡出任使事，多不至辱命焉。

初二日記。中國之字，以形生義，故有一定之形之義。外國之字，以聲傳意，故凡字不必以形求，亦不能以義求，往往有以數音拼作一字者，有以數字縮作一音者。中國之字，分喉、舌、脣、齒、牙五音，而西人之音，又往往在喉舌之間、脣牙之間，或且多用鼻音。儘有西人有此音，而中國並無此字者，故中西之文不能合一，天實限之。即有翻譯好手，只能達其大意，斷不能逐字逐句一一脗合。今試以西人之文書書信，交數人繙之，則句語無一相同，即地名、人名之字形，亦往往不同，但能使大意無甚訛舛而已，蓋斷不能強不齊者而使之齊也。

初三日記。西洋各國教民之法，莫盛於今日。凡男女八歲以上不入學堂者，罪其父母。男固無人學，女亦無人學，即殘疾聾瞽瘖啞之人，亦無不有學。其貧窮無力及幼孤無父母者，皆有義塾以收教之。

在鄉則有鄉塾，至於一郡一省，以及國都之內，學堂林立，有大有中有小。自初學以至成材，及能研究精微者，無不有一定程限。文則有仕學院，武則有武學院，農則有農政院，工則有

工藝院，商則有通商院。非僅爲士者有學，即爲兵、爲工、爲農、爲商，亦莫不有學。其書多，曲折該備，有讀之十年不能罄其奧者。平時所見所聞，莫非專門名家之言，是以習之而無不成，爲之而無不精。

近數十年來，學校之盛，以德國爲尤著，而諸大國亦無不競爽。德國之兵多出於學校，所以戰無不勝。推之於士農工賈，何獨不然？推之於英法俄美等國，何獨不然？夫觀大局之興廢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學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諸國所以勃興之本原歟？

十六日記。地球各國人民之數，中國第一，英國第二，俄國第三。中國人數在四萬萬以外，大約四倍於英，五倍於俄。

余因考二千年來，以漢平帝、元世祖、明神宗爲戶口最盛之時。漢平帝元始二年，民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有奇，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有奇。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民戶一千三百十九萬有奇，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有奇，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明神宗萬曆六年，民戶一千六十二萬有奇，口六千六十九萬有奇。恭查本朝康熙四十九年，民數二千三百二十一萬有奇。乾隆五十七年，民數三萬七百四十六萬有奇，較之康熙年間已增十三倍之多。高宗純皇帝諭旨，謂以一人耕種而供十數人之食，必致日形拮据。有牧民之責者，務當剴切化導，俾皆儉樸成風，服勤稼穡而盡地利，共享昇平之福。道光二十八年，會計天下民數，除臺灣未報外，通共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三萬餘名口，則較之乾隆年間又增一萬一千九百餘萬人矣。自粵、捻、苗、回，各寇迭起，弄兵潢池，已皆蕩定。今又休養二十餘年，戶口漸復舊觀。

余嘗聞父老談及乾隆中葉之盛，其時物產之豐，謀生之易，較之今日如在天上；再追溯康熙初年，物產之豐，謀生之易，則由乾隆年間視之，又如在天上焉。無他，以昔供一人之衣食，而今供二十人焉；以昔居一人之廬舍，而今居二十人焉。即考之漢、元、明戶口極盛之時，又不啻析一人所用，以供七八人之用。蓋我國家列聖相承，德威所暨，罔間內外，煦濡涵育，澤及羣萌，民生不見兵革，戶口蕃衍，實中國數千年來所未有。然生計之艱，物力之竭，日甚一日。蓋利病相倚，豐耗相因，循環之理也。

今欲籌補苴之策，謂中國地有遺利歟？則凡山之坡，水之澗，暨海中沙田，江中洲汚，均已墾闢無餘。抑謂人有遺力歟？則因中國人數衆多，所以人工之廉，減於外洋十倍，竭一人終歲勤動之力，往往不能仰事俯畜。彼知力難自贖，則竟好逸惡勞，或流爲遊手、爲傭丐、爲會匪者，所在多有。蓋倉廩不實，不知禮節，衣食不足，不知榮辱，亦理勢之所必然。

竊嘗橫覽地球，盱衡全局，而得補偏救弊之術焉。方今美洲初闢，地廣人稀，招徠遠氓，不遺餘力。即如墨西哥、巴西兩國，疆域之廣，合計其建方里數，較中國尚有贏無絀，而其民數尚不能當中國二十分之一。其地多神皋沃壤，氣候和平，不異中國。而曠土未墾，勤於招致，且無苛待遠人之例，立法頗爲公允。誠乘此時與彼諸國妥訂條約，許其招納華民，或傭工，或藝植，或開礦，或經商。設立領事官以保護而約束之，並須與訂專條。彼既招我華民，藉以開荒，功成之後，當始終優待，毋許如美國設法驅逐。夫有官保護，則遇事理論，駁其苛例，不至爲遠人所欺；有官約束，則隨時教督，阻其不法，不至爲遠人所憎。華民在此，皆可買田宅，長子孫，或

有數世不忘故土，輦運餘財輸之中國者。如此，則合於古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之意，且不啻於中國之外，又闢一中國之地，以居吾民，以養吾民也。於以張國勢、厚民生、紓內憂、阜財用、廣聲氣，一舉而五善備焉。救時之要，莫切於此。

若夫歐洲人滿之患，不亞於中國。阿非利加一洲，鴻荒未盡闢，瘴氣未盡除，華民之願往者尚寡。美國有驅逐華民之舉。秘魯一國，及荷蘭、西班牙所屬諸島，或迫之人籍，或拘之爲奴。而澳大利亞一洲，亦有薄待華民之意。自當就其舊有之善民而保護之，不必導之前往也。

〔二月〕十一日記。遊擺而安時油畫院，院爲義之巨族擺而安時所建。前所遊擺而安時之宅，石像各極其妙。此則集古今最精之畫，其價無在英金五千磅以下者；凡珍貴難得之品，則值至五六萬磅。蓋羅馬爲教王所居，舊時每造一教堂，不惜巨貲以購名畫，故畫手之高者咸集焉，爲泰西精華所萃。昔法王拿破侖第一以兵入羅馬，盡取古畫運至巴黎。英人既敗法兵，勒令送還，謂此係天下公共之物，非一國所得而私。法人頗摹得其副本，而羅馬各院之畫，幸未毀失。今英法習畫已成家者，必至羅馬一兩年，始臻超詣，以其有古本可臨也。惟彼所最推重者，必畫耶穌與耶穌之母及教門諸人，余下甚知其妙。雖摹繪各狀，務竭精能，然究嫌數見不鮮。若其尋常所畫山水人物花卉，轉爲所有目共賞焉。

中國之有畫，亦數千年矣。然重意不重形，後世所推神品者，專以超脫高澹爲宗。如倪雲林、唐伯虎之用水墨作畫，惟其寫意，斯稱大雅。又如王石谷之山水，惲南田之花卉，雖著顏色，而務取遠神，顯真趣，亦得於虛處者爲多。

西人之油畫，專於實處見。長舊法尚無出色之處，四百餘年前，義國人辣飛爾一譯作報飛野彰創尋丈尺寸之法，務分淺深遠近，陰陽凹凸，不失分秒，始覺層層凌空。數十步外望之，但見爲真山川、真人物、真樓臺、真樹林，正側嚮背，次第不爽，氣象萬千。并能繪天日之光，雲霞之彩，水火之形。及即而諦視之，始知油畫一大幅耳。此詣爲中國畫家所未到，實開未闢之門徑。院中油畫縱橫大小數十百幅，尤以辣飛爾真蹟爲貴。男婦數輩到此臨習，日日有之。前歲英人有以英金七萬磅購得辣君手蹟者，頗秘爲希世之寶云。……

〔注九〕
提，當作「隄」。

又經引水高梁，梁亦在高阜上。周赧王五年，羅馬城中苦無泉水，迺築石提〔九〕如梁，橫亘十六啟羅適當合中國三十二里，引潑雷南斯脫之水以注城中。漢景帝中五年，又造引水隄曰麥西亞，其源在低復利及蘇排谷中間，水流有九十啟羅適當之長。《職方外紀》云：羅馬造一高梁，梁上立溝，長六十里，接遠山之水，如通流之河。殆指此梁而言。惟艾儒略謂係當時所造者，意者此梁壞而復修，非一次歟？然以二千三百年前之遺蹟，至今完固可用，其積水處瀑布懸流，水聲汨汨，亦可謂經久矣。石梁之基，皆以火山淨石砌成云。

出使日記續刻

（節選）

薛福成

〔光緒十七年三月〕初二日記。亞洲諸國，酷慕西法者莫如日本，甚至改正朔、易服色，即西人亦嘲笑之。然二十年來於富强之道竭力整頓，頗能大著成效。即如商務一端，已遠勝於中國矣。

大抵通商之要，不外四端，曰培物產、工製作、精做造、廣流通。四者既備，乃可與各國爭衡。中國不知此理，一切聽其自然。絲茶兩宗，本恃爲出洋鉅款，今則日見其衰，售之西人，西人謂其貨愈劣，若有戒心。日本、印度、義大利、法蘭西乃起而攘其利。且自洋貨入中國，而華貨之銷於中國者，亦日見阻滯，近且停工不作。洋布盛則土布微矣，洋紗贏則土紗絀矣。細至洋針、洋線、洋鈕、洋刀，無不尚西人所製；邇復製造食物，做織綢緞，精益求精，務奪我利。此中國未獲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也。

日本則不然。國中土產，培植壅護，灌溉剪裁，必求佳種，必令豐收，一切所出，今勝於昔，是物產培矣。銅器、漆器本屬擅長，近如魚鮓、鹿脯、紫苔、菓實，無不慎加選擇，味美物良，況如紙料之佳，磁器之美，無不販致遠近，是製造工矣。做造西貨，率多形似，如所製寒暑針、風雨錶、鐘錶，機括俱備，價又極廉，西商射利者轉販東洋之物，指爲西洋所造，是做造精

矣。日本地小物稀，曩時通商中土，其貨有限，今則製造日多，且精皮酒一項，西人亦喜日本所釀者，自遠來沽，是流通廣矣。此四者，振興商務之本也，中國有一於是乎？然則講求西法以奪西商之利者，環顧亞洲，捨日本其誰屬哉！

十九日記。……觀明治十九年海關冊，中國出口運日本貨，值銀七百十萬餘兩；日本出口運中國貨，僅值銀九萬五千餘兩。迨至去年，日本貨進中國口者，增至七百三十八萬八千餘兩；華貨運日本者，只四百八十三萬二千餘兩。良由中國但聽商人之自爲，而國家不爲經理。日本農務商務，則有農商務省以管攝之、保護之。其署有官房，有總務局，有農務局，有商務局，有交務局，有水產、山林、地質、礦山、專賣、特許、會計、叢林、製絲、製線諸局。其官，自大官以迄技手，有條不紊，秩然井然，日集善於營運之人，采其所長，去其所短。又做造各種洋貨，精益求精，使外洋不能販貨而來，且更販做造者出洋，充作洋貨。是以能擴充利益，商務日興。

〔四月〕初六日記。近百年來西洋諸國，多得養民新法。其最盛者，美國產業於八十年之內多至四十三倍，英國於八十五年之內產業多至六倍，法國於六十年之內產業多至三倍。蓋美多曠土，皆係膏腴，可以開墾，故收效最速；英國得新式機器製造各貨，并通商五大洲，故能坐致富強。美有七家，共得銀四百兆兩；英有五家，共得銀一百兆兩；德有二家，共得銀二千五百兆兩；法有一家，得銀一千兆兩。諸商之致此巨富，實衆工人胼胝辛勤所致也。因此各工人設會，曰同心會，又曰同合會。計德美各有六十餘萬人，英有八十餘萬人，法國人數更多；動輒停工，實非與上爲難，不過求工資饒裕，且一日中限定作工四個時辰，以資養息也。

二十日記。歐洲學堂之教士，及國家之行政，以地理為始基，以商務為歸宿，故其風氣皆善尋荒地而墾闢之。南北美洲，皆英吉利、西班牙、葡萄牙人所闢也。今美國人固皆英人之種，其餘各國人亦歐人種也。其土番則日漸微滅，間有與歐人聯為婚姻者，浸化為歐人種矣。至於澳大利亞一洲，則全屬於英；阿非利加一洲，則英人、法人、德人、比人分往佔據，經營墾闢，漸有成效，數百年後必多富庶之區。是歐洲而外，凡美洲、阿洲、澳洲，皆歐人地也。

亞細亞一洲地最大。自土耳其原有之中東兩土外，今五印度則屬於英矣；中亞細亞遊牧城郭諸國，則十之八九屬於俄矣；亞洲極北之境，西伯利亞以東，南瀕黑龍江，東傳於海，則盡屬於俄矣；南洋諸大島，則分屬於英、於荷蘭、於西班牙矣；即緬甸、越南、柬埔寨，六〔一〕分屬於英法矣。是亞洲全境，人於歐人者殆已逾十之七，惟中國、日本、暹羅、波斯、阿喇伯四五國尚稱自主。而阿喇伯前曾服屬於土耳其，勢亦甚微。

中國地廣民衆，其可以自強之勢，庸詎不如英俄？或且能駕而上之。況以區區之日本，尚知力圖振興，豈中國反不如日本乎？然中國宜為自強之謀，迫矣！急矣！不自強，則僂焉不可終日矣！而今之執政者，若不甚措意焉，何也？蓋狃於承平時舊習之過也。

〔六月〕初三日記。傳云：「或多難以固其國」，吾於今之日本見之。日本自魁柄下移，而平氏、源氏、北條氏、足利氏、織田氏、豐臣氏、德川氏疊起稱霸，國主虛擁神器，逾七百年。咸豐、同治之間，德川氏之勢日衰，而諸侯並起力爭；英、法、俄、美兵船，環伺互逼。於是內闕外憂，糾結莫解。有二三豪傑者流，起而倡議，謂不合於一，不足以禦外；不和於敵，不

〔注一〕
六，當作「亦」。

足以靖內。因盡廢諸侯而退德川氏，以全國之權歸之國主；陸續與諸國通商，步趨西法，名曰維新之政。

三十年來，外交之道日益講求，披隙導窾，措注得宜；工藝益興，商務益旺，有蒸蒸日上之勢。蓋日本之地，小於中國不啻十倍；而風氣之開，先於中國則不止十年，斯所以能轉貧弱而漸基富強也。藉非多難以磨礪之，激勵之，安能若是？

是故國不在大小，而在人才之奮興；才不限方隅，而惟識時務者斯謂之俊傑。吾於今之日本見之。

九月壬戌朔記。日本通國肄習洋學者，幾於十居四五。往泰西讀書學藝者，絡繹不絕；拔取醫學、礦學、律學者，皆有其人；譯西書爲日本文字者，汗牛充棟。詢以西事、西學、泰西掌故，無有不知者。惟漢學則微矣，謂其無所用之也。……

〔十二月〕初八日記。今地球大勢，頗似春秋之後、戰國之初。俄羅斯以一面制三面，諸國畏之忌之，如六國之擯秦；而俄之日趨強盛，頗如秦獻公、孝公之時。英之國勢，與俄相匹，而富強過之，殆猶楚宣王、威王之時，初併吳越，地廣人衆，而衰微尚未見也。法蘭西本霸國之餘，拿破侖第三其猶齊閔王乎？德意志用賢才以勃興，地不甚大，而國勢可抗英俄，殆猶趙之幾與秦楚相匹乎？美國僻處一洲，自闢疆土，亦猶燕之僻在一隅，而戰爭之禍較寡焉。奧斯馬加、意大利四戰之國，猶韓、魏也。中國尚文德而不競武力，頗有宗周氣象；然猶似在春秋之前，非若戰國二周之弱小也。土耳其處兩大洲之中，爲英、俄、法所窺伺，孰先得之，皆足以廣地而張

國勢，恐不免如戰國之末，爲齊、楚、魏所分裂也。日本國雖小，常有與諸國頡頏之意，其猶中山乎？其餘諸國，殆如泗上十二諸侯耳。

嗚呼！天下事有始必有終。今之形勢，吾不能測其所終極。儻有如佛經所謂金輪聖王者出乎，當在一千年以內，未可知也。

二十九日記。……中國自蔡倫作紙之後，繼起者爭奇競勝。美其名曰蠶繭，曰烏絲；或以松花爲之，或以梛皮搗就。然皆以竹素爲盛，類能欺霜浣玉，滑澤晶瑩，格物可謂精矣。近日歐洲新法，更能用破布敗絮及鳥毛、魚皮、獸皮等製紙。質堅價賤，即起蔡倫於此時，亦覺後來居上。今又有美國人以麥心之皮製紙，光滑耐久，其化學之功更妙矣。格致之學苟精，殆可使天下無棄物歟？

〔光緒十八年正月〕十六日記。有論中國物產甚富，宜設製造學堂，以教學生而謀富強，收回洋商所奪之利者，此固探源之論，不如此，不足敵其賤削也。英國商務最精最廣，所屬如印度、澳大利亞、加那大，皆土沃產豐而少工作。英乃與其藝術。自機器行，而成物愈多愈精。如洋布、呢羽、鐘錶、五金器皿，及玻璃、油皂、鍼鈕，一切日用之物，販運出口。所製洋布，其棉花皆購自美國，所織之布，皆能倣效華制，而花樣牌號時時翻新。洋傘以鋼製鋼骨牙柄者爲上，每柄須洋銀五六圓或十餘圓，中國到處通行，或用爲送禮之物。洋燈以瓷罩保險燈爲上，價視尋常洋燈數倍。

今中國務本之道，約有數端：一，廣種植以興農利。肥田之料，須本西人格致之學，不特振興茶桑已也。一，精製造以興工利。如有能製新奇使用之物，給與憑單，優予賞賜，准獨享利息若干年，不許他人做製，而又酌其資本，代定價值。一，廣開採以裕民用。硝可肥田，金可範器，硫可製藥，煤可養火，均相地開採，加以熔煉。更設鐵路，散運各處，豈非收回利權之要道邪？

十七日記。凡人之心，虛靈不昧，非若肝、脾、肺、腎之僅各司一職。故能用心者可至於聖，不能用心者可至於狂。誠以人之靈明，多在一心，其所以能思慮能記憶者，皆心也。此中國數千年來相傳之訓也。近古以來，亦有驗得悟性在心、記性在腦者。乾隆年間，齊次風侍郎博學多識，十三經、二十四史，幾於背誦如流。後因翻車傾跌，腦漿迸流。高宗使名醫治之，補以牛腦，雖完復如舊，從此健忘過於常人，經史及一切典故無復記憶。於是記性在腦之說乃益審矣。

泰西醫書及格致諸書，咸謂人之記性、悟性皆在腦。余每晤西士，詰以人之記性、悟性在腦，有何證據。西士云：人死之後，每稱其腦，凡其人生平愈睿智者則腦愈重焉，愈愚蠢者則腦愈輕焉，試之百而無一或爽。又徵之於物，牛雖大於猴，然猴靈而牛蠢者，以牛腦實輕於猴也。兔雖大於鼠，然鼠黠而兔慤者，以鼠腦稍重於兔也，亦試之百而無一或爽。至心之爲用，不過能由大小血管送血以通於腦，以充於周身，而身之百骸活焉，而腦之精氣足焉。精氣既足，而腦之思慮自益銳、記憶自益牢。或有用思過度，以致血管迸裂者，則心血不能送入於腦。大抵血管盡裂，則其人立死；或裂其半，往往有中風不語、偏痺不仁諸症，稍久亦終致不治。其有調養得

宜，使血管絕而復續者，不過十之一二耳。

西士之說，大旨如此。果若所言，是心不過頑然一物，雖與腦有相爲維繫之用，而其不獲自擅思慮記憶之能可知，似與中國千古聖賢之說相背。然人雖終日思慮記憶，其妙用究竟在腦與否、在心與否，人亦不能自知也。余既不能實指腦之能思慮記憶，以證西說之確，亦不能實指心之能思慮記憶，以辯西說之誣，只有暫置不論而已。

西士又言：人之神明在腦。人死則腦腐，腦腐則冥漠而無知、漸滅而無存矣。是中國之所謂鬼神，外洋之所謂靈魂，實皆無有也。余詰以鬼神、靈魂既皆無有，何以耶穌有天堂、地獄之說？西士默然不能對。

二十二日記。天圓而地方，天動而地靜，此中國聖人之舊說也。今自西人人中國，而人始知地球之圓。凡乘輪舟浮海，不滿七十日既可繞地球一周，其形之圓也，不待言矣。若天之全體，則星也日也，佈滿於太空之中。太空無外，空之又空，至於不可終窮，殆不能以方圓言矣。西人又創地動日不動之說，以爲地球繞日而行，每日運轉一周，積年而繞日一周，而日則終古不動。其證據確鑿，亦足自暢其說。然則與吾聖人所謂天圓地方、天動地靜者，不大相刺謬乎？

余謂西人所測方圓動靜，言其形也；聖人所謂方圓動靜，言其道也。夫陰陽始終、寒暑往來，循環無端，豈非天道圓乎？華岱江河，各有定位，不能移易，豈非地道方乎？圓之故，由於動。夫日雖不動，而二十八宿之燦佈於太空者，不能謂之不動也。且地繞日而行，安知非即日之挈地以行？人既在地，不能復測日之所以動。然西人以遠鏡窺太陽，見而有黑點時時移動，故知

日亦能自轉也。自轉，則動也。方之故，由於靜。鎮之以山而不重，流之以川而不洩，皆靜也。譬如大舟行海，舟中之窻戶几席，雖與舟俱動，而在舟中未嘗不靜。聖人在地言地，則謂之靜而已矣。

或曰：《中庸》有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地球之圓，豈非今之夫婦所知，而古之聖人所不知乎？環遊地球一周，豈非今之夫婦所能，而古之聖人所不能乎？應之曰：古之聖人，不能環遊地球，審矣。若謂不知地球之圓，則未必然。但未到其時，聖人不肯顯言；未涉其境，聖人不必贅言耳。……

二十六日記。余昨擴天有九重之舊說，以爲天實不止萬萬重。其說似奇而創，然《中庸》已先我言之矣。《中庸》言地曰「及其廣厚」，言山曰「及其廣大」，言水曰「及其不測」；獨言天，則曰「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夫曰「無窮」，則雖擴之萬萬重，而莫能窮其究竟也。余之前說，不過「無窮」兩字之注腳也。余又曾論日月星相繞相吸之理，則一「繫」字之注腳也。至余所論諸星位置於虛空之中，昇降上下無所阻礙，所以能終古不碰不隕，則又爲「道並行而不相悖」一句之注腳焉。夫然後知聖人雖有所不論，而一字一句，義蘊宏深，實已無所不該。

【注二】
洋溢，《中庸》於此下有「乎」字。

余又讀「聲名洋溢中國」二一節：「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始確然知後之聖人，必有統一五大洲之一

【注二】

《論語·衛靈公》：「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邦行矣。」此乃約引。

日，而孔子之道，亦必遍行於五大洲，為所尊親無疑也。抑余又在外洋閱歷二年，深有味於《論語》子張問行一章，「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二三，實為顛撲不破之道。嗚呼！聖人之言，何其神也。……

二十九日記。余觀西洋人議論及其律例，大抵最重姦盜拐騙之罪。凡犯此者，雖平日密友，皆絕不與往來，恐被洩也。而懲治之法，雖不抵死，亦必與以終身監禁苦工之罰。蓋猶中國所謂私罪也。至於隱圖弑逆篡奪，或謀為君主，或要結眾心謀為大伯理璽天德，雖未成，發覺，亦只驅之、禁之而已，不甚予以重辟。而輿論非惟不貶絕之，轉有欽佩其為英雄者。蓋猶中國所謂公罪也。

夫大逆不道，不能不重其辟者，所以定一尊而禁邪謀也。故勝則為王，敗則為寇，古今通義。今西人則於其敗者，並不指為寇焉，人孰不思僥倖以希神器哉？即如法前兵部尚書布朗熱，謀為法國君主，事敗出奔，而法人之譴思者至今未衰，並不斥其覬覦之罪。歐美諸國若此類者，不勝枚舉，此不知《春秋》大義之故也。……

【二月】初五記。中國上古之聖人，不可考矣。其可考者，伏羲、神農、黃帝、少皞、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聖人也。而皋陶、稷、契、伯益、伊尹、傅說、召公、太公、顏、曾、思、孟，亦聖人之亞也。宋之周、二程、張、朱五子，亦未必非聖人之亞也。是中國五六千年以來，可稱大聖人者十四，稍亞於聖人者十七，其大較也。而伯夷、柳下惠之聖，尚不計焉。

歐洲各國，自耶穌未生以前，則奉摩西爲聖人；耶穌之後，則但知有耶穌而已。其說以爲後之聖人，較前之聖人尤精尤備，則前之聖人可勿道也。至如耶穌之弟子，曰彼德，曰保羅者，西人亦以聖呼之，然不過因稱誦耶穌而兼及之。西人之敬耶穌如天，殆有統於一尊之意。今耶穌之教，盛於歐美兩洲，而亞洲、阿洲亦頗行之。

生耶穌之前者，則有釋迦牟尼之教，近尚盛於亞洲；生耶穌之後者，則有謨罕默德之教，今行於歐亞阿三洲。此三人者，皆中國以外之聖人也。若論其所行之地之廣遠，則耶穌之教爲最，回教次之，佛教又次之。余於此三教未暇考其深淺。然如謨罕默德者，不過以市僧而兼奸雄耳，稱說天神以愚弄其徒，不服其教者，則興兵以擊之。其所以得尊爲聖人者，大都恃智力以取之，非真聖也，余姑就彼教之所謂聖者則聖之而已矣。

雖然，釋迦牟尼生於印度，耶穌生於猶太，謨罕默德生於阿喇伯，皆在亞細亞洲境內，而歐美諸洲從古無一聖人焉。意者，其人之生性，長於形而下之器，究不長於形而上之道歟？抑天地清淑靈秀之氣，鍾於亞洲，故篤生中國諸聖人之外，復以其餘力啟彼所謂三聖人者歟？而耶穌之庇蔭泰西尤宏矣。……

初六日記。……前輩論洋務者，每謂美國自守一洲，並無蠶食鄰封之意；其人亦和平公正，願親中國，可以結爲強援。有非之者，曰：彼既但知自守，雖於中國初無惡意，又惡能爲我援哉？此說是矣。余謂驅逐華民之事，他國之人所顧忌公法而不敢爲者，美人獨悍然爲之，澳洲之人始出而繼之；雖曰揆利士人之意，然行其一切新法者，美之政府也。

大抵民主之國，政柄在貧賤之愚民，而爲之君若相者，轉不能不順適其意以求媚。夫至可憑者，民情也，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也。至無定者，亦民情也。彼其人雜言龐，識卑量隘，鼓其一往之氣，何所不至？是以不能無待於道之齊也。

美國之政，惟民是主。其法雖公，而其弊亦有不勝枚舉者。即如他國公使，狼復固多有之，而美之前使西華，獨以驢貨著名。每受商民之賂，屢與總理衙門饒舌，甚有駛兵船以肆挾制者。余在浙海關道任內，惟美領事司提文動多挾制，意在助商人以訛索。徐詢其故，則因彼國家給俸過輕，不能不事搜羅也。客歲教案，惟英法兩國教堂多遭焚燬，而美教士之受損者無聞焉。乃彼不惟不自慙其前此迫逐華民之舉動，轉有派兵船責問之說。然則謂美國之可親者，其義果安在哉？夫然後知數十年前，美與中國交涉之情形，或不至如英、法之構怨；若至今日而謂美可恃爲援者，皆耳食之談也，皮相之識也。

十八日記。泰西諸大國，自俄羅斯而外，無不有議院，實沿羅馬之遺制也。其所由來，數千年矣。議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也。凡議政事，以協民心爲本。大約下議院之權，與上議院相維制；上下議院之權，與君權、相權相維制。英國有公保兩黨。公黨退，則保黨之魁起爲宰相；保黨退，則公黨之魁起爲宰相。兩黨互爲進退，而國政張弛之道以成。然其人性情稍靜，其議論亦較持平，所以兩黨攻訐傾軋之風，尚不甚熾，而任事者亦稍能久於其位。

法國有左中右三黨，而三黨之中，所分小黨甚多。又有君黨、民黨之別。其人皆負氣好爭，往往鬻然不靖。凡宰相所行之政，議院中是之者少，非之者多，則宰相必自告退。宰相退，而其

所舉之各部大臣莫不告退。由伯理璽天德另舉一人爲宰相。其被舉者，必先自審其黨友之中，可爲各部尚書者若干人。若尚闕而不備，則必力辭，不敢居位，而伯理璽天德又別舉焉。法自庚午年改易民政，二十二年之中，已易相二十七次。其人雖多喜事，而強橫之勢稍遜於前者，亦實由此。

夫宰相不能行其意則告退，頗有不得其職則去之意。一相退，則衆大臣牽連而退；一相進，則衆大臣匯茹而進，亦稍有中國古風。然一國中之有才德聲望、衆情願推爲宰相者，不過數人，可屈指而計。既進不難驟退，既退亦常復進。即如法之現任兵部大臣弗萊西尼，已三爲宰相，五掌兵部矣。

十九日記。中國有惜字會，大抵始於學士文人。其說以爲：文字者，聖賢之精神，造化之機緘，而一切立德、立功、立言之秘要，賴之以傳者也；敬之、惜之，罔敢褻也，罔敢棄也。此風不知始於何時，大約一二千年以來，相承久矣。無論智愚賢否貴賤，皆知存此心。偶有不知此義而穢褻字紙者，則鬼神罰之、雷霆殛之；雖半由因果家附會之談，然亦有威靈顯著，爲衆人之耳目所共聞見者矣。

泰西之俗則不然。嘗見有身坐車中，閱新聞紙，隨閱隨棄，任其拋擲於溝渠污穢之中，不問也。或揩洗器物，皆用字紙；男女如廁，無不攜新聞紙爲拭糞之具。雖西人皆知敬畏上帝，從無以穢褻字紙而受罰於上帝之說。豈蠻行之體，不如蟲書鳥篆之根源？字母所拼，不如會意象形之體制乎？然其爲道術所寓，學問所寄，政教號令所繫，事務記載有關，則一也。

余謂惜與不惜，存乎人心。中國風氣，人人皆知惜之，則天地鬼神亦從而惜之；偶有一二不知惜者，造物亦得致罰於一二人以儆其餘。若外洋則本無此風，人人皆不知惜，而天地鬼神之感亦有所窮，則聽之而已矣。然中西風氣，必有大同之一日。則惜字一會，亦必由東而西，其在數百年之後乎？

二十日記。泰西風俗無男女之別，余意其自古以來相沿久矣，而正不然。聞三四百年以前，法國某王始改婦女之禮，其用意專以謀致富強為主，而歐洲諸國從而效之者也。

古者歐洲婦女守禮之嚴，大旨亦與中國相似；男女不同席而坐，不共几而食，恪循閨訓，不出戶庭。法王思致富強之術，莫先於人民之繁庶；繁庶不可驟幾也，則莫如化婦女之無用為有用；欲求婦女之可用，則莫如略其禮法，去其防閑，於是毅然以改俗變禮為務。其初不得不用非常之勸懲，驅迫於無形之中。厥後風氣浸成，而婦女之為用，果不異於男子。用之戰守，則男子荷戈，婦女饋餉矣；用之學問，則男子精銳，婦女沉靜矣。於是通國之中，嚮之有十萬人者，不啻驟得二十萬人；嚮之有百萬人者，不啻驟得二百萬人。此由於地不甚廣，民不甚衆，而欲創霸國之雄圖，不得已而出此也。迨其計既行，其效既著，歐美諸洲各國無不效之。今各國之人視為當然，漸忘其所以然，且有見中國之禮而笑之者矣。

俄羅斯在西洋之中，風氣較晚。其改婦女之禮，始於彼得羅皇帝，亦已二百年矣。西俗宴會則男女雜坐，行步則男女攜手。俄之婦女初有不願者，至殺數人而其風始漸開。然至今俄國皇宮茶會，男女猶分列左右兩行，非若他國之男女雜遯。則較之諸國，猶稍存古意焉。

〔三月〕十九日記。西洋各國通例，有子立子，無子立女。女復傳其子，則以外孫爲孫矣。又有立其姊妹之子者，則以甥爲子矣。即如英君主維多利亞，贅日耳曼某國公爲夫，生子爲太子，是英之國統，暗中已易姓矣。在中國必有莠人滅郢之嫌，且有「不歆非類」，「不祀非族」之說。

然耶穌之教，本以祭祀爲非。英人視之，並不謂爲易姓也，以爲仍係舊主之後人而已矣。即從前有立姊妹之子者，亦謂舊主之後人而已矣。今荷蘭、西班牙諸國，亦皆立女爲王，而俄皇實非彼得羅皇帝之後，蓋日耳曼某國公爵之裔也。余是以知西人辨別族姓，究不如中國聖人之精。二十八日記。地球五大洲各國，或君主，或民主，大要不外此兩端。民主之國，其用行政，可以集思廣益，曲順輿情。爲君者不能以一人肆於民上，而縱其無等之慾；即其將相諸大臣，亦皆今日爲官，明日即可爲民，不敢有恃勢凌人之意。此合於孟子「民爲貴」之說，政之所以公而溥也。然其弊在朋黨角立，互相爭勝，甚且各挾私見，而不問國事之損益；其君若相，或存「五日京兆」之心，不肯擔荷重責，則權不一而志不齊矣。

君主之國，主權甚重，操縱伸縮，擇利而行。其柄在上，莫有能旁撓者，苟得賢聖之主，其功德豈有涯哉！然其弊在上重下輕，或役民如牛馬，俾無安樂自得之趣，如俄國之政俗是也。而況輿情不通，公論不伸，一人之精神，不能貫注於通國，則諸務有墮壞於冥冥之中者矣。

是故民主、君主，皆有利亦皆有弊。然則果孰爲便？曰：得人，則無不便；不得人，則無或便。

〔四月〕己丑朔記。中國唐虞以前，皆民主也。觀於舜之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曰都君。是則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爲君，則爲諸侯矣。諸侯之尤有德者，則諸侯咸尊之爲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規模也。

迨秦始皇以力征經營而得天下，由是君權益重。秦漢以後，則全乎爲君矣。若夫夏、商、周之世，雖君位皆世及，而孟子「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說，猶行於其間，其猶今之英、義諸國君民共主之政乎？夫君民共主，無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爲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幾及三千年之久，爲曠古所未有也。

〔五月〕十三日記。西洋各國，議院員紳，由民推選。大抵皆取器識明練、才辯鋒生者，而尤以家道殷實爲第一要義，羣謂之「體而人」。蓋西洋風氣與中國不同，雖或以工商致富，或席其先世之遺業，而仍多讀書談藝、研求時務之人。亦有家業既豐，無所事事，乃求選爲議員以據其蘊蓄者；甚或散財要結民心，默干時譽，以求中選。

議員俸金初不甚豐，而膺此任者之意，本不在此。蓋視此爲揚名成業之具，而非爲養身肥家計也。議員中資深望重者，可舉爲宰相及各部尚書，或爲伯理璽天德；或有稍玷其聲譽者，則終身無再選之望。故近來歐洲之官，以貪墨著者尚少。

余謂中西用人之法，截然不同。中國以寒士爲重，故一參以富商，而其弊立見。外洋以厚貲爲重，故明注在富人，而其弊亦寡。數千百年來之風氣使然也，而顧有互相非薄者，何哉？

〔六月〕十四日記。西洋各國之所以致富強者，以工商諸務之振興也。工商諸務之無阻，以

各項公司之易集也。凡事，獨立則難支，衆擎則易舉；勢孤則氣餒，助多則智周。西洋公司資本之雄，動以數千百萬計，斷非一人一家之財力所能就。然苟有當辦之事、可興之利，則風聲一播而富商立集，股票一出而鉅款立致。蓋其規畫之精，風俗之純，章程之善，有使人深信不疑者也。

中國當辦不辦之事，亦孔多矣！其所以易敗而鮮成者，以公司之難集也。曩者庚辰、辛巳之間，滬上風氣驟開，頗倣外洋招股之例，興辦各事。苟稍有勢力可借，數十萬金往往立集。無如任事者既未深知此中利病，措注不能中窳，甚者恣其揮霍，虧負累累，未一二年而人股者之貨悉化爲烏有。迄今皆視爲畏途，雖有集數萬金之公司而無一應者，以致關係大局之緊要公務，無一可爲。然則昔日風氣之驟開，乃今之所以益閉也，豈不惜哉，豈不惜哉！

余謂中國公司之不舉，半由人事，半由氣運。雖小端而實繫全局。嗚呼！時勢之岌岌如此，安得有大力者出而一轉移之也。

二十日記。西洋各國駐華公使、領事，無不任意挾制，遇事生風。余以爲洋人性情剛躁、不講禮義之故。及至歐洲，與各國外部交接，始知其應付各事，頗有一定準繩。周旋之間，彬彬有禮，亦尚能顧交誼，不肯顯露恃強凌人之意，亦不顯露矜智尚術之意。非特英法也，各國皆然。非特外部也，各員皆然。即如前駐京英使威妥瑪，我中國人皆以爲妄人也，暴人也；而威妥瑪與余交，情文並摯，隨時襄助；且其學問議論，即在中國亦斷不能以常人視之。然苟再至中國，不能保其不爲患也。

且洋人之恣挾制於中國也，其所由來非一日矣。始於道光年間之和戰無定，屢戰屢敗，既為洋人所輕；繼以咸豐季年為城下之盟，定喫虧之條約，益為洋人所輕。厥後雖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而堂司各官皆未洞識洋情，因應不能得訣。每遇一事，大抵禦之以多疑，示之以寡斷，二者適與洋俗相反。浸至格格不能相入，其剛者爭非所爭，柔者又讓非所讓，而事益不可為。且偶有一二洋使，性情稍慤，不甚施挾制之術者，非特要事無一可商，且有以微事而受嚴拒者。彼見夫善挾制者之多得所欲也，於是相承而趨於挾制之一途，即慤者亦漸化為黠，懦者亦漸變為悍矣。此風釀之者非一日，即改之者亦非一時。嗚呼！安得識洋情、有風力之大臣，久居總理衙門，而挽此習也？

二十七日記。中國商務不能振興之故，厥有三端。一在搶攬生意。華人創一業，稍沾微利，則必有人學步後塵，甚且貶價爭售，互相詆譏，以致兩敗。若照西例，凡創一業，官給准照，獨享其利者若干年，剿襲詐偽者罰無赦，則無此弊矣。一在攙雜使偽。西人運來之貨，初次、二次極佳，三次必漸遜，以華人之喜價廉也。中國則於絲中攙麻，或新絲中攙舊絲，或細絲中攙粗絲；茶則攙以柳葉，或雜以泡過茶葉，其顏色則多用裝點。西人不過受欺一次，後不再來，即真貨亦致滯銷，皆弄巧成拙者階之厲也。一在電報靈速，即西人亦常受此害，然不若以上兩弊之為禍烈也。

二十九日記。《春秋左氏傳》譏「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其病全在「不務德」三字。惟不務德，所以雖為五霸之首，而不能進乎王道，並非遠略之不當勤也。後之不善讀書者，將上半句

意義抹煞，若謂「不勤遠略」，即係「務德」之明證。此大不然。近世時文家，更拈此四字爲王霸題目話頭；而由考墨卷出身之士，濫假而乘國鈞，遂以此說施之政事，不知其他。當昔全盛之時，尚可敷衍無事，一值多事之秋，則顛覆立見矣。

蓋中國素有「不勤遠略」之名，外洋各國知之甚審，莫不欲奪我所不爭，乘我所不備，瞰瑕伺隙，事端遂百出而不窮。

夫惟「不勤遠略」，是故琉球滅而越南隨之，越南削而緬甸又隨之；其北則琿春一帶及黑龍江以北，蹙地數千里；其西則布哈爾、布魯特、哈薩克諸回部，盡爲俄羅斯所吞併；而哲孟雄、什克南、廓爾喀諸部，則皆服屬於英；即朝鮮之近在肘腋者，亦有岌岌可慮之勢。

夫惟「不勤遠略」，是故香港、西貢、小呂宋、噶羅巴等處，各有數十萬之華民，而不能設一領事；美屬之舊金山、英屬之新金山，華民皆有自關之利源，而無端失之，反受他人驅逐。

夫惟「不勤遠略」，是故商務則無一船越新嘉坡而西，越小呂宋而南者；而兵船之遊歷，亦不逾此。出使大臣，或曹然於條約之利病，而不知久遠之計；封疆大吏，或惘然於邊防之得失，而惟偷旦夕之安。

凡此皆由學術之誤，以誤國家、誤蒼生也。嗚呼！安得遍聒當軸諸公，而與之一講經義也？三十日記。中國聖賢之訓，以言利爲戒，此固顛撲不破之道。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曰：「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其言尤爲深切著明。然此皆指聚斂之徒，專其利於一身一家者言之也。《大學》平天下一章，半言財用；《易》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可見利之溥者，聖人正不諱言利。所謂「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治天下之常經也。後世儒者不明此義，凡一言及利，不問其爲公爲私，概斥之爲言利小人。於是利國利民之術，廢而不講，久矣。

數十年來，通商之局大開，地球萬國不啻併爲一家，而各國於振興商務之道，無不精心研究。其糾合公司之法，意在使人人各遂其私術。人人之私利既獲，而通國之公利寓焉。故論一國之貧富強弱，必以商務爲衡。商務盛，則利之來如水之就下而不能止也；商務衰，則利之去如涸之日洩而不自覺也。

亞洲東方諸國之商務，嚮不如泰西諸國風氣之開；然邇來日本、暹羅經營商務，亦頗蒸蒸日上。中國地博物阜，本爲地球精華所萃，徒以怵於言利之戒，在上者不肯保護商務，在下者不肯研索商情。一二饒才智、知大體者，相率緘口而不敢言。偶有攘臂抵掌而談之者，則果皆忘義徇利之小人也，即使糾合鉅款爲孤注之一擲，無不應手立敗，甚且乾没人財以售其詐，致使天下之人相率以商爲畏途。

試取各關貿易總冊閱之。中國之財，每歲流入外洋者，白金二三千萬兩。以三四十年通計之，則白金一去不返者，已有十萬萬兩之多矣。再閱一二十年，中國將何以爲國乎？吾用是嘆息流涕於當軸者之不知變計。即有一二知變計者，而又未盡得其術也。

〔閏六月〕初四日記。英法諸國，外部尚書雖不時換人，而其下辦事之侍郎、總辦等，則皆數十年在此署中，往往終身不換。如英之外部侍郎克蕾、副侍郎山特生，法之外部侍郎尼薩等，

皆在外部辦事二十餘年；比國之侍郎郎貝爾芒，已專辦外部事三十年矣。其他，或自使館隨員、參贊昇入外部，或自外部出爲公使，又由公使人爲侍郎、尚書者，不可以更僕數。蓋職業專，則志一而不雜；經畫久，則才練而益精。所以西人辦理交涉，措注周詳，鮮有敗事，閱歷使然也。

中國自文忠公而後，總理衙門大臣萃畢生之全力以經理交涉事務者，殆鮮其人。或以官高掛名，或以淺嘗自喜；或驟出驟入，聽其自然。一聞《海國圖志》、《瀛寰志略》兩書之名，尚有色然以驚者，謂景秋坪尚書。或又有一二清流，如李高陽、閻朝邑兩相國，皆自謝爲不知洋務，以終年不一至衙門爲高。至於章京，考取之券皆以小楷，固有居署十年，尚於洋務不甚通曉者。其或號爲明敏出色之人，不過取能了日行公事而止。若既了公事而又稍通洋務，則其人固更出色矣，則必由章京而管股，而幫辦，而總辦；如是者十年而不簡放關道者，則羣相與目笑之。故在署十年而稍習公事，無不得關道以去矣。迨既得關道，而外昇藩臬，內昇京卿，又不復人總理衙門矣。如是而欲洋務人才之練習，其可得乎？如是而欲辦理洋務之不至於歧誤，其可得乎？

吾是以謂中國欲圖自強，必自精研洋務始；欲精研洋務，必自整頓總理衙門始；欲整頓總理衙門，必自堂司各官久於其任始。

初六日記。西人嘗謂謀國之要有三：曰安民，曰養民，曰教民。所謂養民者，何也？蓋查地球中版籍之數，大抵每年一百人中必添一口。歐洲人民約三百五十兆，每年可增三百五十萬口；中國約四百兆，每年可增三四百萬口。苟無新法以養之，則必有人滿之患。

何以養欲而給求耶？按西國養民最要之新法，條目凡二十有一：一曰造機器，以便製造；二

曰築鐵路，以省運費；三曰設郵政局、日報館，以通消息；四曰立和約通商，以廣商權；五曰增領事衙門，以保商旅；六曰通各國電線，以捷音信；七曰籌國家公幣，以助商賈；八曰立商務局，以資講求；九曰設博物院，以備考究；十曰舉正副商董，以賴匡襄；十一曰設機器局，以教間閭；十二曰定關口稅，以平貨價；十三曰墾荒地，以崇本業；十四曰開礦政，以富民財；十五曰行鈔票，以濟錢法；十六曰講化學，以精格致；十七曰選賢能，以任庶事；十八曰變漕法，以利轉輸；十九曰清帳項，以免拖累；二十曰開銀行，以生利息；二十一曰求新法，以致富強。

初八日記。從前西洋各國，受制於教王。當教王勢燄最盛之時，幾操廢立各國君主之權；而各國之民信從教王，殆如水就下、如蟻附羶也。自耶穌教另樹一幟，以與天主教為敵，歐洲各國之民因爭教而互相攻戰，互相殘殺，至數十百萬人之多，搶攘不靖者數十年。繼乃定為各行其教，有不相菲薄、不相師之意。然天主、耶穌兩教，隱然勢均力敵，而教王之勢驟衰。邇來愚民信教之心，似不如前。而各國君相，亦能實事求是，力圖自強。教王之教不足以愚之，力又不足以勝之。即素崇天主教之國，如法、義、德、奧諸大邦，無不創立新法，限制教民。教王固熟視而無如何也。教士懾於國家之威，無不謹受約束，恪守準繩。

惟其前往中國者，不能人人如在其本國之馴謹。而中國與法國所立條約，既授以保護天主教之權，中國稍欲裁制教士，輒為法之外部及駐華公使所格。即使情理兼足，法人明知我當行之政，然彼既欲要結教士之心，又欲自示其權力之大，故無不一意阻撓者。自是中國竟無法以治教士，而教士之徇規錯矩者亦愈多。而愚民之蓄疑積忿者，遂一發而不可遏。迨巨案既起，教士赴

訴於法使及領事；法使必先借端挾制，以增其本國之權利，再以保護教務之名，為教士多索利益以饜其求。其有清查教堂之法，如中國所宜整理者，法人雖勉允一二，教士亦知法之隔在鄰國，威令不行，且知非出法人之真意，亦竟置之不理。此中國教務之所以日棘也。近時議者遂有請教王遣使之說，冀以隱分法人之權。萬不得已之補救，亦只可如此。然經營稍不得訣，恐一弊去而一弊復生。余今雖籌辦此事，蓋兢兢焉不敢不慎也。

初十日記。……中國之以詐擾嚇騙為事者，天津謂之「混屋子」，寧波謂之「空手人」，上海謂之「流氓」，廣東謂之「青皮黨」，蘇州謂之「破鞋黨」。而英法諸國皆無之，則以多用巡捕之功也。

二十五日記。近世人情，多震驚於西洋風氣之奢豪，器物之精緻，以其能順人意趣、適人嗜好也。是固然矣，然余謂亦有洋不如華者。

中國宴席，山珍海錯，無品不羅，乾濕酸鹽，無味不調。外洋惟偏於煎熬一法，又攢海菜而不知用。是飲食一端，洋不如華矣。

中國綢緞綾羅，男女各用以章身，均極華美。至於冬裘，百獸之皮，無所不用，尤覺異常燦爛。洋人不論貧富貴賤，皆以黑呢為衣，既短且緊，大不登樣。婦女製衣雖多奢費，然亦僅於茶會用之，且究不逮中國婦女服飾之百一。是衣服一端，洋不如華矣。

中國房屋起於平地，輔以亭臺樓閣，乃有玲瓏曲折之觀。每平屋一進，皆有天井，於是假山奇石，曲檻清池，名葩異樹，可以隨宜佈置。外洋專尚四五層之樓房，而別無他式。雖名為宮殿

者，不過樓房高大而已。尤乏趣者，縱有絕堅緻之樓房，而全宅中無一天井，不過四而皆臨街衢，以街衢爲天井而已。是宮室一端，洋不如華矣。

夫飲食、衣服、宮室，人生日用之最大者，而外洋皆不如中國。然則智者慎毋震驚於西洋之風俗，以爲事事勝於中國也。

二十七日記。中國欲振興商務，必先講求工藝。講求之說，不外二端，以格致爲基，以機器爲輔而已。格致如化學、光學、重學、聲學、電學、植物學、測算學，所包者廣。得其精，則象緯、輿圖、律曆皆能深造有得；得其粗，則亦不難以一藝名家。既須多設書院，選聰穎子弟肄業其中，而藝術學堂亦不可不設也。機器能以一日之力，成十日之功，一人之力，代百人之功；如是則貨價必廉，價廉而銷售始暢矣。

而所以擴商務之用者，則尤有八焉。一曰設專官。如西洋各國，有商部尚書以綜覈貿易之盈虧，又有商務委員以稽查工作之良窳是也。一曰興公司。興之之術，不外立保護公司之法，議整頓公司之規而已。一曰勵新法。有能創一藝者，給以憑單，俾得專享其利，則才智之士無不殫精竭能矣。一曰杜僞品。中國絲茶之不振，半由洋人做造，半由奸商肆其詐僞；有攙雜假託諸弊，以致貨真價實者亦受其累。今宜懸明法以禁之，又使諸商公議罰辦之規條，行之數年，庶有豸乎？一曰趨時尚。凡物能變新樣，必可善價而沽，而衆耳俗目之所好，尤不可不投也。一曰設賽會。倣英、法、德、美、日本辦法，建設會場，羅列珍奇，所以廣見聞、資則效、開風氣、旺貿易，法至良也。一曰改稅則。宜乘各國換約之時，漸改值百抽五之例；稍重洋貨進口之稅則，而

於洋酒洋菸之稅更加重焉。絲茶二項，宜稍輕出口稅以減成本而廣銷流。一曰導商路。招商局輪船既已暢行江海，宜漸多置輪船，派往南洋諸埠以及外洋諸國，裝貨搭客，稍分西人之利；而華民之旅居外洋者，亦得聲氣聯絡，裨益豈淺鮮哉！

〔七月〕十三日記。倫敦夏間極熱之時，可禦單衣兩層，而紗葛無用也；冬間極寒之時，可禦棉衣兩件，而重裘無用也。然英人夏必居海口，名爲避暑；冬必居海口，名爲避寒。凡達官富商，於海口及鄉間名勝之區皆有別墅，其通年居倫敦者不過三四月。大抵海口及鄉間天氣晴爽，迥與倫敦不同。西洋醫家又謂海氣於人之養生有益，人能多吹海風，多浴海水，則精神爽健，身體堅實。故無論貧富貴賤，皆以避暑、避寒爲名，而命意則在多受海氣，兼以遊目騁懷；至於避煤煙，避昏霧，避人戶稠密之濁氣，尚其次也。習尚相沿，浸成風俗，而避暑尤亟於避寒。儘有無力避暑之人，杜門不出，客至，則謝以避暑下鄉者，是不在得其名，而先欲襲其名矣。……

十八日記。余偕王省山乘馬車赴六汀騰海口遊覽。六汀騰距白雷敦約四英里，凡居白雷敦者皆往遊焉。余車循海岸而往，循山徑而回。其地本非大鎮，而鄉村臨海，頗有疎野之趣。一路山不甚高，墾田者皆在山半，大麥甫經收穫，風景絕佳。

中途過一貧孩院，叩戶人觀之。該院總辦，款客殷摯，導觀各處，規模闕敞。院中男女孩凡三百餘人。有廚房，有書庫，有浴室，有飯廳，有讀書堂，有講經堂，有做工所，有演藝場，有洗衣所，有男孩臥室，有女孩臥室，秩然不紊。養牛二十五頭，日取其乳以供院中之用。凡貧孩二歲以上，即可送入院中；迨二十歲左右，皆成一藝以去，俾能自給衣食，無饑寒之慮焉。

是時適值午飯之後，須赴場操演，以舒其筋骨，總辦邀余觀之。有孩一班，專奏兵樂，其餘則演槍法、陣法，無不手勢嫻習，步伐整齊，蓋遊樂也，而操練之意寓焉。又邀余聽諸孩奏樂，年皆不過十歲左右，而按之樂譜，悉協宮商。又邀余聽七歲以內諸孩演唱，調皆一律，雖甚幼稚而意象嚴肅，無有敢跛倚嘩笑者。其教導皆用女師，亦頗愛諸孩如其子。聰穎之孩，常有成學業以去者；其次則出為兵丁，為樂工，為畫師，為木匠，為裁衣，及一切眾技，歲有若干人。諸孩所造器皿，無不精巧，即代鬻之，以供本孩之用。於戲！至矣盡矣，毫髮無遺憾矣。吾不意古聖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經，乃於海外遇之也。

二十五日記。中國與各國衡富強之術，百不如西人。然有一事足以自豪者，則國債獨少於諸國也。二十年以前，中國本無所謂國債。左文襄公西陲之役，需餉緊急，始派遣員胡光墉商借洋債兩次，然不過數百萬金耳。光緒甲申、乙酉之間，法蘭西爭越南，駛其兵艦，擾我海疆，各省調兵設防，糜費甚鉅，於是廣東、福建諸省，皆嚮洋商挪借鉅款；而神機營、總理衙門，亦或屬出使大臣貸諸西洋，為購砲造船之用，奏明由各省各關按年歸還本利。計國債最多之時，約有二千餘萬金；迄今逐年償還，當已不滿一千萬矣。東西洋諸國，或地不逮中國十之一，而國債動以數萬萬計，蓋有十倍百倍於中國者。賦稅所入，大半以償債息。其所以百廢俱舉者在此，所以不能不厚斂於民者亦在此。……

二十九日記。英國上下兩議院，凡制度、刑法、軍政、度支，悉由院中定議，而後舉行。上院諸員，均係世爵舊臣及教中大長等，貴顯異常。但政事均由下議院議定，而詳諸上議院；上議

院照行者十之七八，駁改及暫停者十之二三。下議院諸員，例由民間公舉，凡諸郡縣各舉一人。預其選者，即爲該郡縣建白一切事宜。其權甚重，故有寧棄封圻之任，而以舉授議員爲榮者。英國下議院人員之額，嚮惟六百五十二人；嗣因國中郡縣增多，光緒十一年已增至六百七十人。英倫舉議員四百九十五人，蘇格蘭舉七十二人，阿爾蘭舉一百零三人，此現在定額也。

英民俗尚，嚮稱敦樸。然至今推選議員，亦覺隱弊叢生。一則植私黨以廣扶持，一則散貨財以延虛譽也。即如六月間所舉諸員，格蘭斯登爲公黨首領，其黨得舉者二百七十五人。沙侯爲保黨首領，其黨得舉者二百六十九人。此外，阿爾蘭黨七十二人，巴尼路黨九人。更有公黨之人，而持論又常與其黨相違者，共四十五人。其後，阿爾蘭黨又爲格蘭斯登所籠絡，黨勢遂盛，故得居相位云。

〔八月〕初五日記。……法自改爲民政，國之大權，歸兩議院；奉行條例之權，歸總統。議員出於公舉，一社公舉一人；如一社過十萬家外，則再計其人如近十萬之數，准多舉一員。上議院員約三百人，內有四分之一，永遠不換。此三百人亦係考試而得，如有乞退乞假則補之。四分之一由各府議員推陞，以九年爲限滿。合甲而爲社，合社而爲縣，合縣而爲府。總統七年期滿，上下議院公舉另代，或留一次亦可。國之政務得失，其責任不歸總統而歸議院。總統之責，在議院議定後畫押，並管理水陸軍務而已。然有用兵之事，亦非議院議定不可。而選擇宰相及各部大臣之權，則歸於總統。

〔十月〕初六日記。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史稱史皇造字飛龍，倉頡喚乎文

章。佛經言造字者兄弟三人：長曰梵，其字左行；中曰佉盧，其字右行；季曰倉頡，其字下行。或謂文字之原，起於庖羲之畫卦。今先天卦圖方位次第，固有下行、旁行、上行、左右行之義，實備五體。總以順行爲正，即今中國文也，倉聖創之，歷代相傳。由是而篆而籀而隸，輾轉相承，皆順行之正軌。梵與佉盧各得五體之一，未足語書契之全也。墨子衍佉盧之緒，以自異於儒家，特著於《經上》篇中；秦漢金石諸刻亦間有用其體者。其後傳人西域而爲右行，即今之西文也。蒙古書皆左行，蓋用梵體。回部亦旁行。

西國字體，種類至繁，如俄文、英文、法文、德文、意文，各自爲體。俄自芬蘭以西，即爲波蘭書矣。法用本國字，而愛勒脫以南，又爲哀斯記書矣。考欽天監舊制，有所謂「書拉體」者，即臘丁文，乃希臘文之變體也。希臘字文理較長，而總不外以字母攝音，合音成字。故各國皆二十六字母，惟希臘有三十六字母，而法國只二十四字母，於六書中僅得諧聲之義。

不知聲音之道，年久則變。中國經籍如天、下、華、慶、明、行等字，六朝前猶近秦漢之音，唐以後則純用今音。以中國之人讀中國之字，而高下輕重疾徐，已各自成音，賴有象形、會意等義相維持，故數千年後猶得以考證古訓也。外國文字僅知諧聲，以口相傳，久而易變。況以華言譯西語，以今音譯古語，以華字譯西書，既無一定之音，又無一定之字，而且方言各異，則安能如華文之六體兼備而四書不亂哉？國初修遼、金、元史，於舊史譯語，更易過半。或謂元時大都之音，與乾隆時順天之音不同，宜其不合也。

嘗見埃及克里卑阿石柱銘，有似石鼓文者，有似鳥者，有似馬者，亦有竟作馬首者，有似人

眉目者，有似爪者，文體竟類篆隸。郭筠仙氏謂西國始製文字，原與中國相同；自中國楷書行，而六書之意隱，亦自西國二十六字母立，而象形、會意之學亡。誠哉是言也！

〔十二月〕乙卯朔記。近數十年來，中國民窮財盡。小民竭終歲勤動之力，往往不能仰事俯蓄。生計之艱，視百年以前，不啻三四倍焉；視二百年前，又不啻七八倍焉。然西洋各國人之遊中國者，皆於中國物價之廉、人工之賤，嘆羨不容口。

中國人民之衆，雖甲於地球，而食用之儉，仍以中國爲第一。蓋以西洋養一人之費，若在中國，即以之養三四人、七八人而有餘。推原其故，厥有數端：西人性情，自奉較奢，一切起居飲食，必求足以適意，足以養生；華人中人以下，往往不甚講求，不憚苟簡，以節私費。西洋各國，取之於民者重，大都十百倍於中國，其所以百事修舉者在此，而百物昂貴者亦在此；中國取之於民者輕，所以百事廢弛者在此，而百物廉賤者亦在此。至於地氣和平，土脈膏腴，實在歐洲之上；所以戶口雖極蕃庶，而括其地之產，尚足養其地之人，宜乎西人之津津不置也。

惟居今日而追溯一二百年以前，則當時中國食用之廉，又如在天上。今之所以驟艱貴者，議者或歸咎於西人通商之故。此說未必無因。蓋一則財源外溢，一則奢風漸人也。然此乃時勢之所爲，雖人亦未如之何。則自今以後，固有不能不因勢利導以籌補救者矣。

十一日記。昔軒轅氏見飛蓬而作車，見落葉而作舟，即中國製造機器之始。風車水碓，相傳亦久。至於雙錠紡車，提花織機，則愈變愈巧者也。綢緞棉織花紋，非人所能獨爲，故須用機器成之。德國鄉間耕耨皆用人力，未嘗代以機器。其餘工作之在山水間者，則皆以水機助力，磨麥

則盡用風車。惟人力所不能施者，如鑄鐵甲、起重物之數萬斤者，自非機器不為功。然則機器之用，始於中國，泰西特以器力助人力之不足耳。

非特機器也，即化學、光學、重學、力學、醫學、算學，亦莫不自中國開之。如稼穡種植及造釀酒醬、染色漂白、燒瓷器玻璃瓦缶、煉丹藥鉛粉銀硃，打鐵、點銅、製火藥、和石灰，皆化學也。光學則以水晶作眼鏡，重學則造橋樑、作環洞，力學則建亭臺、起樓閣，醫學則藥物之外亦尚鍼刺，算學則九章悉備。所謂西學者，無非中國數千年來所創，彼襲而精究之，分門別類，愈推愈廣，所以蒸蒸日上，青出於藍也。

十二日記。俄國地跨歐亞二洲，其版圖之廓，居地球陸地七分之一，戶口多至七十四兆，異言語者四十餘處。國制分四大部，別設內閣以總轄之。一曰國會，會長一，屬員四十有二，相臣及王族參與其事，略與他國上議院同。二曰司律院，職掌法律，兼管一歲之出納。三曰教法院，掌國中政教。四曰宰相會院，分內廷、外國、陸軍、海軍、教育、會計、刑法、王室私邑、製造、監督各局。每事須奉內閣旨意，不能如他國之由議院裁定，其章程可謂密矣。

十六日記。英、法、德各國刑律，皆本羅馬。羅馬古律極嚴。謗人者死，私刈田禾者死，故燒人物產者投諸火；犯竊者鞭責後充奴婢，奴婢犯竊加等投諸崖。遇竊盜格殺勿論，辱人者罰驢三十五疋，折人牙齒者罰至三百疋。尤奇者，本夫不得擅殺姦夫，惟奴僕姦主母則殺勿論；逆倫之犯，取雞犬蛇各一，同置一囊而沉諸水；蠱毒殺人者罪同。嗣後旋改旋輕，除大逆不孝、師巫邪術、奴僕作姦數等之外，概從寬恕。

英吉利本羅馬屬地，羅馬既去，更用嚴刑。截脛剝膚，挖目割鼻，水溺火灼，種種兇殘，民不堪命，然犯罪者益衆。西曆一千七百五十年，法益苛而民益頑，議院乃議盡改舊法，減省刑罰。罰鍰、監禁以外，至重不過縲首而已。又得延狀師申辯，無威嚇逼勒之虞，無榜掠銀鐺之苦，雖犯罪不得相屈辱。牢獄亦亢爽潔淨，不致釀為疫癘，且設學堂、書庫、醫院、庖廚於其中。復考核通國罪人之數，若少若多。若尤多，究其獲譴之故，察其為惡之由，以施懲戒。行之不過五六十年，而頑梗潛消，民多知恥。其收效之捷有如此者。

十七日記。……中西律有相合者：如斷罪無專條，鬥毆、上書陳言、官吏受財、偽造印信、犯姦、發塚、賭博、屏去人服食、嫁娶違制、錢債、強盜、竊盜、費用受寄財產、得遺失物、強劫搶奪、恐嚇取財、詐欺取財是也。有相類者：如積累罪名，類「二罪俱發以重論」；罪犯分第一二等，類「罪分首從」；販鬻掠賣奴婢，類「掠人賣買人」；袒護唆訟捏控，類「教唆詞訟」；故殺謀殺誤殺，類「人命故殺謀殺戲殺」；令人服毒，危人性命，類「造畜蠱毒殺人」；拋棄遺失各物，類「得遺失物」；白晝攻進人家取財，類「白晝搶奪」；入室圖宿，類「夜無故入人家」；殺盜馬牛畜產，類「盜馬牛畜產」；巫卜詐欺，類「術士妄言禍福」；錢幣諸條，類「私鑄銅錢」；放火諸條，類「放火故燒人屋」是也。雖出入互見，而原其意大都不甚懸殊。所以扞格者，非法異也，刑異也。

要之，法生於義。中律尚理，西律原情。尚理則恐失理，故不免用刑；原情則惟求通情，故不敢用刑。然理可遁飾，情難彌縫。故中律似嚴而實寬，西律似寬而實嚴，亦各行其是而已。

二十三日記。泰西武員，無不讀書，並精通輿地、水道、勾股算法、測量之學。統師而出，則道路之遠近，何處屯兵，何處伏卒，何處爲抄襲之捷徑，何處爲夾攻之要路，莫不了如指掌；何處安置砲位可以及遠，何處施放槍炮可以取準，詳察細算，百無一失。不如是，不足勝武員之任。至於兵丁，則但用其力；力之超羣拔類者，不過肘上三道金箍以嘉異之，不令其帶兵也。間有勞苦功高，錫以官階者，官亦不甚顯。若文員則僅司文事而不與武功。是以泰西之武職，較文爲重。能武事者，人爭羨之，故願學者多而兵日以強。……

〔光緒十九年四月〕初十日記。《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後世風水家祖之。《記》有之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後世日者家祖之。是知風水與擇日之說，由來舊矣。

泰西風俗，並無此事。其墳墓，則規一曠地爲叢葬之區，不論貧富貴賤皆萃其中。但其丘隴，在富貴者則修飾精整，在貧賤者則規制卑陋耳。然在地上，則數千百塚累累排列；在地下，則互爲隧道，四面皆如牆壁，以棺推人其中。而所謂龍脈形勢者，皆無有也。其宮室，則或閤敞，或庫隘，無慮皆係樓房，依街衢自然之勢，雲連櫛比，不審嚮背，不擇時日。即所謂衝太歲、坐三煞者，皆不忌也。

大抵中國久有風水與擇日之說，人人意中皆有此事，故亦能稍稍顯其禍福。西洋本無此說，人人意中皆無此事，故禍福亦無從著焉。「陰陽怕懵懂」，此之謂乎？

【注四】
據《左傳》僖公十年，當作「神不歆非類」。

十二日記。中國以嗣續爲最重。孟子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蓋有「鬼猶求食」之說，又有「神不歆非祀」之說【四】。「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令尹子文所以泣也。佛氏生於印度，其說亦頗相符。故以人之生前造孽者爲餓鬼；鬼而稱之爲餓，則鬼真求食矣。求食必賴子孫之祭祀；講陰騭者遂以絕嗣爲最重之罰，良有由也。

泰西風氣則不然。往往有富擁鉅萬而終身不娶，將死，則輸之教堂、分之朋友者。往往有貴爲總督或各部大臣，年近耆艾，猶孑然一身，晚乃娶一耆艾之處子，不過聊以自娛，意本不在生育者。蓋彼本視子孫爲甚輕，若居可有可無之列。所以然者，彼謂人死之後，歸於溟漠，無所謂求食也，此耶穌之說之與儒佛不同者也。洋人無事不講核實，大抵如此。

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聖人豈不能爲洋人之核實哉？蓋深有見於鬼神之德，體物不遺；祖宗與子孫，實有相依相繫之理。人人知此，則爲善者有所勸，爲惡者有所懲，而報本追遠之意油然而生。耶穌之教，非不核實，然而難免不仁之譏矣。

十三日記。英法兩國雖皆稱饒富之國，然法自爲德人所敗，國債累累，困於輸息，以至無物不稅，無稅不重，尚有子子不終日之勢。英國則帑項充裕，凡人所資爲衣食及日用必需之物，無不優免關稅，以廣招徠；其重收關稅者，惟菸、酒、茶葉、加非四者而已。

舊時英關於綢緞、米麥等亦莫不有稅；厥後用議院之議，漸裁各稅，而以其稅加之菸、酒、加非、茶葉之中。然近來英關收數仍不減於舊者，以菸、酒、加非、茶葉之銷數甚繁也。議院之言，蓋謂布、穀等物，民所仰爲衣食者，稅之則礙民生計，故竟裁之。菸、酒、加非、茶葉，並

非人生必需之物，而人必欲用之者，不過徇一時嗜好，而其力亦必稍有餘者也。彼既可已而不已，雖重權之亦不爲過。譬之人吸雪茄菸者，日費三本土，今加其稅，俾日出六七本土，亦於其人尚無大損。此所以值百抽百或抽二百，而民不以爲病也；此所以能用四宗之稅，敵百貨之稅也。

余於是恍然於中國之關，亦可漸用此術。昔南宋以一隅之地，支持強盛之女真。趙開爲張浚理財，僅恃四川一省，所供之餉，數倍於全盛之時，而能源源不竭，其大端亦不過倚辦於榷酤、榷茶數者。英人之法，殆暗與此合。今中國關稅及洋藥釐金，每歲收銀約二千餘萬兩。試將各物出入口之稅一概豁免，而於茶葉出口稅酌減其半以輕成本。所有歲收二千餘萬兩，盡加之於洋藥釐金與菸酒加非之中；其洋紗、洋布、火油、自來火四項，亦須加稅一二倍，以保華民生計，豈非自富自強之要圖乎？

十五日記。西俗於養身之道，無論貧富貴賤，皆較華人爲講究。凡稍有身家者，每膳必食兼味，必有牛肉，有洋酒一二品。食畢，有水菓，有加非，有雪茄菸；早晚必飲牛奶或牛肉湯。日用之需，約須以洋銀三四圓爲度。其衣服雖皆用黑呢，短衣窄袖，然聞其費亦頗不菲。大抵洋人性情，好潔好整，好便捷，好示闊氣，好有益於身體而卻疾病。雖工人僕御之流，每七日亦必食牛肉一二次，否則謂無以養生也。

華民之傭工外洋者，每日可得工資洋銀二圓或三四圓，而其自奉甚菲，衣食至爲濫惡，意在節蓄，以蓄餘資，洋人往往嗤鄙之。其議以爲天地之間人爲貴，天本予人以自養之權，今華民欲

等人道於牛馬，則我亦不能以人道待之。美國所以有驅逐華民之政也，雖由貧民之忌人奪其生計，然使華民稍自修飾，不露寒儉之態，其被嫉當不至若是之甚。風氣所趨，有不得不然者耳。

十六日記。中國用人以富者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為賢，其道有相反者。夫登壘斷「以左右望而罔利市」【五】者，謂之「賤丈夫」。中國數千年來，無愚智皆知賤之。西漢摧折富商，俾不得與齊民齒，即使其中有賢能者，亦往往擯不用。偶或誤用之，未嘗不致禍敗。其矯枉過正者，遂有明知其賢而避嫌不用者矣。故貶之曰「銅臭」，斥之曰「守財虜」，中國之習俗然也。

泰西各國最重議紳。議紳之被推選者，必在殷富之家，謂之「體面人」。且其平日必散財厚施，以沽名譽，然後能為眾所推。間有十之一二以寒士膺選者，則因其才學已著，有富人代之用財，冀其人議院而助己也。至其選為各部大臣及宰相者，非殷實之世爵，即富厚之名人，其意以為彼皆不憂衣食，專顧體面，未有不竭誠謀國者。而其所用之人，非特犯贓罪者頗鮮，往往皆能稱職。

大抵人才視風俗為轉移。彼知為眾所棄則竟自棄矣，為眾所重則亦自重矣。且西洋之寒門貧族，所以不出人才者，彼自人塾讀書以後，非極富則不能為上等之學問，非極富則不能交上等之朋友，況復囿於見聞，牽於衣食，其不能開拓胸襟也，審矣。若夫豪傑之士，非以財助之，不興也。蓋有恆產即有恆心者，吾於泰西風俗見之。

二十二日記。西洋諸國武備日新，文教亦蒸蒸日上。英國倫敦有赫來士阿斯必鐸者，大學館也，建自三百五十年前，學徒七百人。有可造者，陞之岳斯笏大書院。倫敦又有播犁地土母席

【注五】

罔利市，《孟子·公孫丑》原作「罔市利」。

菴者，爲最大書院，中國經史子集無不收藏。男女看書者三百餘人，早人暮歸。且於中國聖人之道，無不悉心體會。英之文教蓋如此。

德國書庫在新皇宮之旁，屋中列數千年前樂譜及各國古字，俱以羊皮爲之。有掌書所，亦藏中國經史子集，并有梵文字彙、蒙古舊史、吐蕃紀載。每日九點鐘至四點鐘，凡來領書抄讀者二百餘人。德之文教蓋如此。

美國人皆入書院，分十餘班。陞首班者入郡學院，專教格致、史鑒、曆學、算法、他國語言文字及藝術必用之書。再上有實學院，院有上下，分十三班。考得首班者，入大學院肄業；肄業既成，陞之仕學院。蓋欲其學優而仕也。院中藏書，與英略同。其所肄業諸學，一經學，專論教中事也；二法學，考論古今政事利弊及通商事宜也；三智學，格物兼性理、文字、語言諸事也；四醫學，博考經絡表裏及製配藥品也。美之文教蓋如此。

〔六月〕十二日記。……俄有黨禍，由來已久。自彼得羅從英荷學藝而歸，乃有守舊、維新二黨。至今守舊黨已銷聲滅蹟；維新黨則通國皆然，即所謂希利尼黨也。彼因俄爲君主之國，小民無自主之權，故欲如法、美、西、比之民之得以自由，常思乘間一逞，改君主爲民主耳。

十四日記。有一出使隨員論西國富強之原，登之報章，云西國制治之要，約有五大端：
一曰通民氣。用鄉舉里選，以設上下議院，遇事昌言無忌；凡不便於民者，必設法以更張之。實查戶版，生死婚嫁，靡弗詳記，無一夫不得其所。則上下之情通矣。

二曰保民生。凡人身家田產器用財賄，絕無意外之虞。告退官員，贍以半俸；老病弁兵，養

之終身；老幼廢疾，陣亡子息，皆設局教育之；則居官無貪墨，臨陣無畏縮矣。

三曰矜民衷。年甫孩提，教以認字。稍長，教以文義。量其材質，分習算、繪、氣、化各學，或專一事一藝。終身無一廢學者，何也？有新報之流傳，社會之宣講也。

四曰養民恥。西國無殘忍之刑，罪止於絞及遠戍苦工，其餘監禁、罰鍰而已。監獄清潔無比，又教以誦讀，課以工藝，濟以醫藥，無拘攣，無鞭撻；而人皆知畏刑，不敢犯法，幾於道不拾遺。父母不怒責其子，家主不呵叱其僕，雍然秩然。男女雜坐，談笑而不及淫亂，皆養恥之效也。

五曰阜民財。其藏富於民者三要：一，盡地力。謂講水利、種植、氣化之學。二，盡人力。各擅專門，通工易事，濟以機器，時省工倍。三，盡財力。有公司及銀號，而錙銖之積，均得入股生息，彙成大工大賈；有鈔票及金銀錢以便轉運，則一可抵十矣。

有此五端，知西國所以坐致富強者，全在養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談西法者，僅曰精製造、利軍火、廣船械，抑末矣。

〔光緒二十年二月〕二十二日記。西洋各國工藝日良，製造日宏，銷流日廣，皆恃得機器爲之用也。有機器，則人力所不能造者，而機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僅能造者，而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而兼百人之工，則其所成之物必多矣。然以一人所爲百人之工，而減作十人之工之價，則四方必爭購之矣。再減作二三人之工之價，則四方尤爭購之矣。然則論所成之物，則一

可兼十百。即論所獲之價，亦一可兼二三。加以四方之爭購其物，視如減十減百之便利，而謂商務有不隆盛，民生有不富厚，國勢有不勃興者哉？

中國人民之衆，十倍於各國。議者謂：若廣用機器，不啻奪貧民之生機，使之不能自食其力。故西洋以善用機器爲養民之法，中國當以屏除機器爲養民之法。然使行是說也，則必有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者，處處讓人以獨步，固不待言；且以一人所爲之工，必收一人之工之價，則其物之爲人所爭購，必不能與西人之物之價減二三、減十百者相敵也，明矣。自是而中國之貨，非但不能售於各國，並不能售於本國；自是而中國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無益，而遂不自用其力；自是而中國之民，非但不能成貨以與西人爭利，且爭購西人之貨以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然則商務有不日替，民生有不日困，國勢有不日蹙者哉？

是故守不用機器、調濟貧民之說者，此中古以前閉關獨治之時勢，而非所施於今日也。必也研精機器，以取西人之長，仍兼盡人力，以收中國之用，斟酌得宜，因勢利導，如日本近年之奪西人利者，則以中國之大，何不可爲？何不可成？且用機器以造物，則利歸富商；不用機器以造物，則利歸西人。利歸富商，則利猶在中國，必可分其餘潤以養吾貧民；利歸西人，則如水漸涸而禾自萎，如膏漸銷而火自滅，後患有不可思議者矣。

二十五日記。古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春秋之世，士之求仕者，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蓋猶有四海一家之意，雖聖人何獨不然？

今之泰西諸國頗存此風，或以英人而輔法，或以意人而佐德。凡食祿之國，即其所效忠之國。其間奇勳偉績，不出於土著而出於羈旅者，多矣。至其民之爲商、爲工、爲農、爲傭者，不必定居本國；凡可安居樂業者，即適之。一經人籍，即爲土著。新籍舊籍，所獲權利并無歧異。即如美國地多曠土，凡英人、意人、德人往墾闢者，爲數不下數十百萬；美之官紳待之與美人一體，并不以英人、意人、德人視之也。

埃利士人者，英之阿爾蘭人也；彼且自居土著而陵侮華民矣，則以英人人籍而華民不人籍也。華民所以不能入彼籍者，蓋以飲食、衣服依然墨守華風，究不能與西人合而爲一。華民之勝於他國人在此，而受侮於他國人亦在此。蓋我既自異於彼族，即彼族亦不能不以異類視之也。

二十六日記。中國地博物阜，甲於五大洲。欲圖自治，先謀自強；欲謀自強，先求致富。致富之術，莫如興利除弊。

興利奈何？一曰煤鐵之利：每省能開一二佳礦，則船政、槍炮、製造各局所需，無須購之外洋，可省無窮之費。一曰五金之利：雲南產銅，山東、吉林產金，廣東產水銀，四川產銀，誠能廣爲開採，妥爲經營，則貨不棄於地矣。一曰鼓鑄之利：如能做英美諸國之鑄金銀，公家之利甚溥，而鈔票之法亦寓乎其中，即銀行之利亦可興焉。一曰織組之利：織絨機器應設於直隸、天津，以取口外之駝毛、羊毛；織布機器設於蘇州、上海，以取濱海之木棉；織綢緞機器設於蘇、杭、嘉、湖，以購江浙之蠶絲。一曰鐵路之利：所以與輪船招商局相表裏，而二十行省之土貨可以廣銷，則愈產愈豐矣。

除弊若何？曰汰冗員也，核釐金也，清查常關之稅也，重徵菸、酒、洋藥之稅也，節河工之糜費也，去土木之工之中飽也。夫如是，則弊無不革，即利無不興，而謂不漸致富強者，未之有也。

〔四月〕十二日記。月前，余往醫生博物院，縱觀兩旁羅列死人之枯骨全具，無慮數百件。可以觀其骨節之相聯接，及各竅會合之處。其腹中之臟腑，如心、如肝、如肺、如脾、如腎、如大小腸之類，無不以藥水浸之，可以觀其形狀、孔竅、血管之各殊。其外體，如頭、如耳、如目、如鼻、如口、如陽物陰物、如手、如足、如臂、如股、如尻，亦無不以藥水浸之，可以觀脈絡、筋節、包皮之各異。至於人之一身，全體上下，互相灌輸，筋絡血管，非常之多，殆不可以數計。大凡人之血脈，皆由一心上通於腦，動靜升降而得無窮之妙。

又人一室，則見赫然新死之人陳屍案上，累累如新宰之豕，皆已破腹斷體，血肉狼藉。問之，則有已死數日、數月者，亦有已死一二年、十餘年者，敷以藥水，亦久不壞。大抵皆在院中醫病之貧人，自知不起，而自鬻其屍於院中，以供醫生之割驗，大約每人不過十七佛郎而已。又曰：學生學醫，不可一日無此屍，以其時時須閱驗也。

余聞之嘆曰：拙哉，西醫！中國之良醫，亦能知人之竅穴脈絡而百無一失，然不必親驗諸死人，亦未嘗爲此慘酷之事也。忍哉，西人也！導者瞠目不能對。

泰西各國采風記

(節選)

宋育仁

英人仕進之路

英未興民議院以前，皆世爵主政。君臨議院，與世爵會議。其後分世爵之大者、富者爲上議院，小者、貧者爲下議院。至末度宗時，始令國中舉賢能，入下議院。而上議院之權漸輕，用世爵如故。

世爵之制，亦略分五等，譯者即古封五等之名稱之。皆有莊園如采，爵與采皆傳長子，餘子不與。皆有專職，如世卿。自興民議院，始由議院涉用庶官。今則由議院入官，可升顯仕，登政府，爲首相。自羅馬天主教興，分遣教士襄理諸國國政，始漸興學校。由教士擢用，如選士。今則學校日盛，由律師入官，可封爵，登政府。而教士轉衰，惟上議院尚有大教師二人，教師二十四人，然皆專議教務，不關庶政。自通商地廣，增置官署，始由各署長官選能自佐，游擢大位如辟除。今則由本署總辦可擢長官，由君舉之可即爲首相。

綜其仕進之路，凡四途：

一，世爵。凡五等，皆入上議院。有才能建白首相，得舉以入政府，爲各部長官；舉措洽於議院，君得舉以爲首相。

一，議員。多富商之有才能者，由民舉入下議院。有才能建白首相，得舉以為各部長官。顧議紳即彼國之賢能，地望甚高，視登政府，不重於議院；舉措洽於衆望，君得舉以為首相。

一，學校。由法學院考成，為律師；由藝學院考成，為藝師；由律師，政府得舉以任刑官，有才能著績，或積年勞，為本國政刑官者，內部得舉以為刑政官之長若按察司、總管大臣、巡審官；為藩地刑政官者，藩部得舉以為疆吏之長若按察司、政務司、正副兵頭譯以為巡撫、總督者；為領事官者，外部得舉以為公使；有才能著績，首相得舉以入政府；有才能建白，君得舉以為首相。由藝師，商部、工部得舉以為工商庶務官若郵政院、興藝官、公會善舉等官；有才能著績，或積年勞，商部、工部得舉以為庶官之長若善舉總管、總稅務司；有才能著績，首相得舉以為工部大臣；積年勞無失，可升授商部大臣。由文學院考成者統格致諸科凡五詳學校條，不必入仕途；才能尤異，由阿佳底密大學院衆學士得舉為學士。其人仕者，或由學部總管府舉為典試官及太學大書院教習，或於學業之外，兼有治事才，首相得舉為學部長官正貳英稱總管府大臣兼其貳為副總管，法稱學部大臣，譯以為尚書；博土地望亦高，視學部大臣不措意，故多不仕。由道院考成為教師。賢能尤異，議院、教會得公舉入上議院，參議教務英國上議院有大教師二人，教師二十四人；上議院教師得舉牧師之賢能為教務監督。

一，辟薦。各署長官，皆得自舉其屬，自最卑之秩始，積年勞，可擢至屬吏首領。有才能建白，屬地方有司者，內部得舉以為刑政官之長；屬疆吏者，藩部得舉以為疆吏之長；屬使職者，外部得舉以為總關稅務及公使；有賢勞，首相得舉以為各部長官。武職皆出於武備學院考成，由

政府舉授武職。水師舉於海部，陸軍舉於兵部。部大臣則舉由首相。各國官制小有分合異同，而泰西制度皆轉相仿效，觀者畫一。

英國大臣與議院

英國有大臣十八位，與君主參決政事。一曰宰相，兼戶部長，二曰刑部長，三曰總管大臣，四曰掌璽大臣，五曰度支大臣，六曰內部長，七曰外部長，八曰藩部長，九曰印度部長，十曰兵部長，十一曰商部長，十二曰工部長，十三曰海部長，十四曰蘭卡司理事大臣，十五曰民部長，十六曰郵部長，十七曰阿爾蘭參贊大臣，十八曰副總筭。皆由首相薦授。諸人有過，責在首相一人。不合於首相，則其人告退。首相不合於眾人，則首相退。與議院相持不合，則首相率其黨俱退。兩院各以其黨推舉，君擇一人，命為首相，則其黨俱進為政府。法、美、俄皆有國會，如軍機。普、義、奧上院，皆有簡派大員，與君參決，皆如政府。與英制大略相同。

君主擇首相，命百官，聚散議院，發號施令。首相與政府主參決國事，進百官，行政、用財、判獄。上議院主申駁、畫諾、推舉首相，改定律例。下議院為一切政令所從出，其權特重。事雖由上院可之，君命之，政府頒之百官行，然下院議成，三請必報可。君與政府所主行，下院相持，必報罷。君特用首相，下院不諧，必告退。上院依違於兩間，亦有持政之權，而不能主議，由上院皆世爵，不以才能選。且世爵沿古制，主守舊章，為利於上。雖保君位，存上下，屬有華風，然未聞聖人制作之典，其先掇拾唐宋以來未治，無經世全模，夷習之舊，大半末革，故

不能自立。

下院雖以才能舉，然島國重通商，專言利，故趨重商人，積勞使然。兼以用財皆自商出，國所仰給，商以財結人，則舉者尤衆。今下議員類皆富商。西商或明製器，或多涉異國，必明事理，長算計。國無禮教耶穌教有戒而無禮，且薄商人，故爲商者，往往不信教，惟計利害甚明。商多更事，有才辯，雖專謀利己，而食於此業者衆，民心所仰，爲利於下，而國即因之富強。故上院雖偶有詰駁不能奪，結黨相持亦不能勝也。偏重之過，則廢尊卑上下，君如守府，上院如贅旒，百官如傀儡。

國貴商，則小販亦醜爲公司，以事貿轉。而事田作者日減，食物騰貴，貧民漸多。遂有一黨，洋語名鴨挪吉思，主廢國法，均貧富，分布諸國，徒侶甚衆。意主先殺各國君相，廢人國，然後取貧富而均之。往年俄主爲其黨築石狙擊，斃於車。法民主被刺於路，今復刺法民主及意首相。此其治無本源，雖因民所利，而弊即因緣而起。然其先君權重時，英主則窮兵黷武，閻主則奪民財以自豐，實不如今政之整齊，民享樂利，故不但本國之民不肯易其治，即鄰國亦不願其君奪民權。

察議院之制，公舉於鄉，進而議政，如古之鄉校。但鄉校不過持清議，不致持國柄，然禮有大事，皆受成於學。西國議員雖舉於商，緣其俗重利，才能者皆操商業，故選士於商，其實議院比於古之太學，議員乃西國之士也。其上院，則如古世卿。《周禮》詢羣臣，詢羣吏，詢萬民。朝士掌治朝之位，有衆庶在焉。然則周禮並有上議院在，治朝月令，衆庶得人而聽政，更寬於今

之西制。但聖制昭明，先定民志，不必事事交議，時時爭辯，以致爭權無上耳。西人略得其意，而不知治本。《周禮》選舉與毗主於鄉老，鄉大夫、鄉吏皆致仕之老，故能選舉無失。今既用商，又一聽之平民，宜其選以賄成。奧、法選政操於教師，國學高第近雅似矣。而與富商參選，則積重而權亦歸商。

其變僻陋爲富强，全得力於議院。其盡變舊漸之華風，蕩然尊卑之分，則由彼教導其源，而議院揚其波。深觀得失，議院權雖偏重，而大通民隱，實爲善政。其流弊至若彼者，由無禮教以立民志之本，故人人欲擅自主之權，視君如無，不奪不饜。即其得失，以證經術之治，可悟名教以定民志，爲選士議政之本源。

今中國名教昌明，正宜大通民志。而經術不顯，本原浸失，誤認名教爲塗民耳目，束縛黔首之具。夷未知本，躐等而施之。中外既通，彼此相形，民志將由靜而動。教猥升木，爲淵驅魚，不可不深長思也。

英國議會

英格倫與維而司五十二部，舉一百八十七人；大邑一百九十七，舉二百九十五人；有國學之邑三，舉五人。蘇格蘭三十二部，舉三十二人；大邑二十二，舉二十六人；有國學之邑四，舉二人。阿爾蘭三十二部，舉六十四人；大邑三十有三，舉三十九人；有國學之邑二，舉四人。今下議院員凡六百五十四人（《大英國志》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下院六百五十六人。《列國歲計》一千八百五十三年，

英下院六百五十八人，今減四人。

凡舉，每部無過二人，先薦而後舉。薦人者，無富貴貧賤，凡年二十一以上皆與。舉人者，必土著，有田產。賃屋六十年者，歲租金磅五枚；賃二十年者，歲租金磅五十枚以上。歲一報名，有司爲之登冊，至秋則各部巡察官考其登下如律。有國學之邑，則必由國學考獎登第，給有文憑，始得舉人。奧制，操選政者，首爲天主教總監督、監督，希臘教中主教，大書院掌教大臣，次則有田產富豪，及捐款在十磅以上及由國學考獎登第者。丹制，首富戶，次外國人人籍三十年爲通商各會董者，皆得操選。普制，下院議員入院逾二年者，亦得舉員自代。義制，凡與選政者，須歲捐一磅十二先令以上。瑞典制，限歲出捐五十磅，入款四十五磅以上。法制，操選者，首天主教總監督、學部大臣，次有田產富豪、工藝廠主，次由國學考獎登第及大書院教習、通商各會董，次捐款歲出□磅以上，生業歲入□磅以上，外國人籍者不與。皆限年二十五以上，諸國同。

凡議紳升於政府，或過黜、身故、期滿（七年爲期，亦有八年、四年者），下議院之首告諸總審事院，審事院選一人主選缺，屬某部邑告於其地。先日其地之人兩人爲互結，書所知名，質於與選政者八人，取其名署於薦簡，如甘結然。後上於有司，日畢齊。舉人者，取於薦牘之中，署名獨舉。所舉人數，視所缺額之數，專舉一人者聽。公舉之地，或學校，或公會之所，置鐵匾，使官監之。舉人者，書所舉投匾中。一日畢齊，乃啟匾視舉之多者爲中選。凡應舉者，必本籍年二十一以上，有家產生業，未犯監罪者。比制，限年二十五以上，或外國人僑寓已滿七年，入籍歲捐至八十磅。德制，限年三十以上，能出贖費，已三年未犯罪者。義制，限年三十，有田產於國中者。荷制，限土著，有產

業，歲捐一磅十三先令以上。法制與英略同。世爵、刑官、教師、職官、食俸國工司董及逋負報貧者，皆不得舉。

下議院之權，無所不統，而尤重年款。舉一歲稅捐所納，俸餉所出，皆由議院議定始行。通商立埠，傳教興師，皆以財用爲主，故權并議院。惟聽訟不關，然亦有得執問者：一，議員阻撓大事；二，議員以未議之事先洩於人；三，登新報、著私書，詆毀議院；四，賄賂壞法；五，誣人以罪。有若五事，議院議之，以讞於上議院。上議院讞之，定其罪。職官雖不選於議院，而首相則由議院保薦。命由君主，或不由議院保薦，遇事而議院持之，不崇朝而告退。

各部之長與其屬，雖由首相與各部之長指授，然議院有不足於其人，即當別舉。既授官，如不協人望，議院可得詰問；有犯罪，議院得執而讞之於上議院。諸國制皆略同。荷蘭別有國會十四員，出身部員，練達諸務，王有事必諮之。

舉一人爲院首英語名司批克，一人副之；一人主宣讀記載，二人副之。法議院一長四副，記事六人。比國一長一副，議員十人爲一班，每班各有專司，院長爲領班。王有交議，人有啟事，先付院首。清晨入院，以新事按班付承議，繼以舊議未定者詢班員、班首。於午後十人各就院中精舍，各抒所見，次日覆陳，以取公斷。

君有所興發，官有所建白，民有所請，皆交下議院。宣讀者讀其目，衆無可否，以俟再讀。再讀則議衆起問難，院首不議，惟定言者先後之次序、從違之多寡。計全院人數，是者過半，即爲議成，則序於簡，以俟三讀。三讀即畢，以上於上議院。上議院畫諾，則上於君主。報可，則頒於行政之官。君及上議院如不可，則反之下議院。下議院曰然，則易議以進；議不可易，則再

上君所否者。三上必允行。上院所否者，再上能罷之。或兩院公舉數人，以平其議。下院必相持，則政府告退。上院持議者，多政府中人，世爵依違而已。

英國上下議院與政府之權

西人好勝，其教重權，故通國之俗最爭權。百年前，官權亦最重，而教會抗之。顯耶穌教會，特緣教皇專政起。而解其權，不能奪其權，以至於蹈其故轍。因俗重利，得力通商，國有興舉，皆資於商財，爰仿教會，立商會。勢漸趨重，遂攬國權。英人轉徙美洲，由耶穌教會人與商會為聯，遂別立民主，乃由教會、商會推廣，創興議院。諸國相觀繼起，因自然之勢，行順民之令，權歸議院，而官權日輕。

俗既重權，政府之好持權甚於中國，賴有議院相持，使不得逞。論事與議院不合，則政府當告退，是政府之黜陟，隱然主於議院，故無怙權固位，模稜苟容之弊。其議紳雖多富商，然皆少學於書院，長有專門才藝，通達事理，優於議論者，始得舉，實彼國之士流。惟中國貴農，士興於賸；外夷貴商，士選於商為異耳。

英倫上、下議院同在一區，而分兩院。下院在西，上院在東。借議紳戈登往觀，院如中國戲園，空庭覆屋，環周以樓。其下周阿列坐，三面相向。院長西位東向高坐，記事三人坐其前，共一橫案。南一行，近中為政府長官坐，議紳坐其後。北一行，近中為建議議紳坐，不議者坐其後。樓東向一楹為婦女聽議處，西向一楹為王家、世爵、百官、使臣聽議處。南楹為報館聽議

處，設案置筆札。北楹則平人聽議處。

朝聞議，則夕登報；夕聞議，則朝登報。建議者，先舉所欲問，以問政府長官，政府長官管之。見一紳舉戶部用人問戶部長，部長不置對，言此係部權，非所當問，羣皆闕堂。問者以次畢，建議者舉牘宣議。是其議者，同聲曰唯，數稱唯者，其從衆。部長恆視衆之然否，以定從違。

上議院式與下議院同，惟坐移北，向南設君主坐位。正中有亭幄，爵首坐其前。大教師三人，坐其右，西向。記事三人，共案，在爵首前。對面南向，東一行爲政府坐，西一行爲議員坐。報館聽議案，在樓北楹。世爵之退於政府者，仍可入於議院。

適英前首相沙侯與今外部金議一事，持不決。爵首相金，起代外部爭之，手按律例，口講指畫，至聲色俱厲，仍不能決。乃由爵首命分左右袒。部長、爵紳畢出，分兩門入。是左者人門左，是右者人門右，二人持籤記數，以從者衆寡，決從違定議。

綜論大要，政府主律例，下院主事理，上院調停於事理、律例之間，故政得持平，而庶務理。《周禮》詢羣臣，詢羣吏，詢萬民，制不同而意有合。比而擬之，世爵則羣臣也，政府則羣吏也，下議紳則民所舉也。後世偏重吏，國事惟吏之問，積久而竊權怙勢，蒙蔽文具之弊叢生，則專任吏而不問臣民之過也。《盤庚》、《大誥》、《多士》、《多方》，猶想見當時君相舉措，與士庶曲達其隱，各盡所懷之景象。夷法雖不如聖治文情之周至，然實能得治國之本源。

我朝定制，嘗令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議。小九卿、翰、詹、科、道，皆不治吏

事，而令參決吏治者。良以治國與羣臣共之，且翰、詹、科、道皆取於正途，階卑仕未久，自田間來，與民尤近，能通下情。法古詢羣臣、萬民之意，而與時變通，至善良法。而習久成具文，翰、詹既除編檢不與，得與聞者已寡；科道惟知彈劾而已，與其彈劾於事後，曷若敷奏於事前，取鑒於議院，可悟矣。

法國選舉及其與英德美制之異同

法廢君主，故上議院不主用世爵，仍用民舉。惟限年四十以上，定額三百員。巴黎三十人，餘各邑無過二十人。各邑之舉上院議員，限其舉者。惟國家所授地方官，若府佐與縣宰，及各邑所舉府議紳，得舉所知。餘由各邑稅戶公推數人為舉者。其人數多寡，以其地民數為之制。下院議士，限年二十五歲以上，無定額。每一敵朗司芒，十萬人舉一人或三四人。除過犯逃亡與新遷其地二年內者，不得與舉，此外凡民皆得舉所知。兩院議員，除故王裔、現任武職，不得應舉，餘無論。已仕、現仕、未仕皆得舉，不限資階。

宰相例得人院建言，若有專派大臣治一事者，由宰相引入議院，得與會議。

伯理璽天德舉於議院。秩滿，先期一月，由伯理璽天德諭議院舉代，若無論，則先期十五日由兩院議舉。若薨於位、有故辭退，則即時議舉。

政府進退，視議院從違，與英同。而持輕重則過之。良由英存君主，上院專用世爵，保黨常衆，政府猶有得半之權。法廢君主，舍世爵，保黨甚微，政府遂成奕棋之局。

伯理璽天德有罪，下院參之，上院鞠之。大臣有罪，亦然。政之用舍、大臣之黜陟、總統之舉廢，皆由議院，實舉國聽於議院。勢太偏重，愈趨愈遠，遂有廢國法、均貧富之黨起於其後。德國上議院亦主用世爵，略同於英，而參以選舉。君權仍重，故得持平。美國統由選舉，略同於法；而別立察院，取於律師，由考試進，任之終身，在任以才望推升，不出此途。議院主議，政府主行法，察院主斷法。議成，付察院推斷。斷可，然後付政府施行。故察院之權，足以持議院之弊。德、美之政所以優於英法也。

中國如設議院較外國事易而功倍

政非議不成，議非衆不公。而民衆不能按戶而說，執途而語，故由民舉其能者、賢者，代民達隱，陳其所利，除其所害。故議院爲歐洲近二百年振興根本。自有議院，而君不能黷武、暴斂、逞刑、抑人才、進佞倖；官不能怙權、固位、枉法、營私、病民、蠹國。故風行景從，不崇朝而遍歐美。

議院爲其國國政之所在，即其國國本之所在，實其國人才之所在。顧人才聚於議院，而其源出於學校。其大學五科專門，各有出處。議士不由此選，然率以各門學業多通，而又周知民事情形，通達事理，長於議論，爲選舉之式。且由學院成名者，雖不必盡應舉，而能舉人。其平人任舉者，限年二十一以上，皆曾入小學，肄業十二年。小學自五歲至十七歲，各有次第，俟年而進，不換事業者，小學期滿始改習業。人皆略知學問難易、淺深、優絀，故所舉不致大遠。於式又擇衆而從。

制，其地所舉屢失實，則廢其地舉額，故實能拔十得五。俄國民間議立議院，俄主三德第一言：「我國學校未遍，民多未教者，遽令民舉議員，必率意妄舉，徒爲亂法，無益於治。」議院之根本在學校，證此益明。

議院爲人望所在，則以得與爲榮，牢籠要結，標榜賄賂之弊，亦相緣而生。近年各國議院，濫竽者頗衆。然既不長學問，又不達事理，即無從置議，不過旅進唱諾而已。故於議院全局無損。然西人已竊憂其損院聲，妨賢路，啟政府攬權之漸。

西治之最可稱者，惟議院、學校二者相經緯。民爲國本，士爲民率，其駸駸進夷而夏，實由得士而昌。但其教陋棄人倫，無君子，故有廢君主、抑父權、男女同例、婚姻自主、親不共財、賤不下貴諸謬說，陷溺其人心，相承奉以爲大律。其教書不言政，故其議政，皆本民情，推求利害而出，博采中外古今良法，參合而成。

中國周孔之書，政教該備，顧反奉其教，而不由其政，久而忘所本，吏以政爲己所得專，士以政爲與己不屬。不知生民之始，無所謂國，有首出之聖人，衆服其教，然後聚服教之衆人而成國。草昧之際，無所謂君，有立極之聖人，章明至教，然後推廣主教之權而立君。有教然後別於禽獸，有名教然後別於夷狄。生民之本，以教爲歸宿。顧民生無養不能施教，於是乎立政歸其權於君，故曰政在養民。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作之君，作之師，君位即師位，尊君位即重教權，歸政權於君，即歸政權於教。君爲教而設，非教爲君而設。立君以保教權，非立教以保君權。經術不明，

但用尊君卑臣之法，至於政敝不可收拾。官吏承風竊權，自部堂至知縣，皆盜有人君威福之柄。不知臣無有作福作威，特歸其權於君者，以其享名教之尊，為名教之主。故曰以一人治天下，然後立公卿、大夫、士，以輔君而成化。公卿、大夫、士，皆得議政，以獻於君。古者五十命為大夫、公卿。大夫由士以選，天子之元子，皆士也。士未有行政之權，而應有議政之任，國有大事，受成於學，即此義也。

中國如設議院，進士流而相與議政，先有禮義為持議之本，遇事奉經制為法守，有疑引聖言為折衷，較外國事易而功倍。三代之治可復，名教之美益彰。如復因循苟且，但逐西人之功利，而不求諸本源。西人不知中國本末，已因我之政敝而議我之教非，習洋之徒，亦不自知其本末也，覺政不如彼，以為與教不相謀，則疑經術本不能致治，愈用貪詐無識市井以從政，而擯士於門外。於采西政則買櫝還珠，於治中國則飲鴆解渴。清流不深求治理，而但持名教之空文以議其後，庸有益乎？

歐洲諸國皆由議院制財政

外國皆以首相兼戶部，筭度支，得《周官》冢宰制國用之意。俄國有總司會計官，正如《周禮》之司會。因俄無議院，故必別設官司。歐洲諸國，皆由議院以今歲之出制來歲之人，而首相參議受成。強兵重武將，專闔外，易啟貪功窮兵割據之漸。故制武官不得舉人議院，兵非議允不行餉，非議准不發。此外，亦不得非法橫徵。君主除歲俸之外，不能別取公財。量出為人，會計

分明，官吏不得浮冒開消，無侵漁之弊。

英國官祿及地方經費

官祿，大僚自萬五千磅至千五百磅而差，小吏至少以二百磅為斷。任重職繁者俸多，任輕職簡者俸少。惟倫敦地方長官一職，譯以為府尹，主察倫敦地方官及各獄。事簡俸少，而在官應用費多，恆取富商有望者為之，俾以私財補官用。初受職日，沿古制，具議〔一〕從，所費不貲。得者以為榮，一年而代。餘官若部長，多舉於富商，由國俗同類聯為協會，各於其黨轉相援引。

若刑名官，皆舉於律士。西人雖人人知書，而凡有約鬻，無人不延律士。律士因此易致富，其仕財給其在官之用，無因仕致富之事。

若部屬，由部長自辟，則不富者多有才望，例亦可舉為部長。然升者實稀，率以積年勞加薪俸，每有終身於其職，易部長而不易者。故其志定望積資勞，多能守公奉法。其部有長無貳，今譯為侍郎者，乃其部總辦，如中國部院之掌印、主稿耳。

其地方開河，造橋，接鐵路，續電線，脩馬路、街衢，濬溝渠，安設自來水筦，凡興工之事，多由其地商民自鳩財舉董。議院主其議，由其會自訂章程，工部考其章程利弊，報可而行。估其工程經費，為之限年而立稅則，令商會自收其稅，而分幾成納於國家；或年限滿，買歸國家；或國家先出財買股票，與商合本同利。其遠地則各處工藝官代工部官察估工。其歸官辦者，惟炮台、船塢耳。平時講求於工藝院，工程材料皆有簡稽，無從侵剋。地方有司任輕事少，不司

〔注一〕
「議」字訛，當作「儀」字。

公款出納，故無中國各局乾沒、州縣陋規積弊。

西方律士非中國訟師

刑名官由律士出身。內自刑部大臣至刑曹諸司，外自巡按至季審官，不出此途。皆命於國家，而進於學校。由學校考成爲律師，或由官舉爲刑司、季審等官，或由民舉爲各邑審事官，皆必采聽其人在學校資望，以爲薦格，或竟由學校推舉爲國家律士。

凡聽訟，審官必有國家律士佐之，皆食於官，有俸。其資深有望，每數年推一人，封錫以爵，入上議院。其未得仕進者，爲人書交易約則，訂公司協會章程，考驗契券，爲兩造執訟，皆有人金，由律學會每數年一議定章，故律士精於業者，皆致富貴。

聽訟與執訟者，一出於學校，譬若一師所傳，是非同異，不甚相遠，有繁難爭執，疑而後決者，會同學院、學會，關於刑部，修改律例。凡內治之權衡，悉取正於律士，實歸重於學校。舊譯以爲訟師，一字之蒙，遂無從推考其國內之治法，失之遠矣。

英國刑官之制

刑官之制，分上、下審事院。上審事院理國家、官府、議院之訟，及訟獄之大者，有君主審事院、議院審事院、戶部審事處、海部審事處、兵部審事處、戶婚審事處。皆刑曹官爲主，各曹官會識，國家律士佐治之。

下審院理民間訟獄，及凡小事之訟。有季審處，設於各邑之大鎮。季審官由刑部大臣選授，理錢財、命盜，每歲至少審斷四次，國家律士二人或四人佐之，就地輪舉十二公正人參斷，小事專之，大事達於上。其下有月審處，一曰各邑審事處署，大邑每邑一署，小邑增於大邑。月審官由民舉，理錢財、戶婚，及捐振貧民，禁作踐地域、阻塞道途。每七日一審，月審為主季審官會讞，無律士佐治，不用十二公斷人參斷。其斷罪至監禁兩月、罰至金錢二十而止，大事錄送季審或巡審。

上、下審事院，職總於刑部大臣，而別設巡審官，主治內外訟獄，譯為巡按或按察司。職專聽斷，上無所統，階優於按察，權重視巡按，為律士仕宦之極地。其國家律士封爵人上議院者，亦可出為巡審。英格倫及維而司析為八處，每處官二人，律士數人，周巡各邑，治其大訟。歲或再至，或三至。旁設特命審事官二人，一鞫囚，一聽訟，巡審未至，則此二人代理之。

主聽訟者，律士也；佐聽訟者，律士也；代兩造執訟者，亦律士也。又有公斷人助之，參決然否，故情無不通，而案無遁飾，無沈冤之獄，及中國酷吏貪贓枉法、刑名幕友教官不救民網習。惟律士唆訟舞文，積弊亦深。然事多敗露，則其人在學校、學會之望頓損，礙於宦達。故律士之能者每不為，其次者為之而無害國紀。

巡捕與刑官相經緯

巡捕由內部主政，與刑官相經緯，為聯事。始為民舉，今由官選。除議士、律士、教師、塾

師、文職、武弁、醫士不選，其餘皆選。選而不願充者，罰出財如捐免。惟獵戶、沽販，及曾犯罪禁者，不在此例。

分地段設巡捕官。分治官有四等：一總統，二統領，三副統領，四監巡。此下爲巡捕兵，就地選平人充之。都、鄉、村、市人數多寡不同。倫敦約四百人選一人，各邑約一千四百人選一人，市村約八百人選一人。倫敦歲費約九十萬磅，各邑歲費約八十萬磅，市村歲費約六十萬磅。凡村邑人過五千以上，國助其經費四分之一，餘皆就地捐集。

其部署用營制，職司如公役，而選於良民，皆有常俸。其選法則如古之起徒。《周禮》每徒十人，則胥一人什長，以胥猶之編伍，胥即監巡也。今地方官公役，擬於古爲庶人在官，令之給走趨公，而視之平民不齒，宜其作弊殃民，無所不至。如能復徭役、用胥徒，部以兵制，豈徒清枉抑、省濫刑、禁鬥毆殺傷、制椎埋劫掠，整齊以作強，且以周知民數，禁暴未然，即謂由此以致治，可也。

英倫三島地方制度

英格蘭舊本十餘部，各有酋長。索遜氏來自日耳曼，并爲一國。其後乃兼并維而司，又後乃并艾爾蘭、蘇格蘭島，今英倫三島，政合爲一英倫三島。英格蘭、維而司、艾爾蘭、或除維而司以蘇格蘭當之，誤也。惟蘇格蘭制不甚同，視屬地則爲國中，視國中則如屬地。

英君亨雷第八時，統一三島，各部使武將鎮治之，因其舊部分疆。每部名曰康退，所轄邑鎮

名曰爬理司。議院定建縣治，分并爬雷司，置為敵司退克。敵司退克地方官如中國知縣，由內部選授。此外地方官有五職：一曰振恤官，二曰保衛官，三曰學校官，四曰營造官，五曰稅斂官。皆由民舉。

道光中，議院定建府治，擇各部大邑名之曰湯，計三島為湯二百。就地舉首董數人，名曰湯康喜爾，譯言或為府議紳。府地方官由府議紳舉，主一邑財用、訟獄。任一年滿，民悅而留任，再期而代。舊譯為知府、府佐，所擬不倫。外國地方官不相統屬，無督察之責、尊卑之等，不能以中國官等比增。有由國授，有由民舉，更不能以進身較論。其實此官即各邑審事官，主治大邑訟獄者。

倫敦為英都首邑，亦有地方官一人，譯以為府尹，其實此官由下等有爵者舉任，亦民舉也。通率英國地方官，由國授者，每敵司退克一人，計五十七人；由民舉者，每湯一人，計二百人。此外振恤、保衛、學校、營造、稅斂官，悉由民舉，以社會為分治。寬鄉一爬理司分為數社，狹鄉數爬理司合為一社。每一社率有五官，由民舉。其社分合不常，故官數難準，大約五倍於國設之官。但每社由國設一監察官，統於倫敦，屬於內部。

通率民舉之官六倍於國授，而權職相等，互相維制。無論民舉、國授，皆就其地取人，進退皆由輿論，無盤踞把持與貪贓枉法、縱威殃民之事。不司賦稅、監工，故無橫徵浮派。食祿有定，缺無肥瘠，而鑽營、奔競、賄賂之風自止。中國今日地方官一切弊政皆所絕，無故其國內欣有驩虞之效。由其治法，令民自舉賢能，掌其地政，國惟設官以監察其不法，餘不與焉，合乎

《周禮》「使民興賢，人使長之；使民興能，出使治之」之義。觀於外域，而知王道之易易，乃悟漢制婚姻不相臨，蓋沿秦法之遺，非先王之舊也。

觀英獄政益知中國獄政之弊

英倫大獄四所，往觀其一，爲未定罪犯頌繫處。巡捕逮捕人犯至，集於一所，各置一室。肩戶，通言於牖。胥一人，詢其姓名、里居、年歲，書之於牘。引至浴所，令先解衣，胥一人審其形狀、身材，及身手刺花紋部位、式樣，揭之於牘，以驗有無再犯。要囚則照影留像，以防逃匿。勘竟，人就浴，留其衣襦，易以獄中所備衣襦，如常式。

引入獄室，列屋而居。室中床一，臥具被褥枕畢齊。櫬一，沐盤一，水甌一。方板一，炙諸牆，以爲案。置書三冊：一耶穌經，一《舊約》詩歌，一異聞小說。令犯肄習修省。獄卒引入，出鍵其戶。食日三餐，如常食，無楛惡。

獄卒傳送，獄官督之。依到獄先後，以次赴審。巡捕以檻車至，按名提犯。獄官率獄卒啟鍵引出，至一所，爲一行列，稽名無誤，引出獄門空院，復令爲一行列，立必齊，以次引登車。車仍漆縵，但無牖，中爲十數格，每格一人，狹只容身，仍有坐板。審定罪，或釋，或坐監，定其期，分發各獄，則不歸容繫焉。小犯二三日定獄，遲無過七日；重犯四十日定讞，遲無過兩月。有醫師一人司治囚病，藥物必齊。囚有病，醫驗之實，移他室，數人同居，室較寬，有牖如平常居。

【注二】「飲食」後脫「情」字。

有按察巡獄坐廳一所，律師治事房數所。獄官如有苛待罪犯、剋減飲食二節，獄囚得赴律師，書所欲告達於按察。按察司臨獄，問之事實，獄官必咎。

有探獄者，告於獄門卒，門卒白獄官，令獄卒引探獄者至一處，列屋兩行，門相背，牖相向，如中國貢院號舍，兩牖各不相通。探者自外人，繫者自內出，記明某號，兩人相對，從牖通語，來去皆有期刻。將引繫者就探，先引至一所，凡若干人，某就某號，令為一行列，面壁點名記號已，乃就於探所。

別有一院，常扁，為囚病死所。獄警察囚病不治，白獄官，移別獄醫及他醫師參視之，決不治，乃移入院。旁設禮拜堂，與獄通門，男女教士二三人，主宣講。正楹南向為供神堂；左右二楹，間以板壁，為探獄及非坐獄人聽講處，男左女右。其庭仍覆屋，如中國戲園，所謂池，為坐獄男女禮懺處，為跪坐位，如常禮拜堂式，中間以板，男在左，女在右，則常禮拜堂所無。堂南北對向有樓，司獄、巡捕之屬聽講者，就北樓；獄官、律師之屬聽講者，就南樓。早晚日再舉，坐獄者非病必至。教師為宣講，令改過自新。

中國之政弊，莫獄為甚。文告既繁，相遁以偽。大訟至繫至數年不決，小訟則一聽官吏以意為輕重。聽斷無時。不肖之吏，待刑求獄，動加桎梏；捕役獄卒，皆藉敲剝為生，相倚為奸，而獄官不詰。民未定罪，先受非法刑求，及入獄門，又有獄卒之私刑拷掠。觀於外域之獄政，益恍然其中國遷流之失，大遠於先王明刑弼教之心。

夫制刑之意，所以禁暴止奸。禁暴止奸，所以弼教安民。今譽洋者不知論本，但譽其美，不

問其何以能禁暴止奸。自蔽者不知政本，但謔言我中國固如是，且疑不如是不能禁暴止奸。譽洋者不能難，亦以爲中國自古如是。盲與盲辨，黑白終不能明，則置而不論，於政弊無教，而徒令慕洋者疑孔子之教、先王之政，固如我中國今之所行，惜於未奉教於洋。此意與，而國本危，名教將爲天下裂，不可不察。故言反古乃可救時，非好高談，實不得已。

五刑本興自苗民，堯、舜因而用之，而舉皋陶作士，著嚴法用寬意，易賊刑爲畫刑。《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方施象刑惟明。」又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象，畫也；明者，表明之意。故《周禮》云：「三罰而士加明刑。」《大傳》云：「堯舜畫刑而民不犯。」《荀子書》有畫刑之等制。其真加肉刑者，謂之賊刑。據《周禮》推律，當在四犯以後《堯典》所謂「怙終賊刑。」桎梏之屬，古之暴君所作，殷末尤行之，故《康誥》深以爲戒。穆王命呂侯作訓刑，竟除肉刑，而用罰鍰，其法至善。秦任嚴刑，暫能禁奸收效，遂著爲律，而漢因之。文帝除肉刑，用鞭笞，是時經術未興。武帝始崇經術，而好嚴方，任酷吏，經生不敢正駁律令，依違其詞，經術以譌傳譌，沿襲至二千年之久。其實《六經》垂先王之政，經典有畫刑，有罰贖，怙終之重典有賊刑決殺，而無所謂桁楊桎梏之刑也。要知先有教，然後不率教者有刑。即知明刑乃所以弼教，自無疑於法輕不能禁奸，法外之弊在所必除，又無論矣。假若先王之治獄明法，如我中國今之弊政，其去弼教，不太遠乎？

中國之教，本在人倫。堯親九族，辨百姓，百姓，百官因土錫姓，平章，古文爲辨章，爰命司徒，敬敷五教，乃命皋陶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故中國之律，雖百變而不離宗，以倫常爲大

【注二】

《尚書·大傳》原作：「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

例。外國之教，本在不奪人之權利，亦屢改而不易其初，以權利為大例。其教則陋於中夏，而其以刑弼教之用，則深合於先王除苛解嬈，不以禁暴安人者害人，固當取鑒，以自悟中國今日之非。其就獄設禮拜堂，令獄囚誦繹耶穌經、詩歌，日行禮懺，教師為之宣講，令其悔罪遷善，又實行弼教新民之政。奈何中國棄先王之典，踵暴秦之弊，習焉不察乎？

歐人今律最重錢財

歐洲人皆重利，以此勸能。其富強之得力在此，而悖理滅性、不免夷狄亦在此。其律最重錢財，沿於羅馬，其後議院、律師續有增改。外國流傳，轉相仿效。今律至繁。

一曰產業、田宅為實產，財物為浮產，身死傳屬何人，以其人遺屬為定。為皮券，延中證為之書押，或報官立案。如無遺屬，實產則傳子，無子傳女，無女則反諸其父，或祖，或伯叔。傳子則以長幼分等差，傳女則均分浮產，則以三之一傳妻，三之二傳子女。無妻則皆傳子女，無子女則傳其半於妻，分其半於父，若祖，或伯叔兄弟、諸母姑姊妹。人死，選其親族一人為之經理，先其喪葬之費償通之，用餘則遵遺屬以授人。無遺屬，則遵定例以行。其願施為公舉，或人教堂者，必生前一年立據，必有中證二人，報官立案，惟國學及自立地斯大博物院、格林尼址大醫院不在此例。

二曰券約。凡租地、租屋、租物、購貨、運貨、合股、保險，皆立約劑，依約而行。合股貿易，以股票為據。合股至七人以上，請國核準，乃允糾股，謂之公司。保險者，凡公司任保何

險，民平日納財於公司，如遇險，公司償以若干倍，保有定價，以款相比，無失其差。

三曰婚姻。男女皆不過二十一歲，自主婚嫁，不告父母者不禁。如未及年而不告父母者，父母不給財產。夫妻反目至控官，必斷離。男死，其家產歸於妻三之一；女死，生有子女，則其產業歸於夫。女未嫁、已嫁而死，私財皆聽立遺屬給人。父子、夫婦之間，直以財相往來，兄弟則無涉矣。無所謂綱常、親愛。

此謂去義懷利以相接，由其教平等根之，而其律率之。故尚詐力，輕仁義，貪險成風。人懷鄙薄之心，而貌為勢利之交，其舉國皆如今中國宦場之交際。乃悟聖道之立綱常名教，使人返本思誠，其道為萬不可易。柰何中國之學衰不能以明政，政敵不能以衛教。愚者直不知其敝，智者乃震於功利，以洋為師。不知學洋必重利，重利必尚詐力，尚詐力必輕仁義，輕仁義必廢君臣父子之倫。有目前救國危之近效，而隱種世道之深憂，故非明經術者，不足以言治天下也。

民財民用

凡都會及有市之鄉，皆有戶稅。以戶稅多寡，算稅輕重。其稅人，即用為其地修街衢、陰溝、自來水、路燈、掃除、巡捕之費，由其地公舉督工董事司其出入。量地面戶口之多寡，以定經費；量經費之出，以為歲稅之人；量歲稅之人，為貧富輕重納稅之差。財無遺用，帑不人官，故稅甚重，而人樂從。稅務官惟每歲一稽其登下數目而已。遠鄉貧民，所居無自來水、路燈，亦修街衢，取稅輕，仍歸本鄉舉督工董事。故民不擾而地政治。此即古徭役之意，而參用過更之

法。民財民用，而一切乾沒中飽之弊胥除。按屋租定稅，而詭移飛漏之弊亦免矣。

明稅暗稅

外國稅目甚多，取民亦重。有明稅，有暗稅。明稅由官直取於民，如中國之徵。暗稅由商斂於民，納課於國，猶中國之課。

明稅有三：一爲人項稅，又名進益稅。視其人歲入之數，從四十分取其一至二百四十分取一。二爲房稅地稅。取於業主，分地段之繁寂，以爲稅則多寡。田以丈量，宅以室數。三爲奢侈稅。如門設暖閣，車畫王冠，僕飾白髮，皆英舊時貴人居處之儀，相承以爲美觀，富人多用之。平等教行，國不能禁，乃定爲取稅，其數時有增減，無定式。

暗稅有三：一爲海關。出口不稅，凡進口貨，每一宗歸一公司包納稅歲若干。國爲保利權，禁私鬻，聽取於沽販，而納課於公家。二爲內地。凡市業、牧地、果園、麥田，有公司者，悉如充商之例。國保其利權，而公司取於民，以納課於國。三爲帖稅。製方帖印其王面，凡信函、契約、價單、借券，一切字據，皆籤帖爲信。由郵政局入資於公家，領若干帖，轉售於民。違者，民得相訐告，察實重罰。其零奇小業，不成一宗者，就其地議紳自立稅法，歸入彙項。

此外，稅入以郵政、電報爲大宗，又有國家地產，或屬君之私財，或歸國之公用。

稅斂繁重，與薄斂之義相反，顧能整齊而治者，由所取用於民事，君無所私，官無所蠹。議於議院，揭於報館，上無所專蔽，下無所蒙遁。如一家贖財、一市糾股，何有扞格無窮之弊。其

役沽販以埠兼并之商，治陋而無本，顧民不怨毒者，才智者盡萃於商，蚩蚩之民，不覺其奪利也。

中國取民甚輕，而民反逃稅怨咨者，由取在於此，用在於彼；取之一時，用又一時。誠歸公用，而民不能知，無從過問，則各私其財，而不肯親上急公。且官之陋規、浮收、乾沒，數倍於正徵，民久知之。故相率爲詭漏，以相欺遁，負乘致寇，由來漸矣。

英法算稅以通國人數爲衡

外國算稅，以通國人數爲衡，哀多益寡。計一人歲出稅若干，雖不取丁錢，而實同手實。居民、坐賈有地稅、房稅、市稅、自來水火稅、路燈稅、街道糞除稅。法國稅尤重，算及門牕。

英倫人煙輻輳，食物來自四鄉，自然踴貴，足與百貨相抵。法都人少於倫敦，而地產較饒，因加重牛羊魚麥之稅，以相抵制。

計英國歲入八千萬磅，歲出七千五百萬磅；法國歲入一萬萬一千磅，歲出一萬萬五千磅。通率每人歲出稅四磅。如以中國四百兆人爲衡，當人稅十六萬萬磅，財不可勝用。誠能開礦鑄幣，用財興工，財仍散於民間，無聚斂之慮，而工政自舉，乃釐定稅法，取於出貨之地與鬻貨之鄉，算明程本、運費，及兩處物價高下之差，酌爲取稅輕重。取之得其平，則國富而民不病。

富強提綱在錢幣

外國富強在工，輔之以商，而提綱在錢幣。錢幣無實用，本為通工易事、交易有無作據，與質劑無殊。但錢幣之數少，一時并興大工，則周轉不及；通商遠國，則接濟有窮。故必廣錢幣以資周轉。

顧銀重值低，不利行遠。金值昂，運轉省費。與別國通商，大宗貨用金磅交易，則財力厚足以壟斷，而不受制於人。用金以抑銀價，則實出金幣數少，而易入銀幣數多。凡貿易，皆聚零成堆，物值不及磅，金者必以銀錢交易，則用金幣者出幣少而入貨多。

今歐洲各國皆用金錢，彼此相制，惟中國土產饒而無金幣，兼用生銀，食物、土貨率用銅錢交易。銀價既為所抑，土貨更不值幾何。洋人來中國，持金磅以兌銀，化少數為多數，更以銀合銅錢，買土貨則本輕而利厚。以土貨載還倫敦，或南洋各埠，加製造，還鬻於中國，易銀數十倍。悉寄於洋銀行，銀行以一紙匯票，合金磅寄還歐洲，而用各商所寄頓之銀，買生金運回本國，以資鑄幣。彼國幣愈多，財力愈厚，我國金日少，金價日昂，銀價日賤，銅錢交易之利益微。是役操本業出土產之良民，以益食洋業逐末利之商；復聚中國之商財，以助洋人之兼并，直舉國之民，為洋服役耳。

中國因不行金幣而貧困

英金磅一枚重中權二錢二分，換銀錢名一先令者二十枚。一先令重一錢五分，以金易銀，較

重不足十五換。一先令換銅錢名一本士者十二枚，一本士重二錢六分，以銀易銅錢，重不足二十一換。德磅與英磅輕重相若，一磅換二十馬克。俄金銀盧布製亦同，一金盧布易二十銀盧布，輕重價值相若。法磅輕於英，亦一磅換銀錢名一佛郎者二十枚，一佛郎換銅錢名一生丁者十枚。銅錢不出境。

以英磅易法磅，四枚當五枚，輕重即如之。以英磅易佛郎，一枚易二十五先令佛郎，輕重之差適如之。是通率各國金銀價之相差不過十五換，銀銅價之相差不過二十一換。

今與中國交易，一磅一錢二分換銀七兩，至三十餘換。彼國以金自易本國銅錢，一錢二分金才得二百四十銅錢，計銅五十七兩有奇；以易中國銅錢，則得萬錢，計銅則千兩有贏無絀，相去懸絕。就通商口岸交易爲衡，則彼以三兩銀易七兩之貨，就內地土貨交易融算，則彼以二百四十錢易萬錢之貨。中國不貧困而焉往！

同治初，金價才十換有奇。雍、乾前，銀一兩換銅錢七百。其時地產民力豐饒，物價賤於今近十倍，無大宗海防各局之消耗，故錢幣亦形充裕。今生齒日增，游惰日衆，所出地產不加益於昔時，故物價日昂。商賈土貨輻集於通商口岸，雖增鑄銀元，僅能行至通商口岸，資洋業之貿轉，不流布於內地。故錢價日賤。

洋貨與中國交易，雖以磅合銀，顧其磅金成色不足，不行於中國，中國出口貨交替於境，所入金磅，惟一紙空券，而洋銀行所取，仍屬中國市面所有之銀。歐洲金磅行至洋銀行而止，歲出無限之貨，實未得易彼一錢，徒斂內地之銀屯聚商岸，資其善賈轉輾取贏，而歸根買金以去。故

金價日昂，而銀爲所抑。

今開礦而不鑄金錢，不能禁金出外洋，即不能平本地金價。彼則就中國生金換銀之價，爲與中國交易用銀換磅之價。以別國相比，實以十五換金售我三十換，一兩銀化爲二兩一錢易我五十錢。一交易間，坐收數倍利，其壟斷持市，罔利無窮，猶在次矣。如鑄金錢與之等重，民采者皆納於官鑄，漏卮既塞，金價自平。以磅易磅，彼無從取贏；以磅易銀，彼不能厄價。經工商則不借洋款，辦海防則可省暗耗。金幣充牣，則我得奔走洋人，收其利器，不必崇尚工商，以汨華風，而富強之術已得矣。

鑄金錢爲制外第一要義

美國銀元較中國所行墨西哥洋圓差重無幾，而與中國交易，以一圓當中國兩元，亦由倫敦磅價按中國金價以定中國銀價，據爲平準，實則括中國之金使之昂，抑中國之銀以爲利耳。今但鑄銀錢，棄金不收，舉國錢幣歸權於洋銀行，聽命於外國，仍無所濟。至增鑄銅錢，尤與時勢背馳，是猶人持珠玉，而我多作餅餌鬻錢，冀其富與相抵，不太僨乎？

中國不鑄金幣，又無銀行，通用銅錢，三者皆授人以柄。外國鑄幣、郵政、銀行相經緯，故能長駕遠御。英國屬地尤廣，故隱操地球利權。商之所至，郵政所達，即銀行所在。商賈貿易於所往，但在本國銀行寄存一款，銀行以一紙寄所往地分行，其分行就其地商業寄頓之財，轉輾挹注。商至，則就其地之土貨以計奇贏，就其地之銀行以資程本，不必持本國一錢以去。其所獲贏

算誠交銀行券匯，實銀不運還歐洲，似乎其地之財仍未取去。但其利權在握，故所至皆坐享，而土人爲服役。埃及、印度、阿洲、澳洲、南洋各島，即中國前車之鑒。

有金幣之國，則日富而制人，無金幣之國，則日貧而受制。鑄金錢爲制外第一要義。鑄金錢與設銀行相輔而行，規制既定，然後改鑄銅錢，令與外域輕重相比，銅錢較銀不甚賤，則土貨皆得易銀，成器皆得易金。三品之幣自流通於國中，操本業者利不微，則不必爲末商奴役，而自足以資生矣。

中英貧富強弱不敵之故

英國公家歲人款，多中國五倍有奇，此光緒元年至二十年之數，今則歲人款積增十分之五，實較中國歲人款多七倍有奇。而逐年磅價浸漲至倍，以金與銀出入乘除，則英國幣多中國十五倍。實款既多，虛數又倍，以輕御重，利權操之於彼，此貧富不敵之故。

英、法國用，常以五分之一爲軍用，五分之一爲官俸。中國軍用不及十分之一，官俸不及五十分之一，所以兵力甚薄，事務廢弛，而侵漁羣起，此強弱不敵之故。

惟采金制幣，則富可立致。更定官俸，剔除侵漁積弊，則諸務可整頓。提出歲用國幣五分之一，以爲軍實，則強可立致也。

鐵路有十三利而有三弊

鐵路之利凡十有三，而其弊亦有三端。

商賈運貨往來便速，可省程本；所省運費，即以增益置貨程本，增貨愈多，商務愈盛，利一。往還迅速，省行路曠時，商可兼理數市，士可兼課數塾，販可日赴遠釐，使其生計，工可家食廠作，室家相依，傭可轉移執事，各業流通，錢幣自無偏壅，利二。有分地，無分產，源源轉注，日行爲常，水旱偏災，無須荒策，利三。百里之內，瞬息而至，水火之警，易資救護，利四。數里爲車棧，每棧設巡捕，沿途羅列路燈，行旅無搶劫之患，利五。軍旅徵調轉餉，千里之遙，朝發夕至，不慮兵單餉絕，利六。平時公私信函，利於速達，聲息靈通，事機無誤，利七。林園別墅會場，距市每遠，有火車便於往返，人喜出遊，流通錢幣，以資鐵路生息，利八。城市人煙稠密，樵牧農圃俱在遠鄉，利於運給；英倫三島，牧畜不足自供，兼取於阿非利加屬地，非速不濟，利九。工作盛興，成器充切，利在遠售；各國鐵路，毗壤相接，便於行商，利十。風氣正開，才智相角，引長較勝，事資周歷，便於遊學，利十一。教會分布，聲氣相聯，便於傳教，利十二。異國之人，共聯社會；其人藉以廣聲氣，公家即藉以合邦交，便於往來，利十三。

其前七利，中外所同，其後六利，外洋所獨。然所享之利，須在四路告成，八達通軌以後。偏爲一處，利只一隅，而費已不貲；既非交衢，必少行旅，孳息不敷，經費久而必廢。

欲全享其利，必招商股，又聽民間集股，自設公司，非富有力者不能爲。鐵路成而利厚，商業日盛，兼并之家日多。歐洲連軫數十國，互相灌注，各欲專力稱雄，相持不下，不得不重商，

以爲工作之消路，而國政之權，遂漸移於商。其所視爲機上肉而共願烹分者，惟阿非利加與中國及中國諸藩屬。

中國地大物博，原不必爭地利於他州，惟須保有地產，勸興工作，以塞漏卮。而令內地自通有無，其富已裕。我之一省，如彼之一國，或數國。彼之各國互相攫取，我之各省自爲盈虛。雖鐵路興而馬車不減，擔負歇而僕御須人，本不奪民，且改輕業，而富人之坐享日增，貧人之艱食如故，徒益未商，有防〔四〕治本，其弊一。設有兵事，我固利於徵兵轉餉，彼亦利於因利乘便；假如隘口失防，奪路長驅，向時相隔十程，今則一期而至，即或軌道異式，仍應依式造車，出我不意，其弊二。西人喜動，中國喜靜；西人以行爲常，中國以居爲常；西人男女一律，中國女不出門；火車來往，婦女罕行，歲人生息已減其半，經費既絀，事漸費〔五〕弛，如倍取其資，益令裹足，其弊三。

〔注四〕，當作「妨」。

〔注五〕，當作「廢」。

顧此三端之弊，尚有補救之方，挈短較長，仍屬利多害少。惟此事須在錢幣既改，貨布有餘以後，又必先修平途，治傳舍，稽行旅之數，以權程本孳息之差。若廬舍、道途、錢幣三者未改絃更張，而先修鐵路，則其利未收效，而弊且在三端之外矣。

英軍武弁以上皆遷於學堂

兵制，英用召募，其額無常，由議院以今歲議定來歲之額，揆時勢酌餉項，量爲增減，率以十二萬上下爲差。三島陸師分十軍，軍八十營。營有正副管帶，視中國參、遊。軍有統領，視中

國提、鎮。此外有襄辦文員參贊官，略如中國營務處。皆實缺，由武備學院考進，兵部大臣薦舉。統領之屬，有武弁、文案，由統領辟除。其各營管帶，亦可由統領自辟，但須取於武備學院，關於兵部。每軍別有藝士一人或三人，主測繪地圖，繕修炮台、營壘、汽機、槍炮，贊畫軍務，如古之軍師、參謀，皆選於學院。

水師之制，以船數定兵額。議院制其經費，每歲有增。率大鋼甲船一艘，配鋼甲快船、炮船數艘，雷艇數艘為一軍。軍有水師提督統領，必水師學堂出身，由海部舉授。其屬有參議官、文案、武弁，由水師提督辟除，選於水師學堂，關於海部。船有管帶，若參將至千總，由水師學堂考成課最，而海部按次拔補。歲閱及出師，則合數快船聯為一隊，隊有統帶。因船大小、炮位多寡分配兵額，別具水師章程。武弁以上，皆出於水師學堂，炮手、兵丁，則募民補額，入營教習。

陸師率十營置總、副教習，每營置分教習。水師率隊置總、副教習，船置分教習。教習由兵部、海部選於學院。

募兵必年二十以上，選以四格：一身材，二目力，三氣力，四超距此俄國之制，英法皆仿而行之。及格者補額，就營教習訓練半年為一課。訓練期滿，校閱不能者，汰除。年過五十出伍，計當兵二十年者，食半餉以終身；十五年者，食餉三分之一以終。身議院以經費贏絀，時議其增減，大要以此為率。

英德法兵制不出中國經術範圍

額兵之外有備兵：一鄉勇，如《周禮》起徒；二民馬隊，由有房產人歲出稅口磅以上者應充，如《周禮》都家之軍；三義兵，由富商捐餉自募，平時保護商埠，有事仍備徵調；四羨卒，則備補額兵之缺，略如《周禮》羨卒與游闕矣。

《周禮》起徒於六鄉爲正卒，起徒於六遂爲羨卒，公邑以邱甸起軍爲游闕，都邑、家邑亦以邱甸起軍爲都家之軍。正卒由羨卒以補，羨卒由游闕以補，有事則都家之司馬率都家之軍以屬於國司馬，舉國皆兵。正義有等，聯絡一氣，兵制之精，莫善於此。英國備兵之制，略得其意。

德、法壯丁二十一歲悉隸兵籍，區爲四等。朝暮操練者爲額兵。五年期滿，退爲餘勇，歲入營操練一月。四〔六〕年期滿，退爲團兵，家居習武，按時操練。五年期滿，退爲備兵，在家備徵。五年期滿，始出軍籍。計人隸兵籍二十年，實當兵五年。故人盡爲兵，而不廢他業。額兵、餘勇皆起徒，正如《周禮》正卒、羨卒之制，惟經制四時講武與朝暮操練爲異耳。

世徒震外國之富强，而不求其所由致。孰知其得力明效，不能出經術範圍。經術不明，學者不知聖人制作其用安用〔七〕在，太平治象其狀若何。功利之徒，更傾倒張皇，望影而躁，以四萬萬之衆而受制於四裔，可傷已。郡縣遼遠，將吏浮寄戶口不能消，徒役不得復，游惰無由治，召募則游惰就食於軍，以戰則棄之於敵，遣散則復歸於野，貧弱傾危，轉相流注，外有強敵，而內有亂軍、亂民，表裏之毒，一時交潰，不可爲矣。

如能推廣周官王畿之制於天下，以京畿及各行省爲鄉、遂，以各省州縣爲公邑，分建親藩功

〔注六〕「四」，疑爲「五」。

〔注七〕

「安用」之「用」字衍。

臣於邊鎮爲都，限鄉紳富民有產業十萬金以上爲家。鄉、遂用起徒，而參以英、德、法額兵之制，令各省統所屬州縣，稽民丁壯，選其人格者爲正額兵。正兵額滿，其餘爲羨額兵。正額朝夕操練。五年期滿，退爲羨額，歲人營操練。五年期滿，退爲備兵，在家備徵。又五年期滿，始出軍籍。在家備徵者，食羨額之半餉，以次更代。公邑則仿邱甸出車之制，漸復徭役過更，計一縣若干丁口，人出兵賦若干錢，通率能給若干兵餉，并器械、藥彈，量人而定其額，爲州縣備兵。都則令自出餉爲團練，以所食封廣狹爲額多寡。家則令按產捐錢，舉辦保甲。財產多者自爲一甲，寡者數家爲聯。一整頓而通國皆兵，有其自強之效，無其困於養兵之患。

中國以無律之師統以不學之將

德國兵皆知地輿，識書算，英國兵不能盡然，則英之學校不如德也。民皆入小學，英與德同。德惟人盡爲兵，故學校之法，二十以前皆加意輿地、書算。英則十七畢小學，秀者入經館，不願充兵；樵者略涉小學，不能通政執他業，二十一後應募爲兵。就營教習，則以步伐演放爲主，雖間及輿地書算，而樵者或扞格難人矣。

凡洋兵，步伍無不整齊，故不易撼。其基立於小學時。童子入塾，就坐出坐，師詔以作，則皆作，離案側立；詔以坐，則疾引身縮足就坐。直體如是者三。十二以上，入館出館，皆令爲一行列，習以步伍，進退曲躍，左右臂刺超距，如是者日再。及其爲兵，步伐、超距皆駕輕就熟，此亦兵強之所由。

今中國募游惰以充伍。無律之師，統以不學之將。以不教之民戰，是謂棄之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仿設武備學堂十餘年，既非學爲將，又非教爲兵。不求其實，惟效其名，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中國官制失權之中又失禮

外國官制，各司其事，各有其權，無尊卑管轄分際，但以位之輕重，限其權之大小。惟各部長於所屬部司，軍將於所管營職，事必稟承，勢相統轄，略如中國之制。此屬皆由其長自辟，故夤緣奔趨、諂迎傾軋之風亦甚。特其教尚平等，治尚簡易。其於晉接、應對、闕白、議事，亦自進退裕如，無踣促、束縛、隔閡之弊。

今中國儀文既繁，尊卑之分太懸絕。上習以驕蹇，下承以詭隨。晉見時稀，體卑志憊，知不敢言，言不敢盡。長屬之情不通，軍民無論矣。

夫禮有尊卑，以定名分；分定然後位定，位定而禮從之。禮之大本，立國之大經。大賢受大位，次賢受次位，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以次而辨等威。故曰「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又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今進人既不以其賢，敬上又不以其貴，惟視其權足以相轄制，勢足以爲禍福者，始趨奉惟謹。貌襲名教之禮文，已失貴貴之本義。且禮教、爵位、尊卑之等，不過比於家人長幼之序，原非亢墜懸絕。如今屬吏之於長官，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而萬事因壅隔而墮壞，畢由於此。反不如彼國簡易通情而事治。

周監二代，尚文貴爵，孔子從周。而《春秋》乃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有易爵五等爲三等，去世卿退大夫之臣諸大義者，緣周衰文敝，故《春秋》經世，通三統，兼文質，以酌中，爲萬世制作。惜經術不明，禮失其本，遷流逾遠。監於外域，反而求之經術，庶有瘳乎？

泰西言文爲一故舉國知書

泰西文字推法國，法文本於羅馬，羅馬本於希拉，希拉本於埃及。埃及即麥西，分爲猶太，實西方文教祖國。過波賽，買埃及古文石刻，審其文，以形相合，體甚繁重。西文主音，埃及文主形；西文旁行，埃及文直行。

至倫敦，聞有麻翁者，爲博古學士，能識埃及文。訪之，出所攜石刻相示，渠亦不能讀其文，但言埃及字。凡三類：有模繪法，如畫虎示虎；有定實法，如畫妃別於王；有從音法，賢異於權之類。此三體者，古人混用焉，今惟用音，令人易曉。因詢以西土文字凡幾變。麻舉二字相示，一畫蛇形，三變而成字，又三變而成希臘文，又一變而成羅馬文，又一變而成今字，即二十六字母中之F。

埃及石刻，據麻稱，爲開闢四千年前古文，以時按之，則夏末商初時也。其文三體，於古先所稱六書，爲象形、象意、象聲，而無指事、轉注、假借。指事原與象形一類，而義更隱微。疑埃及古文亦有此體，而西人說字不能通其意，遂混人模繪一類。轉注、假借以體兼用，即在四體之中亦所應用，特西士未及知耳。

在巴黎觀演劇，演猶太故事。歌者登場，調爲三字句者二，七字句者一，如此相間凡十二句。西國製曲者，皆博士，或言學士。其雅意一科，專主繪畫、製曲、協律。凡爲士者，初人經館，皆習臘丁文字。卒業考成，始各就其性之所近，分科肄業。故凡爲博士者皆識臘丁文，製曲演古時事，則以古時音協律。今演猶太，爲一字一音，三言七言一句，則知猶太古音同於中土。

後識英議士戈登，嫻於掌故，叩以英文所祖，答云：來自索遜。索遜者，英土之先，爲日耳曼之族，千年前入主英國，故其文字行於英倫三島。索遜文又來自印度，故從梵典，旁行，以音爲主。乃悟麻所云古文八變而至今文者，蓋緣埃及文有從音一類，參以梵典拼音之法，以字母就方音。

有一種語言，即別成一種文字。文凡八變，據二十六字母而言聲音，則遷地而變。故各國自爲字典，而字母皆同，習其語，即通其文。西土博學者，皆通十數國文字，而能識埃及字者甚稀。其習中文者，僅能譯公牘而已。據埃及文、猶太音與中文同例，則知埃及、猶太時，文字與語言爲二。知書者少變而從音，語言與文字爲一，令人易曉，故舉國知書，其端甚微，而變動甚大。其教之遍傳國土，深中人心，實由於此，不可不察。

以西文譯中國經傳決不能通其意

語言即文字，簡易易知，顧其爲書便於直陳器數，難於曲達義理。舉國聰明才智注於器數，故日進富強；無深至之文言，則性情不惑，而日趨詐力。其國有善著論、工爲詩之士，國人甚

重，然不數有。其教惟以永生永罰制人，不講自然之情義，其害在蔑倫背理。而不知不解中國父子、夫婦之倫爲何物，反詆中國父權過重，女性見屈，以爲承草昧之餘習，勢強者擅權。急欲起而革之。

以彼之文，譯中國經傳，決不能通其意。譬如「孝」字，即西文所無。譯者以順從字當之，不知孝兼報效教數之義，爲名教根原，此義支離，說無從入。又如「天之經，地之義」，西教言天地有造化之主，西學言地不屬於天，此義難譯。況譯者并不通經，則支離愈遠。

道光末，英人黎雅各來中國傳教，同治中，曾譯《孝經》、《論語》、《周易》、《詩》、《禮記》，攜歸國。今黎尚存，年七十餘。在英叩以傳中學生徒，答言西國無所用，習中文者甚稀。一日招赴其東方學會，列坐十餘人，無識中文者。惟黎以西語譯《屈原傳》，與衆演說，義多燕郢，聞者問難，不解其宗旨，以爲行徑太奇，恐無其人。乃告以中國名教重君權以治民，即以護教忠君，所以保民，即是敷教。譬如耶穌門徒，殉教而死者十餘人，屈原之死，即殉教也。知彼即知此矣。聞者稱善相屬。

如用明經術、精訓詁者以治譯官，博采各國古今文，湊合罕譬引由，以曲達經傳之意，貽彼教會、學會、學院、議院，乃可以漸引彼教之人心，而固吾名教之壁壘，實正人心、息邪說之大關也。

宜自譯六經貽外國使夷進於夏

西文起於印度，傳及波斯。波斯字右行，分爲阿刺伯、希臘、羅馬，再分爲今西洋各國。以音傳意，音相近者言即同，借義多而正義少。如「天」字，借喻於氣，則中文言大之義不能通。「道」字取譬於言，則經傳詮道之義不能達。弟兄長幼一名，諸母與諸姑同稱，不能別嫌明微。

中文主形，形中見義，所謂聖人見分理可相別異，故制文字。西文無分理之別，先不能立綱常之名，故不知有名教。文明未啟，但畏禍福。耶穌稱天之教足以涵蓋鬼神，泰西從之而化。由其文同，故教同、法律同、政俗同、好惡同。故黨同伐異，而合以謀我。中國與彼文異、教異，而無所不異。所賴以通中外言意者，惟舌人。顧爲譯者，多不通義理、訓詁，由洋譯華，則比擬多不倫；由華譯洋，則訓義多失旨。必學明訓詁、嘗考求中外政教掌故者，始能訓比悉當。英、法皆有東方學館，習印度、日本、中國語言文字爲教習者，皆非通人，故彼館生徒，僅能通粗淺公牘，備其使署繙譯。兩國政教本源無由通參，得失名教之義，彼所未聞，以其教善我而信從頗衆，及觀我政不能安人，兵不能自衛，遂抵隙蹈瑕，以我今日之積衰，並毀中教爲妄作。教會乃直謂中國無教，而亟思以其教易之。

國勢衰微，不能不興功利以自救，急治其標，然而士學已卑，經術不明，官方已邪，市流競進，商勢已重，本業日微。益以崇西學、尚工藝、保商權，工商日益貴，士農日益賤。環球大勢，以某國商業盛，即通行某國文，爲使用而易謀利。中文難而無功，洋文易而有利。試士之文，既膚廓而無實，不足取重於時。儒官僅存，已成寒乞。二十年之後，無人習漢文，而周孔之

書廢，彝倫之教裂。傳教者乘機煽誘，以稱天平等，如發蒙振落，士不能自存，必且附其教，以助揚其波。故廣興功利，誠可轉貧弱爲富強，然不力護本源，勢必淪中夏爲夷狄。

然人情不甚相遠，其國之世爵、太學之秀良，頗知慕中國禮教。教會亦間仿華風，修改教規，而諱其所自。宜因以廣同文之治，命儒臣取六經所有之字，參合大小篆，分部摹成字典，用洋文譯古訓，引申別義，詳爲詮釋，即用其文寫六經定本，以貽其議院、學院、教會、學會。彼國太學有博古一科，重埃及古文，其文主形篆而直行，字形如鐘鼎蟲鳥篆。今製通行字典，須用篆文，令有形意可見，始能有所悟。人識中文，自必讀中書，讀中書自然知名教，知名教自然貴仁義。服名教、貴仁義，則夷進於夏，可以仁義之道治之矣。《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名教之興，自近而遠。其時距王畿三千里外爲要、荒之服，故王者不治夷狄，而以同文治之。書同文，則行同倫，其事相因仍然之勢。

洋書則《羅馬律例》、《萬國公法》、《通使指明》根於其教，發於其政，行於交涉。亟宜譯訂舊焉，糾繩得失。公法始於荷蘭人虎哥，本閉戶私書，其後講者接踵，遂成公律。近荷蘭學會復取各國律例，與羅馬古律參會，訂爲泰西通律，致書各國政院，議院許以通行。今本經術仁義之精，爲之折衷駁正，轉譯其文，貽之各國政府、議院、學會，則公法之權歸我，交涉之棘手漸除。漸因折衷法律而講以名教人倫，彼即不肯遽遵行，而已先搖其教本。

彼教新舊約書，推本生民，稱天立約，言非而似是，法簡而易從，傳教者雖無煽亂之心，而實有變夏之志。非明辯正距，彼推本於天，專破名教，害將中於人心。宜詳辨其非，轉譯以貽諸

教堂、教會、學會、學院。縱不能遽變而歸化，而其說不勝，傳教之心自阻，從教之民日稀。其效雖緩，而機甚捷。誕敷文德而戰勝，朝廷不可易而忽之也。

中國今日之衰正由中學不講

西國小學即課天文、地輿、算術、物理。學塾備儀器，爲日月五星運行軌道，壁懸五洲輿圖，置算籌、三角光鏡及動物、植物圖形，分年進業。若天文，則以二至、二分、日食、星犯，令學者指撥運轉，覘其所曉。若輿圖，則舉某國、某洲界線，令學者摹繪。其性近業優者，以爲專門始基，其次皆粗知大略。教習考成，以爲知及於學，始入經館、中學肄業。故凡爲士及上等人，無不知日月五星、地球運行經緯與五洲、南北極、赤黑道部位、大山川形勢，及幾何、勾股、割圓、算術、水、火、氣汽、重、熱、光、電諸學途徑。童而習之，先人爲主，就其性近者深造，爲專門名家。故舉國除下等椎魯不計，皆主一家之言，絕無異議。

其實談天三家，各尊所聞，不必宣夜長於兩家。地如雞子黃，即地球之說。蓋天家言地如覆盂，以海行極處爲南極，其理至顯，不必圓合如球；道書言地形如肺，滂沱下垂。即以今泰西所製地圖按之，除海水不計，九州地形實肖人肺。《淮南子》、《楚詞》言「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以今英、俄日晷，東南洋水深測之，亦適吻合。本不能據一家爲獨是，傲中國以不知。特彼國知者多，而中國知者少，非專門者，無術與之辯難。方驚爲所未聞，羣盲相譁，以爲談天地必宗西學，且若舍西學無天文地輿。不知中國今日之衰，正由中學不講耳。士習帖括，不知七政五緯，

不辨四方九州，高引聖賢，輒持臧否。士夫習爲虛矯，試之以事而立窮，此亦學術衰微之故也。

《記》言小學教之數與方名，視智慮規矩。數即算法，方名即地輿。《爾雅》所載四荒四遠，九州鎮浸，於地域大勢已明。釋天星名歲陽，星次月陽，於天文大綱略備。鳥獸草木，足資見聞，此宜舊皆有圖，而時久散佚，不傳於世。《爾雅》古小學之書，今則非通人不能讀。《考工記》言石何以泐，水何以凝，即明指考工須知格化。特此等別有專書，與算術、樂律同例，於經但舉提要數言。如學校不廢，工官尚存，知此者多，何至震服於西學？故人才衰，由學術陋，今不咎己之不學，而反咤爲古所未聞，不亦厚誣乎？

中國家自爲教不及外域學校合於禮制

外域限年考學，合乎禮制得教不躐等之意。故高者進博學，次者就專門，下者亦有執業。故民無游惰，士鮮空疏。

今中國學校廢弛，家自爲教。家自爲教，則欲子弟速成，未知六甲，先製五言；未辨四方，先求一貫。其要歸以資試帖八比而已。以言文章已至陋，以之致用不更遠乎？上者空談性道，舉一廢百；次者獵取科官，浮沈以取世資；下者無成，欲改習他業而時已過，則游惰終身。其弊原於違躐等之戒。其極至於人才乏而學術衰，游惰多而中國困。履霜堅冰，由來者漸也。

外國選士於學合於周禮

外國選士皆於學。博士、教習爲主試，教官即考官。平日課優，屆期取進；故不患不明，但恐不公。設官以監之，而其弊自去。其實主試聲名所繫，平日衆論所推，即有不公，不過略有抑揚，不敢顛倒黑白。

《周禮》地官爲教職，而興賢能即典於此官，經制甚明。而後世不用，學校廢而投牒赴考，糊名易書，弊未能除，徒令學者迷惑，競一日之長，懷詭勝倖獲之心。屈抑濫廁者多，無所觀摩，而業荒於惰。業惰者志昏於事理，思不能人，何怪人才之日下乎？

報館學會即清議所在

英國報《泰晤士》最著，法國報《覃排》最著，主筆者皆必有品望、學望，由學會所推，即其國之清議所在。報無不實，論必持平，餘家不及。

凡立報館，必請於國家。國必允行，但由官考察章程，禁其詐索人財。有犯者，本館察知，立去其人。議院設報館聽議處，有筆札，令其記聞傳播，但無造言惡詈，餘俱不諱。政雖不以此決從違，民得因此知國事。論洽民心，一時遍國中百姓或即聯名獻議，兩院議允，即得施行。故國政報館亦自重聲望，不妄發言。兼及外國政事，故歐人於別國兵災、新政、異聞皆知，不似中國士民茫然隔膜。

事歸學會主持，清議有鄉校之意，誣告多方，屬民讀法。其規模故遠不及先王，然亦有可觀

者矣。此外，銀錢貿易之屬，掌故小說之屬，分門爲報館，皆各業各會人理之。

歐人學業日興以圖譜之力爲多

鄭樵氏亟稱圖譜，惜爲古法湮滅。歐人無書不有圖譜，故辨於測算、分數甚明，而考於方域、物質甚審。太學工藝院，凡製造儀器畢齊。水師學堂，有兵輪器械小式。博物院於各國名都、緊要海口皆有範形，以資學者、遊人考鏡。學業日興，圖譜之力爲多，而儀器、範形以相輔。

如仿其水師學堂之制，考察庶官、候補人員無所能業者，爲設官學院，畢陳圖譜、諸器，如工藝院、水師學堂、博物院之式，令就性所近，分門治業。其在館膏廩、爲學次第，則兼仿格林書院、政治學堂章程，以課業殿最爲需次先後，不數年而人才出矣。

西國上下通情得力於協會

西國之上下通情，得力於協會亦稱社會，而輔之以報館。協會者，國中同等及同業之人，相約聯爲一會。各有會所一區，書籍筆硯畢齊，在會者日至焉。各習其業，以時宴集，或有所討論，或有所謀議。同在一社會人，平日則往還親厚，慶弔相聞。

上等社會，皆世爵之家，與律師、博士以學名家者。次等則富商大賈。其上議院皆世爵，下議院多富商，政府必有世爵數人、律師一人，世爵即取上議院中才識優、能發議者。律師者專治

律例，亦稱爲法律士，刑官皆由此以選，仕爲刑部尚書，則封爵入政府。爵止其身，無世襲。

報館不一，其大報館類有博士主之。其博士、律師等，又各以所操專門學業，集同業者聯爲社會，皆有會所，如中國會館。故國中凡有舉作、議論、著述，屬次等社會者，下議院皆周知；屬上等協會者，上議院、政府無不周知。輔以新聞報，則四通八達如在一堂。

上等協會達於君主，商會之大者亦告於君主，即爲公會。然皆行之而告於君主，非待君主允之而始行也。

社會與公司相表裏

社會與公司相表裏。聯交結黨者爲社會，釀財謀利者爲公司。一社會每兼有公司數家爲聯比，其家產剖爲股分，虧則益本，貸則公攤，爲無限公司。數人釀股，不關家產，程本虧盡而止，爲有限公司。國中除工匠、佃農、負販、小業、傭役、車夫、食於教者牧師、教士、食於官者巡兵之屬，此外類有公司，股分如大營包小營，互相聯絡，故工商之業，爲舉國身家所係，凡得與於議者，皆仰食其利。

通商爲其國根本，故於爭海口，佔埠頭，不惜全力。商之所請，公家必行，商之所至，兵即隨往。其一國即是一大公司、一大社會。推之則英國聯邦諸島、印度、澳大利亞、阿非利加、北亞美利加諸屬地，合爲一大社會；德國日耳曼列邦合爲一大社會；荷蘭、瑞士列邦合爲一大社會；美利堅聯邦合爲一大社會；羅馬教皇與法國、奧國合爲一大社會。又推之則泰西各國與南北

亞美利加、澳大利亞合爲一大社會也。

美之開國，本爲英之商會，後乃拒英，自主爲國。英之有印度，始亦由於商會。初時，英之印度商會得專制其地，通使、出師。英主鑒於美事，急收其權否，亦化而爲國矣。

【注八】
《周禮·天官·太宰》原作「八口友以任得民，九日載以富得民」。

公司主利，社會主名。《周禮》九兩繫民，「八曰友，以賢得民；九曰載，以富得民」【八】，最爲難解，今至西國，推求其所謂社會、公司，始悟「繫民」之義。既裕才力，又通聲氣，本國之勢自然完固。聖人用之，爲富教所關，末世用之，爲縱橫所本。故戰國游士，諸侯倚爲輕重。漢初游俠，尚有遺風。所謂劇孟之來，隱若一敵國，譬如敵國之衆人居腹心之地，則其本國自然受制矣。

【注九】
「民」字訛，當作「君」字。

西國之民【九】權日輕，民權日重，其原在此；而其據人地，滅人國，奪外邦之利，得力亦在此。西人之得計，已視爲輕車熟路。俄、日羣起而效尤，實彼本國之大利而鄰國之大害。其於中國情形，則並通商諸國爲一大公司，並同教諸國爲一大社會。天主、耶穌、希臘同源而小異其流，教旨仍同，故易相合。中國政教已弛，而孤立無助，不可不亟爲謀矣。

理財之術貴在分業

西人書富國策，言理財之術，貴在分業。以琢針爲喻，自鎔鐵抽絲，以至磨尖穿鼻，如一人兼爲之，則一日不能成數十針；以十人分業爲之，則一日約可成萬針。故西人每事皆分業而治，工業如此，推之國政皆然：一，事有專司，則無所牽制；二，熟極生巧，則變通不窮；三，用志

不紛，則精神少耗，中間無有曠時。凡人初操此事，必躊躇審顧，此即曠時。

工業與官事皆是一理，其始分在幾微，而因而積之，其得失所關甚大。史言「子之學，先驗小物，推而廣之，至於無垠，西學正與之合，此亦富強之根源，不可不察也。故《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古之設官者，重在於分職。又曰：「以世事教民，則民不失職。」〔一〕此世事指三十工而言，其餘稱氏、稱人者，皆世官、世職。知分職之義，則無冗濫之員，而以奔走期會薄廢務之弊亦寡。

【注一】

《周禮·地官·大司徒》

原作「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西人理財尙同之效

富國策言理財分三種。一種耗財於無用。譬如以千金製一衣，此人耗千金無論矣，即買衣之家，得千金又必用八百金以爲製千金衣之資本，雖此八百金仍分與衆工，衆工仍以易食用，然其財已分散。由此八百金分散之資本，所滋生之物不多，其買衣之家，則賣十領衣，始能滋生一領衣，此爲有利有損。如積金銀不用，則此款永不滋息，此爲無利有損。如積衆財以爲資本，若公司、作廠、舟車、運轉貿遷等業，則既以日用程本分養衆工，衆工以所分財易食用，日有滋生之貨物，又以不動程本，儲作料，成百器，日進程本，增致遠之力，益生財之器，一轉輸挹注間，程本日增，滋息日廣，源源不竭，此爲有利無損。

故西人理財之策，專重在積厚資以爲本，速轉運以滋息。學者慎思而明辨之，商賈信服而篤行之。所以作廠、輪船、鐵路諸公司有加無已，爭趨若鶩。其得力在商業學堂，切究講明，通盤

籌算，證之於協會，登之於新聞，則舉國上下皆知，毫無疑義。一舉而衆集，公家又助其力，爲之護持，不似中國之人自爲謀，家自爲計。此尚同之效也。

西人專門學業與小學爲二事

西人凡事分業而治，故其業精，然亦有辨。工作是其富強根本。且百餘年來，出各國人之才力以角勝，其精於業，理所必然。此外，別業不必勝於中國，而皆推行盡利，各奏爾能。不似中國，一事出而衆說紛紜者。

其中機械，由於文字分科，發源於始。其文字各爲一典，又日出而不窮，譬如天文、地輿、算學、醫學、法律、兵政、格學、化學之等，各有字書，不相通易。知天文者，不識地名之字；通化學者，不識法律之文。故以彼學名者，不能論列此學之是非，惟其學術同者，自相爲優劣，即成定論。事屬彼科所學，即聽彼人而行，故議論不亂於朝野，而無築室道謀之弊。由外觀之，有似於所業無不專精者矣。亦因此學成而名立，而權利即在其中，故人得專其心思，不致中途易轍。

其文二十六字母，以音相合，如中國之一語而爲一字。一字凡數音，孩而學語，其音皆二十六字母之音所合而成；童而習書，知二十六母之本音，記二十六母之點畫，即知某語即某之數母音所合而成，依音之次第畫而記之，即爲字矣。其井市道路所通行文字，即是語言，故孩提、奚豎、乞丐皆能識字。至於專門學業，則其字非通行，其屬語文法亦異。且深於此學者，隨時命名

意造爲新字典，非學人不能識，即別學之博士且不能知，同學之淺者亦不能驟曉也。如天文家新測出一星，地輿家新探得一地，化學家新分出一質，醫學家新合得一藥，皆自命名，其屬詞有難達之新意，亦可自製一字。由外觀之，以爲西國盡人知學，且盛稱其教化之美，凡學業之精，是猶瞽者捫籥以爲繁也。

三十年前定制，令男女十二以上皆入學堂，貧者公家出財，不送人學有罰，是其整齊之善政。然其所重乃工藝謀生之事。至專門學業，則在小學考成以後，與此爲二事。其就此選，亦國之秀良，非盡人能爲之也。

外洋爲行國而中國則一家自爲一國

外國以工商立國，工之製器，待商而行。商之牟利，宜於遠適。故其工作、服用，凡以備行客所需，無不周備精良，沿爲風氣。舉國好遊，無七日不出戶庭者。甚至襁褓小兒，生數日，雇傭領之居於別宅，每歲再歸視而已。就傳人學堂，學堂皆在遠郊爲多，貧者食息即在學堂，時然後一返；富貴者則竟於學堂近處別築一室以居之。婦人信教尤篤，即閒靜不好遊者，七日必詣教堂禮拜。禮拜堂雖隨處皆有，而其俗贈禮教堂以多爲貴，故富人禮拜，過三五安息日輒易其處。富人必有別墅數處，以時轉徙。而居英倫，九月後多霧，富人、世爵常以春仲居城，秋仲居鄉。貧人轉移傭工，視此國到彼國不過如異縣。孩而離母，幼而去家，婦而健走，則壯者之遠遊，已成必然之勢。

此與中國不同之源。常謂中國爲居國，外洋爲行國。西人議論，亦有西人主動，華人主靜之

說。實按情形，則西域一埠如一家，一國如一縣，通泰西如一國。中國人情渙散，各自爲謀，則一家各自爲一國矣。

西曆乃拾中土之遺而背本爭勝

西曆以整十二月爲一歲，而二至、二分，因有晝夜平、長至、短至自然之驗，不能立異，無可推移。而無閏以消納歲差餘分，故創爲閏日。有月卅一日者，歲當其半。蓋仿中曆之月有小盡，布盈於虛。其日辰無甲乙，而仍以日月五星爲紀，以逢日值辰爲禮拜日。無二十四節氣，而有二至、二分，此曆法拾中土之遺，而諱所從來，稍稍立異，以爭勝之明驗。

英國倫敦，晝短至四時，夜長倍之；夜短至二時半，晝長三倍半有奇，幾至四倍。明屬地偏西，日在南陸，距光遠，瞬息而過，故日短過於中土；尤偏北，故日在北陸，天西行，日沒時中土已不見日光，西方尚爲日所照，故日長倍於中土。以日夜至長至短時自乘，日長多於夜長二十分之三。

又立異以爭勝，竊取古談天家宣夜地圓之說，參合佛經大地隨風輪旋轉。義原本，推度補截、勘合遷就乾象七政運行軌道，闡爲地球自轉本軸，旋繞日輪一家之言。廣製儀器、球圖，演說以張其學。各國設天文臺，其中儀器精良，遠鏡、輪機，動值數千萬，非平人學者所能仿造，即無人能窺其破綻究之。

各國公家天文臺所測，傲人以所不知者，惟見月中山澗隆窞，日面氣色變動，五星地球各有

兩月、四月、八月繞之而行，五星外測出天王、海王二星，亦爲地球，數端而已。究舉其大概，地球自轉本軸，每日一周，不過爲變日每日一周天舊說，設法以合於晝夜；地球旋繞日輪，每歲一周，不過爲變日行在南北陸舊說，設法以合於寒暑、冬夏。月繞地球，仍屬渾天家言，不足爭奇立異，故又創爲五星皆地球，各有數月旋繞，以矜創獲。五星乃談天古候，不能自闢蹊徑，又乞靈於遠鏡，創天王、海王二星之名，以實其行星無數之言，因以破日月五星爲七政之說。至日之光氣變動、月之積冰，仍本火之精爲日、水之精爲月古義，而小變其辭。其規合脫卸，可謂工於掩襲，而蹤跡終屬可尋。

泰西講天文者，推法、德爲最。法初立國，稱佛郎哥，本由日耳曼之族遷居拓土，立國稱王。至沙爾曼王稱帝，廣興學校，遂稱文物之國。德本日耳曼列邦之一。日耳曼族本自小亞細亞洲遷居來因河，小亞細亞即埃及、猶太、阿剌伯之地，境接波斯，彼教由此而興，其學亦從此而出。英之先日耳曼族撒遜人王其地，其教與文與學皆興於此時。是泰西之學，以日耳曼爲宗師，日耳曼又以小亞細亞爲鼻祖，小亞細亞由波斯通印度，實流傳中土之緒餘。故回教興於阿剌伯，推麻罕默德爲宗師，其教相承亦講天文之學。

中國天官爲史所掌，其後失官，不屬史職，專用雜流，承習故法，無所研究發明，其學浸衰，守在四夷，失而求野。自有明司天監設回回西洋科，沿爲故事。湯若望、南懷仁等相繼起，益得考求中籍，得聞談天三家同異。南懷仁書已有海潮爲月所吸之說，即西人談天新學之萌芽。文教漸啟，才智日出，益推波助瀾。影取宣夜家言，以圓其說，輔之以遠鏡，合之於測算，參之

以光、重、電、化、汽、音諸術。所以矜奇護攻者，甚至既於都會設天文臺，為張學術根本；國學大書院皆設博士為主教，以考學者之成；小學及童學館皆置球圖，令朝夕常見，童而知之；又廣置球圖，鬻於四方，故舉國之學無歧趨覃，遍歐洲數十國無異議。獨中國自失其元珠，不求諸赤水，亦耳食影墀，驚為希有，自謂弗如。不知西人背本爭勝，矯同立異，是其性然，其用心尤在破中國守先之言，為以彼教易名教之助。

天為無物，地與五星同為地球，俱由吸力相引，則天尊地卑之說為誣。肇造天地之主，可信乾坤不成兩大，陰陽無分貴賤，日月星不為三光，五星不配五行，七曜擬於不倫，上祀誣而無理，六經皆虛言，聖人為妄作。據此為本，則人身無上下，推之則家無上下，國無上下。從發源處決去天尊地卑，則一切平等，男女均有自主之權，婦不統於夫，子不制於父，族姓無別，人倫無處立根，舉憲天法地、順陰陽、陳五行諸大義一掃而空。而日食星孛、陰陽五行相診、垂象修省、見微知著緒義，概從刪滅，自不待言矣。

夫人受中天地，秉秀五行，其降曰命。人與天息息相通，天垂象，見吉凶，做人改過遷善。故談天之學，以推天象、知人事為考驗，以畏天命、修人事為根本，以陰陽消長、五行生勝、建皇極、敬五事為作用。如彼學所云，則一部《周易》全無是處，《洪範》五行，《春秋》災異皆成贅說，中國所謂聖人者，亦無知妄男子耳。學術日微，為異端所劫，學者以耳為心，視為無關要義，從而雷同附和。人欲塞其源，而我為操畚，可不重思之乎？

西方文字由中國書契改易

梵字旁行，主音，與西文爲一派。中文直行，主形，與埃及文爲一派。埃及爲西方文字之祖，其興在夏商間。中國開闢最先，有結繩傳音結繩之治，當略如外國字母，以數形轉移相結傳音，易之以書契。外國開闢晚，先由中國流傳書契，後易以點畫傳音。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即同文敷教之事。故名教之興，自近而遠。西國博士，多考求埃及古文。在英識一博上密臘即麻翁見前，與議制通行各國字典，以中國古文爲主，間采合埃及古文。曾擬條例遺之，密是其言。

西方人倫與名教同異

西教廢人倫，而教士亦喜言孝友，蓋人性自然，亦由教士多遊中國，耳目濡染，良知不昧，則恥不若人。且既以勸人相愛爲宗，即不能自忘所愛，故以其教倫。宜若爲教士者，視其親較平人薄，而反視平人厚。常有父子、兄弟、叔姪相依同居，歲時謹視所親墳墓，以影增於重人倫，而獨闕祭祀拜跪之節，以合耶穌宗旨。

此外則世爵傳長，自古相沿，父子之間有親厚意。又貧人作苦，父子相依者略半，但異財耳。其次則由書院出身，以學名家者，亦往往子紹父業，有箕裘之意如律法、醫、工藝皆以學名者。惟商與粗工匠，及充衙署公人，若司計，若工兵，爲各色經手，若租房，若僱傭西俗凡一事皆有一項經手人諸等，則各不相顧爲多。其仕官，則視其出身與其境地。大要由書院出身者，氣習與名

教近，由商賈、公人出身者，氣習與名教遠。其境遇富厚，則有夏風，其腰蹇，則各不相謀矣。西俗重夫婦，以爲人之本，而其說謂男女同權。女子成人，自結男友，於友中自擇配，先通而後娶。中間如相棄，以女爲主婦，惟食夫之食，餘皆不同財，各有其所有。生子女，幼時則父食之，母衣之，至成人則例當異居。富人亦多分財與子女，且出財送而之學，如夏風。中人之家則父母責子女月出財若干，爲埒炊之資，不問所從來也。

外國理財主開源暢流

中國言理財，主開源節流，外國言理財，主開源暢流。假如工作精良而實用不售，則百物壅滯，工之利日漸衰，而器亦漸枯窳。故其俗尚奢，其用有三術：

一先修治街衢道路，令整潔；飾車馬，使華美。耳目一新，使人樂於行遊。其地相距或遠，往返費時，行者亦倦，轉貨維艱，器多滯鬻，故爲之鐵路、電輪，使人樂其便速，數數往返，不以爲難。

一修園林，設博物、油畫、蠟人諸院，綵戲、踏歌、馬戲、蹴鞠、鞦韆等場，茶會、講會、舞會、樂會等局，局局翻新，隨人所好，使人轉相酬酢。輸錢之數，皆有平準。

一修治宮室，整齊華美。由市場最盛之區起度，以次周圍，漸遠而差。屋皆精舍，樓皆五層。繁會之區，非富人不便居此。室既華荒，室中陳設地衣、窗簾、帷幕、几榻、屏櫥、梯毯、棹氈之屬，與屋相稱。而用物宏。

耳目相形，豪華相競，久而去市會遠鄉，亦染習成風。故器物之陳愈多，而消用亦愈廣。街稅、鐵路稅、車馬稅、房稅、市稅，皆取之極重，而一切皆用之於修街，治鐵道、車棧、車廠，建會場，浚陰溝等土木鐵石之工。歲無虛日，公財公用，國家一無所取，故法行而俗與之化。所謂開源暢流，其注意收效者，一言以蔽，興工勸工而已。

外國誇富尚奢從整頓地面始

外國誇富尚奢，先從整頓地面起度。街面皆中爲車路，兩旁爲行路。車路砌以碎石，行路砌以平石。行路下爲陰溝。夾道屋宇，皆令平齊。遇有隙地，則爲之木欄或鐵楯，圍作園林，中植草樹。遇九達之達，中餘弧角，度其地雖可造屋，而難取平齊，亦隨其地形詰屈，圍作園林。既取地面整齊，又便行路休憩，附近居人遊衍。

沿街周列路燈，遍置洒掃、點燈諸工役，而巡捕董之。比屋糞除塵穢，則有工役驅棧車，每日清晨周巡比戶，爲之接運。皆分地段，董於巡捕。凡造宮室，必安自來水、火筭、廁、牖皆安磁盂，有自來水管牽機，以供滌灌，浴室亦然。

公財公用，則鋪張地面者，不厭其奢；私財私用，則佈置宮中者，事爲之制。兩端既立，雖民間之貧富不齊自若，而行其途，視其宇，則殷富之象燦溢目前。況先有整潔之質地，光輝之燈火以引民耳目，自然踵事增華，不期然而然矣。

外國之民分業而居

外國之民分業而居。農居於鄉，無論矣。工作廠亦多在鄉，工環而處。其工之居在都市者，亦別分一地段。工廠主與大商同爲富人，則所居在市場盛處，皆有別墅在鄉。其世爵，皆有莊園，大者方廣數里，有宅在國都，如《周禮》廛里之制。率半歲居鄉，半歲居廛。莊園有數區者，必數易居，歲遍其處。惟貧賤者始常其居。生業饒者，必以冬時徙宅在鄉休息，人自爲等，居分地段，故屋租、物價易地不同。

富者就饒地，貧者就儉地，人財倍徙者，出財亦倍徙。市業亦然，同業者並居一地段，因其業之衰旺以定市租，不能并居一地者，如茶寮、麵鋪之屬，則聯爲一公司，取稅均平，而貧人得以食賤，故人各安其業。

貴士使能如何不治

議士爲彼國之賢能，文士、律士、藝士、醫士爲彼國之後秀，教士則彼國之善良也。議士主國政興替，文士主文史，律士主訟獄，藝士主製造，醫士主衛民生，教士主風俗教化。國內之治，舉備於此，政府百官但主參議，監察施行，以時整齊法度而已。貴士使能，如何不治？

特其教無本源，無以決嫌疑、明是非。舉國所尚，歸於權柄、利益兩途，不免鄙陋，因而舉國懷利，相接無恩義可言。詐而無情，爭而不讓。其俗亦號稱尚信，但因謀事治生，利害所係而然，非真尚也。

同類共事，利害相關，則引爲朋黨；利害不相及，則去之。其黨分合無常，傾軋甚力，彼亦自知其然，則一切整齊之法律特密，凡造言毀謗、惡語怒詈，其人得控於有司，按治謗詈之罪。故其人多心競而少謗言，有爭論而無怒詈。

歐人有服善之公由其法密

歐人於干涉權利者，毫末不讓，而有服善之公。由其法密，剖析毫芒。兩人交涉，各有律師相持，以爭止爭。雖欲矯爲不服而無所遁。視型仁講讓之風，固卑無高瞻，然今中國教弛俗敝，以爭爲己，而以讓責人，反不如彼之毫末必爭，是非必辨也。

歐洲貧富相形太懸絕

歐洲錢幣浮於物，其金錢一枚，實僅敵中國銀一兩之用。國重商，而俗平等，故多兼井而無豪強。敵國之富所在常有。其弊也，通倫敦加非館并爲一公司，通英國糖廠歸一家之業，國中上戶下戶多而中戶少。重稅煙酒，名爲取有餘、禁無益，而嗜好所在，貧人不因價重減食。

戶租、水火稅重。平人爲人司書算、經紀貿易者，若月得錢八磅左右，房租當費四磅，煙酒當費二磅，以二磅供一家三四口，實爲艱食。再貧者，率無室家，數人共租一室。有窮民院，禁游惰、行乞，誠良法，然院中飲啄亦薄，故行乞者恆有，必操風琴，吹笛牽犬，幼子則持引光，婦人則持花，以求售爲行乞。

俗豪奢，貧富相形太懸絕。常有賈人小販生業虧折，傭工失其執事，輒自戕投海，并殺其幼子若女。於是廢國法、均貧富之黨，激於不平而起；而貧不樂生者，相約有自盡之會矣。

西俗男女均權違名教

西俗男女均權，女自擇配，皆有男友。婚姻不論年，多取長妻，尤喜寡婦，平等人多娉合。即上等婦人，亦不禁外私。新聞報乃有五男爭娼，共殺一婦，烹而分食之異事。由彼教毋奪人權一語啟之，名教之精微，乃不可議矣。

重商保利權之弊

兼并盛而貧民日多，此外域重商保利權之弊，不可不察。英行新法才數十年，而民部遂有「貧民部」之號，以除工商外皆貧民也。民舉振恤官，掌養貧乏，分社而治之，英語謂之由各爬理司，大者自為一社，小者合數域為一社。

西教源出中上古巫教

巫教最古。顛頊誅九黎，舜竄三苗，而其教流傳西裔。自近而遠，由印度首及波斯。佛教未興以前，印度有婆羅門天祠；轉入波斯，為波斯景教；由波斯轉入猶太，為猶太婆羅門教。亞伯拉罕之興，蓋在波斯之後、猶太之前。絕域自古未通，其文字八變而為今日泰西各國之文，又轉

譯爲華言，不啻重九譯。三豕渡河，易滋燕郢，無從取證載籍，惟其書言洪水，回教書亦言洪水。由亞伯拉罕上溯，洪水約五百年，兩教所言同時，較可徵信，即爲堯時洪水無疑。然則亞伯拉罕時，當夏之末造；摩西時，當商之中葉。夏啟晚年德荒，亦崇巫術，故夏道尚忠，其失也鬼。墨子述夏道，而數稱天鬼。殷巫咸初作巫，蓋始立巫官，以司神事，與摩西之興，相去未久。《周禮》亦有巫官，沿二代之舊典，特不甚重；又有夏祝、商祝，皆司喪事、祈禱。

自顓頊廢九黎，堯、舜、禹分竄三苗，而巫教萌芽於西。夏、商頗崇九黎遺教。周重卜筮，修祀典，巫猶存而不廢。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不述夏、商，故言夏、殷不足徵。名教既興，巫遂微於中邦，而轉盛於西域。其書重數譯，而其中事物，有與古書印合者，足爲教自中土流傳之確證。

《創世記》以一尺爲一肘。尺字從尸，以肘起度。《說文》中云婦人舒臂八寸爲咫，證一。祭用燔柴，證二。祭天築壇，證三。祭時取膏薦血，即《詩》所謂「血管」，《禮》所謂「合臬達陰」，證四。服有比疏，注謂極細之布，賁人乃得服，即《禮》所謂「素積朝服，十五升布」，證五。重長子名分，即古宗法，證六。《出埃及記》製禮衣，皆大袖廣裾革帶，略如三代服制，證七。誠條，祭肉出三日則不食，證八。新婚者一年不從征，證九。田中收穫，遺穗不可取，以畀寡婦，證十。此三事一見《論語》，一見《禮記》，一見《詩》，疑皆自古相傳之通例，詩人取以託詠七十子，後學筆而錄之，故能吻合。樹果牲畜，取十一之稅，證十一。禁占卜，可知其時有卜筮，證十二。禁祀日月星辰，可知其時祀日月星辰，證十三。雅各死時，諸子哭泣七十

日；夏喪三月，約略相同，證十四。凶事服麻衣素帶，與衰經相近，證十五。

至於禁人與獸交，可知舊傳狼種、狗種之說不誣；禁身刻花紋，可知其時雕題文身之俗猶在。亞伯拉罕時，諸國已有王。約瑟時，埃及有膳長、酒政。摩西時，埃及有術士、議士。可見彼族之興，較西戎諸族最後。其奉神為主，專取九黎巫教之遺，而草創制度，雜見夏商古時之法。

耶穌以前，純為巫教。耶穌則緣巫教之事天禱疾，而兼竊佛氏之捨身度世、不生不滅、天堂地獄之說，別演新教。細考前後，蹤跡顯然，無由遞飾矣。

耶穌教取法墨氏故流弊同歸

墨氏兼愛尚同，孟子斥為無父，言雖過甚，然其流弊，實將至此。楊光先《闢邪論》謂：孟子距楊墨，恐人無父無君，耶穌之教，惟恐人有父有君。此亦極意深文之論。然其原取法乎墨，故流弊同歸。

摩西十誡，四誠事天，六誠治人，亦首重敬父母。其律法，毆詈父母，皆死刑。耶穌隱括其說：第一盡心事天，第二愛人如己。雖云古傳律法盡此兩端，實與舊誡不合。

時耶穌之母與兄弟姊妹，在戶外欲與耶穌語。人告之，耶穌云：「誰為我母與兄弟姊妹？」指門徒云：「此即我母與兄弟姊妹。」又云：「人不可受夫子之稱，惟有基督為人之師。人不可稱人為父，惟有天父為人之父。」

耶穌將渡海，一門徒請歸葬父，耶穌言：「讓死人去葬死人，若從我去，此即愛，無差

等。一葬非利親之說，耶穌受之。約翰聞於埃及，而摩西舊約之所無也。

合釋墨兩家盡耶穌立教宗旨

合釋墨兩家，盡耶穌立教宗旨，與摩西截然異道。惟稱造天地主，是原其家世巫傳，又以託其神子降生之說。長於埃及，學各國方言，受洗約翰，是學於釋墨之淵源。

佛以天地爲物，顧謂先有天地，然後有諸天之神，故言三界內外，惟我獨尊。墨稱天鬼，以貶聖人，而不言神之所始。耶穌既兼取兩家，欲獨張一教，適摩西舊籍有造天地主，可以涵蓋一切，證天鬼之無上，排三界之獨尊。不禁祀別神，不能定民志；不并除燔祭，不能杜偶像；不兼愛平等，不能禁人不祀其先人。祀其先，則與禁拜神、專事主之宗旨相背。

摩西教行，爭殺無已，惟以祈神蒙佑、拜偶像見譴，爲互相殺戮注腳，其是非概置不論。故《舊約》但言生前禍福，不言死後賞罰。

耶穌欲用教以止殺，無治世之權，非平等尚同，不能破除各族畛域之見、爭殺之習。不尊不信，非用天堂地獄之說，無以示勸懲。第言天堂地獄，襲佛常談，無以勝佛教，且既有輪迴，則智者或以及身之取償，易其來生之福報，故原始要終，易爲永賞永罰，惕之以生時易盡，驅之以死後必由是。亦救世之苦心，而其教之所以盛行也。

耶穌實通造化之微旨而謬於周孔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易》有先天太極，乃無名無象，強擬諸形像，謂之元氣。《易緯》云：太極元氣，函三爲一。《繫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謂乾坤，元氣分而爲天地。元氣之精爲之主宰，其理固然。然元氣之精仍屬天體，故文言則爲上帝，質言則爲天，不能分別。

老子言「一生二，二生三」，亦謂太極元氣生兩儀，兩儀之氣交，交氣別爲一，與原氣爲三。交氣精者爲人，煩者爲物，故曰「三生萬物」，與《易緯》旨同。惟其宗虛無，求於六合之外，故所言有與西教消息透露者。如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曰「能知古始以閱衆甫」。皆求知於天地以前。

約翰傳福音，云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即是神，萬物乃藉道創造而成，生命在道中。生命者，人之光也。光能照暗，暗不見光，故耶穌降世，爲世真光。光在道中，道即是神。然則光者，神之分；神者，光之原；合道者，神之用。神即老氏所謂自然，光即老氏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不改，周行不殆，不知其名，強字曰道」者也。莊子所謂「渾沌氏」，《山海經》所謂「帝江」。

其實神即太極元氣未分之始，即函陰陽中三氣，是謂函三爲一。已分陽儀，而後有光，光即天體、乾體。元氣不用事，而光用事。故聖人稱天爲帝，推本兩儀既分，爲名象之始，而太極無名象可言。其降曰命，其生於天，命降於人爲性，率循其性，是謂法天。故《中庸》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董子言「道之大原，出於天」也。老氏欲尊道於天之先，不能禁人詰道從何始，舍自然一義，更無推本處，故曰「道法自然」。以道視天地，則天地亦一物。西教正同此意，謂天地由道造成，於元氣直加名象，稱爲獨一之神。《舊約·創世記》注耶和華，譯言自然之謂，而阿羅本所獻天主像，亦稱「三一妙身無元真主」。

無論太極、元氣，無名象可稱，即從陽儀天體，聖人所稱爲上帝者，推本爲元氣化身，與帝同名，與人同象，亦何能時時顯示，命人祭祀，教人讚頌，導人爭戰，如《舊約》所云？耶穌知其於理不達，故自承爲上帝之子，專行專斷，禁絕指神起誓，不稱神降。傳言其遭忌見殺在此，其教變邪近正，令人信從亦在此。

耶穌常引《舊約》，解之云經言以色列上帝，是生人之上帝，非死人之上帝。明言神憑依在人，人在神始在。由此觀之，耶穌蓋實通造化之微旨，特稱天以教人，並非因人以立教，惟取法釋、墨，謬於周孔。雖爲父言慈，爲子言孝，爲夫婦言相愛相終，爲主言恕，爲僕言忠，爲兄弟朋友言信義，於名教無違，而推本天父爲一尊，以待人如己爲宗旨，指門徒爲母，令人專心從教，父子相疏，言世人平等，不當有尊，始終未言事君之義，則隱與名教相反。其精華在稱天以教，令人敬畏脩省，所謂挾天子以令天下。其所託足以攻別教，而非別教所能搖。統於一尊，則名教之尊卑幾難自立。程子言佛氏之言尤爲近理，其爲害尤甚。況又進於佛氏者乎？

路得教謂天倫有六爲滑夏之要害

耶穌廢律法，無一語及政。當羅馬盛時，奄有西土，諸國皆奉行羅馬王所定之律。及法國創霸，征服諸國，復行法王路易所定之律，以勢行法，初無所折衷，及見中國聖人兼言政教，知不相敵，始推本摩西十誡。緣飾諸條例，以爲四誠事天，六誠治人。然舊誡誅不孝，嚴主僕之分，重瀆倫之刑，而今西律皆改之。父子相毆，罪皆監禁，無主僕名分，妻可棄夫，夫不得出妻。

由於摩西十誡，耶穌易以兩條，四誠事天如故，其六誡統以愛人如己，則是墨氏兼愛尚同，佛氏平等之義，可以統盜殺、妄證、貪財，而適足以滅父子、主臣、夫婦之名分。蓋教化未興，夷性尤殘忍，與以名分，則逞其凶德，故耶穌設教，稱天爲主，不以人治人。李提摩太書云：如父等於君，有時子觸父怒，命之死，而不敢辭，是父權過重。夫爲妻綱，倘遇人不淑，出其妻，奴其妾，是夫權過重。主僕有尊卑，或遭虐待，甚至令門殺爲樂，是主權過重。引印度焚妻殉夫；羅馬用罪囚俘虜與猛獸鬥殺；麥西哥出師以罪囚俘虜殺之祭神，每歲計二萬；美國買黑人爲奴，蓄惡犬，有逃奴，則縱犬嗅跡而覓之，立爲啗死。故教會爲之改律，贖奴，以合天主之訓。即此可見狃榛初啟，名教難施，平等尚同亦因時勢而爲之也。意在廢酋長，以止殺戮。國無所尊，則家難立主，不免因噎廢食。而其說已深人人心。

利艾東來以後，漸被華風，始竊取孔子制作之意，以增益耶穌。教士、法師因而引書解律，以張其教，諱其草昧之習，隱攻名教之非。其實父子不別尊卑，夫婦不相統屬，是其國之本俗。大關爲其子押龍沙所攻，大關出奔，押龍沙人居大關宮，奸其妃嬪十人。押龍沙旋爲兵帥所殺，大關猶悲思不已，諸妃亦不加罪，即此可見摩西律法逆親瀆倫之刑，特有空文，其族初未遵行。

摩西律法傳自中邦，非彼族所原有，此亦一證。抑或《舊約》本無，而譯書者增入，以文飾其教，亦未可知。《新約》耶穌詰衆云：摩西律罵父母者死刑，汝衆未嘗遵守。又衆執一姦婦，以難耶穌。耶穌云：衆中有自問未嘗犯律法者，可舉手行刑。於是衆皆散去。是耶穌之背於名教，亦因其時本俗草昧，未足驟語文明。

路得以後，漸被夏聲，而智慧不如耶穌，又以先人爲主，乃矯其說，謂天倫有六，以排名教，知末忘本。明有朱維城書，即發此論，近西人皆聞其說。此爲賊道之大端，滑夏之要害。父子天性，聖教之大原，顛撲不破，君臣、夫婦皆由此起例。雖釋氏之汪洋恣肆，道流之微渺超虛，皆至此而窮，不能不影射而立，惟彼教握定天生人爲根本，用愛無差等爲轉關。有天父在前，則父子之親爲枝葉；神爲天主，統萬國，人皆當一心事神，則君臣之義爲等夷。而其流論至於毆父無刑，謀反不誅，西律皆以謀反爲公罪，如逃往他國，則不能執，他國必護之，棄夫無過。法人著論，欲盡廢天下君主，諸國公黨羣起和之，至著爲詩歌，欲遍地球君主之血，流洗遍地球國土。其教普行各國，實有大效。風俗全主於教。政治半出於教，其半不出於教者，亦非推本於教以爲言。以富強爲教之徵，即以富強助教之勢。羽翼已成，持之甚堅，并力思以其教易中國，不可易而忽之也。

西人言天行醫談物理之用心

耶穌降生，博士言星降伯利恆。耶穌言天地劫毀，日月無光，《默示錄》言末劫時有一婦人，戴日踏月。言星降以日月并稱，仍是渾天之說。明西洋人高一志《空際格致》，以氣、水、火、

土爲四大元行，駁五行兼用金、木爲非，則襲佛書地、水、火、風之說。而其推測天文，仍本五星，並未指爲地球。彼學最重天文，開宗明義，即言神造天地。耶穌自神降生，而言天仍拾渾天遺說。高一志測天不外五星，論地分爲四行，不過中邦陳法、釋典唾餘。其學術由來，已可概見。

西人好勝，喜新是其本性。且其教託天主，不合談天反隨人後。故自湯、南以後，智者輩出，極力推求，務變舊說，以誇飾其教爲天教，獨能知天。於是竊地圓、宣夜家言，言地軸自轉，繞日而行，諸行星皆爲地球，各有月循繞地球軌道於五星外用遠鏡測出天王、海王二星，然不能算其軌度，則亦欺人之談，斥渾天爲無徵。又於五行去木加風，詆經傳與佛書，但不得當。

耶穌醫疾，是古之祝禱。至彼得、保羅猶能行其術，再傳以後，其術遂失。而藉醫行教，是其授受淵源，故傳教士皆習醫科。剗死人以觀藏府，見心爲血所出人，執以駁經傳言心爲身主之非，以神其靈魂爲主之說。然耶穌述誠，首言盡心事神，其餘說教，言心亦不一而足。

耶穌不談物理，而艾如略《西學凡》述其國建學育材之法，有文科、理科、醫科、法科、教科、道科。其致力以格物窮理爲本，引而歸之於盡性致命。《提要》稱其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即今所謂格化學。分爲光、電、熱、音、力、化，亦統名格化學。西人自言，化學由中國道流鍊丹點金之術推闡而出，則與教無涉。原艾如略得讀中國書，見朱子釋《大學》格物爲窮物理，遂以其國制器分質諸藝，增會格物，合之於教，推究於造天地，以證「人無所能，神無不能」耶穌語。盜取格物一言，以攻中學之理有未窮，知有未至，可謂黠賊。

中國習而不察，推重西人天文者十九，稱西醫者十五，確信格物爲制器分質者十七八。不知

其用心專在爭勝，而欲以其教折我，奈何操戈而授人以柄乎！

宜陰用《春秋》義例駁正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其學分性法、公法兩端。性法者，揆之於心之是非。公法者，揆之於往來交接之公義。

其書始於虎哥。虎哥主公法從性法而出，分性法為第一種，公法為第二種，意在抑公法之主利而不合性法者。虎哥原書名《平戰條規》，主於抑強扶弱，推本於良知，謂出於上帝之禁令，此西士之學最醇正者。惟其無禁戰息爭之權，故不免依違其說，謂各國治法，以利國為尚；諸國同議，以公好為趨，此乃萬國之公法與人心之性法有別。

後來諸家，或推本一源，或截然分性法、公法為二事，而皆失其本旨，遂流為法律之學，所謂銖銖而稱，寸寸而度。故近來西士為公師者少，為律師者多。

西學之源，皆出於其教。摩西之教，本自東來，尚為醇正，無有詭說。自耶穌之徒，叛摩西舊教而自立，遂造天主降生之說，以攬教權。然猶分傳教者與授教者為二。傳教者為教士，出家不娶。路得之徒，叛天主舊教而自立，則不出家傳教，教士與授教衆人無異。其品不分，其學愈歧愈遠。主平戰者轉而言戰，主均利者轉而謀利，主抑強扶弱者轉而助強并弱，則耶穌之徒入室操戈，路得之徒假糧借寇也。

在英識一上議員公爵吳留頓，語及西國言修身治國，以何為主？吳留頓言，皆本摩西十訓，

其四訓以治身，其六訓爲治國一切法度之原本。可證彼國之言理，皆以教爲依歸。近百餘年富強之策驟興，由於路得之徒變寬戒條，廣譯教書。於是不爲教士、不守戒條者，皆得以析言破律，仍依坩摩西十訓，以塗民耳目。其守教篤者，亦震於功利，而依違其詞。其守教不篤、服教不深者，反坩於功利，以張其焰。故公法出入，語持兩端。

其教究屬草創，未得精微，所謂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意主於平戰息爭，抑強扶弱，今各國交涉，雖不盡遵從，然不敢顯然不顧。

由於歐洲皆同教之國，公法皆敷教之言。創公法諸家，本意不過望同教諸國不相侵害，不敢望異教諸國奉爲指歸。然彼教推行益廣，賴國之兵力相輔而行。教皇失權，無力自制歐洲大國，歐洲大國反持此柄以制異教各邦，土耳其、印度等國爲所脅服。且其本教亦與同源，遵從公法，猶有可言。至中國與之交涉，亦援引支節兩歧、理義不精之公法，束身歸獄，是誠不揣本而齊末矣。

但既與交馳，自當同稟公律，以爲議事之制。彼教之流雖異，其源不甚相遠。至於是非曲直，人心大同，特彼方所聞，無有進於摩西十訓者，故竭其人之心思，不能折衷一是。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實萬國之公法，即萬世之公法。如會盟、朝聘、侵伐、平亂、行成、存亡、繼絕國等、使臣爵等、會盟班次，無事不備，無義不精，此類皆西書公法所斤斤聚訟，訖無定論者。丁韞良作古時公法考，亦引《左傳》數條。《春秋》三傳各有義例，合之乃成完備。如自治境內，義在《穀梁》，交際禮儀，例在《左傳》，駕馭進退，權在《公羊》。修明此經，以爲公法，是

至當不易。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須先自治，始能治人，必以爲迂遠，則宜取彼公法之書，爲之駁正。一稟《春秋》之律，判其疑義，斥其違反，譯而行之。彼國公師既明其理，必相附和。教勢積重，人情所嚮，即彼武臣、富商交持國政，亦不能奪也。聖教陰行而夷患自免，遇有交涉，亦不難爲，非迂談也。

夷禍相尋皆由解《春秋》夷夏之辨失旨

外國之併力以圖中國，固由於彼教之尚同，而我國之獨異，亦有一名一實，有以招之。實者，中國之地產富饒，棄而未用，西人所亟垂涎。名者，華夷之界限，中國擁其尊名，而事或廢弛，民多流徙，宜爲外夷所不服。

《春秋》最嚴夷夏，而自來注解，皆失其旨。此解一差，漢以後夷禍相尋，至於今日。經言夷夏之辨，以禮義爲限，不以地界而分。傳言降於夷，則夷之進乎中國則中國之。倘如舊說，分以地域，則降於夷者，必徙而之夷，既無是事；進乎中國者，必進而據地，進而據地，滅人之國，方討之不暇，反視同中國，又無是理。且杞降爲夷，未聞遷地；狄人成周，不聞進之。執此以談，不通明矣。又公會戎於唐，傳爲晉獻戎，執凡伯於楚邱，實乃衛人。貶絕之義，於此可見。又若楚之先爲帝師，初見《春秋》乃稱荆以州名之，夷狄進退七等最賤之稱，吳爲泰伯之胤，初見《春秋》僅稱人，其後俱進而稱子，許以爲霸。論其初，則族類未改，論其後，則國地未遷，而進退迥殊，夷夏相反。明是因其政教不由禮義，則謂之降於夷；政教改從禮義，則謂之進乎中

國。《公羊傳》云：斯世愈亂，《春秋》愈治。又云：《春秋》貴義不貴事。意謂以《春秋》治世，則夷化爲中國。明乎此理，則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之義，一以貫之。

法國議和條約一款云：以後凡中國自行一切公牘，自不得以夷相稱。約雖施行，而其意終疑忌。此即各國與中國隔闕之情。可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爭名之習，人情大同。但彼知夷爲賤稱，而不知所以賤；中國知夏爲大稱，而不知所以大。徒擁虛名，以招攻射，其幾甚微。始於經訓不明，而貽害至於中外交亂。今於修訂公法，書中講明此理，俾知聖人之書，一無偏倚。夷夏之名，非可力爭，聽命於道，自察於己。既釋猜嫌，漸慕名教，則中國實爲名教宗國，未有不推服欽崇。

今之外域實同春秋之局，非復狃榛之時。觀於羅馬、日耳曼，爲泰西文教祖國，當時羣往朝覲。戴爲共主，久而後滅，而其帝位猶空而存之。及教皇奉冕立奧主爲皇帝，繼羅馬古皇之位，以獎其護教之功。奧既不振，日耳曼聯邦始推戴德意志君爲皇帝，以繼日耳曼古皇之統。法以力征，欲爲南帝，而旋黜尊號。所謂地醜德齊，莫能相下也。被之以教化，講之以仁義，及其合同而化，推原宗國，舍中國安歸乎？又不徒泯夷夏之猜嫌而已。

譯佈《春秋》可不戰而屈人之兵

歐洲大勢如戰國，而公法欲反之於春秋。耶穌欲以教廢國，故但言天命，不論治理。自埃及、羅馬、希臘，皆立國數千年，教力所不能廢。其餘諸國并起，爭殺相仍。教皇既立，因以教

輔政，而仍不能禁殺勝殘。教士虎哥乃創爲公法，初名《平戰條規》，既無禁戰之權，又無禮教以爲持論之本，惟推原於性法與上帝示命、善惡之別是矣。惟蔽於功利之恆習，囿於權勢之俗見，不敢直斷爭城據地之非，故說多依違，持兩端。

霍畢士、布番多以降，言公法者十餘家，其說愈紛歧，正如書吏舞文，出人失律，欲以止爭而適以啟爭。不知中國聖人制禮，即以性法爲本，《春秋》進退，即以禮教爲衡。禮與《春秋》，乃真萬國公法也。西教未聞，無所依據，故後學之徒支節而爲之。丁建良略讀中國書，知公法起於《春秋》，刺取《左傳》，爲中國古時公法一卷，但引傳而未嘗知經，窺見一斑而已。

竊觀今日之西戎，有制度、文章、聘盟、朝會，俘人之君必加禮，滅人之國必復封，與水草遊牧蠻夷無道者迥殊，但可視爲春秋之吳楚，不能待以春秋之潞狄。國富兵強，人和政理，正宜進之以禮，不能威之以兵。因其公法，引經爲之正定，明其所疑，譯而佈之各國。西人好勝，亦好精微之思，必能由攻生悟，不令自行。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經術之用也。二十年十月方著《公法駁正》，未成，倭警日甚，遂輟業。



新舊譯名對照表

二畫			
二客思倫喜	Excellency	閣下	
卜里丹尼亞	Britania	不列顛尼亞	
卜來克赫斯	Blackheath	布萊克希思〔地名〕	
卜來斯畢諦里安	Presbyterian	長老會	
卜魯非色	professor	教授	
力翰車行	Gare de Lyons	(巴黎)里昂火車站	
三畫			
三希學館	Saint-Cyr-L'École	聖西爾軍校	
于拉納士	Uranus	天王星	
大礮廊爾	Travancore	特拉凡廓爾〔船名，地名〕	

四畫

比利敦

Britain

不列顛

比菲立若代葛安那學那爾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巴黎) 國立圖書館

比赫尼山

Pyrenees

比利牛斯山〔地名〕

比爾

Bill

比爾〔地名〕

比爾士

(House of) Pleas

(英國) 上議院

支伯勞登

見直布羅陀

木甲

Mokha

穆哈〔地名〕

瓦瓦斯 (軍工廠)

Vavasseur

瓦瓦蘇爾

五里治

Woolwich

五里奇〔地名〕

內里梅爾勒斯

Lady mayor's

市長夫人

日士巴尼亞, 日思巴尼亞,

Spain

西班牙

日思巴尼亞

日斯麥里亞

Ismailia

伊斯梅利亞〔地名〕

公黨

見類布拉爾

毛爾他

見馬爾他

牛該 (監獄)	New Gate (prison)	新門 (監獄)
六汀騰	Rottingdean	羅廷丁 (地名)
方羅格納夫	phonograph	留聲機
斗羅 (河)	Douro R.	杜羅河 (地名)
以的斯敦	Eddystone	埃迪斯通 (地名)
以阿尼羣島	Ionian Is	愛奧尼亞羣島 (地名)
巴力門	Parliament	國會
巴比的上	Baptist	浸禮會
巴比鸞	Babylon	巴比倫
巴立西得爾	Barrister	律師
巴尼路黨	Parnellites	愛爾蘭自治黨
巴邦	Balkan Countries	巴爾幹國家
巴里桑比爾妙西因	? Museum	? 博物館
巴里斯羅斯 (學院)	Brasenose College	布拉斯諾斯學院
巴里爾 (學院)	Baliol College	巴利奧學院
巴來得華賽	Versailles Palace	凡爾賽宮
巴拉 (湖)	Al Ballah	拜拉赫 (地名)

巴拉爾大

見直布羅陀

巴得拿

Bharthana

巴塔納〔地名〕

巴客布來得

Boulogne-Billancourt

布洛涅—比揚古〔地名〕

巴斯

Bath

男爵

巴爾比里安

barbarian

野蠻人

巴爾格釐比爾堅士

BexleyBrewhouse

貝克斯利啤酒廠

巴魯目

Batum

巴統〔地名〕

巴羅喇馬

Panorama

全景圖

五畫

刊卜史治，刊百里治

Cambridge

劍橋〔地名〕

刊洛費爾

Hannover

漢諾威〔地名〕

刊得爾白里

見鏗得百里

艾克斯才克爾

Exchequer

由王室度支局產生的法庭

艾爾蘭

見阿爾蘭

末里沙

militia

民兵

本土

見佩尼

布加利亞	Bulgaria	保加利亞
布里洽瓦得河	Bridgewater C.	布里奇沃特運河〔地名〕
布里門		見伯來明
布利來斯妙西阿姆	British Museum	不列顛博物館
布的客	la boutique	小商店
布類爾阿薩爾	Braigh Archer	布萊阿徹〔地名〕
北名罕	Birmingham	伯明翰〔地名〕
北紹爾，北夏窩爾，北夏窠 爾，北夏窪爾	Peshawar	白沙瓦〔船名，地名〕
卡爾斯	Kars	卡爾斯〔地名〕
由乃的色爾維斯克勒普	United Service Club	聯勤俱樂部
由尼法希諦，由理法斯諦	university	大學
由吝爬理司	unit place	區
甲必丹	captain	管事
甲敦	Chatham	占松〔地名〕
代弗船塢	Deptford Dock	德特福德船塢
代模斯寡爾得	Thames Court	泰晤士法庭

代謨斯江	Thames R.	泰晤士河〔地名〕
他拉爾大		見直布羅陀
生皮恩	Champion	生皮恩〔船名〕
白丁德亞非士	Patent office	專利局
白立地斯大博物院		見布利來斯妙西阿姆
白林侯斯，白林登侯斯	Burlington House	伯靈頓大廈
白雷敦	Brighton	布賴頓〔地名〕
白爾塞波里斯	Persepolis	波斯波利斯〔地名〕
白頡斯	burghers	本地人
白魯賽爾	Brussels	布魯塞爾〔地名〕
白羅莫敦	Boughton Monchelsea	鮑頓曼奇爾西〔地名〕
瓜達爾幾河	Guadarranque	瓜達蘭克河〔地名〕
句巴斯非拉達〔監獄〕	?	?
立斯本	Lisbon	里斯本〔地名〕
立嶺	Lyons	里昂〔地名〕
加耶大	Canada	加拿大
加拉拿大	Granada	格拉納達〔地名〕

加非	coffee	咖啡
加特力，加特士教	Catholicism	天主教
加意羅，加義羅	Cairo	開羅〔地名〕
皮酒	beer	啤酒
尼羅斯	Needles	尼德爾斯〔地名〕
司批克		見斯畢格
六畫		
地布角得	Didcot	迪德科特〔地名〕
吉白里（學院）	Keble College	凱博爾學院
吉尼	guinea	幾尼
吉爾得和爾	Guild Hall	行會大廈
圭利脫	Crete	克里特〔地名〕
考登	cotton	棉
西艾臘尼瓦大	Sierra Nevada	內華達山脈〔地名〕
西尼朗克勒	senior honor	博士第一名
西皮里亞	Siberia	西伯利亞〔地名〕

西治里島	Sicily	西西里〔地名〕
西笛（監獄）	City (prison)	市監獄
西盤司	six pence	六便士
百爾京赫得	Birkenhead	伯肯黑德〔地名〕
百爾倫白洛克（學院）	Pembroke College	彭布羅克學院
百蘭弗爾得	Bradford	布雷德福〔地名〕
伍利奇	?	見五里治
伊潑司外池	Ixworth	伊克斯沃思〔地名〕
合得思泊爾	?	？〔船名〕
多克多爾	doctor	博士
多里，多利	Tory	托利黨
多發	Dover	多佛爾〔地名〕
多銘意堪	Dominican	多銘我會士
色立考安的（監獄）	?	？
色尼	Saxony	薩克森尼亞〔地名〕
色伍倫	sovereign	金鎊
色亥斯（書院）	?	？

色根得朗克勒	second honor	博士第二名
色爾菲爾敦	?-town	? 鎮〔地名〕
色爾非亞		見塞也維
色爾得朗克勒	third honor	博士第三名
色爾得斯	solstice	權仗
色維來意斯得	civilized	文明的
汕夕阿(炮臺)	Saint-Cyr	聖西爾
安多威爾伯	Antwerp	安特衛普〔地名〕
安其呢爾	engineer	工程師
安拿多尼亞	Anatolia	安納托利亞〔地名〕
安得魯		見森丹德魯
安額河	Ganges R.	恆河〔地名〕
米里亞	Media	米地亞〔地名〕
米拉班克(監獄)	Marylbone (prison)	瑪利邦(監獄)
米慮(河)	Minho R.	米尼河〔地名〕
米達拉坦布拉	Middle Temple	中院
那木坦	?	?〔船名〕

如力	jury	陪審團
好斯白爾		見浩斯白爾
好斯曷甫格門斯	House of Commons	(英國) 下院
好斯曷甫樂爾知	House of Lords	(英國) 上院
七畫		
克里甫	Caliph	哈里發
克里阿卑得拿尼得爾，克里 卑阿石柱	Cleopatra's Needle	克婁巴特拉之鍼
克來斯覺爾治(學院)	Christ Church College	基督教會學院
克洛恩	crown	克朗
克勒里喀爾	Catholic Centre	(德國) 天主教中央黨
克斯爾班客	?	? (地名)
克魯	Crewe	克魯 (地名)
克羅卜 (軍工廠)	Krupp	克虜伯
芬覺爾治	Fenchurch	馮徹治 (地名)
巫來由	Malayan	馬來人

車林葛羅斯 (車站)	Kings Cross Station	金斯克羅斯車站
吳爾	wool	羊毛
貝里	baillie	高級市政官
里菲爾門克羅伯	Reform Club	改革俱樂部
里斯玻亞		見立斯本
利如洋行		見麗如銀行
利科爾得	Recorder	推事
利慈非爾得	Lichfield	利奇菲爾德 (地名)
利科爾得阿甫倫敦	Recorder of London	倫敦民刑推事
每他婁拍歐立田 (監獄)	Metropolitan (prison)	首都監獄
佉盧	Kharosthi	佉盧文
何士畢得爾	hospital	貧兒院
何滿安得科羅尼蘇塞也得斯	Home and Colonial Society School	本土和殖民地協會學校
克洛小學館		
佔西洛爾，佔希洛爾	chancellor	大學名譽校長
佔宜法	Geneva	日內瓦 (地名)
伯利恆	Bethlehem	伯利恆 (地名)

伯林的西	Brindisi	布林迪西〔地名〕
伯來明	Bremen	不來梅〔地名〕
伯拉西	Plassey	普拉西〔地名〕
伯洛法克斯，泊洛弗斯得		見羅爾得拍洛弗克斯
伯理璽天德	President	總統
伯勒色爾斯		見白魯賽爾
伯爾施亞格爾甫	Persian Gulf	波斯灣〔地名〕
伯爾德	?	?〔船名〕
低復利	Tivoli	蒂沃利〔地名〕
佛郎		見法倫
佛郎西，佛蘭西	France	法國
佛郎哥	Frank	法蘭克
希利尼黨	socialist	社會主義者
希拉	Greece	希臘
沙布(槍)	?	?
沙阿	?	?〔船名〕
沙爾推爾	?	?〔地名〕

沙賽卜(槍)	?	?
阿三細, 阿薩密	Assam	阿薩姆(地名)
阿比畢灼, 阿治畢灼伯	archbishop	大主教
阿北西尼亞, 阿伯西尼亞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亞(即今埃塞俄比亞)
阿布色爾法多里	observatory	觀象臺
阿西里亞, 阿色里亞	Assyria	亞述(地名)
阿百里佔宜斯會	Oblige Chinese	中國之友會
阿克拉班克	? Bank	? 銀行
阿克得比(畫院)	?	?
阿里克三臺巴雷斯	Alexandra Palace	亞歷山德拉宮(地名)
阿里爾(學院)	Oriel College	奧萊爾學院
阿伯定, 阿白爾定	Aberdeen	阿伯丁(地名)
阿非茶		見加非
阿佳底密大學院	academy	研究院
阿刺伯梅摩里那爾	Albert Memorial	阿爾伯特紀念碑
阿思本, 阿斯本(行宮)	Osborne	奧斯博恩宮
阿思福, 阿思弗, 阿斯弗	Oxford	牛津(地名、大學名)

阿客難德妙西因	Ashmolean Museum	艾西莫蘭博物館
阿美大湖	?	?〔地名〕
阿美西斯達	?	?〔船名〕
阿倫畢克	?	?〔地名〕
阿拿巴麻	Alabama	亞拉巴馬〔船名〕
阿勒山喀，阿勒散得，阿勒 山喀牙，阿里克克三臺		見亞勒散得
阿勒富海	Arabian Sea	阿拉伯海〔地名〕
阿勒蘇爾士（學院）	All Souls College	奧爾蘇爾斯學院
阿曼	Atem	阿吞神
阿得曼，阿得門，阿爾門	alderman	高級市政官
阿訥伯	Arabia	阿拉伯
阿博爾立真里斯卜羅得克升 蘇賽野得	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	土著保護會
阿森尼恩，阿西拉會堂	Athenian Club	雅典俱樂部
阿達什	attaché	隨員
阿達亨，阿爾達罕	Ardahan	阿達罕〔地名〕

阿路威得

Isle of Wight

懷特島〔地名〕

阿喀巴

Gulf of Agaba

亞喀巴灣〔地名〕

阿喀得密西安

academician

院士

阿瑣西安

associate

候補院士

阿爾及耳

Algiers

阿爾及爾〔地名〕

阿爾米尼亞

Armenia

亞美尼亞〔地名〕

阿爾賡

organ

管風琴

阿爾蘭

Ireland

愛爾蘭〔地名〕

妙西因

museum

博物館

妙舍達諦亥

Musée?

? 博物館

努北阿，努北亞，努伯亞，

Nubia

努比亞〔地名〕

努伯阿

八畫

武里治

見五里治

坡里提克呢音司的究甚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工藝館

林明敦(槍)

Remington

雷明敦槍

林根 (學院)	Lincoln College	林肯學院
林廢斯	Lincoln's Inn	林肯院
直布羅陀	Gibraltar	直布羅陀〔地名〕
若爾日	George	喬治 (王朝)
英得斯得爾妙西因	Industrial Museum	工業博物館
英誠里亞	engineer	工兵
英諦莽丹得	Independent	自立會
英蘭得類非紐，英蘭敦類非紐	Inland Revenue	內地稅務局
弗里敦摩阿甫擠色底	Freedom of the City	榮譽市民
弗利密森斯會	Freemasons	共濟會
弗斯江，弗爾江	Forth R.	福斯河〔地名〕
弗蘭克弗爾，弗蘭弗爾得	Frankfurt	法蘭克福〔地名〕
茅塞 (槍)	Mauser	毛瑟槍
昔丕羅斯	ship-building	見賽布拉斯
昔必得令	Alexandria	造船
亞勒散得	Cape' Guardafui	亞歷山大里亞〔地名〕
亞得非山		瓜達富伊角〔地名〕

亞爾美里牙	Almeria	阿爾梅里亞〔地名〕
亞墨利加		見美利加
亞德爾	Aden	亞丁〔地名〕
奇巴答答，奇巴答臘，奇巴臘答		見直布羅陀
拍拉蘇島	Parcel Is	西沙羣島〔地名〕
拍定敦（車站）	Paddington Station	帕丁頓站
拉布灣	Labuan	拉布安〔地名〕
拉克得諦來央斐	L'Arc de Triomphe	凱旋門
拉思噶，拉斯噶，拉斯噶生	Glasgow	格拉斯哥〔地名〕
拉海		見維哈爾克
拉塔克力菲	?	？〔地名〕
拉斯噶猶尼法斯諦	University of Glasgow	格拉斯哥大學
拉聖拉爾格勒里，拉什拉爾	National Gallery	國立美術館
格里拉里		
拉薩立斯得	La Salleist	拉薩立派教徒
非克		見輝格

非拉得爾費亞	Philadelphia	費城〔地名〕
呵羅威(監獄)	?	?
唎酒		見皮酒
帕力芬	paint	油漆
和里路得	Palace of Holyroodhouse	聖盧德豪斯宮
佩泥	penny	便士
依斯德生克	Easter Sunday	復活節
的黎波里，的黎玻里	Tarabalus	的黎波里〔地名〕
岳斯笏		見阿思福
爬理司	place	地區
舍利夫，舍利福	sheriff	執行官
舍得來戲園	?	?
舍爾多里安西爾得	Sheldonian Theatre	謝爾多尼安禮堂
京	king	國王
京斯科里治	King's College	皇家學院
底多得爾蘇塞也得	Teetotaller Society	禁酒會
庚色爾法爾甫	Conservative	保守黨

法倫，法蘭

Franc

法朗

法羅倫斯

Florence

佛羅倫薩

法蘭弗爾得，法蘭克弗爾

見弗蘭克弗爾

泡脫來

pottery

陶磁

波子倫敦，波斯莫斯

Portsmouth

樸茨茅斯〔地名〕

波克倫伯里斯，波兒得蘭達

Portland Place

波特蘭普萊斯〔地名〕

柏來斯

波里安（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y

博得來恩圖書館

波森利亞

見玻斯里亞

波爾蘭

Poole

普爾〔地名〕

波窪得柏郎園

Boulevard Brune

布呂訥林蔭大道

波賽

Port Said

賽得港〔地名〕

波羅特士

Protest

新教徒

迦南

Canaan

迦南〔地名〕

糾里

見如力

九畫

玻斯里亞	Bosnia	波斯尼亞〔地名〕
胡阿斯喀	?	?〔船名〕
南克爾生	Kherson	喀山〔地名〕
莽敦威拉監牢	Bridewell (prison)	布賴德韋爾監獄
奔色爾番意亞	Pennsylvania	賓夕法尼亞〔地名〕
奔敦維辣		見莽敦威拉
歪斯佔西洛爾，歪斯佔希洛爾	vice-chancellor	副校長
威烈斯達摩生博物館	William Thomson Museum	威廉·湯姆生博物館
威爾司	Wales	威爾士〔地名〕
威諾斯里	Wellesley	威諾利〔地名〕
哇單(學院)	Wadham College	華得海姆學院
哈夫色伍倫	half-sovereign	半金鎊
哈夫克洛恩	half-crown	半克朗
哈甫色維來意斯得	half-civilized	半開化的
哈別斯高伯斯	Habeas Corpus	人身保護法令
哈得門		見阿得曼
哈富	Harvard	哈佛〔地名〕

哈爾得弗爾得 (學院)	Hertford College	赫特福德學院
星子文生	Cape, st. Vincent	聖文森特角〔地名〕
科里治, 科爾治	college	學院
科門刊色爾曼	common councilmen	市公務局理事
科倫布	Colombo	科倫坡〔地名〕
科密的, 科密底, 科秘底	committee	委員會
科密遂爾	commissary	代辦員
科爾登山	Calton hill	卡爾頓山〔地名〕
科爾博斯克立斯諦 (學院)	Corpus christi College	考普斯克里斯蒂學院
看司勒	councilor	地方議員
保黨		見庚色爾法爾甫
施令	shilling	先令
恰士	hops	酒花
客來斯阿士布達洛	Christ's Hospital	基督慈善學校
客來斯覺爾治		見克來斯覺爾治
美利加	America	美洲、美國
美亞		見梅爾

美得威江

Medway R.

梅德章河〔地名〕

十畫

珥布斯赫德

Ape's Head

猴頭〔地名〕

珥克斯得(學院)

Exeter College

埃克塞特學院

珥勝

d'Quessant Is.

章桑島〔地名〕

班克比拉

bank-bill

鈔票

栢林(島)

Perim Is.

丕林島〔地名〕

栢金宮殿，栢金哈木宮，栢金

Buckingham Palace

白金漢宮

葛恩巴雷司

栢性恩多喀

Basingstoke

貝辛斯托克〔地名〕

栢靈，栢林

Berlin

栢林〔地名〕

格林尼址大醫院

Greenwich (medical institute)

格林尼治醫學院

格林里治

Greenwich

格林尼治〔地名〕

格林書院

Greenwich (navy college)

格林尼治海軍學校

格來斯比(貧兒院)

?

?

格拉倫敦卜來斯

Clarendon Press

克拉蘭敦印書館

格倫	gallon	加侖
格勒得格西比申	Great Exhibition	大博覽會〔即水晶宮〕
格喇斯噶		見拉思噶
格雷新	Gray's Inn	格雷院
格蘭得諦那得爾戲館	?	?
索哥德拉		見蘇克得拉
索遜，撒遜人	Saxon	薩克森人
華塞	Versailles	凡爾塞〔地名〕
莫三鼻給	Mozambique	莫三鼻給〔地名〕
恭克乃巴當得	congrès patente	專利會
恭贊乙	counsellor	參贊
哥弗來克	Good Friday	耶穌受難日
哥爾奴瓦里斯部	Cornwall	康沃爾郡〔地名〕
哥德海	?	？〔地名〕
栗溫甫，栗溫浦	Liverpool	利物浦〔地名〕
挨利士人	Irish	愛爾蘭人
馬古裨	?	？〔船名〕

馬加國		見麻拉甲
馬克得林(學院)	Magdalen College	麥格得倫學院
馬里牙，馬拉牙	Malaga	馬拉加〔地名〕
馬海，馬摩拿海峽	Marmara Sea	馬爾馬拉海〔地名〕
馬梯尼(槍)	Henry-Martini	亨利·馬提尼槍
馬爾他島，馬里他島	Mala	馬耳他〔地名〕
馬爾伯斯	Morpeth	莫珀斯〔地名〕
馬嘎生祿菲爾	Magasin du Louvre	盧佛商廈
馬蘇阿(島)	Jaza'ir Farasan	費拉桑羣島〔地名〕
時引		見森江
別木薩湖	Lake Timsah	提姆薩赫湖〔地名〕
恩伯臘	emperor	皇帝
畢灼，畢灼白，畢灼伯	bishop	主教
畢斯蘇賽爾得	Peace Society	和平會
畢爾伶，畢爾林		見柏林
特力克納菲	telegraph	電報
特倫里底候司	Trinity House	領港局

特勒沟里	Treasury	財政部
特累風	telephone	電話
特薩耳		見德薩里
氣接斯得爾	?	? (船名)
候士阿佛哥勒格神		見毫司敖伍靠雷克慎
倭伯亥戲館	Opera	巴黎歌劇院
倭連恩達爾妙西因	Oriental Museum	東方博物館
倭倫伯斯山	Olimbos	奧林波斯山 (地名)
倭爾比里	Old Bailey	倫敦中央刑事法庭
倭爾得班克	? Bank	? 銀行
俾路芝	Baluchishan	俾路支 (地名)
倫敦妙西因	London Museum	倫敦博物館
息令		見施令
烏里治		見五里治
烏得防姆	Woulham	伍爾德姆 (地名)
烏爾弗爾登	Wolverton	沃爾弗頓 (地名)
烏爾斯得 (學院)	Worcester College	伍斯特學院

徐卜洛斯，徐卜羅		見賽布拉斯
拿爾叱	Iarch	落葉松
高曼，高曼士，高門士	(House of) Commons	(英國) 下議院
高斯南申那拉布羅文沙拉巴克	? Bank	? 銀行
高諾	Galle	加勒
浩斯白爾	Albuquerque	阿爾布克爾克 (地名)
海佩泥	half-penny	半便士
海德園，海德巴園	Hyde Park	海德公園
陸拍爾得，陸泊爾得	?	? (船名)
桑山里塞，桑山塞爾街	AV. des Champs Elysees	愛麗舍田園大街
桑塞卜斯填	San Sebastian	聖塞巴斯蒂安 (地名)
納慎阿爾畢覺爾嘎刺里	National Picture Gallery	國立畫院
紐非爾	Neuville-sur-Saône	索恩河畔訥維爾 (地名)
紐科里治，紐葛里治 (學院)	New College	新學院
紐約克	New York	紐約 (地名)
紐開斯	Newcastle	紐卡斯爾 (地名)
紐該脫		見牛該

十一畫

梅爾

mayor

市長

梭立西多爾

solicitor

律師

梭利斯多爾佔得洛爾

solicitor-general

副檢察長

勒比

Rugby

拉格比〔地名〕

勒色爾會堂

Leisure Noble Club

富貴閒人俱樂部

勒里卜利治

Lily-Bridge

百合橋〔地名〕

勒森發里得

Les Invalides

榮軍院

勒爾西海

Red Sea

紅海〔地名〕

基卜

?

?〔地名〕

基色斯(學院)

Jesus College

耶穌學院

基拉多兒司力特達

Cheapside Street

奇普塞德街

梵

Brahmana

梵書

麥西

Misir

埃及古稱

麥西亞

Aqua Marcia

馬西亞高架水渠

麥西哥

Mexico

墨西哥

麥托的士	Methodist	美以美會
麥克西恩金	magnesium light	鎂光
彪嚟士覺	policemen	警察
野士凌墩	Islington	伊斯靈頓〔地名〕
婁依狄倫街	?	?〔地名〕
得布倫〔大學〕	University of Dublin	都伯林大學
得林意諦〔學院〕	Trinity College	三一學院
得來波斯	trips	博士前三名
得拉法爾根	Trafalgar	特拉發加〔地名〕
得法思得深	?	?〔船名〕
得蘭莫〔大學〕	University of London	倫敦大學
脫林	Denham	德納姆〔地名〕
訥莫北斯宮	Lambeth Palace	蘭貝斯宮
毫司赦伍狄坦慎	House of Detention	拘留所
毫司赦伍靠雷克慎	House of Correction	感化院
康退	county	郡
麻打拉薩，麻德拉斯	Madras	馬德拉斯〔地名〕

麻拉甲，麻刺甲

Malacca

麻六甲〔地名〕

浙哥梨

chocolate

巧克力

密的阿羅奇格阿非斯

Meteorological Office

氣象局

密爾邦

見米拉班克

啓羅邁當

Kilometer

公里

十二畫

博秩洛爾

bachelor

學士

堪白里治，堪百里治

見刊卜吏治

斯乃德（槍）

Schneider

斯奈德槍

斯比格，斯畢格

Speaker

（英國下院）議長

斯托莫夥，斯多克火恩，斯

Stockholm

斯德哥爾摩〔地名〕

德哥爾摩

斯克洛波爾克

school board

學務委員會

斯究爾得（貧兒院）

?

?

斯達發得

Stafford

斯塔福德〔地名〕

斯達爾

star

勳章

斯達爾巴斯	Star Bath	男爵章
斯達爾嘎爾得爾	Star Garter	嘉德勳章
彭克柯弗英葛蘭		見盤喀阿甫英蘭
萬古魯山	Gunung	古農〔地名〕
葛格海司江口	Mouth of the Thames	泰晤士河口〔地名〕
森丹德魯〔大學〕	University, St. Andrews	聖安德魯大學
森江	Seine	塞納河〔地名〕
森佛蘭錫斯堪	St. Franciscan	聖方濟各會士
森波爾教堂	St. Paul's Cathedral	聖保羅教堂
森約翰〔學院〕	St. John's College	聖約翰學院
森畢德百爾客	St. Petersburg	聖彼得堡〔地名〕
森覺爾治	St. George	聖喬治〔倫敦主神〕
達克斯登賽爾里布來申會	Caxton celebration	卡克斯頓紀念會
達和米	Dahomey	達荷美
達密也得	Dumyat	杜姆亞特〔地名〕
提格	Tiger	猛虎〔船名〕
喀布諦非爾得	Cape de Verde	佛得角〔地名〕

喀里多尼亞阿賽倫	Caledonian Asylum	蘇格蘭保育院
買阿爾		見梅爾
買格洛風	microphone	擴音器
買爾斯	Mansfield	曼斯菲爾〔地名〕
黑力阿克納菲	heliograph	日光反射通訊
黑摩來里山	Himalayas	喜馬拉雅山〔地名〕
猶乃的塞爾維斯		見由乃的色爾維斯克勒普
訶利薩	?	?〔地名〕
遊斯登車棧	Euston Station	尤斯頓站
勞爾娑塞也的		見羅亞爾蘇賽意地
勞爾德士	(House of) Lords	(英國)上議院
勞爾德布婁斯德		見羅爾得拍洛弗克斯
湯	town	市
湯康喜爾	town council	市議會
普爾旁	Bourbon	波旁(王朝)
富紫山	富士山	富士山〔地名〕
費爾阿甫來甫	wheel of life	活動畫筒

開里	Calais	加來〔地名〕
開密克爾	chemical	化學藥品
登白倫斯蘇塞也得	Temperance Society	節飲會
發爾英	farthing	法尋
十三畫		
蓋潑非尼十特	Cape Finisterre	菲尼斯特角〔地名〕
聖全恩燮斯巴雷司，聖全姆	St. James' Palace	聖詹姆士宮
燮司		
矮皮魯斯		見意稗勒斯
魁英	queen	女王
魁英斯（學院）	Queen's College	女王學院
魁英斯克棧	Queen's Hotel	皇后旅館
魁英斯班遲	Queen's Bench	高等法院
奧大利，奧地利亞，奧斯馬加	Austria	奧地利
奧大喜阿斯	Audacious	？
奧德門		見阿得曼

愛命	iron	鐵
愛勒脫	L'Herauld	埃羅〔地名〕
愛敦白里，愛敦白拉，愛敦百 里	Edinburgh	愛丁堡〔地名〕
愛登白里猶里弗斯諦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愛丁堡大學
愛爾巴島	Island of Elba	愛爾巴島〔地名〕
愛爾登船廠	Alton	奧爾頓船廠
腦比里亞	Návyplion	納夫普利翁〔地名〕
詭英阿非斯卑陰山	?	?〔地名〕
新金山		見澳大利洲
意大利阿伯拉	Italian Opera	意大利歌劇院
意畢斯哥稗里安	Episcopalian	聖公會
意稗勒斯	Epirus	伊皮魯斯〔地名〕
廓爾德	court	法庭
輝格	Whig	輝格黨
溫吉斯得	Winchester	溫切斯特〔地名〕
溫則行宮	Windsor Castle	溫莎堡

溫薄爾登	Wimbledon	溫布爾登〔地名〕
塞也維	Serbia	塞爾維亞〔地名〕
塞克斯得里，塞克類推爾	secretary	秘書
窩多	Walton	沃爾頓〔地名〕
窩克希敦達爾	occidental	西方
窩里恩達克羅伯	Oriental Club	東方俱樂部
義人答答		見直布羅陀
十四畫		
瑪斯達	master	碩士
碧瀾		見檳榔嶼
赫次戈偉納，赫爾斯戈非拉	Herzegovina	黑塞哥維那〔地名〕
赫來士呵斯必鐸		見客來斯阿士布達洛
赫爾克		見維哈爾克
嘎黑黨	?	?
嘎爾斯		見卡爾斯
端羅森(貧兒院)	?	?

豪斯阿甫黎頗布喀雷閣爾斯	House of Public Records	公共檔案館
滿吉斯得	Manchester	曼徹斯特〔地名〕
滿克得林	Mekdela	默克德拉〔地名〕
滿薩磊湖	?	?〔地名〕
窪伯亥戲館		見倭伯亥戲館
窪得生(貧兒院)	Matheson Hospital	馬地臣貧兒院
窪得蕪爾得	Waterford	沃特富特〔地名〕
窪得森安得高目博尼	Matheson & Company	馬地臣行(即恰和洋行)
福洛倫	Florin	弗洛林
維而司		見威爾司
維多里亞	Victoria	維多利亞〔船名〕
維哈爾克	Hague	海牙〔地名〕
十五畫		
熱索也得, 熱索爾得	Jesuit	耶穌會士
播犁地上母席菴		見布利來斯妙西阿姆
墨利加		見美利加

墨爾森味登何士畢得爾	Merchant & Hospital	商會貧兒院
墨爾森積伯里	merchant company	商會
德人河	Tagus Tejo	特茹河〔地名〕
德比爾得昇	deputation	代表
德列	Delhi	德里〔地名〕
德律風		見特累風
德雷教	Druids	德魯伊德教
德爾菲斯得〔船廠〕	?	?
德薩里	Thessaly	色薩利〔地名〕
衛尼哈	?	?〔船名〕
盤島威拉		見拜敦威拉
盤喀阿甫英蘭	Bank of England	英格蘭銀行
魯美尼亞	Rumania	羅馬尼亞
諾	Rock	直布羅陀巖〔地名〕
敵司退克	district	區
敵朗司芒	delansman	選區
摩里照相館	Morley Photo Studio	摩爾利照相館

摩兒大		見馬爾他
摩思噶	Moscow	莫斯科〔地名〕
潑雷南斯脫	Quirinale, Me	奎里納萊山〔地名〕
十六畫		
薩力西盤司	three pence	三便士
薩克敦		見蘇克得拉
鴨挪吉思	anarchist	無政府主義者
儒那	?	?〔船名〕
錫蘭	Ceylon	錫蘭〔地名〕
諦音	dean	律師總辦，副主教
澳大利洲	Australia	澳大利亞〔地名〕
十七畫		
斯洛費爾斯魁爾克羅布	? Club	?俱樂部
齋拿	China	中國
齋納細	China Sea	中國海〔地名〕

應勒爾坦布拉	Inner Temple	內堂
賽乃	Sinai	西奈〔地名〕
賽布	Sèvres	塞夫爾〔地名〕
賽布拉斯，賽簿師	Cyprus	賽浦路斯〔地名〕
賽拉賓湖	?	?〔地名〕
賽格樂	Cyclone	旋風
賽畢爾里亞		見西皮里亞
彌敦(學院)	Merton College	默頓學院
闊爾大阿甫鐸門普力斯	Court of Common Pleas	民事訴訟法庭
十八畫		
檳榔嶼，檳嶼	Penang	檳榔嶼〔地名〕
擺而安時油畫院	Borghese Gallery	博爾蓋塞畫院
邊士		見佩泥
十九畫		
蘇士河，蘇爾士，蘇賽江	Suez	蘇伊士〔地名〕

蘇彝士

蘇士敦，蘇士阿母敦，蘇士

Southampton

南安普敦〔地名〕

安母敦，蘇士阿摩敦

蘇克得拉

Socotra Is.

索科特拉島〔地名〕

蘇伯爾英敦丹得阿甫波里斯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

警察總監

蘇門答臘

Sumatra

蘇門答臘〔地名〕

蘇排谷

Sabine Hills

薩比尼山〔地名〕

蘇葛蘭

Scotland

蘇格蘭〔地名〕

蘇葛蘭公會

見喀里多尼亞阿賽倫

蘇爾丹

Sultan

蘇丹

蘇賽也得阿甫萊林得阿甫弗

Society of Friends of Foreigners

外僑之友協會

爾林爾斯

Society of Friends

友愛會

蘇賽也得弗林斯，蘇賽爾得

Society of Friends

友愛會

阿甫費林得斯

society

協會

蘇賽意地

society

協會

麗如銀行

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

麗如銀行

羅地美亞，羅爾得梅里

Lord Mayer

（倫敦）市長

羅吉斯得	Rochester	羅切斯特〔地名〕
羅亞派剔	Royal Mint	皇家鑄錢局
羅亞得英斯諦士申	Royal Institution	皇家學院
羅亞爾卡得密，羅亞爾喀得密	Royal Academy	皇家美術學院
羅亞爾江	Loire	盧瓦爾河〔地名〕
羅亞爾阿刺伯哈納樂器館	Royal Albert Hall	阿爾伯特音樂廳
羅亞爾科里叱阿甫非西昇斯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皇家醫學院
羅亞爾部	La Loire	盧瓦爾省〔地名〕
羅亞蘇塞也得，羅亞爾蘇賽	Royal Society	皇家學會
也得，羅亞爾蘇賽意地		
羅孟克蘇力	Roman Catholic	天主教
羅倫諦爾	volunteer	志願兵
羅斯伯里	Rothbury	羅斯伯里〔地名〕
羅塞得	Rashid	拉希德〔地名〕
羅爾吉甫覺斯得斯，羅爾基	Royal Chief Justice	皇家首席大法官
甫覺斯諦斯，羅爾得基甫		
覺爾得爾		

羅爾得丈西洛，羅爾得佔斯	Lord Chancellor	(英國) 上院議長
羅爾得貝西登	Lord President (of Court of Session)	(蘇格蘭) 最高大法官
羅爾得柏洛弗克斯	Lord Prefect	(蘇格蘭) 市長，郡長
羅爾德	(House of) Lords	(英國) 上議院
羅爾覺斯諸斯	Royal Justice	皇家法官
鏗白里治，鏗百里治		見刊卜吏治
鏗色爾法諦甫，鏗色爾維諦甫		見庚色爾法爾甫
鏗菲林斯法爾齊立法爾姆安	Con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國際公法討論會
得科諦費格林昇阿甫英得		
納昇爾那	Connecticut	康乃狄格〔地名〕
鏗勒諦喀得	Canterbury	坎特伯雷大主教
鏗得百里	Kensington Museum	肯辛頓博物館
鏗新登博物院	Reading	雷丁〔地名〕
類丁	Naples	那不勒斯〔地名〕
類布拉斯		

類布拉爾，類白拉爾，類伯

自由黨

勒爾

類里斯科里治

Ladies' College

貧女院

類得拿里芬

Literary Fund

學者基金會

類登

Eton

伊登〔地名〕

二十畫

覺爾治赫爾若得何士畢得爾

George Harold Hospital

喬治·哈羅德貧兒院

二十三畫

樂陀

Ronda

龍達〔地名〕

中國人名索引

二畫

丁子俊 9

丁日昌 5, 211

丁禹生 見丁日昌

刁雍 172

三畫

子思 306

子夏 250

四畫

元世祖 137, 138, 294

王文慶 19

王仲通 見王景

王叔和 見王熙

王春曉 9

王省山 見王豐鎬

王昶 285

王景 172

王熙 281

王豐鎬 321

王蘭泉 見王昶

少皞 306

公王帶 83

毛昶熙 1

毛煦初 見毛昶熙

文文忠公 見文祥

文祥 29, 317

方伯謙 152, 174, 184

方益堂 見方伯謙

孔子 190, 200, 244, 254, 306, 372, 395, 400

五畫

甘英 47

左中堂 見左宗棠

左文襄公 見左宗棠

左宗棠 160, 209, 322

史超 171

令尹子文 329

白公 171

白彥虎 209

召公 40, 306

尼山 見孔子

六畫

老子 200, 398

成林 1

成竹坪 見成林

朱子 見朱熹

朱宇恬 1, 25

朱克敬 1, 6

朱香蓀 見朱克敬

朱熹 191, 306, 402

伍廷芳 93

伍秩庸 見伍廷芳

伏羲 197, 306, 324

伊尹 148, 306

合肥伯相 見李鴻章

合肥相國 見李鴻章

李鳳苞 129, 147, 148, 177, 178, 179, 180, 182,

七畫

184, 187, 189, 193, 197, 204, 207, 210, 211,

杜佑 172

李興銳 1

李中堂 見李鴻章

李鴻章 1, 122, 157, 158, 168, 209, 210, 211,

李丹崖 見李鳳苞

221, 222, 244

李相國 見李鴻章

李鴻藻 145, 317

李荆門 144, 148, 174, 177, 178, 184, 193, 203,

李蘭生 見李鴻藻

219

巫臣 277

李香陔 9

吳渙其 見吳德章

李勉林 見李興銳

吳德章 187

李高陽 見李鴻藻

何心川 見何鏡秋

李悝 173

何沃生 見何啟

李貴朝 228

何秋濤 69

李敦甫 見李貴朝

何啟 161

李湘甫 見李荆門

何願船 見秋濤

李靖 279

何鏡秋 152, 174, 184

伯夷 306

伯益 306

沈幼丹 見沈葆楨

沈桂芬 1

沈葆楨 1, 168

沈經笙 見沈桂芬

八畫

林鐘卿 152, 174, 184

岳武穆 見岳飛

岳飛 279

周士燧 1

周公 148, 306, 399

周敦頤 306

周濂士 見周士燧

庖羲 見伏羲

孟子 39, 101, 190, 200, 306, 311, 312, 329, 396

九畫

契 306

柳下惠 306

柳樹仁 22, 23

胡光鏞 209, 322

胡雪巖 見胡光鏞

胡璇澤 12, 13, 16, 17, 19

荀子 357

禹 171, 172, 306, 395

俞吉甫 9

帝嚳 306

奕訢 1, 156, 157, 158

神農 197, 273, 306

扁鵲 280

姚彥嘉 見姚嶽望

姚嶽望 29, 30, 69, 144, 145, 174, 177, 178,

184, 222, 228, 244

十畫

班固 69, 172

班超 47

秦鹿笙 1

泰伯 435

軒轅氏 見黃帝

華陀 280

莊子 288, 398

恭邸 見奕訢

夏伯英 見夏家鎬

夏家鎬 1

馬建忠 176, 178, 203, 205, 206, 207, 224, 228

馬眉叔 見馬建忠

馬貴與 見馬端臨

馬端臨 224

徐光啟 30

徐雨之 見徐潤

徐雪村 見徐壽

徐壽 122, 136

徐潤 5

倉頡 323, 324

郭志城 見郭嵩燾

郭昌 171

郭崑燾 6

郭嵩燾 25

郭笙陔 6

郭嵩燾 102, 233, 234, 248, 254, 270, 275, 325

郭筠仙 見郭嵩燾

郭意城 見郭崑燾

唐廷樞 5, 6, 25, 207

唐景星 見唐廷樞

涂宗瀛 221

涂朗軒 見涂宗瀛

容春圃 見容閔

容閔 112

陳季同 176, 178, 180

陳念祖 281

陳荔秋 見陳蘭彬

陳修園 見陳念祖

陳炳祥 22, 23

陳敬如 見陳季同

陳蘭彬 275

孫思邈 281

十一畫

勒麻爾 156, 159, 161

黃文琛 1

黃玉屏 見黃宗憲

黃咏清 見黃惠和

黃宗憲 39, 52, 53, 174

黃帝 197, 306, 325

黃海華 見黃文琛

黃惠和 1

戚南塘 見戚繼光

戚繼光 279

崇地山 見崇厚

崇厚 1, 39, 46

梁氏 80, 226

梁姬 見梁氏

張力臣 見張自牧

張幼樵 見張佩綸

張仲景 見張機

張自牧 160

張佩綸 226

張斯桐 39, 48, 49, 75, 76, 123, 126, 174,

184, 219, 222, 233, 244

張載 306

堯 306, 357, 395

張德彝 1, 5, 13, 18, 22, 39, 40, 41,

喻昌 281

44, 48, 49, 76, 94, 109, 117, 144, 152,

喻嘉言 見喻昌

157, 174, 178, 184, 211, 219

景秋坪 見景廉

張機 281

景廉 317

張錫九 75

程子 39, 191, 306, 399

張聽帆 見張斯栒

程頤 見程子

十二畫

程顥 見程子

葉名琛 114

傅說 306

葉相 見葉名琛

阜陶 306, 357

葉祖珪 見葉桐侯

舜 306, 312, 357, 394, 395

葉桐侯 152, 174, 184

番係 171

董子 見董仲舒

馮竹儒 見馮煥光

董仲舒 399

馮煥光 5, 6, 25

董恂 1

馮道 279

董輜卿 見董恂

湯 306

曾文正公 見曾國藩

曾劫剛 見曾紀澤

曾念祖 228

曾省齋 見曾念祖

曾參 306

曾紀澤 225, 280

曾國藩 279

曾惠敏公 見曾紀澤

十三畫

楊子 見楊朱

楊仁山 見楊文會

楊文會 228

楊光先 396

楊朱 190, 396

楊春林 9

楊瑞堂 1

十四畫

蔡月卿 見蔡國喜

蔡倫 302

蔡國祥 12, 13, 16

蔡國喜 12, 13

蔡瑞菴 見蔡國祥

蔡默齋 9

趙元益 286

趙開 330

趙靜涵 見趙元益

裴延擣 172

裴越岑 1

管才叔 見管樂

管子 見管仲

管仲 273

管樂 1

僧景淨 30

鳳儀 5 : 13 : 18 : 22 : 39 : 40 : 48 : 49

黎純齋 見黎庶昌

76 , 115 , 145 , 174

鳳夔九 見鳳儀

黎庶昌 1 , 4 , 5 , 13 , 48 , 49 , 75 , 76 , 104 , 109 , 179 , 180 , 228 , 275 , 280

齊太公 273 , 306

德在初 見張德彝

齊次風 見齊召南

德明 見張德彝

廣東生 見劉錫鴻

劉子垣 9

鄭玉軒 見鄭藻如

劉孚翊 1 : 23 : 29 : 33 : 39 : 40 : 48 : 49

鄭和 28

75 , 76 , 176 , 255 , 262 , 266

鄭國 171

劉和伯 見劉孚翊

鄭樵 330

劉雲生 見劉錫鴻

鄭藻如 1

劉開生 見劉翰青

十五畫

劉翰青 228

墨子 190 , 286 , 324 , 395 , 399

稷 306

144 , 145 , 200 , 207 , 208 , 225 , 226

黎召民 見黎兆棠

黎兆棠 12

十六畫

蕭何 282

薩鼎銘 見薩鎮冰

薩鎮冰 152, 174, 184

閻敬銘 317

閻朝岳 見閻敬銘

閻喜 75

十七畫

聯芳 178, 179, 182, 203, 207

聯春卿 見聯芳

韓信 279

戴聖 264

十八畫

顥頊 197, 306, 394, 395

瞿曇 275

顏回 306

十九畫

羅青亭 228

羅稷臣 見羅豐祿

羅豐祿 139, 148, 174, 184, 189, 219, 228

嚴宗光 見嚴復

嚴復 152, 153, 160, 174, 175, 184, 185, 193, 197

二十畫

寶珮衡 見寶鑿

寶鑿 1

二十二畫

龔振之 23

外國人名新舊譯對照

一、重要人物

二畫

丁建良

W. A. P. Martin

丁建良 (美傳教士)

卜來得

Layard

賴雅德 (英政治家)

三畫

三弗

Cunliffe Owen

康里夫·歐文 (肯辛頓博物館長)

三德第一

Alexander I

亞歷山大一世

大關

David

大衛王 (聖經人物)

上野景範

見烏葉婁嘎真阿里

山特生

T. Sanderson

桑德生 (英外交部次長)

山頓

?

? (英教育大臣)

四畫

比耕

Francis Bacon

培根

比幹思福義

見畢根士

井上馨

見恩婁葉歐姆

瓦立斯

John Wilkins

威爾金斯 (英科學家)

瓦的

James Watt

瓦特 (英發明家)

瓦定敦

W. H. Waddington

瓦定敦 (法外交部長)

瓦得生克里甫

Matheson Cripps

馬地臣·克利普斯

(香港怡和洋行總經理)

瓦琛漢

?

? (法國探險家)

瓦爾波

Sir Robert Walpole

華爾波爾 (英政治家)

戈登

C. G. Gordon

戈登 (英軍官，常勝軍統領)

戈登

Gordon

戈登 (英議員)

日納爾立

見瞻勒爾

日意格

P. M. Giquel

日意格 (清駐法使館翻譯)

毛里遜

Morrison

莫理循 (麗如銀行商人)

丹拿

F. S. Turner

特納 (英禁煙會秘書)

以利沙伯

Elizabeth I

伊麗莎白一世

以格伯

Egbert

愛格伯特

巴拉弗爾

見阿拉弗爾得

巴爾得朱門

?

? (凡爾塞市長)

巴爾密士敦，巴爾莫斯登

H. J. T. Palmerston

巴麥尊 (英政治家，首相)

巴羅

Paul Neile

保羅·尼爾 (英科學家)

巴蘭德

M. A. S. von Brandt

巴蘭德 (德駐華公使)

五畫

刊木登公

Duke of Hamilton

漢密爾頓公爵 (英貴族)

艾儒略，艾如略

Jules Aleni

艾儒略 (意傳教士)

平氏

平氏

平氏 (日本幕府)

古里門，古得門

W. Goodman

古德曼 (英畫家)

古登伯爾克

Johannes Gutenberg

古敦貝克 (德印刷家)

布朗熱

G. E. J. M. Boulanger

布朗熱 (法國將軍)

布番多

Samuel Pufendorf

普芬多夫 (國際法學家)

舍利曼

Heinrich Schliemann

舍利曼 (德考古學家)

北條氏

北條氏

北條氏 (日本幕府)

占摩斯第二

James II

詹姆士二世

占摩斯第六

James VI

詹姆士六世

甲格模斯勒爾

?

? (比利時內政部長)

包以爾

Robert Boyle

波義耳 (英科學家)

立吉若

David Rizzio

里奇奧 (瑪麗寵臣)

立吉門公

Duke of Richmond

里士滿公爵 (英樞密大臣)

立恩聰

?

? (法郵政部長)

立斯德

Sir V. T. Lister

李斯特 (英外交部助理次長)

必洛爾

見施安克

必麒麟

W. A. Pickering

必麒麟 (英新嘉坡漢語翻譯)

加非達額

Sertorius

塞爾托里烏斯 (古羅馬將軍)

加斯敦

William Caxton

威廉·卡克斯頓 (英印刷家)

皮蕾盤

見施安克

尼格雷達

?

? (危地馬拉駐英公使)

尼鳴拉斯倭爾羅甫

Nicholas ?

尼古拉·? (俄駐法大使)

司吉訥爾

Skinner

斯金納 (林肯院院長)

司提文

Edwin Stevens

司提文 (美駐寧波領事)

六畫

吉甌瓦尼巴薩蘭底

G. Passanante

帕薩南特 (行刺意王者)

吉羅福

George B. Glover

吉羅 (上海稅務司)

西華

George F. Seward

西華 (美駐華公使)

色喀侖公

Duke of Sutherland

薩瑟蘭公爵 (英貴族)

色爾阿里克三臺格蘭

Sir Alexander Grey

亞歷山大·格雷爵士

(愛丁堡大學校長)

色爾弗蘭塞斯格南得

Sir Francis Grant

弗朗西斯·格蘭特爵士

(皇家美術學院院長)

色爾威諾達摩生

Sir William Thomson

威廉·湯姆生爵士

(愛丁堡大學教授)

色爾嘉樂士堅得

Sir Charles Kent

查爾斯·肯特爵士

(英學務委員會主席)

色爾覺爾治格里

Sir George Grey

喬治·格雷爵士 (英政治家)

安

Anne

安妮女王

安生

Anson

安生 (英檳榔嶼副總督)

安得生

Anderson

安德生 (英中、內堂總管)

安達斯

?

? (葡駐英公使)

那賽木麻拉克木可汗王

? Khan

? 可汗 (波斯駐英公使)

好斯白爾

見浩斯白爾

七畫

克里阿卑拿

Cleopatra

克婁巴特拉 (古埃及女王)

克郎莫爾

Oliver Cromwell

克倫威爾

克勒格力

David Gregory

格利高里 (英天文學家)

克鹿卜

Krupp

克虜伯 (德軍火廠商)

克爾恩斯

見鏗恩司

克蕾

見科里

克羅斯

R. A. Cross

克羅斯 (英內政大臣)

花色爾馬希

Father Mathew

馬修神甫 (英倡導禁酒者)

李格

見里格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李提摩太 (英傳教士)

足利氏	足利氏	足利氏 (日本幕府)
貝伯爾	E. C. Baber	貝德祿 (英駐華領事)
貝爾	A. G. Bell	貝爾 (英電話公司廠主)
里格	James Legge	理雅各 (英傳教士)
利瑪竇	Mathieu Ricci	利瑪竇 (意傳教士)
何格	Rooke	魯克 (英科學家)
何滿得	Homer	荷馬
佔模斯	James	詹姆士 (英法官)
佔摩斯第四	James IV	詹姆士四世
伯克魯公	Duke of Buckland	巴克蘭公爵 (英貴族)
伯蘭得	Brant	伯蘭特 (英下院議長)
希滿	Jules Simon	茹爾·西蒙 (法總理)
亨得生	Henderson	亨德生 (倫敦警察總監)
亨雷第八	Henry VIII	亨利八世
沙非斯伯烈	1st. Earl of Shaftesbury	沙佛茲伯里伯爵 (英政治家)
沙侯，沙乃斯，沙力斯伯里，	3rd. Marquis of Salisbury	索耳茲伯里侯爵 (英外交大臣)
沙乃斯白里，沙乃斯百里，		

沙爾斯百里侯

沙洛門

沙爾曼王

阿什里

阿什伯里，阿施伯利

阿文

阿拉伯爾艾達倭爾

阿里克

阿里克三臺戈爾登

阿伯爾寬斯木爾登

阿林斯

阿第士莊，阿摩斯登

阿拉弗爾得

阿定敦

阿刺伯，阿洛伯

阿拿立克

阿得里

Solomon

Charlemagne

E. Ashley

Ashbury

Owen

Albert Edward

Sir R. Alcock

Alexander Gordon

Louis-Philippe

Sir W. G. Armstrong

Bishop Alford

F. C. A. E. Albert

Alaric

?

所羅門王（聖經人物）

查理曼大帝

阿西里（英議員）

阿什伯利（英富商）

歐文

阿爾伯特·愛德華（英太子）

阿禮國（英駐華公使）

亞歷山大·戈登（英議員）

見豸木登

路易·菲利浦（奧爾良公爵）

阿姆斯特朗（英廠商）

奧爾福德主教（英主教）

見哈定敦

阿爾伯特（維多利亞女王之夫）

阿拉列（哥特王）

？（英商務大臣）

阿達格斯密斯	Adam Smith	亞當·斯密
阿爾皆爾公	Duke of Argyll	阿蓋爾公爵 (英貴族)
阿諦拉	Attila	阿提拉 (匈奴王)
阿羅本	A-lo-pén	阿羅本 (景教僧侶)
阿蘭治	Prins van Oranje	奧蘭治親王 (沉默者威廉)
八畫		
林樂知	Young John Allen	林樂知 (美傳教士)
耶和華	Jehovah	耶和華
耶穌	Jesus	耶穌
若爾日第二, 若爾治第二	George II	喬治二世
若爾日第三, 若爾治第三	George III	喬治三世
弗萊西尼	Charles de Saulces de Freycinet	弗萊西尼 (法總理)
亞伯拉罕		見義納姑
來意伯希克	G. W. Leibniz	萊布尼茨
拔刺佛爾德	?	? (英御前大臣)
押沙龍	Absalom	押沙龍 (聖經人物)

拉克斯摩	Luxmore	拉克斯莫 (英教官)
拉斯噶	Edward Lasker	拉斯克 (德政治家)
虎克	Sir J. D. Hooker	胡克 (英科學家)
虎哥	Hugo Grotius	格勞秀斯 (荷國際法學家)
長斯覺爾密羅	John Stuart Mill	約翰·穆勒
味格里弗	John Wycliffe	威克里夫 (英宗教改革家)
和伯	A. J. B. Hope	賀布 (皇家學會會長)
佩訥兜	?	? (巴西駐英公使)
卑爾		見貝爾
彼得，彼得羅	Peter I	彼得大帝
彼德	Peter	彼德 (聖經人物)
舍克斯畢爾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
舍利曼		見石利曼
金	Earl of Kimberley	金栢萊伯爵 (英外交大臣)
金那爾德	Lord Kinnaird	金納德勳爵 (英貴族)
金登幹	J. D. Campbell	金登幹 (清海關倫敦辦事處主任)
金覺爾治	King George	喬治王 (薩克森尼亞國王)

河滿

見何滿得

波爾克畢得

Sir Bulwer Lytton

博爾沃·雷頓（英政治家）

定大，定得爾

John Tydall

廷德爾（英科學家）

定得敦

Lord Tenterden

坦特頓勳爵（英外交部次長）

孟云

（緬甸王）

孟駁

（緬甸王）

九畫

刺非爾

Sanzio Raffaello

拉斐爾

南懷仁

Ferdinand Veriest

南懷仁（比利時傳教士）

查里第一，查爾斯第

Charles I

查理一世

查爾斯第二

Charles II

查理二世

奔標

Pompilus

龐培（古羅馬將軍）

歪費爾達摩生

Sir Charles Wyville Thomson

湯姆遜（英科學家）

厚亞得

見侯爾得

威里姆阿甫堪摩

William of Cainsmore

凱恩斯莫的威廉（英主教）

威妥瑪

Sir Thomas Francis Wade

威妥瑪（英駐華公使）

威烈雅摩第一	Wilhelm I	威廉一世
威得林	1st. Duke of Wellington	惠靈頓公爵 (英將軍)
哈力，哈略	Edmund Halley	哈雷 (英天文學家)
哈什百里	?	見阿什伯里
哈米坦	Hamilton	漢密爾頓 (富貴閒人俱樂部秘書)
哈里斯，哈栗斯	Harris	哈里斯 (英律師)
哈里森	Frederic Harrison	哈里森 (英學者)
哈定敦	Earl of Harington	哈廷頓伯爵 (英政治家)
哈爾非	William Harvey	哈威 (英醫學家)
哈爾得爾芬，哈爾訥爾芬		見嘎爾訥爾芬
哈爾諦	?	? (英陸軍大臣)
哈維	H. A. W. Hervey	赫維 (英外交部中國事務官員)
思得洛班喜	Straubenzee	斯特羅本澤 (英馬耳他總督)
科布登	Richard Cobden	科布登 (英政治家)
科里	Philip Currie	居里 (英外交部中國事務官員)
科倫斯，科倫斯	Collens	科林斯 (格林斯哥市長)
保羅	Paul	保羅 (聖經人物)

侯爾得	John Howard	霍華德 (英監獄改革家)
施乃德	Schneider	施乃德 (英孟買總督)
施安克	?	? (美駐英公使)
施密斯	W. H. Smith	史密斯 (英海軍大臣)
宣摩耳，宣摩斯	?	? (英御前大臣)
美那布里亞	?	? (意駐英公使)
韋音斯	?	? (各國刑律會長)
飛多爾日曼奴爾	Vittorio Emanuele II	愛麥虞限二世
約瑟	Joseph	約瑟 (聖經人物)
約翰	John	約翰 (聖經人物)
十畫		
栢卓安	John Mcleavy Brown	栢卓安 (清海關稅務司)
格力里渥	Galileo	伽里略
格力波菲	Tpenob	特烈波夫 (聖彼得堡市長)
格里		見色爾覺爾治格里
格來弗	Robert Clive	克萊武 (英印度殖民地官員)

格拉克	William Clark	克拉克 (美國探險家)
格拉倫敦	E. H. Clarendon	克拉蘭頓 (英印刷廠商)
格南斯敦，格蘭斯敦，格蘭斯登	W. E. Gladstone	格拉斯頓 (英政治家)
格英斯伯刺	T. Gainsborough	庚斯博羅 (英畫家)
格朗挖立		見克郎莫爾
格雷夏理，格蕾夏理	Gregory	格里高里 (英錫蘭總督)
格羅諦芬	G. F. Grotefend	格羅特芬德 (日耳曼考古學家)
格蘭非爾，格蘭費爾	G. L. G. Granville	格蘭維爾伯爵 (英政治家)
索拉瓦，索拉宛	?	? (比利時駐英公使)
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華盛頓
華爾沙	?	? (愛丁堡市長)
華爾得爾	de Voltaire	伏爾泰
莫拉射司巴沙	? Pasha	? 帕夏 (土耳其駐英大使)
莫爾克	H. von Moltke	毛奇 (德將軍)
荷蘭治		見阿蘭治
哥爾文施密斯	Goldwin Smith	戈德文·史密斯 (英文學家)

夏菲斯百里	7th. Earl of Shaftesbury	沙甫慈白利伯爵 (英貴族)
哲威斯	William Jewois	傑沃伊斯 (英新嘉坡總督)
馬立生	Morrison	莫里遜 (英作家)
馬加理	A. R. Margary	馬嘉理 (英駐華使館翻譯)
馬克里，馬克理	Dr. Macrae	馬克蕾 (英醫生)
馬克斯木拉	Maximilian	麥克西米利安 (英學者)
馬克斯威諾	J. C. Maxwell	馬克斯維爾 (英科學家)
馬克敦那	Macdonald	麥克唐那 (英水雷廠商)
馬克敦羅	Macdonald	麥克唐那 (泰晤士報館主)
馬克端拿爾得	Macdonald	麥克唐那 (英警官)
馬克瞞	C. M. E. P. M. MacMahon	麥克馬洪 (法總統)
馬里森	G. J. Morrison	毛里遜 (英東方學會成員)
馬利	Mary Stuart	瑪利·斯圖加特
馬格里	Sir Samuel Halliday Macartney	馬格里 (清駐英使館翻譯)
馬爾克波羅	Marco Polo	馬可·波羅
馬爾克敦	G. F. von Martens	馬騰斯 (國際法學家)
剛莫特	Auguste Comte	孔德

恩婁葉歐姆

いのろえかおる

井上馨（日本大藏卿）

畢士馬，畢斯瑪，畢斯馬克

Otto von Bismarck

俾斯麥

畢灼爾得

Pritchard

普利查德（英天文學家）

畢根士，畢根士由，畢根司

Earl of Beaconsfield (B. Disraeli)

比肯斯非爾得伯爵（英首相）

由，畢根士非爾得

畢婁

?

?（丹麥駐英公使）

畢得巴沙

見密得巴沙

畢爾庚

見比耕

畢德

見彼得

特威斯

見屠威斯

倍根

見比耕

師丹雷諦音

Stanley, dean

斯坦利副主教（英教士）

烏葉婁夏真阿里，烏葉那歐

ろえのかげのり

上野景範（日本駐英公使）

夏真叻立，烏葉

豨木登

Abercom Hamilton

阿伯爾康·漢密爾頓（英貴族）

拿破侖，拿破侖第一

Napoleon I (Bonaparte)

拿破侖

拿破侖第三

Napoleon III (Louis)

拿破侖三世

高一志	Alphonse Vagnoni	高一志 (意傳教士)
高氏亞，高的亞	H. Courdier	高氏亞 (清駐法使館翻譯)
旁思密魁英	?	? (英御前大臣)
旁斯弗得	Sir J. Pauncefote	旁斯福特 (英外交部次長)
浩斯白爾	Afonso de Albuquerque	阿爾布克爾克 (葡果阿總督)
書瓦洛弗	Count P. A. Shuvalov	蘇瓦洛夫 (俄駐英大使)
紐登	Isaac Newton	牛頓
紐登	Newton	紐登 (英電氣商)
十一畫		
理和道芬	F. von Richthofen	李希霍芬 (德地質學家)
梅藏鄒威	?	美津策夫 (俄警察總監)
勒比爾	Lord Napier of Mekdela	納比爾 (英直布羅陀總督)
勒色	John Russell	羅素 (英首相)
萊本尼子		見來意伯希克
帶非，帶味	Sir H. Davy	戴維 (英化學家)
基央莫第三	William III	威廉三世

麥華陀

W. H. Medhurst

麥華陀 (英駐上海領事)

麥馬韓

見馬克瞞

夏爾諦拉爾烏爾喜

Cardinal ?

? 紅衣主教

夏薩類各來西亞

?

? (西班牙駐英公使)

婁班斯

H. van Rijn, Rembrandt

倫勃朗

得拉

G. E. Dallas

達拉斯 (英外交部官員)

得拿

J. M. W. Turner

特那 (英畫家)

麻罕默德

見摩哈麥

麻翁

見密臘

密得巴沙，密達得巴沙，密

Midhat Pasha

密達特帕夏 (土耳其宰相)

爾得巴沙

密斯盤

Mr. Payne

見盤

密雷

Sir J. E. Millais

米雷 (英畫家)

密臘

Mill

密爾 (英學者)

屠威斯

Sir T. Twiss

特維斯 (英國國際法學家)

屠邁倫

J. Twinem

屠邁倫 (清海關稅務司)

細得尼

Sidney

錫得尼 (倫敦高級市政官)

十二畫

博郎

H. Octavius Brown

博郎 (清駐英、德使館翻譯)

博斯達

見博斯達

博意得

?

? (愛丁堡市長)

堪伯達

Léon Gambetta

甘必大 (法總統)

斯丹雷

Sir H. M. Stanley

斯坦利 (英探險家)

斯美爾斯

J. Smale

斯梅勒 (英香港按察司)

斯恭塞格

F. D. de Segonzac

斯恭塞格 (清駐法使館翻譯)

斯得爾林墨克斯威諾

見馬克斯威諾

斯博得斯武得，斯博德斯武

Spottiswoode

斯博蒂斯伍德 (英科學家)

得，斯博爾得斯伍得

斯蒂文生，斯諦文生

Sir M. Stephenson

斯蒂文森 (英鐵路工程師)

斯密斯

Smith

史密斯 (倫敦警察督辦)

斯諦文森

Stephenson

史蒂文森 (英內地稅務局長)

斯爵爾得

Frederick Stewart

史蒂沃特 (英香港大學館總教習)

惹迷斯

James I

詹姆士一世

葛登	Cotton	科頓 (倫敦市長)
達文波	A. Davenport	達文波 (英署上海領事)
達克斯登，達爾斯登		見加斯敦
達拉固	?	? (法駐英大使)
雅各	Jacob	雅各 (聖經人物)
雅伯洛廓夫	Яков	雅布洛契科夫 (俄科學家)
斐里布	Philip	菲利普 (英新嘉坡按察司)
斐禮	Jules Ferry	茹費理 (法總理)
喀爾得威諾	?	? (英陸軍大臣)
凱魯理	Benedetto Cairoli	卡伊羅利 (意首相)
買格爾安吉羅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米開朗琪羅
黑爾舌	William Herschel	赫歇耳 (英天文學家)
傅斯達	Count Beust	博伊斯特伯爵 (奧駐英大使)
傅蘭雅	John Fryer	傅蘭雅 (英傳教士)
湯若望	J. A. S. von Bell	湯若望 (德傳教士)
費力樸	Philipp	菲利普 (英海關官員)
畫得爾	Max Hödel	赫德爾 (行刺德皇者)

閔斯達爾

?

? (德駐英大使)

賀什尺拉達

?

? (瑞典駐英公使)

賀拉

Sir James Hope

賀布 (英海軍上將)

賀璧理

A. E. Hippiisley

賀璧理 (清海關稅務司)

祿賽

L. Rousset

祿賽 (福州船政學堂法籍教師)

十三畫

雷亞爾德

Sir H. Layard

賴雅德 (英駐土耳其公使)

路易第十四

Louis XIV

路易十四

路易第十六

Louis XVI

路易十六

路易第四

Louis IV

路易四世

路得

A. von Roon

羅恩 (普魯士軍政部長)

路得，路別

Martin Luther

馬丁·路德

愛達華達擺栢

?

? (瑞典、挪威駐英公使)

意格納希珥斯羅翁窩拉

Ignatius de Loyola

依納爵·羅耀拉

源氏

源氏

源氏 (日本幕府)

塞斗塞斯倫

Sir Hans Sloane

漢斯·斯洛恩爵士 (英富豪)

塞那伯

Earl of Surrey

薩里伯爵 (英貴族)

義納姑

Abraham

亞伯拉罕 (聖經人物)

義爾生

Horatio Nelson

納爾遜 (英海軍上將)

義德第三，義德瓦第三

Edward III

愛德華三世

義德第六

Edward VI

愛德華六世

十四畫

赫里若得，赫爾若得

George Harold

哈羅德 (英富商)

赫政

J. H. Hart

赫政 (清海關稅務司)

赫德

Sir R. Hart

赫德 (清海關總稅務司)

赫類底

?

? (英印度總督)

嘉樂士

見查里第一

慕斯滿

Samuel Mossman

馬詩門 (上海《字林西報》主管)

嘎里賴

見格力里渥

嘎拉衛司

?

? (秘魯駐英公使)

嘎爾代希恩

René Descartes

笛卡兒

嘎爾訥爾芬

Earl of Carnarvon

卡納馮伯爵 (英殖民大臣)

辣飛爾，辣飛野衫

見刺非爾

滿刺斯

?

? (英郵政大臣)

滿寧

H. E. Manning

曼寧 (英天主教大主教)

鄭昭

(暹羅王)

賓克舍

Bynkershoek

賓凱斯霍克 (國際法學家)

窪爾尊

H. W. Whitfield

惠特菲爾德 (英香港副提督)

維多利亞，維多里亞

Victoria

維多利亞女王

維廉第三

William III

威廉三世

維廉第四

William IV

威廉四世

維爾拉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ядич

薇拉·伊凡諾夫娜·查蘇里奇

(俄民粹派人士)

十五畫

噶拉斯敦

見格南斯敦

墨里時

Morris

莫里斯 (倫敦郵局總辦)

黎雅各

見里格

樂蘇

J. J. Rousseau

盧梭

德川氏

德川氏

德川氏 (日本幕府)

德必蘭

?

? (荷蘭駐英公使)

德塞拿爾力

I. Disraeli

迪斯累利 (英科學家)

德爾比，德爾秘

Earl of Derby

德比伯爵 (英外交大臣)

盤，盤爾

Payne

佩恩 (英東方學者)

摩西

Moses

摩西 (聖經人物)

摩哈麥

Mohammed

穆罕默德

潘孫璧徽音

見旁思密魁英

十六畫

賴得

Sir A. P. Ryder

賴得 (英海軍提督)

賴塞樸

Viscount de Lessseps (F. Marie)

勒塞普 (法企業家)

薩拉達哈

?

? (葡駐英公使)

薩威尼業

?

? (法駐英大使)

霍畢士

Thomas Hobbes

霍布士 (英政法學家)

篤喀爾斯

L. C. E. Decazes

德卡茲 (法外交部長)

諦布洛斯

J. A. S. Dufaure

杜菲爾 (法總理)

諦拿婁，諦爾婁

Warende la Rue

魯爾（英科學家）

諦窩奢爾斯

Diogenes

第歐根尼

禧在明

E. C. Hillier

禧在明（英駐華使館官員）

十七畫

軒百里

Thomas Hanbury

韓百里（英安友會員）

軒麥而敦

見哈米坦

謨汗默，謨罕默德

見摩哈麥

閣倫布

Sir F. Colborne

科爾本（英香港副提督）

十八畫

擺而安時

Prince Camillo Borghese

博爾蓋塞（意富豪）

豐臣氏

豐臣氏

豐臣氏（日本幕府）

瞻勒爾

Edward Jenner

琴納

纏洛克生

John Knox

約翰·諾克斯（英宗教改革家）

織田氏

織田氏

織田氏（日本幕府）

十九畫

蘇爾，蘇愛爾

Sewel

西沃爾（牛津大學副校長）

羅卜爾

Stuart Rendel

倫道爾（英阿姆斯特朗廠管事）

羅伯遜

D. B. Robertson

羅伯遜（英駐廣州領事）

羅伯遜

Robertson

羅伯遜（愛丁堡國立畫院總辦）

羅畢林，羅爾林

Karl Nobiling

諾比林（行刺德皇者）

羅斯噶得

Sir S. H. Northcote

諾思科特（英財政大臣）

羅爾得倭亥庚，羅爾得窩赫庚

Lord ?

?勳爵（國際公法討論會主席）

鏗伯叱

Duke of Cambridge

坎布里奇公爵（英軍總司令）

鏗恩司

Lord Cairns

凱恩斯勳爵（英上院議長）

鏗爾狄

Sir A. Kennedy

肯尼迪（英香港總督）

鏤斐迪

Frederick Ferdinand Low

鏤斐迪（美駐華公使）

懷德

White

懷特（倫敦市長）

類比爾

Napier

納比爾（英將軍）

類登

Frederic Leighton

雷頓（英畫家）

二十畫

釋迦牟尼

Sakyamuni

釋迦牟尼

覺米尼

A. H. Jomini

約米尼（法國軍事作家）

鑾摩爾克

見莫爾克

二十三畫

顯理第七

Henry VII

亨利七世

顯理第八

見亨雷第八

顯理第三

Henry III

亨利三世

二、待考人名

二畫

四畫

卜刊頡斯

比斯里

卜來安得

比爾羅

卜來得

瓦得生

卜拉西，卜拉西內里

戈得里

卜雷斯威林

戈得林敦

內里斯得朗萊思得

勾恩得拉里

白爾叱

丹畢爾

立倭宜里懷

巴那畢

立得爾

巴里右

立覺爾

巴拉得

立覺爾得

巴格里

弁尼得

巴爾兜

尼卜爾

五畫

尼克羅般得

刊木登克斯諦

尼薩

刊克里甫

司米洛吞布

古爾錫

司密利士 見施密斯

布利諦斯為治

六畫

布妥瑪

邦斯

布萊司

吉麥得

布勞恩

吉樂菲，吉樂福

白理斯威得

西法里爾

西德二郎	杜夏
伊賀陽太郎	克夫
多遜	克生
色里珥斯	克白登馬治
色拉文伊畢遜	克里
色勒布斯	克拉爾克
色爾菲爾	克拉爾格
色爾羅白爾格爾類斯諦生	克恩斯波羅
色爾纏克爾	克朗斯
安生	克爾恩
乞斯得菲西里	克爾路克爾曼
米鳴爾斯	吳留頓
那忒立	貝克歪斯
那坦	貝克威斯
阮誠意	貝爾治
七畫	里菲，里菲斯
	里菲來

里拿	阿姆客刺得斯
利音	阿刺博得
何爾希	阿密里叱
佔生	阿葛爾得
佔摩斯	阿爾本
伯利斯弗爾斯何拍	阿爾阿塔
佛斯得	阿爾拉爾得
妥馬士	阿爾馬塔諦馬
希勒	阿爾塔
狄隆	阿爾得爾曼諦根
狄習拉瓦	阿賓折
亨德	八畫
阿立容、阿立庸	武禮
阿克那亨	坤塞門
阿克蘭	坡多斯吉
阿沙拉	林芝
阿拉多尼	

英拿吉哥	非爾丁
菲里蘭得	非蠻得兒
菲來米	依勒
菲來明	卑勒斯
菲來明金根	舍非爾
菲洛格	舍得威爾
菲勞爾	金司歐
菲磊斯	金鏗斯
菲蘭斯得	法那
來紐	法林斯
拍得斯里西得里	波蘭
拍森	郎貝爾芒
拍羅得 見巴拉得	
長岡良之助	九畫
長崎道至	珊莠爾森
非力勒斯	奔爾特
非士來夫人	威多爾斯

威烈斯

侯敦

威密斯得

段熙奕

威斯密斯侯

施密斯，施密斯意斯

威斯登

計意斯

貞庚

計羅慕

哈力生

洛布爾

哈爾得

洛克多爾卜來得

哈爾得夫人

洛克多爾界得弗爾

哈爾楷爾得

韋理勤

哈爾德維克

韋斯武得

哈爾諦

思德里治

十畫

科本恩

珥白尊

科布敦

珥斯敦，珥斯登

科侖伯婁恩

珥溫斯

科格蘭

珥摩斯

俄里瓦

栢里斯 見巴拉得

格里	特爾勒
格爾尼	特蘭
格爾里默，格爾里默斯	倭科里門
格爾勒	倭勒里斯
格蘭商	倭得遜
莫倫斯	海
莫爾幹	海洛爾
哲·紀 (J.G.)	朗
馬克里格	十一畫
馬克弗爾生	梅斯
馬克斯球爾得	勒什哈栗斯
馬格林	勒尼
馬格類廓爾	勒格，勒格斯
馬悌那歐	勒爾斯
馬爾勤	基爾非蘭
畢格爾得何爾	夏瓦達
特俞得	

夏拉威伯

斯多克斯

夏爾勒得

斯多伯斯

曼斯

斯米敦

得那阿夫婦

斯狄印伯克

得剛北

斯帝文生，斯諦文生

得拿爾

斯得爾治

得寧

斯諦得

訥耳泗，訥爾泗

葛立斯

密格尼

葛拉哈木

密斯弗得，密得弗斯得

葛摹機

密爾薩畢爾伯克什，密爾薩畢爾克伯什

葛蘭達

啟上

達爾博德諦馬拉赫的

十二臺

達摩斯佔伯斯

博布爾

達摩森

博斯多洛機

喀布登威伯

博意斯

喀呂南

喀伯	愛倫
喀伯生	愛得捫斯
道北尼	詰生
費音	溜意斯
費洛里斯侯	塞勒敦
費勒布斯	塞爾得意畢尊
費爾得	窩里烈
登納	
發拍爾，發栢爾	十四畫
結色拉	赫什爾
	赫里得
十三畫	赫里斯
蓋布拉	赫爾伯爾得弗來
雷格爾	赫爾斯
路司馬力闊	赫爾斯得
鈴木金藏	赫德內里
愛里斯	嘉禾斯

臧生

德克倫斯

嘎非爾

德里，德里問

嘎爾得爾

德羅巴斯

領事南保

魯阿得

賓門

談布

窪得生

廬珥費林

窪爾得斯

摩里雅斯

翟拿

摩敦特

十五畫

十六畫

邁達

橈

鳴里斯

賴得

墨克里阿

賴額洛

墨得

薩馬斯德

黎洛爾斯

駱德

樂賓生

諦理勒

德克拉斯

諦盤生

十七畫	羅特治
藍博爾得	羅得威爾
擬敦	羅斯
斯莫登	羅登
禮敦	羅爾得來里
十八畫	羅爾斯登
簡多馬	羅頡斯
十九畫	鏗而，鏗爾
羅布生	鏗伯
羅地叱	鏗爾斯
羅里	懷得，懷德
羅里斯登	類加密
羅阿得	類音
羅亞爾得	二十畫
	蘭雅爾德
	騰斯

覺爾治赫爾

二十一畫

歡格立夫

纏克安

書名索引

二畫

卜利諦斯威爾克曼 *British Workmen* (英國工人

報) 108

特法諾條約 194

三畫

大英國志 341

大傳 357

大誥 345

大學 315 , 402

山海經 398

山經 281

山諦斯法諾條約 *Treaty of San Stefano* 聖·斯

四畫

五經 4 , 5

中西關係論略 29 , 30

中庸 190 , 305 , 398

公羊傳 404 ; 406

月令 193

六經 357 , 376 , 388

文獻通考·四裔考 224

巴黎條約 *Treaty of Paris* 巴黎條約 211

五畫

平戰條規 403, 407

左傳 300, 314, 404, 407

出埃及記 395

四書 4, 5

代謨斯 Thames 泰晤士報 18, 38, 39,

40, 77, 78, 101, 117, 139, 154, 155, 158,

176, 191, 222, 232, 239, 379

瓜得利類非有 Quarterly Review 評論季刊

100

司丹達 見斯丹得

六畫

地哩牛士 見得令紐斯

考工記 378

西遊記 275

西學凡 402

列子 288

列國歲計 341

各國金錢式圖 183

多士 345

多方 345

匈奴傳贊 69

七畫

孝經 374

呂氏春秋 286

貝勒墨勒太至得 Parliamentary Test 國會公報

38

阿錫得 Odyssey 奧得賽 109

八畫

英輅日記 225

亞維林修路汽機圖說 193

- 東京開成學校一覽 155
- 東遊日記 227
- 非達經 *Veda* 吠陀 31
- 尚書 136, 357
- 易 見周易
- 易緯 398
- 征緬紀略 285
- 周易 283, 315, 374, 388, 398
- 周官 349
- 周髀 277
- 周禮 46, 140, 202, 340, 341, 345, 349, 353
- 355, 357, 369, 376, 379, 382, 389, 395
- 空際格致 401
- 屈原傳 374
- 孟子 39, 101, 190, 200, 306, 311, 312, 329, 396
- 九章
- 春秋 289, 306, 372, 388, 404, 405, 406, 407
- 春秋左氏傳 見左傳
- 封神演義 275
- 禹貢 283
- 音明對數表 185
- 洪範 388
- 約 *the Bible* 聖經 376
- 十畫
- 班超傳 47
- 栢靈條約 *Treaty of Berlin* 栢林條約 211
- 莊子 288
- 條約彙纂 147
- 倫敦安得估拿 *London and China* 倫敦與中國 154
- 記 見禮記
- 唐書 47, 107

海國圖志 317

書 見尚書

通使指明 376

通律 147

十一畫

梅氏叢書 195

國語 193

得力克納蒞，得勒格納福 Telegraph 電訊報

38，160

得令紐斯 Daily News 每日新聞報 38，232

康誥 357

淮南子 286，377

十二畫

斯丹得 Standard 旗幟報 38，232

斯伯格對得 Spectator 觀察報 38

萬國公法 376，403

堯典 277，357

覃排 Temps 時代報 379

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402

創世記 395，399

十三畫

禁煙會錄 189

楚辭 377

聖論廣訓 132

傳 見左傳

詩，詩經 224，281，283，328，374，395

新約 The New Testament 新約 401

煙臺條約 115

十四畫

爾雅 46，83，281，378

管子 287

鳳尾草 217

說文 395

漢書·溝洫志 171

十五畫

穀梁傳 404

撒得對爾日溜 Saturday 周末報 38

墨子 286

盤庚 345

論語 306, 374, 395

摩寧波斯 Morning Post 晨郵報 139, 154,

十九畫

羅馬律例 376

瀛海論 160

瀛寰誌略 20, 31, 35, 38, 39, 40, 47,

50, 64, 178, 277, 317

十六畫

默示錄 401

諦雅得 Ibad 伊利亞特 109

磨校卜士 見摩寧波斯

十七畫

舊約 The Old Testament 舊約 355, 397, 399,

戴晤士, 戴模斯 見代模斯

禮記 328, 374, 378, 395

十八畫

職方外記 297

二十一畫

關邪論 396

二十三畫

驛遞寮郵便規則 154